修真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一九・史部・傳記類

宋元學案一百卷（卷五十一至卷一百）〔清〕黄宗羲輯　〔清〕全祖望訂補　〔清〕馮雲濠　王梓材校正……一

Z664/08

東萊學案表

呂祖謙——弟祖儉——子喬年
大器子　紫微從孫　白水玉山三山芮氏門人　元城龜山譙氏武夷橫浦再傳　涑水二程榮陽了翁焉山從弟　和靖三傳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荊公橫渠召源清敏四傳　高平廬陵鄱江西湖五傳

葛洪　喬行簡並爲麗澤諸儒學案　子康年　從子延年——羊哲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舒衍別見絜齋學案　張渭別見慈湖學案

章用中　倪千里並見止齋學案　舒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別爲絜齋學案　后斗文　后宗昭　陳剛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丁希亮別見水心學案　又六十三人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私淑　李大有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表　十

趙焞別見玉山學案　輔廣別爲潛庵學案　朱塾別見晦翁學案　劉爚　劉炳　吳必大　王遇　陳孔碩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朱熹別爲晦翁學案　張栻別爲南軒學案　滕時別見元城學案　並東萊講友

陳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陳亮別爲龍川學案　並東萊學侶

宋濂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禕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呂學續傳

劉靖之
劉清之　並爲清江學案
邱宿　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郭叟臣　于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並東萊同調　子江
從子溥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東萊學案

祖望謹案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與人苦爭幷詆及婺學而朱史之陋遂抑之于儒林然後世之君子終不以爲然也道東萊學案（梓材案是卷謝山修補詳盡其稿具存）

林汪門人　劉胡再傳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曾祖東萊郡侯好問始居婺州先生少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有省遂終身無暴怒長從林拙齋汪玉山胡籍溪三先生遊與朱晦庵張南軒二先生友講索益精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先生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象山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象山入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

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先生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于似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載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請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還著作郎以疾請祠歸旋除

直閣主管武夷沖佑觀病閒除著作郎不就添差浙東帥議亦不敢主管明道宮淳熙八年七月卒年四十五謚曰成先生文學術業本于天資習于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洽無所偏滯晚雖卧疾其任重道遠之意不衰達于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世法先是書肆有書曰皇朝文海周益公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先生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又修誤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攷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宮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東萊春秋左二卷詳注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卷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春秋左氏傳續說十卷呂氏博議二十五卷）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爲三

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于聖人則一也

麗澤講義補

聖作物覩須詳體此意吾胸中自有聖人境界能反而求之則當有應之者克復歸仁是也

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弒父與君飲酒順而不止必至沈湎殺身闔狠順而不止必至殺人世俗所謂縱性即順之謂慾忿窒欲不順之也

人惟中無所有則必夸人以爲有

今之爲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爲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

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于有孚只爲并在道以明

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而又戒之曰利居貞蓋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便與諂小人無異九五孚于嘉吉則雖無諂心而慕用之心太過見得君子無事不善一切隨之則亦非得中矣

爲桀紂爲盜跖皆以不能聽人之言

天道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復便運行無間而人心多泯沒蓋以私意障蔽然雖有障

蔽而秉彝不可泯沒便是天行無閒之理
多識前言往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後德可畜不
善蓋有玩物喪志者
頤六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涉大川六五君也上九臣也君當
量力臣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徇難君之患常在于太自任臣
之患常在于不自任、
君臣之間君當求臣臣不可先求君
吾之性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體不知自貴
乃慕爵祿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咸其股執其隨
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曾離元來去處一步所謂立不易方
今世學者病不在窮只是小

遯字是入道之門
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聚斂則
攻聚斂在諂諛則攻諂諛在閨邊則攻閨邊則終不勝小人所
以爲根本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攻之
者但攻其門庭而不及其室所以不勝然則何以攻其根本在
正君心也
此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但順而治之自然來復然亦非
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原未嘗頃刻停滯也
參用君子小人並非中道以上易說
看詩且須諷詠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欲懲窒鑿之弊只以平易觀之然有意要平易便非

窒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治水若驟遏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
可制故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漢廣之詩已知游女之不
可求而猶思秣其馬秣其駒是不禁欲之起終之以不可泳不
可方是速禮之復心一復則欲一衰至再至三則欲亡而純乎
理矣
公孫碩膚可見周公氣象大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孟郊出
門有礙只是胸中自窄狹耳
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勤畢竟把來日做事底心被他動了人要
心使事不要事使心宣王未免以事使心者
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自解此乃處憂患之大法
靈臺之詩俯仰萬物之動無不在太和之中樅鏞之類是樂之
有聲者濯濯鶴鶴之類乃樂之無聲者皆爲天地和氣所動而
不能自已此詩氣象非胸中廣大而無所偏累者未易觀此
東坡謂武王殺父封子使武庚非人也則可謂武庚當叛是以
世俗之心度古人豈知禹立于舜之朝不爲不孝知此則知振
鷺之詩以上詩說
伊川先生曰後世事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師氏以媺詔王者
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不幸而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蓋二
官朝夕與王處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德不使有一毫矯拂
一則秉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令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有所
養又有所畏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若一于從容則是有樂
而無禮一于矯拂則是有禮而無樂所以不可偏廢

教國子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固是綱舉目張然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自幼時便教之以爲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卽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是者則教之以爲法或失則教之以爲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他日用之皆良公卿也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之事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爲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生天地間豈可不知天地間事乎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自舜命夔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惟待之甚重故責之不輕所謂君子教思無窮樂祖之祭不特明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歸厚亦當時教之入人也深人不能忘先王因人心祭之與身沒教盡者不同非特一時賴之沒世亦賴之所謂樂語非特樂章蓋以樂之理見于言語之間者便有感發人處成周之學政不傳所謂誦讀不過尋行數墨舉章句意思迫促都無生意所謂樂舞古人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屈伸綴兆皆不徒然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後世此事都廢然散在末技流于鄭衛鼓動波蕩猶能使人生起淫心因此想像先王之樂語樂舞安得不生起善心（以上周禮說）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有問固當對然須是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對自以爲能便實了此心雖有法言精語亦不能受子路所以被哂也如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此辭讓而對也學者須以此禮涵養此心令熟（路）

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

五帝憲老而不乞言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惇厚朝夕與老者親炙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于觀感不言之際所以不待乞言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款曲忠敬誠慤亦與後世問答氣味不同蓋尊老之至不敢急迫叩問伺閒秉眠微見其端而徐俟其言其誠敬氣象可見

孔門惟顏子少有憲而不乞之意子貢卽有不言何述之憂

祖望謹案鄉黨一篇則孔門所得亦不僅在乞言

五帝三王名史曰惇尤有深意大抵忠厚醇篤之風本于前言往行今之學者所以澆薄皆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若能以此意反覆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猶可續也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惟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禮心有不存則禮有時失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灑埽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

胥雅舊說爲小雅大抵經書字不當改

古人爲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灑埽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蓄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有問固當對然須是虛心而受之

棄也

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須深思欠闕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發育峻極而繼之以禮儀威儀聖人之道如此若無禮以行之便是釋氏以上蓋記說

三年無改須知事之害理傷義則父在固將下氣幾諫號泣隨之豈以存沒二其心是亦無改于父之道也

見賢思齊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見不賢內自省如舜之聖禹尚以丹朱戒之此最學者日用工夫然格其義是聖賢地位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前漢之政尚有三代之遺意光武所設施皆是事耳前漢有政後漢無政

人必曾從克己上做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

而改過之爲難所以言欲算過而未能此使者非狗知蘧伯玉做工夫處其自己亦必曾去做工夫過有所體驗非徒善爲辭命不自夸張也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是不曾做工夫

春秋之末先王之澤將盡高見遠識之士多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以聖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荷蕢者之底蘧亦未易窺既識聖人之心且天下事皆是經意會去體量知其深又做不得淺又做不得與其他望風口說者不同但心不虛耳

後世人所見不明或反以輕捷便利爲可喜淳厚篤實爲遲鈍不知此是君子小人分處一切所見所爲淳厚者雖常居後輕捷者雖常居先然一乃進而爲君子之路一乃小人之門而淳

父子之間不責善非責之不問也蓋在乎滋長涵養其良心

草芥寇讐之對似覺峻厲無溫厚氣蓋爲齊王待臣之薄其言不得不然然使孔子過齊王必有不動鋒芒自然啟發之理此卻是聖人事

三王四事皆于平常處看惟孟子議聖人故敢指日用平常處言之楊子不議聖人乃曰聰明淵懿冠乎臺倫把大言語來包羅

祖望謹案此乃水心議中庸祖述憲章一條所本

所主非人終身陷于其黨谷永是也然亦自有轉移之理故陳瑩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不至于亡瑩中亦嘗因蔡卞所薦入朝卻深排之豈有終不可改者哉雖然有了翁之

志則可要之進身不可不謹

學者志不立一經思難愈見消沮所以先要立志

今人說好事不可放過固是然必待好事然後做不知雞鳴而起孳孳爲善是甚事自朝至暮必有所用

小人中庸不必加反字小人自認無忌憚爲中庸

孟子不與申韓辯而與楊墨辯蓋深明乎疑似之際以上孟子說

人不爲技能所使者難矣起以此殺妻

義理之上不可增減分毫

自古文武只一道堯舜三代之時公卿大夫在內則理政事在外則掌征伐孔子之時此理尙明冉有用矛有若劫舍孔子亦自當夾谷之會西漢猶知此理大臣韓安國之徒亦出守邊東

漢流品始分劉巴輕張飛矣

柳仲塗記其皇考嘗呼諸婦列堂下言兄弟本是同生只緣異姓婦人入門教壞丈夫諸婦莫不戰慄其意固是然孝友非男子獨有婦人獨無使男子之性堅定婦人自當感化豈有反爲轉移之理以上史說

國語釋詩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是古聖相傳非一人之私言如孔子告顏淵仲弓亦非孔子自說左氏云志有之克己復禮仁也又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曰志曰則皆是古人相傳乃知三代下此氣脈不曾斷

王湜年三十宗族皆以爲癡王述年三十人或謂之癡蓋其質厚韜晦爲學須質厚

君臣之閒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量主太淺

殺數百萬生靈亡數百年社稷皆生于士大夫患失

楊炎併租庸調爲二稅此外不許誅求一錢他卻不知係不得後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不可幷省名目

不愧屋漏凡曰然而心不然念慮閒有萌動皆是

辭受之際辭不必與人商量若受卻宜商量

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一旦過事便與里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膺豈老成人之言過于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爲學須是一鼓作氣閒斷便非學所謂再而衰也

用工夫人纔做便覺得不是覺得不是便是良心處兩不足之閒凡應和語須對兩人皆可說

聽人語不中節者擇其畧可應一語推說應之

權職便當以正官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

處家固不可不正且肅然不可不放一分以上雜說

東萊遺集補

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子要的處或鹵莽領畧于疑滯處或遮護覆藏爲學不進咎實由此大概以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爲主

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接國朝興故亦先考治體本末及前輩出處大致于大畜之所謂畜德

明道之所謂喪志毫釐之悶不敢不致察也但恐擇善未精非特自誤亦復誤人

我方開居既非其同寮又非其掾屬義有所止易傳隨孚于嘉義最宜潛玩蓋恐爲其樂善美意所移易得侵過耳又賓主資稟皆明快則欠相濟之義尤易得侵過也

儉德蓋凡事斂藏不放開之謂

從前病痛只以嗜欲粗薄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卻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始欲和合彼此而是非卒以不明始欲容養將護而其害反致滋長屑屑小補迄無大益

著書與講說不同止當就本文發明使其玩索引申太盡則味薄而觀者不甚得力若與學者講說詳爲指示可也以上與張荆州

所以喋喋煩瀆正欲明辨審問懼有毫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校勝負者

大凡人之爲學最當于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以吾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爲檠輒囘禽縱低昂之用爲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

近時論議非頹惰卽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者殆難乎其人此有識者所深憂

供職已月餘風俗安常習故之人齟齬頗多此皆誠意未孚之咎惟日省所未至不敢諉其責于人

邪說詖行辭而闢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竊嘗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于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所以爲此說者非欲含糊縱釋黑白不辨但恐專意外攘而內修工夫反少

向見論治道書其間如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此固爲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啟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爲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爲治之具可次第舉也儻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衆口譁然終見沮格雖成功則天本非君子所計然于本末先後之序爲有憾焉不可不審也今事雖已往亦不得不論耳

從遊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言語警欬以藉口而行則不掩焉媢嫉者往往指摘此輩以姍侮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須謹嚴也

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于尊讓前輩之意亦似不可不存

前此雖名爲嗜學而工夫泛漫殊未精切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粗得味卽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粗厚思慮粗少原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

日用閒精明新鮮時節嘗苦不續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閒雜殊以自懼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于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于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

艮背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緝謂學者正當操存戒懼實從事于夫子告顏子視聽言動之目剛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

君子動靜語默雖毫釐閒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大小爲根本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于自恕而浸與初心不類乎

講論形容之語欲指得分明卻恐緣指出分明學者便有容易領畧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功其原殆不可不謹也

學者所以徇于偏見安于小成皆是用功有不實若實用功則動靜語默日用閒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正須隨根性識時節箴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啟之者

往來講論一問一答謂之無意嚮氣味則不可然歇滅斷續玩歲愒日終難見功須令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

論義理談治道閒異端不容有一毫回避屈撓至說自己及朋友只當一味斂縮

往者臨安兩年過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于不思或委曲求濟而失于不直大抵誠意淺薄將以動人悟物而手忙腳亂出位踰節處甚多憂患以來雖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十存四五今復遠從事役夙夜自懼未知所措

己得地否陰陽家說不足信但得深密處可矣

善類衰微元氣滴薄稍有萌動正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

比看易无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然自失因思去年給札當時本意欲得數月閒得對展盡底蘊故事事未欲說破緣此問互卻多暗昧此正易傳所謂邪心也

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學者若有實心則講貫玩索固爲進德之要亦有一等後生推求言語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便畧見髣髴然終非實有諸己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訓誘之際願常存此意非謂但使之力行而以致知爲緩但示之者當有序夫子亦有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之別

係養奸凶以擾善良固君子之所恥要當無忿疾之意乃善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若霜雪勝雨露則不可也

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皇要須融化得盡乃可來諭所謂未得力只是用力猶未至耳自己工夫緊切則遊從者聽講論觀儀容所得亦莫不深實矣

當仁不讓檢身若不及兩句初不相妨堅任道之志而致察理之功乃區區所望

論學之難高者其病墮于元虛平者其末流于章句二者之失高者便入于異端平者浸失其傳猶爲惇訓故勤行義輕重不同然要皆是偏以上與朱侍講

實有裨益則不必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遽孚

消長安危所繫當念茲在茲無所不致其力以上與周子充

吾儕所以不進者只緣多喜與同臭味者處殊欠泛觀廣接故于物情事理多所不察而根本滲漏處往往鹵莽不見要須力去此病乃可

行有不得者當返求諸己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反觀內省皆是進步不敢爲時異勢殊之說以自恕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儕所當兢兢以上與劉子澄

前日紛紛不必猶置胸次問首既無甚規作隨時恬養足矣至于明辨曲直此乃在位者之責或遲或速順聽之而已

人情法意經旨本是一理豈有人情法意皆安反不合經旨者勉之以上與潘叔琰

謹思明辨最爲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

近思爲學必須于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頓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不得力

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于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正是意篤見明于本分條路畧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此毫釐之際不可不精察也

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正自非易事私意之根若尚有秒忽未去遇事接物助發滋長便張皇不可前截其害非特一身

公私之辨尤須精察

喜事則方寸不寧是故操義不精衛生不謹以上與陳君舉

學者自應本末並舉若有體而無用則所謂體者必參差鹵莽無疑然特地拈出卻似有不足則夸之病如歐陽永叔喜談政事之比

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苟就借以集事到得結局其敝不可勝言

雖章古人所不廢然崖岸盛仁熟居然高深奧作之使高潛之使深者則有開矣屢更留意于此

登高自下發足正在下學處往往倫落之士以爲鈍滯細碎而不精察

後生可畏就中收拾得一二人殊非小補要須師之以正開之以漸先惇厚篤實而後辯慧敏銳則歲晏刈穫必有倍收

意外少撓要是自反進德之階更願益加培養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愛之

井深心惻正指汲汲于濟世者所以未爲井之盛蓋汲汲欲施與知命者殊科孔子請討見卻但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孟子雖有自任氣象亦云吾何爲不豫哉殆可深玩也

祖望謹案此蓋諷同甫之累上書

春初之舉習常守故者自應怪駭然反觀在我亦未得爲盡無所謂守所謂泣所謂動節次階級猶多此話甚長

比嘗患子子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 與葉正則

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于忠厚者視世門內若尙有可媿外雖奮振東勵終于無力

聞益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蓋非概以爲近厚應物涉事步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益精明若畏其難而日益偷惰則向來意思悉冰消瓦解矣習俗中語言也然于此蓋有則焉又須精察不可侵過也

天資之高得氣之淸其所以迎刃破竹者何莫非此理不知其須實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眞知所止乃有據依自進進不能已也以上與郭養正

所自則隨血氣盛衰此一段精明不能常保論至于是則所謂易得汨沒須常以格語法官時時洗滌然此猶是暫時排遣要克己者雖若陳言要是不可易耳

持之以厚守之以默 與鄭仲至

百圍之木近在道隅不收爲明堂淸廟之用此將作大匠之責耳如彼木者生意灌溉未嘗不自若也惟冀益加寬裕從容自頤

散漫歇滅學者同病嘗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目前學者用功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逡巡退卻不復自信久大舊業何自而成經曰念終始典于學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願慤者衆一意勇往者少故每悋悋于此也 與周介升

日用閒不須著意要坐即坐要立即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則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忿戾始須消平覺有凝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正恐舊疾易作自涵泳而入于研索自研索而入于執著或反爲累靖節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枝摘葉也

毀不滅性禮經所戒兼古今人氣稟厚薄亦自不同如疏食水

上與陳同甫

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使致疾病
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極則非事天之道如昔人薦芝之類皆以私事親非以天事親
喪禮廢弛已久若曰親族未安習俗未喻則向日同堂共講縢文公問喪一章矣蓋在己而不在人也
行實須削去浮華直書事實若有增飾則心已不誠非所謂事親如事天也
喪禮今人所謂觸礙掣肘不得專制之語最爲害事蓋過事望風以此等語言自恕則因循苟且無一事可爲矣要當反己盡誠極力以感動之是心人所均有安有不動者彼之未動乃我誠未至之明證也

憂患中最是進德處深味自致之語識情性之極而以哀敬持之則心之本體斯常存矣
燒丹事適以問張守乃其內人虛怯附蘭溪醫者燒一兩耳傳聞過實乃如是然益知居人艱贍之地凡須事事警省渠甚感見愛之意也
葬地但得深穩高燥不必太求備也緩葬春秋所深譏畧去拘忌乃易就
不拯其隨之義固由有所制然必可隨者始隨之亦必盡所以拯之者非未嘗拯而遽隨也
天地間何物不有要皆不冒太和之內胸次須常樂易寬平乃與本體不相違背

日來圭角突兀之病雖去而愈情因循之病復易生每切自警不問在朝在野職分之內不可愈情職分之外不可侵越自然日用省力
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當思正道未明工夫到此必有應也以上與潘叔度
爲學工夫涵泳漸漬玩養之久釋然心解平帖的確乃爲有得天高地厚鳶飛魚躍之語恐發得太早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百事安穩無違情咈志而可以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惟其不然所以貴于用心剛而進學勇以上答潘叔昌

切要工夫莫如就實深體力行乃知此二字甚難而有味

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不敢他咎以上與喬德瞻
前書所論甚當已嘗爲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據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慾恣汩汩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誠深思之
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統零碎之病以上與邵叔用
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所當信恥所當恥持身謙遜遇事審細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與

內弟曾德寬

坐談常覺從容臨事常覺迫切乃知學問無窮當益思所未至
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
反已二字更無別法以上與戴在伯
欲求繁冗中不妨課程之術古人每言整暇二字蓋整則暇矣
微言淵奧世故崢嶸愈覺工夫無盡嘗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
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
也自上而下爲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焰必大蓋
燕上騰亦有轉移之理雖然此特憂世之論耳中天下而立定
四海之民所性不存此又當深致思也
思索不可至于苦玩養不可至于慢
承上接下最是親切工夫呂與叔所謂嚴而不離寬而有閑殊
有味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和氣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
招咈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
者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
以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即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可則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
之語也
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視之如早起晏寢飢食渴飲終日爲
之而未嘗爲也大抵胸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至應之自皆中
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蓋養生養心同一法
房族閒事當盡誠委曲曉譬感切之无須防爭氣若有毫髮未

去則招咈激怒所傷者多矣若事果不可爲當體不可貞之義
此必誠意已盡自反已至方可
敬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慢舒心肅則容敬兩語當深
體
收斂凝聚乃是大節目至于察助長之病乃是節宣之宜以上
與學者及諸弟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東萊遺集一百二十八條今移爲附錄三條移入景迂學案二條周許諸儒一條武夷學案一條玉山學案二條晦翁學案四條南軒學案三條艮齋學案五條止齋學案二條龍川學案一條又二條與復齋學案復出刪之又移入象山學案二條清江學案一條

附錄

壽皇喜看莊老蓋德壽之餘風儒臣多以此箴規而東萊言之
尤切以爲當讀中庸大學之書不當流于異端補

嘗與汪端明書曰劉子澄傳道尊意是時以四方士子業已會
聚難于遽己今歲悉討遣歸
祖望謹案此即象山謂伯恭在衰絰中而戶外之履恆滿
者也南軒亦嘗問朱子曰伯恭聚徒世多議其非者觀此
條則先生因玉山之言而止亦善改過者
又與朱侍講書曰某以六月八日離鞏下五日而張丈去國臺
陰崢嶸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
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
又曰請祠便養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己復申前請矣儻得如志
閉戶爲學殊爲僥倖或敦迫而出亦唯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

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爲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平爲學工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

張南軒與先生書曰尊兄于尋常人病痛往往皆無之資質固美然若只坐在此上卻恐頹墮少精神惟析夫義理之微而致察于物情之細每存正大之體充之則幸甚甚

又曰去年聞從學者甚衆某殊謂未然若是爲舉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利上誘得就義之理但舊已嘗謝遣後來何爲復集今次須是執得定亦非特此事大抵老兄平日似于果斷有所未足時有牽滯流于姑息雖是過于厚傷于慈爲君子之過然

在他人視我則觀過可以知仁在我則終是偏處仁義常相須義不足則仁亦失其正矣

又與朱元晦書曰伯恭眞不易得向來衆徒頗衆今歲已謝遣然渠猶謂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謂來者既爲舉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于義大抵渠凡事似于果斷有所未足

又曰伯恭近來于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來渠亦非助蘇氏但習熟元祐閒一等長厚之論未肯誦言排之今頗知此爲病痛矣

又曰伯恭愛弊精神于閒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于治道于後學

又答陸子壽書曰伯恭亦坐枉費心思處多　以上補

朱子曰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歷一篇說渾天亦好

又曰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底詩卻不編入

又曰向見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遣辭命意亦頗傷巧矣

又曰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卻于要約處不會子細研究如圖範之作旨意極佳

又曰伯恭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說不合同甫之學正是如此

又曰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甫二人之學問而一之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爲有所長若正則則漠無統

紀同甫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甫之所長

又曰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讒蘇氏尤力以爲爭較是非不知斂藏持養

又曰伯恭無志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又哭之曰嗚呼伯恭有耆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辭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髣髴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稍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計秉義以彷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欿然而未守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

川渟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于先訓紹文獻于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于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遑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閒道遥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攄其素蘊否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尊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諉草樹之深幽

謂昔騰牋而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悼訃車而倍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

問東萊之學朱子曰伯恭于史分外子細于經卻不甚理會常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卻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箇都好看來他要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方說不是門人曰他是相戲浙閒一種史學故恁地日史學甚易只是見得淺

□□□曰伯恭以進文鑑爲陳騤所詆其後倪朱方以道學爲禁史臣亦據騤言詆之然伯恭既爲辭臣醜詆自當力遜職名今受之非矣直卿亦以予言爲然補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東萊呂氏歿陳亮祭之曰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麤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謫縱橫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復見三代之英方夜半之劇論歎古來之未會夫孔氏亦豈于家法之外別有妙用使英豪竊聞哉亮嘗言程氏易傳似桓玄起居注呂氏詔勉答之所謂夜半劇論者呂氏嘗笑以爲自知非豪傑彼同甫差排做蓋難之也補

陳北溪張呂合五賢祠說曰南軒守嚴東萊爲郡文學是時南軒學已遠造猶專門固滯謂溯洄性無善惡之說及晦翁痛與反覆辯論始翻然爲之一變無復異趣東萊少年豪才貌視斯世何暇窺聖賢門戶謂東萊聞心文辭及聞南軒一語之折愕然屏去故習道紫陽沿濂洛以達鄒魯雖于南軒所造有不齊要不失爲吾名教中人視世之竊佛學以自高屹立一家門戶且文聖賢之言以蓋之以爲眞有得乎千古心傳之妙誤學者于詖淫邪遁之域爲吾道之賊者豈不相萬邪補

祖望謹案未張呂三賢同德同業未易軒輊張呂早卒未見其止故集大成者歸朱耳而北溪輩必欲謂張由朱而一變呂則更由張以達朱而尙不逮張何尊其師之過邪呂與叔謂橫渠棄所學以從程子程子以爲幾于無忌憚矣而楊龜山必欲謂橫渠無一事不求教于程子至田誠伯則又曰橫渠先生其最也正叔其次也弟子各尊其師皆非善尊其師者也詆陸氏亦太過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聖人不曾有此等語東萊于皐陶朕言惠下說孟子既云三自反乃有禽獸之語孟子有鋒稜孔子口中無之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收養又曰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收斂當兩進其功並補

黃東發曰鈔曰東萊先生以理學朱張鼎立爲世師其精辭奧義豈後學所能窺其萬分之一然嘗觀之晦翁與先生同心者先生辯詰之不少恕象山與晦翁異論者先生容下之不少忤鵝湖之會先生謂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易量

謂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其後象山祭先生文亦自悔鵝湖之會集紐心浮氣然則先生忠厚之至一時調娛其間有功于斯道何如邪若其講學之要尤有切于今日者學者不可不亟自思也蓋理雖顯萬世而無變講之者每隨世變而輒易要當常以孔子爲準的耳孔子教人以孝弟忠信躬行爲本至子思則言誠至孟子則言性已漸發其祕視孔子之說爲已深至濂溪則言太極至橫渠則言太虛又盡發其祕視子思孟子之說爲益深一議論出一士習變至晦庵先生出始會萃濂洛之說以上達洙泗之傳取本朝諸儒議論之切于後學者爲近思錄然猶以無極太極陰陽造化冠之篇首則亦以本朝之議論爲本也東萊先生乾道四年規約以孝弟忠信爲本明年規約

以明理躬行爲本至其題近思錄卷首則謂陰陽性命特使之知所嚮講學具有科級若躐等陵節流于空虛豈所謂近思鳴呼學者可以觀矣補

東萊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別爲南軒學案

顯謨潘先生時別見元城學案

東萊學侶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東萊同調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並爲清江學案

忠定邛宗卿先生宏別爲邛劉諸儒學案

將仕郭先生良臣

郭良臣字德鄰東陽人官將仕郎橫浦弟子欽止從兄也創西園書院延師教授一如欽止石洞之規子澄江皆好學參隆慶東陽志

東萊家學劉胡三傳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

呂祖儉字子約金華人成公之弟也受業于成公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成公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先生必欲終期

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先生始淳熙壬寅至官去以丁未凡六年時明州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于碧沚沈端憲講于竹洲絜齋則講于城南之樓氏精舍惟舒文靖以宦遊出先生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獻之傳其于諸講院無日不會也甬上學者遂以先生代文靖亦稱爲四先生而滕德粹爲鄞尉朱文公語之曰彼中有楊袁沈呂可與語也寧宗卽位應大府永時韓侂胄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忠定罷之先生上疏論救貶韶州安置後移筠州卒朱子與書曰熹以官則高于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于子約乃今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漢深矣先生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著有大愚集證忠修

謝山呂忠公祠堂碑文曰忠公之官吾鄉爲司庾故不得有所設施但傳其屛去倉中淫祠一事深寧志之四明七觀而是時正甬上奎婁光衆正學大昌忠公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獻之傳左右其閒其功無所見于官守而見之講學忠公之集雖不傳然猶散見于永樂大典中予欲鈔其與諸先生論學之文而未得顧讀忠公吾鄉之詩弔景迂之祠式清敏之里求了翁寫齋之遺想見其一往情深乃自元訖明以至于今竟無有以溪芘及忠公者是則甬上文獻之衰可爲長太息者矣禮于釋奠之制必求之其鄉之先師不然者則有合也有合者謂其鄉無足以當先師之享則合之他鄉之近而可溯者今甬上之先師楊袁舒沈其人可謂盛矣而愚謂當以忠公合之以其同講學于鄞久並列于先師之座無歉也

又奉臨川帖子五曰攷大愚東王季和詩云晁景迂大觀庚寅冬爲四明船場後七十有餘年某適以倉氏之職至此閒而王兄季和亦來作景迂官相與訪問舊蹟尙有可攷偶成數語東季和幷呈叔晦其詩有曰鄞江舊有船司空小江晚望江之東揭來海頭四閱月塵埃滿袖生毬毯是大愚初至明之作其時慈湖方參佐浙西帥幕廣平教授徽州絜齋以進士尉江陰獨叔晦以國正家居故往還者不及三君其遊候灣山記曰壬寅之冬遂祿海東距海六十里友人潘端叔主定海簿相約僧遊未果今年夏四月端叔因謝子暢自臨安至會于太白鄞山之閒刻日屢炳道兄弟會于王季和家李叔潤方居敬史丞相之幼子開叔楊希度偕行舒元英亦與其徒諸葛生來東萊卒于辛丑大愚以壬寅冬之官正合期喪服滿之期元英則廣平弟也其題慈溪龍虎軒詩云年來世路轉蹉跎正大中庸論愈多出本無心歸亦好何須胸次自干戈似屬大愚將去明之作大愚之赴銓也本傳言平園方爲丞相招之不往宰輔表平園自西樞入中書在淳熙丁未春二月而朱子答大愚書曰對班在何時今日既難說話而疏遠尤難且只收斂人主心念是第一義題注在丁未冬十一月

是大愚之赴任以壬寅其去官以丁未首尾六年

附錄

子約問主忠信之言後于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朱子答曰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是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持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卻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監獄呂先生祖泰

呂祖泰字泰然文靖公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洽偪遊江淮交當世知名士論世事無所忌諱慶元初忠公以言事移置瑞州先生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梓材案厚當作原說見麗澤諸儒學案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

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忠公歿貶所嘉泰初周益公降少保致仕先生乃詣登聞鼓院上書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韓侂胄自尊而卑朝廷一至于此願亟誅侂胄以周必大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拘管連州右諫議程松與先生友懼爲所連奏請杖黥竄遠方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先生知必死無懼色既至府廷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先生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于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先生曰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先生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爲醴陵令私賮其行侂胄誅朝廷詔雪其冤特授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葬至都謀于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尹王合齋柟爲具斂歸葬焉參史傳

東萊門人

主簿葉先生邽

軍守樓迂齋先生昉

端獻葛先生洪

文惠喬先生行簡並爲麗澤諸儒學案

司直趙先生煜別見玉山學案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別爲潛庵學案

中散朱先生塾別見晦翁學案

文簡劉雲莊先生爚

侍郎劉先生炳

縣丞吳先生必大

右司王東湖先生遇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直閣沈先生有開

潘先生友端

鹽事宋西園先生牲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章先生用中

侍講倪先生千里並見止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知軍石先生斗文
侍從石先生宗昭
教授陳先生剛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少詹丁先生希亮別見水心學案
梓材謹案東萊弟子自別見諸學案外並入麗澤諸儒學案
東萊私淑
常博李先生大有
李大有字謙仲東陽人也大同之兄私淑三先生之學嘗以輪對上疏畧曰國朝自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本于正心修身至于致君行道近世張栻朱熹呂祖謙聞而大之而義理益明自文忠公欲置之狀頭同列以其言中書之務多爾時政固爭不

慶元權臣創道學名以排之而士始有以其說爲不足學者其能者又求之于科舉而幸中于剽竊願召宿儒推明儒先之訓扶植治本而師儒之官亦以此意風厲作成毋徒爲襲取利祿計聞者是之
雲濠謹案先生慶元二年進士官至太常博士卒魏鶴山誌其墓
郭氏家學
主簿郭先生澄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參軍郭先生江
郭江字伯山東陽人良臣子葉水心謂其本有佐世材用既習熟師友大旨芒銳銷盡不復伸吐云後官管押三江袋鹽監穿山破鹽場盱眙軍錄事參軍以卒參葉水心集
梓材謹案陳同甫志何夫人杜氏墓云女適同邑郭江江兄弟爲東方學者
郭先生溥
郭溥字伯廣良臣猶子亦創南湖書院參陸慶東陽志
大愚家學別見胡四傳
呂先生喬年
呂喬年字巽伯金華人忠公長子沈端憲壻也亦賢者能守家學補
梓材謹案先生絜齋稱其克肖厥父議論勁正不阿
進士呂先生康年
呂康年成公猶子諸講學子孫惟呂氏未墜先生甲戌廷對眞文忠公欲置之狀頭同列以其言中書之務多爾時政固爭不

從遂自甲置乙文忠太息爲之開雕補
梓材謹案嘉定七年甲戌距成公之卒淳熙八年辛丑已三十四年則先生蓋受學大愚者
寺丞呂先生延年
呂延年字伯愚成公之子緡雲羊哲師之參插蒼紀
梓材謹案王氏崇炳撰成公本傳言成公一子曰廷年成公之卒也甫三歲官至寺丞先生不及受學于成公蓋亦得之大愚也
大愚門人
舒先生衍別見絜齋學案
張先生渭別見慈湖學案
寺丞門人劉胡五傳
羊先生哲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呂學續傳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忠文王華川先生禕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終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表

艮齋學案表

薛季宣——從子叔似——郭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徽言子

袁氏門人

二程武夷再傳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安定瀛溪三傳

徐元德

泰山四傳

王柟

沈有開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樓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象先合齋學侶

鄭伯熊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鄭伯英 附見周許諸儒學案

劉夙

劉朔 並見艾軒學案

並艮齋講友

葉適 別爲水心學案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並艮齋學侶

張淳

艮齋同調

倪淵

楊維楨

鄭眞 別見深寧學案

趙孟頫 別見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艮齋學案

祖望謹案孔嘉之學統遠矣其以程門袁氏之傳爲別派者自艮齋薛文憲公始艮齋之父學于武夷而艮齋又自成一家亦人門之盛也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然觀艮齋以參前倚衡言持敬則大本未嘗不整然述艮齋學案梓材案梨洲原本合下止齋爲孔嘉學案之二自謝山始別是卷爲艮齋學案下卷爲止齋學案

袁氏門人　程胡再傳

文憲薛艮齋先生季宣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父徽言梓材案先生父爲朝文定高弟詳見武夷學案先生年十七辟爲荆南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道潔滅問道潔以義理之辨道潔曰學者當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道潔之學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奕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先生得其所傳無不可措之用也召爲大理寺主簿除大理正出知湖州改常州未上卒年四十雲濠案謝山學案倒記先生著有書古文訓義詩性情說春秋經解指要大學說論語小學約說伊洛禮書補亡伊洛道禮通鑑約說漢兵制九州圖志武昌土俗編校讎陰符山海經風后握奇經

百家謹案汝陰袁道潔溉問學于二程又傳易于薛翁已侍薛于宣器之遂以其學授焉季宣既得道潔之傳加以考訂于敢凡夫禮樂兵農莫不該通委曲眞可施之實用

又得陳傅良繼之其徒益盛此亦一時燦然學問之區也
然爲考亭之徒所不喜目之爲功利之學

艮齋浪語集

夫道之不可遏未遠以體用論見之時措體用宛若可識卒之
何者爲體何者爲用即以徒善徒法爲體用之別體用固如是
邪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無形舍器將安適哉且道非器可名
然不遠物則常存乎形器之內昧者離器于道以爲非道遺之
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下學上達惟天知之知天而後可
以得天之知決非學異端遺形器者之求之見禮儀威儀待夫
人而後行且苟不至德誰能知味日用自知之謂其切當矣乎
會子曰且三省其身吾曾安可輒廢檢察且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竟

則者古人事業學不至此恐至道之不凝此事自得則當深知
殆未可以言言之也以同甫天資之高檢察之至信如有見必
能自得諸心如曰未然則凡平日倘論古人下觀當世舉而措
之于事者無非小知諫間之累未可認以爲實第于事物之上
習于心無適莫則將天理自見持之以久會當知之洪範無黨
無偏大學不得其正眞萬病之鍼石獨無意于斯乎　答陳同甫書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浪語集六條其第一條與朱晦翁書
移入安定學案

自大學之不明其道散在天下得其小者往往自名一家高者
不可言亦求斯得之矣六經之義于易備焉以爲通變定足以
指爲無用滔滔皆是未易奪也故須拔萃豪傑超然遠見道揆
法守渾爲一途蒙養本根源泉時出使人心悅誠服得之觀感
而化乃可爲耳此事甚大既非一日之積又非盡智窮力所到
故聖人難言之後世昧于誠明明誠之分遂謂有不學而能者
彼天之道何與于人之道致曲未盡何以能有誠哉孟子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之說雖非聖人優之柔之使自
求之之意學者于此從事思過半矣顏氏之子其過與怒寧與
人異不可及處正在不以怒遷不以過貳一節法守之事此吾
聖人所以異于二本者空無之學不可謂無所見迄無所用不
知所謂不二者爾未明道接通于法守之務要終爲無用灑埽
應對進退雖爲威儀之一古人以爲道無本末者其視任心而
作居然有間然云文武之道具在方策其人存其政舉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要須自得之也學不至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竟

亦何用有如未辨澡心藏密莫若去故去智古人讀書百徧其
義自見未易以淺近奪信能反復涵泳會當有得得之大小則
繫乎精誠所至時文稱于一經之內有一言之悟則六經之義
粲然矣不可以人廢言也　與沈應先書

某竊嘗喜易讀之將數百過而弗知其際也夫以先天之卦見
之三畫重易之象繫之六爻天地之大昆蟲之細與夫聖人之
道先王之治君子小人之事工師卜祝之流幽而鬼神遠而造
化凡有可推之數可形之象可行之事靡不備在此書微若書
不可言亦求斯得之矣六經之義于易備焉以爲通　疑動字　足以
盡之則太極之體未嘗動也以爲定足以周之則作易之道變
爲占是皆本諸吾身參諸天地擬諸變化可由而不可測者某

安足以知之不知易而施諸民猶有行而瞽者也思得通儒而與之論未之能得執事不以某爲不肖惠然屏枉臨之詒我以書縱言而及于易也惟學有倫有要執事其知之矣善乎書之論政體也曰當仁明而通變舍是則爲姑息爲苛察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黃帝堯舜之治某何德以堪之高山仰止敢不欽服訓誨雖然切有必酬之誼故某謹布其腹心今夫煦煦之仁察察之明而後有姑息苛察之事信能仁並天地明等日月則何二弊之能有某學也未造乎此其能億二儀二曜之遠矣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苟知變明若夫易之通變後世失之遠矣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苟知變而不知止則必若晉人之爲通大傳有之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變通之道盡此贊矣

復張人傑学論書

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出其言在乎易禮詩書然則易禮詩書與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即規矩繩墨以爲方員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于是乎在出易禮詩書以趨理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微備于吾身學者爲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倕之指其能制器乎　論語直解序

吾道貫一而無方老氏致虛而無極若釋氏則歸空而無物矣三者若同而偏反若霄壤之卑高孟氏于孔氏之門爲有功其氣豪而辭辯無聲無臭豈其然乎比而同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讀其書而知其旨能內參諸其心仰觀聖人之形容察其像似而自識其眞僞從而爲取舍焉不隨波于末流眞好學者也

妄意如此明者必有以辨之　直解序附言○補

記有之曰人莫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敬物也有己而敝于物則古之性情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孰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殆庶幾乎　序反古詩說○補

易繫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言蓋有攸覩之以理無晦也說者或謂河圖洛書本皆無有聖人爲此說者以神道設教也是非唯不知聖人直不達不言而化之義烏足與校是非理道哉或者又以爲當伏羲之時河嘗出龍馬負圖自神農至于周公洛水皆出龜書此則似是而非無所考徵就龍龜之說成無驗之文自漢儒啓之後世宗之徵引

釋經如出一口而聖人之道醫巫史之說行後世暗君庸夫亂臣賊子據之假符命惑匪彝爲天下患害者比比而是聖人憂深慮遠肯爲此妖僞殘賊哉蓋亦有其說也傳註求其事而弗得于是託渙漫以駕其游誕雖知惑世害人不眼恤也且聖人之作易仲尼固嘗已于大傳詳之大傳無文其可鑿以胸臆就如其說垂象爲象降自天乎走嘗竊痛之爲反覆以思之者更歲推之久究之至而後乃得之傳不云乎伏羲氏之作易也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圖書之說從可知矣夫易之有卦所以縣法也畫卦之法原于象數則象數者易之根株也河圖之數四十有五洛書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五十之數也究其始元用九之數也洛書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五十之數也究其始

終之數則九實尸之故地有九州天有九野傳稱河洛皆九曲豈取數于是乎春秋命歷序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識緯之說雖無足深信其有近正不可棄也信斯言也則河圖洛書乃山海經之類在夏爲禹貢周爲職方氏所掌今諸路閏年圖經漢司空輿地圖地理志之比也按山海經所言皆地之物產鳥獸蟲魚草木之屬其古史職方之意與仲尼所言幾不外是其曰河洛之所自出川師上之之名也走不能遠引請以官儀爲徵凡古今官書之所爲名稱者必以某官司某郡國自是而後具其職官如春秋他國之事漢官府上尚書其傳于人書于史亦第稱某所行某事言某事上某事而于其職事皆略聞者皆斷然不惑者以官師郡縣必有主之者非能

自爾也然則圖書爲川師上何獨至古而惑之哉或曰是則然矣圖與書奚辨曰圖書者詳略之云也河源遠中國不得而包之可得而聞者其形之曲直源委之趨向也洛源在九州之內經從之地與其所麗名物人得而詳之史闕其所不知古道然也是故以書言洛河則第寫于圖理當然耳昔者周天子之立也河圖與大訓並列時九鼎亦寶于周室皆務以辨物象而施地政所謂據九鼎按圖籍者也仲尼作于周末病禮樂之廢壞職方之職不舉所謂發歎鳳圖者非有他也龜龍之說果何稽乎第觀亟象之文其義可以自見河圖洛書辯

宗羲案孔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蓋亦鑒一種閉眉合眼矇瞳精神自附道

之意頗銳今經歷一番卻甚知難雖尚多當講畫處然胸中坦易無機械勇于爲善于田賦兵制地形水利甚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嘗叩之云初無是言也

又曰士龍坦平堅決所學確實有用甚虛心方欲廣吞博訪不謂止此

又與陳同甫書曰士龍所學固不止于所著書但終尚有合商量處

艮齋講友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判官鄭歸愚先生伯英　附見周許諸儒學案

著作劉先生夙

正字劉先生朔 並見艾軒學案

艮齋學侶

文定葉水心先生適 別爲水心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別爲龍川學案

艮齋同調

監嶽張忠甫先生淳

張淳字忠甫孔嘉人也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名官棄去養母或薦之朝祿以監嶽先生以爲徒費縣官俸屢三任不食祿亦不書考居母喪無不與士喪禮合閉爲族姻治喪亦斷斷持古制時爲文章銘人墓有諛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忍窮以死爲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鎭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爲止

齋所述如此攻媿亦嘗述其言曰今之仕者皆非出于古之道或問之曰始至則朝拜過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古有之乎是以雖貧不願祿也嗚呼先生斯言可謂得禮之精而能以之自持豈徒考度數之末文者哉孔樂大典中有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識誤三卷 雲濠案案謝山學案謂記作釋說一卷 則先生所校定也 補

謝山孔嘉張氏古禮序曰宋中興藝文志謂儀禮既廢學者幾不復知有此書忠甫始識其誤則是經在宋當以忠甫爲功臣之首又曰孔嘉自九先生而後伊川之學統在焉其本末闕然獨見于陳止齋所作墓志乃知其與薛士龍鄭景望齊名固乾淳閒一大儒也

艮齋家學 程胡三傳

文節薛象先先生叔似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孔嘉遊太學解褐國子錄對論稱旨遷太常博士未幾孝宗自除先生左補闕論劾不宜遽納其使上奮然淮去位光宗受禪抗疏金人使名未正不宜以諒臣論罷主管沖佑觀累開納除將作監出爲江東運判俄以諫臣論罷主管沖佑觀累除祕書監權戶部侍郎提舉太史局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起知贛州移廬州召除在京宮觀兼國用司參議官奏鋤兩浙身丁錢歷除兵部尚書宣撫使時韓侂胄開邊先生亦以功業自期而委任失當以言者論奪職罷祠侂胄誅再詔福州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恭翼改謚文節先生雅慕朱子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藁二十卷 參史傳○雲濠案謝山學案謂記有薛文節公集蓋本孔叢大典 梓材謹案先生爲艮齋兄子浪語集有與象先姪書

附錄

水心祭薛象先曰彼建安之裁量外孔嘉而弗同幸于公而無疑亦莫知其所從

艮齋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敎授徐先生元德

徐元德字居厚瑞安人也艮齋弟子淳熙進士爲福建軍學敎授身先矩矱爲多士倡已而添差通判徽州誠齋楊文節公狀

其治行以薦曰具官東浙名儒朝列正士持論鯁挺特立不阿
徽州倅乃員外置凡州郡迎輅之數鹵簿之儀皆無故實出于
創爲縣最者如墊揭囊衣則有僦僕之弊如下穫宴集則有折
俎之弊率爲緡錢者數百元德問之故府咸曰無之則舉而付
之郡庠以爲養士之費于是民皆知其廉深江東一路徽最多
訟使者皆以委元德審決元德一一縡閱文案至忘寢食吏胥
山積迎刃而解于是民皆稱其明斷欲望聖慈特賜陞擢晉知
通州先生精于考案周官制度精華二十卷前半乃止齋後半
皆先生之筆也補

附錄

呂東萊與陳同甫書曰徐居厚極有立作士人中殊難得

又曰居厚病知已平復但渠須是調伏得性氣然後養生處世
方少齟齬不然憂未艾也

祕監王合齋先生柟

王柟字木叔號合齋故順州人石晉以其地入契丹徙孔嘉乾
道丙戌進士爲婺州推官孝宗嘗疑諸州上供有滲漏漕司遂
令婺州增斛二萬守以下不敢爭先生言今苗畝七升羅四十
餘千較他郡已重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新守周權以書奏
之孝宗愕然曰朕未嘗加賦也由是凡議滲漏者皆免移台州
能決冤獄知績溪縣積錢買田爲新塘六十八堨六浚舊陂百
頃歲無憂旱監進奏院太常寺簿以僞學罷知江陰軍榮涇者
江海之交也淤閼先生開渠港五百餘里漕運以通民事妖神

巫故爲陰廡複屋詭其像設先生鞭巫撤祠堰像而民以安召
爲大理丞禮部員外郎初周益公在政府招先生既見清談之
外絕無所言至是蘇師旦欲見之許以遷先生曰吾義不交匪
人寧止于此鄧友龍議北伐援以爲助曰前日有發策者驟用
矣先生力言無草草國與身且俱不利友龍曰何怯也竟取宣
撫去出先生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兼知池州先生言池州城甚
惡何以待敵請城之不報乃募得緡錢八萬請自城之又不許
乃補其穿穴深其濠抽兵嚴備池人得少安召爲吏部郎國子
司業祕書少監兼侍左郎韓侂胄死緣坐者多先生言無使滋
蔓執政善之不能用錢相象祖雅慕先生欲進用之忌者因罷
先生以撼錢先生奉祠而錢亦不安其位矣起知贛州諭其耆

老曰元祐黨籍韓人一十有四何多君子也汝首勉之課桑廢
清暨禁提刑者惡之復毀先生于祠韓人雪涕雷之不得賦詩
而別先生少與孔嘉諸公同學及仕于台寮屬如尤遂初樓攻
媿以及彭子復石應之輩皆相砥礪崖峭孤特不輕徇物尤工
于文所著有王祕監詩文集共二十卷補○雲濠案謝山學案
引記王合齋集十六卷

梓材謹案引記又一條云王柟字和叔孔嘉人嘗以經世
之學授楼攻媿攻媿攻汪季路所藏鄧廣節觀物篇云
余始在孔嘉得先天方圖二圖于薛象先叔似傳皇極經
世之書于王木叔柟是和叔即木叔也又案謝山補傳謂
先生少與孔嘉諸公同學學案原表亦列先生于艮齋之
門當是也

直閣沈先生有開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薛王學侶程胡四傳

主簿郭先生澄 別見屬澤諸儒學案

王氏門人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 別見耶溪諸儒學案

忠甫續傳

敎授敖先生繼公

敖繼公字君善長樂人後寓家吳興築一小樓坐臥其中冬不煖夏不扇日從事經史初仕定成尉以父任當補京官讓于弟壽摳進士對策忤時相遂不仕益精討經學嘗以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儀禮也生之傳既不存而王肅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諸家註亦未流傳于世鄭康成舊註儀禮疵多醇少學者不察因復刪定取賈疏及先儒之說補其闕猶未足附以己意名曰儀禮集說凡十七卷成宗大德中以江浙平章高彥敬薦 雲濠案高彥敬一作高彥卿 擢信州敎授未任而卒 從黃氏補本條入

儀禮集說自序

儀禮何代之書也曰周書也先儒皆以爲周公所作愚亦意其或然也何以言之周自武王始有天下然其時已老矣未必暇爲此事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故以其時考之當是周公之書又以其書考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爲也然周公此書乃爲侯國而作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唯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于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于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然則聖人必爲侯國作此書者何也夫子有言曰夫禮必本于天散于地列于鬼神達于喪祭冠昏射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以此言證之則是書也聖人其以爲正天下之具也與故當是時天下五等之國莫不寶守是書而藏之有司以爲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則皆據此以行禮又且頒之于國以教其人此有周盛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農刑措以躋太平者其以是乎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道樂于放縱而憚于檢束于是惡典籍之不便于己而皆去之則其鄉之受于王朝者不復藏于有司矣鄉之藏于有司者或私傳于民閒矣此十七篇之所以不絕如綫而幸存以至今日也或曰此十七篇爲侯國之書固也其本但如是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考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但經之言士禮特詳其于大夫則但見祭禮而昏喪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其如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于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所可推者知之也況其朋又有不盡

然者由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不止于十七亦可見矣記有之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經禮即十七篇之類也其數乃至于三百者豈其合王朝與侯國之禮而言之與若所謂曲禮則又在經禮之外者如內則少儀所記之類是也先王之世人無貴賤事無大小皆有禮以行之蓋以禮有所闕即事有所遺故其數不容不如是之多也去古既遠而其所存者乃不能十一可勝歎哉繼公生遊學晚讀此書沈潛既久忽若有得每一開卷則心目之間如親見古人而與之揖讓周旋于其際此書舊有鄭康成註然其疵多而醇少學者不察也今輒刪其不合于經者而存其不謬者意義有未足則取疏記或先儒之說補之又未足則附以一得之見焉因名曰儀禮集說其于初學之士未必無小補云

梓材謹案敖先生傳黃氏補本列李俞諸儒學案茲以其爲儀禮之學纂之忠甫續傳以明宋元兩朝禮學之不絕有自云

敖氏門人

主簿倪文靜先生淵

倪淵字仲深烏程人生而卓異精敏絕人既長刻意聖賢之學三山敖先生繼翁深于三禮而尤善易先生從之遊于節文度數之詳辭變象占之妙靡不博考洞究用薦署本郡儒學錄調杭州學正教授湖州教授累考入流授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放免去先生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土考覈多失其實賦斂不均公私咸以爲患先生分晝編次以爲圖籍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乃如期而集歲適大祲民以狀言災傷郡戒縣勿受先生爭之不得即解印求去郡遣吏謝且以檢視之事悉諉之先生躬履阡陌不避其勤民賴以甦以年垂七十致仕少嘗從星官歷翁治其術運算尤精既老于家杜門罕與人事接潛心于易著易集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參黃文獻集

文敏趙松雪先生孟頫別見雙峰學案

倪氏門人敖氏再傳

縣尹楊鐵崖先生維楨

楊維楨字廉夫諸暨人雲濠案貝清江所作傳云世爲紹興山陰縣人泰定丁卯進士授天台尹罷去張士誠據浙西屢使求致不能屈明太祖登位

敦迫至京作老客婦謠以見意笑而遣之還淞江卒先生初遊甬東得黃氏日鈔歸學業日進居鐵崖山下自號鐵崖先生好吹鐵笛亦號鐵笛子與人交無疑貲尤喜接引後生識不識稱爲長者惜不得大用然亦以是得肆力于文章崖鐫野刻布列東南宋景濂有言曰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于浙河之閒曰鐵崖先生聲光殷殷厚夏霄漢撫其論撰如覩商敦周彝雲靄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于詩尤號名家震蕩浚厲神出鬼沒其文中之雄乎所著諸集通數百卷參西浙名賢錄

梓材謹案先生爲倪處士墓志云雅楨爲文靜先生門生也又云某父事先生則先生嘗及倪氏之門

敖氏門人敖氏三傳

一敖授鄭先生眞別見深寧學案

止齋學案表

陳傅良——從弟說
艮齋鄭氏芮
氏門人
袁氏徐氏再傳

蔡幼學——子範

二程武夷三傳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元白　別見廣平學案

安定濂溪四傳

曹叔遠

蓁山五傳

呂謂之
呂沖之
章用中
陳端己
林頤叔

林淵叔
沈昌
洪霖
朱黼
胡時
高松
倪千里——虞復
徐雲
黃章
袁申儒
林子燕

吳漢英
吳琚
沈體仁
胡大時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沈有開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趙希鎧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木天駿 別見南軒學案
止齋續傳

陳武
芮氏門人
陳謙

黃度——子章 見上止齋門人
周南 別見水心學案

徐誼 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薛叔似 別見艮齋學案
鄭鑑
並止齋學侶

唐仲友 別爲說齋學案
錢文子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戴溪——胡大時
並止齋同調
周爽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宋之源 別見清江學案

鄭薛門人 袁徐再傳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

陳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少有重名授徒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艮齋過之啓以其端已而束書屏居艮齋又過之問治何業先生陳其所得艮齋曰吾懼子之累于得而卒學焉茅茨一間聚書千餘卷日考古咨今于其中蓋從遊者凡七八年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焉山之外紹興以後言理性之學者宗孔嘉艮齋後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眞可施之實用先生既得之而又解剝于周官左史變通當世之治具條畫本末粲如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授泰州教授未上召爲太學錄出判福州罷主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止齋學案

祖望謹案孔嘉諸子皆在艮齋師友之間其學從之出而又各有不同止齋最稱醇恪觀其所得似較艮齋更平實占得地步也述止齋學案梓材案序錄原底有云止齋貫從艮齋分派而非弟子是謝山不以標目薛氏門人爲然然考艮齋浪語集末卷所載行狀云乾道九年門人述功郎新泰忻州教授陳傅良狀則先生故薛氏門人又案蔡行之爲先生行狀云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皆以經學行義聞于天下公每見二公必孜孜求益修弟子之禮是先生亦鄭氏門人也

管崇道觀起知桂陽軍歷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轉運判官兩浙提點刑獄入奏事留爲吏部員外郎擢祕書少監兼嘉王府贊讀除起居舍人起居郎光宗不過重華挂冠而出寧宗即位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同國史院修撰罷而奉祠嘉泰三年授寶謨閣待制卒于家年六十七謚文節學者稱止齋先生（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所著有周禮說三卷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共四十二卷毛詩解詁二十卷建隆編一卷讀書諸一卷西漢史鈔十七卷止齋文集五十二卷）

謝山奉臨川帖子曰陳止齋入太學所得于東萊南軒爲多然兩先生皆莫能以止齋爲及門

經筵孟子講義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於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聖王不作者言周之衰上無明天子也諸侯放恣者言上無明天子則下無賢方伯凡有國之君皆得自便縱欲而專利也處士橫議者言自天子至于諸侯皆失其道不復以明教化爲務則天下蕩然學術無統紀而世之處士各橫爲議論人自爲一說家自爲一書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者言處士橫議者雖多于其中獨有楊朱墨翟之敎盛行而莫之抗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言從其說者之衆也舉天下之能言者不以楊朱爲師則以墨翟爲師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敎口口道之楊氏爲我是無君也者此孟子之所以闢楊朱也何也朱之爲說曰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且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人主者天之所置非天下徒尊之也葵藿之于太陽江漢之于海鳥獸之于麟鳳皆此物也而誰敢易之是故天下之士忘身以爲主忘家以徇國非直苟利祿也假使世之學者皆操楊朱之心雖損一毛而不以利物是無與事君者也故曰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者此孟子所以闢墨翟也何也翟之爲說曰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父母是也今夫人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均此愛也而先王立敎每爲之差而獨隆于父記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不私其父不可以爲人子矣是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此言苟私其父雖其父之伯仲不可以不異宮也又曰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無二尊也此言苟尊其父雖父之如不可以不殺服也是之謂一本假使世之學者皆操墨翟之心愛無差等是人人而父也故曰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有君在則上下尊卑貴賤之分定有父在則長幼嫡庶親疏

之分定則不亂矣苟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苟有爭心不奪不饜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此孟子舉公明儀之語推廣言之也公明儀以爲國君之肥馬在廐而民飢莩在野是爲君者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者蓋孟子終言楊墨之害與禽獸無異也且夫孔子之道所以尊信于萬世者非儒者能强之也誠以三綱五常不可一日珍滅故也三綱五常不明而珍滅則天地不位萬物不育矣自古及今天地無不位之理萬物無不育之理則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則孔子之道無不足尊信之理今

楊墨者自信其私說而不信孔子故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如此則邪說行而仁義廢今夫人之所以老者相供養幼者相撫字敵己者相往來以其本諸仁義之心也無君則不義無父則不仁矣此心苟亡則私欲橫流弱者之肉强者之食爾故曰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此孟子以衛道自任之言也且孟子非好辯也懼斯道之不明而人心淪胥至于□□□

言南艾荊楚及羣舒也承止也言天下莫敢禦之也聞之曰聖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爲己任當堯之時洪水爲天下害商之末夷狄禽獸爲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爲天下害戰國之際邪說詖行爲天下害洪水夷狄之害則生人不得安其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適其性矣亂臣賊子之害則生人不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適其性矣邪說詖行之害則生人不得修其學不得修其學則亦不得適其性矣是皆人心之所由紛亂而皆蔽也聖賢者天民之先覺將使之啓迪人心而歸于正者也則以生人爲己任者聖賢之責此正人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得辭也是故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驅猛獸使斯人脫于不安其生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禹周公之責不塞孔子不明亂臣賊子之罪使斯人脫于不定其分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孔子之責不塞孟子不辯邪說詖行之非使斯人知所學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孟子之責不塞禹周公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言凡以盡聖賢之責而已且夫禹周公人臣也孔孟布衣也夫爲人臣爲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爲己任況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乎今敵國之爲患大矣播遷我祖宗邱墟我陵廟糜腥我中原左衽我生靈自開闢以來夷狄亂華未有甚于此者也高宗崎嶇百戰撫定江左將以討賊而沮于議和孝宗憂勤十閏經營富彊將以雪恥而屈于孝養二聖人之責至今猶未塞也陛下以仁聸之資嗣有神器豈得一

日而忘此邪陛下誠一日不敢忘此則當以天下爲己任而不敢以位爲樂所謂一日不敢忘此則不敢以位爲樂者每行一事每用一人必自警曰得無爲敵國所侮乎吾民困窮如此吾士卒驕惰如此吾內外之臣背公營私如此吾父子之間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待敵國也常持此心常定此計周公豈欺我哉則大義可明大功可立矣雖然臣特因兼夷狄發明一事爾若夫人心不正豈止于此皆陛下之所當講也

止齋文集

王道至于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處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訖于彙秦略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爲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尙論三代要當折衷于孔孟且夫天命之難諶非兢畏不能有也人心之同然非惻怛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于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則刖人君臣相勑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于旬時至于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戍役之際徒一觴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如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卽詠歌嗟歎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卽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爲之也畏

天命焉耳卽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尙多見于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于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眞漢魏而下號爲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盡廢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罷方鎭制度文爲雖非周舊而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于異姓取士及于特奏養兵及于剩員甚者汙吏有敘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于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卽成縣者與之爲縣成甸者與之爲甸至一邱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鄙故謂之開田以其不可爲軍爲師而無所專係

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强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斲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于夷狄亂華中原化爲左衽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爲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于學宮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而爲之序如此 述周禮說序

謂周禮爲非聖人之書者則以說之者之過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周禮說甚衆獨鄭氏學至今行于世鄭經生志以爲之傳焉耳于其說不合卽出己見附會穿鑿其舉而措之斯世可不可復古鄭慮不及此也故曰說之者過自劉歆以其術售之新室民不聊生東都之興服西魏之官制亦頗采周禮然往往抵牾至本朝熙寧開荊公王安石又本之爲青苗助役保甲之法士大夫爭以爲言安石謂俗儒不知古誼竟下其法爭不勝自是百年天下始多故矣故曰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以是二者至廢周禮此與因噎廢食者何異讀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棊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盡爲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爲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爲廬舍蓋人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卽成縣者與之爲縣成甸者與之爲甸至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鄙故謂之開田以其不可爲軍爲師而無所專係

故謂之開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于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于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爲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尙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繆嘗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駁盡爲慊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勳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則天下亦幾于理矣　夏休井田譜序

盧鎭欽止齋集曰余年二十四五時從謝山全太史處借讀止齋集最愛其歌詩醇古經畧充滿而亡友范子冬齋亦酷嗜之手鈔口誦舉筆輒奉爲圭臬太史沒後此書不得復見庚寅庚申三十年亦未暇尋訪既官于閩思購之瑞邑而善板適于癸巳初冬遭燬因不復可得乃以止齋春秋後傳從孝廉余君孔森易得此冊乙未十月望前寓于郡

城風雨滿巖時一展卷如隔夢寐舊學荒蕪愧無以慰我故人也

梓材謹案謝山修補止齋本集知其有關學要者必多采錄近歲甲午陳少宗伯頌士陶與宮海鹽中丞重栞止齋詩集五卷文集十九卷附錄一卷梓材及鴛君雲漾閻預校肄旋肄月鄒生盧氏敬語知前人多惓惓于是集有如此

附錄

寧皇以舊學思止齋嘗謂韓侂胄曰陳傅良今何在卻是好人對曰臺諫論其心術不正上遂不復召寧宗之立止齋豫有贊策功

寧宗每見左右有請輒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蓋止齋教也補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示諭明白勁正誠中近歲諸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雜患失之病豈能有所乎格君舉近

來議論簡徑無向來崎嶇周遮氣象甚可喜也

又答潘叔度書曰陳君舉最長處是一切放下如初學人正未易量

陳龍川與先生書曰亮與元暉所論本非為三代漢唐設且欲見此道在天地間如明星皎月閉眼即是安得有所謂暗合者天理人欲豈是同出而異用只是情之流乃為人欲耳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而尊兄乃名以跳踉叫呼據戈直上元暉之論只是與二程主張門戶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地步平正嗟乎冤哉吾兄一世儒者巨擘其論如此亮便應閉口藏舌不復更下注腳

葉水心題張君所注佛書曰蜀人范東叔在學省每晨必誦楞

嚴陳君舉與鄰省問為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為老卒所課耳予問東叔要義何在東叔沈思久之曰如雞候鳴顧瞻東方已有晴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予聞而太息夫其所知止于此乎

止齋學侶

知州陳先生武

陳武字善叟瑞安人止齋先生族弟也于書無所不讀尤長于春秋芮祭酒雅重之成淳熙進士累官至國子正入慶元黨籍學禁解起為祕書丞累遷國子司業進祕書監乞外制辭有曰爾早以經學謁然時名退之方誇于諸生下惠遷甘于三黜遠改絃而更張旋拔茅而彙進方諸士論乃控忱辭其後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先生與止齋同學而名齋之其論文不喜南豐

祖望謹案朱子文集語類有講學語

副使陳先生謙

陳謙字益之止齋之從弟也乾道壬辰進士歷官實謨閣待制江西湖北副宣撫使著毛詩解詁周禮說補○雲濠案謝山倒記先生著有說續毛詩解續春秋後傳續左氏章指易庵集亂寧編雁山詩記

謝山跋宋史陳謙傳曰開禧用兵而慶元之黨禁弛然諸君子雖少挺而又以言恢復事道物論矣水心稼軒且不免何況其他嗟乎開禧之事時也其人非也然知其不可而為之則機有可乘雖公山佛肹當為一出況平原託王

命以行之者乎若水心之固辭草詔其胸中早秩然矣平原既死羣小借此口實以逐去諸君子黑白混淆宋之所以終于不競也陳益之淳熙遣老晚以遏才復用再起再斥其料皇甫斌安襄城保漢陽水心所謂有三大功不特無銖寸之賞而反以爲罪者宋史詆其呼侂胄爲我王以予考之說部則莆田陳謙之事也謙與謙字相近遂妄加之曾請以益之風節而出此乎

宜獻黃文叔先生度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好學讀書祕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曾子固登隆興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疏請屯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遷監察御史時

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先生上書切諫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上不聽遂出修門上諭使安職先生奏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寧宗立詔復爲御史改右正言韓侂胄驟竊政柄先生具疏論其姦狀侂胄假御筆除先生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先生言諫臣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固辭乃詔以沖佑祿歸養俄知婺州自是紀綱一變大權盡出侂胄而先生爲沖佑觀者六然侂胄素嚴憚先生不敢加害起知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故侂胄誅召除太常少卿累遷江淮制置使賜金帶以行至金陵罷科羅輸送之擾活饑民無算遷寶謨閣直學士先生以人物爲己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爲禮部尚書兼侍讀旋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謚宣獻先生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雲濠案葉水心作先生墓誌稱有詩書五十卷周禮五卷）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爲編年不用前史法至于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卽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錄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于世壻周南仲爲池州教授會先生以言忤當路御史劾先生幷罷之先生與南仲俱入爲學黨（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書說七卷直齋書錄解題謂其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曉年制閫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爲友朋道之又案梨洲原表列先生于艮齋之門而徧考載籍殊無明文以與止齋一見如故列爲止齋學侶可也其謚宣獻見呂氏光洵所作書說序而宋史遺之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文節薛象先先生叔似　別見艮齋學案

太學鄭先生鑑

鄭鑑字自明長樂人爲太學諸生數與止齋遊試進士不第以釋褐仕于朝以喜事嫉邪取名于世而死止齋哀之曰自明若不愛其死者然其事母孝不敢遠晚得師友務爲靖恭閉雅不苟坐立雖一飲食亦必揣度無害乃下口自明可謂重其死矣

參止齋文集

附錄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鄭自明直言亦不易朝廷容受固可喜但未見用其言而自明兩遷矣在言者亦更須審顧也

止齋同調

提刑唐說齋先生仲友 別爲說齋學案

少卿錢白石先生文子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文端戴岷隱先生溪

戴溪字肖望 雲豪案沈先作先生春秋講義序稱先生字少望 孔嘉人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先生始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主客均利以爲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六轉爲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景獻太子命先生講中庸大學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語孟資治通鑑各爲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賜謚文端參史傳○雲豪案謝山御記先生著有易經總說二卷曲禮口義二卷學記口義二卷詩說續讀詩記各三卷春秋說三卷通鑑筆議三卷石鼓論語孟子答問各三卷岷隱文集復錄對清源志

止齋家學

陳先生說

陳說字習之孔嘉人從學于止齋其兄謙以文字知名當世所交多聞人先生因得從之問學

梓材謹案先生爲易庵弟則亦止齋從弟也

止齋門人 袁徐三傳

文懿蔡先生幼學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未冠從止齋遊朝夕侍側者十年止齋勉以前輩學業中乾道八年進士第授廣德教授歷敕令所刪定官武學博士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校書郎著作佐郎出提舉福建常平茶事奉祠凡八年知黃州福建提刑未上召爲吏部郎官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宗正少卿遷中書舍人兼侍講除刑部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改兼侍讀出知泉州尋提舉興國宮知建寧府復提舉萬壽宮嘉定十年召權兵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卒陳同甫亮言吾常與陳君舉極論往往擊杯案聲撼林木行之在旁邈若無聞客散忽語吾道一爾奚皇帝王霸之云吾方數辯而行之橫啓縱闔援古證今抵夜接日若懸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嘗讀司馬溫公公卿百官表年歷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百餘篇 修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閣下于徐忠文公而下牽連書蔡文懿公幼學呂太府祖儉項龍圖安世戴文端公溪皆爲陸子弟子則愚不能無疑焉浙學于南宋爲極盛然自東萊卒後則大愚守其兄之學爲一家葉蔡宗止齋以紹薛鄭之學爲一家遂與同甫之學鼎立皆左祖非朱右祖非陸而自爲門庭者故大愚與朱子書且有江西學術全無根柢之言而朱子非之蔡行之會見陸子有問答見年譜然行之爲鄭監嶽壻少卽從監嶽之兄敷文講學而止齋

乃敎文高弟故行之復從止齋今觀行之所著書大率在古人經制治術講求終其身固未嘗名他師也肯堂亦爲其鄉里之學項平甫來往于朱陸之閒然未嘗偏有所師要未有確然從陸子者儻以陸子集中嘗有切磋幾屬之語遂謂楊袁之徒倡爲則諸系桑而宗傳混通所以爲陸學之累也

文肅曹先生叔遠

曹叔遠字器遠瑞安人少學于止齋年十九以春秋魁鄉薦登紹熙第久之薦爲國子錄忤韓侂胄罷通判涪州歷四川節麾守遂寧營卒之亂過境不敢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員也入朝爲工部郎出知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權禮部侍郎終敬歙閣待制

諡文肅所著有周官講義雲溪案謝山例記先生又著孔嘉年譜地譜名譜人譜二十四卷

推官呂先生聲之

簽判呂先生沖之 合傳

呂聲之字大亨新昌人以能詩名師陳止齋而友蔡行之同升太學壁記題名先生在止齋之下行之之上是年止齋行之皆登進士而先生不第或戲之曰所謂厄于陳蔡之閒者也嘉定閒累官昭信節度推官有沃洲雜訟從弟沖之亦師止齋簽判南康軍講道白鹿書院有壁經宗旨 修

章先生用中

章用中字端叟平陽人先生從止齋最久又因止齋之金華依呂東萊之雪州依薛艮齋由是顯名

陳先生端己

陳端己字子益平陽人從止齋學

王簿林先生頤叔

林頤叔字正仲瑞安人與弟淵叔俱受業止齋先生寬整有局量登乾道第任羅源簿民俗火葬先生導以家壁惡俗始革有大辟坐刃殺者辨其屍爲瘡且溺死也釋之遷建康戶部酒庫監丁父憂哀毀成疾臨歿誦夢中語曰世衰道不淪作者興起因振手而逝 修

司戶林先生淵叔

林淵叔字懿仲瑞安人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終于揚州司戶先生從陳止齋學于城南書社其後止齋所至先生亦僦舍不去孔嘉崇重師友前一輩盡學緒幾墜先生復修故事後一輩趨和之而後知有師弟子之禮

沈先生昌

沈昌字叔阜瑞安人與蔡行之同門年皆少皆有俊聲而先生早夭

洪先生霖

洪霖天台人事止齋甚謹

隱君朱先生黼

朱黼字文昭平陽人也學于止齋不事舉業嘗著紀年備遺一百卷統論一卷始堯舜迄五代若呂武莽丕等皆削其紀年水心爲之序且曰此書一出義理所會實藏允斥人始知其能傳

陳氏學也躬耕南湯山以老修
朱文昭語

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爲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爲燕秦之怪怪三變而爲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爲巫蠱五變而爲災祥六變而爲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之補

教授胡先生時

胡時字伯正樂清人也乾道進士風姿粹美初得第權貴欲妻以女且示以匣具之盛辭曰老姑家貧曾許以女嫁我不可負約時人義之師事止齋官袁州教授補

教授高先生松

高松字國楹福寧人少遊止齋之門不專事科舉之學黎明而起夜丙而止讀書益多聞見益廣華枝蔓葉自然消落以是不合于俗同學多先達而先生晚始得成進士又游丁鄴益肆力于學尋授台州教授啓迪有方一時州縉紳皆出其門故例撰講章據案抗聲讀名曰讀書笑曰是何所發明耶令更進迭問疑難交發滿意而退士人歡服學校大舉而病卒矣葉水心銘其墓修

侍講倪先生千里

倪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也學于止齋傳其春秋之學淳熙進士戶外之屨恆滿累官監察御史公饋不入門私書不出閫退食蕭然如山居遷右正言以論事忤大臣除起居舍人至侍講卒贈右文殿修撰補

梓材謹案東陽縣志載先生七歲能熟誦九經諸子又稱其受學于呂祖謙則先生亦東萊門人也金華府志載其入上庠月書編列學者宗之

知州徐先生鈞

徐鈞字孟堅清江人進士知金州周禮徵言十卷記其所聞于止齋者嘗述止齋之言曰周禮綱領有三養君德正紀綱均國勢鄭氏註誤有三以漢儒之書釋周禮以司馬法之兵制釋田

制以漢官制之襲秦者比周官補

幹官黃先生章

黃章字觀復新昌人禮部尚書度中子也學于止齋嘗爲幹官檢身以正與人以恕講學以達于道德性命應事以通于變故倉猝其卒也師友皆痛惜之水心爲銘其墓補

袁先生申儒

袁申儒者建陽人也學于止齋爲其詩傳序補

社令林先生子燕

林子燕字申甫樂清人也止齋之壻慶元進士官太社令有孝行補

兵部吳先生漢英

吳漢英字長卿江陰人也乾道進士累仕至湖南運幕陳文節公止齋將漕時率諸生與寮屬之好學者講道嶽麓一日叩先生所學以毋自欺對止齋歎曰吾得友矣而先生亦自是從止齋歸湖南月椿之太重者止齋盡以委先生甞酌行之喜曰君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也遂薦于朝謂奮自儒科期爲有用之學見于吏事本之不欺之心知繁昌縣通判滁州皆有聲詔與六院差遣安豐奏淮北流民四十萬且叩淮政府以問先生疑其爲妄已而果然除監都進奏院給事中鄧友龍以邊議爲南淮宣諭使問曰何以助我先生不答退而以書止之友龍不悅竟潰而歸除大理丞韓侂胄之死也堂吏三人下獄先是朝臣多結此三人者獄起洶洶先生懼爲薦紳禍得其所與往來書盡焚但竄籍三人而已嘉定元年除大宗正丞條上三事曰順祖宗之法曰清中書之務曰減四川之賦除太常丞中貴人營園亭于郊邱前先生欲劾之中貴人遽撤去之遷權兵部郎面陳三事一論沿邊形勢二論銅鑼漏泄三論宗室有罪久閉非宜上皆嘉納施行丞相錢象祖方倚先生爲助史彌遠忌之因其乞外罷官予祠先生平居無媟語無慢容練素之衣十年不易皆自欺之學所得也而于國朝典故考訂尤詳是則止齋之瓣香歟所著有歸休集十九卷

補

節度吳雲壑先生琚

吳琚字居父一字雲壑憲聖太后猶子也止齋在太學執弟子禮惜名畏義不以戚畹自驕范石湖陸放翁並引爲師友項平甫輩則其客也尤工翰墨孝宗萬幾之餘即命中使召之論詩作字呼之爲哥光宗呼之爲舅滿朝之爭過宮也先生密奏孝宗謀所以安光宗者因擬進諭旨曰予與皇帝之情初無疑閒比以過宮稍希臣寮勸請反涉形迹殊不知三宮聲問絡繹豈在一月四朝方爲盡禮今天氣尚暑過宮常禮宜免如欲相見于當自招皇帝矣會孝宗崩不果趙忠定公之定策也先謀于先生先生密奏憲聖曰某官傳道聖語敢不捽竭竊觀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安人心垂簾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可願聖意察之憲聖曰是吾心也于是大計遂定忠定欲先生出入通宮禁廟堂之意先生欲重體貌求慈福宮使否則提舉中祕書忠定難之乃以韓侂胄任之侂胄佯爲曲謹雖一秩必以請忠定墮其計遂爲所陷垂歿謂其從子崇餘曰悔不用居父以至今日先生與侂胄爲密姻黨事既起先生畏遠權勢委曲遜之然密爲諸君子地言于憲聖以不宜進究往事外人多不知也侂胄忌之謂其弟曰二哥祗喜引許多秀才上門何也然以憲聖故不敢有加于先生一日招同賞花極歡問問先生平居無媟語行營留守吳曦之復帥蜀惟先生言其必反後果驗太常議謚曰肯爲成都之行否先生對曰更萬里亦不辭侂胄笑曰恐太母不肯放兄遠去耳然終不欲其在朝歷帥荆襄鄂三路終于開府儀同三司鎮安軍節度使判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營留守吳曦之復帥蜀惟先生言其必反後果驗太常議謚謂其功有人所不盡知者朝廷後卹忠定先生子鋼亦以密奏

進其始末史彌遠以吳韓本密姻疑之不錄時人以爲屈補

沈先生體仁

沈體仁字仲一瑞安人石經先生彬老之後也雲濠案慈湖集老爲先生族曾王父深明閣記以彬彬老自沐都揚石經春秋以歸戒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學官廢春秋輟其業先生築深明閣以奉之志意閎雅鄙遠聲利師事止齋記其言觀其行老而益恭其取友適館授粲死而不貳歲或饑即發施或有所建置及荒賑而不以爲德役成而不以爲功或偶汗漫敗事亦無恨意不追誚首議者雅愛水心之文手鈔自甲至癸將卒戒其子曰必得其文以銘吾墓補

胡季隨先生大時

直閣沈先生有開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胡季隨先生大時

少保趙先生希鎔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黃氏家學

幹官黃先生章見上止齋門人

黃氏門人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別見水心學案

戴氏門人

胡季隨先生大時

周飲齋先生夷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邵守宋先生之源別見滑江學案

蔡氏家學袁徐四傳

侍郎蔡先生範

蔡範字遵甫文懿第四子編宋通志五百卷守衢化行山峒終吏部侍郎參温州舊志

蔡氏門人

忠文周先生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倪氏門人

知州虞遠齋先生復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也學于倪起萬以進士爲楊村酒官上四十八規理宗大喜累官大宗正丞知信州史嵩之開督府以御札盡收列郡利權先生以上表進愛養根本之說忤旨除都官郎御史金淵因承望劾之奉祠已而知興化軍不赴鄭清之再

劉愚——余嶸
項安世
陳景思並見晦翁學案
王綽——九焴
並水心學侶
薛蒙
戴許見上水心門人
蔡仍見上水心門人
王汝見上水心門人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水心學案上

祖望謹案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元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會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爲朱陸二派而水心斷斷其間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辭章迺水心學案反

梓材案是卷原本併入永嘉學案自謝山別爲水心學案

鄭氏門人　季節再傳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授平江節度推官召爲太學正由祕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倚書左選郎官贊趙忠定定內禪遷國子司業力求補外越公貶先生亦降兩官奉祠起爲湖南轉運判官知泉州召入權兵部侍郎以用兵除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兵罷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年七十四謚忠定

梓材案以上係案洲原本以下則謝山所補也今合爲一傳

謝山周兵之說起以人望召入輔先生嘗淳熙時屢以大仇未復爲言至是謂韓侂胄曰是未可易言也請先擇瀕淮沿漢數

十州郡牢作家計州以萬家爲率國家大捐緡錢二千萬爲之立廬舍具牛種置器仗耕織之外課習戰射計一州有二萬人勝兵三數年閒家計完實事藝精熟二十萬人聲勢聯合心力齊同敵雖百萬不敢輕撓如其送死則長弓勁矢倚塹以待當是時我不渝約挑彼先動因其際會河南可復既復之後于已得之地更作一重氣壯志彊實力足恃雖無大戰敵自消縮況謀因力運雖大戰亦無難此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者也侃胄意方銳不聽先生上劄子曰我朝係積弱之後宜和之際以關陝驍悍之卒疑若可以分女眞之功而卒不能自是以來京城陷中原失渡江航海莫有能與抗者其後有大儀順昌柘皐之捷始得定和完顏亮自殞始得以敵國並立則紹興隆興之

之際疑若可盡用其力以報女眞之仇而卒不敢今欲改弱爲彊作東南幸安之氣爲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熟慮百前而不惛不宜一卻而不收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或謂敵已衰弱有天變有外患惴輕勇試進之計用亂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難求宜和之所不能爲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爲彊誠無難者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以修實政者臣伏覩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敵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則收兵撤戍有定約又不敢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今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濮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敵雖擁衆而至阻于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接藩牆鄣捍堂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此所謂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爲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陲無獨全者其閒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陳進戰退守必未能一一皆是若所委付果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理會若其人未當則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萬未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眞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敵有餘此實政之二

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事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可任責也積安之久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疏然天下亦非無知意才力願得自效者若淮漢千里果能固守四處大軍果能精練四方之才使之觀事揆策自能習熟易脆腐而爲堅彊勁敵在前行者思奮此實政之三也至于號令賞罰黜虛崇實條目甚煩然總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于西北二敵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寧自屈己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樁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開拓地進築而斂不及民熙寧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譏切曾布以爲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于是蔡京變

茶鹽法括商賈所得千百萬內窮奢侈外熾兵革宣和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邑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興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東南之賦遂至八千萬緡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財之多少爲拘近者詔書期于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永底阜康兩浙鹽丁既盡免矣而國用置司偶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疑將復取臣以爲必不至是參攷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理固當然然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畫國審矣今經總制月輸青苗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太重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用一半以上輸納貪吏展轉

科折民窮極矣以此自係尚無善後之計況欲規恢宜有大賚之澤伏乞詔國用司詳議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定所出和氣融浹小民自活實政與實德交修所以能累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改弱以就強孰大于是蓋先生之意在修邊而不急于開邊整兵而不急于用兵而其要尤在節用減賦以寬民力時以爲迂緩不用但欲借先生之名以草詔先生力辭已而皇甫斌李爽郭倬之徒出淮漢間俱大敗或不戰潰先生歎曰所謂用兵乃如是乎于是乃出先生安集兩淮先生上狀樞府言濠盱楚廬安豐和揚七郡之民凍餓疾疫而死被敵驅掠而去或散爲盜賊者不論其奔逆求活者尙定山上下之間凡十數往返俘馘踵至士氣稍奮人心稍安金人乃解兵去而舟師之在江中者終無尺寸之功也然渡江之

田初先生之至建康也討論防江事宜諸將各呈故事曰葺治戰艦曰布列岸兵曰栽埋鹿角曰釘設暗樁曰開掘溝塹皆數里而屯計步而守先生深憂之曰恐皆不足賴也夫此數者易耳其如人心已搖敵兵一至皆棄之走誰與力拒已而復傳金人南下淮民渡江億萬所在震動一日有兩騎僞效金裝躍馬江岸皆相傳曰敵至矣渡舟所纜離岸櫓楫失措爭濟者攀舟至覆溺吏持文書至官皆手顫不能出語先生歎曰今竟何如吾乃知建炎之徑渡眞非難事而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乃用門下士滕宬計捐重賞募勇士別渡江北劫其營于石跋定山上下之間凡十數往返俘馘踵至士氣稍奮人心稍安金人乃解兵去而舟師之在江中者終無尺寸之功也然渡江之

兵終苦無所駐足先生相度形勢謂石跋足以蔽乘石定山足以蔽靖安瓜步足以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眞乃修其故塢收聚居民募兵共守敵若窺江則堡塢足制其後舟師之在江中者不至望風而走雖登岸擊逐亦有接應若攻堡塢則舟師之在江中者以彊弩前救之若舍堡塢而攻和滁等城則堡塢分出其前後以襲逐之且曰此近江第一層耳由此而北豪傑圖結山水爲寨者四十有七此時官司之力無緣周遍事稍有緒次第入保可矣是役也不用先生之言以取敗事急而出先生以救之然斫營劫寨之策宣司初不敢行先生爲備陳南人唯長于此技且援北魏太武之言以證之彊而後可宣司猶深憂以爲生事先生笑曰敵實不能戰也所以勝我由于此道之所難知則不許也

次舜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載九詳堯敬天至矣歷而象之使人事與天行不差若夫以術下神而欲窮天道之所難知則不許也

次舜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舜之知天不過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齊則天道合矣

其徵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至可見執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于思贊舜始有大知執兩端用中之論孟子九多皆推稱所及非本文也

次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洪範者武王問以天箕子亦對以天故曰不畀鯀洪範九疇乃錫禹洪範九疇明水有逆順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歎治有興廢也前世以爲龍馬負圖自天而降洛書九疇亦自然之文其說怪誕甚至有先天後天之說今不取

次皐陶訓人德以補天德觀天道以開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

于朱子遂拾小人之說以毀之宋史亦不復白其誣于續修學案始別爲立傳而特詳具其事蹟以明之

總述講學大旨 因范育序正蒙遂述此篇

道始于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易傳雖有包犧神農黃帝在堯之前而書不載稱若稽古帝堯而已

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載九詳堯敬天至矣歷而象之使人事與天行不差若夫以術下神而欲窮天道之所難知則不許也

次舜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舜之知天不過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齊則天道合矣

其徵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至可見執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于思贊舜始有大知執兩端用中之論孟子九多皆推稱所及非本文也

次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洪範者武王問以天箕子亦對以天故曰不畀鯀洪範九疇乃錫禹洪範九疇明水有逆順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歎治有興廢也前世以爲龍馬負圖自天而降洛書九疇亦自然之文其說怪誕甚至有先天後天之說今不取

次皐陶訓人德以補天德觀天道以開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

自方回始據之以詆先生其意特以先生論學有所異同

言五十卷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　修○雲濠案謝山學案十六卷制科進卷九卷外集六卷荀湯問答　劉記先生著有習學記

祖望謹案許及之雷孝友之劾先生也當時無以爲然者

自皐陶始

禹以才難得人難知爲憂皐陶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諸侯皆有可任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人代天與禮賞罰本諸天意禹相與共行之夏商周一遵之

次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其言性蓋如此

次伊尹言德惟一又曰終始惟一又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湯自言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伊尹自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

嗚呼堯舜禹皐陶湯伊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

祖望謹案學統似不應遺傅說

次文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聞亦式不見亦入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議不知順帝之則文王備道盡理如此豈特文王爲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乎命也

案中庸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烏至于高魚趨于深言文王作人之功也德輶如毛舉輕以明重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言天不可即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難知而難求也故自允恭克讓以至主善協一皆盡己而無所察于物也皆有倫而非無聲臭也今顛倒文義指其至妙以示人後世冥惑于性命之理蓋自是始不可謂文王之道固然也次周公治教並行禮刑兼舉百官衆有司雖名物卑瑣而道德義理皆具自堯舜以來聖賢繼作措于事物其該括演暢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與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統歷然如貫聯不可違越

次孔子周道既壞上世所存皆放失諸子辯士各爲家孔子蒐補遺文墜典詩書禮樂春秋有述無作惟易著彖象舊傳刪詩定書作春秋予考詳始明其不然然後唐虞三代之道賴以有傳

案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考孔子言仁多于他語豈有不獲聞者故以爲罕耶

孔子歿或言傳之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顏淵而下十人無曾子曰參也魯若孔子晚歲獨進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歿後德加尊行加修獨任孔子之道然無明據又案曾子之學以身爲本容色辭氣之外不暇問于大道多遺略未可謂至又案孔子嘗言中庸之德民鮮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爲遺言則顏閔猶無是告而獨闕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則高者極高深者極深非上世所傳也然則言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必有謬誤

孟子亟稱堯舜禹湯伊尹文王周公所願則孔子聖賢統紀既得之矣養氣知言外明內實文獻禮樂各審所從矣夫謂之傳

者豈必曰授之親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傳孔子殆或庶幾然開德廣語洽騶處己過涉世疏學者趨新逐奇忽亡本統使道不完而有迹

案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開德廣齊滕大小異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故曰語洽騶自謂庶人不見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後車從者之盛故曰處己過孔子亦與梁邱據語孟子不與王驩言故曰涉世疏學者不足以知其統而襲其迹則以道為新說奇論矣

自是而往爭言千載絕學矣易不知何人所作雖曰伏羲畫卦文王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畫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為書為筮占而文王自言

王用享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來筮之辭義不勝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為而有司所用也孔子為之著彖象蓋惜其為他異說所亂故約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異說之妄以示道德之歸其餘文言上下繫說卦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後或與孔子同時習易者彙為一書後世不深考以為皆孔子作故彖象拚鬱未振而十翼講誦獨多魏晉而後遂與老莊並行號為孔老佛學後出其變為禪喜其說者以為與孔子不異亦援十翼以自況故又號為儒釋本朝承平時禪說尤熾豪傑之士有欲修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張二程出焉自謂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無極太極動靜男女太和參兩形氣聚散絪縕感通有直內無方外不足以入堯舜

之道皆本于十翼以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啓教後學于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鋒鈋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則道之本統尚晦不知夷狄之學本與中國異

案佛在西南數萬里外未嘗以其學求勝于中國其俗無君臣父子安得以人倫義理責之特中國好異者折而從彼蓋禁令不立而然聖賢在上猶反手惡在校是非角勝負哉

而徒以新說奇論闢之則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謂此書以六經所未載聖人所不言者與浮屠老子辯豈非以病為藥而與寇盜設郛郭助之捍禦乎嗚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絕邪其果至是而復傳邪孔子曰學而時習之然則不習而已

矣

案浮屠書言識心非曰識此心言見性非曰見此性其滅非斷滅其覺非覺知其所謂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謂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與浮屠辯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則離之以自異然不知其所謂而彊言之則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則其詞類浮屠故略發之而已昔列禦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風又言至誠者入火不燔入水不溺以是為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則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無際無極皆其身所親歷足所親履目習見而耳習聞也以為世外環特廣博之論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傳天地絪縕通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子思誠之不可揜孟子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一道蓋若是也譬之者以自同毀之者以自異嘻末矣（以上謝山補）

水心習學記言

舜言精一而不詳伊尹言一德詳矣至孔子子道及學始皆言一以貫之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措之于治是一將有時而隱孔子不必待其人與治也道者自古以爲微眇難見學者自古以爲纖悉難統今得其所謂一貫通上下萬變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雖極亂大壞絕滅蠹朽之餘而道固常存學固常明不以身歿而遂隱也然子嘗疑孔子既以一貫語曾子直唯而止無所問質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細之異貴賤之別未知于一貫之理果合否

會子又自轉爲忠恕忠以盡己恕以盡人雖曰內外合一而自古聖人經緯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語未經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爲準也子貢雖分截文章性命自絕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寧告之使決知此道雖未嘗離學而不在于學其所以識之者一以貫之而已是會子之易聽反不若子貢之難曉至于近世之學但夸大會子一貫之說而子貢之所聞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予之所不能測也

會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近世以會子爲親傳孔子之道死復傳之于人在此一章案會子末後語不及正于孔子以爲會子自傳其所得之道則可以爲得孔子之道而傳之則不可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爲雖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則可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一道蓋若是也譬之者以自同毀之者以自異嘻末矣（以上謝山補）

水心習學記言

舜言精一而不詳伊尹言一德詳矣至孔子子道及學始皆言一以貫之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措之于治是一將有時而隱孔子不必待其人與治也道者自古以爲微眇難見學者自古以爲纖悉難統今得其所謂一貫通上下萬變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雖極亂大壞絕滅蠹朽之餘而道固常存學固常明不以身歿而遂隱也然子嘗疑孔子既以一貫語曾子直唯而止無所問質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細之異貴賤之別未知于一貫之理果合否

故孔子稱天之未喪斯文爲己之責獨顏淵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餘無見焉夫託孤寄命雖曰必全其節任重道遠可惜止于其身然則繼周之損益爲難知六藝之統紀爲難識故曰非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受而傳之也傳之有無道之大事也世以會子爲能傳而予以爲不能予豈與會子辯哉不本諸古人之源流而以淺心狹志自爲窺測者學者之患也

案洪範耳目之官不思而爲聰明自外入以成其內也思曰睿自內出以成其外也故聰入作哲明入作謀睿出作聖貌言亦自內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內外交相成而至于聖賢故堯舜皆備諸德而以聰明爲首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學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

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終非有定詩云有物有則子思稱不誠無物而孟子亦自言萬物皆備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危道微後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從一是謂不知天之所與而非天之與此而禁彼也蓋以心為官出孔子之後以性為善自孟子始然後學者盡廢古人之條目而專以心為宗主致虛意多實力少測知廣凝聚狹而堯舜以來內外相成之道廢矣皇極言淫朋比德則民有罪焉下無好德而上之福則不錫焉王義王路以我為正而民之情不敢自任焉蓋待于民者已狹而出于君者民已不可忤矣猶曰未至于虐而已然則夏商之

季俗壞民薄而堯舜禹湯之道已不可復反乎皐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箕子之言無乃異是與蓋亦有不得已者與然則成康之後遂為雜霸不復古人之萬一者其兆見矣九嘒于古無見也禹稱九功或者幾近之

儒者爭言古稅法必出于十一又有貢助徹之異而其實不過十一夫以司徒教養其民起居飲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無不與偕則取之雖或不止于十一固非為過也後世芻狗百姓不教不養貧富憂樂茫然不知直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則孰能止于十一而已不勝其過矣亦豈得為中正哉況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稅廣上無前代封建之煩下無近世養兵之眾則雖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豈得以孟子貉道之言為斷耶

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餘篇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為上下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初入固當終身守而不畔蓋一言行則有一事之益如鑑視像不得相離也古人治儀因儀以知事曾子所謂籩豆之事今儀禮所遺與周官戴氏雜記者是也然孔子教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必欲此身常行于度數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為所貴者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事而已是則度數折旋皆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禮因以廢矣故子以為一貫之語雖唯而不悟也今世度數折旋既已無復可考則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于中有格于外使人情事理不相踰越而後其道庶幾可存若他無所用力而惟

三者之求則厚者以株守為固而薄者以捷出為偽矣

案經傳諸書往往因事該理多前後斷絕或彼此不相顧而大學自心意及身發明功用至于國家天下貫穿通徹本末全具故程氏指為學者趨詣簡捷之地近世講習尤詳其間極有當論者竟典克明峻德而此篇以為自明其德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條目略皆依倣而云也然此篇以致知格物為大學之要在誠意正心之先最合審辨樂記言知誘于外好惡無節于內物至而人化知與物皆天理之害也子固以為非此篇言誠意必先致知則知者心意之師非害也若是則物宜何從以為物欲而害道宜格而絕之耶以為物備而助道宜格而通之耶然則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雖為大學之書者亦不能明也

程氏言格物者窮理也案此爲心未正當正意未誠當誠知未至當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門耳未至于能窮理也若窮盡物理矩矱不踰天下國家之道已自無復遺蘊安得意未誠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詩曰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疑程氏亦非也若以爲未能窮理而求窮理則未正之心未誠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然所以若是者正謂爲大學之書者自不能明故疑誤後學爾以此知趨詣簡捷之地未易求而徒易惑也案舜入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不論有物無物喜怒哀樂之未發非無物發而皆中節非有物三章眞學者趨詣簡捷之地也其他未有繼者今欲以大學之語繼之當由致知爲始更不論知以上有物

無物物爲是物爲非格爲絕格爲通也若是則所知靈悟心意端一雖未至于趨詣簡捷之地而身與家國天下之理貫穿通徹比于諸書之言先後斷絕彼此不相顧者功用之相去遠矣坐一物字或絕或通自知不審意迷心誤而身與家國天下之理窒滯而不閎方爲學者之患非于所敢從也 以上梨洲原本

百家謹案格物不言先而言在則大學頭腦原始致知格物即知止之義知止即求至善之地故至能慮而後能得也

乾以自彊不息坤以厚德載物屯以經綸蒙以果行育德需以飲食宴樂訟以作事謀始師以容民畜衆小畜以懿文德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否以儉德避難同人以類族辨物大有以遏惡揚善謙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隨以嚮晦入宴息蠱以振民育德臨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賁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大畜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頤以愼言語節飲食大過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坎以常德行習教事咸以虛受人恆以立不易方遯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大壯以非禮勿履晉以自昭明德明夷以涖衆用晦而明家人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睽以同而異蹇以反身修德解以赦過宥罪損以懲忿窒慾益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夬以施祿及下萃以除戎器戒不虞升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困以致命遂志井以勞民勸相革以治歷明時鼎以正位凝命震以恐懼修省艮以思不出其位漸以居賢德善俗歸妹以永終知敝豐以折獄致刑旅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巽以申命行事兌以朋友講習節以制度數議德行中孚以議獄緩死小過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既濟以思患豫防未濟以愼辨物居方皆因是象用是德修身應事致治消患之正條目也孔子與弟子分別君子小人甚詳而正條目于身乃著明之又當于其開擇其尤節直切近者

祖望謹案水心所引五十四條而曰先王曰后曰大人者皆不豫焉

近世有求端用力之說夫力則當用而端無事于他求也求諸此足矣

祖望謹案水心又曰顏會而下訖于思孟所名義理千端萬緒然皆不若易象之示人簡而切確而易行

班固言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于論語無所見然彖象辭意勁厲截然著明正與論語相出入其爲孔氏作無疑至所謂上下繫文言序卦文義複重淺深失中與彖象異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

大傳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于易道出入而已

自堯舜至文武君臣相與造冶成德雖不爲疏以致敗亦無依密以成功者君臣不密此論雜霸戰國之事可也去帝王遠矣

祖望謹案此論最是

易以象釋卦皆即其畫之剛柔逆順往來之情以明其吉凶得失之故無所謂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不疾不行之說予嘗患浮屠氏之學至中國而中國之人皆以其意立言非其學能與中

國相亂而中國之人實自亂之今傳之言易如此何以責夫異端

天一地二一節此言陰陽奇耦可也以爲五行生成非也其曰天生而地成是又傳之所無而學者以異說佐之

孔子彖辭無所謂太極者不知傳何以稱之自老聃爲虛無之祖然猶不敢放言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已莊列始妄爲名字不勝其多故有太始太素茫昧廣遠之說傳易者將以本原聖人扶立世教而亦爲太極以駭異後學後學鼓而從之失其會歸而道日以離矣

崇高莫大乎富貴是以富貴爲主至權與道德並稱詩書何嘗有此義從之則不足以成道德而終至于滅道德比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則崇高富貴必如是而後可不然其敝至于秦漢矣

祖望謹案申玉峰謂水心此言太過予謂水心以富貴由道德而成其崇高亦自有義

既謂包犧始作八卦神農堯舜繼而成之又謂易興于中古當殷之末世其衰世之意是不能必其時皆以意言之

序卦最淺鄙

書自典謨始此古聖賢所擇非孔氏加損其閒書序舊史所述非孔子作

虞夏商書之言德必自厚而民服箕子敘三德乃視世厚薄而稱吾德以又之非古人意也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

克己以惠下敬身以敦俗況于人臣尚安有作福威玉食者箕子之言得非商之末世權彊陵上之俗已成紂雖肆其暴而威柄已失故其言如此然而武周亦未嘗用也秦漢乃卒用之

皇極雖多立善意以待其臣然黨偏己扇虛僞己張廉恥己喪欲救于末流甚難非大刑弗治非峻防必瞻君德日衰臣節日壞是時帝王之道非降爲刑名法術不止悲夫

武王即以商封武庚不私其地德過于湯矣武庚弗從而滅周公無所寄之然後以次分封而同姓多焉後世謂犬牙相制爲磐石宗若自守其天下者非本旨也

商之貴家舊族終頑不率周公方爲之營洛遷以自近而化誨之召公又戒成王疾敬德蓋與禹益同意不隨世變而遷惟聖有此義從之則不足以成道德而終至于滅道德比曰先王以

賢能之
君薨世子不言委政冢宰免喪而後卽阼古人之達禮也成王
當彌留之際被冕憑几以其子託諸臣召公及羣公渝恤致文
而奉之康王又使康王報誥之何忽以位爲重而爲是衰末之
舉與嗚呼紂武庚之時變故煩矣管蔡流言成王疑慮道將喪
矣周召恐懼師保協心卒能復成王于德于是疾病矣洗頮自
力大延羣臣還以周召訓己者而訓之是可爲難矣是故召畢
變禮傳命于康儀物粲然四方風動爲斯道之所在也位何足
言哉
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成王知所以命君陳矣然而人材日
陋世變日下皆依勢倚法之類也

成康再世皆以商民爲畏非畏其頑畏吾不能化也越三紀而
後化俟之以道不以刑也觀畢命而成康之道備矣
詩三百皆史官先所采定也不因孔子而後刪
詩不當以正變分要以歸于正
七月之詩以家計通國服以民力爲君奉自後世言之不過日
用之麤事非人紀之大倫也而周公直以爲王業此論治道者
所當深體也洪範曰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無逸曰先知稼
穡之艱難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穡而能君其民以使協其居者
堯舜時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著明然終不的言明道是何
物豈古人所謂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耶老聃本
亦自笑其迂淺而無用乃以勢力威力爲君道以刑政末作爲
治體漢之文宣唐之太宗雖號賢君其實去桀紂尚無幾可不
懼哉
祖望謹案末句似已甚然要異乎同甫矣
厲王後天下不復有號令宣王訊歌皆封建征伐蒐狩宮室之
事其一時作起觀聽赫然固臣子所喜至于恩深澤厚本根有
託敬係元子綢繆室居則未可謂知文武成康之意也故不幸
一傳而壞讀詩者徒樂其辭而不察其事則治道失之遠矣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言照物之遠不在危地也然而必也死生
禍福不入其心自班固以明哲少史遷而後世相傳轉爲自安
之術殆于誣德矣
孔子之先非無達人六經大義源深流遠取舍予奪要有所承
使皆蕪穢訛雜則仲尼將安取斯今盡揜前聞一歸孔氏後世
所以尊孔氏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聖者則未爲得
也當孔子時魯衛舊家往往變壞孔子于時力足以正之使復
其舊而已非謂盡取而紛更之也後世賴孔子是正之力得以
垂于無窮而謂凡孔子以前皆其去取蓋失之故曰詩書不因
孔氏而後刪

周官言道則兼藝貫自國子弟賤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
得民至德以爲道本最爲要切而未嘗言其所以爲道者雖書
堯舜時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著明然終不的言明道是何
物豈古人所謂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耶老聃本
亦自笑其迂淺而無用乃以勢力威力爲君道以刑政末作爲
無不恐具子疏非聃所著或隱者之辭也而易傳及子思孟子

亦爭言道皆定爲某物故後世之于道始有異說而又益以莊列西方之學愈乖離矣今且當以周禮二言爲證庶學者無眛援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統

祖望謹案此乳嘉以經制言學之大旨

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而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是則民僞者天之屬也民情者地之屬也僞者動作文爲辭讓度數之辨也情者耳目口鼻四肢之節也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陽曰魂而儒者因謂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易傳又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後世皆以魂知爲陽體魄爲陰然以宗伯之言考之則魂知者固陰德也體魄固陽德也僞不可見而能匿情故爲陰情可見而能滅僞故爲陽禮樂兼防而中和兼得則性正而身安此古人之微言篤論也若後世之師者教人抑情以徇僞禮不能中樂不能和則性枉而身病矣

祖望謹案此節說得有病

檀弓庸率于義禮而謇縮于文辭

孔子時聖人之力尚能合一以接唐虞夏商之統故所述皆四代之舊至孟子時所欲行于當世與孔子已稍異不惟孟子雖孔子復出亦不得同矣然則治後世之天下而求無失于古人之意蓋必有說非區區陳迹所能干也

以曾子問禮及雜記諸禮與儀禮考之益知其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蓋曾子之所厭而不講也雖然籩豆數也數所以出義也古稱孔子與其徒未嘗不習禮雖逆旅芻舍不忘是時禮文猶班班然行于上下智者將棄之矣貫而爲一孔子之所守也執精略麤得末失本皆其所慴也

大小行人司儀所以親待諸侯邦國之禮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孔子謂管仲身不由禮則禮不能行于天下故謂之小器孟子考之不詳因亦并廢管仲

諸侯之國前代相因周之特封者齊晉魯衛陳蔡宋鄭皆自五百里以下謂必百里者妄說也

祖望謹案水心欲主張周禮以非孟子

親經解所言當時讀書之人其陋已如此固難以責後人也然自周召既亡大道釐析六藝之文惟孔子能盡得其意使上世聖賢之統可合白子思孟子猶有所憾則經解所言亦其常情但後學緣此墮處不少

禮非玉帛所云而終不可以離玉帛樂非鐘鼓所云而終不可以舍鐘鼓仲尼燕居乃以几筵升降酌獻酬酢不必謂之禮而以言而履之爲禮以綴兆羽籥鐘鼓不必謂之樂而以行而樂之爲樂是則離玉帛舍鐘鼓而寄之以禮樂之虛名天下無復禮樂矣

書稱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之謂性也然可以言降衷而不可以言天命蓋物與人生于天地之間同謂之命若降衷則人固獨得之矣降命而人獨受則遺物若與物同受命則物

何以不能率而人能率之哉書又稱若有恆性卽率性之謂道也然可以言率性蓋已受其衷矣故能得其當然者若人而有恆則可以爲性若止受于命不可知其當然也而以意之所謂當然者率之則道離于性而非率也書又稱克綏厥猷惟后卽修道之謂教也然可以言綏而不可言修蓋民若其恆性而君能綏之無加損焉爾修則有所損益而道非其眞則敎者彊民以從己矣

祖望謹案水心于中庸首章極稱之而不滿于此三句愼獨爲入德之方

晉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統紀體用卓然百聖所同而中庸顯示開明尤爲精的蓋于未發之際能見其未發則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于將發之際能使其發而皆中節則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則中和之道致于我而天地萬物之理遂于彼矣自舜禹孔顏相授最切其後惟此言能繼之

師之過商之不及皆知者賢者也其有過不及者質之偏學之不能化也若夫愚不肖則安取道之不明與不行豈愚不肖致之哉今將號于天下曰知者過愚者不及是以道不行賢者過不肖者不及是以道不明然則欲道之行與明必處知愚賢不肖之間邪任道者賢知之責也安其質而流于偏故道廢盡其性而歸于中故道興愚不肖何爲哉

祖望謹案此說是

飲食知味自爲一章猶足以敎世若繫之此下是以賢知愚不肖同爲不知味者害尤大矣

漢人雖稱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書考之疑不專出子思

素貧賤行乎貧賤可也素富貴行乎富貴不可也在下位不援上可也在上位止于不陵下未盡其義也

知致而意誠者不期誠而誠也意誠而心正者不期正而正也

祖望謹案此說亦未盡蓋開截分段固非而此說則太直所謂大學者以其學而大成異于小學處可以修身出可以治國平天下也然其書開截箋解彼此不相顧而貫穿通徹之義終不明學者又章分句斷名爲習大學而實未離于小學可惜也

紀侯見滅公羊以爲百世可以復讎妄也就如其言哀公雖紀侯所譖而周所誅是幷讎周也春秋又從而賢之乎

管仲仕信秉禮然以成其利心于是諸生又別爲陰謀之書申商韓非之術並興

琴張宗魯事知孔子所爲明道敎人非止性分上工夫惟顏閔二冉爲所同外此雖曾子知道亦未能盡其義子路之流不論也

祖望謹案未必盡然琴張事正從性分來

齊桓管仲但爲情欲不制無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功喜怒用師無不矜愎不隕厥問之德至于貪土地自封殖行詐謀逼威虐如晉文者蓋皆無之宜孔子以爲正而不諒如其仁也

驩兜等雖姦慝害政然其不肖何至如季文子所言乃汙蔑躬
居大位而不能去蓋傳習之誤
投秩而起履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遂
國宋古今未有此比是其國無一日不在兵其兵無一日不可
出也民之窮于戰鬬可知矣然不亡而卒以霸蓋自是以後世
道當別論前志不復可接續也
喜怒以類者鮮庶幾哉不遷怒之學矣
分謗後世所稱以爲美然以僞爲德世道愈失
赤烏几聖人之道也臨深履薄賢者之事也
穆姜所稱四德古人說易有此論其義狹不足以當乾孔子推
明其義乃乾德也

尹公佗事考之左傳知有友而不知有君戰鬬所爲仁義多如
此孟子不暇辨也
子罕拔築者不受德與卻克分謗意同義異蓋自君言之則當
先君後民自民言之則當先公後私理各有所正也
世祿不在不朽之數然古亦未有無功德而世其祿者學者要
當德義爲無抶而存耳
晏子不亡不死不歸不從崔慶歃從容去就之際然要爲有走
作處而亦不足以阻折亂臣賊子之姦心
遂伯玉不聞君出敢聞其入二語古人于事變之際少干涉不
惟功名之心薄誠恐雅道自此而壞後世則不然
子產相鄭若止是施政于民亦非難事大要國體不立如既壞

不難後世人主本身去義理甚遠人臣止能就事開說至其身
過則不復敢爭遷就使于事有所正而其效固已薄矣晏子所
陳猶是援證始末孔子但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簡淡無執捉
處景公便深省解然則非獨晏子能言之功也蓋春秋以前據
君位利勢者與戰國秦漢以後不同君臣之閒差不甚遠無隆
尊絕卑之異其身之喜怒哀樂尚可反求故也不然則孟子非
不教人以格君心之非後世用之其驗殊少反被迂拙之誚曾
不如就事閒說者猶能得其一二也嗚呼君德不同若此欲盡
爲臣之義豈易言哉
成鱄說文王詩與馬鄭何遠所謂經生陋儒非獨秦火後有之
也

吳始用子胥之謀孟子謂服上刑者此之類也
夫差虛內事外輕用民力亡形已成子胥不知救正其本而急于滅越以求霸使越可滅不二十年要亦不免于亡
宣王不藉千畝而料民戰國之風氣已開吉甫方召之徒自相歌誦得非新進嘯起以旦夕成功舊人前輩所不與耶故太子晉以與幽厲同稱學者所當知
齊語載管仲相齊細考多不合
四民未有不以世至于桑進髦士則古人蓋曰無類雖工商不敢絕也
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晉人所言春秋也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懼其心楚人所言春秋也

然則晉乘楚檮杌當時戰國妄立名字
古之人君不能從諫其諫者不加怒也
祖望謹案洩冶則以此死亦未必盡然水心特以之勉後之君耳
左史倚相舉衛武公語當是時未有生老病死入士大夫之心
不以聰明寄之佛老爲善者有全力故多成材凡人壯不自定
老而自逸是末世人材也
孟子曰仁則榮又曰仁者宜在高位高榮仁之報也而不能必高與榮必高是不可下也必榮是不可枯也是以利誘人使爲仁也仁始病矣
祖望謹案孟子特以誘人爲仁然水心論卻極正

國語非左氏所爲
志學至從心所爲限節者非所以爲進德之序疑非孔子之言
由後世言之祖習訓故淺陋相承者學而不思之類也穿穴性命空虛自喜者思而不學之類也士不越此二途
體孔子之言仁要須有用力處克己復禮爲仁由己其具體也
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其操術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又術之降
殺者常以此用力而一息一食無不在仁庶可矣
見其過而內自訟足以入德矣人能見其善而內自譽耳
不遷怒不貳過以是爲顏子之所獨能而凡孔氏之門皆輕愾
頻復之流與是孔子誣天下以無人也蓋置身于喜怒是非之外者始可以言好學而一世之人常區區乎求免于喜怒是非之內而不獲如揹泥而揚其波也嗚呼必若是則惟顏子耳

天下之事變雖無窮天下之義理固有止故後世患不能述而無所爲作也信而好古所以能述也今之學者不述乎孔子而述其所述不信乎孔子而信其所信則道終以不明
徙義猶遷怒也義則必徙以就之怒則不遷以就之其機一也
儒者不考于德而徇于學則以其學爲道之病
言勇至不懼而止子路之勇可以言無懼矣然必兼仁與知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雖伊呂不能易不然則以獨勇爲子路之不得其死矣
疏水曲肱浮雲富貴之說詩書所未有蓋是時道德在上而不在下也

祖望謹案書則無之詩則已有之矣
百聖之歸非心之同者不能會眾言之長非知之至者不能識
故孔子教人以多聞多見而識之又著于大畜之象
禮教至周而大備道盛仁熟之士固已揖讓周旋其中初德偏
善亦皆有所依據外不失人內不失己故孔子深惜禮之廢而
欲其復行也恭愼勇直得于天者非不美然有禮則以其質成
無禮則以其質壞人非下愚未有無可成之質使皆一于禮則
病盡而材全
克復爲仁舉全體以告顏淵也孔子未嘗以全體示人非吝之
也未有能受之者也顏淵爲能受之能問其目故也全體因
目而後明

世謂孔子語曾子一貫曾子唯之不復重問以爲心悟神領不
在口耳豈有是哉一貫之指因子貢而益明因曾子而大迷
孟子出而說齊梁之君幾得政于齊問答十數章大抵逆來順
往無問其所從必得吾之所以言而後止故孟子自謂人不足
與適政不足與閒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
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夫指心術之公私于一二
語之近而能判王霸之是非于千百世之遠迷復得路渙然昭
蘇宜若不待堯舜禹湯而可以致唐虞三代之治矣當是時去
孔子雖止百餘年然齊韓趙魏皆已改物變俗淪壞不反
天下盡變不啻如夷狄孟子亦不暇顧但言以齊王由反手也
若宜王果因孟子得警發豈遂破長夜之幽昏哉舜禹克艱伊
尹一德周公無逸聖賢常道怵惕兢畏不若是之易言也自孟
子一新機括後之儒者無不益加討論而格心之功既終不驗
反手之治亦復難興可爲孔歎
堯舜君道也孔子難言之其推以與天下共而以行之疾徐先
後喻之明非不可爲者自孟子始也
周衰天下之風俗漸壞齊晉以盟會相統帥及田氏六卿吞滅
非復成周之舊遂大壞而不可收戎夷之橫猾不是過也當時
往往以爲人性自應如此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桮棬猶是言
其可以矯揉而善尙不爲惡性者而孟子幷非之直言人性無
不善不幸失其所養使至于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
接堯舜禹湯之統雖論者或以爲有善有不善或以爲無善無

不善或直以爲惡而人性之至善未嘗不隱然見于搏噬紛奪
之中此孟子之功所以能使帝王之道幾絕復續不以毫釐秒
忽之未備爲限斷也予嘗疑湯若有恆性伊尹習與性成孔子
性近習遠乃言性之正非僅善字所能宏通後世學者既不親
履孟子之時莫得其所以言之要小則無見善之效大則無作
聖之功所謂性者姑以備論習之一焉而已
許行言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雖非中道比于刻薄之
政不有　乎孟子力陳堯舜禹稷所以經營天下至謂其南蠻
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詞氣峻截不可嬰拂使見老子至治之
俗民各甘其食美其服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
相往來之語又當如何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貴我以吾義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疑皆執德之偏

孔子但言伯夷求仁得仁餓死于首陽之下而孟子乃言其不可與鄉人處則無故而迫切已甚伊尹果自任以天下之重而無亂亡之擇則曷爲不度其君案書伊尹去亳適夏武王觀政之比而傳者以爲五就孔子言柳下惠止于不枉道不去父母之邦而孟子遂以爲與鄉人處不忍去則誣辱已甚夫孟子之稱伊尹不幾于所謂狂伯夷不幾于所謂狷而柳下惠疑若鄉原然者疑亦未精也

二戴記孔子從老聃事禮家儒者所傳也司馬遷記孔子見老聃歎其猶龍關尹彊之著書與莊子合是爲黃老者借孔子以

重其師之詞也使聃果爲周藏史嘗教孔子以故記雖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說則今所著者豈無緒言十二辨晰于其間而故爲巖居川游素隱特出之語何耶然則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爲此書者必非禮家所謂老聃妄人訛而合之耳自伏羲以來漸有文字三墳五典今不傳大抵多言變化惝恍非世教所用非人心所安故堯舜禹皐以至周孔損創弗稱雲濠案學記言此下有曾子問權謀子華子言仁義其人老子並時或相先後亦皆與道德之意相首尾數語應補入老子之學固昔人之常至其能盡去謬悠不經之談而椷于事物之情僞執其機要以御時變則他人之書固莫能及蓋老子雖爲虛無之宗而皆有定理可驗遠不過有無之變近不過好惡之情而其術備矣其徒列禦寇莊周祖述之上推天地之初下極人

之門是爲天地根則是不以乾統天而天之行非健也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夫飄風驟雨非天地之意也陵肆發達起于二氣之爭至于過甚亦有天地所不能止者矣然君子之象爲振民育德赦過宥罪而區區血氣之鬬何敢擬于其閒蓋老子以人事言天而其不倫如此夫有天地與人而道行焉未知其孰先後也老子私其道以自喜故曰先天地生又曰天法道又曰天得一以清不稽于古聖賢以道言天而其慢侮如此及其以天道言人事則又忘之曰天道其猶張弓則是天常以機示物而未嘗法道之虛一無爲也然則從古聖賢者畏天敬天而從老子者疑天慢天其不可也必

案易勞謙君子有終而萬民服蓋以功與人而己不居焉老子係此道者不欲盈自爲而已

蓋老子之微言纔十數章其有見于道者以盈爲沖以有爲無以柔爲剛以弱爲强而已然謂堯舜三代之聖人皆不知出此也遂欲盡廢之而以其說行天下嗚呼使其爲藏史之老聃則執異學以亂王道罪不勝誅矣使其非聃而處士山人乘王道衰闕之際妄作而不可述奇言而無所考學者放而絕之可也奈何俛首以聽或者又助之持矛焉然則學而不盡其統與不學同

子華子太初實生三氣曰始曰元曰玄其言如此異哉蓋古之言道三墳八索舊所聞記往往皆然故問者有風輪誰轉三三之誤邪抑偏側于羣疆之聞而不足自立邪

唐虞言人有德于我不可忘吾有德于人不可不忘此固人之常心當然進而至于不矜不伐德之成者也

論世有三三代以上道德仁義人心之所止也春秋以來人心漸失然猶有義理之餘至于戰國人心無復存矣先物而流造勢爲傾緑蔽以出知巧架漏以成事機皆背心離性而行者也故其禍至于使天下盡亡而後已自漢及今學者復求于人心之所止則有道矣然其質者不能論世觀變則常患于不知其浮者不能順德軌行則撓而從之矣故有以戰國策爲奇書者義黃爲文字之始而孔子斷自堯舜蓋亦不起自孔子也禹皐共明治道祖述舊聞其時去黃顓不遠所稱道德廣大皆獨曰堯舜未有上及其先者豈夸禰而忘祖哉以爲神靈不常非人道之始闕不敢論非掩之也故稽古而陳之君止堯舜臣止禹皐陶而羲黃后牧之倫不與焉史遷未造聖人之深旨特于百家語載季氏用田賦詳于左氏因歎唐人自天寶一時倉猝不知以田養兵而以稅養兵流害相承至今日

國策忠臣令誅在下譽在上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君臣相忌之勢至是始成古今固無人臣自賢以貶其君而可以致治然亦無自毀以成其君而可以不亂者夏禹有訓君臣克艱而已

談客妄論能使人心術下移

范臺舉觴魯君擇言四事自伯禽以來惟僖公稱賢猶未能及此言也魯方百里者五其君之賢如此而不能興其國豈流傳之誤邪抑偏側于羣疆之聞而不足自立邪

唐睢言人有德于我不可忘吾有德于人不可不忘此固人之常心當然進而至于不矜不伐德之成者也

家雜亂之中取其雅馴者而著之然既數千年所言不可信審矣

項籍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學兵法上世教法盡廢而亡命草野之人出爲雄彊

明于道者有是非而無今古至學之則不然不深于古無以見後不監于後無以明前古今並策道可復興聖人之志也卓然謂王政可行者孟子也曉然見後世可爲者荀卿也然言之易者行之難不可不審也

天官書星文占驗家所存方術所眩晏子子產之所不道

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漢高帝始行

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始有算船告緡之令極于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果出于厚本而抑末雖偏何有義若奪之以自利何名爲抑

周人崇尚報應史遷所稱唐虞之際有功德臣十一人而陳氏篡盜亦曰舜所致則是不復論天德也孔孟之論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則雖勢位消歇而道德自存遷所未知

王莽時通知鍾律者所言聲數度量權衡無不傳合于易又傳此後世學者之虛論也禹以六府三事爲九功戒之董之六府卽五行三事則庶政羣事也戒之董之福極之分也九功九疇名異而實同也禹言略箕言詳天之所錫非有甚異不可知蓋

伶倫定律本物皆由律起妄矣自司馬遷言六律爲萬事根本漢人之論因之書言同律度量衡古亦以律度數同爲一物未嘗言皆由律起而孔子贊易無以八卦合度量權衡之文義和勒武王修禹舊法乃學者以爲祕傳迷妄臆測相與串習以吾一身視聽言貌之正否而驗之于外物則雨暘寒燠皆爲之應

之法不可見司馬遷造律始以律之侖起劉歆又推春秋與易

任人之責而當天之心出治之效無大于此今必一一配合牽
引已事往證分剔附著而使洪範經世之成法降爲災異陰陽
之書可爲痛哭
漢武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仲舒前以災異禁之後以勉彊
開之所禁者爲難信無用之迂說所開者爲可喜旋至之立效
則堯舜禹湯之所爲兢惕畏愼者終于不存而唐虞商周之所
以歆羨矜侈者四面而至矣是于武帝之病方將參而深之豈
能治哉
以樂論治可也求治而以樂爲先鐘鼓管絃之存何救于德之
敗乎而仲舒亦以樂爲先躬行之實廢矣又終于祥瑞尤躬行
者之諱也

漢武動民于干戈習俗于姦詐仲舒雖能泛然諷導其外未能
戚然救止其內
居君子位爲庶人行誠後世通患然師友議論以此自責則可
以此教人主責士大夫則不可蓋人主當化小人以有恥不當
疑君子以無恥也疑君子以無恥則人才掃地不可振矣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
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
語耳
凡正言之理無不具而隱顯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爲經也
旁言之必酌于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後人所以爲文也若
夫窮虛殫詞以無爲有自處于妄而後反之正此違于經而謬

于文上林大人諸賦是也
漢世以術數操縱爲吏趙廣漢尤爲民所稱强家巨姓盜奪縱
橫自古皆有必待有以勝之而後能使小民得職則周公教康
叔成王命君陳皆無用矣若後世吏術不明妄以廉明自許但
欲其下重足斂跡而善惡顛倒者又廣漢之徒所不爲
王嘉有云愼己之所獨向察衆人之所共疑可謂名言
光武明帝以儒學飾吏事心誠好之而本質克治不盡其臣佐
才有所止未能迪德過不專在人主也
鄭玄雖曰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然不過能
折衷衆俗儒之是非耳何曾望見聖賢藩牆
經離意疏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

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有味哉其言之也推其所行措之三
代不難
古之人才必在分限之內上自禹稷下至方召能成天地不及
之功然未有踰分越限者雖春秋時尚然及蘇張資揣摩之學
韓彭起飄揚之思張騫陳湯鑿空外國乃有分外人材而班超
以三十六人開西域其後愈降分內者枯竭不繼如濟水之絕
分外者誕漫不酬如幻人之奏俱無用矣
桑悅詆杜安千人主以窺踰孟子所謂龍斷穿窬者也孟子以
後至西漢未有達此理者西漢末節士始漸知之王良之友所
謂屑屑不憚煩所以成東漢之俗
仲長統二詩放棄規檢以適己情自是風雅壞而建安黃初之

體出
崔寔政論絕無義其大意不過病季世寬弛欲以威刑肅之不知亂亡之證不在此
黃叔度爲後世顏子觀孔子所以許顏子者皆言其學不專以貨漢人不知學而叔度以質爲道遂使老莊之說與孔顏並行以善形惡自是義理中偏側之累故孟子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東漢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于敝法之上以勝天下之不肖宜其累發而累挫也
吳祐延篤進不求名自行其志凡人所願于世者能淡薄而以厚自處則寡怨而遠罪矣如祐與篤未嘗不正其言行而卒免于亂世率是道也

黨錮之禍實由太學盖是時諸生三萬餘矣唐虞三代之爲學其君皆聖賢以身所行與士相長取材任官又與相治後世不然如賈董之流尚不知人主當自化而徒欲立學以化人如明帝始終以學爲重然褊察無宏裕之益其意謂不遷怒不貳過惟用之諸生而已此知勸學而不知明義之過也況翟酺左雄止要蓋千百閒好屋使四方遊士自來自去于人主好尚國家教養了無干涉師門徒者踵陋習希辟召者養虛聲賢否相蒙名實相冒激成大難皆太學爲之至鴻都以詞賦小技掩蓋經術不逞超利者爭從之士心益蠹而漢亡矣羣衆天下學者使之極盛而人主庸駭視爲贅疣身外之物其勢固必至此故予以爲羣萃州處非管仲語若人主不自爲學徒設學以教之欲

厭不同忿心欻起小則爲然明之毀大則爲東漢之禁
彭城王據壁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亟誥乃至于此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寒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愼行所以爲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此作詔者非能解釋義理而言與之合
和洽言古之大敎在通人情所謂不以格物者也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瘁疲瘁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
末世所謂度內者皆愚儒所謂度外者皆羣不逞安得度內而非愚度外而非不逞者
魏明帝不能從楊阜高堂隆之諫節減宮室而欲傳蘇林秦靜之業課試學者緩其實而急其華漢武帝誤之也

享國久近在其人之心量廣狹孫權殘民以逞故身死而不振
司馬德操謂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自末世揣時變者負算略語世事者極縱橫而儒生稽古以俗士廢焉德操所謂俊傑幸有亮在然猶未免子縱橫法正之流勿數可也
諸葛亮龐統以詐取劉璋所謂識時務者歟如此俊傑比之古人更當吉蠲以薦明德
諸葛亮曰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此所以能服一世也然以上當更有事
司馬徽采桑樹上坐龐統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微行懿筐之朋

乃有王霸之略足以樂而忘憂貧賤誠不能爲士累也

晉永寧元年自正月至閏月五星互經天當是時天下之亂固大然左傳叔興既占齊魯宋事無不驗又言君失問吉凶由人蓋先王舊學天不勝人叔興尚有聞也然自此占驗終勝而人道不立故予以爲五星互經天雖變異最大苟人道有以消復猶不當豫占也

上古君臣之職君之所得爲必以命于相相之所得爲必以臨于君此古今通義也舜以股肱耳目命禹禹復戒舜而終以明良之歌考其大意似舜盡欲以其職委禹禹戒以亦自聽覽無專畀臣下安于縱逸也然皐陶以爲元首叢脞股肱惰萬事墮則是君終不當自爲也靖郭君勸齊宣王五官之政日聽數覽

既而厭之靖郭君由是得專齊權夫六卿各自以職倡九牧相猶無所司而況于君收五官而自任已不能久又以與人君相之職兼失矣始皇程書決事蓋不足論漢高惠事盡出蕭曹文景雖稍自親然陳平猶謂有主者則是時公卿各自分職丞相至欲斬鄧通鼂錯尚循古義也孝武初年更用一項文士中外相應以分外朝之勢及趙禹張湯更進宰相束手自是君相之職渙然離異君所欲爲不復以命相相一切聽其君所爲矣其後尚書權益重領錄出宰相上魏初別置祕書仍典尚書所奏無他說以致國祚短促皆其自取

沈約敘祓除事約固非知經然近世學者以浴沂舞雩爲知道一大節目意料浮想遂爲師傳執虛承誤無與進德則其陋有甚于昔之傳註者

禁密則尚書更是外朝而中書門下乃天子之私人其後又有內尚書由外達尚轉尚入中所行可否皆自內決人主之職士

欲者性之煩濁氣之熏蒸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合煙桂馨蠹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文士中顏延之頗存義理師也非師無心非心無師以左氏考之周衰設學而教者師已有誤故其義理漸差及至後世積眾師之誤以成一家之學學者惟師之信而心不復求遵明此語殆千載所未發雖然師誤猶可改心誤不可為此既遵明所不及而以心為陷穽者方滔滔矣

高洋敬禮陸法和蓋畏冥禍予嘗論世人舍仁義忠信常道而趨于神怪必謂亡可為存敗可為成然神怪終坐視成敗存亡而不能加一毫知巧于其間而亡果能存敗果能成必仁義忠信常道而後可蓋人力之所能為非神怪之所能知而天數所不可免又非神怪所能豫也

宋元學案卷五十四　畧

太狂然人具一性性具一源求盡人職必以聖人為師師聖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見己之所當得者若隨世見聞轉相師習枝蘖葉繞不能自脫錮人之才窒人之德者也

王褒戒諸子以儒家道家釋氏雖為教等差而義歸汲引自南北分裂學者以周孔與佛並行其言乖異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司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學已出于漢則太史公亦更增入一家譬若區種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復何在然則如綽者亦未易也

長統之流皆論治道而無一言之幾然則如綽者宇文父子雖大要樂遜陳時宜五條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故遜輩能言之不過彊兵亦其國是所定立論常向上一著不當變于夷既變而從之而又以其道貶之頗倒中國之學自不當變于夷既變而從之而又以其道貶之頗倒流轉不復自知

祖望謹案此蓋指當時之染于禪而又排之者

必應灰之必飛陰陽之情天地之理當然也早晚多少差忒而
不能盡齊者人道之厚薄時政之寬猛使之也古人所以貴于
和陰陽合天地也隋文徒出旁議而不知身爲人道之主牛宏
志在規諷而未極理事之精彼技術者焉能測之叩之愈急其
說愈謬
天地陰陽之密理最患于以空言窺測
昔之言月者謂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
照則謂之魄後人相承遂謂月無光因日有光月果無光安能
與日並明萬物無不因日而成色惟月星不然近日則光奪爲
日所臨則奄而不明數術之士昧理而迷源遂至乖異
自戰國秦漢已言天子氣唐虞三代言其德不言其氣有氣而

無德將爲不祥以禍天下而何述焉
隋天文五行志五代事皆具實誌陶宏景號達者陸法和已下
矣然皆驗于謂人主自修不至遂以形跡象數之末竟墮術士
之口若聖人御世彼惡得而識之
出唐及今皆本隋律隋本于齊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吾以
救世信矣然自秦漢以後稍號平時者法無不寬其君之薄德
者無不苛則叔向所云不爲刑辟固非高遠不切之論也世道
之衰雖緣人材日下然其病根正以做下樣子不敢回轉如子
產者是也
河出圖洛出書孔子之前已有此論而其後遂有讖緯之說起
于畏天而成于誣天學者之陋一至于此故隋文雖焚讖而妄

稱祥瑞又甚于讖
立言非專爲文言之支流派別散而爲文則言已亡言亡而大
義息矣歐陽公乃通以後世文字爲言而以立言爲不如有德
之默不知文之不可以爲言也
祖望謹案此說與溫公語異而同
爲國不患無材若人主失道自致亡滅材雖多不能救
儒林稱南北所治章句或得英華或窮枝葉此甚不然英華即
枝葉也使其是則滯枝葉即可以得本根矣
知道然後知言知言則無章句近世雖無章句之陋其所以爲
患者不知道又不知言與昔日章句無異也
唐高祖隋甥也位遇不卑隋之罪雖足以亡而自高祖父子分

義言之只謂之反今乃美其名曰義兵唐人義之可也後世亦
從而義之可乎范氏謂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獨創業不
正無以示後夫濟世撥亂必不志于利今朝爲匹夫暮爲帝王
利之而已
高祖受禪不受九錫范氏謂其雖不能如三代而優于魏晉此
亦後世大議論也夫天命不可知必視其德天下雖共起而亡
隋高祖敢自謂其德可代隋乎隋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李氏
羣盜可以取隋高祖父子不可以取隋篡煬立代君臣再定矣
高祖明奪而不慚是又在魏晉下
堯舜三代之統既絕不得不推漢唐然其德固難論而功亦未
易言也湯武不忍桀紂之亂起而滅之猶以不免用兵有慚德

謂之功則可矣光武宗室子志復舊物猶是一理漢高祖唐太宗與羣盜爭攘競殺勝者得之皆爲己富貴何嘗有志于民以人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猶可以爲功乎今但當論其得志後不至于淫荒暴虐可與爲百姓之主刑賞足矣若便說向湯武大義一差無所準程萬世之大患也

長孫無忌褚遂良轉導無法方武氏從慫業寺再入不能引禮廷諍以絕其萌至于奪嫡然後言其託體先帝將何及也

李德裕論韋宏景事九不近理重令自非管子本說其言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不從令者死令之嚴如此然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又卻不以爲證據若不順民心遽從而殺之可乎制置職業雖曰人主之柄非人所得干議然須制置得是

若悖于道乖于事而禁人不議豈不危亡德裕以宰相之才自許後人亦以其自許者許之夫宰相者秉德以服人明義以率下若恣其偏私自作胸臆又可許乎

忠知者必世而不足姦昏者一日而有餘世之賢者不自量而欲以歲月售功其君與一時之人亦皆以歲月責之所以有謗而無名事不集而弊常在也士誠知此惟不求用爲庶幾耳

宰相世系言唐臣以門族相高案孟子稱故國世臣人材之用必常與其國其民之命相關治亂興亡所從出故叔向以欒郤降在阜輿憂公室之卑若夫志不必慮國行不必及民但自修飾進取爲門戶計如漢韋平之流此叔孫豹所謂世祿非不朽也俛而就下遂爲李德裕祇奉臺閣儀範班行準則而已

孔子繫易辭不及數惟大傳稱大衍之數其下文有五行生成之數五行之物徧滿天下觸之即應求之即得而謂其生成之數必有次第蓋歷家立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大傳以易之分撰象之蓋易亦有起法也大傳本以易象歷而一行反以爲歷本于易夫論易及數非孔氏本旨而謂歷由易起揆道以從數執數以害道最當先論

道家澹泊主于治人其說以要省勝支離漢初嘗用之雖化中國爲夷未至于亡也浮屠本以壞滅爲旨行其道必亡雖亡不悔蓋本說然也梁武不曉用之當身而失唐憲懿又出其下直謂崇事可增福利悲哉

詞陵國治太子與商鞅事同古人勤心苦力爲民除患致利遷之善而遠其罪所以成民也堯舜文武所爲治也苟操一致而已又何難焉故申商之術命堯禹曰棰楚至秦既已大敗而後世更爲霸王雜用之說哀哉

議論定而利害明要自士大夫之心術始

孔子講道無內外學則內外交相明荀子言學數有終義則須臾不可離全是于陋儒專門上立見識又隆禮而貶詩書此最爲入道之害楊雄言學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亦是與專門者校淺深耳古人固無以教人爲下者雄習見後世陋儒專門莫知所以學而徒守其師傳之妄以教人以爲能勝此而兼行者則上矣近世又偏墮太甚謂獨自內出不由外入往往以爲一念之功聖賢可招而致不知此心之稂莠未可遽以嘉禾

自名也
荀卿所言諸子荀操無類之說其是非不足計乃列攻羣辯至于子思孟軻幷遭詆斥謬戾甚矣又好言子弓與仲尼並稱安有與仲尼齊聖獨爲荀卿所私而他書無見者非妄則姑假立名字以自況耳
謂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閻寨穆王命太僕左右侍御僕從無以便嬖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嬖者不吉吉者不嬖也
彊本而節用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天不能禍夫古人備是三者矣其不貧不病不禍則曰是天也非我也今偃然曰是我也非天也奉天者聖人之事今曰我自致之是以人滅天也

全其天功則天地官而萬物役又曰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古聖人曰則天曰順帝之則未嘗敢曰吾能官使天地物畜而制之也
孟子言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而荀卿謂天子如天帝如大神蓋與秦皇自稱曰朕意同
禮者養也芻豢五味以養口等語則禮者欲而已矣
古之聖賢無獨指心者舜言人心道心不止于治心孟子始有盡心知性心官賤耳目之說蓋辯士索隱之流多論心而孟荀爲甚
孔子未嘗以辯明道辯之所安則爲仁外之所明則爲學學即六經也至于內外不得異稱者于道其庶幾矣子思之流始以

辯明道辯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辯也則道不可以明中庸未必專子思作其徒所共言也孟子不止于辯而辯勝矣荀卿本起稷下所言皆欲挫辯士之鋒怒目裂眥極口切齒先王大道至此散薄無復淳完或者反謂其才高力彊易于有行學者苟知辯辯之未足以盡道而能推見孔氏之學以上接堅聖之統散可復完薄可復淳矣不然斷港絕潢爭于波靡于道何有哉
兵農已分法久而壞齊民雲布孰可徵發以畏動之意求願從之名雖至百萬無不用募且井田邱乘所以人人爲兵者天子不過千里諸侯不過百里其勢無獨免也若以天下奉一君而人人不免爲兵不復任養兵之責則聖人固所不爲若以天下奉一君而養兵至于百萬獨任其責而不能供則庸人知其不可今自守其州縣者兵須地著給田力耕是一說千里之內番上宿衛已有諸御前兵不可輕改因其地分募樂耕者以漸歸本是一說邊鄙捍禦盡須耕作人自爲戰是一說三說參用由募還農大費既省守可以固戰可以克不必慨慕府兵屯田徇空談而忘實用矣
竭天下以養兵此受病本根所以末世之橫斂有加不已
立節而不辨義下者爲利高者爲名而世道愈降矣
崔豹疏論國忌日設倡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以近代皈依釋老有異皇王之術習俗因循並宜停罷此開成四年也唐世禮文不爲知禮者所許然如此等事猶能釐正不若後世定著不刊以爲臣子恭順報效之節無踰于此也

授田之制湯盡奈何猶用授田時法稅之後世謂楊炎兩稅變古全不究始末

桑宏羊與劉晏無異所可恕者晏以用兵故興利不得已耳史家無識妄立論

孔父仇牧死晏嬰不死以恕楊雄則非矣

以位當卦以卦當日出于漢人若夫節候晷刻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禍福死生至玄而益詳蓋農工小人所教以避就趨舍者楊雄爲孔氏之學將經緯大道奈何倪首效之

十翼非孔子一人之書司馬遷不能辨而劉向父子與雄尤篤信之

漢人皆由賦入楊雄方知以上更有事故謂孔氏之門用賦則不通

宋元學案卷五十四　臺

賈誼升堂司馬相如入室如其不用何乃雄回轉關捩處所以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數術家以令爲令而孔子以不令爲令也不以易論語之言出令而皆欲以管子之言出令是刑名常道有功

祖望謹案董仲舒劉向亦不由賦入

雄所謂退言爲太玄發也以言爲學孔子沒後事

君子避礙則通諸理不知何所指人有礙而我通之未嘗自礙而又自通也

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哭王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而後世信之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

秦漢時孔孟之論未行學士以管子之書爲教覩六經無有也

賈誼短世猶錯殺死是書不極其用

留令罪死之論處士無故創奇語後人遂倚爲口實

古人之于命令也先甲三日後庚三日夫上之所欲未必是逆而行之不可也民之所欲未必是順而行之不可也理必有行而行之先之以開其所知後之以熟其所信申重諄悉終于無不知斯行矣命令之設所以爲民非爲君也焉有未能生之而已殺之者乎數術家闇于先王之大義私其國以自與以爲命令特爲我發而操制之術先焉始于欲人君而甚至無所不用孔子贊易異曰君子申命行事姤曰后施命誥四方皆非異莫行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數術家以令爲令而孔子以不令爲令也不以易論語之言出令而皆欲以管子之言出令是刑名常道

赦者奔馬之委轡毋赦者痤瘥之藥石又曰惠者多赦民之仇讎法者毋赦民之父母當時論不可赦如此豈如司馬遷所記陶朱公子之類或者君臣之間售私以長惡邪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而魯肆大眚無貶詞此有國舊典也處士發語偏陂遂與帝王之道離絕劉備謂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言治道未嘗及赦漢以後爲此等見識不爲無助

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君門遠于萬里然矣古之聖賢所以昭明大德盪滌疑阻周官一書通達壅塞之理居半凡欲

去此患也如數術家猜慮積心忿忮形色左右前後無非蔽欺鉤鉅設而告密用羣情憒憒惴惴所以爲管子者在三匡二卷雜亂重複敘事頗與左氏不異而國語又削除其雜複以就簡知此書之出在左氏後國語成在此書後

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乎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案孟子稱耳目之官心之官子論之已詳然則執心既甚形質塊然視聽廢而不行蓋辯士之言心也其爲心之害大矣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各守身之一職與視聽同謂之聖者以其經緯乎道德仁義之理流通于事言得用于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

物變化之用蜎蠉淪浹卷舒不窮而已惡有守獨失類超忽惝恍狂通妄解自矜鬼神也哉

桓公封杞邢事管子之語不如左氏所言予嘗謂左氏中管仲語已降古人數十等蓋不復見葛伯仇餉朕哉自亳有罪無罪惟我在之風矣然侯伯救災討罪所引文王之詩正合禮禮亦未可遽引湯武責之今辯士之詞又降左氏數十等使人君任法爲道要始于管子其說以爲佚樂馳騁宮中之歡無所禁圉利身便形口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而堯及黃帝皆然淺鄙無稽遂成戰國亡秦之禍

爲管氏書者變詐百出不窮其盛在于鹽鐵其用著于賓禮蓄泄廢居豪奪商賈至于決瀆洛之水沐路旁之樹傾魯梁之梯搜荆楚之鹿戲詞誤論今不舉者衆矣獨鹽鐵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案其書計食鹽之人月爲錢三十中歲之穀糴不十錢而月食穀四石是糴穀市鹽其費略不甚遠雖今之貴鹽不至若是左氏晏子言魚鹽屋蛤弗加于海海之鹽屋祈望守之是時裘微苛斂始有禁榷晏子憂之而齊卒以此亡然則豈管仲所行而齊所以霸乎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爲市人不爲之衛孔子亦不服責矣故管子之尤謬者無甚于輕重諸篇

左氏無孫武同時伍員宰嚭一一詮次乃獨不及武郢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爲其所謂知兵者何用此天下有道征伐自上出而行陳部伍皆有定法以教天下天下無道匹夫賤人以意言兵行陳部伍無復常經其流及上而爲國者顧輒命焉豈小故耶

兵說道也桑子罕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今說道二字于兵外立義遂爲千古不刊之說古人之言兵者盡廢矣禹湯文武之兵正道也非詭道也孫子不學所知者詭而已

孫子盡用兵之害而于守與不戰持之最堅學者未之詳

祖望謹案此可以見水心非浪用兵者也

楊雄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不知所指何司馬也

吳起較孫子卻近

祖望謹案水心又曰未知李靖何以謂吳不如孫司馬法多不成語夏賞而不罰殷罰而不賞九不成語司馬遷謂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卽此法耶抑別有指也穰苴事子固言其非夫非知德者不足以知兵遷之所云閎廓深遠纔如此悲夫

六韜陰謀狹陋

龍韜以後四十三篇似爲孫子義疏其書言避殿乃戰國後事固當後于孫子其勵軍所言又本于吳起然莊周亦稱九徵則眞以爲太公所言豈足據哉

周官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所貴于禮者謂能有所別異而軍禮獨言同三略所云將禮不可謂不得古人之意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不知當時所言禮指何事後世不言禮而言威故子玉治兵終朝而畢鞌七人貫三人耳蒍賈以爲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其有能弔死哀喪同士卒甘苦則又以爲恩而不復言禮矣夫禮者將之本威者將之末恩者威之餘也

祖望謹案以恩爲威之餘尙未圓然大意甚佳

尉繚子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而孫子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視尉繚此說何其狹也

李靖謂陳法必黃帝所制太公緝之管仲復修之諸葛亮八陣卽握奇法此皆山林隱約夸望相承周官司馬莧苗獵狩其陳卽戰陣當時上自王公下至卒伍皆知之楚之乘廣晉之毀車雖臨時或亂常制終不能變大法乃後世以爲奇術握奇遂爲祕文前人未嘗學周官自不足怪今之學者已學周官乃相與別畫陳法無休時可歎矣

自戰國以來能教其人而用之惟諸葛亮非驅市人之比所以其國不勞其兵不困雖敗而可戰夫敎者豈八陣六花之謂特其色別耳撫循安集上下相應使皆曉然旅泊不悲死亡不痛猶在其家室也然則孫子之術李靖與太宗所講正亮所棄也莊列諸書向前多少聰明豪傑之士向渠奮裹淹歿可憐可憐

文中子說經史前代儒者所未有理雖不背馳而模揚形似無卓特見識此爲大病至于房魏禮樂或信或疑要是淺者未足論也

古詩作者無不以一物立義物之所在道則在焉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于物不使散流此聖賢經世之業非習文辭者所能知也詩旣亡後世存其體可也韓愈便謂古人未肯多讓或者不知量乎

梓材謹案謝山所補以下有四條移入盧陵學案一條移入百源學案三條

克己治己也成己也立己也己克而仁至言己之重也己不能克非禮害之也

梓材謹案以下有五條移入泰山學案一條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華陽學案一條移入呂

范諸儒一條

古者賦祿制田其權在上貧賤富貴無大踰越而爲之節以維之故養者不傲幼者不侮而和親雍睦之教可行後世崛起自致貧賤富貴各極其欲榮悴異門交相爲病于是賢者謝宗以自遠不肖者挾長以行私蓋鬬鬩之不暇而安能善其俗哉夫宗者貴而賢者也富而義者也非是二者而擁虛器以臨之教令之所不行也故貴而賢富而義則上禮異之命爲其宗尊不必親而疏者可畀也田不必子而貧者可共也施舍賙惠族人依倚特爲宗主無犯義無干刑相趨于實而不惟其名之徇此今日立宗之要也

梓材謹案以下一條移入馬學略

使知義理者常爲主司學者不得以悖理之文希合于一時雖因今之時文不改亦自足以得士不然雖累變其法而學者之趨向亦終不能一

王會中第以爲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歐陽修執政以爲惟不求而得與既得而不患失然子病其侵尋于官職矣而東萊呂氏嫌子此論太高自天下治體大變雖君子無策以振起之賢愚同軌邪正並轍苟免其身而復以其弊遺後人則雖不思得不患失而卒與庸衆同歸于溫飽者無異嗚呼此有志者之所當深思也以上謝山補

祖望謹案論果太高然有益于學者

梓材謹案以下七條移入廬陵學案四條移入百源學案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

宗羲案黃潛言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于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凡所論述無一合于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蓋近目水心爲文士以余論之水心異識超曠不假悌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春秋子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子能嗣孔子未爲一過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則于本統離矣其意欲廢後儒之浮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疵則有之若云其概無所聞則亦墮于浮論矣

百家謹案習學記言存于今者序目而已內說經共十四

卷易四卷書一卷詩一卷周禮儀禮合一卷禮記一卷春秋一卷左氏傳二卷國語一卷孟子一卷若記言原本不知若干卷惜乎不得見矣是書前有山陰孫之宏序葉氏門人梓材案此條錄自朱氏經義考蓋係學案原本而竹垞錄之者竹垞嘗寓吾郡二老閣與鄭南溪稱後二老故得見學案原稟又案是書凡經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鑑四卷合爲五十卷名習學記言序目非別有全書也

雲濠謹案陳直齋書錄解題謂習學記言五十卷大抵務爲新奇無所蹈襲其文刻削精工而義理未得爲純明正大耶

宋元學案卷五十四終

鄞縣全祖望補定

水心學案下

水心文集補

所謂覺者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是已夫是理豈不素具而常存然而無形無色人必穎然獨悟眇然獨見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有出于見聞之外者不如是不足以得之養是覺也何道將一趨于問學而不變責難于師友而不息先義而後利篤于自爲而不苟于爲人于是死生禍福齊焉是非邪正定焉

人之大倫天下國家之經紀咸取極焉三代之後世遠俗壞士以利害得喪爲準的雜糅其思慮紛汨其聰明喜相玩怒相寇障固其公共者使之狹小鬬鬨其專私者而更自以爲廣大于是獨悟特見之士覺于道而違于世皆然爲天下大迷夫以一人而覺一世之所迷合一世以咻一人之所覺方交鬬而未已而異端之說至于中國上不盡乎性命下不達乎世俗遂以聰明爲障思慮爲賊顛倒漫汗而謂之破巢窟頹弛放散而謂之得本心以愚求眞以麤合妙而卒歸之于無有是大異矣然其覺是也亦必穎然獨悟眇然特見聰明思慮有出于見聞而後可士徒厭夫雜糅紛汨之爲累遂舍而求之者十九嗚呼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不可以有易也夷夏之學不可以有亂也

以世俗之覺蔽其中而又以異端之覺奪其外則理之素具者闕而常存者隱矣范東叔覺齋記

祖望謹案東叔學佛者也

佛之學入中原其始固爲異教而已久而遂與聖人之道相亂有志者常欲致精索微以勝之卒不能有所別異而又自同于佛者知不足以兩明而又失之略也李之翰中洲記

程氏誨學者必以敬爲始予謂學必始于復禮禮復而後能敬敬亭後記

祖望謹案此是水心宗旨然非敬何以復禮敬乃所以復禮也水心言之倒矣宜乎東發非之

箋傳衰歇而士之聰明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舉冒沒淺識而深守正說而僞受交青于一室之內以是心爲殘賊夷佛疾疚也科舉痒疴也朱先生祠堂記

世之論嘗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不知吏當先自教且自養急有甚于人者燭物之知淺察己之功不深意則以教且養者厚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且自一令長以上所關于民發活成敗不可豫測若但豎數十屋而官羣數十士而飯而曰教養盡是矣何其易也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由起學之道所由明也瑞安縣學記

浴沂風雩近時語道之大端也學者懸料浮相其樂鮮矣風雩

堂記

學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可乎推之天下而不足以反其身可乎妄想融會者零落而不存外爲馳騖者鑿鄙而不近未至于聖人未有不滯于所先得而偏受者孔子進參與賜皆示之一貫今觀曾子最後之傳終以籩豆有司之事爲可略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魄終以性道爲不可得聞是則疑而未達者猶在也且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乎　温州學記

周衰不復取士凍餒甚者幾不活矣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後世取士矣師視其取而後教之士視其取而後學之夫道不以取而後存

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約義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爾其不徒善其身者以人治身不以身治人　送林子柄序

自有養而不喪故謂之有德然則求其心而已無師非所患也

力學莫如求師無師莫如師心易蒙之義曰山下出泉泉之在山雖險難礙塞然而或激或止不已其行終爲江海若萬物莫能禦而非俟夫有以導之也故君子以果行有德人必知其所自有不知也得其所當行決而不疑故謂之果行人必知其所自有不當行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于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信其所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于心心不能告非其心而已無師非所患也　送戴許蔡仍王汝序

也　信州學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王氏困學紀聞有一條引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至道在焉故也與此複出刪之

後俗益下用益淺小爲科舉大爲典冊雖刻穆損華往往在義理之外力且盡而言不立　周南仲集序

三代遠矣今有政而不知學孔孟遠矣師有道而不知統　長溪學記

浮屠以身爲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爲贅疣而傅于文字愈多予所不解　法明寺敎藏序

翹材穎質將進于道必約以性通以心肝脾胃腎無忝其情念慮思弊無撓其靈則偏氣不勝而中和全其學必測之古證之今上該千世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則枝葉輕而根本重　宜興縣學記

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敎以盡棄舊書即己爲佛而已嗚呼佛之果非己己之果爲佛乎不得而知也予所知者中國之人叱佛之學而自爲學倒佛之言而自爲言皆自以爲己即佛而甚者至以爲過于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過也今夫儒者不然于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于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夷衛狄技絕之易耳不幸吾中國之人以中國文字爲其學爲其書草野倨侮廣博

莊昧蕩逸縱恣終于不返 宗紀序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鹿陵學案

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者此莊佛氏之妄也魏

益之獨守其悟百聖之戶庭虛矣 陳叔向志

龐蘊夫婦破家從禪至賣漉籬自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爲死浮

屠世世記之以爲超異奇特使皆若蘊則人空而道廢釋氏之

徒亦不立矣 鄱陽卿夫人志

梓材謹案此下二條一移入兼山學案一移入象山學案

諸儒以觀心空寂名學默視危拱不能有論詰狠曰道已存矣

朱處父志

梓材謹案此下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問足下欲行天下求世外之道舊讀柳子厚文愛其送婁圖南

序使世之君子畔其道以從異學勞而無成者可以自鏡正使

不勞而成固與龜蛇木石無異願足下深惟之 吳戴少望

梓材謹案此下一條移附丁少詹傳後

垂諭道學名實眞僞之說古人以學致道不以道致學道學之

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不足以致道獨我能致

之云爾其本少差其末大弊 吳明輔

老子之徒矜大者老氏可耳將以示爲士者可乎天地定位也

人物定形也壽夭貴賤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抑而齊也人

之爲天地天地之爲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也 老子說

則皆深念根本 治勢篇

慈溪黃氏曰此陰不滿于同甫諸人

理財與聚斂異今言理財者聚斂而已故君子避其名而小人

執理財之權自古聖賢無不理財必也如父共子之財而權天

下之有餘不足柰何君子不理而諉之小人 財計

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

篤行而不合于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而不存于憂世雖仁無

益也 贈薛子長

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攷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 題西溪集

水心外集

今天下之士惟嗜材桀行者乃或叩閽言邊而明見利害之人

則皆深念根本 治勢篇

慈溪黃氏曰此陰不滿于同甫諸人

理財與聚斂異今言理財者聚斂而已故君子避其名而小人

執理財之權自古聖賢無不理財必也如父共子之財而權天

下之有餘不足柰何君子不理而諉之小人 財計

古者養士而後取今不養而取之當因今之學以取士而務養其心士學

用兵必用詐自孫武入楚舉師不返既越伐吳敗于檇李無救于國今其氣燄與起若將與聖賢並稱而右科學生誦其書是以不仁之心相授兒今淮以北皆吾民方當流涕以對之尙安用武之術數十年來天下士好奇而言兵者九奇皆中一時之欲而不顧天下之利害必也實言乎不多殺人邦本不搖無暴征橫斂而將得人則兵可用兵權

王政之壞始于管仲而成于商鞅李斯若桑宏羊又管商所不屑至唐之衰取民無所不盡又宏羊所不屑爲壞之也非一人之力則復之也非一人之功聖人不千歲而一起不繼世而皆

遇故與陋俗言王政終不合管子

莊周知聖人最深而玩聖人最甚不得志于當世而放意狂言其怨憤最切然而人道之倫順錯而不敘事物之情遺落而不理以養生送死飢食渴飲之大節而付之儻蕩不羈之人小足以亡身大足以亡天下流患蓋未已也莊子

唐虞三代上之治爲皇極下之教爲大學行之天下爲中庸漢以來無能明之者今世之學始于心而三者始明然唐虞三代之治自存今之爲道者務出內以治外故常不合皇極大學中庸三論總述

王安石理財法桑宏羊劉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所不道及經總制錢等法蔡京亦羞爲之經總制錢論

慈溪黃氏曰水心論恢復在先寬民力寬民力在省養兵之費其言哀痛激切然後總一篇卒歸宿于買官田則恐非必效之方也世降俗漓法密文弊民之不可一日與官接猶羊之不可與虎羣也豈獨官民爲然衣食稍裕之家以其田使人佃之所經由不過一二顏情稔熟之奴隸而已不勝其田主之苛取奴隸之姦欺矣至于富貴之家以其田使人佃其苛取其奸欺甚至虐不可支有舉室而逃捐命以相嚮者矣顧欲官買田而民佃之鄙水心先以溫州爲準欲幾城三十里內買其田一半計穀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五扛以養兵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監官吏卒掌之者七十六人鄉官佐甲催之者七十人作米者百二十人出納期會下至舟楫篙篙無不會計曲壹謂可弘免擾民然必監官鄉官吏卒甲頭人人水心世世水心其人則量租可無費錢催租可無摧剝不然則今世官取斛面往往倍正斛將壹三十里所出不足以供租之半納官租之費一石不下數貫既壹三十里所出又須別營錢以納之吏卒催租雞犬爲擾徒虧官額以飽私囊倍納之外又將不勝其橫擾而且立法之細亦多難久如監官廳子月支錢二貫果足以贍其養乎催租甲頭歲支穀一扛果足以償其勞乎腳子三十名無給則家食而官作乎大抵人情之于剝民如蚊吮血有隙胥會監官一員必增監門必增斗面必置機察江湖乞丐之靡必于勢要挾書求爲司門爲教口爲催租官況于吏卒何可豫防

官租之贏既倍吏卒之攝又煩佃戶逃而追業主業主逃而追親鄰地荒民散能係四境之不蕭然乎

水心語

三江謂吳淞江青龍江揚子江吳人習于水事者云補

附錄

先生嘗言于孝宗曰今天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然而不敢自言于上者畏用兵之害也以爲一絕使罷賂則必至于戰而吾未有以待之也其敢自言于上者非可用以當敵也直媒以自進也以臣計之和親之決不可爲審也而戰亦未易言然雖絕使罷賂而猶未至于遽戰者蓋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所當施行者有次第焉補

陳同甫與吳益恭書曰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舉自餘惟天民道甫正則耳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欽夫元晦已朗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別皆應刮目相待正則俊明穎悟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不及耳此君更過六七年誠難爲敵獨未知于伯恭如何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腳亦與其他士人不同補

水心門人　季節三傳

司業陳質臆先生耆卿

陳耆卿字壽老號質臆臨海人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吳子良稱其文遠參洙泗近探伊洛周旋賈馬韓柳歐蘇閎疆埸甚寬而步武甚的葉水心見之驚詫起立爲序其所作以爲學游楊而文張晁也水心既歿先生之文遂歸然爲世所宗著有論孟紀蒙質臆集又修赤城志雲濠案讀書附志載質臆初集三十卷續集三十八卷亦無傳本今所存者十之一二四庫著錄爲十卷與赤城志收入集部今祀鄉賢祠

王大田先生象祖

王象祖字德甫臨海人學于水心水心所謂塵垢拭杯案者也

能自淺入深荊人聞者欣朗開達年八十三卒觀文殿學士何公率嘗同舍故學徒共謚曰靖君參水心文集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與葉水心項平甫講論不倦以隱居學道爲樂云

龍岡項平庵先生安世

侍郎陳先生景思並見晦翁學案

徵君王誠叟先生綽

王綽字誠叟乳嘉人也有氣節于書無所不讀其年輩與水心相等折節從之而水心以爲畏友趙汝談嘗薦之不就其門人有戴許蔡仍王汝亦皆嘗學于水心而端明允焞祕書醇蒙允著所著有春秋傳記及王徵君集雲濠案諸山御記作王誠叟集先生卒于水心之後乳嘉諸老至是盡矣補

水心門人　季節三傳

梓材謹案先生折節從水心而水心以爲畏友是未以及門書之也故列徵君于葉氏門人之前

司業陳質臆先生耆卿

陳耆卿字壽老號質臆臨海人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吳子良稱其文遠參洙泗近探伊洛周旋賈馬韓柳歐蘇閎疆埸甚寬而步武甚的葉水心見之驚詫起立爲序其所作以爲學游楊而文張晁也水心既歿先生之文遂歸然爲世所宗著有論孟紀蒙質臆集又修赤城志雲濠案讀書附志載質臆初集三十卷續集三十八卷亦無傳本今所存者十之一二四庫著錄爲十卷與赤城志收入集部今祀鄉賢祠

王大田先生象祖

王象祖字德甫臨海人學于水心水心所謂塵垢拭杯案者也

其文簡古老健雖陳賈應亦畏之非有所見不下筆吳荊溪而下蔑如也和厚嚴重學遂行高守令欲見不可得眞文忠公德秀極重之有故人作相先生已寢疾猶稟數千言規正之其憫時憂世之心如此時論比之蘇明允龐德公魯仲連云先生頗不喜同時論學者嘗有詩云皐夔周召佐中古蕭曹房杜興漢唐因事因時修治效不談道學又何妨是則頗近同甫一派議論不盡本于水心也修

王東谷先生汝

王汝字希道黃巖人警敏刻勵常師事水心又師王誠叟取周易蒙卦之義以名其齋因購古今載籍枕藉讀之已而豁然有悟援筆爲文日數千百言伯仲陳耆卿吳子良之間所著有東谷集

丁少詹先生希亮

丁希亮字少詹黃巖人也負奇氣拊躬誓志自以爲不至于所至不止三十一歲從葉水心學于樂清同門之士以其議論夸大相與背笑之而水心亦以其讀書有數年已長微砭厲之然先生雖俯視一切而頗自悔少學不力竭晝夜讀書爲文不啻如巖父師在菊程督之又明年變名字從陳同甫于永康同甫驚曰是人日舉舉神謖謖非安帖爲學徒者且吾鄉里不素識得非巖穴挺出之士耶又未幾從東萊于明招則一時碩師良友名言奧義貫穿殆盡嘗服補褐而食蔬薄手鈔成屋于是縱筆所就詞雅意確論事深眇皆有方幅水心亦歎曰不圖少詹學倏博文倏工淹識練智麤細並入非人力所及也率以歲日二三留治其家餘輒屬山航海一夕竟去僧坊民舍隨所棲止雖在千里外家事伸縮不失尺寸不幸四十七歲遽卒有丁少詹集修

附錄

水心與書曰少詹自負太過慕爲豪傑非常之行輕鄙中正平易之論而多爲驚世駭俗絕高之語未嘗不太息也世間秖常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賓主之大倫也慈孝恭敬友悌廉遜忠信之大節也所謂豪傑卓然興起者不待教詔而自能不待勉強而自盡耳至于以機變爲經常以不遜爲坦蕩以窺測隱度爲義理以見人隱伏爲新奇以跌蕩不可羈束爲通透以多所疑忌爲先覺此道德之棄材也讀書之博秖以長傲見理之明秖以遂非故不願少詹如此補

侍郎方先生逢

方來字齊英孔嘉人從水心學登開禧第教授安豐軍時黃榦爲通守又師事焉知吳江縣以薦除監察御史遷左司諫面對乞早建儲及他事皆剴切除起居郎擢權兵部侍郎知漳州朱晦庵昔守是郡北溪陳淳從之學前守建龍江書院乃于側建道源堂祀晦庵以淳配奉祠歸里景定中推恩特除寶章閣待制

梓材謹案先生本孔嘉吳子量高弟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

周南字南仲吳縣人十五六時視吳下問學止科舉心陋之二
往旬日輒棄去凡五易師而後登水心之門初若無所論質已
而耳改目化氣蟄神涌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頓悟捷
得常以世道興廢爲己重憂時傷國老校小史引坐深語其治
身端行拱立尺寸程準廉節整飭水心于吳下弟子以先生爲
第一成紹熙元年進士對策自宮掖以至廛肆無不及也而最
切于時論者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蔽蒙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
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問辯講習是爲學人不知學
學不問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以道學爲名之至
美者小夫諸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己于是反而攻之曰此天
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學負才之士棄矣小夫諸人猶

不已又取其不應和少罵譏者亦例嫌之曰我則彼毀衛奚獸
焉是與道學爲黨耳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
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于道學則困于朋黨唯其不能可否
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然後竊箕子平康正直之說爲
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夫箕子所謂有爲有猷有守
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于
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
所謂道學朋黨正皇極所用之人也柰何棄之而取其庸人外
若無過中實奸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關竅
棄之心南亦顯非恬退之士遂被降又嘗爭過宮事
謝山跋南仲開禧救後曰右周正字山房集中擬開禧奪
秦檜官誥救也案建炎雜記曰秦檜之死其館客曹冢臣
爲博士定謚曰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勛業冠古今之
語開禧初李季章爲禮官請易以惡謚奉常定曰繆很議
上侃胄謂同列曰且休且休遂止然忠獻之告已拘取矣

侃胄死乃復還之今宋史寧宗本紀大書奪蔡楠爵謚以繆醜以李氏之言核之非其實矣子最愛敕中序鄂王冤狀淋漓悲壯事雖不果行要足以吐重泉之氣所當勒之鄂王墓道使百世共讀之者也

進士孫先生之宏

林先生居安合傳

趙先生汝鐸合傳

孫之宏字偉夫餘姚人也水心習學記言之作傳之者三人其一曰林居安瑞安人也其一曰趙汝鐸樂清人也而先生序其指曰學失其統久矣本朝關洛驟興近世張呂朱氏二三鉅公益加探討名人秀士鮮不從風先生後出異識超曠不假梯級

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象仲尼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孟子能嗣孔子然舍孔宗孟則本統離故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于五季以文鑑終焉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飲飢食之切于日用也指治摘亂之幾如刺腧中肯之速于起疾也推迹世道之升降品目人才之短長皆若繩準而銖稱之前聖之緒業可續後儒之浮論盡廢稽合于孔子之本統者也先生之論如此其于記言大旨蓋發明殆盡又稱水心以舊敵垂亡邊方數警別有後總祕而未傳則先生乃葉氏晚年入室弟子也鶴山先生嘗銘其母墓居安字德叟汝鐸字振文先生成進士不詳其官禮部侍

郎謚忠敏嶸叟其從孫也修

王先生植

王植字立之金華人文定公淮之從子也慶元中學禁正嚴先生以宰相家子匿姓名舍輞重從水心于窮絕處水村夜寂蟹舍一漁火隱約先生執書循厓且誦且思聲甚悲苦其中表有仕乳嘉者月朔設集先生獨後至中表戲曰上學來耶自是每歲必一至水心講席叩以所得蓋力學之士也修

麻靖滕先生宬

滕宬雲濠案一作歲通　字季度吳縣人知樞密院康之孫學于水心水心異其沈敏無不洞達舉直言極諫孝宗問知世家甚悅已而召試考官謂其輕己罷之其後累薦韓侂胄又忌之先生知其

意曰吾焉用溟涬風波閒哉遂不出水心奏賜廉靖處士之號晚居吳之齊門窮僻處官于吳者知其賢多就見之清語終日不及私修

侍郎孟先生猷

孟猷字良甫隆祐太后會姪孫而信安郡王孫也居吳水心入吳先生兄弟最先至恭謹退遜不異寒士其學以觀省密察爲主外所涉歷皆切于心身所覺知皆反于性凡情僞錯陳橫逆忽來幾若無所罥拂而筋骸之束肌膚之會常得由于順正其專悟獨了動用不窮有非簡策所載者其立朝無黨與中立不倚士大夫敬愛之累官至籍田令時學禁正興建安長沙金華孔嘉象山諸弟子多入錮籍且盡獨先生超然不豫然以是不

欲官中朝請外補累遷至知信州及學禁漸弛諸君子稍陽環先生亦入爲都官郎累遷至尚右郎兵議起孔嘉弟子與之者多先生亦被使出淮東及事罷貶斥者多獨先生無及之者蓋其平心無競不立岸限故能立于禍患之表其後入爲軍器監累遷至刑部侍郎然亦終不爲當國者所容出知婺州已而以直龍圖閣將漕江東壽奉祠卒先生喜爲詩有孟侍郎集九變汲引後進戶外之屨恆滿水心于先生之學惜其尚未能盡究古今之變博達倫類然以先生所得觀之蓋有用功于內者雖源流出于水心而其實自得爲多水心之言不足爲先生惜也修

知軍孟先生導

孟導字達甫侍郎叟甫之弟也水心嘗曰子講學對門紅藥被野如菜俊流數十論難捷至叟甫最簡時然後言而達甫尤簡或終席不一語衆莫測其所至問與言時事無一不精切累官大理正知嚴州先生所至皆有聲性介甚一絲之餽一縷之謁無逮門者而敏甚弊山訟海皆得其情以衆財爲諱以察冤爲急出之以和平中正故自淳熙以後議擇理繁劇之臣先生未嘗不在選中然執政者曰此大儒先生所爲才非吾所爲才也卒不果用再知臨江軍復爲忌者所論罷而先生亦無意于當世矣閒居靜坐隱几噓嗒驗學講德戒其子曰先后遺家多難再興家室俯仰百年而墜祚之澤遠矣若等衣食其力毋得與戚畹齒仕必由平進學必依癰儒麤糲適口則膏粱疏毳褐附

身則綺羅賓矣時以爲名言修

監當邵先生持正

邵持正字子文平陽人以父致仕恩爲監當水心初講學先生即在學舍中其後所至皆從之神暇語簡不輕變聲色工于歌詩駢體沈渝下吏不乳其年水心深痛惜之修

陳先生昂祖堯英

陳昂平陽人其大父堯英嘗三上書闕下論恢復事斥和議高宗令宰相召問長揖直指宰相奏罷之又三上書政府詆其誤國者也先生從水心三十年修

知州趙嬾巷先生汝譜

趙汝譜雲濠案譜一作謹字蹈中大梁人爲水心文集序少俶儻有智略水心嘗過其家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先生自是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以恩補承務郎歷監行右藏西庫疏訟趙忠定冤侂胄使胡紘攻之坐廢十年登嘉定進士後知溫州居官有政績嘗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政云修

監倉夏先生庭簡

夏庭簡字迪卿黃巖人也以進士授長溪簿少喜讀書林叔和趙幾道皆愛之往來長溪遂受業水心之門語不妄發問則博辯在官有能聲調監臨安鹽倉卒補

鹽官王拙齋先生大受

王大受字宗可一字拙齋饒州人也居吳水心弟子工詩水心

稱之爲人豪邁頗以經濟自負吳開府琚客之以異姓恩澤奏爲紹興鹽官初過宮之諫浮言盈市先生因開府密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害恣國人臆口取名于家計大不便且臺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曰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也卿且弗言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其策卽令琚擬進手詔會寢不果黨錮之禍作胡紘等欲一網盡之先生令開府密言于憲聖調劑其中事祕無人知者徐忠文公徙南安蔡璉言其謀爲不軌先生力調護之一日侂胄女歸寧忽致忠文書侂胄發函黯然卽移袁州尋歸故郡皆先生所爲也開禧議和侂胄欲用先生先生謂金以首謀爲言通軍前書宜勿用平章衛姑以陳自強主之金問則答以今已避

位侂胄疑其連明漸廣不從史彌遠之誅韓也水心門下士豫之者三人其二爲趙汝讜中兄弟其一卽先生也于是吳鋼白上其父開府調劑二宮之功且言先生實與密謀先生故負氣嘗得罪于樓宣獻公之兄又誚宣獻之文宣獻頗短之于彌遠而嗣秀王師撓言于朝曰王大受一布衣凡國之大謀皆欲討分彌遠亦畏先生之才氣命去袍笏編置邵武吳鋼不敢復言先生遂放浪于詩以終其身水心爲之序　補

祖望謹案水心之門有爲性命之學者有爲經制之學者有爲文字之學者先生欲以事功見其門庭蓋又別爲一家惜乎未竟其用也又案先生亦預誅韓之謀

鄧傳之字師孟弘豐人也年十三能作賦十七從前輩會丰幼度遊所稱撙齋先生者也以族父約禮官孔嘉因登水心之門歸作丰齋記欲自丰于內收放心于外又曰博約卽顏子之所樂也二十一歲而卒周益公痛惜之所著有丰齋棄易繫辭說一卷　補

縣令宋先生駒

宋駒字庶父宣獻公之後也南渡後居紹興乾淳之閒諸儒有以觀心空寂之學起默視危拱無所論詰忽見道體者先生未信學于水心乃從事于古今倫貫物變終始所當究極用功甚銳家居或踰月不出野宿或兼旬不返以讀書爲樂由進士知壽春縣卒　補

學博王先生度

王度字君玉會稽人也學于水心以太學上舍入對問同舍時事所宜言則皆搖首曰草茅諸生何預時事乎曰不然罷賢良策進士當世要務無不畢陳自熙寧行之矣且更待何日于是之用爲太社令遷太學博士將召對益欲發舒以疾卒　補

領衛厲先生仲方

厲仲方字約甫原名仲詳東陽人也從水心學不遠千里同行獨閉一室未嘗窺戶以武學諸生舉第一任領衛官召試閤門舍人而先生非所好也尋出知安豐軍時韓侂胄謀開邊釁妄言金毖亂而先生適奏淮北飢民多叩關求接應者然非如諜

者之導以用兵也侃胄遽從夜半下其議據以起事于是論者以咎先生召還閤門出知和州權知廬州時方北伐先生以能被選俄召授左領衛中郎將金人內犯朝議憂在江北以先生有將才其在安豐種桑數十萬株懇田數千頃值陽軍實甚眾後人卒用其所造九牛弩射殺金驍將于城下又用其所製戰車敗之清水水心帥建康訪士于先生曰田琳可乃以之成合肥而金不敢犯然先生未嘗識琳也金人屯定山十餘萬先生募后斌賢夏侯成再破走之金人畱六合水心令先生往解圍則曰卤且退矣不數日而果然已而復還領衛臺臣劾其附會開邊罷官奉祠壽徙邵州先生慷慨自喜少為陳同甫塔又從水心素畱意于事功之學故所至有稱自侃胄死凡豫于開邊之役者不原其人之本末皆棄去之雖水心有所不免而先生竟以此死于邵州君子惜之修

常博戴先生栩

戴栩字文于乳嘉人岷隱先生族子也學于水心得其旨要故明經之外亦高于文嘗云詩壞于衛宏之序春秋誤于公羊之傳易淆于三聖繫爻彖象之互入書失于孔壁序傳簡編之相亂周禮特周公大約之書當時有未必盡行者所著有五經說諸子辯論東都要略戴博士集成嘉定進士累官祕書郎湖南安撫司參議官太常博士補

知州孔靜樂先生元忠父道

孔元忠字復君商河人也父道遷居長洲靖康末以知兵干何

灌不見用南渡復從張俊有功煬王南下飽以孤軍守鹽城嘗歎士大夫鮮盡忠者故名子皆以忠先生少讀論語謂其父曰率而行之可不媿教忠之訓矣水心先生官吳門見先生所著論語說而奇之遂從受業其見賞亞于周南仲以世勛入仕累調含山尉水心將漕欲挽以自助先生謂巡尉法不出差監司宜守法不宜任意水心是之不強也已而鎖廳登進士第先生初不欲以右班官自見將應詞科至是乃止知金壇縣有善政不久為忌者所中罷改授淮西總領所業局通判常州已而通判臨安府皆有聲遷太常寺主簿大饗閣樂疏言本寺鐘磬于十二律之外有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四清聲而他律無之清聲者子聲也商角之不可勝宮猶臣民之不可勝君當黃鐘之林

鐘八律為宮之時宮律俱長商角促短于理為順惟夷則南呂為宮則黃鐘大呂為角角長于宮而民勝君無射應鐘為宮則黃鐘大呂為商太蔟夾鐘為角商角並長于宮而臣民俱勝君故作樂當此四律為宮則殺其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四正聲而用其四子聲仁宗皇帝嘗行之詔旨近世頗失此意非所以尊君乞行整正從之除太府寺丞歷知徽州處州皆以寬厚勤慎得民以疾奉祠先生和平無所矯亢而臨事以果嘗曰譽極而毀生利形而害起又曰溺名則違道為利則忘義既致其事題其燕居之室曰靜樂其所著書曰豫齋集二十卷論語鈔十卷祭編五卷編年通攷七十三卷書纂二卷攷古類編四卷緯書

進士袁先生聘儒

袁聘儒建安人紹熙進士水心之徒嘗述水心易說補

梓材謹案先生字席之紹熙癸丑進士陳直齋書錄解題
通釋葉氏易說一卷謂正則爲習學記言易乃席之述釋
文鑿趙南塘先生汝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葉紹翁號靖逸龍泉人雲濠案厲鶚宋詩紀事稱先生字嗣宗
稱本生祖曰李穎士建之浦城人則建安人攷甲錄所載高宗航海一條自
建安其祖籍既嗣于葉始居龍泉　其學出于水心而西山眞
氏與之最厚嘗著四朝聞見錄補

葉靖逸先生紹翁

縣令毛先生當時

毛當時知同安縣嗣朱子嘗學于水心補

張先生垓

張垓字伯廣金華人也師事水心所以資給之者甚至水心帥
建康辟爲司屬先是大愚得罪先生棄官追至信安爲之謀其
行李同甫之被誣罪且不測先生奔走經營卒脫之補

忠文周先生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通直陳潛室先生埴別爲木鍾學案

忠肅陳先生韡

陳韡字子華侯官人朱呂門人孔碩之子也嘗從水心學登開
禧進士賈涉開淮閫辟爲司幹官淮西告捷先生策金人必專
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卞整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以其兵
屯廬州以待諭曰金將盧鼓趙新勝于潼關乘銳急戰當持久
困之不過十日必遁設伏邀擊之必可勝又使時青夏全候金

人深入以輕兵擾其巢穴第一策也其後金人果犯安豐先生
再如旰眙見劉琸調諸軍擣虛應援皆行先生之策遂有堂門
之捷差知眞州提點淮東刑獄遷至倉部郎中入對言臣所陳
夏周漢唐數君之事如布德兆謀任賢使能信賞必罰區處薄
鎭不事姑息規摹眞大于此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屬其提舉四
隅係甲先生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汝提舉常平史彌忠告急
于朝謂非先生莫可平起知南劍提舉汀州邵武兵甲公事詔
兼福建路招捕使賊急攻汀州淮西帥會式中調兵由泉潭閒
道入汀擊賊于順昌勝之兵大合先生親提兵至沙縣順昌將
樂清流宣化督捕所至克捷分兵進攻五賊營砦平之破潭瓦
寮賊起之地夷其巢穴誅汀州牧卒諭降連城七十二砦汀境

皆平兼知建寧衛州寇汪徐來二破常山開化勢張甚先生命
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算子
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大哭急擊之衛寇悉平知隆興贛寇
陳三槍據松梓山砦出沒江廣所至屠殘詔節制江西廣東福
建三路捕寇軍馬先生奏道將劉師直扼梅州齊敏扼循州自
提淮西兵及親兵擣賊巢穴兼知贛州斬將士之張皇賊勢及
掠子女貨財者齊敏李大聲所至克捷分兵守大石堡斷賊糧
道遂破松梓山三槍遁至興寧放禽斬隆興市初賊跨三路數
州六十砦至是悉平詔獎以忠勤體國計慮精審進權工部侍
郎仍知隆興未幾改知建康遷權工部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
使知潭州召爲兵部禮部尚書兼侍讀累拜參知政事知樞密

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以視文殿學士知福州召赴闕
落致仕充體泉觀使授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久之提舉沖
佑觀力請致仕景定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少師謚忠肅參史傳

戴先生許

蔡先生仍合傳

戴許蔡仍與王汶皆水心之徒也水心嘗送之序云戴許蔡仍
王汶來自黃巖從王誠叟學參水心文集

少卿吳荊溪先生子良見下簣窩門人

劉氏門人

學士余先生嶸

余嶸字景瞻龍游人左相忠肅公端禮之幼子也幼學于劉靖

君淳熙十四年擢第官至寶謨閣學士卒贈龍圖閣學士光祿
大夫忠肅在慶元係全定策國老平停僞學禁錮號南渡名宰
先生接緒言而傳心印克爲名卿貞西山陳復齋尤敬重焉參
劉後村集

附錄

劉漫堂通侍郎書曰輿人之誦在閩惟希元在浙惟侍郎然謂
希元與人太寬而決擇或有未精侍郎持己太嚴而聽受或有
未廣未精則施行或誤未廣則聽受或偏某莫知其言之中否
若必待知其中而後言則已晚矣故姑言之惟姑聽而姑容之

補

梓材謹案謝山錄漫堂集此條作通徐侍郎嶸以時地考
之蓋即先生而誤余爲徐也

王氏門人

尚書尤木石先生焴

尤焴字伯晦無錫人文簡公袤之孫也先生端平初徵爲將作
監主簿後爲淮西帥以儒者守邊威惠兼濟累進工部尚書入
爲翰林學士卒年八十三自號木石參姓譜

祕書薛先生蒙

薛蒙官祕書與尤焴並王誠叟門人誠叟春秋傳紀二子守建
與括皆爲刊于學參温州府志

戴先生許

蔡先生仍

王東谷先生汶並見水心門人

少卿吳荊溪先生子良

吳子良字明輔號荊溪臨海人寶慶進士官至湖南運使太府
少卿忤史嵩之幼從簣牕學亦曾登水心之門簣牕之統傳于
先生所著有荊溪集其作隆興府學三賢堂記有曰道公溥不
可以專門私學深遠不可以方冊既貫羣聖賢之遺孰爲異孰爲同
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可以補羣聖賢之遺孰爲異孰爲同
哉合朱張呂陸之說溯而約之于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
溯而約之于顏曾思孟合顏曾思孟之說于孔子則孔子之道
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孔子之學即皐益伊仲傅周召之學
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尚何彼此戶庭之別哉修

謝山跋木筆雜鈔後曰木筆雜鈔二卷諸書目皆云不知作者愚讀其書乃水心先生弟子故于孔嘉諸公行事爲詳而所嚴事者則陳質卿書中有云子少時好爲議切之文質卿袖以示水心水心曰儁甚吾鄉薛象先端明當吳之時未有吳之筆也吳似王逢原惜其好罵亦如之愚攷之水心集中有答吳明輔書乃質卿表弟當卽斯人也案明輔名子良後村集中有其挽詩曰水心文印雖傳嫡青出于藍自一家尙意祥麟來泰時安知怪鵬賦長沙忤因宮妾頭無髮去爲將軍手汙韤他日史官如立傳先書氣節後辭華其爲當時直節侍臣如此而宋史不作傳可怪也

宋元學案卷五十五　毛

聘君車玉峰先生若水　別見南湖學案

孫氏家學

忠敏孫先生嶸叟

孫嶸叟字仁則餘姚人第進士復中博學宏辭科官至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卒謚忠敏著有讀易管見　參紹興府志

吳氏門人　季節五傳

承直舒閒風先生嶽祥

舒嶽祥字舜侯一字景薛寧海人也實祐進士仕終承直郎受文法于吳荊溪荊溪序其集以異稟靈識稱之宋亡避地四明之奉化與戴表元相友善所著有史述漢砭補史家錄孫摯甯避地棄家畦棄蝶軒棄梧竹里棄三史纂言談叢又有叢續叢殘雜著若干卷

宋元學案卷五十五終

龍川學案表

陳亮
鄭氏芮氏門人
徐氏再傳
安定四傳
喻民獻
喻侗
喻南強
吳深
子遲
孫忠齊
黃景昌
附從父天澤
方鳳
子樗
黃溍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吳萊
宋濂

宋元學案卷五十六表　一

胡翰 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柳貫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黃景昌 見上全歸門人
吳貴
謝翱 父鍔並全歸講友
黃景昌 見上全歸門人
林慥
陳頤

宋元學案卷五十六表　二

錢鄂
郎景明 父鵬舉
方坦
陳桱
陳猛
金濂
凌堅
何大猷
劉範
徐頎
孫賁
章溍
章淵
章潤
章海
樓應元 父民範
胡栝
章楕
章與
章允

周擴
呂約
盧任
周作
何凝
鷹仲方別見水心學案
丁希亮別見水心學案
陳剛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呂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薛季宣別爲艮齋學案
葉適別爲水心學案
並龍川講友
倪樸
龍川學侶
王自中——彭仲剛別見龍澤諸儒學案
龍川同調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龍川學案

祖望謹案乳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爲得統于程氏乳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掄魁晚節尤有慚德述龍川學案梓材案是卷本稱乳康學案謝山定序錄改稱龍川又案止齋等爲芮祭酒門人又先生祭鄭景望龍圖文稱之曰吾鄭先生則先生亦在鄭氏之門矣

鄭芮門人季鄭再侍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陳亮字同甫乳康人學者稱爲龍川先生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先生以爲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先生嘗圖視錢塘嘯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于西湖也至是孝宗卽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其畧云請爲陛下陳國家立政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書奏孝宗赫然震動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大臣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待命十日復上書言三事欲官之先生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江而歸日落曉醉酒醉

時戲爲大言一士欲中之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濟濟卽緻狀事下大理笞掠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之陰遣左右廉知其事遂得免居無何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先生父其家疑之聞于官復下大理時辛幼安棄疾羅春伯點素高先生才援之尤力復得免又與鄉人宴會同坐者暴死復下大理又得出先生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秒忽較理于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主睟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與朱文公熹論皇帝王霸之學文公

雖不與而亦不能奪也先生感孝宗之知復上疏時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光宗策進士先生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于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上不朝重華宮羣臣迭諫皆不聽喜先生策謂善處父子之間擢第一既知爲亮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吏部侍郎葉水心請于朝官其子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修

百家謹案孔嘉之學薛鄭俱出自程子是時陳同甫亮又崛興于永康無所承接然其爲學俱以讀書經濟爲事嗤黜空疏隨人耳後談性命者以爲灰埃亦遂爲世所忌以

陳同甫集

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于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使人不能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閒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閒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皐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爲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

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閒不無滲漏曹孟德本領一有蹺欹便把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著手處此卻是專以人欲行而其閒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閒也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于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卻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亮之說卻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卽如太宗亦只是發他英雄之心誤處本秒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爲霸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諭乃謂非三綱五常之

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言也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勇如此之詳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于仁義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于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知勇而無仁義者皆出于儒者之口亮以爲學者學爲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祕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止于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卽如以下

全氏補

張采謹案龍川于王霸二字未究端委故于諸儒之論不肯降服且如三代而下漢文宋仁最近仁義然謂其能治

人欲否龍川必欲以曹操一輩爲人欲則其說人欲淺矣

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于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爲萬世法程禹啟始以天下爲家而自爲之有扈氏不以爲是也啟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于南巢而爲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爲周武狹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爲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于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于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爲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于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古之所當憲章也茍夷史籍之煩

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于天下使人人無異于桀則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于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人爲能盡倫自餘于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爲倫也惟王爲能盡制自餘于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爲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人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于得禽也而非惡于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于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而

射者之不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往反用爲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之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終歸于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入井時微眇不易擴耳至于以位爲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于仁政哉以天下爲己任其情猶可察者不總之于一家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爲家

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是事變萬狀而眞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邪道非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眞有之矣此論正在于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闢佛輳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辯比見祕書與叔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蜂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

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爲成人來諭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于人中爲大纔立箇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汝爲君子儒其他亦未之問也則亮之說亦不爲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于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卻是箇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無能爲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專徇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攬金銀銅鐵鑄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亦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

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祕書重德爲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爲得不傳之絕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愼之辭也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是這箇才譬之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于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爲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騖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著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

某大槩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

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閼者人遂其性而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諭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于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以為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霸孟子應論霸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脈決不如說者所云

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于來諭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謂心迹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于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于心者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為鐵也前書所謂攬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至于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綱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既高于駁雜中有以得其眞心故也波流奔迸利欲萬端宛轉于其中而能察其眞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為可貴耳若于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眞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于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為鐵使千五百年之閒成一大空闊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倚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倚其不常廢此名言也而謂指其

須臾之閒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于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不當以不盡者為法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于三代之盛時便以為狀罔不知千五百年之閒以何為眞心乎

亮大意以為本領閎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祕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祕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

這些子珍滅不得祕書便以為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于釋氏然亦異于這些子之論矣天地

之陋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卽是豈舉世皆昏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著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閉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撑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合其實不離于盲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汨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況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

其光明以附于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浣世界者如便以爲古今祕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晝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于門外而誚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于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著敝景足矣若知開眼只是箇中人安得撰到此地位乎祕書以爲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潔淨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爲纔有人心便有許多

不潔淨卽道止于革面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于前後嗣承庇于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潔淨祕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閒世界塗涴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得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善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祕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絕又誣其如纔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滾者盡指之爲盲人而一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　以上復朱元晦書

宗羲案止齋謂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同甫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

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晦庵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于僕區不遠蓋謂二家之說皆未得當然止齋之意畢竟主張龍川一邊過多夫朱子以事功卑龍川龍川不諱言事功所以終不能服龍川之心不知三代以上之事功與漢唐之事功迥乎不同當漢唐極盛之時海內兵刑之氣必不能免卽免兵刑而禮樂之風不能渾同勝殘去殺三代之事功也漢唐而有此乎其所謂功有適成事有偶濟者亦只漢祖唐宗一身一家之事功耳統天下而言之固未見其成且濟也以是而論則言漢祖唐宗不遠于僕區亦未始不可二十年之閒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譽道非議前輩

以爲不足學世之爲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爲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爲無所不能麾其後生惟己之向欲盡天下之說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吾深惑夫治世之安有此事而懼其流之未易禁也送王仲德序○以下全氏補

梓材謹案謝山又補錄同前文集十二條今移入晦翁學案三條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止齋學案一條移入水心學案一條

爲士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道德性命之說一與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于其間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窺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于聖人之道于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

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終于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纖之禍滔及平人出反之慘乃至此而子于其中受無纖之禍尤慘送吳允成序

亮以狂豪馳驟諸公閒諸公既教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終不近與韓无咎

世之學者玩心于無形之表以爲卓然而有見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得之深者亦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故格物致知之學聖人所以惓惓于天下後世也夫天下何物非道千途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于所已發處體認則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非設辭也

儒釋之道判然兩塗此是而彼非而溺子佛者直曰其道有儒所未及者否亦曰其精微處脗合無閒高明之士猶曰儒釋深處所差秒忽耳此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己且罵而且飲之也大使賊假募士之名得入帳下一旦起而縛之此李元平所以爲弄于李希烈也以上與應仲實

陳平王陵之事使王陵發心不欲王諸呂皎然若日月之在上不幸而以此國破身亡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誣也若秖欲得直聲以爲在朝諸臣皆無我若此則濟不濟皆有遺恨耳使陳平心欲劉氏之安且委曲彌縫以爲後日計卽不幸或事未濟而死此心皎然不可誣也若半私半公則進退皆罪耳夫子所謂仁者獨論其心之所主若泛然外馳雖爲善猶君子之所棄也復呂子陽

附錄

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推爲褒然之選繼而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議論以敵仇未雪爲國大恥六詣天閽上書皆主于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云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公少以文名于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謝宰執其啟云數十年窮居獻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崑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材不逃于中人學未臻于上達十年璧水一几明牕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議宰相無輔佐

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俾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

王淮曰朱爲程學陳爲蘇學補

朱晦翁曰同甫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又曰同甫在利欲膠漆盆中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陳同甫近一二年來卻翻然盡知向來之非有意爲學其心甚虛補

危驪塘曰陳同甫上書氣振對策氣索蓋要做狀元也補

謝山陳同甫論曰自陳同甫有義利雙行王霸雜用之論世之爲建安之徒者無不大聲排之吾以爲是尚未足以

貶同甫蓋如同甫所云是其學有未醇而尚不失爲漢以後人物孔明有王佐之才而學墮于刑名家要之固漢時一人豪也若同甫則當其壯時原不過爲大言以動衆苟用之亦未必有成迨一擲不中而啫焉以喪遂有不克自持之勢嗟夫同甫當上書時敝屣一官且有踰垣以拒曾靚之勇而其暮年對策遂阿光宗嫌忌重華之旨謂不徒以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何其謬也蓋當其累困之餘急求一售遂不惜詭遇而得之吾友長興王敬所嘗語予以同甫之才氣何至以一大魁爲驚喜至于對弟慼泣相約以命服共見先人于地下是蓋其暮氣已見之證豈有淺衷如此而力能成事者予應之曰同甫之將死自其對策已徵之矣不特此數語也故卽令同甫不死天子赫然用之必不能拚其言同甫論李贊皇之才以爲倘是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蓋倘有所未滿同甫之失正坐亟于求春而不需穀亟于求涉而不需纜卒之米固不得幷其船而失之水心于同甫惜其初之疾呼納說以爲其自處者有憾而又謂使其終不一遇不免有狼疾之歎可謂微而婉者也永嘉經制之學其出入于唐漢之閒大畧與同甫等然止齋進退出處之節則渺渺不可及矣卽以爭過宮言之同甫不能無愧心可謂一龍而一蛇者矣吾故曰論學之疏不足以貶同甫也至若反面事二姓之方回亦深文以詆同甫謂其登第後以漁色死非命是則不可信者同甫雖可貶然未許出方回之口況撫流俗人之傳聞以周內之哉

龍川講友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文憲薛艮齋先生季宣別爲艮齋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別爲水心學案

龍川學侶

倪石陵先生樸

倪樸字文卿浦江人也學者稱爲石陵先生其學大畧近陳同甫談兵說劒恥爲無用之學紹興末金人有南牧之信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草書萬言欲以征討自效謂

金可以必滅者有五不可以不滅者亦有五而滅之之策有三其事勢相關不可緩者有七所謂三策者謂兵法先發制人今金雖有意犯我而事未舉則謀未定屯戍未備宜令諸將出其不意水陸並進襲其要害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然後車駕進駐江表以壯聲援以慰中原歸附之心則黃河以南可傳檄而定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若大軍已舉警備已嚴當令江淮之師堂堂之衆出壽春盱眙連水以迎其前然後一軍出荆襄一軍出陳蔡以潰河洛一軍出隴蜀入散關以據陝洛震動賊勢分而我專何有不濟若其鋒未可當宜斂江淮之兵列江而守虛西淮之地以待之金所恃者騎耳舟楫非其所長深入吾境臨江不敢輒渡吾據江不與之戰曠日持久糧

運不繼則士心危不自亂且自潰不戰而屈人之策也鄭先生伯熊見之歎曰男子當是時道德性命之學盛行先生獨與同甫講明其學凡所著述但以示同甫其知先生者亦惟同甫然皆不能諸于鄉同甫既累陷罪戾先生亦廢徙筠陽久乃得赦歸同甫晚得一第終不得有發舒而先生亦以寒窶老死其所著有輿地會元四十卷備列天下山川險夷戶口虛實以證其兵戰之所出又繪之爲圖張之屋壁時時豫籌其策手指丈餘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常思一效其能而時無知者獨陳同甫心敬之又云謝皐羽嘗取其所著書選爲一編號曰石陵倪氏雜著蓋服其學博而有用以視黃茅白葦之徒直如曹蜍豎矣向使先生之學未之以伊洛之義理所就且將不止于此然要非今之學者所可及固未易以王霸並行而遽少之也可謂平允之論然予又嘗考東萊之卒先生貽書同甫謂宜力學以紹其後而同甫咈然不說是則同甫之護前莫能洗其嘗肯之痼而先生晚年所見平實有不謬于伊洛者矣是不可不表而出之也卒之同甫附會光宗之不孝以取一第盡喪其生平而先生固窮不失其所守卽此一書可以見之水心爲同甫道甫作合志以爲道甫之才等于同甫而身後之名有殊故欲同甫以身後之力引而齊之先生直過于同甫而未有文如水心者淵頴又言之而不詳是以六百年來幾泯泯焉予爲摭拾于聲塵消歇之餘登之學錄

先生或可以少紓其沈屈也夫

補

雲濠謹案主一朱元儒傳私記云先生以用兵制勝必須先審知地勢乃遍考羣書以當時州縣爲準由漢以來其間郡縣離合廢置變名易實不可按辨者皆會而歸之于一凡古今帝王之所都禹貢山川之所經春秋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關防津要戰守會盟之地故基遺迹搜括無遺其有乖謬爲之援據引證以相參考名曰輿地會元志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爲一圖縱橫各丈餘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常思一效其能而時無知者獨陳同甫心敬之又云謝皐羽嘗取其所著書選爲一編號曰石陵倪氏雜著蓋服其學博而有用之晚雖坐廢猶著鑒輯錄五卷以痛國家禦侮用策之失聞者悲之先生卒後其所著輿地會元不傳謝皐羽嘗論定其文之可存者而吳淵頴及見其圖以爲先生足蹤所未至蓋亦未免有參差矛盾未爲盡善者但其博而同甫倣岸自喜目無世人嘗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分韻

龍川同調

知州王厚軒先生自中

王自中字道甫平陽人也學者稱厚軒先生其所學大畧類陳

得方字先生搖膝朗唱曰世間此物多爲馬實匪還宜出上方
丞相愠座客多恐先生飲啖自若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先生
伏閤三上書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
爲中原率今之所遣是絕中原之望也時相以內空語怒因奏
靖康士子伏闕幾召亂嘗著令伏闕者斬陛下卽欲恕自中宜
當遠竄上曰不可亦須編管曰不可送之遠郡聽讀上曰
送近處乃斥之徽州上殊念先生忠諒瞻安尹遣曉事人護之
行是冬時相去位先生以書自通于尙書周操操奇之白其事
以郊恩得自便成淳陞五年進士孝宗猶記其姓名累官分水
令十年以中書舍人王蘭薦召赴都堂未至上數以問近臣及
見上曰望卿甚久對曰昨宰執已傳聖旨草茅微賤何自得此

因反覆陳數百言徐出二疏其一曰臣嘗讀唐兵志有言蓄兵
所以止亂也及其弊也反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
未嘗不爲寒心今去古既遠井田之賦不可得而論矣所可論
者惟唐初國無供軍之費而軍足以待事故自貞觀至開元百
三十年之間戰勝攻取伸縮如意自其法之廢天下大亂太祖
皇帝有意于更革而當時議者未能遠謀故爲今日之計莫若
取唐之意推而行之唐初民田皆從官給今兩淮荆襄西蜀三
邊之地田之在官者往往散而爲民田民田正數之外包占尙
多朝廷務覓邊民終不敢致詰臣請言之曰營田曰力田曰屯
田曰官莊曰荒田曰逃絕戶田此過田之在官者也曰元請佃
田曰承佃田曰買佃田曰自陳賸佃田此過田之在民者也曰

義勇曰神勁軍曰弓弩手曰山水砦此過軍之在民者也州曰
廂禁軍縣曰弓手鎭砦曰土軍其重地皆有戍軍此過軍之在
官者也有官軍有民軍有戍軍之地又皆有城池若可以爲固
矣然有城而不能守不如無城今戍軍往來僅同逆旅人之多
寡不與城稱號爲義勇者又爲生生之具一旦有警則民必先
逃而軍亦不能守矣守且不能矣暇議攻臣愚謂宜盡以並過
州縣鎭砦分緩急爲三等以精卒配之多者至三五千人少者
不下數百人然後以田之在民者家出一夫爲卒得免其田稅
六七十畝家無常人人無常數取其强力武藝之堪充軍者而
精其選使勇者知貴怯者知恥其民之田多者聽以田募客爲
卒卒五人以其主戶爲伍長而免田稅二百畝十人則爲什長

田愈多者軍愈眾稅愈輕而階級又愈進入則有主客之恩出
則有部曲之分租課悉循其初官無所與而新募流民官吏量
給之如此則主戶樂出其田募民而爲卒矣于是因民田之近
于州者三十里內皆使家于州近于縣者二十里內皆使家于
縣及新種之時乃以古制卽田爲廬田事畢而後反使與所配
之卒犬牙而居不爲營而爲坊爲民者因農隙以事武爲卒者
皆分爲三番每季一上以給官司之役蓋一年之閒番上者僅
四月而餘月得自治生如是則軍民合一通饋問結婚姻皆有
安居樂業之念而吾事集矣下至鎭砦亦莫不然去州縣鎭砦
遠則聚而居之爲之府如唐法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
八百人立都尉將校之官爲保障戰守之具依險負阻相度經

營務合事宜名其軍曰衛府此民田也官田則官募軍或民分屯之悉從府衛之法每屯上至千二百人下至八百人名其軍曰屯府此官田也如是則並邊之地無一夫非卒皆思所以保家井全骨肉卒然有戎莫不協心畢力以死敵其與旅寓之軍聞風先潰者功相萬矣積以數年屯衛軍益強官軍缺者勿補費益省恢復之後即推其法于西北而屯衛之軍滿天下矣然又當選天下忠貞勤幹之賢不問文武爲之守令將帥授以方畧責以事功賢焉則久其任且使其子若孫之賢者得世其爵壹罷諸司而專以總領者統治之通融有無品節勞逸增鼓鑄以給其費置平糴以收其利遷移招集適于便宜者輒行于是練沿江之屯以壯邊軍之心練三衛之軍以爲順動之備又練

內地州縣軍以待不時之需令天下皆設武學立子弟所招效士以收翹楚之才文武並用軍民雜居化民爲卒化卒爲民使其聲勢足以相接密疏足以相維四頭八尾觸處俱應敵若猖狂來寇則清野入守敵攻一處必虞諸處之師不免立營置柵分兵抄掠則所在府兵依其鄉井設伏出奇以破之若長驅深入則我表裏之軍夾而擊之欲全師而出則我之諸軍隨而蹙之持重徐行見可則止于是六飛親督侍衛之兵出臨江上氣勢既合斟酌號令明信賞罰務盡衆善無一毫舛差則北方豪傑舍二百年父母之國將安之乎孝宗領之其一則言守令也大日除籍田令上語大臣曰朕急欲用自中可與超遷又謂大臣曰自中必有所知可令薦舉于是監察御史適闕上欲即用先生而宰相甚不喜右正言蔣繼周誣劾先生罷之然孝宗念之不衰知邵州蔡必勝陛辭上以其爲先生鄉人也謂曰人才難得王自中本無事等閒去之明年通判郢州道改知光化軍上所親擢也任滿入見光宗謂曰壽皇言卿可用以屬朕可留爲郎先生對曰朝列多不喜臣臣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上終欲留之辭以母老乃知信州復召以御史王恬疏罷知邵州以中書謝原明之言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封駁罷而先生亦遂病矣尋卒所著有王政紀原三卷列代年紀十二卷孫子新畧注二卷厚軒集五卷雲濠案謝山劄記作厚軒文集永心葉孫子新畧前後序應代紀年

忠定公與同甫合志之鵝山魏文靖公又別志之止齋之言曰道甫晚年抑才爲學去智爲恬假之以年何造不深則又非同甫所可並語矣補

龍川門人季節三傳

太學喻先生民獻

喻民獻原名汝方義烏人與從子侔入太學爲諸生同甫爲其母夫人王氏志云夫人最愛幼子汝方勉使爲學又謂汝方能以學問自見于鄉里云參龍川文集

簽判喻廬隱先生侔

喻侔字伯經原名宏義烏人其從父民獻首從同甫遊從數十人偕焉登慶元己未進士第累遷隆興觀察推官簽書鎮南節度判官請祠而歸築室夫人峯下曰廬隱著有廬隱類稾五十卷隨見類錄二百卷當乾道淳熙間朱張呂陸四君子皆談性

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同甫崛起其旁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于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畧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先生獨出爲諸生倡布葆綱紀發爲詞章扶持而左右之使同甫之門惡聲不入于耳皆其功也同甫再下詔獄先生與同志極力營解卒得出之修

縣丞喻梅隱先生南強

喻南強字伯強侶之從弟也其父直方以先生與陳同甫類俾從之遊時著錄牒者咸數千百人先生周旋其閒獨能探深索隱語移日精銳鋒起同甫曰伯強凜然可畏也慶元中入太學爲富陽尉轉縉雲丞卒年七十一同甫之得罪也先生義形于色無辜受禍吾曹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得爲士類邪走東甌見葉水心訴冤水心曰子眞義士也卽乘筆爲作書數通先生又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同甫之冤其爲文善馳騁下筆數千言不煩繩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悉人取去不甚愛惜惟存梅隱筆談十四卷修

梓材謹案萬氏儒林宗派陳氏學派有喻侶喻南強今據學案原表侶與南強之外又有喻宏喻寬案侶傳原名宏是一人也中庸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則寬卽南強無疑同甫誌喻夏云孫男九人有侶有寬而無南強可證也

陳先生深

吳深全歸子思齊祖其先居處之麗水先生有奇才同甫以子妻之遂家永康

林先生慤

林慤永康人補

陳先生頤

陳頤永康人嘗從同甫遊

錢先生鄂

錢鄂字叔因浦江人沈靜和雅語如不能出諸口同甫甚嘉之初先生之兄抑任家事嘗先生以學而一錢不以假之或言汝兄私自爲計則怒曰汝離閒我友昆弟兄愛我者也其于貨幣不以嬰心科舉之事亦不甚習也獨求有得于學其卒也葉水心甚惜之修

郎先生景明父鵬舉

郎景明永康人其父鵬舉與鄭文肅公善修

梓材謹案先生之父名鵬舉其字也遺先生從同甫遊卒年四十七同甫爲志其墓

方先生坦

方坦浦江人同甫嘗云坦從予遊一日其父來視坦每進見子亦若諸生然其恭而篤于教子如此修

陳先生檜

陳先生猛合傳

陳檜縉雲人章侍郎服之甥與其弟猛同學于龍川者也修

金先生淵

金淵字伯清金華人從同甫遊

凌先生堅

凌堅浦江人孤童力學其母何氏督之曰吾之不死以待汝者欲持以見汝父于地下也先生感奮卒能以學行自見同甫患難先生每關切相猝走云修

何先生大猷

何大猷字少嘉義烏人同甫之婦弟也同甫在獄嘗救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往返兩涉之幾至覆溺嘗曰吾未知前輩所謂不傳之學安在而敢自棄乎同甫又稱其事母孝事兄敬而行甚醇謹云修

太學劉先生範

劉範金華人太學諸生原名淵雲濠案龍川誌先生父和卿墓云金華劉範十年前名淵嘗與二三子從子學有聲三舍間同甫稱其頃刻不輟于學修

徐先生碩

徐碩永康人務學不輟其文日進修

孫先生賁

孫賁字沖季永康人從事于王霸之學甚銳年二十三而卒同甫銘其墓云又贊呂君教其前母方坦臨其葬而銘之修

章先生溍　合傳

章先生渭　合傳

章先生海　合傳

章湜永康人侍郎服之子也與其兄溍渭海俱從學于龍川初同甫微時聲名未立侍郎首識之即令諸子從學而先生爲叔父後補

樓先生應元　父民範

樓應元東陽人也父民範工詩文與同甫善先生亦工詩文補

胡先生括

胡括永康人同甫謂其可與共學修

章先生椿

章椿永康人龍川誌其母田氏墓云始余于送往事居之禮缺然未知所圖託于講授以自衣食而章氏之子椿實左右之明年其弟與允相繼至參龍川文集

周先生旹

周旹永康人龍川嘗銘其母黃氏墓同上

呂先生約

呂約永康人龍川誌其母夫人夏氏墓云又贊呂君教其前母之子約必使自見于士林同上

盧先生在

周先生作　合傳

何先生凝合傳
梓材謹案三先生並龍川門人見上孫先生貫傳

頴衛厲先生仲方

丁少詹先生希亮並見水心學案

教授陳先生剛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王氏門人

提舉彭先生仲剛別見鄱澤諸儒學案

吳氏家學季節四傳

知軍吳松澗先生邃

吳邃乳康人全歸子思齊父累官知廣德軍學者稱為松澗先生

松澗家學季節五傳

縣丞吳全歸先生思齊附從父天澤

吳思齊字子善乳康人松澗先生子先生少穎悟倣父為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後調為嘉興丞數以書與用事者言賈似道毋喪不宜用鹵簿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凡所為要以直遂其志第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也宋亡隱浦陽家無儲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劈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不能更二夫也所善惟方鳳謝翱相與放遊山水間登嚴陵山慟哭西臺自號全歸子學者尊其行爭師之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

詩別諸友遂卒

全歸講友

文學方存雅先生鳳附子樗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浦陽人生有異材常出遊杭都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閩門舍人王斿家教其二子大小登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先生自是無仕志益肆為汗漫遊一日復遊杭大登為通國臣奉使上國相持泣下先生欲與俱行人勸止之先生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于訊歌音調淒涼深于古今之感臨沒屬其子樗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眞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

俱盡性不喜佛老讀唐傳奕傳壯其為人撫奕後闢異教者數十事題之曰正人心書尚未完他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稾黃晉卿吳立夫柳道傳諸文章家皆出其門樗字壽父亦精于詩參浦陽人物記

參軍謝晞髮先生翱父鎬附門人吳貴

謝翱字皐羽長溪人父鎬通春秋先生世其學試進士不中倜儻有大節會文丞相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已復別去及丞相被執以死先生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嚴子陵釣臺先生設丞相主再拜伏酹號慟者三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歌闋竹石俱碎性嗜佳山水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祕即著遊錄遊倦輒憩浦

陽江源及睦之白雲村尋隱者方韶父鳳吳子善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明年肺疾作瀕死屬其妻曰吾去鄉千里交遊惟方韶父吳子善最親愼收吾文及吾骨授之已而韶父等至瘞之子陵墓南以文棄殉伐石表之曰尊謝翺墓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先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髮子所著手鈔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辭芳草圖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遊記九卷參宋文憲集

全歸門人 季節六傳

宋元學案卷五十六　三八

黃田居先生景昌

黃景昌字清遠浦江人從方鳳吳思齊謝翺遊通五經自號田居子從黃氏補本錄入

方氏門人

文獻黃文貞先生溍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貞文吳淵穎先生萊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集賢大學士直方子也生有奇質四歲母盛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七歲能屬文族父幼敏家多書公往往私挾一編歸盡夜讀竟又復往易幼敏知而視之乃漢書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曰汝能記是當不汝責先生琅琅誦之不遺一字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他編盡然因悉出藏盡使讀之

宋元學案卷五十六終

宋元學案卷五十六　三九

黃田居先生景昌　見上全歸門人

吳氏門人　存雅再傳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

教授胡長山先生翰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梭山復齋學案表
陸九韶——嚴松
道鄉子
庸齋弟
陸九齡——沈煥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庸齋第
襄陵門人
袁燮別爲絜齋學案
曾洙——子極
李纓——鄒斌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曹建
萬人傑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修己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饒延年

陸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梭山復齋學
侶

道鄉家學
隱君陸梭山先生九韶

宋元學案卷五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馬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梭山復齋學案

祖望謹案三陸子之學梭山啟之復齋昌之象山成之梭山是一樸實頭地人其言皆切近有補于日用復齋卻嘗從襄陵許氏入手喜爲討論之學宋史但言復齋與象山和而不同攷之包恢之言則梭山亦然今不盡傳其可惜也述梭山復齋學案（梓材案黃氏本以梭山爲金溪學案之一復齋爲金溪學案之二謝山則并稱之曰梭山復齋學案）

道鄉家學

隱君陸梭山先生九韶

陸九韶字子美撫州金溪人復齋象山之兄也（雲濠案象山年譜兄弟六人長九思次九敘次九皐號庸齋次卽先生而復齋象山又次之宋史以先生爲復齋弟誤）學問淵粹隱居不仕與學者講學梭山因號梭山居士嘗謂聃翁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卽太極也未嘗于其上加無極二字動靜章言五行太極陰陽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晦翁不以爲然先生以其求勝不

求益不復致辭詔舉遺逸諸司以先生應不赴臨終自撰喪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

梓材謹案梭山之學以切于日用者爲要象山年譜述梭山日記云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可以得其要矣

梭山日記補

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至十五歲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秀異者入學學而爲士教之德行愚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讀須六經論孟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次讀史知歷代興衰治平措置之方

科舉之業志在爲舉登科難莫難于此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通經知古今修身爲孝弟之人此有何難況既通經知古今而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于義理

爲人孰不愛家愛子孫愛身然不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蓋一家之事貴于安寧和睦悠久其道在于孝悌謙遜若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寢食之所思者名利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言及于名利則洋洋然有喜色言及于孝悌仁義則淡然無味惟思臥幸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有阻意則躁悶若無容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尤人至于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之乎

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徼幸于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癡甚矣哉就使遂心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邪

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肖者本貧富貴賤者末得其本則末隨之趨其末則本末俱廢今行孝悌本仁義則爲賢爲知賢知之人衆所尊仰簞瓢爲奉陋巷爲居已固有以自樂人不敢以貧賤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末自隨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賤雖紆青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已無以自樂人亦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乎

兎富貴貧賤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隨穫而無以自處矣斯言或有信之者其爲益不細相信者稍衆則賢才自此而盛

又非小補矣以上居家正本

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

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

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
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
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醬罇屋
取諸蓄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
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
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于接待賓
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干求親
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
居家之病有七曰笑（咖笑罵戲嘘之類一本作呼如呼嗟嚷之類）曰遊曰飲食曰土
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于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
周旋豐餘而尙節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

閒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
今乃恝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情則人不佑人惟恐其無隙苟
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
決隄破防矣
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
則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
撙節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
遂破家矣
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
喪則以先往後罷爲助客則樵蘇供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
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祭祀最嚴也疏食菜羹足

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
不廢而財不匱矣
前所言以其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
分者非謂必于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概其間用度
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
貽鄙嗇之譏
世所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
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欲怨無法可依必至如此愚今
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是
取中可久之制也（以上居家制用）

附錄

先生隱居山中嘗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
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
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先生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
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雖其子孫有過
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
官府屏之遠方焉
朱子與梭山書曰伏承示諭太極之失及省從前所論卻恐長
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卻
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卽
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
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

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亙古今顯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務立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會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艷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卻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顧諟謹案先生嘗有書與紫陽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爲病根意謂不當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紫陽答是書而先生之原書不可得見故載紫陽書入附錄中

朱子又與梭山書曰前書示諭太極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于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于理爾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于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邪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熹之愚陋竊願尊兄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于其所說如出于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于察理已不能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在迫急卽是來諭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于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何如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款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益也

顧諟謹案此紫陽答先生之第二書也知先生又有書答

紫陽前書今亦不可得見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此下又有朱子與象山往復五書今以其說較詳移入下卷象山學案

黃東發曰梭山堅苦立學言治家不問貧富皆當取九年熟必有三年蓄之法常以其所入留十之二三備水旱喪葬不測雖忍飢而毋變宗族鄉黨有吉凶事苟財不足以助之惟助以力如先眾人而往後眾人而歸有勞爲之服之毋毀所蓄以變定規如此力行家不至廢而身不至有非理之求其說具有條理殆可推之治國者也江西并子美又號三陸補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金溪人學者稱爲復齋先生梭山象山其兄弟也十歲喪母哀毀若成人秦氏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

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至聞其雅以放逸自許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時先生年尚未冠吏部郎襄陵許忻直道清節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一見先生折輩行與語凡治體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輩間人之律度軌轍皆亹亹言之已而許公起守邵陽招先生往所以屬先生者甚厚既歸益肆力于學廣覽博咨深觀默養兄弟自為師友和而不同休暇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為武夫末藝廬陵有寇警旁郡皆入保請先生主之門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比閭之長卽五兩之卒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必假手主者彼乘是取必于里閈亦何所不至凡先生之

所以講明屯禦者皆可為後法而里中盜賊羣相戒曰是家射命中無取死初先生之父宋溫公冠昏喪祭儀行之家先生又釋先志而修明之晨昏伏獵奉盥請衽鷄豆館爨閭門千指男女以班各共其職友弟之風被于鄉社而聞于天下束書入太學太學知名之士問聲爭願交屏所挾北面稱弟子者甚眾司業汪文定公舉為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釋褐桂陽軍學教授以母老改調與國軍教授地濱大江民寒嗇罕志學先生不以職閑自逸端榘矱衣冠如臨大眾勸殺引翼士興于學學廩名存實亡簿書漫漶不可攷先生為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白郡授有司行之士得其養甫九月以母服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疾卒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侵直不徇人而與

居久益有味有請益者從容啟告莫不渙然開有扞格不入者則引而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屬纊之日晨興坐牀上與兄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少焉正襟端臥而逝東萊志其墓謂先生勇于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公平並觀卻立四顧弗造于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詮文建先生之高弟曰沈煥

復齋文集　補

聲氣容色應對進退乃致知力行之原不若是而從事于箋注訓詁之間言語議論之末無乃與古之講學者異與　與張敬夫

近來學者多自私欲速之說又惑于釋氏一超直入之談往往棄日用而論心遺倫理而語道適見聖謨與舍弟書又有卽身是道不假擬度之說此又將墮于無底之壑矣　答傅子淵

有終日談虛空語性命而不知踐履之實欣然自以為有得而卒歸于無所用此惑于異端者也　與沈叔晦

古之君子往往多出于羈艱困厄愁憂之中而其學日進某獨日以汨沒觸事接物習倩客氣時起于其間與李德遠

梓材謹案此下有與趙景明一條及謝山案陸移入晦翁學案

身體心驗使吾身心與聖賢之言相應擇其最切己者勤而行之　答王漢臣

治人必先治己自治莫大于治氣氣之不平其病不一而忿懥之害為尤大

釋氏之門亦有教律禪之異禪門亦有五家宗派何況儒釋二教安得強而同之

釋氏大抵以理爲障與吾儒之學天地懸絶以上與王順伯

人生之迷千種萬類不可名狀而大要皆是利欲李赤入廁天下之樂于是乎在而不知其死于糞穢也與王申伯

須磊磊落落作大丈夫淨埽平生糾繆意見與陳德甫

貧者士之常吾友能安之則尊劭無不安者吾心微有不可安則過自此起矣天命固不可損益但自失其本心耳與柴必勝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意不可不先講習到臨利害得失憂懼心平時胸中泰然無計較心則眞知命矣與劉淳叟

租賦利害如買絹一項吏廉則民之輸帛易而帛亦不至甚惡

吏貪而受常例則雖甚疏惡者亦不得不受于是有浮巧之民能爲甚薄之帛而加之藥如甚厚者攪子厚取其直于民而薄其價買之以輸于公揀子不敢言受領官不敢退若必使民自輸而書人戶與揀子之名于帛端而毋得使攪子者輸焉則公私兩利而其弊革矣與汪漋

團結禦寇須聚何人可用何兵可戰如何分布營寨如何置備糧食聽誰統轄如何防堵把截若泛牒前往界前爲害未易悉數與金溪宰

射所以觀德也然后羿善射爲亂臣逢蒙善射亦殺師養由基善射而奪國李廣善射而數奇崔浩不能彎弓杜預射不穿札而皆有成功何邪

銅壺爲漏浮箭爲刻天池以注之平水以納之而壺之制盡矣匏以載之運以出之華表以正之而箭之體定矣日有十二辰而八十四雒閒焉歲有十二月而二十四氣分焉以土圭測日景以磁鍼辨方位而二十四位于是乎正矣日行有南北晝夜有長短而二十一箭于是乎立矣宜無地之殊也而嶽臺以南凡三徙之而箭之不用者六嶽臺以北凡三徙之而箭之增者亦六何也于雒之閒于辰或以屬爲前或以屬爲後或分之而兩屬焉磁鍼之辨方位或以爲指午或以爲午之三分丙之七分或以爲丙午之閒

立政致意于常伯常任準人求于周官漫不知何職瑣瑣如攜僕綴衣牧尹亦缺焉以上策問

道者古今之正權者道之用也權之所在即道之所在又焉有不正者論

祖望謹案復齋先生之集明萬歷中文淵閣尚有之今則亡矣慈溪黃氏日鈔摘其語之精足警後學者及其近乎象山而可議者凡若干條于從而錄之此其語之精者也其可議者亦列于左

某日與兄弟講習往往及于不傳之旨天下所未嘗講者與汪德占

荀卿楊雄韓愈皆不世出至言性則戾近世巨儒性理之論猶或有安某乃稽百氏異同之論出入于釋老反覆乎孔子子思孟子之言潛思而獨究之煥然有明焉窮天地亙萬世無易乎

此也然世無是學難以諭人
離形色而言性離視聽言動而言仁非知性者 以上與章彥節
竊不自揆使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苟不用于今
則成就人才傳之學者 與王順伯
鷲湖示同志詩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
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切
琢須知至樂在于今
象山和韻詩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
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
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只今

紫陽和韻詩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
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
沈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閒有古今
百家謹案鷲湖之會此三詩乃三先生所論學旨者其不
合與論無極同蓋二陸詩有支離之詞疑紫陽爲訓詁紫
陽詩有無言之說譏二陸爲空門兩家門人遂以成隙至
造作言語以相訾毀然紫陽晚年乃有見于學者支離之
弊屢見于所與朋友之書札考全集內不啻七八九通而
陸子亦有追維曩昔麤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見于奠東
萊之文以是知盈科而後進其始之流不礙殊途其究朝
宗于海同歸一致矣乃謂朱陸終身不能相一豈惟不知

象山有克己之勇亦不知紫陽有服善之誠篤志于爲已
者不可不深考也
顧諟謹案淳熙二年呂東萊約先生及象山紫陽會于廣
信之鷲湖寺先生謂象山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
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鷲湖之同遂與象山議
論致辯又令象山自說至晚罷先生曰子靜之說是次早
象山請先生說先生曰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
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云云象山曰詩甚嘉但第
二句微有未安先生曰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象
山曰不妨一同起行及至鷲湖會東萊首問先生別後新
功先生畢詩纔四句紫陽顧東萊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
了也畢詩罷遂致辯于先生象山曰某塗中和得家兄此
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云云紫陽雖和韻大不懌朱書云
鷲湖講道誠當今盛事然紫陽之門人謂以支離見斥恚
不能平詆訾蠭起此朱陸之異于此益甚矣

附錄
象山語錄曰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
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
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眞僞則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
做工夫非此之謂也
朱子答張南軒曰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在盡廢講學而
專務踐履于踐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旨

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自信太過規模宏狹不得取人之善將流于異學而不自知耳

百家謹案從踐履操持立腳恐不得指爲大病但盡廢講學自信太過正是踐履操持一累耳若使純事講學而于踐履操持不甚得力同一偏勝較之其病孰大孰小乎

顧諟謹案朱子此書非指踐履操持之即將流于異學也特嫌陸氏之信心太過耳若論朱子平日嘗謂司馬溫公之學只恁將去無致知一段似于溫公亦有不足矣然考滄洲精舍祝文則云周程授受萬里一源曰邵曰張矣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遂以溫公上班周程張邵以侑宣聖紫陽豈專重致知而不重力行者但先生兄弟之尊

德性亦非不致知之人

楊開沅謹案鵝湖之會論及教人朱子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兩不相合之由也然亦不過各欲明其道耳考朱子集中有祭陸子壽教授文云學非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而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弗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衆于胸次卒紛緻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辭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速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儈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肯顧或慰滿乎子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幷裹藥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子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惰昏孰泄予哀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觀此可知朱陸晚年合一即是

文不足爲定據乎

東萊東晦庵曰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前見爲非梓材案謝山所錄東萊集作所見爲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

祖望謹案東萊與同甫書亦云子壽極務實有工夫

晦庵答曰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會移身回思鵝湖講論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耶

先生歿東萊又與晦翁帖曰陸子壽不起可痛鵝學力行深知舊學之偏梓材案謝山所錄東萊集作舊習之非求益不已乃止于此于後學極有所係也

劉靜春曰陸子壽兄弟之學頗宗無垢補

黃東發曰復齋之學大抵與象山相上下象山以自己之精神爲主宰復齋就天賦之形色爲躬行皆以講不傳之學爲己任皆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掀動一時聽者多靡所不同者象山多怒罵復齋覺和平耳復齋之文猶多精語足警後學而自譽其所得則在性學至謂窮天地亙萬古無以易而世無其學難以語人視孔子之言性渺然一語而止者幾張皇矣夫既不語世莫得聞他日又謂外形色言天性外視聽言動言仁皆非知性者復齋所明性學儻在于是乎然形色固天性也而睟面盎背亦必有其所以然者視聽言動之以禮固所以爲仁也而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亦必有主宰乎其中者矣復齋之言視孔孟似頗直截也東萊誌其墓謂勇于求道有不由階序者殆確論

云復齋分教興國纔九月弟子員纔十五人才志不獲少見于世寶慶二年賜諡文達遂與象山號二陸補

祖望謹案東萊謂復齋家庭講學和而不同則固有不盡諸于象山者象山縱極口稱復齋然語錄中謂董元息被教授教解論語又壞了則固有不盡諸于復齋者而大畧以不傳之學爲己任以舍我其誰自居則相同若東發謂形色必有其所以然者視聽言動必有其主宰于中者則復齋亦原未嘗抹殺此一層未可以詆之也特其詞氣有未圓者要之陸氏兄弟賢知之過辭氣多有過高遂成語病而其倚天壁立足以振起人之志氣其功亦不可沒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校山門人道鄉再傳

嚴先生松

嚴松字松年臨川人初師校山先生其後遂爲存齋弟子先生所錄陸子論學語其載鵝湖之會甚詳嘗對陸子始終智聖優劣之說以爲但有先後無有優劣孟子所以云其至爾力其中爾巧也然畢非爾力乃是行文如此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陸子然其言先生于陸子門下視傅夢泉輩聲譽稍次然其造詣較平正云

附錄

松年嘗問校山孟子說諸侯以王道行王道以崇周室乎行王道以得天位乎校山曰得天位松年曰豈教之篡奪乎校山曰

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象山歎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曠古以來無此議論松年曰伯夷不見此理武周見得此理一日象山歌道之將廢自孔孟之生不能問天而易命又歌柏舟松年爲涕泗沾襟少閒又歌東皇太一雲中君松年悲泣不能自

徐先生仲誠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復齋門人襄陵再傳

端獻沈定川先生煥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會先生渙附子極

李先生纓合傳

會滂字孟博臨川人也爲人質直剛烈長于象山五六歲而與

文達年相若是時陸子兄弟初談性命之學四方人士宗之者
倘少先生首師文達與李纘德章爲弟子冠象山甚愛重之子
極字景建紹其家學其後以詩案謫道州語在宋史羅必元傳
卒于謫所李徵之爲上言得歸葬所著有金陵百詠春陵小雅
修

曹元妄先生建
萬先生人傑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知州李先生修己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隱君饒止翁先生延年
通判劉淳叟堯夫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李氏門人襄陵三傳

司戶鄒南堂先生斌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象山學案表

陸九淵——子持之——璞元老別見鶴山學案
庸齋校山復
齋弟
楊簡別爲慈湖學案
戈軒講友
上蔡震澤橫
袁燮別爲絜齋學案
浦林竹軒績
舒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傳
舒琥
舒琪並見廣平定川學案
傅夢泉
傅子雲
鄧約禮
黃叔豐並爲槐堂諸儒學案
嚴松別見校山復齋學案
胡大時
蔣元夫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耆壽
曹建
萬人傑
劉孟容
劉定夫
曾祖道
符敘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沈炳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又六十一人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私淑 趙彥肅 — 愈仲可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姚宏中

湯中 別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周可象

程紹開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胡長孺 別見木鍾學案

汪深

吳澄 別爲草廬學案

陳苑 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並陸學續傳

劉清之 別爲清江學案

李浩 — 子 蕭

鄧約禮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王厚之

楊庭顯 — 子 簡 別爲慈湖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豐誼 — 子 有俊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羅點

黃文晟 附見槐堂諸儒學案

劉恭 別見盧陵學案

並象山學侶

徐誼

陳葵 並爲徐陳諸儒學案

並象山同調

宋元學案卷五十八表　十三

宋元學案卷五十八

餘姚黃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修定

象山學案

祖望謹案象山之學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離之學但象山天分高出語驚人或失于偏而不自知是則其病也程門自謝上蔡以後王信伯林竹軒張無垢至于林艾軒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傳亦最廣或因其偏而更甚之若世之耳食雷同固自以爲能羽翼紫陽者竟詆象山爲異學則吾未之敢信述象山學案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學案梓材案黃氏本以是卷爲金溪學案之三謝山則稱爲象山學案

艾軒講友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自號存齋金溪人梭山復齋之弟也三四歲時問其父賀天地何所窮際父奇之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嘗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爲呂東萊所識始至行都從遊者甚衆先生能知其心術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概而盡得其爲人語學者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又曰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窟宅矣一生飯次交足飯既先生謂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曰已省其規矩之嚴又如此淳熙元年授靖安主簿丁憂服闋調崇安九年以侍從薦除國子正遷敕命所刪定官輪對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疏駁主管台州崇

道觀既歸學者愈盛每詣城邑環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結茅象山學徒復大集居山五年來見者案籍踰數千人紹熙二年除知荊門軍故事太守下車必先揭約束延賓受牒皆有日期吏以白先生曰安用是賓至即見持牒即入無早暮于是下情盡達兩造有不持狀對辯求決者郡已大治荊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四戰之地遂議築之二旬而畢郡于上元設醮爲民祈福先生乃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聽者莫不曉然至有泣下者三年卒官年五十四嘉定十年賜謚文安雲濠案先生著有象山集三十二卷附語錄四卷

宗羲案先生之學以尊德性爲宗謂先立乎其大而後天所以與我者不爲小者所奪夫初本體不明而徒致功于外

索是無源之水也同時紫陽之學則以道問學爲主謂格物窮理乃吾人入聖之階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從事于覃思是師心之用也兩家之意見既不同逮後論太極圖說先生之兄梭山謂不當加無極二字于太極之前此明背孔子且幷非周子之言紫陽謂孔子不言無極而周子言之蓋實有見太極之眞體不言者不爲少言之者不爲多先生爲梭山反復致辯而朱陸之異遂顯繼先生與兄復齋會紫陽于鵝湖復齋倡詩有雷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之句先生和詩亦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紫陽以爲議己不懌而朱陸之異益甚（梓材案鵝湖之會在淳熙二年極之辯在十五年又在其後黎洲說未免倒置）于是宗朱者詆陸爲狂禪宗陸者以

朱爲俗學兩家之學各成門戶幾如氷炭矣嗟乎聖道之難明濂洛之後正賴兩先生繼起共扶持其廢墮胡乃自相齟齬以致蔓延今日猶然借此辨同辨異以爲口實寧非吾道之不幸哉雖然二先生之不苟同正將以求夫至當之歸以明其道于天下後世非有嫌隙于其間也道本大公各求其是不敢輕易唯諾以隨人此尹氏所謂有疑于心辨之弗明弗措豈若後世口耳之學不復求之心得而苟焉以自欺泛然以應人者乎況攷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之尊德性何嘗不加功于學古篤行紫陽之道問學何嘗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學者之入門各有先後曰此其所以異耳然至晚年二先生亦俱自悔其偏重稽先生之祭東萊文有曰比年以來觀省加細追維曩昔蓋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蓋自述其過于鵝湖之會也與諸弟子書嘗云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而紫陽之親與先生書則自云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別與呂子約書云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弃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我事邪與何叔京書云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此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見于良心發見處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又謂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所急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與吳伯豐書自謂欠卻涵養本原工夫與周叔謹書某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此心爲要又答呂子約云覺得此心存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若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豈可一向汨溺于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而可謂之學又書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身做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卻精神不爲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展轉迷惑無出頭處觀此可見二先生之虛懷從善始雖有意見之參差終歸于一致而無閒更何煩有餘論之紛紛乎且夫講

學者所以明道也道在撙節退讓大公無我用不得好勇鬬很于其間以先自居于悖戾二先生同植綱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見終于不合亦不過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無有背于聖人矧夫晩年又志同道合乎奈何獨不睹二先生之全書從未究二先生之本末糠粃眯目強附高門淺不自量妄相詆毀彼則曰我以助朱子也此則曰我以助朱子也在二先生豈屑有此等庸妄無謂之助己乎昔先子嘗與一友人書子自負能助朱子排陸子與亦曾知朱子之學何如陸子之學何如也假令當日鵝湖之會朱陸辯難之時忽有蒼頭僕子厲階升堂捽陸子而毆之曰我以助朱子也將謂朱子喜乎不喜乎定知朱子必且搥而逐之矣子之助朱子也得無類是

百家譁案子與氏後千有餘載繼斯道之墜緒者忽破暗而有周程周程之後會未幾旋有朱陸誠異數也然而陸主乎尊德性謂先立乎其大則反身自得百川會歸矣朱主乎道問學謂物理既窮則吾知自致溟涬消融矣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猶如詔入室者雖東西異戶及至室中則一也何兩家弟子不深體究出奴入主論辯紛紛而至今借媒此徑者動以朱陸之辨同辨異高自位置爲峯樓之寸木觀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諭競辯之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于吾之所急又復包顯道書南渡以來八字著腳理會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世儒之紛紛競辯朱陸者曷勿即觀朱子之言

謝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曰予嘗觀朱子之學出于龜山其教人以窮理爲始事積集義理久當自然有得至其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爲玩物喪志是即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近于上蔡其教人以發明本心爲始事此心有主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至其戒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是即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至于聖學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獻之傳聚于金華而博雜之病朱子嘗以之戒大宗者過矣夫讀書窮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後不惑固非可徒以泛濫爲事故陸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經則本于孟子擴充四端之教同時則正與南軒察端倪之說相合心明則本立而涌養省察之功于是有施行之地原非若言頓悟者所云百斤擔子一齊放者也

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簡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于聲色富貴閒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

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學者大約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爲一畏其事
大且難而不爲者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
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
今人畧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
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志于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勤摸人言語底與他一般是小
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論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有不爲流
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還是要
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人生天地間如何植立
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
愧怍而懼弗能儻可庶幾于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
爲貴之說耳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沈埋在卑陋凡下處
此理在宇宙間何嘗有所礙是你自沈埋自蒙蔽陰陰地在箇
陷穽中更不知所謂高遠底要決裂破陷穽窺測破羅網
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荆棘蕩夷污澤
蠢雞終日營營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縈
縈底討箇甚麼
有門路進步可入故類集先生聳動開導人語載之于首
蓋令人知憤而後可啟也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
所及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
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
此也時習者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
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
道徧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攻點
但是人自有病與他人隔了
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閒
無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舍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趨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謂之陷溺謂之舊窠說只是耶說見只是耶見

宇宙不會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萬物森然于方寸之閒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理誠塞宇宙如何由人杜撰得文王敬忌若不如此敬忌箇甚麼

夫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要知德皐陶言亦行有九德然後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然畢竟是末自養者亦須養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然不于其德而徒繩檢于其外

道淡而不厭朋友之相資須助其知所好者若引其逐外即非也

行與事之閒將使人作僞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大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君子之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

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箇說話今時朋友盡須要箇說話去講

卻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

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然何故能攝制人如此之甚

人心只愛去泊著事教他棄事時如猢猻失了樹便無住處

人不肯心閒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著一事印一說

方有精神

心不可汨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

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于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顧諟謹案世間非無有志為學之士顧往往有拘牽于文義依傍格式自謂能謹守操持無背正道而于自心自性昧卻靈根此如水浸石子終身無長進之日吾人為學究致無成者大率患此故次之以指點人語使人求其本心反躬自悟不向沿門乞火此志學已後之進境也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

人之精爽負于血氣其發露于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剖剝如何得去其浮偽而歸于眞實又如何能得自省自覺

大丈夫事豈當兒戲

大人疑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慤言似不能出口者談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甚惡之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卻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卻自壞了會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卻是眞彼之標末雖多卻是僞恰似檐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吾嘗舉俗諺教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

錢做雙客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伺養此心也

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伺養此心也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當惻

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

涵養是甚次第

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卻不能用反以害之非

是精神能害之但以此精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道可謂尊可謂重可謂明可謂高可謂大人卻不自重纔有毫

髮恣縱便是私欲與此全不相似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腳跟學人言語

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夫權皆在我若在物卽爲物役矣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事

今一切去了許多繆妄勞攘磨鼈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與天地

合其德云云豈不樂哉

人共生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

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爲之意

有志于道者當造次必于是顚沛必于是凡動容周旋應事接

物請書考古或動或靜莫不在是

有懶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

正恰如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

道時顚沛必于是豈解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惰爲

與不爲之閒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閒管

時候

精神不運則患血脈不運則病

志固爲氣之帥然至于氣之專一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

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宜之宜視聽言動嚴

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功也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于此有長都不去著他事凡事

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

我此中卻似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沈重了徹骨

徹髓見得超然于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大

優裕寬平卽所存多思慮亦正求索太過卽所存少思慮亦不

正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于寶者得之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利害毀譽稱譏苦樂能動搖人釋氏謂之八風

處家遇事須著去做若是縮頭便不是子弟之職已缺何以謂

學

莫厭辛苦此學脈也

某今亦教人做時文亦教人去試亦愛好人發解之類要曉此

意是爲公不爲私

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瑟所以養我之德性藝卽是道
人之所以病道者一資稟二漸習
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
若是聖人亦遥一些子精彩不得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游于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顧諟謹案世間學人非無見頭明亮得窺悟本體者然無
仁守之功徒憑精虛見侈然自足將所謂知及之者雖得
亦失矣此種之患更易染人苟不知洗滌瀏刷其始也望
空捉影聾餅不可以充飢其究也鹵莽狷狂認野葛爲滋
味流毒可勝道哉故終摘類鍛人語俾人知卽知卽行而
後其知不爲虛見也
白鹿洞講義補
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
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于此當辨
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志乎義則所習者必
在于義所習在義斯喻于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于利所
習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
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
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

梓材謹案黎洲所錄象山語錄九十五條今移爲附錄者
十四條移入復齋學案一條移入滄洲諸儒三條移入槐
堂諸儒十一條又案象山與當時諸子論學書具載集中
謝山必多采錄特其稿未全

以此相尚使汨沒于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
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
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于國事民隱以無
負于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
喻顧恐不在于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
于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
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于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
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于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
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朱子跋曰熹奉僚友與其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
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
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
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

辨太極圖說書

象山與朱子曰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僭
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
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簀蓋得于執燭之童子蒙九二
日納婦吉苟當于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
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
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
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
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
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

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卽太極也未嘗于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于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言能酬斯言矣尙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鑿弄于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物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眞所謂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于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疏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于形氣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于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于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于穆伯長伯長之傳出于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未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于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改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眞所謂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于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于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辯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辯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辯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于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料度之說兄之論辯則異于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

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緪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
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
言必使于其所說加出于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
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
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于其所爲者而
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于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
不可矣尙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于
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于察理已不能
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
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一
言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辯方各是其說甲
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
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
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
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
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于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
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辯者蓋以兄
執己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爲不
然尊兄平日惓惓于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
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于左右亦未有能爲忠言者言論
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爲媿比者自
謂少進方將圖合幷而承教今兄爲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幷未
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寫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爲然幸不

憚下教正遠惟爲國保愛倚需柄用以澤天下
顧諟謹案梭山與紫陽論太極往還各兩書之後梭山以
爲求勝不求益遂不復致辯而象山則以爲道一而已不
可不明于天下後世故代爲梭山辯之
朱子答曰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
視言當于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
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
而理未易明若于理實有所見則于人言之是非不翅白黑
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
理者或但出于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
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于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
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
書反復其于無極太極之辯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
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
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
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
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
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
之折衷又況于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
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
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蘊于三者之丙

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當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于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

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于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諭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窮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于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當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于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

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謂之眞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邪此尤非所望于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

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于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閒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于今人不可得罪于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何如

象山答朱子曰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複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閒一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此理在宇宙閒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其職矣亟彖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于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攷古學問思辯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于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閒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爲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閒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爲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荊棘惟

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恥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爲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縱橫氣象褊迫其致辯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不明白無乃爲無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甫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便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爲無極二字分疏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

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事卽其言所謂言願行行願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于意見典訓蕪于辯說揣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暢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尙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于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旣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曾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于子貢者曾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

極之眞體其病謂曾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眞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眞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就令如此又何必更于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于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爲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故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

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卽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卽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卽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卽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義卻使得極者至極而已于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爲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爲尙惑于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

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曾莫
貫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
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
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說卦曰觀
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
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
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願
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敎爲昧于道器之分哉辭難
有要領言辭有旨歸皆歸爲辭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旨歸皆不明也

前書之辯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唯意主張曲爲飾說既以
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
字以明之某于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
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是粗識文
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卽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
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是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
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
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敎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
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
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
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

宋元學案卷五十八　圭

極眞體不傳之祕無物之說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
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旣私其
說以自妙及敎學者則又往往祕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
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著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
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辭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旣以
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于此而重
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
于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敎
正遠惟爲國自愛

朱子答曰來書云浙閒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
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

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几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熹
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辯或者之說誠爲未
當然凡辯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
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于怱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
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
平寬洪悠久猶君子長者之遺意也
又曰來書云人能宏道至　敢悉布之熹案此段所說規模宏
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
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爲的當熹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
謂莫知其非歸于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區于此亦願明
者有以深察而實踐其言也

又曰來書云古人質實至　請卒條之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
實不尙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
不爲少言之不爲多矣若以爲非則且置之其于事實亦未
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于此創爲浮辯累
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爲滓穢亦已甚矣而細攷其
間緊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
顏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又曰來書云尊兄未曾至　固自不同也熹亦謂老兄正爲未
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眞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
一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又曰來書云老氏以無至　諱也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

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
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議評也
又曰來書云此理乃至　子矣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
字否
又曰來書云極亦此　至　極說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
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
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
意猶曰立于此而示于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
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卽書所謂烝民乃粒
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眾人皆得粒食莫非
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
之中此義大明白似是急于求勝更不攷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乃
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
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
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又曰來書云以極爲中　至　理乎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
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
請更詳之
又曰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
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
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
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

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
書未能無失
往往類此明試就此推之當知來

又曰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至道器之分哉若以陰陽爲
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其
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
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爲之
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
乃爲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爲如何此一條
明切望畧加思索便見愚言不
爲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亦極分

又曰來書云通書曰至類此夫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
一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

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
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
爲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
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爲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正
使誤引通書亦未爲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爲不改之過乎
又曰來書云大傳至孰古夫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
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
所面向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
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
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又況其
閒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

又曰來書又謂周子至道耳前又云若謂欲
言至之上止夫無極而太
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
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贅今乃
正使得著方知欽夫之慮遠也
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
有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于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
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
見得卽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
分別會爲不倘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又曰來書云夫乾至自反也夫太極固未嘗隱于人然人之
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于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
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

之理亙古亙今顚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卽
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況今雖偶然道著而
其所見所說卽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
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祕之又
曰寄此以神其姦曰聚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
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又曰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此聖言也敢不
承教但以來書求之于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詞意差舛氣象
麤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
敢輕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
而前書見諭曰甲與乙辯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

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己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爲直改直者爲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爲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麤淺之心挾忿懟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己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于誤況其差有在于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又曰熹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尙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卻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于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卻先不好了況其言之麤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疏杜撰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會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節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疏

察

又曰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爲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辯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卻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詩試思之象山又答朱子曰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爲慨歎新天子卽位海內屬目然罷行陞黜率多人情之所未喻者羣小駢肩而騁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勤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荆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尙三年半願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教備承改歲動息慰沃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皇恐向

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歲藥久當自悟諒尊兄今必渙然于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顧諶謹案以上共七書梓材案七書幷朱子所答梭山二書而言見梭山卷所以辯

無極者可謂纖悉詳盡矣然究其大旨象山第一書云周子若懼學者泥于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于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紫陽答象山第一書云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周子言之若于此實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二

先生之反復辨析不已者不出此兩端然此皆二先生蚤歲之事梓材案太極之辯在淳熙十五年時朱年五十九陸年五十不可云蚤歲之事考紫陽他日註太極圖說首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曰無極而太極實即象山之語意其書現在可考也可見二先生雖有異而晚則何嘗不相合與

顧諶又案朱陸辯太極之說百家已采其畧入濂溪學案中然思朱陸之異同爲吾儒從來之大案不可不備詳其本末故茲又特載其全文其所以入于梭山之附錄者以梭山故類聚之便後學之觀覽且無極辯端之開實肇自梭山故類聚之便後學之觀覽且以昭朱陸相異之始也梓材案姚江原本以朱子象山之象山辯者多于梭山當入象山學案書並附梭山故云爾其實朱子與

楊開沅謹案象山與陶贊仲書云梭山兄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某以爲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己爲是以他人爲非且當與之辨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其書上云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辯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于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于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爲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

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此知至公蓋已知無極之說爲非矣梓材案原本此下複以晦翁之高明二十四字刪之此象山所以反復不已也

附錄

徐子宜與先生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爲貴試後先生謂子宜曰某欲說底卻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卻無

曰雖欲自異于天地不可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

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于先生及反富陽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對曰適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

未省偶有醫扇者訟至于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
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卽敬仲本
心敬仲大覺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先生
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女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
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
一夕步月喟然而歎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歎曰朱元晦黎山
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柰何包曰勢既如此
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
道恁地汲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
靜便湊得此三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詹子南方侍坐先生遽起子南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先生畢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子南
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先生無所問先
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
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
竊異之遂見先生先生曰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
何以知之曰占之晬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
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
矣先生曰是卽知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
是物也先生曰然更嘗爲說存養一節
朱濟道說前尙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卽疑
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謝
每兄卽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于我
有何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覺裕温
柔時自然覺裕温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答曰
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卽不是泛然答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
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
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歡然問
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
鑑忽呵之曰陋說良久復問曰何者爲規又呵問曰何者爲矩
學者但唯唯次日復來方對學者謂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
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
至哉坤元聖人贊易卽只是箇簡易字道了徧目學者曰又卽
不是道難知也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顧學
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昨日道甚規矩
語仲顯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
或有議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
路
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舉舉言之大畧謂復是本心
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謙蓋履之爲卦上天下澤
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其所履其
所履有得有失又繫于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于內

不謙則精神渾流散于外惟能謙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措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會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于堅固私欲日以消磨天理日以澄瑩而為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于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于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一罅即能入之矣二公大服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其拜跪語言頗怪每日出齋此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日此學者所言已罄力請誨語答曰

吾亦未暇詳論然此間大綱有一箇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為聲色臭味進之為富貴利達又進之為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卻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此學者默然後數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以上語錄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陸子靜近日聞其稍同大抵人若不自欺入細著實點檢窒礙做不行處自應見得渠兄弟在今士子中不易得若整頓得周正非細事也補

又曰陸子靜留得幾日鵝湖意思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大抵子靜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只如吾丈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只是工夫未到耳豈可見人工夫未到并其理而疑之補

葉水心志胡崇禮曰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士陸子靜晚出號稱徑要簡捷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為其學者澄坐內觀補

又與林元秀書曰向亦會說及子靜事世之所謂無志者混然隨流俗頹墮于聲利而已及其有志則又以考之不詳資之不深隨其所論輩陷于算機缺廢之地自古所患與無志者同為流俗補

陳北溪曰象山教人終日靜坐以存本心無用許多辯說勞攘此說近本又簡易直捷後進易為煽動若果是能存本心亦未為失但其所以為本心者只是認形氣之虛靈知覺者以此一物甚光輝燦爛為天理之妙不知形氣之虛靈知覺凡有血氣之屬皆能趨利避害不足為貴此乃舜之所為人心者而非道

心之謂也今指人心為道心便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運水搬柴無非妙用之說故慈湖專認心之精神為性指氣為理以陰陽為形而上之道論天論易論道論德論仁論義論禮論智論誠敬論忠信萬善只是此一箇渾淪底物只此號不同耳夫諸等名義各有所主混作一物含糊鶻突豈得不錯遂墮去格物一段工夫如無星之稱無寸之尺默坐存想稱得髣髴便云悟道將聖賢言語來手頭作弄其實于聖賢言語不甚通解輔漢卿所錄譬如販私鹽人擔頭將養魚妝面發得情狀甚端的也以晦翁手段與象山說不下況今日詹流塘曰陸子是天資極高底人朱子卻是曾子補

其如此等人何補

車玉峯腦氣集曰象山謂仲弓勝顏回蓋見聖人所語顏子大段用力而語仲弓似不甚費力不知顏子有力得用他人無顏子之力且當旋做去工夫補

黃東發曰鈔曰象山之學雖謂此心自靈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爲言議然亦未嘗不讀書未嘗不講授未嘗不援經析理凡其所業未嘗不與諸儒同至其于諸儒之讀書之講授之援經析理則指爲戕賊爲陷溺爲繆妄爲欺誑爲異端邪說甚至襲取閭閻賤婦人穢罵語斥之爲蛆蟲得非恃才之高信己之篤疾人之己甚必欲以明道自任爲然邪吾夫子生于春秋大亂之世斯道之不明亦甚矣而循循然善誘人未嘗有忿嫉之心甚至宰我欲行期月之喪不過曰女安則爲之閔黨童子將命亦必明言其與先生並行與先生並坐爲欲速成未聞不言其所以然徒望而斥之也孟子生于戰國斯道之不明尤甚孟子之與楊墨辯與告子許行墨者夷之辯皆一一引之而盡其情然後徐而折其非至今去之千載之下人人昭然如見此斯道之所以復明亦未嘗望而斥之不究其所言之爲是爲非也我朝聖世也亦異于春秋戰國之世矣諸儒之所講者理學也亦異于春秋戰國處士橫議之紛紛矣所讀皆孔子之書所講皆孔孟之學前後諸儒彬彬輩出豈無一言之幾乎道者至其趣向雖正而講明有差則宜明言其所差者果何說講明雖是而躬行或背則宜明指其所背者果何事庶乎孔子之所以教人孟子之所以明道者矣今畧不一言其故而概以讀書講學者

象山學侶

知州劉靜春先生淸之 別爲淸江學案

侍郎李楠園先生浩

李浩字德遠一字直夫建昌人早有文稱紹興中進士調貢州司戶累官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先生質直渾厚立朝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人不敢干以私後徙居臨川子孫皆從學于象山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號楠園官至侍郎其事互見于槐堂諸儒學案

寶文王復齋先生厚之

王厚之字順伯其先本臨川人魏公安禮之後也梓材案象山行狀云娶王魏公曾孫通州使君臧之長女先生爲復齋墓誌通州子行爲魏公元孫兩浙名賢錄云諸暨人乾道二年進士官至江東提刑直寶文閣所著有金石錄三十卷考古印章四卷補

謝山答臨川雜問問臨川王順伯厚之往來朱陸之間有
盛名于乾淳閒未知是荆公之裔否曰順伯乃魏公和甫
之裔見陳直齋書錄尤長碑牓之學今傳于世者有復齋
碑目宋人言金石之學者歐劉趙洪四家而外首數順伯
歷官侍從出爲監司以剛正稱于時
通奉老楊先生庭顯
楊庭顯字時發慈溪人慈湖先生之父也少時嘗自視無過觀
人有過一日忽念曰豈其人則有過而我獨無過于是省得一
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如蝟之集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爲
學程督之嚴及于夢寐嘗曰如有樵童牧子有以誨我亦當敬
禮之久之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議事未嘗見其有過一

夕被盜竊曰詮子孫曰婢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笥告
所亡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即其所得可知象山
志其墓稱四明士族躬行有聞者先生爲首舒廣平亦嘗云吾
學南軒發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老楊者以別慈湖也參
象山集

謝山四先生祠堂碑陰文曰慈湖之父通奉公以處士爲
後進師廣平嘗自敘不及焉直以通奉鼎足張陸則其學可
生琢磨老楊先生即通奉也廣平嘗切磋于晦翁講貫文
獻于東萊而自敘其學曰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
知矣陸子銘通奉墓亦云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
楊公一人而已融堂謂通奉與物最恕一言之善樵牧吾
師省過最嚴毫髮不宥至于泣下是慈湖過庭之教所自
出也

慈湖先訓
吾家子弟當于朋友之閒常詢自己過失此說可爲家傳
吾少時刻不知己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
有過而我獨無耶殆不然乃反觀內索久之乃得一既而又內
觀索又得二三已而又索吾過惡乃如此其多乃大懼乃力改
心吉則百事皆吉
人處不善之久則安于不善而不以爲異
人戒節要先于味蓋味乃朝晚之事漸漬奪人之甚于此淡薄

損人即自損也愛人即自愛也衆人之凶彼未必凶而已已凶
則餘過亦輕矣
不善之心則一身不及安一家不及安
過則人皆有未足爲患患在文飾僞不文飾非過也志士之過
布露不隱
凡可怒者以其小人也然怒或動心則與小人相去一閒耳
三代之治天下欲使民無失其善性而已更無二說
時人心中自謂今且如此度日俟他時如意當取快樂不知今
日無事即是至樂此樂達之者鮮
人關防人心賢者關防自心天下之心一也戒謹則善放則惡
學者或未見道且從實改過

人爲舍宇等物遮了眼朝晚區區而不自知
近來學者多僞至于臨死亦安排
爲學及五分自休不得
世間忙學者欲到不忙處
學者有志氣無問拙愚衝擊而開矣無問氣習衝擊而散矣
外事不可深必凡得失奉天命可也動心則逆天命禍將至矣
近世學道者眾然胸中嘗帶一世間行所以不了達
學道者多求之于言語所謂知道者只是存想
一墮人欲念慮顛倒舉止輕浮此語可謂甚善
正欲說教住卽住得正欲怒教住卽住得如此卽善
君子恭敬之心在內人皆知之禽獸亦知之

人貧賤則忽之事微細則不謹若此者人以爲常君子于此戰
戰兢兢敬心無二
學者成則無我欲如何不欲如何但由理而行盛暑有待秋涼
之意隆寒有待春和之意好學者不如此
心無所求則樂生此非親到者有所不知
吾自幼年以生計不足爲憂復思古者樂貧之士處貧必得其
理因讀論語有若言盍徹乎每每在懷一日忽有所得夫盍徹
正而已矣宿昔之憂日見消釋而靜止輕清蓋得理則無所施
而不利復何憂哉
爲學之門固不一苟逐迹則泥矣惟敬一門無迹可逐不容有
所泥學者往往多忽之誠能養之以敬則日仁矣
人之趨向爲熟所奪苟或有學則熟者不熟生者不生是以自
己于庶物之中作得主宰無貪戀則自然見道雖夫子不易吾
言
此身乃天地間一物不必兀兀爲己
處高堂則氣寬居茅屋則氣隘對風月則氣清當晦昧則不爽
類皆如此以其有我也
人有過尙有改一路有過得改猶晦昧之得風大旱之得霖雨
當天地陰陽不和之時而爲之一新亦若此或者不達過作則
惟恐人知安有不知之理設或不知潛伏于中此過必毒害己
公甚過旣不去使己終身爲小人學者試思卽以此斷其是非
去留庶使改過之心有勇旣改之則便可無愧

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
祖望謹案此語近禪
不能舍己從人則知識日昧處世常見其難故人常在難中
好學之心一興則凡在吾身之不善自消至于面目塵埃亦去
矣
胸中無貪染目則明耳則聰
吾見人好問則喜
吾飲饌不敢嘗時新衣服喜補綻于器用亦然無求新棄舊之
意吾得此意敢保老景不爲人所厭
卽事卽學也卽此下筆處卽學也
吾之本心澄然不動密無罅隙處人自己尙不識更向何處施

為
大中至正之道近在日用見于動靜語默不必他求
人以目逐物為見以耳逐物為聞謂之分明不知乃大不分明
學者以所得填塞胸中中毒之深復不自覺顏子屢空還有此
否
畏天命則無所求而享安逸矣苟未及安逸則知貪求心未盡
貪求心未盡則知未識天命也君子胸襟常無事常悅樂
事即學也事學有二則學亦勞矣
學有進時如龍換骨如鳥脫毛身與心皆輕安享福無已
學者言多則散學力
人知學進其處世如享醇酒怡怡融融

食不語為學到日自然如此
動靜語默皆天性也人謂我為之是將黃金作頑鐵用耳
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閑靜臨事而無事
不逐物而得理此時如丸珠在盤無所疑滯
大舜之心即瞽瞍底豫之心即大舜之心
欲言之時與無言之時同則學粹矣
事無大小有志者皆得之竊盜取地窟一鑿復一鑿不敢作聲
不敢思量他事但一心求徹學者似之不患所學不成也
惡心未萌時與學成就時一般
惟無憎惡人之心者乃能勸戒人有憎惡人之心者其勸戒人必不服

儻有志于學見賢者亦學也見不賢者亦學也喜樂亦學也憂
苦亦學也學至此學乃吾之全體
使有牧童呼我來前曰我教汝我亦敬聽其教

附錄

梓材謹案慈湖先訓本在慈湖學案特老楊先生為象山老友自宜立傳故以是訓列于傳後

慈湖曰先公一日閒步到蔬園顧謂園僕吾蔬閒為盜者竊取
汝有何計防閑園僕姓余者曰須拌少分與盜者乃可先公因
欣然顧笥口余即吾師也吾意釋然

吏部豐宜之先生誼

豐誼字叔賈一字宜之鄞縣人清敏公稷之會孫也以父死難
梓材案先生父名治揚州監倉殉建炎之難　被任知建康軍歷知常台饒蘄衢州皆
有惠政隆興元年遷戶部郎外除湖南運判臺臣議引年之格
先生首請歸孝宗召為吏部郎未赴而卒子有俊從象山遊補

文恭羅此庵先生點

羅點字春伯崇仁人登淳熙三年進士第累官至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光宗不過重華宮先生同宰執引上裾而哭與
同列奏諫之章凡三十五又自諫者十六疏寧宗嗣位而卒贈
太保謚文恭嘗從學于象山相聚甚久晦翁與林黃中栗以爭
西銘易象不相得黃中劾晦翁偃蹇不就職朝議不直黃中于
是兩罷先生致書象山謂朱林皆自家屋裏人不宜自相矛盾
象山答之曰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之云不亦陋乎古人但
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只治

其家人耳妄分儔纂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也

梓材謹案此傳係黎洲原文攷袁絜齋爲陸氏大弟子其作先生行狀云擺脫凡陋刻意講學每以追嚮前修自勵又云平居講貫博取諸人至于進退出處之大義則心自決之不言爲象山門人傳當云嘗從講學于象山故謝山爲再傳之徒者爲未然也

附錄

羅此庵白西府歸有里人叩之曰吾有蓄疑而不敢白于公者有年今容白之可乎公曰言之何傷曰公生平未嘗妄行一步公爲推官時大雪吾醉歸見公以杖撥雪戴溫公帽著屐後有蒼奴負餒公之奴也吾以醉不敢前與公揖然心疑之以爲公暮夜且安往公笑曰子之所見詳審如此是未嘗醉也陳同甫獄急吾未嘗識之憐其才爲援之吏篋內皆白金也同甫至死不許理宗卽位轉修職郎差幹辦浙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說參史傳

未嘗知之今因子問而及

補

黃壺隱先生震附見槐堂諸儒學案

縣令劉先生黍別見廬陵學案

象山同調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縣令陳叔向先生葵並爲徐陳諸儒學案

象山家學

通直陸先生持之

陸持之字伯微文安公九淵之子也七歲能爲文文安授徒象山之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先生爲敷繹之文安知荆門郡治火先生倉卒指授中程文安器之韓侂胄將用兵先生憂時不

懌乃歷聘時賢將有以告見徐子宜于九江時議防江先生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江守具作先生行狀云擺脫凡陋刻意講學每以追嚮前修自勵又云平居講貫博取諸人至于進退出處之大義則心自決之不言爲象山門人傳當云嘗從講學于象山故謝山爲再傳之徒者爲未然也

通直陸先生持之

陸持之字伯微文安公九淵之子也七歲能爲文文安授徒象山之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先生爲敷繹之文安知荆門郡治火先生倉卒指授中程文安器之韓侂胄將用兵先生憂時不

鄉貢舒先生璹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舒先生琪並見廣平定川學案

通判傅會潭先生夢泉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

黃先生叔豐並爲槐堂諸儒學案

嚴先生松 別見梭山復齋學案
胡先生大時
蔣先生元夫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知州李先生耆壽
曹無妄先生建
萬先生人傑
劉先生孟容
劉先生定夫
曾先生祖道
符先生敘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徽君沈先生炳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梓材謹案象山弟子亦甚衆自別見諸學案外並入槐堂諸儒學案

象山私淑

節推趙復齋先生彥肅

趙彥肅字子欽嚴之建德人也少志聖賢之學窮理盡性深造自得弗措也乾道進士以光堯喪三年弗仕周益公力薦之先生益引嫌僅官寧海軍節推而止所著書有易說廣學雜辯士冠士昏饋食圖行于世朱子嘗稱之曰近世未有如此看文字者學者稱爲復齋先生宗師象山嚴陵之爲陸學者自先生始

嘉定中太守鄭之悌建堂祠之 補

附錄

楊慈湖狀行實曰先生書無不習習無不究自始仕習明經科業成去習宏博科業成又去習先儒諸書自謂無不解者逮從晦翁沈先生遊因論太極不契憤悶忘寢食遂焚平昔所業數篋動靜體察工夫無食息閒一日舟行松江聞晨雞鳴已而犬吠通身汗浹前日胸中窒礙一時豁去其後以語學者且曰不知此一身汗自何而至省覺之初有詩曰循緣多熟境溺法無要津虛心屏百慮猶是隔幾塵雲邊察飛翼水底觀躍鱗問殺啓中叟笑倒滄上人閒居善誘學隨叩輒鳴自卦畫象數儀象律歷封建方田儀禮司馬法及釋書道藏下至醫卜道引之類各因所質而誨之學者欣躍自喜則又曰此如坐賈居肆聊備雜蓄以應人需爾非吾本務也姑遲十年吾將收縄捲索以俟能者

教授姚先生宏中

姚宏中字安道海陽人登嘉定進士調靖江教授自師友講學外絕無他交歸端居一室惟日温舊學性狷介不苟隨從鄉前輩遊得濂洛諸大儒書讀之曰道在是矣玩索精微意度超然若不屑于世者 參姓譜

附錄

陳北溪答陳伯澡書曰姚省元過温陵得款曲講論有疑于格物工夫之爲外而且煩又有眷于陸氏學問之爲得而非偏雖云篤志恐散漫而無倫

又曰姚省元寄一書看來乃江西流派雖然欲自植立一門戶無可挽回者輕剏儒宗妄自尊大亦緣未曾深用工夫得滋味

又答郭子從書曰仙鄉姚安道亦象山之學此後生妙齡美質頗勁挺自立但不知從何傳授得此一門宗旨

又曰姚安道美質不遂誠爲可惜其人已往無足論大抵自專自是而不虛心乃世儒通患

梓材謹案北溪文集又有與姚安道書節錄于北溪學案

李氏家學

教授李先生肅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李氏門人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楊氏家學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別爲慈湖學案

楊氏門人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豐氏家學

軍帥豐先生有俊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伯微門人象山再傳

葉先生元老 別見鶴山學案

趙氏門人

喻先生仲可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金溪續傳

侍郎湯晦靜先生巾 別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周先生可象

周可象

梓材謹案靜明學案靜明本傳稱其盡求象山之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微錢子是陳和仲周可象所著極學等書次先生于袁錢陳之後蓋亦爲象山之學者也

程月巖先生紹開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純節胡石塘先生長孺 別見木鐘學案

教諭汪主靜先生深

汪深字萬頃休寧人也學者稱爲主靜先生少有志于聖學其時新安儒宿率皆讀朱子之書先生年未二十遊眞揚二州間與諸有志之士講學平山堂上謂今學者之病在于未有灑然融釋處不過知所自守苟免顯然尤悔而已于是盡棄平日所學更鞭飭于不及處脫然有自得氣象稟試禮部不第以景定三年授安吉教諭嘗謂古道修明人心純一後世文藝之工轗轲沈痼幾于盡蝕不存然而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泯也安定先生在湖學成就人才甚廣遺規猶在諸生天資雖通塞不齊必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妙使高遠者不墜于荒忽循守者不流于滯錮辯傳註之得失達羣經之會同極聖賢之閫奥推放禮樂制作刑政因革之文務使有所依據以爲日用常行之地每月朔升堂講學諸生環立聽之時人爲之語曰前有安定後主靜于是朝臣以先生薦于太學或曰先生之學陸學也非朱學也遂寢賈似道日益擅政先生辭歸以大德甲辰卒先生嘗謂子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之善葬法者莫如郭景純曷不逆善祖父之葬地以免子孫所頭之禍觀胡澹庵楊誠

齋諸公之言其不足信也明矣吾身後但求水深土厚足以爲朽骨之兎宅無他求也陳定宇曰世以先生之學出子陸子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亦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故 補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 別爲草廬學案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 別爲靜明實學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八終

宋元學案卷五十九　表

滑江學案表

劉靖之

劉清之——族子孟容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晦翁南軒東萊同調

趙蕃——子遂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鄭夢協

施霆亨

韓冠卿——子燮

從子境

韓宜卿——子度 見上靜春門人

韓度

韓淲

宋之源

李燾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黃榦 別爲勉齋學案

會祖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黼

許子春

陸九淵 別爲象山學案

從孫性 別見潛庵學案

從孫杭

從曾孫耘之

從孫元謂

彭蠙年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向浯　別見五峯學案
並靜春學侶

宋元學案卷五十九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清江學案

祖望謹案朱張呂三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清江劉氏兄弟也敦篤和平其生徒亦偏東南近有妄以子澄爲朱門弟子者謬矣述清江學案（梓材案清江學案謝山所特立序錄原底作靜春學案後定刊本易之）

朱張同調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父滌

劉靖之字子和廬陵人學者稱爲孝敬先生先生爲人廉靜寡欲敦重少言而和易端粹不爲崖異之行其家居孝友尤篤也自少卽以經學文行知名登進士第再調贛州教授還家待次益以諸經自課日求其所未至者蓋自音讀訓詁以及近世諸儒論說無不該貫及至官視其學故有趙清獻祠後廢而生祠郡守部刺史至五六人先生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者今或廢于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何爲哉命悉撤去而更爲二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也先生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諸生固已風動于是先生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諄諄辯告如教子弟晨入夜直至暮乃罷日以爲常其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

修身爲主至于學官程課有不可廢者其命題發端必依于是而出焉于是學者益知所向其言行小不中禮服飾小不中度必規正之課試之文以老佛論道以管商議政忘警恥徇時俗者皆棄不錄于是學者又知所懲其于有司之事亦皆精審嚴密閎斥其贏以市圖史至若干卷待諸生以恩至于進退取舍之閒則必考行能視次第稽諸公論而未嘗有所私也以故諸生之事先生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守行之俗爲一變其浮惰不事學者往往引去或亦悔前所爲而革心自新焉郡縣吏皆怪以謂學官弟子比無入官府辯訟請謁者父老皆喜以謂吾家子弟比無荒嬉惰游還家叫呼犯上者士大夫家亦爭遣子弟來入學贛之人至咨嗟相與言曰吾邦自李先之爲教官迨

今七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翰林承旨周必大聞之爲記其說于聽事之壁先生既去改宣教郎遭繼母喪以卒諸生哭之皆失聲相與守其法不變去而從其弟靜春以卒業者數人先生平日閉戶讀書不甚與人接雖名士亦不强附而時之縉紳多慕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薦于朝宋室鉅人門戶一再世凋落者不可悉數惟劉氏自太宗時名式者爲刑部郎胡安定所爲記墨莊者至先生父滌亦好學修飭及乎先生兄弟世數益遠而家法益峻忠厚雍穆之風不墜求之故家能如是者少矣及卒丹稜李轎書其墓曰孝敬劉君而廣漢張敬夫栻爲刻銘納壙中新安朱子又爲之傳是數君子者蓋或未嘗識先生也　參朱子文集

孝敬家學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子和之弟也學者稱靜春先生初受業于子和登紹興進士因往見朱文公慨然有志于義理之學以力行切己者省察性情爲務有志者必如曾子用力于容貌辭氣顏子用力于視聽言動方爲善學父憂服除調建德縣簿萬安縣丞攝憲視旱災徒步阡陌規畫防閑民甚有賴冀侍郎茂良爲帥具實跡聞于朝命都堂審察不赴時競羨餘發運使史正志傳拘集州縣畸零之賦將以薦之先生貽以書曰此皆州縣侵刻子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竟詣吏部銓除知宜黃縣冀侍郎又與周益公必大交薦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

大臣退托小臣荀爚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授改太常寺簿服除通判鄂州知衡州初至兵無見糧官無實俸上供送使無備已而郡計漸裕嘗作諭民書一編非理之訟日爲袪止又以士風未振增築臨蒸精舍如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可舉而指之爲閱武場作朱陵道院祀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于左死節晉太守劉翼宋內史王應之于右以不能媚部使者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胡晉臣鄭僑羅點皆力薦之光宗起知袁州疾作猶不廢講論病革取高氏送終禮授二子曰自斂至葬視此卒年五十七所著有曾子內外雜著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墨莊總錄等書　從黃氏補本錄入

祖望謹案靜春本臨江人原父貢父之宗也後徙吉之廬陵四五歲讀蒙求至龔遂勸農文翁興學諷誦久之其父因語之曰此二君子教人之要務也人亦不過耕與學耳先生聞之欣然自是讀書勤甚比長受業于兄孝敬先生早夜力學自修專以儀刑先世希慕往哲爲事博極書傳而不專科舉之習燕居端坐終日翼翼尤愛惜士類有一善則亟稱樂爲成就聞人之過慘然如痛在己汪文定公應辰周文忠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李文簡公燾皆重之其同輩所最相得者彭止堂向伯源

靜春先生語

苟志于學而乃唯性理文書是傳是玩善士大夫是攀是慕與向來眩于文章溺于訓詁流于異教者同一轍也且如一言之差在于常情爲未害試思是時此心存乎不存一步之違在于常情爲未害試思是時此心定乎不定有志者于容貌顏色辭氣用力如曾子于視聽言動用力如顏子則先儒之訓簡易明白皆可舉而行誰能禦之

王承告其子毗曰閑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

世道之衰屈身于勢利者不怪一從學士眞儒考德問業則曰是好名者經師易遇人師難遭

獨立無朋雖夙夜兢兢學不加進

學者多貪看見成道理

異端侵畔良可憂

此學二字向來愚見只說學之爲學無與爲對言此學則是吾亦自招彼學而與之抗故不必言此學二字

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日增秩乎士曰免舉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有良法美意利國便民謂之空文視之蔑如也夫爲政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于義理竟難其人不亦誣乎但當精擇百官求其明于理義者以爲監司爲學官爲守令爲將帥則風俗知變上下一心吾君吾相端本清源所以儀刑萬邦者不出于他而舉出于理義將以紹復大業無難矣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靜春先生語十一條今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復齋學案一條移入荊公新學畧一條

附錄

先生孝友誠篤質直好義意廣而心和强敏而有立初以進士得官已欲應博學宏辭科及見朱晦翁即盡取所習辭業焚之慨然志于義理之學罷官嚴陵溷至東萊呂公書院講論經義留數月乃去廣漢張公守嚴陵時尚未識先生已深知先生爲人其後書問往復神交心契先生天資既高復從二三君子講學故所造日益超而當世鉅儒如玉山汪公晫晦翁李公皆敬慕之

書贊朱晦翁曰始某讀論語得元祐以來諸老先生說以爲世徒有此書耳他日有告以今時二三君子之所在者于時坐不安席遂欲起而從之已而不能則有三焉云云二三君子不幸

已死則無可言者幸而執事者在此有可見之便其又奚說願
見蓋十五六年矣語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以素絲之質附
近朱藍伏惟誨之
又曰某少壯不務學力長大嬾拙于義理少所開明又獨立無
朋夙夜兢兢而學未加進臨事接物亦多齟齬非時異事殊某
未之學耳
晦翁復書曰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進途既有聞于
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于古人爲己之
學者而然耶
又曰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
惟能于講學體驗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

疾矣願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
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
則無由明融若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
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
見讀何書作如何玩索與何人辯論惟毋欲速毋蓄疑先後疾
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　並從黃氏補本錄入
呂東萊與晉曰參預處聞每效忠告甚善或云其間多雜以嘲
姍雖意在諷切然便無誠篤氣象未必能動人也
祖望謹案參預謂平園東萊與平園札則曰子澄嘲姍乃
天資未重之病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不妨有益也

靜春學侶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通判向先生浩別見五峯學案
靜春家學孝敬再傳
劉先生孟容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靜春門人
文節趙章泉先生蕃附子遂
趙蕃字昌父本鄭州人也南渡後居玉山學者稱爲章泉先生
以大父龍圖致仕恩入仕嘗再得官皆未赴已而主太和簿先
生雅有山林之思居官清苦題其齋曰思隱楊公誠齋贈之詩
云勸渠未要思舊隱且與西昌作好春又酷愛其詩以爲淵秋

菊嚼春冰也及爲辰州司理參軍辨寃獄不爲二千石屈以是
罷然卒見直于當路先生少從靜春先生劉氏學至靜春守衡
欲從之卒業乃求爲衡之安仁酒庫監甫至靜春以非罪去官
先生卽丐祠從之歸論者嘆曰師友之際如此肯負國乎先生
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大節所在莫能奪也周公平園少與先生
厚平園仕漸通顯先生寄之詩曰公如在廊廟我亦遂簞瓢及
平園入相累薦竟不起論者以爲不食其言喜作詩書簡往復
多以詩代援筆立成不甚經意而閒遠自得讀者以爲有陶靖
節之風中興而後學道諸公多率于詩呂居仁曾吉甫劉彥沖
其卓然者乾淳閒薛季宣陳君舉九工至四靈雖嘗遊水心之
門而無得于其學故是時學道而工詩者惟先生大江以南推

二泉其一謂韓氏澗泉也每當得意浩歌長吟有風浴詠歸之風然先生時以學道未成爲懼年且五十更從朱子請益及其老也猶以未路自警題所居曰難齋先生最謙退不敢以師道自居晚而諸儒彫謝惟先生歸然無恙門人負笈從之者益多則勉以師友之源流理宗卽位于時先生書祠官之考三十有一朝臣爭薦以太社令召三辭不拜以直祕閣召三辭不拜詔以遂補上州文學亦固辭詔以承務郎致仕仍推恩于其子予祠先生連章請致仕不許自是累年請益力乃詔以原官老景定三年門人祕閣修撰鄭夢協爲請謚乃謚文節遂字景初

有家學

雲濠謹案學案底本先生別傳有曰趙昌父本管城人南渡與尚益公同里益公當軸所仕但一酒官五十年不調入十餘朝以祕閣正郎聘之不至云云可與是傳參攷

知州韓貫道先生冠卿附子燮從子境

韓先生宜卿合傳

韓冠卿字貫道忠獻公之後也知饒州建炎南渡忠獻之裔散之四方而東來者則文定公忠彥子治之後治知和州其子爲兩浙提刑膚胄次直祕閣膚胄始居越先生爲提刑之孫受業清江劉子澄之門清江之學于晦翁南軒東萊如水乳其敎先生也以一實字蓋卽司馬溫公敎元城以誠字之說子曰燮字仲和知滁州能傳其學祕閣之孫曰埜卿其子曰境字仲容史館祕閣亦能傳清江之學與滁州稱二仲而饒州弟宜卿有子曰度

梓材謹案謝山于莊節傳云載山父子皆師劉子澄而友楊敬仲知饒州之弟亦靜春弟子

隱君韓載山先生度

韓度字百洪隱居講學旁參慈湖之說風節尤高世以載山先生稱之

庶官韓澗泉先生淲

韓淲字仲止上饒人南澗先生元吉之子有高節從仕不久卽歸信上嘉定中卒有澗泉集

郡守宋先生之源

宋之源字積之朱子更曰深之雙流人也祕書丞若水子兄弟皆師朱子祕書使湖南先生從行朱子謂曰衡湘胡氏父子兄弟及南軒講學地也今其流風遺韻多在者吾友劉子澄方爲守可就訪之先生奉敎旣至遂學于劉氏會永嘉戴少望亦在焉先生又師之其不名一師好學如此官龍游令逆曦之變解印去賊平當路者以聞詔進秩知什邡縣累官知雅州夷人盜邊撫而又至先生曰不大治不創乃絕其餉道示必盡之夷誓死無犯墾書褒嘉進知嘉定府卒

文肅李悅齋先生埴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別爲勉齋學案

會先生祖道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特奏劉先生黼

劉櫛字季章與景陽許子春皆廬陵醇儒從朱文公學後爲特奏第一人參鶴林玉露

梓材謹案朱子文集答季章書二十三在劉公度許景陽之間其書有云劉袁州不謂遂止于此令人心折細讀來書知所以經紀其家者不以生死從違二其心不勝歎服袁州謂靜春則先生固從學靜春者蓋即劉敏字季文之昆季也又案謝山學案劉記有景陽季章四字即先生與許先生子春

許先生子春

許子春字景陽同安人黃勉齋答余瞻之書云廬陵書信遞去良久旦夕雖有回訊當得尋便納往景陽書向說比亦收書看周禮甚有味亦作書挽其歸恐遂爲廬陵人未可知也參勉齋集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纂底列先生于靜春門人而未詳事實儒林宗派朱子門人有許景陽字子春同安人名字互易今從勉齋集改正先生殆以靜春弟子而受學朱門者

章泉門人孝敬三傳

忠文周先生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修撰鄭先生夢協

鄭夢協字新恩玉山人也章泉先生高弟梓材案章泉行狀先生所作與魏鶴山眞西山厚講道最篤而漫塘最稱其文嘗官祕閣修撰

施尊道先生霆亭

施霆亭字榮南邵武人也趙章泉弟子以學授徒鄉人稱爲尊道先生

韓氏家學

隱君韓戒山先生度見上靜春門人

韓義行先生忼附子耘之孫謂

韓忼字義行梓材案謝山原底作義行先生韓元又云學者私謚爲義行先生今檢史刻鮚埼亭集載山相韓舊塾記云莊節與其兄忼字義行並有名莊節名性其兄必名忼不名元義行其字也並非私謚故節而易之又案是傳先生從弟莊節而舊塾記云莊節兄忼亦異會稽人也忠獻之後左司員外郎膺胄之元孫宋宰相家之講學者范文正公後相繼三世六人呂正獻公後相繼七世十有八人張魏公後相繼四世六人稱最盛執政家則范蜀公後相繼六世八人而忠獻公之裔五世後自貫道先生始學于清江劉子澄諸子若孫繼之亦五世先生其孫行也博極羣書研精性理之學貫道之得于劉氏者以實字爲宗蓋亦涑水不妄語之緒先生克昌其學宋亡韓氏失祿仕先生與其從弟莊節先生性自相師友先後師表當世五百年來文獻失落貫道先生志銘出于慈湖

今亦不存其僅得見于世者莊節一人而已予故畧存其學統以附之范呂之次先生子耘之孫謂亦皆以學行稱

莊節韓先生性別見潛庵學案

說齋學案表

唐仲友 父堯封 孔嘉同調

傅寅
- 子大東
- 子大原
- 從子定
- 傅芷

吳棨

葉秀發 別見龍澤諸儒學案

朱質 別見龍澤諸儒學案

張端義 別見慈湖學案

金式

唐仲温

唐仲義 並說齋學侶

宋元學案卷六十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說齋學案

祖望謹案孔嘉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說齋唐氏也而不甚與孔嘉相往復不可解也或謂孔嘉之學說齋實倡之則恐未然述說齋學案（梓材案說齋學案謝山所特立）

孔嘉同調

提刑唐說齋先生仲友 父堯封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也侍御史堯封之子侍御以清德有直聲先生兄弟皆自教之成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兼中宏辭通判建康府上萬言書論時政孝宗納之召試除著作郎疏陳正心誠意之學出知信州以善政聞移知台州嘗條具荒政之策請以司馬光舊說令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年豐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從之勑治奸惡甚嚴晦翁爲浙東提刑劾之時先生已擢江西提刑晦翁爲浙東提刑劾之愈力遂奉祠先生素伉直既處擢挫遂不出益肆力于學上自象緯方輿禮樂刑政軍賦職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經史參之傳記旁通午貫極之蔓絲牛毛之細以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後世可見之施行其言曰不專主一說苟同一人隱之于心稽之于聖經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曰三代治法悉載于經灼可見

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痛闢佛老斥當時之言心學者從遊嘗數百人初晦翁之與先生交奏也或曰東萊向嘗不喜先生晦翁因申其意陳亘卿曰說齋特才頗輕晦翁而同甫尤與說齋不相下同甫遊台卹一妓欲得之屬說齋以脫籍不遂恨之乃告晦翁曰渠謂公尚不識字如何爲監司晦翁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按台既至說齋出迎稍遲晦翁益以同甫之言爲信立索印摭其罪具奏說齋亦馳疏自辯王魯公淮在中書說齋婣家也晦翁疑其右之連疏持之孝宗以問魯公對曰秀才爭鬬氣耳于是說齋之事遂解而晦翁門下士由此并詆魯公非公論也或曰是時台州倅高文虎譖之晦翁案東萊最和平無忮忌且是時下世已一年矣同甫與晦翁

書曰近日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參半且言有拖泥帶水之意則似亦未盡以晦翁之所行爲至當者同甫又曰平生不曾說人是非與政乃見疑相諳眞足當田光之死則當時蓋有此疑而同甫亟自白也是皆失其實矣文虎小人之尤殆曾出于其手然子觀晦翁所以糾先生者忿急峻厲如極惡大慝而反覆于官妓嚴恣一事謂其父子踰濫則不免近于誣抑且傷口口口且蔥自台移獄于越備受箠楚一語不承其答獄吏云身爲賤妓縱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不欲爲妄言以汚君子有死不能也于是告商卿持憲節卒釋之然則先生之誣可白矣又以在官嘗刊荀楊諸子爲之罪則亦何足見之彈事晦翁雖大賢于此終疑其有未盡當者且魯公賢者前此固力薦晦翁之人也至是或以婣家之故稍貶調停然謂其從此因嗾鄭丙陳賈以毀道學豈其然乎丙賈或以此爲逢迎魯公豈聽之耶考其生平足以白其不然也蓋先生爲人大抵特立自信故雖以東萊同甫絕不過從其簡傲或有之晦翁亦素多卞急兩賢相厄以致參辰不足爲先生概其一生近世好立異同者則欲左袒先生而過推之皆非也先生之書雖不盡傳就其所傳者觀之當在艮齋止齋之下較之水心則稍淳其淺深蓋如此所著曰

六經解一百五十卷孝經解一卷九經發題一卷諸史精義百卷陸宣公奏議解十卷經史難答一卷乾道祕府羣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詳辯三卷地理詳辯三卷愚書一卷說齋文集四十卷尚有故事備要辭料雜錄諸種而其尤著者曰帝王經世圖譜十卷周益公曰此備六經之指趣爲百世之軌範者也又嘗取韓子之文合于道者三十六篇定爲韓子二卷

祖望謹案乾淳之際發學最盛東萊兄弟以性命之學起而說齋則爲經制之學考當時之爲經制者無若永嘉諸子其于東萊同甫皆互相討論臭味契合東萊尤能并包一切而說齋獨不與諸子接孤行其教試以艮齋止齋水心諸集考之皆無往復文字水心僅一及其姓名耳至于東萊既同里又皆講學于東陽絕口不及之可怪也將無說齋素孤僻不肯寄人籬落耶黎洲先生謂永嘉諸子實與先生和齊斟酌其說似未然也

制命在君然不可居物之先代終在臣然不可享功之成故用九以无首爲吉六三以含章爲正詩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善以報其上

命討天也行之君也威福辟也佐之相也惡者必懲則奸民無盜跖之壽善者必申則賢士無原憲之貧故君相不可以言命

人君有三畏畏天命畏民心畏輔相之臣

大臣正君其次謀國其下謹身

正君之難在制其欲不窒其源如決流何不翦其根如滋蔓何

防微消萌力少而功多

位尊難安德盛難全

勝人人必恥下人人必喜恥生競喜生敬以上君臣

避世非君子之心

中狹常易盈內往常易屈

君子之進退風俗之樞機也必退絕物其俗激必進失己其俗競不激不競以善天下之俗

莫神于天以民從違莫尊于君以民安危天且靈之孰能違之君且高之孰能下之

道有興廢民無淳漓堯舜至仁不能絕天下之欲幽厲極暴不能滅天下之性以民爲非古是謂誣民以道爲不可行是爲賊道

遷都以復先業何畏而猶有書東征以卒圖事何恤而猶有誥

未恤而強之從必有逆命而陷于罪者聖人蓋不忍焉耳以上

士民

爲治者不可變常道言治者不可厭常談

勤固勝怠勤而非禮則勞儉固勝奢儉而非禮則偏存小節而喪大體君子不取也

善爲敎者反諸身以上治敎

怯不勝勇勇不勝敬

古之爲兵者敎之以孝弟忠信惟恐其不君子也後之爲兵者敎之以權謀變詐惟恐其不小人也

取民之財以養兵不如使民自養之易供也用兵之力以衛民不若使兵自衛之甘心也以上兵財

順命如順親係性如係子養心若養苗馭氣如馭馬防欲如防

川待物如待寇一言蔽之曰誠

鏡固瑩塵則昧之水固清風則濁之塵去鏡明風息水止外物

親疏固有情遠近固有勢貴賤固有分因其情順其勢明其分

微而草木各得其所是吾道之所以爲異也佛其情逆其勢忘其分聞門之內有所不行是墨氏之所以爲同也吾道之異適以爲同墨氏之同祇以爲異

德莫先于孝孝莫難于係親之所與庶人有身推之天子有天下有而係之孝莫大焉

陰陽之說勝則禮經廢形相之說勝則心術喪祿命之說勝則人事怠失之已求之天君子不由也

由惡近善蓬生于麻由善近惡絲涅于墨
謂道爲難若塗若川謂道爲易若天若淵謂之易輕而失謂之
難畏而止勿畏勿輕學而已矣
文以明道或以載道傳以通經或以亂經學以知性或以汨性
說日益新理日益昧
兼愛似仁爲我似義清靜寂滅似無思無爲
莫易欺于形莫難欺于神形視吾外神視吾內 以上道學
未有欲有既有欲其若無未實欲實既實欲其若虛
君子不絕人之情亦不徇人之情
衆人徇利以犯難賢者潔身以避害藏道以濟世而不罹其患
者惟聖人乎 以上聖賢

說齋文集
自古直道之行本于正心誠意之閒顯于舉賢放佞之際故伯
益告舜先以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繼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
虺告湯先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繼以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惟
陛下防私如禦寇存公道如護元氣內察諸存心之初勿使一
毫或出于嗜好之私而非先王之法度外察諸用人之際勿使
一職或出于左右之舉而咈天下之公議儻有則斷而去之既
去則敬而守之 館職備對劄子

荀卿有性惡之說楊雄有善惡混之說韓愈有上中下之說性
惡之說爲害尤大世之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
適足以見性之善不知其惡也象之往入舜宮鼈陶之思以爲
爲也忸怩之顏以誠發也欺形于言愧形于色象之本心固知
僞之不可爲也其性豈不善哉使象而性惡則欺舜之言居之
必安何愧之有易言天地之情則于咸言天地之道則于恆至
言天地之心則必于復蓋方羣陰剝陽而至于六陰之用事則
天地之心或幾乎隱及一陽動于下有來復之象則天地之心
始可見人之誘于物也陰之剝也俄然而復陽之復也象之性
怩蓋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于復觀
之 性論

孟子書七篇荀卿書二十二篇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專以
明王道黜霸功闢異端息邪說二書蓋相表裏以吾觀之孟子
而用必爲王者之佐荀卿而用不過霸者之佐不可同日語也

王霸之異自其外而觀之王者爲仁義霸者亦有仁義王者有
禮信霸者亦有禮信自其內而觀之王者之心一出于誠故正
其誰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霸者之心雜出于詐故假仁
以爲利利勝而仁衰仗義以率人人從而義廢湯武桓文由此
分也荀卿之書若尊王而賤霸矣乃言性則曰本惡其善者僞
也夫善可僞則仁義禮信何適而非僞也四者既僞何適而非
霸者之心吾以是知卿而用必爲霸者之佐也李斯之學實出
于卿蓋卿有以啓之或曰卿之言曰君子養心莫善于誠又曰
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卿豈不知王道之出于誠哉
曰子以爲誠者自外至耶將在內耶性者與生俱生誠者天之
道非二物也以性爲惡則誠當自外入外入則僞惡覩所謂誠

乎吾觀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又其言辯幾與孟子埒至于以義爲外以性爲猶杞柳故孟子力詆之荀卿化性起僞之說告子之儔也荀卿論

卿謂聖人惡亂故制禮然則禮强人者也惡亂故制樂然則正聲乃矯揉而淫聲乃順其情者也見禮樂之末而未揣其本卽性惡之說吾故謂告子之流讀荀子禮樂二論

天下有君子有中人有小人而釋老之說皆有以中其欲報應禍福足以惑小人超升解化足以移中人清淨寂滅足以疑君子小人曰吾罪惡貫盈飯僧可以免吾釁戾山積焚章可以釐不惟此也且可以致福以增算吾何爲而不從釋老也中人曰吾學出世法求其死而不亡者也大矣釋老論

涸濁世處俗塵孰若自在而遊樂國蟬蛻而登蓬瀛乎吾何爲而不從釋老也君子則曰吾不取其教而取其道吾不觀其外而觀其內蓋其說深入乎死生性命之際周盡乎天地鬼神之理頗與吾周易合至于披析示人則又優于儒書可以直造其本源而不勞于積習此說一立而釋老之害牢不可破嗚呼小人中人既不可以道理深責而報應禍福超升解化之說皆誕幻詭譎不待攻而自破至于君子則吾道之所賴以傳乃惑于疑似之際蕩然莫返吁可悲矣生死鬼神之理惟聖人知之道家欲不死佛家欲無生皆未之知也聖人明幽明之故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精氣遊魂知鬼神之情狀然不諄諄以告人慮學者之不能無惑也故子路問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蓋以事人所以事神知生所以知死不欲子路舍其常行而他求也學者不求之易論語之則而輕受愚夫之誣平時高談則曰吾學有所悟及遇利害事不能毫釐往往易其所守幾不能自立乃曰吾學出世法求其死而不亡者噫亦惑矣昔孟子比楊墨以禽獸爲其似是而非今釋老者爲己則一毛不拔責人則摩頂放踵是乘楊墨而爲之其爲禽獸也大矣釋老論

聖人之傳道必以心其端則始于至誠力學後世求其說而不得流入釋老以爲道者當超詣頓解徑進于聖人之域相與用心不可測度之地而學問修爲之功幾于盡廢捕風捉影卒無分毫之得曰吾之學心學也內以欺己外以欺人顏會論

謝山唐說齋文鈔序曰唐台州說齋以經術史學負重名于乾淳閒自爲朱子所糾互相奏論其力卒不勝朱子而遂爲世所詬方乾淳之學初起說齋與禮經制本與東萊止齋齊名其後浙東儒者絕口不及蓋以其公事得罪憲府而要人爲之左袒者遂以僞學詆朱子并其師友淵源而毀之固宜諸公之割席而要人之所以爲說齋者適以累之可以爲天下後世之任愛憎者戒也詳考台州之案其爲朱子所糾未必盡枉說齋之不能檢束子弟固無以自解于君子然彈文事狀多端而以牧守刻苛楊王韓四書未爲傷廉其中或尙有可原者況是時之官非一跌不可復振者也說齋既被放杜門著書以老則其人非求富

貴者不可以一偏遽廢之是吾長于善善之心也予少時未見說齋之文但從深寧困學紀聞得其所引之言皆有關于經世之學深寧私淑于朱子者也而津津如此則已見昔人之有同心說齋著書自六經解而下共三百六十卷文集又四十卷今皆求之不可得近于永樂大典中得其文若干首詩若干首鈔而編之以備南宋一家之言因爲論其人之本末或謂說齋自矜其博常詆朱子不識一字故朱子劾之或又言說齋不肯與同甫相下同甫搆之于朱子此皆小人之言最爲可惡要之說齋之被糾所當存而不論而其言有可采者卽令朱子復起或亦以子言爲然也

宋元學案卷六十　十

說齋學侶

教授唐先生仲温

主簿唐先生仲義合傳

唐仲温仲義金華人皆說齋之兄也自其父侍御堯封以及說齋皆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間自相師授仲温饒州教授仲義樂平主簿參蘇平仲說

說齋門人

傅杏溪先生寅附子大東大原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也學者稱爲杏溪先生自少神骨清聳于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讀之說齋唐先生講學于東陽吳葵之家先生之中表也因從之質疑問難皆有援據可

反復說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陘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先生于天文地理封建井田學校郊廟律呂軍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研究根穴訂其譌謬資取甚博參驗甚精每事各爲一圖號曰聱書百考大愚呂先生見其禹貢圖曰是書可爲集先儒之大成矣嘗延之麗澤書院中列坐諸生揭其圖使申言之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理之所在初無彼此諸生弗以門戶之見恥受教也先生亦樂爲之盡時人服大愚之善下而益嘆先生之學之遠也嘗舉文中子之說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爲苟道反覆太息謂周禮太平之書于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凶荒原非常用況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

宋元學案卷六十　十一

國服爲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曰爲是方者罔名醫也熙寧諸賢但知力攻青苗而未知以此折之是以不足以詘其說故先生之書于成周制產分郊作貢授賦之說尤詳嘗徧遊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證諸史牒而得其成敗興衰之故歷歷如指諸掌然自經制事功之學起說者病其疏于踐履而先生之教人則謂下學上達各有次第舉而措之尤非可以一概語者故其教人必先以小學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其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嘗相離也先生精于古今軍制而從未嘗教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之權衡遽聞譎詐之言則先入者爲主害心術矣蓋其所以學與所以教者如此家居非公事不至

通問葉秀發朱質雖以呂氏弟子來學于唐而其統未合朱子則互相糾奏至先生始和齊斟酌無復乖刺先生諸子大東承其家學敦慤有父風而大原從慈湖楊先生遊從子定學于朱門一家之中殆搜博採不名一師

主簿吳先生棨

吳棨字景陽其家以貲雄于東陽與郭氏堺郭氏有西園南湖石洞三書院招延呂成公薛象先之徒教授子弟而吳氏亦有安田書院初則徐天民主之己而唐說齋主之皆揣弟子百餘人以至遠近豪懦先生既從名師儁經彙史九好遊短棹獨往一覽數州葉水心仕江淮間先生遊輒過之水心爲之飯問其所爲笑而不答杏溪先生傳寅者說齋上座弟子而先生之外

杏溪家學　說齋再傳

傅先生定

傅定字敬子杏溪先生兄子杏溪自程其子姓于學嚴而有節晚乃遣先生遠之建安受業文公之門文公集中有與傅敬子書即其人也　參柳待制集

雲濠謹案黃晉卿記杏溪祠堂言先生受業朱門得其微言奧旨歸與諸弟共講云

杏溪門人

進士傅先生芏

傅芏字升可義烏人也淳熙五年進士精于經史之學爲杏溪上弟子從遊之士極盛未仕而卒所著有南園詩文集二十卷南園講錄

徐陳諸儒學案表

徐誼——趙希鉌
　　元嘉金溪同調
　　丁黼
　　父泰亨
黃中
彭仲剛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喬行簡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元嘉同調
　　丁黼　見上宏父門人
曹豳
湯程
陳葵

附師魏益之
金溪同調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徐陳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三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平陽徐先生子宜也陸氏之諸竟引平陽爲弟子則又謬矣述徐陳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爲謝山所特立序錄原底作徐陳諸儒蓋忠文後公以錢白石故易其稱又案一本作平陽學案）

陳陸同調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平陽人乾道八年進士由池州教授歷清要事孝光寧三宗入爲刑部侍郎出爲寶謨閣待制江淮制置使移鎮隆興府而卒謚忠文中忤韓侂胄貶南安軍婺州流離十年而後得釋葉水心誌其墓曰諸儒雖爭爲性命之學然而固滯于語言播流于偏末多茫昧影響而已及公以悟爲宗懸解昭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于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參玩茲語似亦近禪而當時諸儒學術亦因可見矣封信安郡公趙希館其門人也

梓材謹案先生傳黃氏原本列金溪學案其傳云先生棄學象山有省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爲貴象山視其文曰某欲說底卻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卻無先生謂象山曰與晦翁月餘說話都不討落著與先生說話一句卽計落著是說猶沿象山年譜故以先生爲陸氏門人而謝山不以爲然

附錄

舒廣平答先生書曰吾人平生所志期不負所學中都臭味頗薰炙人造道如子宜知不可汨要須惟日孳孳簡易明白以滌盡利祿境底此志獲申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陸子之教大行于浙河以東顧一時稱祭酒者必首四明四先生慈湖之祭徐忠文也自言其見陸子實因忠文之力水心作忠文墓志言公以悟爲宗云云此忠文有合于陸學之實錄而宋史畧而不書得閻下表而出之善已然忠文之爲陸學固也其竟爲陸氏弟子則書傳未有明文黃氏日鈔謂忠文見陸子天地之

性人爲貴論因令慈湖師陸子與慈湖祭文合然則忠文未嘗師陸子矣而年譜有忠文侍學之語恐未可據

乳嘉同調

少卿錢白石先生文子

錢文子字文季樂清人也乾淳之際乳嘉諸儒林立先生徧從之遊而于徐忠文公宏父尤契入太學有盛名嘉定後諸儒無一存者先生蟄然爲正學宗師以太學兩優釋褐仕至宗正少卿學者稱爲白石先生所著有白石詩傳雲濠案謝山劄記門人曰喬行簡丁黼曹豳湯程

金溪同調

縣令陳叔向先生葵　附師魏公之

陳葵字叔向處州青田人自少篤學至老不倦畢隆興進士知平陽縣居官廉介師事魏益之水心志其墓曰君既與魏益之遊每恨志慮昏而無所明記憶煩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于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皆髣髴若有見焉自是以師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誦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瘳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合然重其辨直無隱士有比君所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實過也昔孔子稱憤啓悱發舉一而反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于能保四海往往近于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叔向捨包蒙之鑰遊于廣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厲志勇猛蓋不以悟自足也然則先生之學亦或有異于其師者與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此傳黃氏補本亦附金溪卷末以謝山稾底佚此據以補之

宏父門人

少保趙時隱先生希鎧

趙希鎧字君錫太祖九世孫也南渡後居常山少從父官衡陽嘗有聞于陳文節公止齋而卒受業于徐忠文公宏父雅以寒素自居力貧苦學借書鈔誦成慶元二年進士繹禍汀州司戶時峒寇李元膺出沒汀贛閒軍且至寮佐集議守城先生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見乎先生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曰卽以付君時先生以宗子初入官皆爲危之至關審形勢明斥堠賊遣諜至先生得諜縱其畢火相示而嬴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至先生嚴兵以待賊至矢石雨下無一免者餘黨聞風而遁軍還老幼維拜相屬先生由他道避之論功卽拜本州推官調夔州運司屬官掌大寧鹽井事清積負卻羨餘知玉山縣召對首言民力困于貪吏軍力困于償帥國家之力則外困于浮沈之費次論四蜀銓注科舉之敝次論大寧鹽井本末宗室嘉納除大理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吏受賕無藝莫敢自陳先生白其長推行之已而以宗室換班授吉州刺史提舉宮觀輪對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爲鄭重以

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得體閫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恩以不待指授于朝廷爲有才臣非敢厚誣天下所憂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次論宗學之建朝廷美意也校定法不視太學而視武學外舍優校必待公試中選而後升一請一免而不得授乳免例已墜內舍實監前名而不得注諸州教授名爲重之實則薄之恐非風厲之本旨也累遷安德軍承宣使引對言初政在明君道總治統收人心理宗動容曰卿所陳于初政所繫尤切次年論祠祭不獨禁衛不肅晉節度使封信安郡公以足疾卧家累歲而卒贈少保信安郡王先生風姿凝重胸抱魁壘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其仕優也安沂公丙一見異之解佩玉以贈且欲舉之

先生辭以及格沂公曰然則使我有失士之恨盍貤諸所親曰有母黨可然不敢專沂公曰君謂之可則可矣竟舉而貤之時人兩賢之既換班自號時隱居士祁寒盛暑未嘗謁告或以爲太自苦曰吾乃媿報稱之難也如井廢之若此心何衣食僅足不置奚侍故訓詞有云爵祿褒嘉不改儒生之習威儀謹飭蔚爲朝著之華蓋實錄也從蔣氏所藏家底錄入

恭愍丁延溪先生補父泰亨

丁黼字文伯故徐州人也漢說易大師將軍寬之後世居沛陽閒南渡後徐爲戰地先生曾大父執中卜居青陽尋遷尼埭家世忠孝雖南遷三世時望歸故土不治產業其大父嘗夢神告之曰若死葬于延溪寺右三紀之後必昌又三十年而生先生

年十四已知爲學之要父泰亨宿儒也自教之已而平陽徐忠文公誼教授池州父執先生共往從焉忠文以老友待之留與共訓後進而授先生以語孟學庸大旨聖賢修己治人之學孔嘉錢宗正文子亦頗儒先生由忠文以見之得其經學先生氣竦神悟誦言觀行遂爲忠文門下第一成淳熙進士枋臣當國賢士多沈下僚時天下所稱爲正學直道者鶴山平齋西山皆重先生而鶴山尤契嘗曰忠肝義膽霜明玉潔足以廉頑立懦也曰吾交文伯二十年見端人也嘗聞張行父之賢亟求見之叩以南軒之學以爭濟邸事于宰相怒被逐宰相死召還累官軍器監敢上封事言大臣不法事累進累黜以直祕閣知信州而其言行之詳不復能舉矣又嘗見先生作范文正公祠記其中謂池州實有長山文正之母晚適朱氏實爲池人

館甥以收吾骨整兵夜出城南遂戰于后衙街眾散且盡先生入城率其親信侍從數十人巷戰寡屬惟參議官楊大異一人力竭皆死之大異復蘇得免事聞賜祠贈恤如制謚恭愍所著有延溪集六經辯正疑問諸史考

祖望謹案先生以平陽高弟徧候諸儒伯仲眞魏之間晚年埋血沙場大節凜然而宋史附之忠義傳末不詳其籍里不志其生平讀者茫然荒畧未有如此之甚者予少有志于改正宋史會從永樂大典鈔得先生別傳一篇十年以來忽忽失去昏忘不能追憶僅約畧其大概列之學案而其言行之詳不復能舉矣又嘗見先生作范文正公祠記其中謂池州實有長山文正之母晚適朱氏實爲池人

未可竟指爲淄州之長山其文亦朗朗有法

附錄

吳鶴林曰恭愍生平忠雅端靖持論侃然寧避烏臺之官而不肯有一毫詐欺之事寧嬰黃閣之怒而未嘗少忘其呵護善類之心于義利界限稗之尤明死國未幾制府參謀口翊雍容就義文南守相口銳口汝蹤慘忱血戰而死皆其英風義魄所風屬也

修撰黃先生中

黃中字仲庸平陽人也成紹熙進士爲館職肆力于學時徐忠文公方起平陽于兩嘉諸儒中又別爲一家先生從之遊嘗與朱子往復論學欲實地用功不徒託之空言而已學禁方嚴先

生校藝漕閩發策云平居不以利祿入其心培植涵養如木有根水有源用之則回既倒之狂瀾不用則唱和寂寞之濱亦足名世任此責者誰與朱子見之嘆曰近年此等議論令人嘆服累遷起居舍人兼侍講敷陳剴切寧宗曰朕正倚毗卿前後三十餘疏當路不喜出知袁州徙泉州進右文殿修撰卒平陽弟子以先生爲第一

提舉彭先生仲剛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白石門人

文惠喬孔山先生行簡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恭愍丁延溪先生黼　見上宏父門人

文恭曹東畝先生豳

曹幽字西士瑞安人文肅公叔遠族子也少從錢白石學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辭曰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改知建昌縣復故尚書李公擇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祕書丞兼倉部郎官出爲浙西提舉常平面陳和糴折納之敝建虎邱書院以祀尹和靖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召爲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上疏言立太子厚倫紀以弭火災又論余天錫李明復之過迕旨遷起居郎進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爲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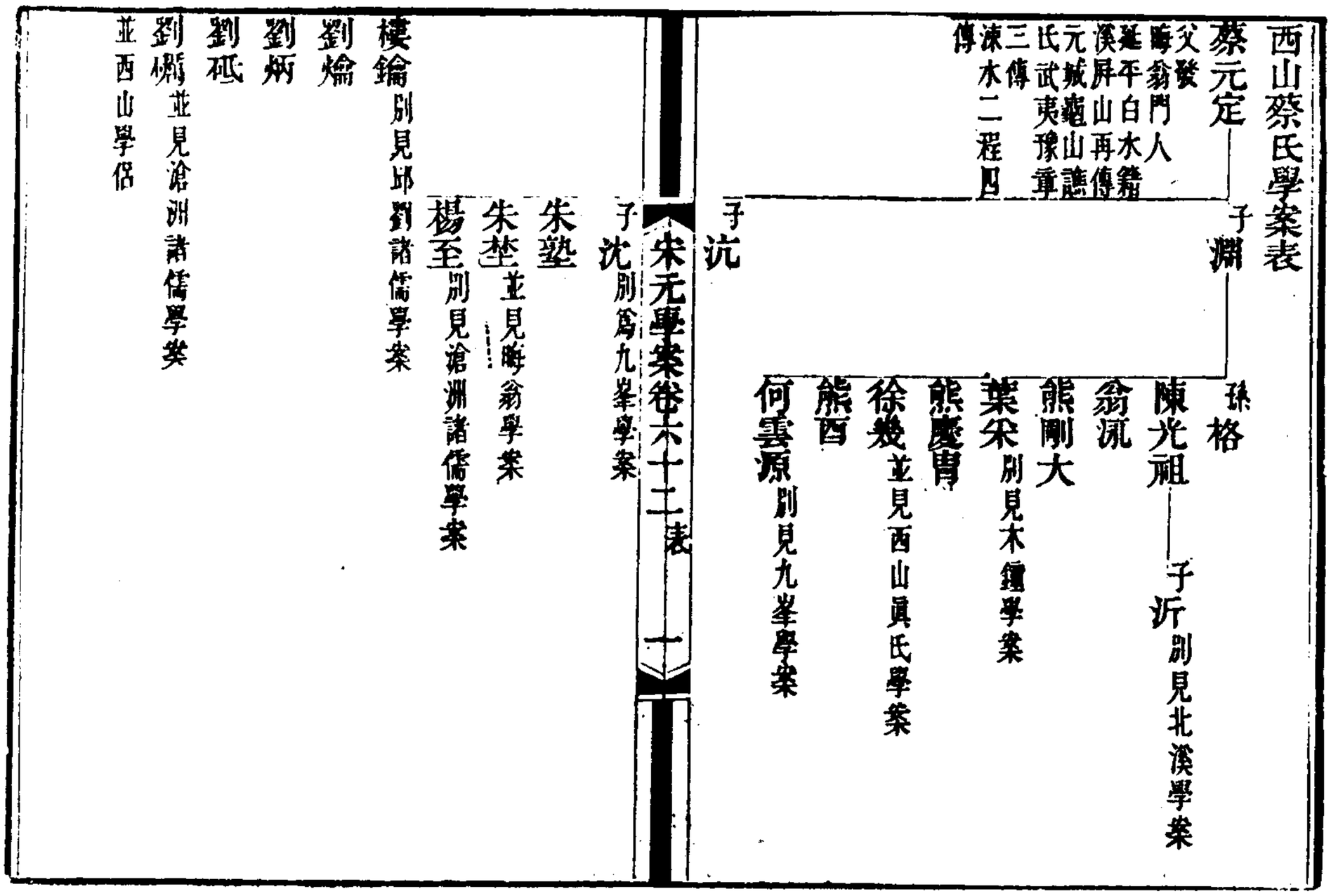
諡文恭　參史傳

雲濠案先生號東畝見程端州士龍所作劉實山先生行狀

縣尹湯先生程

湯程與喬行簡同門爲縣尹嘗爲喬述白石病革時言曰吾于詩傳尚多欲有所更定云　參喬孔山文集

傳材謹案喬文惠序白石詩傳前云同門湯尹程後云訪求于湯尹之姪時大傳備詁釋刻諸郡齋謂之湯尹敬仰其爲縣尹也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西山蔡氏學案

祖望謹案西山蔡文節公簡袖朱門然其傳晦翁蒙數之學蓋得之其家庭之傳惜夫翁季錄之不存也述西山蔡氏學案（拜村案文節傳原附晦翁學案謝山始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晦翁門人　劉李再傳

文節蔡西山先生元定　父發

蔡元定字季通建之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先生曰此孔孟正脈也先生深涵其義既長辨晰益精聞朱文公名往師之文公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先生質正焉從臣尤公袤楊公萬里薦堅以疾辭慶元初年韓侂胄禁僞學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簒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詭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裘帶博潛形匿跡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乞送別州編管先生曰化性起僞惡得無罪遂謫道州郡縣捕甚急先生毅然上道文公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文公視先生不異平時因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杖屨同

其子沈行三千里腳爲流血至春陵遠近從者日衆或謂宜謝生徒先生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寒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于貶所嘉定三年贈迪功郎謚文節先生從文公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尤長于天文地理樂律應數兵陳之說凡古書盤錯苦縈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先生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原而流聞者莫不興起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

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陳圖說子淵沉沈並躬耕不仕

西山律呂新書

律呂本原

黃鍾第一　以漢志斛銘文定

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分之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此章凡言分者皆十分寸之一）

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

黃鍾之實第二　以淮南子漢前志定其寸分釐毫絲之法以律書仁鍾分定

子一　黃鍾之律

丑三　爲絲法

寅九　爲寸數

卯二十七　爲毫法

辰八十一　爲分數

巳二百四十三　爲釐法

午七百二十九　爲釐數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爲分法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爲毫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爲寸法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　爲絲數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黃鍾之實

案黃鍾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應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其十二辰得一十七萬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爲法何也曰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

黃鍾生十一律第三

子一分
一爲九寸
丑三分二
一爲三寸
寅九分八
一爲一寸
卯二十七分十六
三爲一寸　一爲三分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九爲一寸　一爲一分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二十七爲一寸　三爲一分　一爲三釐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八十一爲一寸　九爲一分　一爲三釐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二百四十三爲一寸　二十七爲一分　三爲一釐　一爲三毫
三毫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七百二十九爲一寸　八十一爲一分　九爲一釐　一爲三毫
一毫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　二百四十三爲一分　二十七爲一釐　三爲一毫
一毫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　七百二十九爲一分　八十一爲一釐　九爲一毫　一爲三絲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　二百四十三爲一釐　二十七爲一毫　三爲一絲　一爲三忽
爲三忽
案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應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即算法倍其實）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

（即算法四其實）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鍾南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十二律之實第四
子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全九寸　半無
丑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全六寸　半三寸不用
寅太蔟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全八寸　半四寸

卯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全五寸三分　半二寸六分不用
辰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全七寸一分　半三寸五分
巳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全四寸六分六釐　半二寸三分三釐不用
午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全六寸二分八釐　半三寸一分四釐
未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半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申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全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半二寸七分二釐五毫
酉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半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
戌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全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半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
亥仲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全六寸五分八釐二毫二絲　半三寸二分九釐一毫一絲

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于十二也

變律第五

黃鍾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小分四百八十六
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　半四寸三分八釐
五毫三絲一忽
林鍾十一萬六千五百八小分三百二十四
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　半二寸八分五釐
六毫五絲六初
太蔟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小分四百三十二
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　半三寸八分四釐
南呂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小分四十五
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秒　半二寸五分六釐
七絲四忽五初三秒
姑洗十三萬八千八十四小分六十
全七寸一釐二毫二絲二初二秒不用　半三寸四分五釐
一毫一絲一初一秒
應鍾九萬二千五十六小分四十
全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餘一算　半二寸三分
三毫六絲六忽六秒强不用

案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鍾林鍾太蔟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鍾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鍾無射得全絲至

案十二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鍾林鍾太蔟南呂

姑洗應鍾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稍高于正律也然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爲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損益再生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六律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爲忽秒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鍾之實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又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于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爲宮也

律生五聲圖第六

宮聲八十一　商聲七十二　角聲六十四　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案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于五也或曰此黃鍾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

變聲第七

變宮聲四十二小分六　變徵聲五十六小分八

案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閒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閒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強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之所以止于二也變宮變徵不成宮徵不成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止于二也變宮變徵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

八十四聲圖第八　正律墨書　變律朱書　半聲朱書　半聲墨書

十一月黃鍾宮											
六　月林鍾宮黃鍾徵											
正　月太蔟宮林鍾徵黃鍾商											
八　月南呂宮太蔟徵林鍾商黃鍾羽											
三　月姑洗宮南呂徵太蔟商林鍾羽黃鍾角											
十　月應鍾宮姑洗徵南呂商太蔟羽林鍾角											
五　月蕤賓宮應鍾徵姑洗商南呂羽太蔟角											
十二月大呂宮蕤賓徵應鍾商姑洗羽南呂角											

七　月夷則宮大呂徵　蕤賓商應鍾羽　姑洗角　南呂變徵
二　月夾鍾宮夷則徵　大呂商蕤賓羽　應鍾角　姑洗變宮　南呂變徵
九　月無射宮夾鍾徵　夷則商大呂羽　蕤賓角　應鍾變宮　姑洗變徵
四　月仲呂宮無射徵　夾鍾商夷則羽　大呂角　蕤賓變宮　應鍾變徵

黃鍾變　仲呂徵　無射商　夾鍾羽　夷則角　大呂變宮　蕤賓變徵
林鍾變　無射徵　夾鍾商　夷則羽　大呂角　蕤賓變宮　應鍾變徵
太蔟宮　夾鍾商　夷則羽　大呂角　蕤賓變宮　應鍾變徵
南呂徵　夷則羽　大呂角　蕤賓變宮　應鍾變徵
姑洗羽　大呂角　蕤賓變宮　應鍾變徵
應鍾角　蕤賓變宮　應鍾變徵

秦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

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蔟一半聲蕤賓林鍾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鍾六半聲仲呂爲十二律之窮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夾鍾姑洗二半聲變律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夾鍾四變律夷則三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

六十調圖第九以周禮淮南子禮記鄭氏註孔氏正義定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黃鍾宮	黃 正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林 正	南 正	應 正
無射商	無 正	黃 變半	太 變半	姑 變半	仲 半	林 變半	南 變半

林鍾徵	林 正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仲 半
仲呂羽	仲 正	林 變	南 變	應 變	黃 變半	無 正
夾鍾宮	夾 正	仲 正	林 變	南 變	應 變	黃 變半
大呂商	大 正	夾 半	仲 半	林 變	南 變	應 變
夷則角	夷 正	無 正	黃 變半	太 變半	仲 半	林 變
蕤賓羽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黃 變半	太 變半	姑 半
姑洗宮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黃 變半	太 變半
太蔟商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黃 變半
黃鍾角	黃 正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南呂徵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仲 半	林 變半

無射角	無 正	黃 變半	太 變半	姑 半	蕤 半	夷 半
黃鍾商	黃 正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太蔟宮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黃 變半
姑洗羽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黃 變半	太 變半
蕤賓徵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黃 變半	太 變半	姑 變半
夷則角	夷 正	無 正	黃 變半	太 變半	姑 變半	蕤 變半
無射商	無 正	黃 變半	太 變半	姑 變半	蕤 變半	夷 變半
黃鍾宮	黃 正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太蔟商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黃 變半
姑洗宮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黃 變半	太 變半

林鍾羽林正南正
仲呂宮仲正林變
夾鍾商夾正仲正
大呂角大正夾正
無射徵無正黃變半
夷則羽夷正無正
黃鍾宮黃變半太變半
姑洗商姑正黃變半
蕤賓角蕤正夷半
太蔟角太正姑正
應鍾徵應正大半
南呂羽南正應正

林鍾宮林正南正
仲呂商仲正林變
夾鍾角夾正仲正
黃鍾徵黃正太正
無射羽無正黃變半
夷則宮夷正無正
蕤賓商蕤正夷半
姑洗角姑正蕤正
大呂徵大正夾正
應鍾羽應正大半
南呂宮南正應正

林鍾羽林正南正大半太半
仲呂角仲正林變南變大半
夾鍾商夾正仲正林變南變
大呂角大正夾正仲正林變
無射徵無正黃變半太變半姑變半
夷則羽夷正無正黃變半太變半
黃鍾宮黃變半太變半姑變半
姑洗商姑正黃變半太變半
蕤賓角蕤正夷半無正
太蔟角太正姑正夷正
應鍾徵應正大半夾半
南呂羽南正應正大半

林鍾商林正南正
仲呂角仲正林變南變
夾鍾徵夾正仲正林變
太蔟羽太正姑正蕤正
黃鍾羽黃正太正姑正
無射宮無正黃變半太變半
夷則商夷正無正黃變半
蕤賓角蕤正夷半無正
姑洗徵姑正蕤正夷正
大呂羽大正夾正仲正
應鍾宮應正大半夾半
南呂商南正應正大半

林鍾角林正南正
仲呂徵仲正林變南變
夾鍾羽夾正仲正林變
太蔟羽太正姑正蕤正
姑洗徵姑正蕤正夷正
蕤賓宮蕤正夷半無正
大呂商大正夾正仲正
應鍾角應正大半夾半
南呂羽南正應正大半
林鍾宮林正南正大半
仲呂商仲正林變南變大半
夾鍾角夾正仲正林變南變

案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黃鍾宮至姑洗羽並用黃鍾起調黃鍾畢曲大呂宮至夷則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蔟宮至仲呂羽並用太蔟起調太蔟畢曲夾鍾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鍾起調夾鍾畢曲姑洗宮至林鍾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

呂起調仲呂畢曲射宮至南呂羽並用雙宮起調雙畢
曲林鍾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鍾起調林鍾畢曲夷則宮至應
鍾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鍾羽並用南呂
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
應鍾宮至太蔟羽並用應鍾起調應鍾畢曲是爲六十調六
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
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鍾
損益之變也

候氣第十

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
每律各一案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案

以緹素案應而候之氣至則吹灰動素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
弱臣强專政之應不動爲君嚴猛之應
案陽生于復陰生于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
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于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于上者
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于上子雖陽生而陰之
升于上者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于陰則不書故終
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强在律爲九强在呂
爲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九弱在呂爲差强分數多寡
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
所以中律也

審度第十一

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
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凡黍實于管中則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千有二百黍矣故此九十黍之數與下章千二百黍之數其實一也）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
十丈爲引

嘉量第十二

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于黃鍾之容以子穀秬黍
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以度數審其容（一龠積八百一十分）合龠爲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謹權衡第十三

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于黃鍾之重以子穀秬

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爲
一兩（兩龠也）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朱子曰古樂之亡久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著書兩卷
凡若干言雖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于古
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
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
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雙宮雙徵之不得爲調
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于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
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于兩漢之志蔡邕之說
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

附錄

西山師事晦翁而晦翁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

他弟子不得問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奧傳微辭突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

晦翁往淨安寺候元定元定自府乘舟就貶所過淨安晦翁出寺門揖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讀參同契所疑叩蔡蔡應答灑然少遲諸人釀酒至飲皆醉晦翁開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已寺又飲晦翁醉睡方坐飲橋上簷元善卽退去晦翁曰此人富貴氣別錄

晦翁致書曰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于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某連日讀參同契頗有趣知千周萬徧非虛言也

又曰平日相聚未知其爲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

又曰病足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又未息心休養才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闊畧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閒中一大魔障欲力去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

又曰季通一生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甚恨匏繫不能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諧歸來更須細尋討耳

戊午歲西山先生卒十一月六日晦翁遣男祭其葬于其行也哭而送之曰嗚呼季通而至斯耶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

西山之願君擇而居西山之下又卜而藏而我于君之生旣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于今日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眞宅而孤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

黃勉齋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于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唐仁卿曰濂溪明道伊川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

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邵蔡二子欲發諸子之所未發而使理與數燦然于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矣

梓材謹案蔡氏九儒書載鶴林玉露與此條同第伊川下有橫渠東萊下有象山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下有云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末又云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因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人無傳矣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補

西山學侶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　別見耶劉諸儒學案

文簡劉雲莊先生爚

侍郎劉先生炳

劉先生砥
劉先生礪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西山家學劉李三傳
隱君蔡節齋先生淵
蔡淵字伯靜號節齋西山先生之長子也先生于易一書沈潛反復積之有年精神之極神明通之著爲訓解意言辭象分爲四卷董氏眞卿曰其書經二篇以孔子大象置逐卦辭之下象傳又置大象之後小象置各爻辭之後皆低一字書又有卦爻辭旨論六十四卦大義易象意言雜論卦爻十翼象數餘論雜論易大義雲峯案經義考引董說易大義下又有古易叶韻　開禧乙丑自序云

梓材謹案節齋兄弟皆朱子門人而實本于家學故以家學標之

易象意言

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一者耦也陰之數也伏羲氏畫一以象陽畫一以象陰見陰陽之中各復生陰陽故再倍而三爲卦者八所謂小成者是也因而重之故三倍而六爲卦者六十有四下三畫爲貞而上三畫爲悔也

爻有四象少陽少陰老陽老陰也少陽之數七少陰之數八老陽之數九老陰之數六老變而少不變聖人取變者爲用故陽爻曰九陰爻曰六

六七八九者陰陽之用數也陽以進爲用故少于七而老于九陰以退爲用故少于八而老于六

凡爻位俱陽與爻位俱陰爲當位或陽爻位陰或陰爻位陽爲不當位

六位之卦初與四爲應位二與五爲應位三與上爲應位陽爻遇陰爻陰爻遇陽爻則爲有應若陽爻遇陽爻陰爻遇陰爻則爲无應

六位之卦三與五爲陽二與四爲陰陽以升爲用故進成乎五陰以降爲用故退成乎二五者陽成而得中也二者陰成而得中也故皆吉三陽剛未成而不中故危四陰柔未成而不中故懼

凡兩爻相比在下曰承在上曰乘以陰承陽以陽乘陰爲順以陽承陰以陰乘陽爲逆

中則不失乎善偏則流爲惡八卦相錯惟二五得中

後世互體之說不可謂全無義理象傳言剛柔上下往來者八卦隨蠱賁咸恆損益渙也止言剛來者訟无妄二卦在八卦者或曰柔上剛下或曰剛上柔下或止曰上下然其爲卦皆三陰三陽本具乾坤之體而上下交往來也乾剛交坤而成震坎艮坤柔交乾而成巽離兌故言剛來剛下者明乾剛在上而下交坤言柔來柔下者明坤柔在上而下交乾也若剛上之與柔上則又乾剛在下而上交坤坤柔在下而上交乾者也是皆本諸乾坤之交而互取之耳至于訟與无妄則止言剛來剛自外來蓋其爲卦皆四陽二陰非乾坤上下之交者故乾體居上不動而所以爲坎爲震之剛者皆自外來也夫子言卦變之義于此

可見其兩端焉

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易之道生道也震艮陽卦震取初艮取上者理當然也巽兌陰卦與震艮爲對者也乃不取初上之陰而取二五之陽也至于復姤丈剝之類莫不取陽爲用焉是知陽能生陰不能生易之本也非聖人特賤乎陰而不取也

乾坤體純坎離體交而其用皆在中故乾坤坎離之用皆在二五也至于乾坤相錯則爲泰否坎離相錯則爲既濟未濟亦皆主二五爲用也

乾坤屯蒙卦之名也健順動說卦之性也天地風雷卦之象也陰陽剛柔卦之才也中正危懼卦之位也應害遠近卦之情也

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乾者太極之動故釋爰不言陰陽剛柔坤主質故以柔言否泰交不交氣也又具乾坤之體故皆以陰陽言否類于坤故又以剛柔言餘卦不滯乎事則滯乎物故皆以剛柔言

上下乘承卦之體也元亨利貞卦之辭也剛柔往來卦之變也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易與變本一事也未入用則謂之易已入用則謂之變蓋易無體而變有體也視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陰陽剛柔皆畫也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蓋陰陽氣而剛柔質也故夫子釋乾坤闔闢曰變而不曰易釋卦爻之用曰剛柔而不曰陰陽

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陰无首而從陽者也先陽而動則迷從陽之後則得故曰先迷後得主利

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陽无終代其終者地也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伏羲八卦之序以二氣消長成文王八卦之序以萬物盛衰成伏羲八卦是造化生物之理文王八卦是造化運行之理天地者其體也四時者其用也日月所以爲四時至德所以生天地

易之道有己正而他爻取之以爲耶者有己凶而他爻得之以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以爲寇旅之上非不凶也而五承之以得譽命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故知者乾道作者坤道夫子于乾則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乾能兼坤故知與行無不盡也至于坤則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坤承乾而行者故特言行之而已程子謂乾是聖人之事坤是學者之事蓋乾能盡知與行而坤則但能行之而已此所以爲有閔也

伏羲八卦對待者也體靜而生則吉凶悔吝由乎我故曰先天文王八卦流行者也體動而成則吉凶悔吝奉乎天故曰後天

易中之言仁或爲陰或爲陽仁者見之謂之仁仁陰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陽也蓋自智仁而言則智先而仁後智動而仁靜自仁義而言則仁先而義後仁行而義止此陰陽之所以異也

易有太極之易未生兩儀之易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生

兩儀後之易也故易在兩儀之先其易无體在兩儀之後其易有體

藏諸用有兩義在顯仁之前則所以顯仁者爲用以其不可見故爲藏諸用在顯仁之後則既顯而爲物矣一物又各具生生之用故亦爲藏諸用

寒暑也晝夜也生物之陰陽也氣形也魂魄也物生之陰陽也生物之陰陽則屈伸相推無不變也物生之陰陽則陽能變而陰不能變故易大傳曰游魂爲變而不及魄者物生之陰陽也易中言變化者剛柔之窮皆變變則化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在化之先故爲陽化在變之後故爲陰蓋以先後爲陰陽非謂陽動爲變陰動爲化也

大傳言易有三易有太極易无體易无思无爲言易之本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言易之用也易與天地準易有聖人之道四之類言易之書也

繼善陽也成性陰也此以天命之序而言陰陽也仁者陰也智者陽也此以物受之性而言陰陽也

坎之陰爲陽所得則升而爲雲陽浚則爲霧坎之陽爲陰所累則降而爲雨陰浚則爲露

陰在外陽不得出則爲雷陰固則爲地動震陰在內陽不得入則爲風巽陽包陰則爲霰離陽和陰則爲雪離交坎陰包陽則爲雹坎陰入陽則爲霜坎交離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爲日爲月離坎陰陽相戞則爲電陰陽失位則爲覓凡卦柔近有次序震巽艮兌是也

功不以悔爲悔者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易也此章之神指發而妙萬物者爲言也易指欲發者爲言也无思无爲寂然不動易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神也此章之易指未發者爲言也神指初發者爲言也蓋易者神之本神者易之用以寂感言之明矣然寂之中又有感而感之中又有寂故夫子之言不一而足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一章言聖人盡神而本于易也易无思也一章言君子學易而至于神也感而動者發于中而無次序坎離是也動而運行者始于下而有次序震巽艮兌是也

夫子以仁義禮智爲元亨利貞然仁義禮智之在人心其發于情也不以序而見與坎離同義元亨利貞在天時則運于氣也必以序而行與震巽艮兌同義不以序者感而初發也必以序者發而後運也理雖同而時有先後此又不可不察也

氣化者有生之始而初生也故上經始乾坤形化者運行之終而復生也故下經始咸恆震巽艮兌同義而運行者也然皆終于坎離者運行當止于對待乃能復生也既濟未濟雖非坎離坎離之交也

程子易序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既曰從道則所謂易者非易之理乃指易書也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夫子豈欺我哉世儒乃欲忘象忘言果聖人作易之意乎聖人之意正在乎言象之閒也惟變而通之則象可以盡其利鼓之舞之則辭可以盡其神本末一貫皆實事也欲忘末而求本是乃老聃之學豈聖人作易之意哉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觀夫子立此數語則知所以生者不皆在未生兩儀之太極故先師謂一每生二一者太極也太極生兩儀則太極便在兩儀中故曰兩儀生四象及生四象則太極便在四象中故曰四象生八卦及生八卦則太極便在八卦中以是推之則太極隨生而立若無與于未生兩儀之太極也但人之爲學苟惟守夫物中之太極則或囿于形而不得其正必須識得未生兩儀太極之本則雖在兩儀在四象在八卦以至在人心皆不失其本然之妙矣此夫子

明卦象之所由所以必原易有太極之本而子思之所謂大本者亦正在乎此學者不可不識也

漸進也坤上爻進居乾下位故曰漸歸妹退也坤下爻退居乾上位故曰歸妹皆主柔爻進退爲義也

咸以神交恆以神運一滯乎形則咸恆之道不全矣

謙陽止乎內豫陽動乎外然皆以順爲用也

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之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甲後甲先庚後庚皆所以號令也巽爲號令蠱之巽初卦也爲號令之始甲始也蠱又爲事故繫之于蠱彖焉巽之巽重巽也申號令也庚更也故繫之于上巽焉命令者君之所出故又以五言之

乾漸以一物之次序明爻象咸艮以一身之次序明爻象井革以一卦之次序明爻象

小畜者巽畜乾也大畜者艮畜乾也巽之主柔爻也艮之主剛爻也故小畜主四柔畜剛也大畜主上剛畜剛也

凡陽包陰則是陰麗乎陽事之常也震下艮上爲頤頤養正也言陰求養乎陽正也故曰養正兌下巽上爲中孚中孚信也陰必麗乎陽故曰信與譖同義凡陰包陽則爲陽陷于陰過常之事也大者爲陽巽下兌上則兩陰包四陽陽數過焉故曰大過小者謂陰艮下震上則四陰包兩陽陰數過焉故曰小過與坎同義

與震同觀與艮同大壯與兌同遯與巽同

天數一一中有三以象言之則圖者徑一圍三地數二二中有

兩以象言之則方者徑一圓四此天地之所以分也縱而數之一中有三橫而數之一中有四三之中各有四四之中各有三此天地之數所以同十二也故四十八蓍以十二約之爲四存一以爲體分三以爲用故天數體一而用三存二以爲體分二以爲用故地數體二而用兩也

天道之常先陽而後有陰先始而後有終先生而後有死今易所言而曰陰陽曰終始曰死生者皆降一等而取其變也蓋自其常者而言之但見其先後兩事而窮焉自其變者而言之則窮而復通未嘗已也生生之道萬古不息者實于兩言之閒盡之矣豈特如世之所謂文從字順而已

或問文言曰君子行此四德而先後不同何也曰仁者生物而

未見貞者幹事而无形故夫子先言德因物之文而禮可見因物之分而義可明故夫子先言物

天地之閒對待流行而已易體天地之撰者也故伏羲八卦圖（天地定位至水火不相射）以對待而作也文王八卦圓圖（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以流行而作也伏羲六十四卦橫圖（始乾終既濟）文王六十四卦橫圖（始乾終觀比剝坤）以流行而作也

者必以流行爲用主流行者必以對待爲用學者不可不察也

或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與變數象之所繫先後義未明何也曰夫子之言曲而無不中今且舉其一二例以明之如渙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所謂參以變也賁之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所謂伍以變也如揲蓍之法分二之後置右揲左

其不可則曰不可貞當艱則曰艱貞其利則曰利貞其不利則曰不利貞不可疾也則曰不可疾貞又至于貞之爲用則有吉焉有厲焉有各焉有凶焉有疾焉有亨焉有勝焉有觀焉有明焉其端不可得而窮也惟善易者隨在玩之則其義莫不皆得其當學者不可以正固兩義而拘之也

易者神之本也神者易之用也貞者易之位也

易者以變易无體而言也神者以妙萬物者而言也貞者以萬物各正性命者而言也易則神神則貞乾之象曰元亨利貞乾則當復爲元矣貞元之閒其易之復乎故大傳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兼貞之理也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兼元之理也易神貞同一理而殊于時學易者當識之

或問仁柔義剛柔兼陰剛爲陽以此而觀則仁當屬陰義當屬陽矣曰仁主生發生發者陽之所爲也義主收斂收斂者陰之所爲也凡物有性有質故以性而言則仁陽而義陰以質而言則仁柔而義剛所以然者陽動生柔陰靜生剛也

或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其先後之序不可易也而大傳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乃坤先乎乾靜先乎動何也曰此章之義主變通而言也靜而復動之時變通之義始著

或問朱子早言所以生陰陽之太極至于陰陽中之太極則屢言之何也曰自太極而陰陽自陰陽而萬物皆是一貫但時有不同則理氣有異耳未生陰陽之時所謂太極者無聲臭儀象之可求專以此時爲言則淪于虛無無所底止及其生陰陽之後始有儀象之可觀則其本然之妙動靜之機生生之道眞實无妄有可得而言者以此爲言則學者有定見而免淪于虛無之失矣故孟子言性亦只就惻隱羞惡之端而求之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而朱子嘗謂舍愛不可以言仁者皆此義也蓋仁之理不可見苟不自其發動處求之則仁之情狀豈可得而言耶須于此等處熟思當得朱子之意然而善學者又當以此通神明之德也

豫遜姤旅言時義者言當其時處其義也

坎睽蹇言時用者言當其時而妙其用也

頤大過解革言時者言當謹其時也

隨言隨時之義者言當隨時爲義也

後始有儀象之可觀則其本然之妙動靜之機生生之道眞實无妄有可得而言者以此爲言則學者有定見而免淪于虛無之失矣故孟子言性亦只就惻隱羞惡之端而求之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而朱子嘗謂舍愛不可以言仁者皆此義也蓋仁之理不可見苟不自其發動處求之則仁之情狀豈可得而言耶須于此等處熟思當得朱子之意然而善學者又當以此通神明之德也

豫遜姤旅言時義者言當其時處其義也

坎睽蹇言時用者言當其時而妙其用也

頤大過解革言時者言當謹其時也

隨言隨時之義者言當隨時爲義也

理卽氣之微氣卽理之著性卽情之微情卽性之著皆一貫也

但其時有不同故因其發用而立名有異

或問乾之文言可與存義與坤之文言義以方外兩義字有別否曰義只是一義但存義之義是乾之聖人已發在事物之上存之可爲法于世者方外之義乃是坤之君子從心發出以裁制于外者細而審之亦不能無始終次第之異耳以學者言之須是先集聖人所存之義積之于中所積既多自然生得心中所發之義以方于外也以此而分則集聖人所存之義屬乎知而從中所發之義以方外者屬乎行其義之爲義雖不可爲二恐必須如此次第分看然後可識用力之地也

或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其說如何曰天命之性正性也心具正性心之正也謂之敬者戒愼恐懼係其正也謂之直者言心發于內亭亭當當無一毫私曲于其間也如此則靜時固正動時亦正也是敬以直內之說也謂之義者裁制于中事物各得其宜而不失其正也謂之方者止之于外左右前後各有定則亦不失其正也如此則中之制者固正外之止者亦正也是義以方外之說也

附錄

王厚齋曰伯靜解離九三云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耋之嗟則哀皆爲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說長于古注補

運幹蔡復齋先生沆

蔡沆字復之號復齋居士西山先生之次子也西山憐外表兄虞英無子與之爲嗣更名知方從母命歸宗入則受教家庭出則從文公學承父春秋之屬先生爰著春秋五論春秋大義春秋衍義等書蘇天爵稱其有功于春秋有補于後學者也又作敬義大旨復卦大要二篇以敬爲入德之門戶義爲一身之主宰發明敬義以示人以復爲學者遷善改過之幾與人講明復卦嘗言人當以不遠復爲法以頻復而厲爲戒尤有功于世教云

梓材謹案徐夢發志先生墓未言其爲秩惟節齋撰母江氏墓志云復之領鄉舉復歸其宗崇安縣志且言其官至文林郎兩浙運幹云

文正蔡九峯先生沈 別爲九峯學案

宋元學案卷六十二　圭

西山門人

中散朱先生塾 並見晦翁學案

朝奉朱先生格

楊先生至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節齋家學劉李四傳

蔡素軒先生

蔡格字伯至節齋先生長子西山先生長孫也號素軒學者稱曰素軒先生行高而德厚學足而望隆性質沖澹持身謹恪敎以世禮義之訓與從弟覺軒久軒靜軒等自相師友由始至終未嘗少懈時有以佛老之敎惑亂衆聽者先生與諸子姪必遵先生講明孟子盡心章以力詆之作至書以警之又著廣仁說以自勵其衛道何其嚴哉參蔡氏九儒書節齋門人

朝奉陳先生光祖

陳光祖字世德仙遊人受學二蔡始以父歿王事補官好儒重德行政事皆不凡歷除廣東提刑作欽恤編以戒僚屬新濂溪祠以崇敎道積官朝奉郎參姓譜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父吉老通春秋三傳學又言先生嘗師事陳北溪又受易書于蔡淵蔡沈喪一遵文公家禮攷北溪文集韶州學師道堂記稱先生爲陳侯蓋作于提刑廣東時其奠先生文亦止云有同窗之契未見其爲師徒唯其子沂爲北溪高弟耳

翁思齋先生洐

翁洐字孔叔一字思齋建陽人節齋蔡氏弟子也有注釋河洛講義補

宋元學案卷六十二　圭

教授熊古溪先生剛大

熊剛大建陽人爲建安教授勉齋節齋弟子也學者稱古溪先生有詩注解補

祕監葉平巖先生采 別見木鐘學案

熊竹谷先生慶胄

通判徐進齋先生幾 並見西山眞氏學案

熊先生酉

熊酉蔡節齋弟子也嘗爲節齋太極圖解序曰道學之失傳也久矣人心之昏晦也甚矣如太極圖之說世之疑者何其多乎或以繼善成性不當分陰陽或以太極陰陽不當分道器或

仁義中正不當分體用有謂一物不可言各具一太極者有謂體用一原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有謂仁爲體統不可偏指爲陽動者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諸說紛紛不一殊不知皆取于易之大意而學者不深考也至文公朱先生屢爲之辯明尚見劾于林栗之章而陳賈僞學禁之請亦由是而階也則夫道之不明不行也姦邪之說阻之也然是理微妙而難明人心昏迷而罔覺先師節齋先生乃能深究精妙著書兩卷酉因侍立得而讀之見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意淡而味遠且比次整齊條理詳密眞有得于聖賢之心者孔子謂易有太極于變易之中而有不易之妙周子云無極而太極于體用之間而有至中之理太極之精本無極也無極之眞卽太極也世之言一物各具一太極者固非所以盡其本而謂太極之上別爲無極者是有二本也學者不觀太極無以知氣之所由始不觀無極無以知理之所由充非先生窮深探微得其旨趣之大則周朱之言何由取信于人哉況時之人察理未精講論未明徒務新奇泥于名數而不思無極者乃至極之所得名不知太極者卽不可加之至理老師宿儒紛紛附和以誤天下後世者多矣未見若先生此書之明且盡者也然則聖賢之心法得周朱而傳授周朱之太極得先生而益顯其光紹前緒揭示後學也厥功蓋不細矣酉不敏不足以表襮先生著述之盛而使學者有日就月將之功是亦不失作書之本意也補

何雲源先生口別見九峯學案

陳氏家學劉李五傳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黃榦——子輅
父瑀 子輔
晦翁清江門人

延平白水籍 何基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溪屏山再傳 何南坡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元城龜山謙 蔡氏學案
氏武夷豫章 饒魯別爲雙峯學案
三傳 萬鎮別見雙峯學案
涞水二程四傳 方逈

張元簡
趙師恕
董夢程別爲介軒學案
蔡念成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子玠
吳沆別見鶴山學案
吳昌裔
黃師雍
黃振龍
陳如晦
梁祖廣
會成叔
陳象祖
方來別見水心學案
鄭鼎新

李鑑
薛師邵
葉士龍
陳倫
熊剛大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家撰
李武伯
李晦
方丕夫
袁俊明
葉貫

趙必愿別見玉山學案
宋斌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燔
張洽
劉剛中
李方子
楊楫
楊仕訓
王遇
劉砥
劉礪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道傳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胡伯履
詹初
余元一 並勉齋講友
余崇龜 景思學侶

宋元學案卷六十三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勉齋學案

祖望謹案嘉定而後足以光其師傳爲有體有用之儒者勉齋黃文肅公其人與王肇東發論道統三先生之後勉齋一人而已述勉齋學案（梓材案是卷多從黃氏補本或是黎洲原本關山特補勉齋講友諸人）

朱劉門人李胡再傳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 父瑀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父歿往見清江劉氏子澄奇之因命受業朱文公自見文公後夜不設楊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後文公以其子妻之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歷通判安豐軍尋知漢陽軍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于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舒人德之相謂曰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卽日解印趨制府先是先生移書珏有曰今日當先明保伍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

珏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既退當
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其時幕府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
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
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
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
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
所施行者何策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
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五關失守則蘄黃
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已數日乃不聞有所
施行者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

黃蘄相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
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閒俯仰其師舊迹未幾
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遂歸里弟
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
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特受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諡文
肅先是文公編禮書獨以喪祭一編屬先生病革以深衣及所
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先生持心喪三年所著有經解文集行
于世

梓材謹案先生祭劉靜春文曰棘也顓愚少無師承年已踰冠始來廬陵摭云趨隅歷問所學直指前修以警後覺據此知先生少及靜春之門

聖賢道統傳授總敘說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
賦于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亦莫
性感于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
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之出于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
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于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
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
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
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
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于天者舜之得統于堯
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
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

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
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于堯
禹之得統于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
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
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于禹者也其
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
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于湯者也其
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
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
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于文王者也至
于夫子則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

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于周公者也顏子得于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于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于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于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孟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于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修身而見于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

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于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燦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隱也雖其詳畧之不同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固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旨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中庸總論

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讀之未有不曉其文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章殊而旨異也苟從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爲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朱先生以誠之一字爲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今輒述其遺意而言之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下學而上達理一而分殊也首言性與道則性爲體而道爲用矣次言中與和則中爲體而和爲用矣又言中庸則合體用而言又無適而非中庸也又言費與隱則分體用而言隱爲體費爲用也自道不遠人以下則皆指用以明體自言誠以下則皆因體以明用大哉聖人之道一章總言道之體用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道之體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聖人盡道之體用也大德敦化道之體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聖則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誠則足以全道之體矣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用即體體即用造道之極至也雖皆以體用爲言然首章

則言道之在天由體以見于用末章則言人之適道由用而歸于體也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體用者則戒懼謹獨與夫知仁勇三者及夫誠之一言而已是則一篇之大指也子思之著書所以必言夫道之體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靜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爲之私也知道之有體則凡術數辭章非道也有用則虛無寂滅非道也知體用爲二則不可以不用其力知體用合一則從容中道皆無所用其力也曾言道者未有加于此者也曰孔孟何爲而不言也曰其源流可考也孔子之學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體恕即用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體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

此曾子得之孔子而傳之子思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道之用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者也道喪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體也其言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者道之用也太極之靜而陰體也太極之動而陽用也聖賢之言道又安有異指乎或曰以性爲體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爲天命又以爲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以爲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乃合天人爲一何也曰性卽理也自理而言則屬乎天以人所受而言則屬乎人矣屬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萬物統體一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屬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

在屬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體用既分爲二矣程子之言性卽氣氣卽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別其爲體用乎曰程子有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自理而觀體未嘗不包乎用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言用未嘗不具乎體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類是也或曰如此則體用既不相離何以別其爲費爲隱乎曰道之見于用者費也其所以爲是用者隱也費猶木之華葉可見者也隱猶花葉之有生理不可見者也小德之川流大德之敦化隱也然大德之中小德已具小德之中大德固存此又體用之未嘗相離也

中庸總說

或旹問中庸之書言道之體用則既聞之矣戒懼謹獨知仁勇之德與夫誠之一言所以全道之體用者可得而詳言之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人之所固有而無不善者將有過不及之患而明之行之而未至夫誠則未足以造夫道也是則子思子之所憂也若昔聖賢所以立教垂世不過欲人全其固有而無不善者然其大旨固非有異而開導之方亦各不同或舉其一端或示其大法或隨其所稟或量其所至言之畧者非隱也言之緩者非忘也教人之序不可以躐等而學不可以陵節而施也子思子襲孔聖之餘訓繼曾子之的傳覽古先聖賢教人之旨鑒後世學者爲學之弊作爲中庸之書其提挈綱維開示蘊奧則如言道之體用者亦既明且盡矣至于學者之所以用功者又必反覆包羅而極其詳且切也蓋嘗以其本而考之首言戒

懼謹獨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固有而無不善者而爲言欲人防其所未然而察其所以然也其言要而易知其事簡而易行學者于此而持循焉則吾之固有而無不善者將不待他求而得之也次言知仁勇三德者因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生于氣稟之清濁物欲之多寡而有異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終之以勇而後氣稟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無不善也末言誠之一字者又因天道人道之分以見天下之理無不實欲人實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實也此卽子思子所以教人之大旨也曰戒懼謹獨者靜存動察之功能若是則吾之具是性而體是道者固已得之矣又曰知仁勇者致知力行之功也能若是則由性以達夫道者舉合乎中庸而無過不及之差也曰誠者

則由人以進夫天聖賢之極致也是非其言之極其詳乎戒懼于不睹不聞之際謹獨于至微至隱之中則所謂靜存動察者切矣曰知矣而繼之以仁曰仁矣而繼之以勇加之以弗措之功而勉之以己百己千之力則所謂致知力行者切矣其言誠也本于擇善固執之始而成于無聲無臭之極蓋至于所謂大而化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也者豈非又極其切者乎若不極其詳則學者用心或安于偏見不極其切則學者用功或止于小成此子思子憂慮天下後世而爲是書也

勉齋文集

大學首章無他疑但向者以爲明德之發于外者昭著而不可掩也今之解注乃存于中者洞徹而無所蔽也故鄙意以爲莫若合內外而言之虛靈指存于中者而言昭著指發于外者而言如輝光之類皆指外者而言之今既未能不疑且守師言就本領上看尤爲有味也明德只得如章句所說然其閒亦難看更以格字致字誠字正字修字與明字相參見得分曉方理會得先生旨意

承教持守之方別恐亦無他說前輩及先師言之詳矣亦只是不爲與爲之不力耳然亦有一說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于世閉利害得喪乃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爲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動而發恐亦不易遇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

此不可不察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幹老矣未能忘祿非祿之不可忘也不仰祿則又須別求所以餬其口而勞心害義反甚于仰祿以是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何去就出處之敢言何功名事業之敢望特汩沒世俗學問盡廢大爲師門之罪人不敢自文也敬子果如何來書所謂甚費造化斷不可辭此語卻與向來議論不同今之出仕只是仰祿不得已若爲合義則非所敢聞只管如此立說卻是浙閩議論也又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敬子既是應舉得官又家貧未能不仕從之亦無害也以上與胡伯量

承誨以朋友講聞之詳甚幸甚喜斡之愚陋何足以折衷之所說大抵皆善人心道心之說恐如契兄所云者爲是李所謂人心氣也余所謂性之正者皆未精確也道體之說此更宜講究謂但指隱而言者豈所以爲道體之全邪體字不可以體用言如今所謂國體治體文體字體亦曷嘗對用而言邪所謂道體者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閒斷如曾哲者眞是見得此理然後從容自得有以自樂今之局促迫狹尋行數墨輒拘礙者豈亦于此有未灑然者邪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于此有所未思耳

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胸內事摹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枝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所謂座右銘四句者不知先師文集有耶抑故友程君之語也是必非夫子之言若程君思索所到則恐畫蛇尋足愈支離而愈鶻

突矣安得起之九原一叩所疑耶

易本義不暇細觀但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已大錯繆所謂有小圖者特其小失耳今以印策論之則印策中縫之左卽乾卦右卽姤卦乾姤二卦夾在策縫左右乃今所印本恒巽之位卽先天乾姤之位也乾姤居正南坤復居正北故曰冬至子之半是也若今所印則冬至在亥子之閒矣知乾姤在策縫之中則伏羲八卦圖以乾爲南以坤爲北可以類推矣此乃易之宗祖宜乎正之又圓圖後語有圖布者有方布者則六十四卦圓圖之中當有方圖豈可有其語而無其圖耶以上復胡伯量

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卽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卽

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不自博而反約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于民之下又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有口有鼻有心有原于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口鼻是也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于聲色臭味者爲人心乎朱先生云雖上知不能無

宋元學案卷六十三　十

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敎化畢竟是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若漫看則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以上復葉味道

來敎謂喜怒哀樂屬于人心爲未當必欲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以經文義理考之竊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發于形氣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口鼻是也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于聲色臭味者爲人心乎朱先生云雖上知不能無

人心今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則是聖人未免于逐物也而可乎謂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則鄉黨一篇委蛇曲折煥乎其文章莫非由仁義而發也曷爲而以道心爲惟微乎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發于此身者則如喜怒哀樂是也發于此理者則仁義禮智是也若必謂兼喜怒哀樂而爲道心則理與氣混然而無別矣故以喜怒哀樂爲人心者以其發于形氣之私也以仁義禮智爲道心者以其原于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閒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復李公晦

程謝尹所論敬處固兼動靜無淺深亦各就持敬處見得一箇意思各立爲一說以形容之今謂謝尹之說只是發明主一之意恐未必有此意耳就三先生說處各自體認湊合將來見得敬字愈覺親切今只欲就主一兩字上欲該括謝尹之說卻恐看得謝尹之說未免疏畧耳明德不言性而言心楊德淵惠書亦錄云所答之語此但當答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非有二物則直截簡徑使之自此思索卻見得分曉今觀所答是未免以心性爲兩物也如何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則仁又便是心大學所解明德則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所答之病既誤以心性爲兩物而又欲安排併合故其說頗覺費力心之能爲性情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洪範五行五事之說近亦嘗思之前輩所說決然不是以庶徵觀之自可見但貌言視聽思之所以配水火木金土則恐來說未免穿鑿耳幹亦嘗反覆思之只以造化及人生之初驗之便自然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體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此體便能爲聲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似此等處只得如此觀看耳目口鼻之配五行四象亦自分明耳屬腎腎卽水水卽太陰目屬肝肝卽木木卽少陽口屬脾脾屬土土王于夏秋之閒卽太陰少陽之合鼻屬肺肺屬金金卽少陰亦是自然之理如此初無可疑也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老氏之所謂道而非吾儒之所謂道也明道云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若只生一則是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何嘗在一之先而又何嘗有一而後有道哉易有太極易卽陰陽也太極何嘗在陰陽之先是生兩儀何嘗生一而後生二嘗竊謂太極不可名

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晝一夜以至于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往而非二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所以爲陰陽者亦不出于二也如是則二者道之體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末流無往不二哉然二也各有本末各有終始故二分爲四而五行立矣蓋一陽分而爲木火一陰分而爲金水木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物各有終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二各有終始則二分爲四矣知二之無不四則知其所以爲是四者亦道之本體非其四何以使物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足以見道體之本然也太極不可名狀至此亦可以見其端倪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要當以是觀之塞天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禮智特

就人心而立者耳天以是心而成萬物人以是心而成萬事故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人體事而無不在也人之生也五臟百骸各有自然之則天之爲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以至手容之恭足容之重又人所以全天之所賦者也自天之所爲者而觀之則不待人爲而此理已完具矣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明道所謂活潑潑地者眞見其如此亦眞箇使人不知手舞足蹈也顏子之不改其樂又安得而不樂哉世閒所謂功名富貴者眞太虛浮雲一點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苟見此理便死亦是閒事也數年讀先生之書適白見得如此以先生之書合之亦無不然不但世之學者尋行數墨而無見于此竊意周程邵子朱先生見得分明其他皆未知其果何如也爲學而不見其本源是入門而不至其室雖然前輩教人且只道敬此又學者不可不思復楊志仁

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譊譊而眞實體段元不會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不免于自欺也莫若一切將就自身上體驗者許多義理名字就自身上見得是如何則統之有宗不至于支離外馳也答陳泰之

諸人講論祭祀鬼神一段此蓋疑于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頃雖是聚己之精神如何便得祖考來格雖是祖考之氣已散而天地之閒公共之氣尙在亦如何便湊合得其爲之祖考而祭之也故昧道兄爲說以爲只是祭己之精神如此則三日齋七日

戒自坐而享之以爲祖考來格可乎果爾則鬼神之義亦甚粗淺而聖人常謹言之何邪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于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于天地之閒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于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閒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于聖賢之意也蓋嘗以琴觀之南風之奏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

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矣謂聲爲在絲桐邪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爲在指邪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應向使此心和平仁厚眞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于舜之樂哉今乃以爲但聚己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是舍絲桐而求聲于指也可乎復李貫之兵部

浴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唱然而歎夫子與點之意深矣集註云日用之閒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曾晳有見于此故欲樂此以終身如此卻是樂天理之流行而于本文曾晳意旨恐不相似窮意恐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繫戀之私入之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之懷少者懷之正是此意直與天地相似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豈教人如死灰槁木曠蕩其心倘徉其身哉張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而無一毫計較繫戀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能一毫加益于此矣後來邵康節先生全是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亦多此意與吳伯豐

程仕曰此書今見晦庵集中萬正淳錄以呈晦庵先生先生答曰直卿之說卻是作工夫底事非曾點所以答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也又云集註誠有病今復改數語試更詳之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之者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敘述奠誄之文定爲草稾以諗同志反覆

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辯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倘古不可太繁者夫工于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倘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于晦昧名曰倘古而未免于艱澀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又自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大許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于前而臣子反欲隱于後先生敢陳于當世而學者反欲諱于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

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人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于世其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閒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細微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區盡無不當于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辯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辯也至于流俗之論則又以爲前輩不必深抑異說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孟諸賢至謂孔子賢于堯舜豈以抑堯舜爲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不足爲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

而不容子不辯也故嘗太息而爲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爲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 書朱子行狀後

附錄

嘗詣東萊呂伯恭以所聞于朱文公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文公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所望于賢者不輕

逼判安豐軍時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先一夜夢井中有人果于廢井得尸

尋知漢陽軍值歲饑荒政具舉民大感悅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

創築安慶郡城日以五鼓坐于堂遴詣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

授之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遠之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閫與江淮豪傑遊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傑又深知先生倜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爲胡忠簡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辭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倘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爲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 補

黃東發日鈔曰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晦庵先生得年最高講學最久九爲集大成晦庵既沒門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皆號高弟獨勉齋先生強毅自立足任負荷如輔漢卿疑亞亦不可不謂性如李公晦疑喜怒哀樂由聲色臭味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者爲道心如林正卿疑大易本爲垂教而伏羲文王特借之以卜筮如眞公刊近思錄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辯明不少恕甚至晦庵謂春秋止是直書勉齋則謂其閎亦有曉然若出于微意者晦庵論近思先太極說勉齋則謂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慍惟成德者能之勉齋提云是君子然後能不慍非不慍然後爲君子晦翁解敬于事而愼于言以愼爲不敢盡其所有餘勉齋提愼字本無不敢盡之意特以言易肆故當謹耳凡其于晦翁沒後講學精審不苟如此晦庵于門人弟子中獨授之屋妻之女奏之官親倚獨切夫豈無見而然哉其誨學者嘗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于物周旋斯出目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閒甚至三綱淪九法斁亦將何所不至其言哀痛至此其爲天下後世慮也亦遠矣 補

百家謹案勉齋言自先師夢奠以來向日從遊之士識見之偏義利之交戰而又自以無聞爲恥言論紛然詿惑斯世又有後生好怪之徒敢于立言無復忌憚蓋不待七十

子盡沒而大義已乖矣由是私竊懼焉故願得強毅有立趨死不顧利害之人相與出力而維持之蓋勉齋之求後學其眞切如此所以卒得其人而傳之于後也

謝山奉臨川帖子一曰淸容嘗云朱子門人當賈慶紹定閉不敢以師之所傳爲別錄以黃公勉齋在也勉齋既沒夸多務廣語錄語類爭出而二家之矛盾始大行淸容生平不甚知學顧斯言不特可以定朱子門人之案幷可以定陸子門人之案朱子之門人執如勉齋顧門戶異同從不出勉齋之口抑且當勉齋之存使人不敢競門戶則必欲排陸以申朱者非眞有得于朱可知推此以觀陸子之門人亦然

勉齋講友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

縣丞劉琴軒先生剛中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

漕使楊悅堂先生楫

料院楊先生仕訓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

童科劉先生砥

童科劉先生礪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胡西園先生伯履

胡伯履號西園□□人勉齋嘗與之書曰此閉朋友往來甚多但悠悠不能自奮者亦不少每念契兄剛毅果敢未嘗不敬畏恨朝夕不得承誨云參勉齋文集

梓材謹案首六字謝山劄記所有

學錄唐流塘先生初

詹初字以元休寧人也以薦爲太學錄上疏請辨君子小人邪正之分罷歸遂入廬山不仕嘗與黃勉齋講學性介甚吳益公有盛名以其與韓平原往來遂不與通私淑朱子其所著有流塘集二十一卷今所存祇三卷此其家傳所云也亨考之勉齋集中未嘗及先生同時講學諸公之書亦無及者而是書自明中議論固有可采但亦似有出于後人之增益者今節錄之補

祖望謹案詹體仁是朱學章是陸學先生蓋往來其閒

流塘集補

天地雖大道中之物也吾心雖靈自道視之亦物也物者器也道者天地之所以大吾心之所以靈者也故曰道者物之神物者道之寓

至大者天至廣者地至貴者人盡人之道則可以與天地並違人之道與禽獸並

升降時也亨則以爲非時也人也三皇生則皇五帝生則帝三

王生則王五霸生則霸豈三代以前常升以後常降乎存乎其人而已

禮者君之道不期臣之忠否也臣雖不忠君猶有盤水加劍之禮忠者臣之分不期君之禮否也君雖無禮臣剖心而不變

儒者人之需也上焉君需之下焉民需之前聖需之以繼後學需之以開故其道大其任重

靜安而後能慮似與釋氏靜而生慧相近然吾儒前有知止工夫佛氏止是死守著一淨

或問尊德性道問學朱陸之分曰此非學者所可輕議

聖人未嘗不欲生惡死但其一生一死皆斷以理而無一毫有我之心所以爲仁若必死以求名雖勝于必生以苟祿者然必之或過然此自仁人言之若後世雖之一字便是私意未免死之或過然還是一好人

死傷于勇也還是一好人

心無出入心之神有出入故操之

卜式初以阿意得官後乃直諫君子譏其自知無益于時乃以此塞責以君子之道論之固是責直然還是他廉恥之心未盡泯處

常遇事輒自期于心曰無私欲以此去私不知此一念期必底心便不好須反之于內自有無私底本體不期于無私而自無私矣

常早夜不寐思此乃心不定之過因立心要靜不知立心去靜便是動程子曰無欲故靜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此下有論朱陸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學不可緩亦不可急緩則怠而無功急則進銳而退速

祖望謹案以上皆其粹言也若其論朱子申申夭夭章註有圈內圈外之說此乃明人講章家所言陋甚必非朱儒所言也

州判余先生元一

余元一字景思仙遊人淳熙五年以詩學魁南宮登進士乙科娶黃勉齋女弟而勉齋則朱子壻因得親炙始見之日以仁義禮知信分作五論及自著文集爲贄朱子敬愛之嘗有答余景思書見集中知同安縣號稱清嚴終池州通判參仙遊縣志

景思學侶

侍郎余先生崇龜

余崇龜字景望仙遊人也兄元一從朱子遊先生以進士入官不附韓侂胄出知江州嘉定更化宰相言自權臣專政朝士獨余某中立不倚除御史終于兵部侍郎補

勉齋家學李胡三傳

黃先生榦

黃榦字子木勉齋長子也爲朱文公外孫文公嘗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之眞西山跋畫師帖曰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因以勉之參眞西山集

之今其問學日進而志氣日彊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又

黃先生輔

黃輔字口口勉齋次子也勉齋與胡伯量書曰輔年二十三幸其靜重遣之趨受室借一寺舍僧房近郡治者與之處誨之以所當讀之書云參勉齋文集

勉齋門人

文定何北山先生基 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河南坡先生口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 別爲雙峯學案

處士方連雲先生龜

方龜字明甫平江人也師事李宏齋以宏齋之命學于勉齋時以饒伯輿張元簡趙師恕與先生稱四子勉齋貽宏齋書曰明甫遠來志氣甚篤殊可愛敬知其源流有自也老來只覺存養達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志于古

梓材謹案謝山劉記云季仁其後貴于朝攻鶴山師友淵源有會答麥濟趙師恕之說則先生固不止餘姚令也備

林宗派爾列先生于朱子勉齋之門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隱君蔡先生念成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先生子玠

劉子玠字君錫長樂人朱子門人厄之子幼孤育于外家長從勉齋學非賢士不交非義理之書不讀嘗戒其子弟曰行好事做好人足矣倖求名利非吾志也遯田數百畝與從子以承母志年四十八卒

尚書吳鶴林先生泳 別見鶴山學案

忠肅吳先生昌裔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早孤與兄泳師事黃勉齋得程張朱子門下第一 修

寶章張先生元簡

書研繹不倦登嘉定進士調閩縣尉又調眉州教授眉士故尚
蘇學先生取諸經爲之講說揭白鹿洞規放渾州釋奠儀祀周
程五賢士習丕變薦知華陽改眉州通判著苦言十篇以慮蜀
後患尋權漢州力辭興元帥趙彦吶東納武仙西結秦檜之議
未幾武仙果敗二州民叛端平元年召入歷軍器將作二簿改
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陳六事言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敉
天工未亮天職未治天討未公拜監察御史與徐清叟杜範並
命三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爲至和三諫詩以侈之疏
凡撓政之害言皆激切改大理少卿人咸惜之既而權工部侍
郎參贊四川宣撫軍事得疾除祕閣修撰知嘉興辭改贛州尋
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遷浙東提刑復知婺州加集英殿

修撰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謚忠肅先生剛正莊重遇事敢言兼
習典章嘗輯至和至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萃周漢
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文集奏議四書講義
鄉約口義諸老記問答臺議禮行于世修

侍郎黃先生師雍

黃師雍字子敬閩清人少從勉齋學寶慶二年舉進士調婺州
教授學正一以呂東萊爲法慕徐僑欲見之會其有召命先生
曰今不可往也徐聞而敬之至闕以其學行聞于政府喬行簡
避勞苦刻意講習勉齋以爲儻得如象祖者十數人講之精行
之果如干將莫邪則先師之道猶未至于浮雲點翳也

鄉貢黃先生振龍

黃振龍字仲玉閩縣人得朱子端莊存養之說默契于心書之
座隅已從勉齋遊請所未悟勉齋亟稱之謂其可與適道以鄉
貢卒

教授陳先生如晦

陳如晦字日昭長樂人從勉齋遊嘗讀西山眞氏夜氣箴曰須
見冬爲四時之夜夜乃一日之冬便是自家襴晦入息處又見
得造化發育之妙便是自家事物周旋處于此敬義夾持動靜
交養則兩得之矣遂次其韻爲生意箴西山見而歎賞焉

雲濠謹案閩書載先生以趙汝騰薦充經筵不果授本州
教授卒所著有論語問答及講義文集

梁先生祖康

曾先生成叔合傳

梁祖康字亘翁不知何所人也嘗以小不謹致書勉齋自引咎
答曰華峯朋友中深愛賢者與曾成叔之沈靜縝密可與共學
想不無相忌者便使年少陷于子弟之過翻然改悔何所不可
而畏彼紛紛之口耶則先生亦勉齋所稱許弟子也修

陳先生象祖

陳象祖梓材案張直閣傳陳儀父當是先生之字侯官人朱子弟子孔碩之族也不
仕

侍郎方先生來別見水心學案

通判鄭先生鼎新

鄭朋新字中實梓材案一作仲實仙遊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知晉江縣尋迺判處州先生少受業勉齋而與楊信齋遊故深于禮學舉要及禮學從宜集補著有禮學舉要及禮學從宜集補

提舉李先生鑑

李鑑字汝明不知何所人也與其同志數十人爲經會問學于勉齋答曰足下年少才俊于前修格言記誦如流有老儒一生辛苦所不及者然博文在乎約禮秋水方至百川渺漫自見蓋亦篤學之士也補

涸涯涘自見蓋亦篤學之士也補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爲事德人嘉定進士歷官廣東提舉初從楊信齋遊得聞教義之旨歸創六經講社推明師說誘掖後進故儒林宗派亦列先生于信齋之門又案道南源委于長溪黃幹言先生與饒雙峯師之是又不獨爲信齋勉齋門人也

附錄

眞西山謂絕金幣喬行簡爲淮西漕獨曰強鞬必亡金昔者金爲吾之仇今爲吾之蔽古人脣亡齒寒之轍可鑒宜姑與之使得拒韃史彌遠主其說太學諸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擯徐士龍等伏麗正門請斬行簡以謝天下

薛先生師邵

薛師邵字希賓撫州人也勉齋官臨川從之遊謂其超然獨得皆自胸中流出無蹈襲語補

堂長葉淡軒先生士龍

葉士龍字雲叟括蒼人也後遷居長樂之唐石從學勉齋嘗以妙年力學勉其向道補

雲濠謹案先生號淡軒嘗爲考亭書院堂長編朱子語錄十八卷

陳先生倫

陳倫字泰之長溪人也學于勉齋補

梓材謹案先生書見上勉齋文集

教授熊古溪先生剛大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李先生武伯

李武伯臨川人勉齋徒補

李先生晦

李晦字隨甫長樂人也勉齋嘗貽之書曰一去鄉者十五年投老歸來每與索居之歎承示論語疑義用心甚苦所謂空谷足音也其後先生遂學于勉齋補

方先生丞父

方丞父補

梓材謹案先生莆田人爲紫微門人豐之之孫晦翁門人士繇之子從學于勉齋

袁先生俊明

袁俊明字稼學勉齋黃氏弟子也勉齋講錄二十餘卷舊本皆

逸先生重裒輯而行之補

葉先生眞

葉眞建安人勉齋弟子補

直閣趙先生必愿別見玉山學案

布衣宋先生𤼵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連雲門人李胡四傳

參軍蕭先生鎭別見雙峯學案

潛庵學案表

補扁——董槐

晦翁東萊門人又別附師葉師雍

延平白水精舍附葉師雍

溪屏山玉山朱鵬飛

三山芮氏再傳元城遁山譙氏試夷紫微豫章橫浦三傳涑水二程滎陽了翁烏山和靖四傳

余端臣——王文貫——汪元春——徐天錫

汪元春見下王氏門人——徐天彝

黃震別爲東發學案

韓翼甫——子性——黃奇孫

李齊

王晃

陳普——韓信同

夏黍亭

袁子忱別見清江學案

王蘭翁

黃寬

張以寧

林文琪

鄭轂

楊琬

黃裳

任士林

輔萬
晦翁門人

張洽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魏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並潛庵學侶

黃叔英 別見東發學案
並莊節學侶

劉敬堂——熊禾——童眞卿 別見介軒學案
　　一
　　安實

安劉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並輔氏所傳

宋元學案卷六十四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潛庵學案

祖望謹案慶源輔氏亦滄洲之最也遺書散佚世所罕語溪宗輔錄者特其糟粕述潛庵學案（梓材案是卷原本修門有前後時不相值者特爲校正補尙詳盡第輔氏之朱呂門人 李汪再傳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

輔廣字漢卿號潛庵其先趙州慶源人也父逵字彥達南渡隸楊和王沂中麾下累立戰功官至左武大夫邵州防禦使知泰州稱能吏老居崇德之晚村遂爲崇德人泰州四子先生其仲也先生生于軍中以父恩授保義郎轉忠訓郎潛舉四試不第始從呂成公遊已問學于朱文公嘗三月而後返秋塘陳善有詩送之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言其用志堅苦也僞學禁嚴學徒多避去先生不爲動文公曰當此時立得腳定者甚難惟漢卿風力稍勁開禧議和方信孺奉使未成欲遣先生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舉王柏自代與魏文靖公善每相過必出文公言語文字雒誦移晷而去文靖外補先生以其生平所得于文公者盡畀之先生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達官貴人稍有過舉卽正色規戒嘉定初上政府書反覆于是非

成敗之際政府不悅時衛淸叔在樞密雅重先生政府益忌之
授意言官劾之奉祠而歸歸築傳貽書院教授學者稱爲傳貽
先生所著有語孟學庸答問四書纂疏六經集解詩童子問通
鑑集義潛庵日新錄師訓編卒贈朝奉郎

宗羲案乙巳歲余拜輔漢卿先生之墓于崇德退而攷于邑
志及其邑人所作宗輔錄皆不能詳且多錯誤故以其開出
他書者爲輔潛庵傳

宗羲又案舊志言魏文靖公出先生門案文靖跋文公與先
生帖云亡友漢卿端方而沈頠文公深所許可此可以證其
非弟子矣其爲此言者文靖由先生而得文公之書宋史文
靖列傳影響其詞謂了翁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

燔者開門授徒蓋本文靖語類序而分疏不詳志則本宋史
而展轉失實文靖于先生與敬子皆友而非師也宗輔錄言
祭元定貶死先生入京以身試禍賈偉節西行解禍君子尙
不以爲然寧有試禍之理案文公與先生書云省闕不利亦
是時節如此看此火色但得安坐已是幸事豈其別有冀望
耶然則先生入京是其應舉時耳

詩童子問

梓材謹案詩童子問謝山原底標其目尙未錄其說宜求
其書以補之

宗輔錄補

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欠少了是以君
子之學無時無處不然子夏篤實次于曾子而有小德出入之

論所以不及

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
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乃見得聖賢言近指
遠意思飽飫厭足若只作言語解著則意便死于言下局促蹇
淺

羞惡之心存之則有所不爲故可進于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爲
故至入于禽獸讀之使人凜然

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故須力充之

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
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利而不顧義則害于人

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折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

多率故人須從這裏過

武公三以溫柔爲言蓋人機溫柔則便是消磨那客氣其德方
可進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
氣故惟溫柔可以集德

伊尹惟其任底意思在故未能與天爲一而不得爲聖之時若
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多少含蓄

狂者于知上所得分數多狷者于行上所得分數多

後世正君知攻過而不知養德是謂無本

古人以善爲常多不記載以惡爲反常故時記之後世之人負
大罪惡于身不知媿恥一有小善沾沾自喜可哀也已

楊氏養質偏于剛毅墨氏養質偏于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

流于一偏

祖望謹案朱門弟子潛庵其眉目也然其遺書今惟詩童子問尚傳而餘皆未見語溪人有宗輔錄一編所集潛庵之語皆浮淺無甚精意蓋出于庸人之手也惜哉今採其精者僅一十二條而已

輔漢卿說

易須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是象勿用是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未識先生之意鶴山雅言

附錄

陳本堂敏求齋記曰潛庵輔先生謂生而知之者義理好古敏求者事實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但恐求非所求差毫釐謬千里其機甚危故欲學夫子之敏求當學孟子之求放心始

胡一中序詩童子問曰詩童子問者潛庵輔傳貽先生所著羽翼朱子之集傳者也自三百五篇窮鑿于小序傳會于諸儒六義之不明久矣至朱子一正聖人之經微詞奧旨昭若日星先生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于問答之際尊其師說退然弗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問既具載師友粹言于前復備論詩序辨說于後俾讀詩者優柔聖經賢傳之趣而鼓舞飛魚躍之天豈不大有功于彝倫也哉

宗羲案先生之學入閩者熊勿軒陳后堂其九也入東浙者東尚接其傳於乎道之行不行豈以時位哉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

百家謹案輔潛庵一儒生耳潛試四舉不第陳秋塘送之詩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其衰颯一至此也而所傳之學蜀則有魏鶴山了翁閩則有熊勿軒禾陳石堂普吾東浙自韓恂齋翼甫傳子莊節性余端臣再傳而有黃文潔震遂至有明傳其學者不絕此先遺獻云道之行不行豈以時位哉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

潛庵學侶

輔先生萬

輔萬潛庵先生從弟亦事朱子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潛庵門人李汪三傳

文清董槐堂先生槐父孔附師葉師雍

董槐字庭植濠州人少喜言兵論事慷慨自方諸葛孔明周公瑾父孔怒而嗔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先生心愧乃益自摧折學于孔嘉葉氏師雍聞潛庵輔先生爲朱子之門人往從之登嘉定進士歷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涖州而吏猶爲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先生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唯恐不盡弛又歷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至邕州上守禦七策

又與交趾約五事南方悉定累封至侯爵同知樞密院事實祐二年進參知政事上疏請視師四川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又上疏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帝日卿用先生言事無所隱意在格心不爲容悅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後因劾丁大全裒佞不可近遂上書乞骸骨不報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劾先生書未下卽發省兵迫遣之于是太學諸生陳宜中等上書爭之其後屢用祀明堂恩加食邑連封許國公一夕天大雨烈風雷電先生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爲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卒贈太子少師謚文清公史傳

附錄

方文正孝孺曰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大學致知格物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于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辯其說之可信

教授朱先生鵬飛

朱鵬飛者崇德人也從輔潛庵學以進士教授高郵

太學余訥庵先生端臣

余端臣字正君鄞縣人太學生以經學教授閭里從之者數百人其源出于輔潛庵學者稱爲訥庵先生

余氏門人李汪四傳

宗學王先生文貫

王文貫字貫道鄞縣人早嗜學與鄉先生余端臣遊登進士第教授眞州除宗學諭從遊嘗數百人黃文潔公震其弟子也

知軍汪先生元春見下王氏門人

輔氏所傳

詩簡韓恂齋先生翼甫

韓翼甫號恂齋會稽人也官朝奉郎大理寺主簿有元取宋士人之在玨行者多攜故所受告敕入換新命先生獨挈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事其學出于輔氏梓材案先生學出于輔氏言爲輔氏之學耳非必親受業于潛庵用功本諸四書四書通然後求之六經不貴文詞不急祿仕眞知力踐求無媿古之聖賢秦漢而下漠如也門人陳普曰聆韓先生夜旦誦四書如奏九韶令人不知肉味梓材案黃氏補本此下猶云子忱性

劉敬堂先生口

劉口號敬堂口口人熊勿軒遊浙中嘗因受業得聞文公晚年所以與黃勉齋陳潛室論學之要旨然後知文公之學其體全體其用大用與世之所言第以資誦說者固不同也參熊勿軒集

梓材謹案敬堂先生書亦輔氏所傳者輔氏之學在浙中故勿軒從而受之兼得黃陳之論也

吏部安先生劉劉見廣平定川學案

王氏門人李汪五傳

知軍汪先生元春

汪元春字景新奉化人受詩學于王文貫嘉熙四年鄉薦第一

明年登進士第累官宗學博士出知興化軍而卒嘗謂黃東發曰爲人如流水但務平平偶遇湍激爲奇爲變亦惟行其所自然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發學案

恂齋家學

莊節韓先生性

韓性字明善恂齋之子弱冠博綜羣書而于先儒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延祐初復舉科目學者負笈而來以文法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爲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蘊矣顧力行何如耳施之場屋直其餘事先生之爲文一主于理凡經其口授指畫自合繩尺當時薦爲慈湖書院山長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此外非所願也竟不起蓋先生少傳其父之遺志其所往來王尚書深寧王將作英孫王理得唐玉潛之徒皆邈民故終身不欲仕元私謚莊節先生（雲濠案黃氏補本載元史儒林傳云以門人謚者月魯不花也則黃氏請于朝謚莊節然攷之元史爲先生請節史文矣此傳作私謚亦誤）先生高祖膺胄始居越蕺山先生父子皆師劉子澄而友楊敬仲至先生始傳輔氏之學其指授不爲甚高論而議理自融見人有善必爲延譽及辨析是非則毅然不可犯出門徒步而行者讓道至隸卒厮役皆稱爲韓先生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書辨疑各一卷莊節先生集十二卷（雲濠案一本作五雲漫稿十二卷又續紹興志八卷）予嘗于永樂大典中見其集修

韓義行先生忱別見清江學案

恂齋門人

徵君陳石堂先生普

陳普字尚德福之寧德人所居有石堂山學者稱石堂先生稍長聞恂齋韓氏倡道浙東負笈走會稽從之遊入元閉門授徒蹝然以斯道自任四方及門歲數百人朝廷三辟爲本省教授不赴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熊勿軒醵講羹峯首議聖賢宜撤肖像祀用木主勿軒意合且曰此事不革斯文之運未敢望其升也尋講饒廣晚在莆中十有八年造就益眾嘗曰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事在四書六經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舍之不求更學何事延祐乙卯卒年七十二

后堂文集

承下問仰見用功之勤于先儒明理之書必求洞徹淺陋何足承厚意然平生于此亦嘗致思恍惚之中屢有所契而不知手舞足蹈者大略天下之物其形體性情位分度數凡如此如彼者皆是道理當然所以千古萬古無一毫變易蓋理至此止不可得而易也止此謂之極無以加謂之太極不過道理之總名爾物有去來生死而此道理常在人間耿耿人心目中所以聖人提出濂洛書出其所提出畫出只是一箇所以爲物者而已思之而見察之而得然則形迹聲臭可以耳目聞覩故謂之無極無極太極只是一箇非有二也有物必有則有形必有性則各有所至性各有所極物與形出于氣而則與性卽太極之各

具于物者與物未嘗相離然必別提出狀之于物上者物有去來生死其則其性乃道理之本體無時而不在也故須別作一處蓋欲使之見其則之必如是知其性之常如此故文公云非有以離乎陰陽明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言蓋形氣與理爲一然形氣須作形氣說道理須作道理說既須各說則須畫箇有形有氣者在下無聲無臭者在上形氣是所爲者道理是所以爲者便自分大小尊卑一上一下皆自然之理也非獨如此道理本是做一處如前所言但可以心見而不可以耳目見爾往年嘗以管見爲太極說一篇其中有云物皆理之所爲則物同小而理自大物自沈而理自浮物自後而理自先嘗時爲此亦不曾念到濂溪圖及孫伯御先生以爲物與理不相離豈可言浮沈始省得來指與人看一箇空圈在上一箇空圈在下如何不是浮沈因此反得自慰恨未及與孫言也承下問勸渠卻更須詳看周子本文最上圈是太極不可以耳目聞見故曰無極而太極意謂太極不可以形氣言也蓋雖無而實有也緣後之儒者將太極作一塊混沌之氣故立此二字以示人使知其爲理而非氣其辭則張南軒所謂莫之爲而爲者最證得好文理當然不可增減下問所謂太極本無極似太極之上無所謂無極蓋上一圈卽太極太極卽是無極別作一體不得第二圈是半白半黑是陰陽二氣不可以太極言但其圈之大之圓與上圈同則又見其不相離之妙中一小圈謂太極卽在陰陽中常生常死常有常無謂自中央一箇分開作兩箇只是

太極不相離而別提出畫出者以其所以生而言也本體者所以生之謂也程子不以示人不過如文公之言會見之疑只將憂此理又當意會難以言語詳也文公本體二字最好謂物與無極太極合爲一加詳周子本文則自明矣區區如此精微至理彷彿而已必有漏綻更望垂教答謝子祥無極太極書

普說書不多于象山平山未能悉其表裏姑據來示一二則其于思孟程朱之大義已有胡越參戾之擬謂朱似伊川陸似明道朱似伊川則有之矣陸似明道豈不以陸之持敬有類于終日危坐如泥塑人者耶又豈不以明道未嘗著書而陸鄙薄傳註似之抑謂陸亦元氣之會能有龍德正中氣象耶明道不壽不及有著伊川得年以有易傳若如陸說則易傳爲虛作而大小程異趣矣詩書易禮四書微周程朱學者至于今猶夜行耳

據當時則朱之訓詁爲可矣由今觀之則朱之四書詩書禮易是邪非邪可有邪不可有邪漢儒性命之學微正坐不識性命耳不以傳註爲也五經傳註豈可無但視其是與非足矣豈宜一切屏之若高洋斬亂絲不問其是非曲直但與之一劍哉六經註我莊生之流傲忽之辭六經註我而我于六經之義仍猶有所未明何哉未辨太極面目而遽斥無極之非未詳于易而遽目易爲註我此所爲傲忽者也先立其大則必略其小而遂于下學上達之途矣且有小德出入之弊近日有廖碣大節至其平居則放言縱欲致犯清議者此說開之也大概陸學多犯朱書明辨是非處論語註中所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又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其流之弊將或至于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又曰不切則蹉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又不可驚于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中庸註中所謂賢者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大學或問中所謂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褊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又曰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于文字語言之外而曰道必如此而後可以得之又曰先其大者不若先其近者之爲切也又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凡此無非程子之言者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不一不容皆誤不知何所病而疑之豈其習于持敬之約而厭觀理之煩邪孟子註中

所謂告子之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耳凡此皆陸學氣象多相似答上饒游翁山書

莊節學侶

山長任松鄉先生士林

任士林字叔實其先臨川人徙居奉化梓材案趙松雪誌先生嘉云少師希夷之後八世祖來居奉化又再世而居琦山琦山屬鄞故謝山云鄞人講道會稽授徒錢塘至大初以薦授安定書院山長著有中易松鄉集參宰波府志

中易自序

大哉乾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如斯而已矣是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聖人設卦之宜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聖人作易之旨也易乎易乎彰往而察來鉤深而致遠原始而反終其幾神矣子曰舜陰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此之謂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然而子思淡中庸之道不明而易隱矣予生千載之後獨抱全經潛心研思亦既有年然後豁然始悟天地之變人事之始終作爲中易分上下篇三陳其卦所以極河洛之數成大衍之用體天地之撰盛德大業顯仁藏用一本坎離頤大小過之妙既未濟隨蠱之幾井噬嗑賁困之感屯鼎革蒙之推聖人通變立言之旨案然甚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盡在是矣可不究乎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夫子之所以爲聖也

梓材謹案謝山奉萬九沙問松鄉集書云任士林者鄧人當宋季元初時其人與謝皐羽唐玉潛友善傳學工文詞當是時鄱江稱著述手者首學士袁公楠而士林實與齊名據此則先生之梗概可知又案先生講道會稽當是韓莊節肅學侶也

敎諭黃慈庵先生叔英　別見東發學案

劉氏門人

參軍熊勿軒先生禾

熊禾字去非一字退齋建陽人志濂洛之學乃訪考亭之門人輔氏而從遊焉梓材案董丞相槐爲嘉定六年進士大年甲戌下至咸淳十年復在甲戌如先生與丞相同學于潛庵不當年歲懸絕如是所謂考亭之門人輔氏亦謂輔氏之門耳非親受業于潛庵可知又案王宗學文貫爲寶慶三年丙戌進士前于咸淳甲戌者四十八年已爲咸淳十年登進士第授汀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謝枋得聞而訪之相與講論而一人爲之錄曰詹君履皆武夷舊遊也君履行有日同舍各致贈言之義余將何以告子則謂之曰當路遊選儒官一途非但可資以進身也涌養德器修飾學業正在此時夫以一鄉未足而之一國焉見聞頗養當益廣矣今風俗偷薄綱常埽蕩前修文獻欲盡吾閩自道南以來號小鄒魯樵昔爲多士之國當有韜德蘊道升堂而發藁養之歎者坐明倫堂領袖前賢豈但曰友之云乎抑當有事之者云耳請告子以樵先正故事方伊洛之學盛行西山李氏早年登龜山之門嘗與以求仁次第每有所講必曰不然參之二十年然後渙然不逆漢上朱氏一日見上蔡問爲學之要朗誦子見齊衰與師冕見二章曰一部論語在四書詩易至于書則付之門人九峯蔡氏猶未大暢厥旨三禮雖有通解缺而未補者尚多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粗完喪祭盡說與賢矣夫仁者之旨義何待二十年而有得而此二章亦何有乎精妙而足以盡一部論語之大義此在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伊洛之學有傳于樵者自二公始乾淳盛矣端明黃公道而已豈無所俟于來學乎當吾世不完則亦媿負師訓矣先生于六經秩儀禮外傳未及成餘皆有集疏每經取一家之說爲主衷衆說以證明之已而春秋通解厄于火今所傳者易義大

也遺言緒論必尙可尋此皆後學所當景慕而取法焉者也君履其勉之謙恭自下以持其身勤敏不怠以進于學常若武夷相與遊從時修途萬里發軔正不俟忙巨木干尋其培根也不可不厚君履其重勉之　送詹君履學正序

梓材謹案此下有考亭書院記一條移入晦翁學案

僕于雲谷之陽蔡峯之下創小精舍中爲夫子燕居配以顏會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隆道統也或有議者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從祀先朝表章文公之道取其法行之太學達于郡縣今乃邵馬二賢不與馬無乃非文公之初意耶曰從祀之典凡先儒之有功德于聖門者咸在若夫配食先聖則非其道德功言足以得夫聖統之正傳者不足以與此也韓氏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五先生所謂吾無間然者矣後有作者不可易也若夫邵馬及張呂諸賢固以秩在從祀矣非去之也文公贊六君子乃其一時景行先哲之盛心而竹林之祠增延平先生爲七賢又以致其平生尊師傳之意是固各有攸當非可以此爲疑也歲在癸卯之夏三山郡泮議創新祠郡博士東武劉叔敬諗予曰泮舊有道立堂按舊碑蓋取帥道立善人多之義白濂溪而下凡十有五人首六君子次廣平游氏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次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西山蔡氏勉齋黃氏丙子兵戈之後司文臺典敎職者又益以北山陳氏信齋楊氏毅齋鄭氏說齋楊氏盾齋趙氏凡五人皆學于文公亦所以昭是邦文物之懿也但考之郡志西山眞氏帥三山時嘗創尊道閣祀文公但以勉齋配道立堂舊祠亦止于勉齋今廉臺之長恪齋嚴公更創新祠欲復尊道之舊而議者言人人殊子其有以敎之僕曰是祠若仍道立之名則爲隆師道而設姑仍其舊可也但師弟子不應皆北坐南向勉齋以下北山信齋諸賢皆北面受經于文公者乃侈然並居南面之列此則有不可不正者若更尊道之名則爲隆道統而設其祠固當止于五先生他有不得而與焉邵馬張呂諸賢自有從祠專典廣平龜山豫章延平西山諸賢則建創鄰郡各有專祠稽之禮經國無先師則合于鄰國勉齋爲朱門道統單傳又不但三山一邦之望莫若正西向侑食之位雖不合于鄰國可也西山尊道初意亦正如此時盱江德臣李君亦曰饒之石洞亦以夫子居中配以顏會思孟周程張朱五賢勉齋繼之時曲阜孔君申卿實主其議遂白之嚴公首以爲允于是繪像立祠更扁尊道又以僕嘗與聞斯議且屬爲記適前陽博士孔嘉朱蜀翁議創先賢祠亦以下問僕援此答之皆以爲允但有以程張坐次爲疑者蓋橫渠于二程爲表叔端平從祀之典張先于程竹林七賢之祠與六君子之贊則程先于張二者不同議卒靡定僕曰橫渠之學得于二程卑比之撰與夫平居議論歷歷可攷問道在先固有所受也但當以竹林之祠爲正此乃學校之公不得與家庭之私例論矣于是莆之新祠位置遂定會孔君以三山士友之請屬記于史侯深言尊道之祠止于五賢不及

邵焉者乃萬世道統所係惟當以此爲定孔君又言曲阜舊有五賢祠乃祀荀楊諸賢今祠已燬歸當請之衍聖公更議以此五賢易之此不惟大明洙泗之正傳亦以一洗漢唐之陋習扶世立教抑邪崇正之功宏矣因其行也力贊勉之私竊自謂山中一時緇絕之禮或者因莆福二郡以爲之兆亦區區之志也忽三山朋友以書來詰謂舊祠以邵焉以下凡十有四人皆從改撤公議之戈莫不倒指于首議之人子當何以解之且賢牧鄉賢二祠亦間有所建白若其果然愼勿復言可也余蓋深歎世衰道微之餘學校無公論迺至于此自可忘辯然斯道所關則亦不可以不直者輒申其義或者儻有察焉亦學校風化之一助也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或謂文公贊六君子竹林祠七賢今尊道之祠止及五先生而不及邵焉其義可得聞乎曰尊道有祠爲道統設也古者建學立師教學爲先而其所學則以道德功言爲重而道其總名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者皆非有得于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載道之文也言學而無見于道則不足以爲學言道而無得乎道之全體則亦不足以爲道矣是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時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語之有關于世教亦可以爲立言而皆無見乎道統之正矣今觀六經之文皆其德被生民功加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在是自是之後四代禮樂之具惟顏氏有之晚年則惟會子所傳獨得其宗曾傳之思思傳之孟矣大學中庸七篇之書皆可具見道喪千載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而後此道始大明于世而其學皆足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極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其立德立功立言未有大于此者矣若夫康節涑水謂非世之大賢不可而其學視此則有閒矣鴈風鞭靈之英傑非可與準繩規矩之君子同科空中樓閣自是宇宙間一卓偉之見觀其玩視古今遊戲物外其出言制行不免近于高曠非可以爲世常法者也程子與康節居洛三年未嘗一語及其學亦謂是也若涑水之力行苦節制行非不誠一而前輩謂欠卻致知一段如會楊雄而疑孟子黜漢統而帝曹魏正自有不可揜者又不待辯而定也故五先生直可以繼顏會思孟之次配食夫子而邵焉則亦仍舊祀之典可也

或謂邵焉與張呂諸賢秩在從祀固無以議爲也但此五先生者所在郡縣別立祀庭自爲尊享得不傷于煩乎曰舉校之祀典不正久矣五賢者所在郡縣非無祀秩然學校各別爲專祠或以所居之邦或以遊宦過化之地或特以義起載在先儒文集與夫碑誌之類其來非一日矣揆之人心稽之公議未有不以爲允者是果何故吾聞道統于一祀典亦當定于一後世乃裂而二之謂之不傷于煩不可也此事之失源流闊遠豈一言可斷哉兩廡從祀理宜損益孔庭之祀按貞觀二十一年顏回以下次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升侑尼父開元八年始塑十哲繪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于壁二十七年又以曾參而下止六

十七人遂以杜佑通典所載益以林放等五人以足七十二人之數此不過倣禮官一時建議云耳宋仍唐制不復更改至今按爲定式竊謂學者尊事聖賢春秋祭享非但崇飾俎豆姑以盡吾報本之心而已必其平時方寸之間眞有信慕服行之素則斯道氣脈相屬今也姓名昧昧年代闊遠尋常方冊之間耳目尙有不接一旦對越之際胖蠁豈易遽通此文公竹林之祀所以止于顏曾思孟配享六君子從祀今所在書院但按此爲法亦恐其煩也程子本言十哲世俗之論子之書麄短喪求之聚斂具臣已見責于聖門況顏子既升配享又增子張爲十哲果何義耶十哲之外若南宮适宓子賤蘧伯玉曾晳漆雕開澹臺滅明原憲有若公西赤之徒班班見于傳記所載亦可數矣

此其當正者一又七十二賢之下益以諸儒二十二人此蓋唐禮官一時見其六經三傳曾有訓詁之勞故悉從而位置之不復甄別西都承秦絕學若伏生之書毛萇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與鄭孔諸儒之傳疏雖其間不無同異謂其無羽翼聖經之功不可也學者言必根理文必稱行馬融爲賢憲作奏草一事誣陷忠良漢祚以傾平日聚徒著書竟亦何用杜預建短喪之議自背于春秋王弼尙老莊之學自背于易凡若此類訓詁何取此其當正者二又如孟氏之後無傳濂洛未興之前寥寥千載獨一董仲舒學最正行最醇願不得秩在從祀而楊雄美新投閣不能揜綱目莽大夫之書荀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大本已失更學何事至今二人上敢與孟子同列下猶不失與王通韓愈並稱向微文公品論權衡之定則孟子終貶而荀楊輩偃然得在弟子列矣世教不明至此可勝歎哉此其當正者三宋諸儒如康節涑水南軒東萊四賢固已在從祀之典況其淵源豈無尙有攷論者（龜山載道而南再傳爲延平李氏學行朱正其傳是爲文公竹林從祀亦在六君子之次又文公之學惟勉齋黃氏獨接其傳問學採行一出于正且其羽翼四書三禮之功爲大三山郡侔亦爲之耳）道無二統不合不公誠有作者表章正學統一聖賢首之京師達之郡縣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凡若此類首宜損益決不可以唐開元一時禮官無識之輕議遂以爲千萬世不刊之定典也

或謂祭祀之禮各從國俗之舊若構立新祠以義起禮可也今所在郡縣各有舊祠或繪或塑以子之言一從毀撤于人情豈無不安者乎曰是何言也承訛踵謬樂因循憚更改此漢唐千載擧政也豈但此一事哉仍舊貫之言聖人于之亦謂可以改可以無改者耳學校祀典所以正人心明世教也清議所在不可厚誣理有當更對越無媿嘗記荊公配享廟庭其子雱從祀廡下權勢所在何向不可一朝毀撤萬口無聲且如從祀之典仲舒當在所益楊雄馬融之類當在所損此皆不可一日不正者豈可習之爲安而以毀撤爲嫌乎三山郡泮舊志先賢祠止陳公襄等五人後增至十有一人今則五十餘人矣鄉牧祠內有某人者顯爲清議不容舊會守土不死封疆姑且勿論丁丑戊寅之閒反覆變詐見之大書楊中至今人猶誦之以爲戲笑當其再叛也何至如此詆毀及其再附也又何用如此夸諛後

又寅緣一諡命下之日有作詩諷之者曰兩朝忠義傳俱有某人名方其反覆之際題門曰葵藿有心終向日杏桃無力設隨風是全不知有世間羞恥事以此為文章問學以此得朝廷爵諡又以此齒學校祀典豈可不為郡泮羞豈可不為世教惜舊嘗建白公堂顧不得以子孫權勢赫奕有所辟而不行也雖然又不特三山一郡為然矣

或謂程張坐次以竹林之嗣為定固不得以家庭之私妨學校之公矣雖則顏會子思以坐像配享堂上顏路會哲伯魚以立像從祀廡下或者疑焉如此則學校祀典之公亦不可以家庭之私為斷乎曰是不可以此為斷矣學莫大于明人倫人倫莫先于父子子坐堂上父立廡下非人道一日所可安也且子雖爵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必仍今之制則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會哲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祭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于齊國公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兩廡更不設位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但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于此

或謂顏會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于義何居曰舊例循習已久問之先輩皆莫能通其義或謂神道尊右西廡乃迎送神之所辟右者不敢當尊也故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蓋其義也然則今之十哲配享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有所不通矣向嘗見一野史載夫子廟庭只有顏孟配享皆東西向後因王安石配享遂以顏孟東坐西向王安石

介于顏孟之間西坐東向後來雖撤去安石配位而顏孟坐次亦因而不改竹林精舍初創但就中增入曾子子思二神位而先朝取其法行之亦承襲不暇攷正今宜改為東坐西向北上神道尊右兗國公顏氏西一鄒國公曾氏東一沂國公孔氏西二鄒國公孟氏東二周程張朱五先生又以次列東西行則合舊矣然所謂舊制者亦開元二十八年以後之制亦非古也按開元禮夫子猶西坐東向蓋儀禮特牲太牢饋食禮尸位也配位西向主人位也從祀南向眾賓位也開元末年夫子始封王爵襲衮冕執鎮圭遷為南向失之矣世學不講有論及此者則或問所在郡國學校各祀鄉之先賢或郡之良牧于禮亦有稽以為怪安得一復古制之為快哉

乎曰禮有祀先賢于東序及祭鄉先生于社之文前之所言蓋天下通祀也若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宣公之在吳江管幼安之在東海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歉顧道喪千載淵源無所攷訂耳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雖欲不祀人心獨無恕乎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彼舊志採其九著者悉以來上列之郡祀咸秩無文或復其子孫錄其賢裔舊有祠廟去處必為守護增葺亦所以昭示朝廷褒美先賢之意雖後有作者亦莫之易也

或問子所言首之京師達之郡國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

心但京師太學與郡國之學攷之古今不無異制不知尙有當攷論者乎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則其所以爲教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問必見之踐履文章必施之政事使聖人全體大用之道復行疑出于漢儒專門之傅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蓋嘗聞之師曰五學之制中爲天子之學所謂太學是也小學亦只在王宮之南不惟天子視學行禮爲便而元子庶子與夫公卿大夫之適子入學亦近而易習東西南北各設學以待四方之士自國之貴胄與鄉之俊秀及諸侯貢士以備論選者未必咸在天子之學則亦隨其方而處之意必古有其法而唐之國學四門學恐亦其遺意也是故京師首善之地莫先于天子之太

學矣又嘗聞之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自前民開物以至後天致用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誠萬世天子公卿所宜取法者也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則不惟爲法于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于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傅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享于先王者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集衆聖大成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首天子下達夫鄉學春秋釋奠天子必躬親藏事養老乞言退就師保一言行一政事天子一是以此爲法敬化本原一正于

歲分爲四時又分爲十二月又分爲三百六十日因其氣盈朔虛又爲置閏以應周天之度于是天道可得而成矣質疑爲地者亦不過一塊土耳固未有體理之別也黃帝雖曰分州畫野亦未詳也至帝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于是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麗于天者始則而象之洪荒之世氣浮而爲天者不過茫茫一大虛耳固未有度數之分也黃帝顓頊雖云造歷蓋未詳也至帝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于是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麗于天者始則而象之洪荒之世氣浮而爲天者不過茫茫一大虛耳固未有度數之

梓材謹案勿軒祀典議本九條今以其第二第九兩條移入百源學案

以上祀典議

禮樂彰彰然著明如日月行天亙古常見此又立人之道以參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蓋萬世之功也帝堯萬世之功論

天下之治亂繫風俗風俗之美惡繫人心三代固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爲最美每讀商書之終篇紂之亡三仁寧遜寧佯狂爲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負先王之心夷齊叩馬一諫寧溘平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歸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遯我罔爲臣僕者去而避紂爲當有去商即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佯狂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爲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是也當時爲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覩雖周人目之爲頑在商則不失爲義矣陳同父所謂歷三代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遺播遺黎眞是至死不變亦可見商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未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疸癘病廢之人略無能出一七強劑以起其生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已也商有三仁兩義士論

汪氏門人李汪六傳

鄉舉徐梅江先生天錫

教諭徐先生天彝合傳

徐天錫字禹圭其先奉化人父景山家于鄞先生與弟天彝皆刻志好學家貧無書晝鈔夜讀受業汪元春之門兄弟自相切劘先生兩中浙江鄉試卒以母老不仕鄉人因其所居稱曰梅江先生天彝字禹疇嘗舉爲慈溪學教諭不赴爲人沈靜無疾言遽色年八十四卒參寧波府志

莊節門人恂齋再傳

隱君黃先生奇孫

黃奇孫字行素新昌人尚書度會孫也師事俞浙石余亭及安陽韓性入元不仕所著有蛩鳴集南明志又輯其祖三朝言行錄補

郡守李先生齊

李齊字公平廣平人元統初進士第一知高郵府有政聲張士誠據泰州淮南行省遣先生往招降被拘久之縱歸已陷高郵爲其所害先生嘗學于韓莊節性及爲御史以性行義上聞于朝會性卒而止修

參軍王先生冕

王冕字元章諸暨人也貧家兒竊喜讀書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先生如事性北遊燕都泰不華薦以館職先生即日南轅隱九里山下樹梅花千本嘗倣周禮著書一卷祕不示人更深挑燈朗誦歎曰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有明攻越授以諮議參軍一夕病死修

編修夏先生泰亨

夏泰亨字存會稽人也安陽高弟百家纂

陳氏門人

山長韓中村先生信同 附門人王禧翁

楊先生琬 合傳

黃先生裳 合傳

韓信同字伯循福寧人陳后堂普以道學倡士未有信之者獨先生與其友楊琬白圭黃裳產山執弟子禮刊落舊聞貫穿周程張朱之說毫分縷析建安聘主雲莊書院以四書六經爲課試屬科目未興學者方務詞賦爲之誶然先生謂之曰文公四書天心所在也科舉極弊于宋廢必復復則文公私議必行延祐甲寅科舉法行眾始翕然以服弟子日益進至順壬申卒年

八十一嘗曰讀大學傳不知淺深始終讀中庸不知支節脈絡詳略巨細與凡諸說同異得失讀論孟不知以門弟子所問爲己問孔孟所答爲己聞非善爲四書者也吾嘗聞陳先生讀四書法各章五十徧三年七八反大字小字如流水又必字求其義句逆其情通汎從容無少閒斷則庶乎有以得之又曰文公精力盡于此書集註章句或問學者專用力庶不爲他說所亂近世饒氏謂新民不可使止至善但可使之樂樂利利則明德殆別有一至善邪又謂性道教不當兼以物言者彼于性善之奧萬物一原之妙蓋甚昧也學者稱爲古遺先生又號中村所著有四書標註四卷易詩三禮旁註書集解書講義諸史類纂若干卷詩文集十餘卷其門人曰王禧翁字馬山其壻也曰黃

洵饒氏明人纂大全多采黃氏之說

中村道書

不知孝弟爲仁之本便是兼愛不知仁爲孝弟之本便不識性

三省曾子入道處一貫曾子悟道處

性與天道只在詩書執禮中

四海之內皆兄弟輔氏謂或啓人輕視天倫之心最是集註所

以謂其意圓語滯

邦無道富貴之可恥甚于邦有道貧賤之可恥

熊氏門人 敬堂再傳

董先生眞卿 別見介軒學案

鄉舉安先生實

安實字子仁本姓袁長吉會孫易今姓勿軒熊氏弟子也刻苦務學志剛理窮嘗預計偕凡三勸駕竟齟齬以卒 補

古遺門人 恂齋三傳

孝子黃洵饒先生寬

黃寬字洵饒福鼎人事親孝苦學工文世變避兵以憂感卒無後貢師泰爲誌銘著有四書附纂時事直紀 參福寧府志

知誥張先生以寧

張以寧字志道古田人年十五往寧德受業于韓古遺歷五年而後歸學業大進登泰定丁卯進士第累官翰林院入明官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出使安南歸而卒 補

鄉舉林先生文琪

林文珙字仲恭三山人天歷己巳鄉舉韓古遺門人也

鄭先生轅

鄭轅字子乘霞浦人少受業于韓古遺古遺嘗曰君可續吾閩五賢理學古道卒心喪三年著有詩文集參道南源委

祖望謹案鄭轅不知何所人亦見黎洲序目梓材案謝山志故云不知何所人未查福建通

木鍾學案表

陳埴——翁敦之

父煜晦翁水心門人

翁巖壽——胡一桂

延平白水籍溪屏山鄒氏再傳

車安行——從子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從子若綰——子瑢

從孫惟賢

元城範山譙氏武夷豫章徐氏三傳

董楷

溧水二程四傳

徐霆

趙復齋——貫漢英——嚴侶

葉味道——子采

晦翁門人延平白水籍繆主一

王夢松——余學古——胡長孺

祖嚴起

父居仁

溪屏山再傳元城範山譙氏武夷豫章三傳溧水二程四傳

陳剛

章瑤

洪濤

林溫

陳善

李時可

王清

謝暉

吳雄

李康

別附文誠

趙景緯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王柏 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章仕堯

彭庭堅
趙次誠
蔣允汶

史伯璿 並朱學之餘

徐宗實
黃淮
徐興祖

謝夢生 潛室西山門友

張文蔚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木鐘學案

祖望謹案孔嘉爲朱子之學者自葉文修公與潛室始文修之書不可攷木鐘集猶有存焉自是而孔嘉學者漸祧艮齋一派矣述木鐘學案（梓材案是卷本稱潛室學案謝山始易其稱曰木鐘葉文修亦朱門高弟之在孔嘉者其派亦并入此卷）

朱葉門人

李鄭再傳

通直陳潛室先生埴 父熠

陳埴字器之乳嘉入舉進士少師水心後從文公學其言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解則匠石從旁而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盡盡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态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故集其答門弟子之問者名之曰木鐘集其四端說卽文公之答其所問者而轉以之答其弟子之問蓋能墨守師說者也江淮制使趙善湘建明道書院辟先生爲幹官兼山長從遊者甚盛後以通直郎致仕所著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章句學者稱爲潛室先生先生之

父煜字民表隱君子也嘗戒其子曰昔人患進士浮靡議罷之
察孝廉雖不果然薦送必由州縣比鄉舉里選猶近也今廢歲
月捐父母棄室家以爭僥校可乎得喪命也若慎無然請子守
其教必待鄉貢不上太學修

四端說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
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
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
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
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
終不足以曉天下于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于是

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
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遍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
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于是乎形如蹴爾呼爾之
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于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
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如妍醜美惡之事感
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于是乎形蓋由其中開衆理渾具
各各分明故外遍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
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
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
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
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
葉見其枝葉則知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
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
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
無是理于內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其
有是理于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
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
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
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
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

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
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
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
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
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
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
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
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
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
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
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猶元

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于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循環不窮胳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梓材謹案此說原在木鐘集中本朱子之說先生轉以答其弟子今移列木鐘集之前猶晦翁學案中和說襯心說之先于語要也

木鐘集

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是固天理恁底然二子只句當得自身上道理無虧欠處若律以天下之大義叔齊辭伯夷又辭更無仲子誰擔當得這國事去彼仲子既于天倫父命兩不相干受之毋乃非邪

既是句當得自身上道理無虧欠處更復何求所謂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聖賢殺身成仁只要賭一箇是耳若更反顧身後去即成計較之私矣二子既逃國歸仲子天理人倫已安若仲子更執夷齊之義夷齊亦管不得他彼視國直敝屣耳

夫子言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後又言有殺身以成仁者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爲此勉人爲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耳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爲正命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

博而能篤切而又近如此學問儘鞭辟向裏心不外馳故言仁在其中蓋心存而仁便存心既在則仁亦在是矣指存心便喚作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

克己復禮爲仁如何

仁者心之全德惻隱之心是仁之正頭面緣私欲障礙塡滿胸次則所謂惻隱者如頑癬風痺不復流行發見必須先去己私復還天理則本來面目方始流行發見克己工夫非有他卽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之謂既知此爲非禮則視聽言動便當一一復還于禮除四勿之外別無克己工夫工夫既到則私欲淨盡中無障蔽滿腔子渾是惻隱之心而日用之閒無非眞心之流行發見若不于禮上用功必流于釋氏絕滅之學蓋徒知克去己私而不復于禮謂之空寂則可若求其惻隱之心則如死灰槁木矣故聖人以此告之蓋克此卽復彼矣先儒以克己復禮爲乾道主敬行恕爲坤道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此顏子之仁淘去泥沙旋引清泉非顏子之克己復禮也

孔子答仲弓問仁一章程先生云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謹獨固是做持敬行恕工夫然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地位仲弓學力當得來

大賓在庭大祭在堂是時境界如何想得好一片空闊世界只緣未下持敬謹獨工夫欲見此境界不能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程子以爲徹上徹下語如何

徹上徹下謂聖凡皆是此理聖人一語小則奚遽可用大則堯

舜不過程子所謂語有淺近而包容不盡是也未純熟時但曰下學已純熟後即是上達無兩個塗轍

顏子當博文約禮之時既竭吾才直是大段著力及夫所立卓爾之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至此又無所用其力不知合如何下工夫

到此際力無所施乃冰消雪釋渣滓融化之境雖聖人亦不能授顏子顏子亦不能受之于聖人今欲學顏子未須問他此處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日積月累人十己千備見高堅前後境界將來不知覺自有豁然融會時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

一貫忠恕雖有大小之不同大要都是心上做出聖人之心渣

滓淨盡統體光明具衆理而該萬用故雖事物之來千條萬目聖人只是那一箇心應將去全不費力如繩索之貫錢然易所謂何思何慮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正聖人一貫之說也彼學者之心彼私欲障蔽未便得他玲瓏須是逐一蕩滌以類而推方能自我及物如子貢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卻是忠恕正頭面而使學者工夫純熟則一旦霧除雲散自是一貫境界是知一貫乃聖人事也忠恕特學者事但聖人見決學者見逕一直是熟底忠恕忠恕是生底一貫本非有二道也會子恐門人曉一貫未達故借忠恕以明一貫是將一貫放下說了若程子於穆不已名正性命之言則借天地以明忠恕是將揭起來說了彼此互相發明在人領會之耳

論語一貫與中庸合內外之道程門體用一原微顯無閒之說同否

道理只是一箇道理有就吾心性上說者有就事物上說者自是兩樣頭面今人都作一般看了如何謂之識道理夫論語之一貫卽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者也聖人所以能推一心以貫萬事者正緣他胸中渣滓淨盡統體光明具衆理而該萬用故雖事物之來千條萬目聖人只此一心應將去全不費力滿腔子都是道理更無界限無界限更不分內外分中過才分內外便是有界限了才有界限則便不能以一心而貫萬事如何謂之合內外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一貫之說也至于程子之說又就物理上論卽論語所謂下學上達

形色天性灑埽應對精義入神之謂也及其歸則一而已

何謂下學上達

下學上達如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理會得底則一部論語聖人雖就人事上說卻無非言性與天道處理會不得底雖皓首窮經鑽破故紙仍舊不聞此處只關係自家心裏在與不在耳心存則見其然必知其所以然若不存是謂習矣而不察今人只說事理一貫然亦須分別次序始得如程子言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始得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一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二

分道理從此惺惺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渣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

大德不踰閑一章集註云不能無弊如何

弊在出入可也聖賢心密若大若小皆不令有小罅漏子夏功疏只照管得大處小處不免走作故有此語便是開一線縫不是盛水不漏工夫今人連大處走了又子夏之罪人

子在川上一章孔子只是說天地間道理流行無有窮盡如一水之更往迭來晝夜常恁地初無一朝停息卽此是道體大意亦可見集註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如何

自漢以來號爲儒者只說文以載道只將詩書子史喚作道其樂何事豈以其樂不可名使學者耽空嗜寂而後爲樂耶濂溪必欲學者尋孔顏所樂正是鑽破故紙原不曾領會得然此事說之亦易參得者幾以此點化二程二程因此省悟後卻一向不肯說破與學者至

人必如周程邵子胸次灑落如光風霽月則見天理流行也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一章斯字之義如何

君子持敬成熟開眼便見此理更不待漸次安排謂如一動容貌當下卽便遠暴慢一正顏色卽便近信一出辭氣卽便遠鄙悖蓋持敬效驗如此若待言動之後漸次點檢安得相應之速如此學者持敬工夫當其未成熟時須著呼喚方來及工夫熟後須見此等境界然後謂之成熟蓋斯之爲言猶綏斯來動斯和應驗疾速之謂也

程子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故君子只在愼獨灑掃應對雖是至粗淺事但心存則事不苟此便是上達天理處謹獨是存主此心存此心便是存天理

飯疏飲水之樂簞瓢陋巷之樂所樂者何事此濂溪點化二程子訣二程從此悟道終不以此語學者晦翁事事剖露說向後學獨此不敢著語

凡說所樂在道以道爲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人固不議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卽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澄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卽是道道處卽是樂初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也故濂溪必欲學者尋孔顏所樂何事豈以其樂不可名使學者耽空嗜寂而後爲樂耶濂溪以此點化二程二程因此省悟後卻一向不肯說破與學者至

今晦翁亦不敢說破豈祕其事謂不可言傳耶蓋學者才說此事動口便要說道謂道不是固不可但才說所樂在道以道爲樂則又非孔顏氣象惟知孔顏樂處便是道則德盛仁熟之事也要知顏子之與諸子但有生熟之分耳工夫生則樂與道爲二不妨以此而樂彼及工夫純熟之後則樂與道爲一自不可分彼此矣前賢不肯說破此事正要看人語下氣味生熟耳

梓材謹案此下有諭南豐有知之之明云云條今移入廬陵學案

志道據德依仁不知志據依如何用工夫道德仁又如何不同

志于道是一心向聖路上行欲學做聖人事據德卽志道工夫既成凡向之所志者今則實得于己如有物可執據然依于仁

則據德工夫既熟天理與心爲一不可脫離于片時如衣之在人身不可脫舍也只是一箇做聖人之心但初來生而後轉熟初來猶是兩片後來方成一物耳

晦翁謂幽明始終無二理程子謂晝夜死生之道意者此理非有二塗所謂一而二以幽明始終言之二而一蓋死復生生復死人復爲鬼鬼復爲人如晝夜之循環

氣聚則始而生氣散則終而死聚而生者爲人散而死者爲鬼有聚則必有散聚散本一理也原始而知其所以生則反終而知其所以死所謂一而二者聚散本一氣分而爲聚散耳所謂二而一者雖分而爲聚散其實一氣耳惟其一而二故有生必有死惟其二而一故知生則知死

鬼神之事以爲無卯則四時之祭祀皆可無也以爲有卯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溫凊甘旨之奉不可一日無也

此淺學浪問鬼神乃二氣之屈伸二氣有無時否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在人之身卽爲魂魄人死則魂升魄散雖散于無有然生氣之分于子孫者卽其氣猶在也故其子孫賢者之死而致生之則其鬼神不賢者之死而致死之則其鬼不神

志士仁人殺身成仁夫殺身之事誠難矣未曾實有所得實有所見誰忍捐生就死

有志之士所存主處不污下故決不肯苟賤以偷生程子曰古人殺身成仁亦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既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悔憾處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名譽卯

夫子賢于堯舜遠矣何以見之

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

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其生之性同乎否乎心生物也而所以能生者以有仁也故心如穀種雖具此生理然有形百穀只一粒物耳不能以自生所以能生者性實爲之仁之于心亦然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者耳

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楷子二者之形也孟子只恐人然便指心爲仁則不可但人心中具此生理便以穀種爲仁亦不可但穀種亦含此生理穀不過是穀實結成而穀之所以纔播種而便萌糵者蓋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運動惻怛處亦以其有生之性人心之與穀種惟其懸空去討仁故卽人心而言程子又恐人以人心爲仁故卽穀種而言以是知仁不止于二者則凡有生之性皆是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誠如是卽不須千頭萬緒學問之道無他就千條萬緒皆一一是求放心必從心上下工夫

理會學問便一向求放心如何

學問之道千緒萬端必事事物物上都去理會將過無非欲求其已放之心鞭辟入身上來在自家腔子裏從此尋向上去卽下學上達工夫止如詩三百篇頭緒甚多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詩之人每一章一篇並存無邪之思以觀之則百篇之義不在詩而在我矣此章特爲學問務外不務內者言之所謂學問之道無他就千條萬緒皆一一是求放心必從心上下工夫

則學問非詞章記問之比矣如云學問只是求放心卽不須千條萬緒此卻是禪家寂滅之說非孟子意

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有何分別

心體昭融其大無外包具許多衆理是之謂性性卽理也理有未窮則心爲有外故盡心必本于窮理蓋謂窮究許多衆理則能極心體之昭融而無不盡性與天只是一理程子曰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語其分則不同耳旣知得性便知得性所從出是謂知天到得知天地位已是造得此理了然聖賢學問卻不道我已知得到這地位一齊了卻又須知行夾持始得故必存此心而不舍養此性而無害存養工夫到此愈密愈嚴所謂敬以直內是乃吾之所以事天此時直是常在天理上行天不在天而在我矣知行二字不可缺一且如自家欲事天向使未知天爲何物不知事箇甚麼到得知天卻不下存養工夫則亦非實有諸己

程先生謂孟子說性善只說繼之者善咋聞先生云水無有不下處卻是太極據此說則孟子似指流而至于海終無所污者爲太極耶

孟子說時本是直提一陰一陽之謂道來說但善者惡之對有善便有惡故程子以爲不說得源流正派說得繼之者善蓋善猶水之清惡猶水之濁旣以清爲水之性則濁非水之性乎要知清濁可以爲水之流不可爲水之性繼之者善亦猶是也蓋繼之者是說太極流行之第一節則可謂是太極則不可

程子以才爲氣質之性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則是人善惡又當以氣質論

爲孟子把諸路一斬截斷了故諸子不服須是尋他不善路頭從何處來

公都子問性三節孔子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之說相似否

除第一問性無善無不善外第二問卽性近習遠意第三問卽上智下愚意

天命之謂性則有生卽有性孟子何以深詰告子生之謂性孟子只爲他認生處爲性更不分別人物是將血氣知覺爲性凡物有血氣知覺者皆與人性一樣見血氣而不見道理此則不可也

君子不謂性命

世人以上五者爲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爲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于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于常人說性處卻以命言則人之于嗜慾雖所同有卻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于常人說命處卻以性言則人之于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是著力自做工夫不可一委之天而道心顯矣大要上是人心人皆知循其在人而君子則斷之以天下是道心人皆知委其在天而君子則斷之以人此君子言知命盡性之學所以異乎常人之道也歟

梓材謹案此下有四端說別列木鐘集之前

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願詳其旨

孟子性善從源頭上說及論情論才只是說善不論氣質清濁厚薄是不備也諸子紛紛之說各自把氣質分別便作天性看了其不明之說爲害滋甚孔門性相近習相遠卻就氣質之性上論清濁至說上知下愚乃論得氣清之十分厚者爲上知氣濁之十分薄者爲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清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氣質此說乃是與孟子之說互相發明要知孔子是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看錯了

繼善成性繼與成字如何

凡物之生死有理而後有氣善當作理看此性謂之性氣質謂之性道卽太極也太極機動首先撒出者便是理故以繼善言隨太極之後漸次成就者卽謂性成則有形質矣孟子說性善是第一義從他繼之者諸子說不善是第二義從他成之者

知至而后意誠程子又謂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程門此類甚多如致知須用敬亦是先侵了正心誠意地位不是于格物致知之先更有一級工夫在上只是欲立箇主人翁耳但常得此心有在物可從此格知可從此致此程子所以言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

不睹不聞乃此心不動之境既是不動卻又下戒謹恐懼工夫便是動了雖不著力然必有事焉方可前輩謂敬貫動靜正謂此也戒謹恐懼卻是常惺惺法不爾便白地倒了否則空空死灰矣此處如道家爐火養丹法火冷則灰死火炎則藥死

不睹不聞晦翁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初至靜之時也當至靜之時不知戒懼之心何處著落

此間最精前輩于此境界最難下言語既是未發才著工夫便是發了所以只說戒謹恐懼蓋雖是未發之初體已含具萬用在此不比禪家寂如空如所以惺惺主人常在冥漠中照管都不會放下了蓋雖是持守體段卻不露痕跡

爲飛戾天一章程子謂此一段是子思喫緊爲人處是如何大要不要人去昏默冥窈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

近思錄載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以靜爲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又說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旣以動爲陽之始復又指安靜云何耶

一陽復于地下卽是動之端但萌芽方動當靜以俟之不可擾也故卦辭言出入无疾而象言閉關息民蓋動者天地生物之心而靜者聖人裁成之道

程子說性與孟子不同

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血氣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著

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于枯槁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理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于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他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于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道于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血氣之性故幷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卽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辨而自明矣

爲人爲己如何

爲己是眞實無僞爲人只是要譽近名聖人此言是就他源頭上分別出來今學士大夫謂爲己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纔說有求天知意便不是爲己爲己者只是屈頭擔重擔不計窮達得喪也

或問明道曰出辭氣莫是于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自然語順如何

出辭氣出字著工夫不得工夫在未出之前此是靜時有工夫故才動道理便在此動時自有著工夫者如修辭安定辭之類

明道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惟敬而無失盡之敬便是中否

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著甚工夫才著力便是發了所以先賢當此境界不是無工夫又不可猛下工夫只是敬以直內

卽戒謹恐懼意敬不與做中敬而無失方是中無失卽不偏倚之謂

明道云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何謂標準

標準猶言限格學問旣路頭正了只劄定腳跟滔滔做去不可預立限格云我只欲如此便休今世學者先立箇做時文取科第標準橫在胸臆殺害事

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

識得仁體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旣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溉滋養之不爾便枯燥入空門去

晦翁謂凡物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恐是如

程子所言峻宇雕牆本于宮室酒池肉林本于飲食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之流于末者人欲也凡物之天理人欲皆可放此推之

五峯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卽爲天理無理無節卽爲人欲

率性之謂道

率性不要作工夫看物性自然各有所由行之路如牛是牛之性馬是馬之性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不可移換便是率處若牛作馬馬作牛飛者潛之動者植之卽是違其性非物之所謂率性矣

一意實則心實矣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

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夫心意未嘗相離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以章句之旨觀之毋乃心自心意自意也密察此心不知又將一箇心密察邪

本是長匹無縫底物事聖人欲人警悟處翦下逐段向人看理會得時仍是長匹無縫不會翦斷密察之間有味即密察處便是心更復何處外討一箇來前輩有以心使心語此喫緊示人處要人領會

潛室語黃氏補

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患不能入伊川言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其所主不同何也蓋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

赤子之心只是眞實無僞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若未發之中卻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求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心居性情之間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謂心統性情此語大有功

上蔡專以覺言仁所以晦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

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己

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

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蓋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也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

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窒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晦翁門人　劉李再傳

文修葉西山先生味道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　雲濠案案一作龍泉人師事文公試禮部第一時制策禁僞學先生所對率本程學不爲顧避

知舉胡紘斥之學禁開登嘉定進士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朱氏學徒及所著書部使以先生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時因皇子竑事帝惑于鬼神之理疑伯有爲厲涉于誕妄對曰陰陽二氣之聚散雖天地不能易死而氣散者其常也若不得其死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近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伯有之死其氣不散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當時爲立良止以奉其後庶乎鬼有所知而神始安寧矣又言三京用師廷臣交進機會之說搖本根以事枝葉無益于國既而洛師累敗人服其先見壽終著作佐郎所著有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　雲濠案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先生著有四書說禮解大學講義經

筵講義輯次朱子語錄
祭法宗廟郊社外傳　謚文修

陳葉講友

祕丞謝夢頤先生夢生

謝夢生字性之一字夢頤永嘉人也因葉賀孫陳器之以私淑朱子登嘉定癸未進士累官祕書丞知汀州潛室門人李鄭三傳

祕侯翁先生敏之

翁敏之字功甫樂清人也少受知于葉水心後師潛室成淳祐進士官至閤門祕侯

知軍翁庶善先生巖壽

翁巖壽字如山初名斐永嘉人師事潛室最久盡得其奧從遊日眾嘗令人讀近思錄曰此讀書梯級也又令觀言行錄曰此為人標準也其學以修身勵行為務不專在語言文字之末登淳祐第為永州教授除太常博士遷國子丞知興化軍卒學者稱為庶善先生祠像于家學

車部溪先生安行

車安行字正路號部溪黃巖人景山弟遊陳潛室之門得武夷宗旨嘗曰聖賢窮達自關世道于人何與過京師見吳丞相憐其不過問曰欲往揚州乎曰不能欲史館乎曰不能退而告人曰天不與我丞相安能與我九工于詩所著有鏤冰集

吏部董克齋先生楷

董楷字正翁臨海人雲濠案謝山學案底本作字克齋臨安人御史亨復之子

戶部侍郎樸之弟也登文天祥榜進士初為績溪簿直寃獄賑饑饉修城捍水擢守洪州有惠政終吏部郎先生從潛室陳器之得朱子再傳之學所著有克齋集程朱易行于世雲濠案學案底本云所著有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始合程朱兩家次第而一之論者以為非

軍守徐先生霆

徐霆字長孺永嘉人也潛室先生之甥得其舅之傳嘗在趙善湘幕中豫平李全之亂官至守漢陽軍

趙復齋先生卬

趙卬號復齋桐廬嚴高節侶從學于賈漢英漢英得于先生先生得于潛室潛室親授于晦庵其淵源如此參東雅子文集

梓材謹案趙復齋有二其一名彥肅與朱陸同時而私淑于象山若先生為朱子再傳弟子當別為一人

西山家學劉李三傳

祕監葉平巖先生采

葉采字仲圭雲濠案謝山學案原底云一字平巖邵武人初從蔡節齋受易學已而往見陳北溪北溪以其好蹤高妙而少循序就實工夫屢折而痛砭之先生自是屏敏鋒銼俛意信向駸趨著實北溪深喜之雲濠案學案原底有云初事節齋後事李方子寶慶初為祕書監嘗論郡守貪刻之害上嘉納之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儒林宗派皆以先生為文修子蓋自文修從朱子于武夷遂居建寧及先生登淳祐進士為邵武判故誤而為邵武人歟

平翁語

有人一子名光一子名梵一子名晃其父遠出不歸光者子細

採其蹤跡知其北往求之幽燕梵者不子細探討乃求之南國晃者在家嬉遊而已一日光者得其父以歸梵者索然而歸光以責梵晃亦以責梵光可言也晃不可言也梵雖行路差佪會求父也晃坐于家不曾求父乃責梵之不善于求父今之人未嘗求道而空空以議人何以異此釋氏行路差佪會求道也

梓材謹案此條自棄洲所節車氏腳氣集移入

附錄

陳北溪答卓廷瑞曰葉仲圭資質甚穎敏可與適道而貪多欲速馳騖飛揚誠如長者之喻由其所師者節齋之學又別自立一家不純用文公節度如易解雖訓詁詳于本義而理義要歸未能脫王韓老莊之見則其爲教也好譏高妙而鮮循序就實

工夫

車玉峯腳氣集曰平翁送乃子清父生日以香一片銘其上曰始于克己終于舍己聖學終始有立卓爾予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顏子克己處也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顏子舍己處也二己不同私者既盡八荒洞然不見人我之異其始終如此補

雲濠謹案平巖之稱平翁猶了齋之稱了翁昫庵之稱昫翁也

西山門人

隱君繆天隱先生主一

繆主一一字天隱元嘉人也從西山先生葉味道學博聞強記入太學買似道蕪湖之敗先生與同舍諸生伏闕上書攻之宋亡隱居教授雙目晚瞽當事輿致之爲學舍經師大德開初製大成樂器皆以詢之所著有論學規範尚書說禮記通考天隱集補

隱君王慎齋先生夢松

王夢松字曼卿青田人篤志好學著禮記解學者稱爲慎齋先生參括蒼彙記

梓材謹案宋文憲作胡汲仲傳贊稱先生爲順齋處士

文安趙星渚先生景緯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庶善門人李鄭四傳

鄉貢胡人齋先生一桂

胡一桂字德夫元嘉人也從庶善翁氏遊德祐乙亥上政府書幾萬言時莫能用研究周官經國制度參互考訂至忘寢食故六官錯簡咸貫通補正有古周禮一百卷雲濠案謝山爲記先生著有古周禮補正一百卷四書提綱孝經傳贊字義口義講義人齋存稿

學者稱爲人齋先生以其學酧鄭伯謙補

雲濠謹案溫州府志載先生云咸淳庚午領鄉薦教授于鄉又言董左丞俸攝郡學

車氏家學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迪功車雙峯先生若綰

車若綰字經臣後改名垓號雙峯韶溪之從子也先生與從兄若水並傳其學咸淳中以特科授迪功郎浦城尉不赴窶于經

學而禮經較詳所著內外服制通釋九卷多倣朱子之不倣補

車大雅先生璡

車先生惟賢合傳

車璡雙峯子車惟賢韶溪之從孫也皆能世傳其學補

梓材謹案車先生璡字大雅牟楷序雙峯內外服制通釋云余問雙峯先生服制有書舊矣而常恨莫之見也年幾耳順先生之子大雅翁始編以示余蓋大雅謀梓是書而又爲之跋云

復齋門人

賈先生漢英

賈漢英南康人嚴侶從學子先生先生之學實源于朱子參橋廬縣志

愼齋門人劉李四傳

學正余先生學古

余學古青田人胡汲仲初師先生先生師邑人王夢松夢松受學龍泉葉味道味道則朱文公弟子也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大學辨問嘗爲圈子正

賈氏門人李鄭五傳

高節嚴先生侶

嚴侶字君友桐廬人也漢高士光之後嘗從賈漢英遊賈則朱子之傳也宋亡不仕與謝皐羽方韶父吳子善輩哭文山于西臺皐羽所謂甲乙丙者也居親喪一用朱子禮楊維楨志其墓門人私謚曰高節先生補

余氏門人劉李五傳

純節胡石塘先生長孺祖巖起父居仁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祖巖起宋嘉定進士知岡縣事父居仁淳祐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皆絕出一時至先生而其學益振先生性聰敏九經子史無不貫通外舅徐道隆爲四川宣撫參議官先生從之入蜀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咸淳中以任子入官銓試第一歷倅福寧州而宋亡退棲乳廬山至正中薦授揚州教授建昌檄攝錄事轉台州寧海縣主簿延祐初轉兩浙長山場鹽司丞未上以病辭隱杭之虎林山先生淵源既正行遊四方肴求旨趣益信涵養主敬爲最切每曰一民失所便非君子學道之實嘗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此學之大原舍是而學則學非其學病喘一日具酒食召比鄰云將返故鄉門人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俄正衣冠坐逝年七十五所著有瓦缶編建昌集寧海漫鈔顏樂齋稟門人謚曰純節先生其高弟曰陳剛謝暉從黃氏補本錄入

附錄

吳淵穎曰說者稱濂溪之所授受實本于壽崖佛者之徒乳嚴先生胡公至爲論辯以著明之會不容喙是殆當世之所深感者也朱子以東都文獻之餘集濂洛諸儒之大成而陸氏欲踵孟子會不以循序漸進爲梯階特以一超頓悟爲究竟今則至

雲濠謹案主一朱元儒傳私記云先生學有淵源文章有精魄與金仁山並以學術爲郡人倡海內重膀其文有石塘文集若干卷宋景濂曰其從兄之純並有文名人稱爲三胡

謂朱爲支離陸爲簡易必使其直見人心之妙而議理白明然後爲學自謂爲陸實卽禪也故曰世之學者知禪不知學知學不知禪是豈深溺于異端外學之故而遂誣其祖乃舉七聖相授洙泗以降四子所傳之道而悉謂之禪耶道術所在苟或不契于古之聖賢則其所以召夫後世之曉辯譁咋者不能遽已先生會不此憚而直以此道爲己任又著明之子殆不可得而妄測者也子自燕還與金溪傅斯正再見先生傳之會祖父本陸學亦喜談陸自近年科舉行朱學盛矣而陸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襲故尋行摘墨益見其爲學之弊意其幸發金溪之故積而少濯其心耶補

石塘門人劉李六傳

宋元學案卷六十五　芙

陳潛齋先生剛

陳剛字公潛平陽人也受業胡石塘之門石塘爲西湖書院山長見其勤晝夜研索不倦留之于家與同寢食遂盡得其學稱高弟博通天人之奧所著有五經問難四書通辯道歷代正閏圖說渾天儀說歷代官制說禹貢洪範手鈔其文宗西京詩亦不屑六朝以下累試不售後督猶能作文口授學者稱爲潛齋先生其弟子著者曰章瑤洪鎡梓材案洪鎡當是洪潛傳寫之誤林溫陳善李時可王清修

謝先生暉

謝暉字彥實資陽人自其會祖爲沿海參議官始家于鄞先生識見通敏聞孔康胡汲仲以道學淑後進往受業其門或勸習舉子業答曰學以博通古今爲文行耳仕奚所急哉趙文敏孟頫授以書法爲詩文簡淡雋永人以得其片楮爲榮先生亦不自祕惜求輒應之有所不可雖貴勢不能動也參成化四明志

吳碧崖先生雄

吳雄字一飛諸暨人也學者稱爲碧崖先生石塘胡氏弟子辟爲本州學正不就所著有地里書卜筮考

徵君李先生康

李康字寧之桐廬人孔康胡汲仲之徒也元時累徵不起所著有桐川詩派等書補

別附

浮屠文誠

浮屠文誠字道元不知何所人也少從胡石塘遊著性學指要十卷其中多排朱子之說蓋石塘晚年緒論也至正中禾人雕其書淮張達園鄭明德陳敬初言而毀之子謂文誠欲宗陸以抑朱而身爲釋氏其說何以取信于人徒使論者斥槐堂之學爲禪耳然士誠之草竊亦豈足以正學統皆可嗤也補

章仕堯字時雍一字清所平陽人也篤志朱子之學嘗曰時之治亂由于人心之邪正心之邪正由于學術之醇疵其門人曰彭庭堅趙次誠蔣允汶補

梓材謹案温州舊志稱先生通經史涉天文地理之書閫奧又言其累舉禮延祐丁巳庚申鄉貢

史先生伯璿

史伯璿字文璣平陽人也篤志朱子之學時諸儒雖宗朱子然饒氏輯講許氏叢說胡氏通旨陳氏發明亦多互異乃著四書管窺以辨明之又取諸經史天文地理古今制度名物考證為外編或勸之仕則曰讀書本以善身為仕而學非吾志也卒不出祀

潛齋門人　劉李七傳

章先生瑤

章瑤

教授洪先生濤

洪濤字元質乳嘉人至正間浙省右丞季朵兒只奉旨命儒士陶凱韓大理醫宗奎與先生等同校勘一統志一千三百卷並奏授教授參溫州舊志

府佐林先生温

林温字伯恭乳嘉人博極羣經而尤長于春秋擢至正甲午進士歷佐省憲二府宋潛溪稱其正色直言百王畏憚云參宋文憲集

訓導商先生允汶

蔣允汶字彬夫乳嘉人元末避地閩中就試中流寓杨第一洪武初歸里官府學教授著有四書纂類中庸詳說參溫州舊志雲濠謹案經義考引黃虞稷云洪武初官本府訓導其實授也

史氏門人

侍郎徐靜齋先生宗實

徐宗實號靜齋雲濠案先生名星宗實其字也以字行黃巖人也乳嘉史伯璿弟子洪武中官至兵部侍郎所著有靜齋集其門人曰黃淮補

訓導徐橫陽先生興祖

徐興祖字宗起平陽人也史伯璿高弟洪武中官訓導補

雲濠謹案温州舊志載先生明易詩書三經洪武王子舉授温州府學教授以性理之學教導諸生成尊之曰橫陽先生以元進士仕明

存村謹案黃氏千頃堂書目言明太祖命儒臣孔克表劉基林温等以恆言釋羣經使人易通曉親解論語二章以為之式克表等承釋五經四書以上賜名羣經類要蓋先

先生

靜齋門人 史氏再傳

文簡黃介庵先生淮

黃淮字宗豫孔嘉人舉洪武丁丑進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掌內制進少保兼戶部尚書以疾乞休卒謚文簡其性明果達于治體 參史傳

雲濠謹案萬歷溫州志稱先生優游林下十餘年壽八十三所著有介庵集歸田稿介庵其自號也

橫陽門人

吉士張先生文選

張文選字士銓孔嘉人也徐興祖高弟嘗曰讀書在躬行不在耳食官翰林庶吉士修實錄卒 稽

南湖學案表

杜煜——從孫範——車若水——盛象翁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晦翁石克齋門人

延平白水籍溪屏山再傳元城遯山譙氏武夷豫章三傳涞水二程四傳

胡常

王賁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沈可亭

並玉峯講友

蔡希點——潘希宗 見上玉峯門人

戴良齋——吳澄 別爲草廬學案

耶漸——戴亨

方儀

杜知仁——從孫範 見上南湖家學

南湖弟晦翁石克齋門人

車瑾——子似慶——孫倬——曾孫若水 見上清獻門人

南湖同調　于似度　孫景山——曾孫若綰 別見木鍾學案

蔡夢說——黃超然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孫安行 別見木鍾學案

高耕

方儀見上木居門人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南湖學案

祖望謹案南湖杜氏兄弟之在滄洲亦其良也再傳而有立齋爲嘉定以後宰輔之最聲望幾侔于涑水矣其學傳之車氏是時天台學者皆襲貧愿荆溪之文統車氏能正之述南湖學案梓材案是卷爲謝山所分立底稾未全移入車玉峯腳氣集尙有梁洲原本

朱石門人劉李再傳

主簿杜南湖先生煜

杜煜字良仲黃巖人嘉定元年進士官終東陽縣簿初與弟知仁學于克齋石先生磽克齋致先生于紫陽于是師事者十餘年紫陽嘗謂其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爲得之學者稱南湖先生從孫則卿裒集成書名之曰南湖先生文集參台學源流

杜方山先生知仁

杜知仁字仁仲號方山南湖先生之弟也少有俊才爲舉子文操筆卽驚人刻意于詩不奇不已曰是不足以爲學于是卽六經語孟考論一時諸先生風旨至紫陽之書則拱而曰道在是矣窮理求仁吾知所止所著詩文十五卷訂禮讀易說詩多所論述未及裒次而卒同上

南湖同調

隱君車敬齋先生瑾

車瑾字元瑜號敬齋黃巖人究心理學隱居馬家山參台州府志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車瑾字敬齋蔡夢說之師也洪以其號爲字劄記又云車敬齋未識卽安行否又云敬齋當是魯齋弟子攷浙江通志引黃巖遺逸傳亦云車敬齋名瑾字元瑜景山其孫也觀先生弟子之門人有在魯齋之門者王峯爲先生會孫亦嘗學于魯齋則先生之不得爲魯齋弟子明矣

南湖家學　劉李三傳

清獻杜立齋先生範

杜範字成之雲溪案一作成己　黃巖人少從其從祖良仲仁仲遊從祖受學文公至先生益著由進士轉軍器監丞入對言君相之私未去更新之效未睹又言近用名儒發明格致誠正之學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及爲御史以言忤時相鄭清之先生自劾言宰相與臺諫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害公并論斥侍從近臣監司郡守之失職者時相愈忌之先生自入臺屢丐祠至改常少復五上歸田之請不允還祕書監拜殿中侍御史先生奏臣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今又使居言職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邪復言時相橫啓邊釁並發其私疏入不報而有左史之命卽渡江歸嘉熙二年知寧國府四年還朝累遷至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權同簽書樞密院事先生自還朝後抗言無隱情旣入都堂丞相史嵩之忌之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先生會劾鳴復不屑與共政去之會嵩之遭喪拜先生右丞相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

老氏宗虛無尙柔謙傷周衰文敝欲返之樸古者蓋其著書本意若圖錄之傳符咒之術乃本之張道陵而寇謙之借李君以文其欺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清獻文集二條其一條移入車酉軒傳後

南湖門人

布衣邱木居先生漸

邱漸字子木黃巖人也受業南湖杜氏之門故與清獻爲其逆交講明道學以淑後進清獻枋國先生多所贊畫然欲援之仕則不可卒以布衣終門人甚盛四書衍義其所著也門人之最著者曰戴亨補

雲溪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鄉人會之曰木居先生

方山家學

清獻杜立齋先生範見上南湖家學

敬齋家學

隱君車陋軒先生似慶

車似慶字后卿號陋軒潛心理學隱居樂道年已及耄觀書猶

至夜分釋經評史權古商今不襲陳策陳言迥出新意自成一家言所著有五經論問居錄隘軒文集杜清獻公陳眞憲爲之序嘗與王侍郎方巖友善及方巖擢高第登顯仕強而附者鱗然先生至絕迹其門郡守屢挽之不能致 參台州府志

附錄

杜清獻曰車隘軒閒居錄于邪正義利雅俗之雜與做上諭下臆陳者卿之門質臆學古文于水心葉氏適而得其傳者也是時吳子良先從質臆已登科聲譽甚震先生以晚進一旦質臆于人前拗之過當同門皆不平久之乃服已而事杜清獻公範乃自以爲求道之晚嘗著道統錄自周子至勉齋講明性理自號玉峯山民有宇宙略記世運錄道統錄玉峯先稿 佚

梓材謹案玉峯傳及隘氣集黃氏序錄入是卷

玉峯腳氣集

養氣要緊在有事與勿忘上工夫自到又不可責近效所謂大段著力不得也著力則氣壅動志前功不係矣勿正是爲常有事者言也勿助是爲勿忘者言也揠苗是爲已耘苗者言也不會耘苗草長而苗且不存又何苗之可揠乎告子不肯做有事與勿忘工夫只願勿正勿助其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此後世釋氏之不動心非儒者之不動心

祉望謹案所謂揠苗非指告子

濂溪不言知格徑說定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以上皆知格也厥彰厥微弗靈匪瑩其知格也至矣定之仁義中正則著實主靜

車先生倬

車倬字章甫隘軒子能世其家以身爲鄉社倚重者四十年參台州府志

車密林先生景山

車景山號密林教齋孫博學能文舉鄉科上春官不第遂老于家 同上

車韶溪先生安行 別見木鐘學案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 見下立齋門人

逊功車雙峯先生若箎 別見木鐘學案

教齋門人

蔡起嚴先生夢說

蔡夢說字起巖黃巖人嘗從車教齋遊究心濂洛之傳開門授徒黃超然高志伊方儀皆其高弟所著書多散亡獨箋詩八卷藏于家 補

立齋門人 劉李四傳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

車若水字清臣黃巖人貫似道再聘入史館不赴先生嘗登筠隘陳者卿之門質臆學古文于水心葉氏適而得其傳者也是時吳子良先從質臆已登科聲譽甚震先生以晚進一旦質臆于人前拗之過當同門皆不平久之乃服已而事杜清獻公範乃自以爲求道之晚嘗著道統錄自周子至勉齋講明性理自號玉峯山民有宇宙略記世運錄道統錄玉峯先稿 佚

梓材謹案玉峯傳及隘氣集黃氏序錄入是卷

玉峯腳氣集

養氣要緊在有事與勿忘上工夫自到又不可責近效所謂大段著力不得也著力則氣壅動志前功不係矣勿正是爲常有事者言也勿助是爲勿忘者言也揠苗是爲已耘苗者言也不會耘苗草長而苗且不存又何苗之可揠乎告子不肯做有事與勿忘工夫只願勿正勿助其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此後世釋氏之不動心非儒者之不動心

祉望謹案所謂揠苗非指告子

濂溪不言知格徑說定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以上皆知格也厥彰厥微弗靈匪瑩其知格也至矣定之仁義中正則著實主靜

則立本其知格也至矣

禮運首章誠孔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大道既隱始以禮義爲紀離禮義以言道是老子之言也補

漢時士大夫奏事宮中要便入來只是不到後庭所以公孫宏燕見武帝或時不冠又不見汲黯猶是周禮古意自武帝以宦者典章奏而士大夫遂疏門禁森嚴全隔絕矣于是親宦官宮妾之時多親士大夫之時少補

禪家之法只是要人靜定凝守一向更不思別路久而自能通達此吾儒至誠如神意吾儒公溥他只是自私他要不落窠臼誠是不落窠臼然亦有可捫摸者問如何是佛祖西來意曰庭前柏樹子此語最好是吾儒一箇仁字也如何是佛曰乾屎橛

謂前人往矣我自當作工夫說前人甚麼此句與吾儒別有問請師安心曰將心來與汝安百文謂潙山曰汝撥爐中有火否潙山撥云無火百文起深撥得火云此不是火吾儒亦如此教人但今聽之者不把作事看反不如他能信向服行也然既曰悟道必當首先悟吾父母何如三綱五常身體髮膚七顛八倒反借吾儒名分之說與四海五湖無所係著之人捉合交道而已謂高于一世而人亦以是高之然若無朝廷兒成飯與哭見成法與持亦定坐禪不成也

程子令人類聚論語言仁處玩味此最切于教人仁甚是難訓看來看去自曉得可也上蔡識痛痒之語亦切蓋出于程子痿痺不仁之語意思嘗講程子觀雞雛可以觀人仁說得幾句自

謂有功于諸儒

明道先生說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謂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人把禮者非體之禮作句所以都說不得禮者非體之是一句禮是自然底道理是一句禮者不是將吾身體得出來乃是自然底道理纔說體之則便非自然便身與禮爲二

格物是窮理不可易也而以格爲至則有可籀繹者格于上下可以訓至格物難以訓至曰致知在至物非辭也愚嘗謂格且比方思量之謂此爲是此爲非此爲正此爲邪此爲輕此爲重今之諺欲知輕重則曰以稱格之此字必有傳承玉篇云格至

也量也度也廣韻亦然彼之字義多出于古時經註格至也是堯典註不知度也量也出在何處以此訓格正與今文合向嘗以告星渚星渚以面看屋久之無說

自先王之禮不行人心放恣被釋氏乘虛而入而冠喪葬祭皆被他將蠻夷法來奪了冠禮如他初削髮受戒之類其丁寧告戒甚嚴古時亦有幾箇好僧今時受戒出壇便破喪禮則有七次之說謂人死後每逢七日其魂必經陰司受許多苦凡七次愚夫惑其說請僧追薦然今讀書人既闢佛老不用其說而于成法與持亦定坐禪不成也

吾禮自不會盡朝夕無奠朔望無奠飲酒食肉若罔聞知則又夷狄之不若也火化是大逆又被他說火化上天施舟一節既薦祖先因請客共享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蓋是理之必

然然後世小人但知自己飢餓何曾思親往往雖有子孫亦是
若敖則施斛畢竟是一祭祀以僧代巫或亦致死致生之道呂
居中云鄭慥堂先生亦不信佛老亦不廢施斛但要擇僧補
魏文侯曰請于周爲諸侯又爲田和請吾爲卜子夏段于木恥
矣補
頗考叔取蜚弧以登純孝者如此乎補
古者人鬼不相襲而相得也後世人求鬼鬼求人鬼亦非其鬼
矣
程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釋氏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
養性一段則無矣愚謂釋氏但能存其無用之心養其無實之
性卻不盡心知性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文王卦辭元亨利貞本只
兩意元而亨利于正而已今諸卦都是如此孔子文言自以所
見拆作四字說自是一項道理然非文王繫卦之本意也孔子
到此卻又就文王本意作兩件說自乾元發出豁達呈露生意
徧滿無不亨通所謂始而亨也然皆可見者氣也須有理主于
其中何嘗有不好底生意蓋純粹至善是乾德之本然乾之性
情只是利于正也乾之性情如此則凡資始于乾者皆如此是
故人可以爲善不可以爲惡蓋其本來情性只是利于正也

附錄

梓材謹案王峯腳氣集梨洲所錄者十一條今以其一條
爲沈可亨立傳于後又一條移入木鐘學案一條移入滄
洲諸儒謝山所錄十條今以其一條爲金叔明立傳于後
又移入象山學案一條木鐘學案一條蜀學略一條

王魯齋曰近得車玉峯書謂大學格致傳未嘗亡也欲以知止
而后有定一段合聽訟共爲一章不動斧鑿而元詞儼然誠追
亡之上功也昔日嚴陵吳守槩亦有此說見盧新之跋嘗以此
說請教于西山葉先生曰且去涵養

宗羲案魯齋以知止爲格致之傳發自玉峯凡玉峯之所論
著者魯齋未嘗不歎服其學力也玉峯于魯齋在師友之閒
魯齋之門如吉甫玉峯皆所謂知過于師方堪傳授耳

玉峯講友

胡思齋先生常

胡常字立方號思齋黃巖人好修不慕榮利親掃戶庭一唾不
委于地几案光潔如洗書籍圖畫端正完整若手未觸觀書必

端坐未嘗行動挾攜雖在市廛跬步不出戶外彙編朱子語錄
十卷又著翼釜吟三卷與車玉峯友善玉峯以兄事之王令華
甫親訪其廬洪令穉超守景緯皆加敬禮時就問政陰及物者
甚衆天子錫恩台土使盡赴春官徐守宗臣曰若思齋不可挽
之其相重如此一日疾革神色如常時猶奮語及大學疑義以
書抵玉峯已而屬纊玉峯志其墓參台州府志

堂長王后潭先生貴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沈先生可亨

沈可亨玉峯友人也玉峯腳氣集云趙幾道說誠無爲幾善惡
作一圖上寫一誠字直落寫箇善字偏旁一絲寫箇惡字以惡
是誠之庶孳善是宗嫡可亨疑之以問此疑甚善幾道自謂可

勝胡氏同體異用之說不知其允非也且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當其未發只是至善至于發時始有中節與不中節中節者是不走作這中不中節者是走作這中卻不是這中先生箇中節旋生箇不中節如水之清有以濁之不是當初帶得這濁來若是底璧亦從他身上出豈不枉屈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朱子文集屬之幾道從弟致道

玉峯同調

隱君蔡春山先生希點

蔡希點字子與號春山太平人博學善詩隱居授教從遊者以百數多攄高第時應仕先生安貧樂道以終其身所著有春山雜稿 參台州府志

祕監戴泉溪先生良齊

戴良齊字彥肅黃巖人嘉熙進士累官祕書少監以古文鳴而尤精性理之學所著有中說辯妄通鑑前紀會子遺書論語外警孔子年譜世譜七十子說林公輔答徐始豐書有曰當今經書雖皆具完而禮經獨為殘缺如以漢儒之記有不純者郡先哲戴大監嘗力為之辯草廬吳文正公師之得其說于今未大行也觀此其學之源委可見 參赤城新志

雲溪謹案謝山劄記有戴良齊泉溪集六字泉溪蓋先生之號

木居門人

戴蠢翁先生亨

戴亨字子元臨海人師事邛木居有太極圖說人心道心說近思錄補注朱子詩解北溪字義辨正其教人以毋自欺為第一義嘗銘座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知莫若弗為 參浙江通志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號蠢翁黃巖戴祕書良齊之從子也

方懋翁先生儀

方儀字儀父黃巖人少從邛木居學復參問于徐徑畈劉後村林竹溪諸公俱愛敬之性沖淡溫厚待人以誠沈思于易至老無倦所著有懋翁玩易十卷及感遇歌候樵存稿 參台州府志

起巖門人 敬齋再傳

康敏黃壽雲先生超然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高天逸先生耕

高耕字志伊其先觀察使楨從高宗南渡居臨海先生詩文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已也晚歲益奇自號天逸所著有口金集 參台州府志

方懋翁先生儀 見上木居門人

玉峯門人 劉李五傳

州判盛聖泉先生象翁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隱君潘柏峯先生希宗

潘希宗字景昭一名煃黃巖人從蔡春山車玉峯遊宋景定二年領漕薦文丞相嘗重之有往來書札宋亡隱居不仕號柏峯居士有文集 補

金先生叔明 附董華翁

金叔明玉峯之徒也玉峯腑氣集曰周禮冬官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自編帙散亂俗儒補綴遂以田野諸職並附地官則馮相保章之類皆可附天官邪叔明作周禮十疑十答予遂授以俞氏復古編董華翁辨俞氏之不可遽此是忠厚不欲輕動古人之意叔明云周官三百六十今已存三百五十只亡其十豈可謂冬官亡也但冬官之不亡只可使人自曉自推俞氏乃斷定搬置爲累多矣稿

梓材謹案董華翁當是陳潛室弟子董正翁楨之兄侍郎楔正翁見木鍾學案

春山門人

隱君潘柏峯先生希宗見上王峯門人

泉溪門人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別爲草廬學案

宋元學案卷六十六　圭

宋元學案表

九峰學案表

蔡沈——子模
西山季子
晦翁門人

子杭
延平白水籍
溪屏山再傳

子權
元城龜山謚
氏武夷豫章

陳光祖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三傳
涞水二程門

劉欽——子涇
傳

何異源——劉漢傳

劉實翁——子震

黃鎮成
陳師凱

王充耘

黃千能
九峯門訓

宋元學案卷六十七表　一

並九峯續傳

祖望謹案蔡氏父子兄弟祖孫皆爲朱學干城而文正之皇極又自爲一家述九峯學案梓材案蔡氏自西山先生學案者八人九峯二晦翁稱爲老友子若孫入山以九峯皇極自爲一家故別爲九峯學案

晦翁門人劉李再傳

文正蔡九峯先生沈

蔡沈字仲默建陽人西山先生季子也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求訪不就學者稱爲九峯先生先生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師事文公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爲環眡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先生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先生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于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之要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載朱子書古經四卷宋志所著錄者稱有六卷慶元初僞學之論興西山遠謫舂陵先生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最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悽愴居者率不能堪先生父子相對獨以理義自怡悅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西山不幸歿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

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先人也先生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其文長于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詠性情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明正統初追謚文正

書經集傳序

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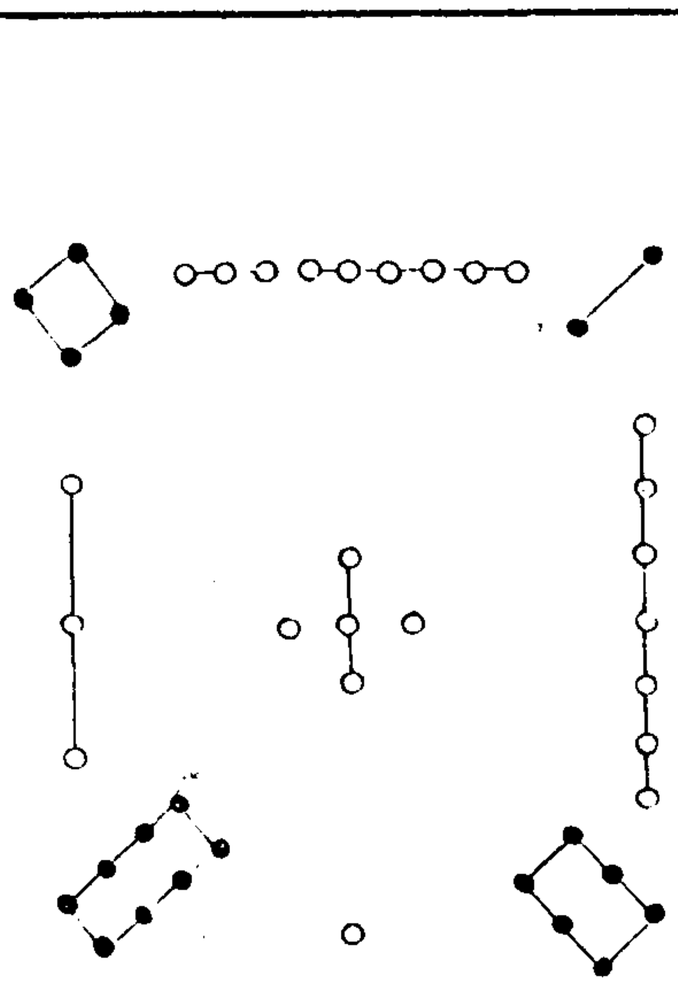
洪範皇極序

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于一象者成于二一者奇二者耦也奇者數之所以行耦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

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用書潛虛用圖非無作也而尊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數也萬事之所以失得者亦數也數之體著于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徵驗闡幽繹倫敘秩真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侵尋粗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于世教否乎皆所不敢知也雖然余所樂而玩者理也余所言而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爾

洪範皇極圖

洛書



九九圖數圖



九九方數圖

九一	八一	七一	六一	五一	四一	三一	二一	一
九二	八二	七二	六二	五二	四二	三二	二二	二
九三	八三	七三	六三	五三	四三	三三	二三	三
九四	八四	七四	六四	五四	四四	三四	二四	四
九五	八五	七五	六五	五五	四五	三五	二五	五
九六	八六	七六	六六	五六	四六	三六	二六	六
九七	八七	七七	六七	五七	四七	三七	二七	七
九八	八八	七八	六八	五八	四八	三八	二八	八
九九	八九	七九	六九	五九	四九	三九	二九	九

九九行數圖

一一 冬至　四一 穀雨　七一 處暑
一二　四二　七二
一三　四三　七三
一四 小寒　四四 立夏　七四 白露
一五　四五　七五
一六　四六　七六
一七 大寒　四七 小滿　七七 秋分
一八　四八　七八
一九　四九　七九
二一　五一　八一

二二 立春　五二 芒種　八二 寒露
二三　五三　八三
二四　五四　八四
二五 雨水　五五 夏至　八五 霜降
二六　五六　八六
二七　五七　八七
二八 驚蟄　五八 小暑　八八 立冬
二九　五九　八九
三一　六一　九一
三二　六二　九二
三三 春分　六三 大暑　九三 小雪
三四　六四　九四
三五　六五　九五
三六 清明　六六 立秋　九六 大雪
三七　六七　九七
三八　六八　九八
三九　六九　九九 冬至

九九積數圖

一	九	八十一	七百二十九					
二	十八	百六十二	一千四百五十八					
三	二十七	二百四十三	二千一百八十七					
四	三十六	三百二十四	二千九百一十六					
五	四十五	四百有五	三千六百四十五					
六	五十四	四百八十六	四千三百七十四					
七	六十三	五百六十七	五千一百有三					
八	七十二	六百四十八	五千八百三十二					
九	八十一	七百二十九	六千五百六十一					

洪範皇極內篇

造化之爲造化者幽明屈伸而已天者明而伸者也地者幽而屈者也晝者明而伸者也寒者幽而屈者也晝者明而伸者也夜者幽而屈者也天地也寒暑也晝夜也幽明屈伸以成變化者也是故陽者吐氣陰者含氣吐氣者施含氣者化陽施陰化而人道立矣萬物繁矣陽海陰則繞而爲風陰囚陽則奮而爲雷陽和陰則爲露陰和陽則爲霜爲雪陰陽不和則爲厲氣

沖漠無朕萬象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于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細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賾覆土之陵積水之澤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疑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微乎其小無形昭乎昭乎其大無垠微者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有後孰離孰分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氏爲虛釋氏爲無形名失實陰陽多拘異端曲學烏乎不渝哉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終始也是故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序也分于至微等于至著聖人之道知序則幾矣

人非無知也而眞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眞見爲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眞知見之非眞見爾眞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物窒而理虛暗窒而明虛萬物生于虛明而死于暗窒也萬事善于虛明而惡于暗窒也虛明則神神則聖聖者數之通也窒暗則惑惑則愚愚者數之塞也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邪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相爲首尾者邪是故陽順而陰逆陽長而陰消陽進而陰退順者吉而逆者凶邪長者盛而消者衰邪進者利而退者鉞邪周流不窮道之體也得失相形事之紀也

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耦言則奇陽而耦陰

小大高卑左右前後向背淮退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愈析愈微愈窮愈巡（音沿）陰陽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者陰陽之消長屈伸也非二則不能久非一則不能神

昔者天錫禹洪範九疇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歟所以陰陽五行其理也歟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

故君子語上而不墮于虛無語下而不泥于形器中立而不倚蔑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

形氣之元極實先焉極無不中也氣或偏矣形又偏矣中無不善偏不善矣氣之善者十之五形之善者十之三三五之中又有至焉有不至焉純乎極者一而已矣漸偏則漸駁氣使然也形使然也氣有方形有體故中者少而偏者多也此天下善惡之所由出失得之所由分吉凶禍福之所由著歟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行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

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者也非性無以見道非不息亦無以見道是以君子盡性而自强不息焉

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自形而下者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形而上者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雖然推之于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于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則萬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則萬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機益有不能自已者焉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仁義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動思者形器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

極建則大本立極明則大用著以之齊家而家無不齊以之治國而國無不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無不平若是者天地其合鬼神其依歟旣其從立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而莫能違也立百世之上俟百世之下而亦莫能違也

天地之位也四時之運也陰陽感而五行播矣五行陰陽也陰陽五行也

數始冥冥妙于無形非體非用非靜非動實其機用因以隨動極而靜清濁體正天施地生品彙咸亨各正性命小大以定斯數之令旣明且神是曰聖人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人心動靜性情具焉性者理之形體情者性之發動善其本然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器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器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動者奇而靜者耦行者奇而止者耦得友者致一而生物者不二也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常之時義大矣哉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邪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育神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出也順而生其入也拂而遂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其入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生克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

周子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而後可與言數

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治荒唐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
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由不爲不言也
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動有靜動直靜翕已而動動已而靜
一靜一動爲屈爲伸爲鬼爲神人心至妙萬化之窮動靜之微
天地之化不爲紊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萬化之機軸也
氣之消息也以漸氣之息也形之生也氣之消也形之毀也潤
萬物者莫澤乎水化萬物者莫疾乎火水火者未離乎氣者也
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焉數之方生化育流行
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
之而無其原也渾之惟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惟一
二氣之初理妙于無五運迭至理藏于智或爲之先大本其原
或爲之後復往之開大本太始復往而已二者不同一而已矣
二氣之神陰精陽明消息變化有立有行立則形具行則氣著
上下其儀先後其施一行一立爲闢爲翕何千萬年無終極焉

上卷

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
之而敘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象非耦不立數非
奇不行奇耦之分象數之始也是故以象爲數則奇耦而難通陰陽
以象爲數則參耦而難通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
二致理一用殊非深于造化者孰能識之
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耦洛書非無耦也而用則存乎奇
耦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

非智與仁曷克終始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
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
數者所以順性命之理也一爲水而腎其德智也二爲火而心
其德禮也三爲木而肝其德仁也四爲金而肺其德義也五爲
土而脾其德信也
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圖之而天方之而地行之
而四時天所以覆物也地所以載物也四時所以成物也散之
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者乎
一數之周一歲之運也九數之重八節之分也一二陽之始也
五五陰之萌也三三陽之中也七七陰之中也二二者陽之長

四四者陽之壯五則陽極矣六六者陰之長八八者陰之壯九則陰極矣一九首尾爲一者一歲首尾于冬至也蓋冬至二而餘則一也

一者數之始也九者數之終也一者不變而九者盡變也三五七者變而少者也二四六八者變而耦者也變之耦者不能以及乎奇變之少者不能以該乎物奇耦相參多寡相函其惟九數乎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卽知物也知始卽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

數始于一參于三究于九成于八十一備于六千五百六十一

洛書數九而用十何也十者數之成也數成而五行備也數非九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之十以節之九以行之十以止之九者變通之機十者五行之敘也方隅對待中五含五而十數已具于九數之中矣以見其體用之不相離而圖書所以相爲經緯也

八十一者數之小成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之大成也天地之變化人事之始終古人之因革莫不于是著焉是故一九而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十八而百六十二千四百五十八三九二十七二十七而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而二千一百八十七四九三十六三十六而三百二十四三百二十四而二千九百一十六五九四十五四十五而四百有五四百有五而三千六百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五十四而四百八十六四百八十六而四千三百七十二合三與七一與九亦十也地有柔剛故二其五爲一十其成物也不忒生居物先成居物後故能爲奇故能爲耦天下之數九而究矣十者一之變也百者十之變也千者百之變也萬者千之變也十百千萬皆一也

朱子曰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天有陰陽故二其五爲一十合三與七一與九亦十也地有柔剛故二其六而爲十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十爲千十二爲支十干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有柔剛也十干實五行也十二支實六氣也

五行六氣實一氣也清濁未判乃天地之所以立上下定位又萬物之所以生故自體言之則對待而不可缺自用言之則往來而不可窮蓋造化之幾微聖人之能事也

物有其則數者盡天下之物則也事有其理數者盡天下之事理也得乎政則物之則事之理無不在焉不明乎數不明乎善也不誠乎數不誠乎身也故靜則察乎數之常而天下之故無不通動則達乎數之變而天下之幾無不獲

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雍閉數者天地之閎氣也其吉凶也雜其進退消長之道數

數由人興數由人成萬物皆備于我咸自取之也中人以上達則心無管攝顛倒眩瞀安能有所知有所行乎

于數者也中人以下囿于數者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

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者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因天下之疑定天下之志去惡而就善舍凶而趨吉謁焉而無不告也求焉而無不獲也利民而不費濟世而不窮神化而不測數之用其大矣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道之流行也

箕子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上焉者安于數者也其次守焉其下悖焉安焉者謂之聖守焉者謂之賢悖之者愚而已矣是故應數在躬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聖人也體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賢人也逆數越理亂天之紀小人之無忌憚也

義之所當爲而不爲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爲而爲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而占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侮虛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有不謀也而用無不成誠之至焉神亦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行之不敬則心無管攝顛倒眩瞀安能有所知有所行乎

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爲義心雖公亦私耳天下正理若大路然一而已矣蹊曲徑皆私意也故曰遵王之道無有黨偏偏陂反側云

命之流行而不已者道也道于天其陽乎道于地其陰乎道于人其仁義乎人者兼天地而參之者也是故天覆地承非聖人不形天施地生非聖人不成天神地靈非聖人而誰爲貞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品遜而太和合皇極之世也堯舜父子之衰也湯武君臣之缺也伏羲神農日之中乎堯舜三代時之中乎

五行在天則爲五氣雨暘燠寒風也在地則爲五質水火木金土也天之五氣雨暘質也地之五質水火氣也天交于地而雨

暘爲質地交于天而水火爲氣二變而三不變者二得陰陽之正而三得陰陽之雜也故二能變而三不能變也

五行二氣之分也二氣交感細緼雜糅開闔動盪相生則水木火土金相克則水火金木土出明入幽千變萬化四時之運生克著焉

自陰而陽也順自陽而陰也逆木之盛也水實生之金之成也火實制之順而生者易知逆而克者難見曰伏焉曰伐焉土著其中因時致王四序成功而無名稱焉其至德矣夫

善養生者以氣而理形以理而理氣理順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萬物無不和矣不善養生者反是理昏于氣氣梏于形耳目口鼻徇而私慾勝好惡哀樂淫而天理亡其能苟生者禽獸而已矣

耳目口鼻手足之用皆五也或曰支指五矣耳目口鼻何有焉耳聽五聲目辨五色口嘗五味鼻別五臭不具于此何有于彼手足以形用耳目口鼻以神用形用者易知而神用者難識也

原者氣之始也沖者形之始也中者治之極也用者物之室也終者事之畢也原者仁之先也用者義之端也公者禮之閉也戕者智之刓也中者信之完也

原者近乎中也伏者遠乎中也近者進而遠者退也近者息而遠者消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

原元吉幾君子有慶數曰原誠之源也幾繼而善也君子見幾而作有終慶也潛勿用有攸往正靜吉數曰潛藏也勿用有攸往正靜吉正而靜所以吉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故無不利也

原之一一曰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數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中之五五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數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也終之九九曰君子令終萬福攸降數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原之一一者繼之善也原之九九者逆而凶也當時者盛失時者窮也厥相休囚以類從也君子時之爲貴時止時行時晦時明萬夫之望

數終而復乎一其生生而不窮者也陰之終陽之始也夜之終晝之始也歲之終春之始也萬物之終萬物之始也是故入乎幽者所以出乎明極乎靜者所以根乎動前天地之終其後天地之始乎

一者數之原也九者數之究也十者行之陰陽也十二者氣之柔剛也原其所始究其所終陰陽柔剛分合錯綜粲然于天地之間矣

溟涬之閒兆眹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繫于上山嶽川澤奠于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

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爲九野別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八陳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爲律九分造厤九筮稽疑九

章命算九職任萬民九賦斂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冏法九
服辨邦國九命立邦國九儀命邦國九灋平邦國九伐正邦國
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國九里制城九雉九階
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
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
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
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
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
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

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
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
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
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
均者斷兩節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
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度其
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
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審其容以千二百黍實之合龠爲合十
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權其重百黍爲一銖千二百黍爲
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書
曰同律度量衡傳曰黃鍾爲萬事根本也

昔者聖人之原數也以治天下之疑以成天下之務以順性命
之理析事辨物彰往察來是故天數五地數六五六者天地之
中合也五爲五行六爲六氣陽性陰質五行之性曰木曰火曰
土曰金曰水六氣之質曰胎曰生曰壯曰老曰死曰化
木之質也曰楊柳曰梅李曰松柏曰竹葦曰禾麥曰蓏火之質
也曰木火曰后火曰雷火曰水火曰蟲火曰燐土之質也曰砂
曰后曰玉曰土曰壤曰泥金之質也曰禾曰銀曰金曰銅曰鐵
曰鉛水之質也曰涸水曰井水曰雨水曰海渠曰陂澤曰湖海
木之物也曰鮫鯉曰蛇曰龍曰鯉魴曰小魚曰鮫火之物也曰
雉曰雉曰鳳曰鷹隼曰燕雀曰蜩螗土之物也曰蠃曰蜯蛤曰蠙曰
人曰蜘蛛曰蚓曰饅金之物也曰鹿曰馬曰麟曰虎曰獺曰毛

蟲水之物也曰蜃曰黿曰鼈曰鰕曰蛙曰蠣
木之器也曰疏器門窻曰琴瑟曰規曰算節曰耒耜曰網罟火
之器也曰登器梯棚曰文書曰繩曰冠冕曰臺卓曰履楊土之
器也曰膚器簠簋曰圭璧曰量曰舟車曰盤盂曰棺槨金之器
也曰方器斧鉞曰甲節曰矩曰弓矢曰劒刀曰械校水之器也
曰平器權衡曰輪磨曰準曰鏡鑒曰所椎曰廟囷
逆順者事之幾也吉凶者事之著也順而吉者木
名爲赦恩爲婚姻爲產孕爲財帛火爲燕集爲朝
言語爲歌舞爲燈燭土爲工役爲尋常爲盟約爲
爲墳墓金爲子賜爲按察爲更革爲軍旅爲錢貨
爻易爲遷移爲征行爲酒食爲田獵爲祭祀逆而
凶者木爲杭

梃爲驚憂爲醜惡爲壓墜爲天折爲產死火爲公訟爲顛狂爲口舌爲炙炙爲災焚爲震燬土爲反覆爲欺詐爲離散爲貧窮爲疾病爲死亡金爲征役爲罷免爲責降爲爭鬬爲損傷爲殺戮水爲盜賊爲囚獄爲徒流爲淫亂爲咒咀爲浸溺 下卷

筮法

筮者神之所爲乎其書五十虛一分二掛一以三揲之視左右手歸餘于扐兩奇爲一兩耦爲二奇耦爲三初揲揔也再揲目也揔一面三以虛待目目一爲一以實從揔兩揲而九數具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矣分合變化如環無端天命人事由是校焉吉凶禍福由是彰焉大人得之而申福小人得之而避禍君子曰筮者神之所爲乎大事用年其次用月其次用日其次用時

十二木棋徑九分厚一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三陰刻一者四雜取其八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縱二橫四縱者九也橫者一十百千也餘四不用者不足之用也前後相乘而數備矣

數者理之時也辟者數之義也吉凶者辟之斷也惠迪從逆者吉凶之決也氣有醇漓故數有失得一成于數天地不能易之能易之者人也

一吉而九凶三祥而七災八休而二咎四吝而六悔八數周流推類而求五中則平四害不侵厥或是攖雜而不純承乎之事視主廢置凶咎災吝有命不孳

皇極內篇數總名

一原 左一右一曰原始也與終相對

二潛 左一右二曰潛藏也與堅相對

三守 左一右三曰守定也與移相對

四信 左一右四曰信實也與固相對

五直 左一右五曰直正也與仁相對

六蒙 左一右六曰蒙昧也與凶相對

七閑 左一右七曰閑暇也與勝相對

八須 左一右八曰須待也與過相對

九贗 左一右九曰贗危也與養相對

一成 左二右一曰成就也與結相對

一吉 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故凡一皆吉與九凶對元吉 吉又逢吉故曰元吉

二咎 咎過也凡二皆咎與八休對

三祥 祥福也凡三皆祥與七災對

四吝 吝心有羞惡也凡四皆吝與六悔對

五平 皇極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尊無對凡五皆平

六悔 悔心悟其失也凡六皆悔與四吝對

七災 災禍也凡七皆災與三祥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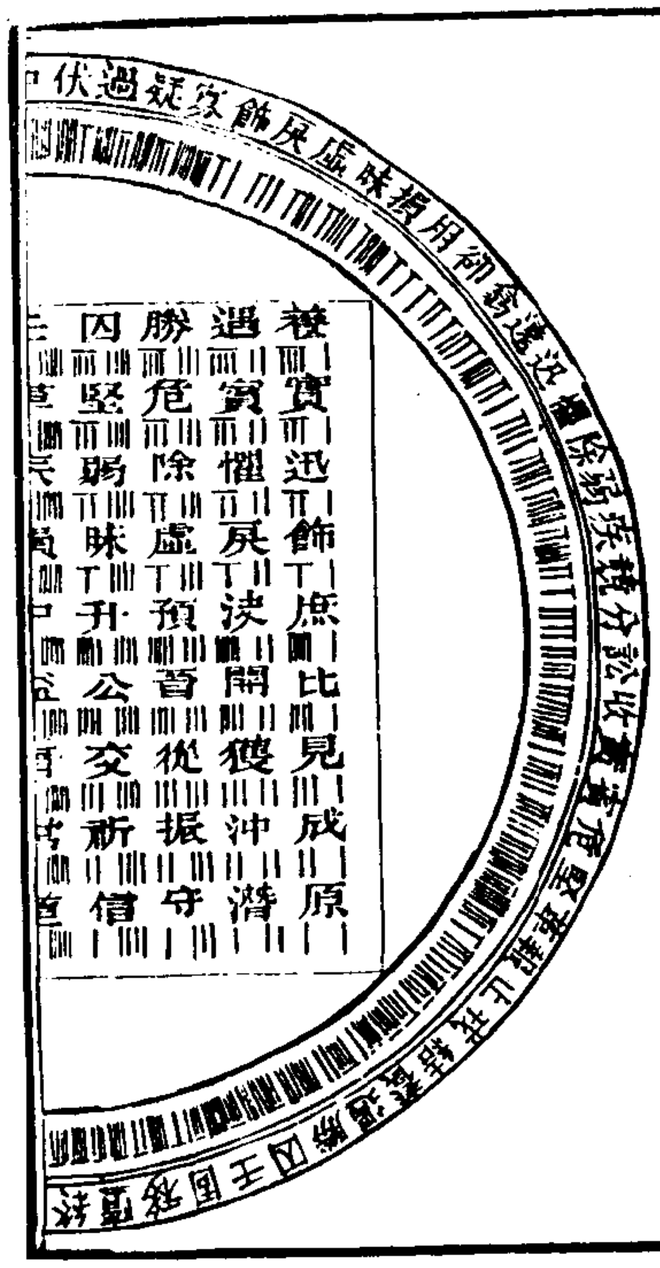
八休 休美也凡八皆休與二咎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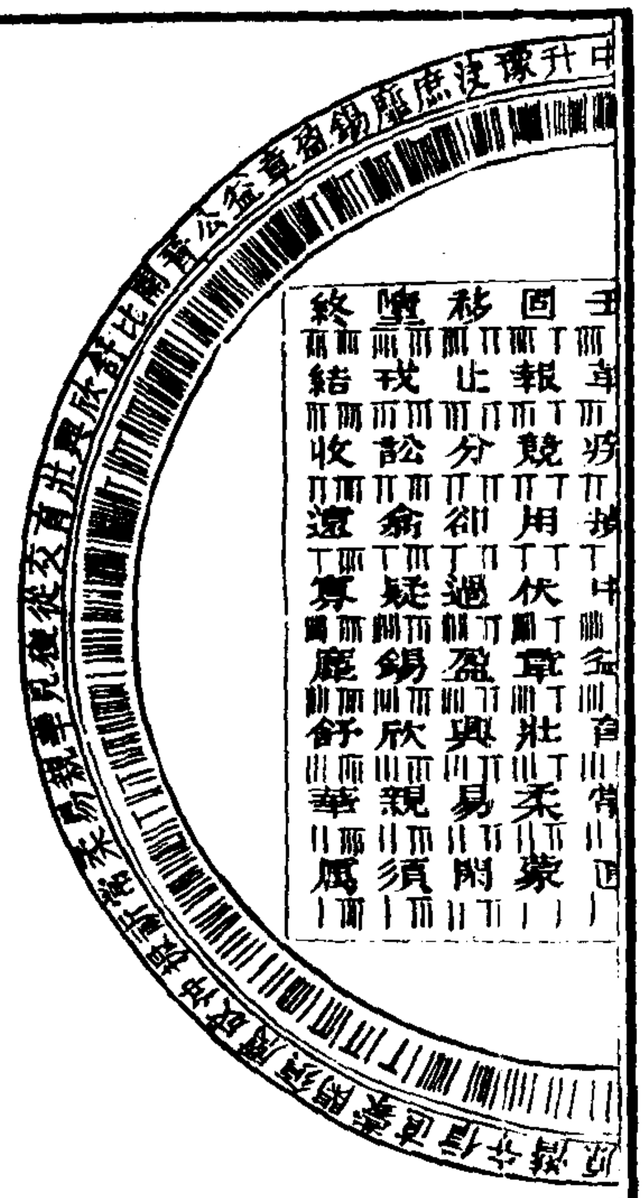
九凶 書曰德二三動罔不凶故凡九皆凶與一吉對大凶 凶又逢凶故曰大凶

沖左二右二日沖和也與戎相對
振左二右三日振動也與正相對
祈左二右四日祈禱也與報相對
常左二右五日常久也與革相對
柔左二右六日柔弱也與堅相對
易左二右七日易平也與危相對
親左二右八日親主也與賓相對
華左二右九日華花也與實相對　二九
見左三右一日見現也與收相對
獲左三右二日獲得也與訟相對
從左三右三日從隨也與分相對
交左三右四日交合也與競相對
育左三右五日育養也與疾相對
壯左三右六日壯強也與弱相對
興左三右七日興起也與除相對
欣左三右八日欣喜也與懼相對
舒左三右九日舒緩也與迅相對　三九
比左四右一日比近也與遠相對
開左四右二日開闢也與翕相對
晉左四右三日晉進也與卻相對
公左四右四日公正也與用相對
益左四右五日益增也與損相對

章左四右六日章明也與昧相對
盈左四右七日盈滿也與虛相對
錫左四右八日錫賚也與戾相對
靡左四右九日靡多也與飾相對
升左五右四日升上也與伏相對
中左五右五日中皇極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會無對
伏左五右六日伏退也與升相對
過左五右七日過咎也與豫相對　四九
疑左五右八日疑惑也與決相對
寡左五右九日寡少也與庶相對
飾左六右一日飾貢也與靡相對
戾左六右二日戾違也與錫相對
虛左六右三日虛空也與盈相對
昧左六右四日昧昏也與章相對
損左六右五日損減也與益相對
用左六右六日用口也與公相對
卻左六右七日卻退也與晉相對
翕左六右八日翕合也與開相對
遠左六右九日遠疏也與比相對　五九

迅左七右一日迅速也與舒相對
懼左七右二日懼憂也與欣相對
除左七右三日除去也與興相對
弱左七右四日弱柔也與壯相對
疾左七右五日疾病也與育相對
競左七右六日競爭也與交相對
分左七右七日分判也與從相對
訟左七右八日訟爭也與獲相對
收左七右九日收斂也與見相對 七九
實左八右一日實果也與華相對
賓左八右二日賓客也與親相對
危左八右三日危險也與易相對
堅左八右四日堅剛也與柔相對
革左八右五日革變也與常相對
報左八右六日報答也與爽相對
止左八右七日止靜也與振相對
戕左八右八日戕兵也與沖相對
結左八右九日結束也與成相對 八九
養左九右一日養安也與屬相對
遇左九右二日遇合也與須相對
勝左九右三日勝克也與悶相對
囚左九右四日囚困也與蒙相對
壬左九右五日壬佞與直相對
固左九右六日固執與信相對
移左九右七日移遷也與守相對
墮左九右八日墮壞也與潛相對
終左九右九日終盡也與原相對 九九


飾庶比見成
遇賓迅飾庶
勝危除虛預首從
囚堅駢昧升公交
養實懼戾決開獲沖濟守信祈
結戕止報革堅危囚勝遇養
墮終固移
訟收競疾弱除懼迅
賓危堅革報止戕結養遇勝囚
實危堅革報止戕結養遇勝囚
賓危堅革報止戕結養遇勝囚
賓危堅革報止戕結養遇勝囚
賓



範數八十一章

原一之一
冬至蚯蚓結

原元吉幾君子有慶

吉川咎川祥川休川凶
元一吉一吉一吉一吉
吉川咎川祥川休川凶
咎川咎川祥川休川凶
吉川咎川祥川休川凶
祥川祥川祥川祥川祥
吉川咎川祥川休川凶
吉川咎川祥川休川凶
吉川咎川祥川休川凶
平丁悔丁災丁休川凶
吉一吉一吉一吉一吉
悔丁災丁休川凶
災丁災丁休川凶
吉川咎川祥川休川凶
悔丁悔丁悔丁悔丁悔
吉川咎川祥川休川凶
災丁災丁災丁災丁災
災丁災丁休川休川休
吉川咎川祥川休川凶
悔丁悔丁悔丁悔丁悔
災丁災丁休川休川休
平川平川平川平川平
吉川咎川祥川休川凶
悔丁悔丁悔丁悔丁悔
吉一元一吉一吉一吉
吉川咎川祥川休川凶
災丁災丁休川休川休
災丁災丁災丁災丁災
災丁災丁休川休川休
吉川咎川祥川休川凶
悔丁悔丁悔丁悔丁悔
災丁災丁休川休川休
吉川咎川祥川休川凶
悔丁悔丁悔丁悔丁悔

信一之四
小寒鴈北鄉

信中實有孚利祭祀

蒙一之六
筮始鳴

蒙小事吉內明外蒙迫剛凶利教學

闡一之五
直謁始巢

直有事勿事敬之吉貞凶利見大人

闡一之七
大寒雉始乳

閑風利禦寇勿越勿逐

須一之八
征鳥厲疾

須有孚未明不利攸行中正有慶

悔凶休祥吉吉災災咎咎吉
吉吉吉元吉
悔凶休祥咎咎咎
悔凶休祥咎咎咎
悔凶休祥咎咎咎

䷗二之三
初振農始振
振宣布文德率作息慢不恭凶
一災二吝二吉二休二悔二平二凶二悔二祥
一吝一吝一吝一吝一吝一吝
一災二吝二吉二休二悔二平二凶二悔二祥
一災二吝二吉二休二悔二平二凶二悔二祥
二吉二吉二元二吉二吉二吉
一災二吝二吉二休二悔二平二凶二悔二祥
二吝二吝二吉二休二悔二平二凶二悔二祥
一災二吝二吉二休二悔二平二凶二悔二祥
一災二吝二吉二休二悔二平二凶二悔二祥
一災

易二之七
草木萌動

易百物順生庶事順成平易近民難險凶不利涉大川

祥悔凶災咎吉客
客客客客客客客
祥悔凶災咎吉客
客客客客客客客
祥悔凶災咎吉客
客客客客客客客

艮三之二
鷹化爲鳩
獲氣質形色自天有得君子遷善小人革面縱逸凶
艮三之三
春分元鳥至
從惟從非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利有攸行
艮三之四
雷乃發聲
交倡而和感而應渙汗大號東南得朋征伐小利
艮三之五
始電
育天地細緼萬物化醇聖人順成生產吉

䷭三之六
䷬壯 晉明桐始華

壯于正有攸往無不利

初休䷪災䷬客䷯悔䷭祥䷫咎
二災䷬災䷬災䷬災䷬災
三休䷪災䷬客䷯悔䷭祥䷫咎
四客䷯客䷯客䷯客䷯客䷯客
五休䷪災䷬客䷯悔䷭祥䷫咎
上吉䷬吉䷬吉䷬元䷬吉䷬吉

䷡休䷪災䷬客䷯悔䷭祥䷫咎
二休䷪災䷬客䷯悔䷭祥䷫咎
三休䷪災䷬客䷯悔䷭祥䷫咎
四休䷪災䷬客䷯悔䷭祥䷫咎
五休䷪災䷬客䷯悔䷭祥䷫咎
上休䷪災䷬客䷯悔䷭祥䷫咎

䷡悔䷭凶䷬休䷪災䷬祥䷫咎
二悔䷭凶䷬休䷪災䷬祥䷫咎
三悔䷭凶䷬休䷪災䷬祥䷫咎
四悔䷭凶䷬休䷪災䷬祥䷫咎
五悔䷭凶䷬休䷪災䷬祥䷫咎
上悔䷭凶䷬休䷪災䷬祥䷫咎

䷡祥䷫悔䷭凶䷬平䷀吉䷯悔䷭祥䷫咎
二災䷬災䷬災䷬災䷬災䷬災
三祥䷫悔䷭凶䷬平䷀吉䷯悔䷭祥䷫咎
四客䷯客䷯客䷯客䷯客䷯客
五祥䷫悔䷭凶䷬平䷀吉䷯悔䷭祥䷫咎
上祥䷫悔䷭凶䷬平䷀吉䷯悔䷭祥䷫咎

䷡祥䷫悔䷭凶䷬休䷪災䷬祥䷫咎
二悔䷭凶䷬休䷪災䷬祥䷫咎
三凶䷬休䷪災䷬祥䷫咎
四凶䷬休䷪災䷬祥䷫咎
五凶䷬休䷪災䷬祥䷫咎
上

比四之一
比敦雨萍始生
比上下相親左右承鄰龍見雲升君子以眾小人勿用

晉四之三
晉戴勝降于桑
晉進賢去邪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悖于時凶蠶桑吉

開四之二
開鳴鳩拂其羽
開析民壅田闢塞通障利有攸往閉糴藏葬凶

公四之四
公立夏螻蟈鳴
公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君子克己禮復其初利折獄

益四之五
益蚯蚓出

益朋友方來敬之終吉繼長增高與時偕極廢惰凶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吉丁平平平平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吉丁平平平平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吉丁平平平平
吉吉吉吉元吉吉吉吉丁凶凶凶凶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吉丁凶凶凶凶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吉丁凶凶凶凶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盈四之七
盈小滿苦菜秀

盈生氣流形品物咸亨雷雨滿盈不疑其行

祥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吉吉吉吉元吉吉吉吉
祥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凶凶凶凶凶凶凶凶凶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章四之六
章王瓜生

章天下文明赫赫彬彬大震厥聲匪正有悔

休災吉悔祥平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吉吉吉吉元吉吉吉吉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凶凶凶凶凶凶凶凶凶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晉四之八
晉鼮草死

錫亨厲發爵賜服慶賞以行小人勿承以殃厥身

悔凶休祥平災吉悔吉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吉吉吉吉元吉吉吉吉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凶凶凶凶凶凶凶凶凶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悔悔凶咎平休吉咎災

塵四之九

塵亨上下謚寧來庭來賓勿徇其名大人吉小人吝疾病凶

沚五之二　芒種蛣蜣生

沚八元亨用四凶罷極羣疑盡釋無枉不直利艱貞

庶五之一　麥秋至

庶天開地闢萬物蕃殖君子所體利眾不利寡利公不利私

豫五之三　蝦始鳴

豫飲食和樂君子豫吉小人豫凶

升五之四
升反舌無聲

升禮明樂行萬化以成利見大人不言有喻允升大吉

答祥悔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答祥悔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答祥悔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答祥悔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答祥悔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答祥悔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答祥悔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答祥悔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答祥悔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答祥悔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中五之五
中夏至鹿角解

中赫赫大明耀彼四鄰君子持盈小人毀成

吉祥悔凶咎休吝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吉祥悔凶咎休吝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吉祥悔凶咎休吝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吉祥悔凶咎休吝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吉祥悔凶咎休吝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吉祥悔凶咎休吝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吉祥悔凶咎休吝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吉祥悔凶咎休吝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吉祥悔凶咎休吝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伏五之六
伏蟬始鳴

伏不問不睹君子戒懼勿用娶女利潛師不利有攸往

休祥災悔凶咎吉吝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休祥災悔凶咎吉吝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休祥災悔凶咎吉吝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休祥災悔凶咎吉吝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休祥災悔凶咎吉吝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休祥災悔凶咎吉吝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休祥災悔凶咎吉吝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休祥災悔凶咎吉吝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休祥災悔凶咎吉吝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過五之七
過半夏生

過罔淫于樂君子戒懼君子過厚小人過薄利涉大川

祥悔凶咎休吝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祥悔凶咎休吝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祥悔凶咎休吝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祥悔凶咎休吝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祥悔凶咎休吝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祥悔凶咎休吝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祥悔凶咎休吝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祥悔凶咎休吝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祥悔凶咎休吝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疑五之八
小暑溫風至
疑有閒有貳君子用明小人用罔勿用逮獄凶
悔凶休災咎吉祥平丁災咎吉祥客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六之三
大暑腐草爲螢
虛理明而通應物不窮徇欲惟凶不利爭訟

䷭六之四
土潤溽暑
昧幽人貞吉闇而章晦而明不利折獄

䷭六之五
大雨時行
損君子之過日以削小人之性日以新過雨吉藥餌有喜

䷭六之六
立秋涼風至
用利貞有攸往吉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征伐有功利決獄

卽六之七
卽白露降
卽利行遯反身以誠不利有攸往降責勿恤

翁六之八
翁寒蟬鳴
翁利徵師會同吉財聚民散財散民聚

迅七之一
迅處暑鷹乃祭鳥
迅吉雷風之數震撓萬物君子威德神化不測

遠六之九
遠利有攸往不于其身于其子孫不于其家于其國人

懼七之二
天地始肅
懼有孚惕厲終吉君子畏命小人畏令酒食讌樂凶
客吉吉咎災休
祥祥祥祥祥
客吉咎災休
悔悔悔悔悔
客吉咎災凶
凶凶凶凶凶
客吉咎災凶
咎咎咎咎咎
客吉咎災凶
咎咎咎咎咎
客吉咎災凶
咎咎咎咎咎

丁競七之六
丌競摹島養羞

競鳥走兎從麥生茸茸老夫丰容爭訟逆凶

丨休丌災丗吝丗凶丗平丁吉丌悔丗祥丽咎
丨祥丨祥丨祥丨祥丨祥
丨休丌災丗吝丗凶丗平丁吉丌悔丗祥丽咎
丌悔丌災丗吝丗凶丗平丁吉丌悔丗祥丽咎
丨休丌災丗吝丗凶丗平丁吉丌悔丗祥丽咎
丌悔丌災丗吝丗凶丗平丁吉丌悔丗祥丽咎
丨休丌災丗吝丗凶丗平丁吉丌悔丗祥丽咎
丌悔丌災丗吝丗凶丗平丁吉丌悔丗祥丽咎
丨休丌災丗吝丗凶丗平丁吉丌悔丗祥丽咎
丌悔丌災丗吝丗凶丗平丁吉丌悔丗祥丽咎
丨休丌災丗吝丗凶丗平丁吉丌悔丗祥丽咎
丌悔丌災丗吝丗凶丗平丁吉丌悔丗祥丽咎
丨休丌災丗吝丗凶丗平丁吉丌悔丗祥丽咎
丌悔丌災丗吝丗凶丗平丁吉丌悔丗祥丽咎
丨休丌災丗吝丗凶丗平丁吉丌悔丗祥丽咎
丌悔丌災丗吝丗凶丗平丁吉丌悔丗祥丽咎
丨休丌災丗吝丗凶丗平丁吉丌悔丗祥丽咎
丌悔丌災丗吝丗凶丗平丁吉丌悔丗祥丽咎
丨休丌災丗吝丗凶丗平丁吉丌悔丗祥丽咎
丌悔丌災丗吝丗凶丗平丁吉丌悔丗祥丽咎

丌分七之七
丌分秋分雷乃收聲

分長短均平潮駛月盈君子利貞小人勿乘

丨祥丌悔丗凶丗咎丽平丁吝丌祥丽災
丨祥丨祥丨祥丨祥丨祥
丨祥丌悔丗凶丗咎丽平丁吝丌祥丽災
丨祥丌悔丗凶丗咎丽平丁吝丌祥丽災
丨祥丌悔丗凶丗咎丽平丁吝丌祥丽災
丨祥丌悔丗凶丗咎丽平丁吝丌祥丽災
丨祥丌悔丗凶丗咎丽平丁吝丌祥丽災
丨祥丌悔丗凶丗咎丽平丁吝丌祥丽災
丨祥丌悔丗凶丗咎丽平丁吝丌祥丽災
丨祥丌悔丗凶丗咎丽平丁吝丌祥丽災
丨祥丌悔丗凶丗咎丽平丁吝丌祥丽災
丨祥丌悔丗凶丗咎丽平丁吝丌祥丽災
丨祥丌悔丗凶丗咎丽平丁吝丌祥丽災
丨祥丌悔丗凶丗咎丽平丁吝丌祥丽災
丨祥丌悔丗凶丗咎丽平丁吝丌祥丽災
丨祥丌悔丗凶丗咎丽平丁吝丌祥丽災
丨祥丌悔丗凶丗咎丽平丁吝丌祥丽災
丨祥丌悔丗凶丗咎丽平丁吝丌祥丽災
丨祥丌悔丗凶丗咎丽平丁吝丌祥丽災
丨祥丌悔丗凶丗咎丽平丁吝丌祥丽災

丽收七之九
丌收一氣曾摯百物斂收君子反身放心是求飲藏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祥丨祥丨祥丨祥丨祥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丽訟七之八
丌訟蟄蟲坏戶

訟內訟吉勿有言不利有攸往

丨悔丌凶丗休丽祥丽平丁災丌咎丽吉丽吝
丨祥丨祥丨祥丨祥丨祥
丨悔丌凶丗休丽祥丽平丁災丌咎丽吉丽吝
丌悔丌凶丗休丽祥丽平丁災丌咎丽吉丽吝
丨悔丌凶丗休丽祥丽平丁災丌咎丽吉丽吝
丌悔丌凶丗休丽祥丽平丁災丌咎丽吉丽吝
丨悔丌凶丗休丽祥丽平丁災丌咎丽吉丽吝
丌悔丌凶丗休丽祥丽平丁災丌咎丽吉丽吝
丨悔丌凶丗休丽祥丽平丁災丌咎丽吉丽吝
丌悔丌凶丗休丽祥丽平丁災丌咎丽吉丽吝
丨悔丌凶丗休丽祥丽平丁災丌咎丽吉丽吝
丌悔丌凶丗休丽祥丽平丁災丌咎丽吉丽吝
丨悔丌凶丗休丽祥丽平丁災丌咎丽吉丽吝
丌悔丌凶丗休丽祥丽平丁災丌咎丽吉丽吝
丨悔丌凶丗休丽祥丽平丁災丌咎丽吉丽吝
丌悔丌凶丗休丽祥丽平丁災丌咎丽吉丽吝
丨悔丌凶丗休丽祥丽平丁災丌咎丽吉丽吝
丌悔丌凶丗休丽祥丽平丁災丌咎丽吉丽吝
丨悔丌凶丗休丽祥丽平丁災丌咎丽吉丽吝
丌悔丌凶丗休丽祥丽平丁災丌咎丽吉丽吝

丽收七之九
丌收一氣曾摯百物斂收君子反身放心是求飲藏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祥丨祥丨祥丨祥丨祥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丨凶丗休丌災丽悔丽平丁吝丌祥丽咎丽吉

䷂八之一
水始涸
貫頤果于叢仁筮于宮應感不窮乳貞吉
吉祥悔悔悔吉祥吉咎吉祥凶凶凶

革 八之五
和降財祭獸

革利貞從而革通不塞應時而享金道乃行疾病凶
平 平 平 吉 平 平 平 平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平 平 平 吉 平 平 平 平
凶 凶 大 凶 凶 凶 凶 凶
平 平 平 吉 平 平 平 平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平 平 平 吉 平 平 平 平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平 平 平 吉 平 平 平 平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平 平 平 吉 平 平 平 平
災 災 災 災 災 災 災 災
平 平 平 吉 平 平 平 平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平 平 平 吉 平 平 平 平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平 平 平 吉 平 平 平 平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平 平 平 吉 平 平 平 平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平 平 平 吉 平 平 平 平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平 平 平 吉 平 平 平 平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平 平 平 吉 平 平 平 平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平 平 平 吉 平 平 平 平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平 平 平 吉 平 平 平 平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平 平 平 吉 平 平 平 平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平 平 平 吉 平 平 平 平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平 平 平 吉 平 平 平 平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平 平 平 吉 平 平 平 平
災 災 災 災 災 災 災 災

結八之九

結百穀其成庶續其疑履霜堅氷婚媾吉爭訟凶

養九之一　地始東

養惟心亨求口實大人大體小人小體

勝九之三　小雪虹藏不見

勝厲貞吉利涉大川君子以智小人以力

遇九之二　雉入大水爲蜃

遇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爲周之師自天祐之勿娶女凶

附錄

黃東發日鈔曰經解惟書最多至蔡九峯參合諸儒要說嘗經朱文公訂正其釋文義既視漢唐爲精其發指趣又視諸家爲的書經至是而大明如揭日月矣

黃瑞節曰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九峯蔡氏撰皇極內篇數爲一書于是有範數圖八十一章六千五百六十一變西山眞氏云蔡氏範數與三聖之易同功者是也

九峯同調

黃先生干能

黃干能字必强豐城人刻意讀書謂皇極九疇之統漢儒畢以參五事配六極則失之妄作皇極要論又謂古今地理無一定之形神禹疏河之故道葬沒而難考作禹貢圖說參江西通志

九峯家學劉李三傳

教授蔡覺軒先生模

蔡模字仲覺九峯先生冢子也淳祐四年以丞相范鍾薦謝方叔亦乞表異之詔補迪功郎添差本府教授嘗輯文公所著書爲續近思錄及易傳集解大學衍說論孟集疏河洛探賾等書行世學者稱爲覺軒先生

文肅蔡久軒先生杭

蔡杭字仲節覺軒之弟也紹定進士主管刑工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祕書正字陞校書郎兼權密院編修請王宮大小學教授疏權姦不可復用圖本原宜早定帝善其言累官至端明殿

學士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卽乞骸不伺報輒行落職予祠卒謚文簡以犯祖諱更謚文肅

雲濠謹案萬厤金華志云仲節元定之孫博通經史遂于理學淳祐十一年知金華郡延聘北山酋齋二先生之門請爲主教麗澤酋齋一出而葵之禮俗興

山長蔡靜軒先生權

蔡權字仲平九峯先生第三子也聰明英毅肄業于家庭兄弟聯席自相師友覺軒爲續近思錄易傳集解大學衍說河洛探賾論孟集疏等書皆與先生參考以至成編以兄恩補承務郎教授鄉閭講明義理獨處靜室幽軒終日怡怡學者稱之曰靜軒先生參蔡氏九儒書

梓材謹案眞西山爲九峯墓表稱季子亦嗜學授盧峯書院山長訓誨人才云

九峯門人

朝奉陳先生光祖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忠簡劉氷壺先生欽

劉欽字子時建安人九峯蔡氏弟子也以蔭累官同知樞密院事歸隱武夷自號氷壺散人諡忠簡著尚書衍義補

何雲源先生口

何口號雲源先生劉習甫見先生得建安二蔡易洪範之學先生大器之特授以微言妙旨參上虞縣志

梓材謹案雲源何氏學案劉習甫傳或傳寫作靈源黃晉卿北山祀遊八首其一爲靈源靈源何氏豈卽北山何氏耶姑識以俟考

劉氏家學劉李四傳

劉先生涇

劉涇忠簡子雲莊之後也其跋胡氏易學啟蒙通釋曰嘗記兒時經家庭授易聞之先君子云昔晦庵先生之講學于雲谷也我先文簡雲莊兄弟與西山蔡先生父子從遊最久講四書之餘必及于易舊藏雲莊所鈔諸經師說數鉅帙兵燼之餘其存者蓋千百之什一耳一日約无咎詹君退齋熊君訪雲谷遺跡適值新安胡君庭芳來訪出一編見示謂其父玉齋平生精力盡在此書亟閱諦玩見其論象說理允爲明備而其所援引則雲谷當日及門之士遊言討論多在焉參經義考

梓材謹案潛庵學案陳后堂傳云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純父蓋卽先生之字

何氏門人

司農劉先生漢傳

劉漢傳字習甫上虞人戶部侍郎漢弼之弟也時有雲源何氏者得建安二蔡易範之學先生往從之求其奧旨初先生以祿不逮親絕意仕進雲源勉之仕年四十六始舉進士累官至監都進奏院陛對陳四事曰崇聖學闢異端伸直氣恤民隱遷司農丞守南康軍改吉州俱有聲晉江西提舉時長江失險人心搖蕩元兵日逼先生捍禦妥害民恃以無恐制書獎之除直寶謨閣尋知處州遷兩浙運使吏部郎力辭不受已而晉司農卿奉祠閒居十一年知宋將亡臨終索筆書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所著有洪範奧旨通鑑會評止善集補

九峯續傳

鄉貢劉竹坪先生實翁附子震
劉實翁吉水人元貢進士號竹坪先生子震字庚振元進士朝
列大夫知趙州世稱蒼筤先生竹坪蒼筤治尚書有名王充耘
等皆出其門元末丁亂蒼筤舉宗奮義日夜戰其鄉閭門多戰
死云參解春雨集

貞文黃存齋先生鎮成
黃鎮成字元鎮邵武人年弱冠即厭棄榮利延祐初再試有司
不合築室城南顏曰南田耕舍慨然以聖賢道學自力學者稱
爲存齋先生著尚書通考十卷周易通義中庸章旨文宗天歷
三年執政者薦爲江西路儒學提舉祿不及而卒年七十有五
集賢議謚曰貞文處士從黃氏補本錄入

隱君陳先生師凱
陳師凱字道勇南康人隱居廬山名其地曰東滙澤撰尚書蔡
傳旁通六卷同上

劉氏門人
同知王先生充耘
王充耘字耕野江西人元統初以書經成進士授同知永新州
事尋棄官養母晚益潛心尚書考訂蔡傳名曰讀書管見凡二
卷外有書義主意書義矜式各六卷同上

宋元學案六十七卷終

北溪學案表

陳淳——子榘
李氏墳
晦翁林氏門人
陳沂

延平白水籍人
楊昭復——呂大圭——呂椿
邱葵
附師幸介甫
吳平甫

元城龜山謚
氏武夷豫章
王昭——呂大圭見上楊氏門人
三傳
涑水二程四傳
蘇思恭
祖尊己

黃必昌
黃以翼
卓琮

梁集
王雋
鄭思忱見下白石門人
鄭思永
王次傳
江與權並見白石門人
葉采別見木鍾學案
邵甲
王震並見慈湖學案
張應霆
李舜

宋右
鄭聞
謝升賢
貫齋講友

陳易
王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楊仕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北溪講友

蔡和——蘇思恭
復之學侶
黃必昌
黃以翼

卓琮
王僑 並見北溪門人
鄭思忱
鄭思元
王次傳
江與權

宋元學案卷六十八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北溪學案

祖望謹案滄洲諸子以北溪陳文安公爲晚出其衞師門甚力多所發明然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迸北溪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修補甚詳其藁具存劉李再傳

宋林門人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附子榘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也因授以近思錄及文公守漳請教文公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先生聞而爲學益力日求所未至文公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後十年復往見文公陳其所得時文公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文公卒先生追思師訓痛自裁抑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先生歎陸學張王學問無原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乃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

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論孟學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
女學等書門人陳沂等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子榘又
編次其文爲五十卷修
北溪語錄
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
本而末一衆一散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
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沖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
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
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
行之妙用今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
本又于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稍窒礙然後實體得

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
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萬物之外而別
爲之論又云陳幾叟月落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
道流行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
察以證之程子謂子思喫緊爲人活潑潑地者正如顏子所謂
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眞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
若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源上論
道理二字亦須有分別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
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所謂善是就人物禀生之前造化源頭
善也成之者性也夫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其

實由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
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于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
二本也
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唯此心
純是天理之公而絶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
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
不仁矣
自孔門後無識仁者漢人只以恩愛說仁韓子因遂以博愛爲
仁至程子而非之而曰仁性也愛情也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
矣至哉言乎然自程子之言一出門人又一向離愛言仁而求
之高遠不知愛雖不可以名仁而仁亦不能離乎愛也上蔡遂

恭是敬之見于外者敬是恭之存于中者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恭不是二物如形影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別列示學者文

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是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于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唯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于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于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採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為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為己物矣至于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實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為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于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鎮鉦干將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為知之至而行之盡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物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于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于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于我哉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為二事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速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為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聖賢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用功節目

師友淵源○補

仁者固能好人能惡人然恐惡人之意常過寬好人之意終較緩
厚惡人之意終較緩好人之意終較速

祖望謹案此乃長者之言然君子之惡惡本以自警則有
如仇仇如探湯者北溪但就待人一過言之耳

忠恕難截然分成兩段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倣成恕底事
便是忠底心

聖人安得有憤只是誠懇篤切如恐不及便是憤惟眞能憤然
後眞得樂

神發于陽魄根于陰心也者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閒于動靜即
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

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
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灼然呈露如一陽復後萬物之
有春意焉而此心之于寤也爲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
沈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
而此心之于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
呼之則應警之則覺是亦未嘗無主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
而寐陰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
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
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
之陰也又錯而言之思有善與惡者又動中動靜之陽明陰濁也
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靜之陽明陰濁也夢之有正與
邪者又靜中動之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
靜之陽明陰濁也聖人與衆人動靜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
則異人之學力可以驗矣

聖人知匡人之決不能害己所以信天理之必然也而又必有
戒畏之心所以盡天理之當然也

逝者如斯楊氏有不逝之說亦猶中庸說死而不亡之意皆是
墮異端處

周公請命成王出郊耿恭拜井庾黔婁祈北辰與王祥姜詩等
事只爲天地間同此一理同此一氣理所以統乎氣而人心又
爲之主隨其所屬小大但精誠所注理强而氣充自然有相感
通有若血脈之相關者然人或有不能必其然者蓋無不應者

理之常也或不能必然者非其常也故君子惟自盡其所當爲
而不可覬其所難必

人有淡然不逐物欲者而亦不進于天理蓋其質美而未學所
去者止其粗而未及精止其顯而未及隱其不復天理處便是
人欲之根尙在潛伏爲病未能去之淨盡而猶有陰拒天理于
冥冥之間正如瘧疾寒熱既退而精神不爽病猶在隱而未全
退蓋形氣尙爲主天理尙爲客也

一日克己復禮當是時顏子分上克己業過大半所以夫子有
一日之說未爲徑快疏畧而在顏子剛勇手段一日亦眞足承
當若在學者工夫未曾一二而輒欲試一日之說安能頓然徹
底淨盡

曾點只是窺見聖人大意如此而已固未能周晰乎體用之全
如顏子卓爾之地而其所以實踐處又無顏子縝密之功故不
免乎狂士蓋有上達之資而無下學之功若以漆雕開比之則
開之意正欲實致其下學之功而進乎上達者在學者于點之
趣味固不可不涵泳于中然所以致其力者不可躐高以忽下
而當由下以達高循開之所存體問之所事開之志既篤問之
功既竭則點之所造又不足言
子路行處篤于點平時胸懷磊落不為勢利拘幾有灑然底意
如與狐貉立與朋友共無憾其地位高矣但其見處不及點由
此理而不知

羣來者待之以通毀來者待之以靖詐來者待之以誠慢來者
待之以恭以上問目

魂者陽之靈氣之發也其分主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貫
而無不生魄者陰之精體之凝也其分主靜所以實乎此身之
中隨所注而無不定參視互考魂中有魄魄中有魂無所不存
凡日用之所奮屬震作通暢和樂施為經畫思慮明覺者魂之
屬也整齊嚴肅安恬退止持循執守決斷記志者魄之屬也魂
充魄聚則心力強心之神明精爽則魂魄有統人生始于氣感
則得魂為先既而體凝焉則魄次之又既生而神發焉則魂主
之發而純一湛靜則魄主之男則魂統魄女則魄統魂稟重厚
者魄勝魂賦輕清者魂勝魄魂魄說
死生無二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無

畢可以賂而免所以主宰乎幽陰者猶為私意之甚觀此雖愚
者可以不惑矣
人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其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為主而謂
之人心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為主而謂之道心飢思食渴思
飲冬思裘夏思葛此皆人心也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義
道心之謂也二者固有厥絡粲然于方寸之間而不相亂自告
子以生言性則已指氣為理而不復有別今佛者以作用是性
以蠢動之類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專指人心之虛靈
知覺而作弄之明此為明心見此為見性悟此為悟道其甘苦
食淡停思絕想嚴防痛抑堅持力制或有見于心如秋月碧潭
之潔者遂以為造到而儒者見之自顧有穢淨之殊反為歆慕

舍己學以從之不知聖門自有克己爲仁瑩淨之境所爲江漢之濯秋陽之暴及光風霽月者乃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絶無一毫人欲之私而彼之所謂月潭清潔者特不過萬理俱空而百念不生耳相似而實不同也心之所具者惟理彼以理爲障礙而悉欲空之則所存者特形氣之知覺此是第一節差錯處至于無君臣父子等大倫乃其粗迹悖謬極顯處心本活物如何使之絶念不生必欲絶之死而後可程子以爲佛家有一箇覺之理自謂敬以直內而無義以方外則直內者亦非正謂此也以上似道之辨

八條目中格物之義最博而誠意所關繫爲最要雜著

流俗舉子且得開示以邪正大分而明白其入德之門然後徐

徐進以聖賢精密之功西銘等文字非可驟與之語而强聒之也答李公晦

學者先須堅立此志嘗以顏子有爲若是者在念而自提撕以孟子未免鄉人爲憂而自淬厲不埋沒不退轉然後循如用功以副之致知力行二事當齊頭著力並做不是截然爲二事先致知然後行只是一套底事行之不力非行之罪皆知之者不眞須見善眞如好好色見惡眞如惡惡臭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力即便在其中矣

知行不是兩截事譬如行路目視足履豈能廢一若瞽者不用目視而專靠定履寸步決不能行跛者不用足履而專靠目視亦決無可至之處

日用間以其言一一切身體之一一見得確然不可移易爲吾身中事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灑落百鍊不爲之磨九死不爲之悔其中固自有所謂玄妙者只心知獨悟而非他人所能與

太極卷子各隨段訂正但此等未到處不必苦苦勞心過求當反之吾身日用人事之切處一動一靜蓋莫非太極流行之實非下學工夫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終非實見亦安得存養而實有之特恐復墮于莊列之途而不自知

制度名數無非理義所寓輕重疏密之間可見古人纖悉處厭而置之不幾墮釋老空無之病乎

所謂別尋一箇光輝底物爲收藏之說此正文公摘出異端心

腹隱疾以警學者世儒多不免此凡其窮高極遠求玄語妙者皆坐此病吾儒所謂高遠實不外于人事卑近非窮諸天地萬物之表所謂玄妙實不離乎日用常行非求諸空無不可涯涘之中故精義妙道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盛德至善須從百窮九死中磨出來六經語孟何嘗有一懸虛之說以上答陳伯澡

近思錄第一卷皆陰陽性命之蘊最爲難看未可入頭便硬穿鑿去且放緩亦無妨第二卷至第五皆切身用功處最宜熟究第十三卷辨異端之說十四明聖傳之統參攷詳玩俟有得焉然後可以次第釋矣通書簡奧未可驟讀史學亦且放緩俟胸中權衡一定方可及之乃能眞有以斷千古是非之情而資異時盛大之用答林司戶

文公表出近思錄及四子以爲初學入道之門使人識聖門蹊逕于此融會貫通以作權度去讀天下羣書究人生萬事非謂天下道理皆叢萃該備于此可以向此取足便安然兀坐持循把守以爲聖賢事業盡在此無復他求便可運用施爲無往而不通是大不然也程子曰須大其心使開闊如只孤孤單單窄窄狹狹去看道理左動右礙前觸後窒更無長進之望矣答蘇德甫

祖望謹案此段甚佳然愚謂四子之書道理自無不該備特博觀事變誠有不可以此自畫者前此大儒如尹和靖持守甚固卻是不教人讀書得此說可以捄其流弊

聖門工夫自有次序非如釋氏妄以一超直入之說欺愚惑衆須從下學方可上達格物致知然後動容周旋無阻陸學厭繁就簡忽下趨高陰竊釋氏之旨陽託聖人之傳最是大病與姚安道

承喻及臨利害得喪輒覺氣懾心動爲身大患自非切己用功何以及此然去病當從根則無遺種大凡臨利害得喪見其理不破則于中不能無所疑所疑所養之氣餒而不充則于中不能無所懼疑與懼交戰心烏乎而不動欲見事理之破者在乎致知格物之功欲養氣之充者在乎集義之功雖臨大變當大任應之無不從容矣與鄭行之

此一種門戶全用禪家宗旨祖述那作用是性一說將孟子所謂告子生之謂性底意重與起來指氣爲理指人心爲道心謂此物光輝燦爛至聖至天生完具瀰滿世界千萬億劫不死不滅凡性命道德仁義禮智都是此一物而異名凡平時所以拳拳向內矜持者不把作日用人事所當然只是要保護那光輝燦爛不死不滅底物事是乃私意利心之尤其狀甚有似于存養而實非聖門爲己之學也所主在此故將下學工夫盡掃合下直向聖人生知安行地位上立接引後進亦直向聖人生知安行地位上行其徒一二老輩間有踐履好處者此非由學力師訓之故乃出于生質之篤厚而然亦只是與道暗合案之實不相符以上答鄭師大

祖望謹案此數語太過

靜坐之說異端與吾儒極相似而絶不同道佛二家亦小不同道家以人之睡卧相似而絶不同道佛二家亦小不同坐只是欲醒定其精神莊重行動則勞形搖精故終日夜打獄龍諸儒二條移入慈湖學案四條移入滄洲諸儒二條移入槐堂諸儒三條又一條分爲愉可中顧平甫立傳又案謝山序錄言先生衛師門甚力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自可令諸條而互見之也

北溪講友

陳復之先生易

陳易字復之孔春人從朱文公學文公嘗稱先生及北溪爲學頗得蹊徑次第同郡蔡白石累貽書請質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

料院楊先生仕訓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復之學侶

堂長蔡白石先生和

蔡和字延傑晉江人心慕朱文公以親老不能勉陳易往受業而以書請質之居白石村喪祭酌古今禮鄉閭化之眞德秀守郡李方子爲僚議創書院于東湖延先生爲堂長會易鎮不果

北溪門人劉李三傳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

陳沂字伯澡一字貫齋仙遊人光祖之子北溪陳氏弟子也北溪稱其天姿粹潤用功懇切蓋高弟云雲濠案北溪集與先生書三卷答問二十篇

官至新州推官所著有讀易記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底稿別爲先生一傳云篤志紫陽之學以父命從北溪遊而又徧參當世名儒碩士嘗名其書室曰貫齋北溪爲之記又云著大學論語說讀易記等書仙遊縣志言先生徧參劉爚廖德明李方子楊至諸先生

一五七〇冊　貳參引

之門而北溪其所終身卒業者凡一時及門之士皆推爲
嫡嗣云

楊先生昭復

楊昭復雲濠案先生姓一作王一作黃疑莫能定閩人師北溪得朱子之傳其門人
曰呂大圭補

王潛軒先生昭

王昭號潛軒北溪弟子爲鄉先生呂圭叔少嘗學師事焉參通
志堂經解序

梓材謹案先生與楊先生昭復並師北溪其以楊昭復爲王昭復蓋因同名昭且同爲呂氏師而誤爲一人也

教授蘇省齋先生思恭　晉江人祖尊己以學行著先生
蘇思恭字欽甫雲濠案謝山劄記云字德甫

嘉定中登第從陳北溪蔡白石遊篤意朱氏之學踐履堅確時

然後言除與化軍教授以理義之實革詞藻之華士風翕然爲
變陳宓諸賢推重之調韶州教授有省齋文稾曲江志

州判黃先生必昌

黃必昌字景文雲濠案景文一作京父　晉江人從北溪學又切磋于陳宓
潘柄二賢有大學中庸講稾嘉定中登第判循州補

黃先生以翼

黃以翼字宗台泉州人北溪陳氏弟子也兼師蔡白石析理精
詣暮年學益博所著有易說禮說補

卓先生琮

卓琮字廷瑞孔春人嗜學堅苦能暢北溪所授之旨

梁先生集

梁集字伯翔

梓材謹案陳復齋志北溪墓云北溪卒四年其門人蘇思恭梁集陳沂以書抵莆陽謁志是先生爲北溪門人之證又案北溪集有答梁伯翔三書

王先生雋

王雋北溪學生北溪卒爲文奠之參北溪文集附錄

鼓院鄭先生思忱

鄭先生思忱

王先生次傳

江先生與權並見白石門人

祕監葉平巖先生采別見木鐘學案

邵顧齋先生甲

王先生霆並見慈湖學案

張先生應霆

李先生彝

張應霆李彝嚴州人並學于北溪北溪與鄭行之書云此間學
者皆江西之流惟得張應霆一人志趣未雜一心樂聽講論爲
可望近又得李彝有志舍舊從新爲可嘉補

梓材謹案北溪文集與鄭寺丞書作李聲而與鄭行之書作李發發與彝字相似蓋傳寫之譌作彝者是也

朱先生右

朱右字仁仲嚴州人也補

雲濠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有是條北溪爲朱仁仲字說有云嘉定丁丑秋過嚴陵爲鄭使留在學講說學徒朱君右者甚拳拳于聽受深有所警發每自恨親炙之爲晚云

鄭先生聞

鄭聞字行之補

雲濠謹案北溪文集數與鄭行之書先生名聞字行之蓋取聞斯行之之義謝山學案劄記有鄭行字聞之名字倒置特爲正之

附錄

北溪與嚴守鄭寺丞書曰象山一種學問不止是竊禪家乃全用禪家意旨但以孔孟壓代宗崇已極不可貶劍遂託其言以文蓋其學雖或做入細工夫與儒家內省處相近而亦大段疏闊簡率只是山林一苦行僧道輩氣象所謂聖門切己存養省察精微嚴密之旨彼烏足以知之而況含糊不明理之蔽必至于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知幸獲憑藉德音爲之剖晰于此

閒得四人若張應霆朱石李舜鄭聞者篤志爲道義之歸鄭張已識路脈不差有可成之望因以種聖學子一方非細事也補梓材謹案北溪是書上文云經過壽昌航頭鄭生聞者已伺候于道左叩其所學來歷平日惟在婺呂氏家塾從王深源爲學卻好覩周程朱呂之書又云及得其書大有警省年方二十六趣向甚正云云又北溪與先生書云書詞主象山其根原差錯矣子平日在呂氏家塾相講磨東萊蓋友朱張師周程而宗孔孟者也其子弟決不背其先學爲異端之趣不知子何從而得之是先生學出東萊而又爲象山之學者也

貫齋講友

縣令謝恕齋先生升賢

謝升賢字景芳號恕齋仙遊人與陳沂爲友端平中登第官至循州與寧令潤使方大琮提刑楊大異皆薦先生宜充師儒之選有太極圖西銘中庸大學解刻于濂泉書院

白石門人

教授蘇省齋先生思恭

州判黃先生必昌

黃先生以翼

卓先生琮

王先生傳並見北溪門人

鼓院鄭先生思忱

鄭思忱字景千安溪人嘗從蔡白石遊雲濠案閩書先生授尚書于西溪李季辨解折精詣生徒常百數　嘉定中登第爲新與令除遭利錢三百萬知崇安縣復均惠倉以私籴面錢市糴實之左遷浦城丞眞文忠公與語知其賢言于太守復得仕知南恩州辟浙東帥府參議官雷燮

上封事言士溺苞苴習久難化民坐困且盜宜去暴卹貧節用蓄力除監登聞院參姓譜

鄭先生思孔

鄭思孔字景修安溪人好學篤行蔡白石愛其樸粹妻以女俾從學終身著易說

王先生次傳

江先生與權合傳

王次傳江與權與鄭思忱鄭思孔蘇思恭卓琮王傳黃以翼黃必昌皆白石門人補雲濠謹案泉州府志于蔡白石傳云一時如鄭思忱思孔蘇思恭王次傳卓琮王傳黃以翼江與權黃必昌皆從北溪學是諸先生並兼從陳蔡者也

楊氏門人 劉李四傳

知州呂樸鄉先生大圭

呂大圭字圭叔甫安人（雲濠案一本作同安人居樸鄉因以爲號）楊昭復弟子也昭復之學得之北溪陳氏以接朱子世號溫陵截派登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知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蒲壽庚率知州田子眞降元捕先生至令署降表先生不可變服逃入海壽庚追殺之所傳易經集解春秋或問學易管見其說易取陰陽對卦並論如乾坤作一論史剝作一論之類

王氏門人

知州呂樸鄉先生大圭 見上楊氏門人

呂氏門人 劉李五傳

隱君邱釣磯先生葵 附師辛介甫吳平甫

邱葵字吉甫同安人有志朱子之學初從辛介甫繼從信州吳平甫受春秋而親炙呂大圭洪天錫之門宋沒不應科舉杜門勵學居海嶼中因自號釣磯翁所著有易解義書解義詩口義春秋通義周禮補亡四書日講（補）周禮補亡自序

周禮一書周公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之書也後世之君臣每病于難行也何居葉水心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遞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病于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善乎眞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心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爲書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也歆綽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適所以壞之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覩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新安之朱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朱氏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實賴以明矣今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于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毋乃以冬官之缺爲不全書邪夫冬官未嘗缺也雜出于五官之屬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閒臨川俞廷椿始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冬官不亡考索甚

當鄭賈以來皆當欲往迟三舍也嘉熙閒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矣葵承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之參訂的知冬官錯見于五官中實未嘗亡而太平大典渾然無失欲刊之梓木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羊愛禮之意萬一此經得入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于天下後世則是區區之願也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周官至于三百六十今觀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成王將崩有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雖不廢其官未必一一皆有乘其大畧如掌葛徵絺掌染草徵染草掌

茶徵茶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徵毛羽每官掌一事無是
事未必有是官也軍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
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
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
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哉亦臨事兼攝耳故周官雖
曰三百六十者亦舉大數而言不必皆六十也今天官六十有
三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有九秋官六十有六冬
官全無漢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今據每官其屬六十而天官羨
三地官羨十九春官羨十夏官羨九秋官羨六計其所羨者四
十七官此豈非司空之屬官雜在五官乎秦火後不無缺殘冬
官豈得全無五官豈得有羨夫自伯禹作司空平水土以來至

周官之書皆曰司空掌邦土豈得以任土地之職歸之司徒職
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遂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
職豈得歸之春官似此之類頗多俞廷椿王次點皆以為冬官
未嘗亡錯見于五官中余細考之果未嘗亡也其西山趙順孫
皆以為次點之訂義有先儒之所未發謂冬官未嘗亡諸儒不
能辯自漢以來強以考工記補之未有言其非者予今以五官
之屬其本文列于前以俞王二先生所刪補者參訂定為六官
之屬書于後則周官三百六十條然在目而冬官未嘗亡信然
矣並從黃氏補本錄入

邱氏門人劉李六傳

呂先生椿

呂椿字之壽晉江人從邱吉甫學著尚書直解春秋精義從黃
氏補本錄入

滄洲諸儒學案表

李燔
- 子瑮
  - 孫鑣
- 饒魯 別爲雙峯學案
- 趙范
- 趙葵
  - 子淯
- 方邁 別見勉齋學案
- 宋斌 見上蔚翁門人
- 許應庚 別見雙峯學案

張洽
- 子樞
- 子橚

廖德明
- 鄒應博
- 陳天澤

宋元學案卷六十九表　十

李方子
- 牟子才 別見鶴山學案
-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 葉采
-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李文子

徐僑
- 王世傑
  - 石一鰲
    - 子定子
    - 陳取青
      - 子樵
      - 黃淯
        - 宋濂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王禕
        - 戴良 別見北山

劉爚
- 子屋
  - 孫欽 別見九峯學案
    - 從孫應李

朱元龍

葉由庚

朱中

宋元學案卷六十　十一

李直方
- 陳基
- 劉涓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蔣允升
- 高明
  - 附弟誠

藏翁同調
- 胡淡
  - 李思齊
  - 徐貽
  - 胡太和
  - 陳士允

宋元學案卷六十九表　十二

李孝謙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陳樵 見上藏翁

劉炳
劉剛中
程洵——董銖 見上晦翁門人
曹彥約
曹彥純
詹體仁——眞德秀 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林夔孫——江萬里 父煜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熊慶胄
熊禾
胡一桂 並希泌講友

劉南甫——陳偉器 古心學侶
趙介如——汪華 別見雙峯學案
燕公楠
傅伯成——子壓
子康
黃灝
度正——趙景緯
任希夷
宋斌
從子由聖
歐陽守道 別爲巽齋學案

黃幹
陳孔碩——子幫 別見水心學案
祖禧 父衛
陳孔夙
吳仁傑
陳守
陳定
陳宓——黃績 見下瓜山門人
程端蒙——董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董銖——從子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董琮
王過
程珙
晏淵——陽枋
陽昂——子恪
史蒙卿 別爲靜清學案
韓居仁
方士繇——子丕父 別見勉齋學案
竇從周
竇澄——衛炳
湯泳——衛翼

劉敞
李耆壽
趙綸
林湜 父師中
應純之
應謙之
應茂之
沈倘
張宗說——江塤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李如圭

郭扁卿
趙汝談
潘植
潘柄——黃績——子仲元
蘇國台 鄭獻翁
滕璘——趙雷——子順孫
滕珙——子鉌——黃智孫——陳櫟——倪士毅
朱升
程存
葉大有

孫調
李閎祖
李相祖
李壯祖
王遇 父羽儀
楊楫
楊方——孟猿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楊復——李鑑 別見勉齋學案
李唐咨——陳思謙
林易簡

程顥道
陳源長——字櫟 見上蔡門人 草窗同調
胡泓——黃榦 別見勉齋學案 李仁卿
曾三聘
章康——胡淳
陳駿——子煥父
歐陽謙之——歐陽守道 別爲巽齋學案
饒敏學

石洪慶
施允壽
趙師淵
趙師夏
楊至——陳沂別見北溪學案
余大雅
游儆
鄭可學
許升
劉炎——王侃
王佖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黃士毅
劉鏡
李東
方壬
方禾
方大壯
上官謐
傅誠
袁寅
梁琢
馮允中

呂勝己
楊仕訓
葉武子
俞閒中
吳英
黃孝恭
邱珏
饒幹
楊履正
孫枝——子起子
子願質——孫璿

周謨
余宋傑
李煇
劉貫
李杞
李雄
宋之潤
宋之汪
潘友恭
杜旂
杜旃

鄭昭先
范念德
劉孟容
黎貴臣
林學蒙
徐寓
蔡念成
江默
戴蒙
程元奇
李季札

林至
嚴世文
楊與立
楊驤
楊道夫
徐昭然
姜大中
潘時舉
吳必大
劉砥——子玠 別見勉齋學案
劉黼

陳紹大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力行
吳壽昌
卄飾
曾祖道
吳昶
陳文蔚——徐元杰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方誼
張顯父
孫自修
孫自新
孫自任

葉湜——子采 見上果齋門人
黃義勇
黃義剛
萬人傑
曹建
詹淵
符敘
童伯羽
襲蓋卿
李宗思
黃與旦

黃幹　饒魯別爲雙峯學案
李燔別見勉齋學案
廖晉卿
李伯諴
李閎翰
劉定夫
賀善
並晦翁門人
延平白水籍溪屏山再傳
元城龜山謝氏武夷豫章三傳
涼水二程四傳

邛富國——張諒
晦翁再傳
張貢
鄭儀孫——張復

後學慈谿黃宗羲原本
鄞縣王梓材重校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滄洲諸儒學案上

祖望謹案朱門授受偏于南方李敬子張元德廖槎溪李果齋皆宿老也其餘亦多下中之士存之以附青雲耳李張諸子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延滄洲諸儒學案梓材案泳自西山蔡氏勉齋潛庵木鍾南湖九峯北溪諸學案而外謝山序錄並歸滄洲諸儒學案兩卷今則門人入是卷再傳以下入下卷

晦翁門人　劉李再傳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附子墓表鑑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文公學文公告以曾子宏毅之語退而名其齋以自儆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改襄陽文公沒率同門會葬時學禁方嚴不爲少怙九江守以遺逸薦召赴都堂審察力辭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除大理司直又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會洞寇亂漕帥各持其說先生謂寇獨非民邪請自馳往分兵守險諭順逆禍福寇皆帖服修贛江堤旱涉有備洪州皆爲沃壤時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漕司欲視民稅產物力各令藏之官爲封識則價可增先生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又劾爭之漕司即弛禁薦改通判潭州眞文忠德

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先生不數月歸適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歎曰三綱絕矣遂不復出以直祕閣主管虔元至道宮先生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方有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史臣李心傳論當時高士稟召不起者以先生爲海內第一九江蔡念成稱先生心事如秋月年七十卒贈直華文閣詔文定錄其子舉補下州文學孫鑛亦登第方明父遷饒伯輿魯趙忠靖葵其門人也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幹並稱曰黃李

文憲張主一　先生洽　附子榕檉

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少穎異從文公學博極羣書嘗取曾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學之要曰德明自入仕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學禁方嚴先生雖守師說不爲時諭所變所著有文公語錄春秋會要樣溪集行世修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

知州李耘叟先生文子　合傳

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性端謹純篤文公謂之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居家竟日危坐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遊太學學官李道傳屈官位輩行具刺就謁之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眞西山守泉以師友禮之郡政咸咨焉暇則辯論經訓每至夜分故事秋滿必先通書廟堂先生獨不肯史丞相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宮僚或曰此眞德秀黨也諷臺臣劾罷之既歸學者畢集嘗曰吾于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于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潰爾起家通判

辰州卒其卒也天子憫之與一子恩澤禮部尚書牟子才其門人也雲峯案一本云先生所著有傳道精語等書行世眞西山袁蒙齋皆進其禹貢解授朝奉郎弟文子字公謹紹熙中進士歷知縣闔運州亦從文公學爲學者宗仰修辭宇日壁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文謁閽宦臺國膏宵執政大臣戚時蝥賊比之于臣未爲貪也帝爲之感動經筵侍講復開陳友愛大義皇子竑得復爵邑又請從祀周程張朱以趙汝愚侑食寧宗皆如其言金使至無國書先生論宜館之于外迓時相意巧休遷工部侍郎奉內祠兼侍讀以疾申前請改寶謨閣待制奉外祠卒謚文清同邑葉由庚朱中皆門人也

附錄

陳北溪答陳伯澡書曰李公晦質輒弱以騎牆爲便講學務騎牆而不必是非之太白論事務騎牆而不必義利之太分行政務騎牆而不必善惡之太察熟此一線路不知其病痛不少也補

又曰世儒竊禪師之緒餘以爲別有一物光明迥超物表固當屏去吾徒之畧于事而急于閒性與天道者亦不庵之門牆之外凡吾徒之畧于事而急于閒性與天道者亦不可不戒李公晦門下樂與緇黃來往而又好觀楞嚴經解恐其看他不破未能脫此圈檻也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因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于人而幽可感于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神獨知之乎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補

文清徐毅齋先生僑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從學呂東萊門人葉氏邦登淳熙進士調道進士調山陽簿轉饒州錄事參軍遷連城令改知閩縣僞學禁興歸武夷山講道讀書築雲莊山房爲終老之計父憂服闋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擢提舉廣東常平遷湘西提點刑獄遷國子司業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自朱文公之書比年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由祕書正字倪普郎兼吳益王府教授尋直寶謨閣提點江東刑獄以迓史彌遠劾罷端平初遷

明未絕亦兼指文清所傳學派而言顧文清卒業于晦翁爲朱門高弟數傳而後如黃文獻諸先生多稱朱學則文清學派宜入滄洲諸儒學案爲是矣

文簡劉雲莊先生爚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與弟炳俱受學朱文公呂成公之門登乾道進士調山陽簿轉饒州錄事參軍遷連城令改知閩縣僞學禁興歸武夷山講道讀書築雲莊山房爲終老之計父憂服闋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擢提舉廣東常平遷湘西提點刑獄遷國子司業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自朱文公之書比年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由祕書正字倪普郎兼吳益王府教授尋直寶謨閣提點江東刑獄以迓史彌遠劾罷端平初遷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接伴金使于盱眙還言兩淮之地宜加經

理約頃畝以授田列溝洫以儲水具田器貸種糧使相保護使相糾率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平居則耕有警則守力餘則戰非止一時之利也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修注官權兵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兼太子左諭德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試刑工二部奏乞絶金歲幣罷造賀正使建制置使于歷陽以援兩淮進權工部尚書封子爵兼太子右庶子卒贈光祿大夫賜謚文簡著有奏議史稿經筵故事講堂故事雲莊外稿等集

梓材謹案先生爲籍溪高弟恒軒先生懋之子眞西山爲先生神道碑云公在家庭耳濡目染府君授以程氏書曰觀此可以爲學矣晦庵未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公出入其門切磨講質者數十年視他從遊之士爲最久而所造爲獨深其學粹然一出于正又云少習家訓長得明師又見四方前修鉅儒如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皆與往復講論

侍郎劉睦堂先生炳

劉炳字韜仲建陽人與兄文簡炎公遊舉進士累官兵部侍郎朝請大夫著有四書問目　參閱書

雲濠謹案先生號睦堂朱子答呂伯恭書云建人劉氏兄弟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于門下是先生兄弟並及呂門之證

縣丞劉琴軒先生剛中

劉剛中字德言光澤人嘗讀老莊荀楊之書有所得皆爲發明及遊朱子之門先生以所業請質朱子曰老莊書壞人心術自是篤志于道朱子易其字曰近仁與黃勉齋爲友既歸築室講學號曰琴軒四方人士翕然從之薦于鄉登嘉定四年進士授漢陽簿調蒲溪丞卒文公子侍郎在爲狀其行邑士大夫舉祀鄉賢有師友問答雲濠案先生所著又有西溪奇語若干卷

師友問答

剛中問先生曰義利之辨爲吾儒第一關頭學者講求有素所見非不分明及處事卻又糢糊何也先生曰秖緣見不分明耳若分明如薰蕕觸鼻即聞旨吞入口即覺曰然則嚮所見爲義者非義見爲利者非利乎曰此又何嘗不是只見其大畧曰此是義此是利究竟幾微分際尚未甚黑白剛中曰幾微分際何在先生曰在公私閒以公心出之利亦是義以私心出之義亦是利剛中曰若是公私在心義利在事心不應事事不應心奈何先生曰大學戒自欺求自慊知之眞行之力不待處分其事一動念早自義利判然至若舍利取義已屬事後應迹剛中心喜稱快而退

問爲學工夫須是有起端處人心之五常猶天運之五行迭相爲明循環無端初學復性從那一端下手先生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人而智則見理明恁地欲爲仁便認眞有箇仁欲爲義便認眞有箇義欲爲禮便認眞有箇禮欲爲信便認眞有箇信因物索照審端用力知得去向自不迷于所往易文言曰體仁足以長人利物足以和義嘉會足以合禮貞固足以幹事仁義禮信而不及智者智居乎其先也

問大學一書包孕聖功王道何以云初學入德之門先生曰凡人居處有門必先有路識得路方到得門到得門方升得堂入得室大學綱領條目是門也本末先後是路也格致誠正修齊

治平是堂也明新至善是室也初學便學論語望洋向若無有涯涘何如循途歷級從容馴至扶進高深若不得其門而入將恨恨乎其何之

問人不學不知道學在讀書上見道在行事上見必讀書然後可行事與先生曰固也然學即學其道非作兩截無論讀書無論行事恁地皆是道恁地皆是學果于經史典籍潛心玩索日用云爲細意體察自能窮天下之理致吾心之知豈談空說玄之謂道鉤深索隱之謂學哉

問大學八工夫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敢請物恁底物先生曰此說程伊川言之甚善所謂格物者窮經應事尙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于無形無迹之境當前物理反不能靡所遺矣

問伊川涵養須是主敬進學則在致知主敬致知殆亦非兩截事與先生曰主敬則心靜致知則理明心靜理明知以涵養而益深沈然敬非終日危坐游心淡泊必有事焉神不外馳而說心研慮時時有新得也

剛中每見善人縱極愛敬不過當面則然見不善人雖其人久不在猶作十日惡自知性情之偏不知何以克治使嫉惡之嚴移而之好善之篤先生曰人心本自有善故投之以善則順人心本自無惡故投之以惡則逆順受易忘逆受難制其勢然也要惟是爾學問工夫未到率其本然未免過于忿激若能以沖和者養成氣質漸漸消融結習自然寬厚平夷好善惡惡各適如其分量而止而偏私悉化德器亦自此深醇

問周子主靜程子主敬二說各願聞其大概先生曰屏思慮絕紛擾靜也正衣冠尊瞻視敬也致靜以虛致敬以實然此中皆有誠實工夫豈摸形捉影而得周子靜則禮先樂後程子敬則自然和樂和樂禮樂非爾所及但時時收斂將身心攝入靜敬中正心誠意久之自有進步處

剛中自思尊聞行知柰一日之閒聞而知之者分數多尊而行之者分數少因想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直是學不得底先生曰天下事理有爲吾所合知合行者聞斯行諸可也如此事知其當如此行值事不我屬如何擘定要行若過行事時苦于窒礙則又不可無知妄作或商以師友或證以古今又何

嘗不是尊所聞行所知

敢告先生某向年于眾情酬酢之地口雖不言私下一一對勘常覺得自家儘有好處別人儘有不好處今雖漸減亦時或微微有此意思先生厲聲曰是慝也是最不好如何反說自家儘有好處剛中憮然爲問曰先生何以教之先生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

問讀其書想見其爲人不敬讀書時亦嘗掩卷沈吟思慕愛悅其人時時髣髴欲得見古人情狀究不我與何也先生莞爾而笑曰所謂想見者想見其爲人非想見其人也我不在古人地位亦不能到古人地位要其所以爲人處皆可師法從容久坐如對古人須從古人行事上著意彈琴見文王十日得進實實

地有神相契合柰何虛空摹擬將千年已朽之骨作柈檀佛像觀邪

問太極極字不訓中當作何解先生曰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諸樞極根極之義今天樞天根號北極義可通也太極者陰陽之樞紐萬物之根柢也蓋極也而太矣

問程子言仁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先生曰豈惟穀種凡果實核內其中心皆曰仁

問醫家謂手足痿痹曰不仁其形象不與穀種果核反對先生曰仁是性之生發流通者穀種果核能生發也手足痿痹不流通也

問聖人垂訓教人務須委備詳盡先生獨不喜人繁瑣豈謂語言文字太多必至纏繞支離先生曰辭達而已矣即不纏繞支離苟不達累千萬句奚爲程夫子亦謂立言宜蘊藉含蓄毋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梓材謹案學案原本所錄師友問答二十三條今移爲附錄者二條又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橫渠學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二條移入蜀學畧一條

附錄

晦翁居先生侍晦翁語先生曰子來從吾遊也誰使之先生曰曾王父河南開封府君使之也府君官開封府尹南渡力圖講和不得每恨不能雪恥報仇歸隱黃田雲峯山下易簀屬後人曰閩自楊龜山倡道東南進而益上超羣儒而集大成其在朱韋齋公子沈郎乎爾輩可往就學先生爲誦府君述懷詩曰撫心有恨事君國學道無成愧子孫晦翁嗟歎不已

李方子黃直卿與先生侍晦翁左顧右盼已而徐徐語先生曰爾輩用工夫不要把合底事看得驚惶只當做日用飲食人生本應如此元初離不得有事勿正畧著一形象生一計較不急遽卽惰慢忘助兩病徵一時俱到矣

錄參程允夫先生洵

程洵字允夫婺源人晦庵內弟就學于晦庵再調廬陵錄參與新使君不協辱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是僞學之流等語先生與晦庵書曰某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晦庵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參道命錄

文簡曹昌谷先生彥約

曹先生彥純合傳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初事朱子于白鹿書院又十四年復見于嶽麓書院淳熙進士累遷知澧州未上以京湖宣撫辭叔似辟幕主管機宜勉齋黃文肅公歎曰是偉人也薛能得之良不易惜未能用之耳攝守漢陽金人大入棗陽信陽被兵而襄陽將帥內自相戕先生絕江見薛勉以持重求士棗得許禹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而党仲昇將宣撫軍屯城中金人圍安陸游騎至漢川觀受方畧結漁戶守南河金人至逆擊斬其先鋒且追死士焚其戰艦大軍繼進連戰北復追擊之時漢陽羣盜亦乘閒起及金人遁捕盜盡平之進秩二等就知漢陽宇文紹節爲宣撫先生言不築棗陽不足以守德安不

信陽不足以守德安守德安所以守黃不築神馬坡樊城不足以守襄陽守襄陽所以守光化又言荆湖之勢以鄂渚爲腹心江陵德安爲兩臂其餘猶十指襄州雖大不過駢拇巨擘耳若都統制在襄則副都統制宜在江陵嘉定元年詔求言先生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爲利惟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爲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月當知眞僞設復大舉則民固已怨欲進而我已戒嚴欲退而彼有敝兵決勝可期也尋提舉湖北常平兼權知鄂州改提刑已而以爲雲南運判先是開禧三年桂陽有盜吏不以實聞桂陽當湖南江西廣東三路之脊山川險絶盜窟其閒江西羣不逞相挺而起東踰南吉西逼郴衡南蹂韶石北抵攸環數千里患之明廷詔令一令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

江鄂軍捕之不得要領而江西專務招安詭降覆出朝廷患之會賊破安仁茶陵桂陽進迫長沙之攸縣中朝復下江西招安之令先生持之不可曰是犯眾怒損國威詔以直祕閣充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先生督諸將逼賊巢而屯賊之諸長曰羅世傳李孟一李元礪李新李如松胡友睦而羅世傳尤黠官軍擊破新降如松遂復桂陽孟一復至以有備引去攻樂平官軍復擊破之遁入寨遂圍之元礪來援世傳密請圖之以自效先生許之世傳竟禽元礪明年破孟一餘黨漸平而世傳恃功索賂無厭不肯出峒池州牧許俊駐吉之龍泉頗結世傳許以承襲世傳乃以元礪獻江西右司胡渠主之請用世傳盡主諸峒悉撤兩路戍兵先生固爭乃以羅九遷者爲閒令友睦圖而殺之世

傳死而諸峒服江西來爭功先生不之校也尋上善後事宜進直龍圖閣五年以吏部郎召先是宰相之弟守潤兄子守吉盜熾且及二郡故亟以先生與王公居安代之盜平宰相以爲媿且妒之乃以右正言鄭昭先疏寢召命罷免昭先亦嘗學于朱子者也先生徑歸卜居南康罕至城市或謂宰相曰人言曾長沙與人爭功二年來無一字到廟堂此豈競進者八年除利州運判知利州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司董居誼不能馭之反曲意承奉先生以蜀邊諸司並列兵權不一有警則紛然奏議理財者詆兵弱握兵者咎財匱乃作病夫議陳之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令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

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馭以維繫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猝有緩急各持己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以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于怙勢不在于尊上用兵者志在于詭貨不在于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閒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既誅而士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效者漸無階級之分由阜郊以至宕昌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鬬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于一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摩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

當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于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爲統率擇知書者以爲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時朝論未以爲然其後制閫雖暫徙利州而兵賦異掌卒莫能合先生以病乞歸次年拜江西安撫使知隆興府未幾蜀邊被兵內有張福莫簡之變朝論思前言以戶部侍郎召尋以寶謨閣待制充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生乞赴闕奏事不報移書廟堂請對又不允蓋有憚其來者先生遂奏辭改知福州先生謂辭制置而受待制于義未安又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潭州又辭乃奉祠已而復待制寶慶元年以兵部侍郎召入對首勸講正學防近習次言當以慶歷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爲戒

年來有以賣直好名之說見奏對者願倚忠直如蕭龜去邪佞如蝨賊其有阻撓讜言者必加斥逐末言宜救過更愛民已而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侍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信于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于狂妄小人之手而道路異說猶襲于尺布不縫之謠臣以爲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文帝封淮南之二子本朝太宗之所已行也今若法之雖不止訟而訟息矣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精史學尋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又除寶謨閣直學士奉祠仍兼侍讀嘗因進讀言曰古人以德行爲才十六才子自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皆德行之所發見後世以欺詐暴虐爲才如鄧艾知伯益成括皆以才稱卒于敗事其實本非才也鶴山魏文靖公同在從班聞而歎服次年遷兵部尚書力辭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獻唐張蘊古趙師民二箴請圖之座右且言下情猶未通橫斂猶未革上曰其病安在公曰臺諫專論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苞苴公行于都城則州縣橫斂無可疑者時相恨之又言夷狄盜賊之患惟在處置得宜一曰守道二曰固本三曰通財四曰稽眾五曰愛民尋以病辭常德之行奉祠得歸自草遺表其畧云望陛下精勤務學恭儉修身屈己以求直言不惡其訐守信以禦外侮不邀其功塞炎荒遷謫之門絕饋遺往來之路疾奸貪以寬民力進恬退以厚士風詔加華文閣學士致仕卒謚文簡所著有輿地綱目十五卷昌谷類稿六十卷經幄管見七卷先生之在朱門勉齋稱爲豪傑之士蓋論學統以勉齋爲第一論經濟大畧有以自見以先生爲第一兄彥純亦學于朱子之門修

龍圖詹元善先生體仁

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隆興元年進士第爲晉江丞宰相梁克家薦于朝入爲太常博士攝金部郎官光宗卽位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陞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除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主恩之說謂易于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脫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開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瀆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

泮然而釋如遇雨然何其和說而條暢也時上人不過重華宮故引易睽孤之義以開廣聖意後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開禧二年卒先生少從朱子學以存誠愼獨爲主爲文悉根諸理周益公必大嘗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名士先生與焉郡人眞西山早從之遊嘗問居官涖民之法先生以盡心平心告之盡心則無媿平心則無偏當世服其確論雲濠案謝山學案底本有云詹元善所著有象數總義詹司農集

梓材謹案先生亦爲劉屏山門人考宋史先生本傳言先生父檗與胡宏劉子翬遊則屏山固其父執也

詹元善語稿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卽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

雲濠謹案先生遺集載此語續云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

縣尉林蒙谷先生夔孫

林夔孫字子武古田人從朱文公遊嘉定中特奏名爲縣尉著有中庸章句參閱書

雲濠謹案福州府志載先生著又有書本義蒙谷集蓋先生號蒙谷見萬姓統譜

忠簡傳竹隱先生伯成

傅伯成字景初晉江人忠肅公察之孫直祕閣自得之子也少從文公學隆興初與兄伯壽同登第慶元間爲太府寺丞力言朋黨之弊起于人主好惡之偏出知漳州一以律己愛民爲本推文公遺意行之召還提舉本路常平奏乞併閩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削兩秩而從其竭閩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皆不赴卒先生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文公守南康執弟子禮文公沒黨禁方厲先生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修

侍郎度性善先生正

雲濠謹案先生年八十四卒著有竹隱居士集三十卷嘉泰志六卷見泉州府志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少從朱子學紹熙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太廟災獻二說其一用朱子之議其一因朱朝廟制而參朱子之議自西祖東爲一列每室之後別爲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各依昭穆次序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高二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藏亦如之前爲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幕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及祧主並爲一列合食其上于本朝制度初無更革頗得三年大祫之義著有性善堂文集

宣獻任斯庵先生希夷

任希夷字伯起邵武人雲溪案一本云其先眉州人祖賢臣始居邵武第進士調浦城簿從文公學文公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爲太常簿奏乞編次紹興以來禮書從之累遷禮部尚書奏周敦頤及二程百代絕學之倡乞賜謚其後周謚元程謚純謚正皆先生發之權參知政事時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識者頗譏其拱默謚宣獻修

布衣宋先生斌

宋斌袁州人少從黃勉齋李宏齋登朱子之門學禁方嚴羈旅困沮年且八十趙清敏與懽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卒葬西湖上歲一祭之則其賢可知矣

知州黃復齋先生瞢

黃瞢字子耕分寧人嘗從文公遊舉太學進士歷官大理寺簿軍器監丞後知台州上蔡子孫居台者既播越流落先生求之民閒收而教之勤苦夙夜郡稱平治遷袁州卒著有復齋集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祖禧父衡

陳先生孔夙合傳

陳孔碩字肅仲侯官人祖禧父衡皆爲晦翁所稱許先生少即以聖賢自期既從南軒東萊學復偕其兄孔夙事晦翁著中庸大學解北山集學者稱爲北山先生官祕閣修撰子韓從葉水心遊

國錄吳蠙隱先生仁傑

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自號蠙隱其先洛陽人居崑山博洽經史講學于朱子之門登淳熙進士第歷羅田令國子學錄有古周易洪範辯圖漢書刊誤補遺等書

將作陳先生守

陳守字師中莆田人父丞相俊卿嘗館朱子于白湖仰止堂使子弟受業焉先生寬宏剛直朱子題其書室曰敬恕且爲之銘以父蔭補官歷太常寺丞工部員外郎凡六授郡符三持使節俱以廉清特稱晚爲將作監卒參道南源委

承奉陳先生定

陳定字師德莆田人丞相信安公俊卿第三子奏授右承奉郎年十三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以信安命請業于晦庵年二十五卒參朱子文集

直閣陳復齋先生宓

陳宓字師復莆田人丞相信安公之第四子也少從其兄守定同遊文公之門長從黃勉齋幹嘗爲朱墨銘以驗理欲分寸之

多寡謂朱屬陽墨屬陰以蔭厰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睦宗院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還軍器監簿上言三事一宮閫儀範未正二朝廷權柄分奪三政令刑賞舛逆又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出知南康軍歲大祲奏蠲其賦十九令流民羣集就役以築江隄給食活之與諸生講論白鹿書院改知南劍州復大旱獨宿通十數萬弛新輸三之一又創延平書院倣白鹿洞規無何請致仕直祕閣主管崇禧觀卒自言居官期如顏眞卿居家期如陶潛又深愛諸葛亮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昭其語者端平初御史王遂追論其直宜褒以勸天下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註義問答春秋三傳鈔續通鑑綱目唐史贅疣諸書

雲濠謹案一本云先生與黃直卿李敎子同入廬山盤旋玉澗三峽間俯仰文公舊迹家居作仰止堂像文公于其中又築滄州草堂與諸生講學直卿暮年論當世志道之士眞西山李貫之及先生三人而已

太學程蒙齋先生端蒙

程端蒙字正思號蒙齋鄱陽人師江先生介雲濠案江先生已見龜山學案而受業于文公淳熙七年鄉貢補太學生對策不合罷歸

百家謹案新安爲朱子之學者不乏人而以程蒙齋爲首

蒙齋之後山屋以飭著雙湖以經術顯其後文獻蒸蒸矣

性理字訓

天理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人所稟受莫非至善是之謂性主于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感物而動斯性之欲是之謂情爲性之質剛柔強弱善惡分焉是之謂才心之所之趨向期必皆由是焉是之謂志爲木之神在人則愛之理其發則惻隱之情是之謂仁爲金之神在人則宜之理其發則羞惡之情是之謂義爲火之神在人則恭之理其發則辭遜之情是之謂禮爲水之神在人則別之理其發則是非之情是之謂智人倫事物當然之理是之謂道行此之道有得于心是之謂德眞實無妄是之謂誠循物無違是之謂信發己自盡是之謂忠推己及物是之謂恕無所偏倚是之謂中發必中節是之謂和主一無適是之謂敬始終不二是之謂一善事父母是之謂孝善事兄長是之謂悌天命流行自然之理人所稟受五性具焉是曰天理人性感物不能無欲耳目鼻口斯欲之動是曰人欲無爲而爲天理所宜是之謂誼有爲而爲人欲之私是之謂利純粹無妄

天理之名是之謂善兇暴無道不善之名是之謂惡物我兼照擴然無私是之謂公蔽于有我不能大公是之謂私凡此字訓蒐輯舊聞嗟爾小子敬之戒之克循其名深惟其義以達于長以會于學審問明辨精思篤行孜孜勉焉聖可賢致

附錄

朱子曰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卻是一部大爾雅

縣尉董槐澗先生銖

董銖字叔重稱槐澗先生德興人學于朱子登嘉定進士授迪功郎婺州金華尉黃勉齋誌其墓雲濠案江西通志先生所著有性理注解易注從子夢程傳其學

梓材謹案程董二先生爲介軒所自出原底冠介軒卷特介軒學案當斷自介軒故二先生及王拙齋並入是卷

程董二先生學則補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
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謔譁譁毋及鄉里人
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
問稱謂亦如之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粗豪狠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袒露頂雖盛
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
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
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以計徧數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徧數
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
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欹傾
几席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笥衣篋必謹扃鐍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
問稱謂亦如之

附錄
　朱子跋學則曰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黨庠術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于身體者由此故也是書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焉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于今日矣于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
　王拙齋先生過
　王過字幼觀德興人也從學朱子德興學宮三賢祠祭澗第一程次之其一即先生也學者稱爲拙齋先生與程董稱三先生

程柳湖先生珙

程珙字仲璧蒙齋先生之從曾孫也亦登文公之門著有易說
雲濠謹案先生號柳湖

夏蓮塘先生淵

夏淵字亞夫號蓮塘涪陵人西晉中郎將夏清之後世世居襄陽後徙居蜀家培坪山受業文公所著有孟子註今佚門人陽枋陽忌

方遠庵先生士繇

方士繇字伯謀莆田人父豐之仕至監豐國鎮朱子稱其詩豪壯先生少孤依母邵武呂氏已而徙居崇安從朱子遊聰明絕人持以謙厚嘗累試場屋不利棄舉子業專以講學授徒爲事

六經皆通尤長于易紹熙間朱子門人有至行在者公卿延致惟恐後先生在遠聞之曰異時必爲學者禍未幾僞禁果作又嘗勸朱子少著書以朱子教人讀集註爲未然其憂深思遠類此所爲詩尤温潤有遠庵集

祖望謹案方伯謀一名伯休移居依文公于建陽文公與黃勉齋手書曰伯謀不幸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厥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則方之所造可見其安靜明了或得之二氏者也王深寧自爲高弟蓋據放翁所作墓誌云

竇先生從周

竇先生澄合傳

竇從周字文卿丹陽人也生長田里衣食自給其爲人醇朴深居簡出足不及城市年過五十從游默齋學後聞朱子講席之盛卽裹糧從之其弟澄字叔清負笈以隨漫塘劉文清公嘗稱之曰竇君求道之切世所罕見近世吳門葉元老忘其年之長往從鶴山于渠陽可以比之漫塘之初志于學源流頗自文卿兄弟其後始從默齋而京口一帶向未嘗宗朱張之學導山導水實自文卿而漫塘大之嘗有盜入其居睥睨久之無所得旣而始悟其爲先生之居也相與謂曰無驚此公卽去朱子聞之笑曰此所謂蟹貊可行者也先生之弟子曰衛炳補

庶官湯靜一先生泓

湯泓字叔巽丹陽人也稱靜一先生江淮制置使東野之孫潤州學者自竇氏兄弟從朱子遊繼之者爲先生始仕官未上而卒漫塘以前輩嚴事之其弟子曰衛炳翼補

劉靜春先生黻

劉黻字季文一字靜春廬陵人學于朱子之門眞西山雅重之嘗謂人曰吾輩所言皆是皮膚惟靜春能道其骨髓若靜坐山中十年庶幾敢望靜春耳然先生晚年頗不滿其師中庸章句之說以是與西山多不合其論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而貫于物焉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則人之性豈物之所得而僭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專言乎人而不雜乎物也或者謂必兼人物而言之似也而差也古先

聖賢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以人言者易曰各正性命是乃兼人物而言之然既曰各有不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性亦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見矣因著爲就正錄西山力與之爭先生終不以爲然每見必力持其說西山引觴解之曰生平竊笑漢儒聚訟吾儕豈可又爲後世所笑姑各行所學而已 稿

樣材謹案有與先生同名氏者字聲伯樂清人知慶元時請建慈湖書院見宋史又案清江劉子澄居廬陵號靜春也

知州李先生肖壽

李肖壽字南公江陵人也累官知達州先生嘗學于朱子又嘗學于陸子其通判沔州時金人正圍蜀沔守帥師出乃攝州事

流民數十萬滿野抄掠截借西河所運帑緡以給之斥閫候增棧道收瀆散次年會師捄大安制府檄之巴州招降巴山盜權興等出知隆慶府知蓬州皆有聲以言者罷及起家守達九崇敎化初先生之嫡母無子撫之爲子而生母王氏被出先生不知也嫡母卒其父告之先生奔走四方以求之得之襄陽之雁汊迎歸侍養二十餘年人以爲難 補

安撫趙時齋先生綸

趙綸字君任忠簡公鼎曾孫也五歲誦書入耳不忘年十九從朱子于富沙趙忠定公汝愚以忠簡故召先生兄弟語曰遠器也白上以忠簡恩用之爲澧州安鄉令以義勇平羣盜宣撫使吳獵上其功改安撫機宜文字時議散遣沿邊忠義或慮召變

人敗走又明年浮光東陽被圍光山破先生曰是吾肩齒也光守乞師先生遣思明與海捘之而使從閒道入光約表裏相應未至餉司檄移師防江先生不可金人乘勝入梅林列柵據閬取倉粟江上大震先生急召思明倍道抵闕東馬山谷間步出攀木緣崖魚貫而行三十餘里設伏于陘中途禽金人之爲候者遂拔柵入蕝其酋之臥帳金人蒼黃弃逆思明軍士懸高瞰之呼聲震山谷奪其旗幟書敕牛馬雜畜盡得前此官軍所遺貲仗并難民之陷軍者而淮西之師亦集遂解浮光之圍先生本宰相家兒素心喜應進士舉而累督軍輒捷如宿將然嫉妒亦門此而起論功以直祕閣仍守信陽俄而以直煥章閣充淮西安撫使知廬州又改湖北安撫使知江陵府未至言者論罷

之明年奉祠尋知其無罪也復以直煥章閣充淮西安撫使知廬州而先生已卒其家矮屋五楹不蔽風雨所著有時齋集二十卷補

直閣林盤隱先生湜父師中

林湜字正甫長溪人父中奉大夫師中迎師于蜀得師先生以歸學者常數百人中奉爲高弟先生從朱子遊舉紹興進士除監察御史疏言陛下托股肱于宰執而除授皆小人寄耳目于臺諫而彈擊皆君子治亂之大無過于此時論多之寧宗即位以太府少卿使金金主賜之衣先生不服金人曰君命何可慢也先生曰宋正統相承羣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金人趣之謝先生盛服入謝金主不能屈使還寧宗奬之遷司農卿韓侂胄用事呂子約貶嶺外先生謂余丞相端禮曰此叔世事也執奏收回大臣之責丞相可不勉乎于是不能安于朝出爲湖北運副奉祠已而知泉州又奉祠進直龍圖閣有盤隱類稿十卷補

梓材謹案水心誌先生墓云朱公元晦既講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及數月猶走書問疑義云

侍郎應先生純之

應先生謙之合傳

應先生茂之合傳

應純之字純甫孔康人吏部侍郎孟明子也與兄謙之茂之俱從朱子嘉定三年進士知楚州兼京東經略安撫使李全來歸請大舉復中原時相史彌遠不聽晉兵部侍郎持節如故金人入寇力戰死之補

沈先生侖

沈侖字仲莊孔嘉人學于朱子精地理補

推官張玉峯先生宗說

張宗說字巖夫崇安人也學于朱子厚德爲鄉里所重紹興五年有盜焚掠井邑自西而東至張氏之境而返又五年復作自東而西亦及張氏之境而返咸曰此長者所居也毋犯以累舉恩受官而朱子適忤韓侂胄罷歸先生率僚友送諸武夷會于精舍語及時事感憤激烈朱子喟然曰巖夫眞可與語爲之浿飲盡歡且書樂府一闋命門人歌以贈謂歸州推官未上致仕自號玉峯逸老其壙即江塢也補

撫幹李先生如圭

郭磊卿字子奇仙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右史彈劾權倖無所避初理宗微時與鄭人余天錫善既卽位擢至執政而人材猥劣朝論不與先生劾之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怙權不法先生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亟除先生起居郎先生憤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先生與徐元杰劉漢弼等號端平六君子卒謚正肅立正諫坊以旌

正肅郭兌齋先生磊卿

之參赤城新志

雲濠謹案謝山劄記云郭磊卿有允齋集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

趙汝談字履常大梁人温州守汝譚之兄也雲濠案咸淳臨安志云太宗八世孫居餘杭登淳熙進士丞相周必大得其文語參知政事施師點曰是子他日有大名于世嘗從朱子訂疑義十數條朱子嗟異之以江西安撫使幹辦佐丞相趙忠定公汝愚定大策忠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及忠定去國先生兄弟罹黨禍斥去後以安慶府教授召試擢正字歷遷知無爲軍循聲卓著金人內變獻料敵備邊二策改知温州未幾改外宗正族屬皆望風而化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表力寓勸戒陳碩曰此諫書也數

丐祠史彌遠不許迺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郎累遷至權刑部尚書方先生爲講官因講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剛不克改明不能繹優柔不斷而業遂衰蓋亦有爲而言嗣以所注易進講忤時宰意然所言多稱上旨上謂卿文學高世宜代予言先生卒以老祈免及卒轉兩官遺表上又轉四官雲濠案咸淳臨安志嘉熙元年卒景定四年謚文懿先生天資絕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則陷于惡而不自知學者稱瓜山先生著有易解尚書解參道南源委

朝奉滕滎齋先生璘

滕璘字德粹婺源人與弟珙俱從朱子遊造詣深窔薦舉于鄉入太學淳熙甲科調鄞縣尉教授鄂州改除四川制置司幹官韓侂胄當國或勸先生一見可得掌政先生曰彼以僞學誣一

有易晉詩論語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注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號南塘見直齋書錄解題

附錄

先生謂眞西山曰當思所以謀當路者無徒議之而已西山答曰公爲宗臣則固當然德秀不過朝廷一論思之臣耳補

潘植字立之先生植

潘立之懷安人世業儒先生承家學尤喜從鄉閭善士遊後聞朱子講道武夷非他師所及遂與弟柄負笈而往拜焉先生工于文尤嗜史學上下數千年貫穿出入未嘗射策決科兄弟皆以弱冠掘衣有道屬志前修家居日以濂洛諸書相磨礲眼則接武林壑閒徜徉觴詠怡怡如也參黃勉齋集

梓材謹案宋有與先生同名氏者字子醉安正人嘗著易說

潘瓜山先生柄

潘柄字謙之立之弟年十六即有志于道與立之往事朱子于武夷朱子以所學授之嘗言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則淪于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則陷于惡而不自知學者稱瓜山先生著有易解尚書解參道南源委

朝奉滕滎齋先生璘

滕璘字德粹婺源人與弟珙俱從朱子遊造詣深窔薦舉于鄉入太學淳熙甲科調鄞縣尉教授鄂州改除四川制置司幹官韓侂胄當國或勸先生一見可得掌政先生曰彼以僞學誣一見可得掌政先生曰彼以僞學誣一

世儒宗以郎黨錮天下善士顧可干進乎後知嵯縣値歲饑奉行荒政多全活廟堂欲處之班列終不肯爲韓屈徑從銓曹註慶元簽判及主管官告院以病奉祠未幾倅隆興兩爲帥司參讃官至朝奉大夫遺文有溪齋類稿三十卷參姓譜

縣令滕德覃先生珙

滕珙字德覃婺源人德粹之弟入太學登淳熙進士終台肥令與德粹齊名同上

雲濠讀紀江南通志載先生令合肥有仁政

隱君胡洞源先生泩

胡泩字伯量建昌人文公之高第弟子也不樂仕進學者翕然尊之稱爲洞源先生著有四書衍說

雲濠謹案白鹿洞志載先生云稱桐柏先生桐桐洞源字形相類未知孰是

宋元學案卷六十九　圭

忠節會先生三聘

會三聘字無逸新淦人三復弟幼有異質日記千言乾道間由進士累官祕書郎光宗時三上疏指陳時事黨論興坐重劾卒贈直龍圖閣謚忠節參姓譜

梓材謹案解學士爲胡貞婦傳贊言先生事朱子爲門人高第弟子

聘君章雪崖先生鼎附門人胡淳

章鼎字季思吳縣人安貧樂道居城西人稱之曰聘君嘗問學于朱子默有所契年七十步履如飛或詢其有方外之遇問之曰吾師聖賢無外學也淳祐五年卒年七十九郡人胡淳從之遊歲時致醪醴薪米所著雪崖文集十卷詩集五十卷淳字以初參姑蘇志

附錄

車玉峯腳氣集曰章雪崖平江隱君子也不曾見晦翁而時時有詩問道晦翁答書見存有時常高聲云世紛如何汨汲得自家可以見其胸中之所存也顧齋胡丈淳嘗從之予每書此句于扇上

縣丞陳仁齋先生駿附子成父

陳駿字敏仲寧德人舉進士登朱文公之門著毛詩筆義未及脫稿而卒號仁齋子成父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中乾道進士除大冶丞著論語孟子筆義

歐陽先生謙之

宋元學案卷六十九　圭

歐陽謙之字希逸廬陵人嘗遊朱子之門參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朱子大全集答先生書三文文山之師歐陽巽齋殆即其後人而萬氏儒林宗派以文山爲先生門人恐誤也

縣令饒先生敏學

饒敏學昭武人朱文公高弟也知黔陽縣

孫龍坡先生調

孫調字和卿長溪人其學得朱文公之傳以排擯佛老推明聖經爲本所著有冊府一百卷易詩書解中庸發題共五十卷浩齋稿三卷學者稱爲龍坡先生卒祠于學

帥幹李綱齋先生閎祖

李閎祖字守約光澤人濱老呂之子先生早受學家庭已而與

其二弟從朱子講學篤志學問強力精思論議切實朱子嘗之
西塾訓諸孫爲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畧第嘉定辛未進士調靜
江府臨桂簿提刑方信儒漕使陳孔碩咸咨以軍事暇日詣學
與諸生講解士習丕變辟古田令改廣西帥幹勤慎明恕諸司
論薦改秩未赴卒黃勉齋李宏齋張主一陳北溪皆敬重之勉
齋嘗祭以文極痛悼焉自號綱齋有問答十卷

李先生相祖

李相祖字時可守約之弟在朱門辨質詳明用心精切嘗以朱
子之命編書說三十卷

縣尉李先壯祖

李壯祖字處謙與守約同登第調閩清尉朱子亦嘉其有志眞
南提刑江西運判卒祠于學所著有奏議悅堂文集參姓譜

西山嘗以典刑人物薦之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父羽儀

王遇字子合龍溪人父羽儀衢州通判博學有文先生第乾道
進士受學于朱呂之門而與廖槎溪黃勉齋陳北溪友善歷
長樂令通判贛州薦章交上時韓侂胄當國先生不少貶以求
售侂胄敗召爲太學博士除諸王宮教授以常州大旱命爲守
講求荒政民無流殍又究致旱之由開掘太湖水之侵塞于富
家者浙東饑復詔提舉常平事入對極論時弊至官力言計竈
帥罰辟機宜忠定尋薦于朝召對擢宗正寺簿丐外通判吉州
知建昌軍召除編修官首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立除祕
書郎出知吉州僞學禁興坐趙汝讜居贛州閉門讀書自號

山奉臨川帖子云若羅文恭公點劉少仔伯正李參政性
傳楊簡使楫俱以棄中偶有過從而遽爲著錄并列文苓
之子爲再傳之徒恐皆未敢以爲然蓋此乃作考亭淵源
錄者之失凡係朱子同時講學之人行輩稍次概稱爲弟
子其意欲以夸其門牆之盛而不知此諸儒所不受亦朱
子所不敢居也據此則先生當非朱門弟子或在講友之
列然攷黃勉齋記楊恭老敦義堂云吾與遇老從遊于夫
子之門二十年矣遇老長于吾十年而首與之交相好也
則先生嘗受業于朱門矣恭老遇老兄名梓

提刑楊淡軒先生方

楊方字子直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己拔俗隆興初登第平生心
慕朱子調弋陽尉還道崇安參謁面受所傳而歸趙忠定汝愚
帥罰辟機宜忠定尋薦于朝召對擢宗正寺簿丐外通判吉州
知建昌軍召除編修官首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立除祕
書郎出知吉州僞學禁興坐趙汝讜居贛州閉門讀書自號

附錄

孟講義兩漢博議及文集號東湖先生

淡軒黨禁解起家知撫州未幾奉祠嘉定更化召爲侍右郎官進考功郎官不三月復積忤以去踰再歲除直寶謨閣廣西提刑卒于象州

堂長楊信齋先生復

楊復字志仁福安人受業朱文公之門與黃榦相友善眞西山帥閩嘗創貴德堂于郡學以延之學者稱曰信齋先生著祭禮十四卷儀禮圖十四帙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

進士李先生唐咨

李唐咨字堯卿龍溪人與州學正石洪慶林易簡施允壽皆以旦評推重朱文公守郡延于學爲諸生楷式牒云唐咨易簡或究索淵微或持循雅飭察其志行久益可觀允壽洪慶皆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眾所嚴憚

學正林先生易簡

林易簡字一之漳州貢士也文公守漳與同郡進士李唐咨並延至學宮參道南源委

梓材謹案陳北溪有辭林一之動靜書又與林一之書

學正石先生洪慶

學正施先生允壽合傳

石洪慶字子餘臨漳人與同郡施允壽字伯和先後爲本州學正朱子守漳日復並延至學云同上

附錄

洪慶將歸朱子召入與語曰此去但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有此物洞然貫通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裏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蓋一瞬目閒便不見才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台要下學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悉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可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是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常要心存在

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于爲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住若無箇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卻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義理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缺

常丞趙訥齋先生師淵

趙師淵字幾道號訥齋黃巖人乾道八年進士嘗從朱文公遊與之論校綱目前後凡八書歷官衢南劒寧海軍推官趙丞相汝愚以從班薦與職事官會趙以讒斥遂翩然東歸益就所學積十餘年不仕暨詔申前命以母病添差通判溫州入主將作簿司農太常丞以論成肅后山陵事不合而去參赤城新志

梓材謹案袁蒙齋甫爲先生壻蒙齋誌趙宜人壙云訥齋當代端人與先正獻公爲友

朝奉趙遠庵先生師夏

趙師夏字致道號遠庵訥齋之弟紹熙元年進士歷官朝奉大夫亦從文公遊悉得奧旨以循天理任智力論曾點子路言志以心性情辨儒釋及論荀卿性惡禮僞之失又作誠幾善惡圖以明周子之意一證胡子之失皆爲文公所許王魯齋嘗稱其理一分殊之跋得蘆山以來一派宗旨甚的參台州府志

楊至之先生至

楊至字至之晉江人遊朱文公之門與清漳李唐咨皆文彩發越燦然可觀蔡西山妻以孫女有文公語錄二卷

余先生大雅

余大雅字正叔順昌人與劍浦游敬仲同時從朱子遊雲濠案敬仲名傲敬仲其字也一作敬仲字遠叔每見必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于求放心一言先生嘗有詩云三見先生道愈尊言提切切始能安如今扶破本根說不作從前料想看有物有常須自盡中倫中慮覺猶難願言克己工夫熟便得周旋事仰鑽朱子深與其進有朱子語錄一卷

司戶鄭持齋先生可學

鄭可學字子上莆田人自號持齋受學于朱子以稟性卞急力于懲忿上做工夫久之最得精要面命問答率前賢所未發四方來學者朱子多使質正焉朱子知漳州延至西塾其後刪定五十卷又因語錄成言分門序次爲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嘗言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識者以爲知言

劉先生鏡

游先生傲合傳

劉撝堂先生炎

劉炎字潛夫邵武人遊朱子之門朱子卒先生祭以文有云稟然若銜馭之甚嚴泰然若方行之無畔蓋久而後得之又何止流行乎四時而昭示乎河漢

黃壺山先生士毅

黃士毅字子洪號壺山莆田人徙居吳幼知嗜學爲向上事業方慶元詆誹道學先生徒步趨閩師朱文公命日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靜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終其身從事于斯著述甚富類註儀禮誤次文公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又因語錄成言分門序次爲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嘗言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識者以爲知言

劉鏡字叔光惠安人從朱文公學稱高弟

縣令李先生東

李東字子賢邵武人丞相綱族孫受學朱子號精敏登紹熙進士第爲廣陵簿秩滿周公必大俊以詩云地跨江淮秀氣兼玉成界尺直方廉西曹久處習鑿齒高士惟知孫子嚴還知萬安縣黃勉齋以書薦于漕使楊楫乞委以事而觀其能

主簿方先生壬

方壬字若水莆田人耕道耒之弟也梓材案先生亦元案曾孫當是耕道從弟淳熙中遊太學往返建安必造謁朱子至必留月餘擢第爲漳州長泰簿時朱子爲守辟先生主學條上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朱子令諸邑倣之每見民間疾苦悉別白爲朱子言之後朱子召還出大學章句俾刊示學者

方先生禾

方禾字耕叟耕道之弟也嘗與朱子書曰禾敢問改過行己之方願先生賜之一二言使禾自此得朝夕從事于斯口誦心維知所敬畏庶幾前姦之不復還其之古人盤銘書紳之義云朱子答曰夫子有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言雖約其在耕叟今日改過修己之方莫切于此則耕叟勉旃它未有以告也參朱子別集

方履齋先生大壯

方大壯字履之莆田人少好學不踐場屋專心求道朱子之莆先生舉所學就正焉得其親傳面命之意日與同志講明自號

履齋朱子爲書其額

縣令上官先生謐

上官謐字安國邵武人東京副留守悟之孫從朱子遊以祖蔭授會昌東尉調永州推官簡易不深刻永人懷之遷四會令卒

常博傅先生誠

傅誠字至叔仙遊人嘗從朱文公遊淳熙中登第由口陽令召提轄文思院充江淮推督府幕官時參政張巖爲都督著述皆出先生嘉定初除國子博士遷太常博士輪對深憂國勢不振力勸寧宗奮起治功言甚鯁切一日登對忽卒于殿下

黃先生寅

黃寅字直翁邵武人少時飄蕩豪爽方士錄語之曰以子之才

後何善不可爲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邪先生感泣問過可改否曰惟狂克念作聖于是奮勵修飭登朱子之門問學精詣言行準繩鄉人敬歎之

梁先生琢

梁琢字文叔邵武人從遊于朱文公刻志厲學所論爲學工夫及體氣魂魄鬼神之說文公多許可之又輯文公語錄潛墨石刻

縣尉馮先生允中

馮允中字肅邵武人從學于朱子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及敬義性情心術之說甚善朱子多許之嘗名其所居曰見齋云

雲濠謹案黃文獻誌馬君墓云馬氏之先在唐有延珍當廣明之亂以勤王功至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杜陵侯入宋久未有顯者十一世孫允中受學考亭朱子之門始以儒起家爲道州寧遠縣尉是可見先生之仕履矣

呂勝已字季克父祉居建陽以尚書讓合肥單死義敕葬邵武之樵嵐因家焉先生從張南軒朱晦翁講學晦翁爲和東堂九訟詩工隸書得漢法仕爲湖南幹官歷倅江州知杭州官至朝請大夫自號渭川居士

料院楊尹叔先生仕訓

楊仕訓字尹叔漳浦人從朱文公遊醇靜警敏刻勵自奮務求聖賢遺意而躬行之由太學擢第調永福令留意學校更定祭器修立社稷風雨壇推誠以待物邑人士誦德不釋口諸臺亦以愷悌慈祥聽訟平允薦之會湖廣總領請于朝願得廉靖吏以董軍餉差監鄂州榷料院踰月卒同學黃幹陳淳皆深痛惜之

修撰葉息庵先生武子

葉武子字成之邵武人受學朱子補太學生朝議有欲以韓侂胄首和敵者先生曰奸臣首不足惜如國體何率同舍叩閽力爭之嘉定甲戌擢甲科調郴州教授一以白鹿洞學規爲諸生準程刻四書集註章句以授之歷國子正知處州入爲宗學博士嘗以福建俗長催科害民陛對論罷之進直寶謨閣平生所得于易爲多其言曰易之道莫大于時時有二義有在外之時有在我之時人之出處須先論在我者我之時可動然後論在外之時若我之時未然在外之時縱佳亦不暇論其存乎我者而已葉淳祁初先生雅志恬退掛冠日久加直龍圖閣尋加祕閣修撰卒

梓材謹案宋文憲集葉氏先祠記言先生字誠之是爲息庵先生且言其知處州有異政一年嘉禾生二年麥秀兩岐三年瑞芝產于庭

知州俞先生聞中

俞聞中字夢達邵武人從學朱子登淳熙八年進士第累官知黎州悉意撫字民夷感恩

進士吳先生英

吳英字茂實邵武人紹興三十年第進士從學朱子有論語問答畧

黃先生孝恭

黃孝恭字令裕邵武人從朱子學治身嚴整起居有常度論著雕實

邱先生珏

邱珏字玉父邵武人從朱子學有主敬問答學禁嚴遂謝場屋

知軍饒先生幹

饒幹字廷老邵武人淳熙進士調知長沙縣適朱文公爲守先生夙與治事暇即聽講後知懷安軍卒有爲之銘者曰能磨琢而器吾之玉乎則心皇皇如不足能俎赫而丹吾之毅乎則足縮縮如不欲故樂也不加若性而污也不懼其辱是謂善學朱氏者蓋不惟其名而實之篤

楊先生履正

楊履正字子順晉江人朱文公門人生徒數百人

監嶽孫吉甫先生枝附子起予

孫枝字吉甫鄱縣人父允從鄉先生沈貺判錄學先生與貺判官端憲沈公正獻袁公燮學雄文望于一時所著書曰海上槀學問益精粹袁公遊及見徽國文公而證其所受燮學雄文望于一時所著書曰海上槀學問益精粹袁公遊及見徽國文公而證其所受

契齋曰初謂子善爲文不意造理乃爾寧宗卽位上書極言天下大計不見省嘉定七年與子起子同登進士第先生父時尙無恙郡守程覃表其里曰重桂鄉人榮之先生卓邁有知畧自秦隴荆湘達于淮海凡險要阨塞若指諸掌于邊事軍謀尤練習淮帥延致幕府先生以親辭不就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起予爲昭武參軍郡卒謀于庭起予往諭之卒羅拜曰孫司戶淸廉官不得犯入朝爲監察御史至太常少卿次子願賢參至正四明志

周先生謨

周謨字舜弼建陽人少警敏嗜學兩預鄉薦朱子守南康先生執贄登門盡棄其學而學焉南康抵武夷且千里有重岡複嶺之阻先生從學不怠及朱子守臨漳去武夷又千餘里先生復往求卒業既歸溫繹所聞以書請益朱子答曰講學益勤持守不懈深慰所望當此歲寒不易其操尤不易得朱子沒僞禁且嚴先生徒步會葬并于康廬開發鄉人受業者率其徒講學迄爲季集彼此規正緜歷歲月不少怠性孝友治喪用古禮斥去浮屠老子法鄉人多效之卒黃勉齋誌其墓曰舜弼之學足以取信鄉人使吾師之道講習不輟斯文之不至湮晦舜弼之力也參黃勉齋集

余先生宋傑

余宋傑字伯秀建昌人朱子授易詩禮弟子參經義考

李先生煇

李煇字晦叔建昌人朱子授易詩禮弟子同上

隱君劉先生賁

劉賁字炳文建昌人與周舜弼余伯秀李晦叔同學于朱子之門並有時名不求仕進

李木川先生杞

李杞字亘仲平江人號木川慶元元年韓侂胄欲逐趙忠定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僞學朱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先生獨從叩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正傳校行于世參四朝聞見錄

李雄平江人朱子弟子補

梓材謹案朱子實記著錄姓氏錄甲寅問答者先生也宋又有與先生同姓名者字子材眉山人著謙齋周易詳解二十卷見經義考

李先生雄

梓材謹案先生與木川李先生並質疑義于康叔臨是二先生又爲康氏門人也

宋先生之潤

宋先生之汪合傳

宋之潤字澤之汪字容之雙流人與其兄深之源問學于朱子朱子答書有曰及承深之遂承遺澤卽登仕版以究先公欲行未盡之志而澤之容之亦將讀書求志以承家學之傳皆所深望而垂問勤懇又見不自滿足之意云參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深之又學于清江劉氏詳見清江學案

撫幹潘先生友恭

潘友恭字恭叔金華人與兄端叔友端並學于朱子爲江淮宣撫使司幹參會稽續志

祕閣杜先生斿

杜斿字叔高金華人嘗問道于朱子與辛幼安諸人遊端平初以布衣召入祕閣校讐參吳禮部集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召入館閣年八十餘矣朝野雜記誤爲杜編

杜先生旃

杜旃字幼高金華五高之一也著有粹裒集十卷葉正則序之曰此文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辯學之博矣論辯不苟是非必折之于正又所謂篤矣參葉水心集

文靖鄭日湖先生昭先

鄭昭先字景明閩縣人初主浦城簿歎曰傀倖一第尚學未悉遂遊朱子之門遷知歸安縣民咸愛之累官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右丞相參姓譜

雲濠謹案閩書載先生字景紹卒謚文靖有日湖遺稿五十卷

帥機范伯崇先生念德

范念德字伯崇建安人知泉州如圭之子從學朱子讀書深潛溫厚官吉州錄參累遷江東帥機朱子嘗得先生所著雜說謂之曰持守不差見理漸明後朱子疾且革爲書屬其子在與先生及黃勉齋又拳拳于勉學及修正禮書爲言云同上

梓材謹案先生娶劉白水先生之次女與文公爲寮壻

劉先生孟容

劉孟容字公度隆興人靜春先生子澄之族人也舊從學于子澄亦嘗學于陸子嘗以書勸朱子弗爲講學之爭朱子答以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會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迷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無人管矣又貽書云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

梓材謹案先生爲公非先生放之元孫于靜春爲族子蓋始學于靜春而又師朱子者父癒年朝奉卽朱子表其墓

黎先生貴臣

黎貴臣醴陵人從朱子受業講明道學士類多宗之參姓譜

林先生學蒙

林學蒙一名羽字正卿永福人從朱文公學因築室龍門庵講明道德性命之旨鄉人師之同上

徐盤洲先生寓

徐寓字居父永嘉人朱子稱其務學求師志尚堅確參戴氏銑說

雲濠謹案眞西山誌包履常墓稱先生爲盤洲叟

隱君蔡先生念成

蔡念成字元思德安人文公守南康時講學于白鹿洞先生從之遊隱居求志樂道不仕文公沒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黃直卿而卒業焉晚與同門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如此者三十年州閭服行其化參江西人物志

縣令江德功先生默

江默字德功崇安人知建寧縣五年進士嘗從朱文公遊有易雲濠謹案姓譜先生乾道訓解四書訓詁各六卷

縣尉戴蓑伯先生蒙

戴蒙字蓑伯乳嘉人更名埜登紹熙進士調麗水尉棄官從朱子于武夷參温州府志

程格齋先生乳奇

程乳奇字次卿休寧人先之子朱子門人稱格齋先生

李先生季札

李季札字季子婺源人參仲繹之子從朱子學有問答見朱子語錄所聞晦庵先生語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

讀書閒暇且靜坐庶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理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于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出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

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說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于此尤好玩索

再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爲本存得此心于事物方知有脈絡貫通處

問明明德曰人皆有箇明處但爲物欲所蔽剔撥去了只就明處漸明將去然須致知格物方有進步處識得本來是甚麼物

問程子謂致知節目如何曰如此理會也未可須存得此心卻逐節子思索自然有箇覺處如諺所謂冷灰裏豆爆一

學者解論語多是硬說須習熟然後有箇入頭處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賣賣好底便化不好底須立箇制度教人在裏面件件是禮後世專用以刑然不用刑亦無此理但聖人先以德禮到合用處亦不容已有恥且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眞箇有到處如王格有廟格于上帝之格如還善遠罪眞箇是遠罪有勉強做底便是不至

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于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著還我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于學上當思自家是志于學與否學箇甚麼如此存心念

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把捉得定世閉事物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惑謂識得這箇道理合東便東合西便西了然于中知天命便是不惑到知處是知其所以然如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類耳順是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

孟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當于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于放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情之發露而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見

說仁只看孺子將入井時九好體認

義是箇毅然說話如利刀著物

四端本諸人心皆因所寓而後發見

問萬物皆備于我曰未當如此須從孟子見梁惠王看起卻漸漸進步如看論語豈可只理會吾道一以貫之一句須先自學而篇漸漸浸灌到純熟處其間義理卻自然出中必有庸庸必有中能究此而後可以發諸運用

聰察便是知強毅便是勇

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爲天行健

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相爲用也

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卻是一箇總要處不相雜也

縣令楊船山先生與立

附錄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朱子答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卽是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此質之中兩非別有一性

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朱子答曰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卽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卽此而見得其不雜于此者爾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

楊與立字子權浦城人受業朱子之門嘗知處州遂昌縣因家于蘭溪以道淑人學者多宗之稱爲船山先生　雲濠案福建通志誤作鉛山先生所著有朱子語畧二十卷　參蘭溪縣志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朱子門人楊驤字與立浦城人又楊與立字子權蘭溪人蓋即一人而分載之

楊驤字子節與立從弟朱子授易禮弟子　參經義考

楊先生道夫

楊道夫字仲思與立從弟朱子授易詩禮弟子　同上

梓材謹案朱子嘗教先生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見晦翁學案

徐先生昭然

徐昭然字子融鉛山人朱子與蔡季通書謂鉛山徐子融老成

有守嘗作小學欲延之家塾爲諸子師範云　參朱子文集

姜先生大中

姜大中字叔權朱子授易弟子　參經義考

敎授潘先生時舉

潘時舉字子善臨海人從晦庵遊有問必記其辨析六經疑義及問學大端多爲師門稱許每喜靜坐晦庵云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先生服膺師語造詣日深故其論求放心有云日來覺得此理眞無內外外面有箇著朱氏傳授支派圖

吳先生壽昌

縣丞吳先生必大

吳必大字伯豐興國人以父任補官爲吉水丞屬權指朱文公爲僞學遂致仕先生早事張南軒呂東萊晚師文公深究理學議論操守爲儒林所重　參姓譜

童科劉履之先生砥

劉砥字履之長樂人世南之子六歲日誦千言至覽忠孝大節輒激發感慨十歲通九經傳記能綴詞賦乾道間與其弟礪俱中童子科嘗讀釋老書曰此不足習乃治舉子業又曰此不宜專習因徧取伊洛諸儒書讀之有見遂率其弟登朱文公之門文公嘉其篤志敏學授先天太極圖傳充然有得文公晚修禮書先生預編次以時方攻道學遂無復仕進意與蔡西山黃直卿相友善年四十五卒所編有王朝禮論語孟子解皆未脫稾

同上

童科劉用之先生礪

劉礪字用之砥之弟幼穎悟孝弟中童子科後受學于朱文公嘗曰履之兄弟卻差勝若更加功或可望耳與黃直卿最友善及禁僞學志尚愈篤蔡西山編置道州先生與其兄餽贍甚厚年四十七卒　同上

王先生力行

王力行字近思同安人遊朱文公之門苦學善問深得其旨趣嘗著朱氏傳授支派圖

吳先生壽昌

爲軍敎授　參台學源流

吳壽昌字大年邵武人初謁佛者疏山喜談禪學後遊晦庵先生之門著問答畧嘗論張呂二先生謂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守約恐未也朱子深然之

甘吉甫先生節

甘節字吉甫臨川人文公高弟

曾先生祖道

曾祖道字宅之廬陵人劉子澄之徒也嘗師象山其後爲朱子之學有云陸先生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存誠持敬硬將一物去治一物風浴訊歸自是吾子家風祖道言此恐非初學所到地位陸子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也其後爲象山之學

者辯之以象山答宅之書今見載集中但言存誠持敬二語存字于古有考若持字則後人之言是陸子未嘗如宅之所云然孟子嘗言存心亦言持志則陸子謂持敬爲杜撰者其說亦過

徵君吳友堂先生袒

吳袒字叔夏號友堂休寧人淳熙丙申文公以掃墓歸婺源先生率先執經館下久之僞學禁作弟子多更名他師而先生徒步走寒泉精舍就正所學所著有易論書說文公深嘉許之

雲濠謹案歙縣志稱先生安貧守道意滿進取徵爲郡校書卽弗就

迪功陳克齋先生文蔚

陳文蔚字才卿稱克齋先生上饒人因同鄉余正叔得師朱子其學以求誠爲本以躬行實踐爲事以著尙書解注有益治道

詔補迪功郎書成賦詩云水飲已忘三月味囊中眞乏一錢儲屢空本是我家事贏得閒身且著書洵有道之言也徐忠愍公元杰其門人也

方先生誼

方誼字賓王嘉禾人問學于朱子朱子答周南仲書有云方賓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遊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參朱子文集

張先生顯父

張顯父字敬之南劍人朱子弟子著經說補

孫先生自修

孫先生自新合傳

孫自修字敬甫宣城人偕從弟自新自任從朱子遊時正學久衰先生兄弟獨知尊嚮時論難之朱子嘗貽書商搉傳訓旣沒先生追記池錄一卷附載朱子語錄參姓譜

縣令葉子是先生湜

葉湜字子是建安人以父任調新化簿去尉寧都歷安仁令以卒壯歲遊朱文公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皆可以語妻子嘗與眞西山同僚西山稱其堅彊有特操介直弗顧私遇事無難意處劇亡勘容其之安仁也爲政一出于寬平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利先教而後刑此吾所聞于眞公者也吾其敢違邪參眞西山

堂長黃先生義勇

黃先生義剛合傳

黃義勇字去私臨川人從文公武夷精舍爲白鹿洞堂長黃勉齋嘗曰向來問學之士彫落殆盡江西則甘吉甫黃去私兄弟張元德不過數人爾弟義剛字毅然事文公最久議論尤有根據嘗敘所聞曰先師德言　參江西人物志

萬先生人傑

萬人傑字正淳大治人陸文達公爲興國教授即來受學旋事文安公于槐堂象山嘗言吾門惟曹立之萬正淳可不爲利害所動已而先生見朱子于南康亦力稱之先生遂爲朱子之學

曹无妄先生建

曹建字立之餘干人學者稱爲无妄先生初從沙隨程氏繼從陸氏兄弟最後乃從朱子于南康其所欲見而不得者南軒張氏而已朱子序其言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于一悟而遂至棄百事以趨之吾恐未悟之間狼狽也已甚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象山言其天資甚高因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爲消長某與蕩滌則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減一聞他人言語又復昏蔽病亦隨發如此者不一有告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仇讐于是盡叛某之說湊合元晦說話不相見以至于死

附錄

曹立之有書于象山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象山曰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　象山語錄

幹院詹景憲先生淵

詹淵字景憲崇安人調清江戶曹掾江西俗尚鬬訟有數年不決者先生一閱之皆得其情于是瑞十一府之民有求質于有司者皆請屬先生曰寧爲戶曹非不願他官直官至差監車幹院

梓材謹案吳西山爲先生墓誌云景憲少時奮然以學自力既壯從朱文公遊得修己治人之大致

符先生敎

符敎字舜功建昌人初問學于象山象山遺傳子淵書言其妄肆無知之談子淵不得不任其責其咎先生書亦多微詞其後先生師朱子嘗言陸子不喜說性蓋亦不以槐堂弟子自名者矣

董敬義先生伯羽

董伯羽字蚩卿甌寧人師事朱文公文公嘗遣訪之名其堂曰敬義先生以道自任化行鄉里時人以敬義先生稱之著有四書訓解　參閩書

正言襲先生蓋卿

襲蓋卿字夢錫常寧人以明經擢第往師朱文公明義理之學

入諫垣爲右正言以直道事君 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嘗官小司成朱子池州語錄蓋其所著又與王居仁同時執經南軒之門謝山困學紀聞三箋子周子靜條亦云襲蓋卿南軒弟子

教授李先生宗思

李宗思字伯諫建安人其教授蔀學也文公送之曰與伯諫遊而講于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擴充破吝謹之于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于虛閒靜一之中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窮哉 參讀書工程述語

附錄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蔀州之說淺陋不足動人自是伯諫天資低所致若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者吾曹惟當勉其在己果得無一毫滲漏自是孚信有非口舌所能遽挽回也

梓材謹案臨川蓋指陸子金溪隸撫州本三國吳臨川郡蔀州謂李周翰

縣丞黃先生學皐

黃學皐字習之龍溪人通經史尤長詩書春秋南宮對策有曰愚獨愛伊川請改試爲課及制尊賢堂待賓齋與時論不合有司大訾曰此必僞學之流黜之久而擢第再轉鄱陽丞李性傳延入祁齋校勘朱文公續語錄又著評古一冊補註東坡詩集上之諸司論薦調泉州察推需次于家郡守屢留于學以訓諸生 參姓譜

學士黃尚質先生幹

黃幹字尚質長溪人師事文公著述甚富餘干饒魯字雙峯師之著有誨鑑語五經講義四書紀聞官至直學士 參道南

贊委

廖先生晉卿

廖晉卿朱子門人 參儒林宗派

附錄

廖晉卿請問所讀書朱子云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且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

李先生伯誠

李伯誠朱子門人 參儒林宗派

附錄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朱子曰坐時固是好須是臨事接物長如坐底時方好

李先生周翰

李周翰朱子門人 參儒林宗派

附錄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季克寄得蔀州李士人周翰一文來殊無統紀本之釋氏伯諫爲其所轉可慮可慮

梓材謹案李伯諫教授于蔀南軒云爲其所轉則先生蔀州人也

劉先生定夫

劉定夫朱子門人 參儒林宗派

附錄

陸象山言定夫時宏大氐落常常如此時好但莫被枝葉累倒了須是工夫孜孜不懈乃得若少解舊習又來

賀先生善

梓材謹案先生與黃勉齋李果齋爲同門友爭朱子稱門非未成之書則亦受業朱門者也

宋元學案卷六十九終

宋元學案卷七十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滄洲諸儒學案下

宏齋門人劉李三傳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忠敏趙先生范

趙范字武仲衡山人忠肅公方子與弟忠靖葵俱有大志少從鄭清之卒子才學從父軍中嘉定間嘗與忠靖殲金人于高頭累官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屢立戰功進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後爲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卒謚忠敏參姓譜

忠靖趙屏齋先生葵

趙葵字南仲忠敏弟也以功累官知滁州度李全必叛乃聚兵爲戰守計及全寇揚州先生率衆與戰出奇破之斬全以歸淳祐中進端明殿學士知潭州後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封魯國公先生有英武之才累立大勳朝廷倚之爲重者二十年卒贈太傅謚忠靖子潛同上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與兄范俱有志事功父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爲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爲有用之學是先生固李敬子弟子也

方逋雲先生逢別見勉齋學案

布衣宋先生末見上晦翁門人

進士許先生應庚 別見雙峯學案

槎溪門人

提刑鄒先生應博

鄒應博泰寧人受學于廖槎溪開禧初登第寶慶中監行在都進院奏對謂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朱熹謂人不能無人心亦未嘗無道心人心者如飲食男女好樂忿懥之類是也若無此則何以爲人乎惟其縱而不知檢則逐物而遷故曰人心惟危也道心者良能良知也而此心必甚微而難見聖人充吾良能良知之心使天理流行而昭著則人心自入于檢防之中也嘗知婺州蘇州提點江南西路刑獄爲眞西山所薦云

推官陳貫齋先生圻 別見北溪學案

果齋門人

清忠牟存齋先生子才 別見鶴山學案

縣令葉先生采

葉采建安人安仁令子是之仲子也鄉貢進士壻于李公晦從公晦問學得其指歸參眞文忠集

梓材謹案學案原底于葉平巖傳云初事節齋後事方子方子卽公晦蓋宋有兩葉采事節齋者平巖事公晦者先生四同名而誤及之耳又案先生嘗爲昌化宰見胡石塘所作陳孝子傳

推官陳貫齋先生圻 別見北溪學案

毅齋門人

祕書王唐卿先生世傑

王世傑字唐卿義烏人官祕書丞初徐文清公倡道丹溪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清之學蓋親得于考亭而先生則有得于文清者也 參黃文獻集

左司朱勵志先生元龍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嘉定十六年進士厘除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官陳恂益求建節事下都司議先生擬曰優異內官寵賚節鉞雖出于特恩主張國是愛憎名器必由于公論不可宰臣傳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筆不可改也有宗室與民論圩田眾莫敢決先生曰于法品官不許佃民田奈何天子屬籍之親乃爭田訟邪毅然決之時議括兩淮浮鹽先生謂朝廷而行商賈之事廟堂而踵諸閫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日相遂斥去寺祠 參王華川集

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痛切言之先是史嵩之在督府先生劾其殺富民王倫爲非已而嵩之入

雲濠謹案王忠文嘗序先生左司集云始公受學鄉先生毅齋徐公儀又從四明絜齋袁公遊公之學蓋會朱陸之異以爲同其寺祠也家居十年以卒又稱先生爲厲志一作勵志

葉通齋先生由庚

葉由庚字成甫義烏人生而口吃嗜讀書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徐文清倡明朱子之學先生執經從之文清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與金華何北山王魯齋辯析理學不立異不苟同虛己精索必求眞是之歸其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若纏蔽于文字開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

以爲名言學者稱通齋先生

鄉貢朱先生中

朱中義烏人徐文清弟子著太極演說經世補遺補

雲濠謹案先生朱鄉貢進士爲文清高第弟子見朱潛溪所銘先生孫希軒墓碣

雲莊家學

知州劉靜齋先生厚

劉厚字伯醇建陽人雲莊之子自號靜齋補承務郎知江寧縣辟制置司幕官以收李全功轉朝請大夫知常州衡州移南劍州以疾不赴與學徒熊竹谷輩講道終其身參姓譜

雲莊門人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允夫門人

縣尉董槐澗先生鉞見上晦庵門人

元善門人

文忠眞西山先生德秀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蒙谷門人

文忠江古心先生萬里父煜附門人陳偉器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煜始業儒先生少神俊有鋒穎考功郎官召還尚右兼侍講史嵩之連舉于鄉入太學有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硯開以舍選出身歷知吉州創白鷺洲書院權知隆興府創宗濂書院遷辭依舊職提舉洞霄宮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先生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元兵渡江先生聞襄樊失草野間爲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始先生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及饒州守鑿池芝山後圖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城破軍士執其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先生竟赴止水死

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忠參史傳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以先生爲林子武門人

古心學侶

縣令劉月澗先生南甫附從子由聖

劉南甫字山立號月澗吉水人年十七以治尚書擢嘉熙二年進士第爲縣安遠能去淫祠人稱神明警敏絶倫最爲江丞相萬里所重歐陽巽齋雖與爲輩行然師事之其學傳于從子口口字由聖號方壺先生參解春雨集

梓材謹案吉水縣志載先生嘗講學白鷺書院書院爲江丞相所創則先生本古心學侶也

竹隱家學

知州傅先生壎

傅壎字仲珍忠簡之子慶元中登第知崇安縣創均惠倉增學田立義冢邑人爲立祠用課最歷大理寺丞審冤獄得實卿以下患之臺諫劾罷旋以獄直知南劍州改漳州先是忠簡兄弟相繼守漳先生治如其父邦人安之徙撫州以都官郎召未至卒

徽猷傅先生牧

傅康字仲良忠簡之子以父任知古田縣猾胥匿簿書賦入日少先生籍其家出所匿復得實邑計以饒爲司農寺丞知汀州時兄仲珍守漳其父往來就養鄉人榮之徙南劍發奸摘伏吏不敢欺累進司農少卿兼左司諫練熟典章上甚材之晚知袁州直徽猷閣致仕

性善門人

文安趙星渚先生景緯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少勤學弱冠得周程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子之門朱子門人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爲本由是往來葉度之間研索益精入太學登淳祐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諸生守其矩度丁母憂以疏不逮養服闋不調作讀易庵縣醬山每進輒秩必固辭歷知台州兩辭不許趣命益嚴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說使其民更相告諭諷誦服行期無失墜約束官吏擾民五事取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訊贊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爲之感涕者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于朝旌孝

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平重刑懲譁訐治豪橫建黃巖縣社倉六十有六其善政不可殫載進考功郎四辭新命且乞于赤城桐柏之間采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使病廢之身不爲無用于聖世不許御批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侍緝熙殿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祇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于憂故能無憂先處以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于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又論監司守令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彗出于柳先生應詔上封事拜太府少卿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辭乞奉祠不許拜宗正少卿兼侍講乞祠還家御筆趣行除兼權工部侍郎時又命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開

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召爲中書舍人進顯文閣待制乞祠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未幾疾作謝醫卻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而卒詔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謚文安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號星渚見車玉峯所作台州新鎸五邑坊場河渡錢記

北山家學

忠肅陳先生韓別見水心學案

復齋門人

山長黃德遠先生績見下瓜山門人

蒙齋門人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別爲介軒學案

槃澗家學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別爲介軒學案

槃澗門人

董復齋先生琮

程古山先生正則並見介軒學案

蓮塘門人

進士陽孛溪先生枋

陽枋號孛溪稱大陽先生有易說

梓材謹案先生鋼梁人淳祐中進士見四川總志又案大陽五世孫有撰玉井易說者佚其名

陽存齋先生昂

陽昂號存齋稱小陽先生有易說

梓材謹案大小陽先生及韓禮部傳原與靜清同卷爲四明朱門學案之一謝山改定爲靜清學案靜清以上併入是卷

遠庵家學

方先生丕父別見勉齋學案

二寶門人

衛先生炳

衛炳字晦仲句容人也從二寶兄弟遊不爲今學而爲古學落落不苟二寶嘗介之以見漫塘稱其氣肅而言質空谷足音屢

早卒君子惜之補

靜一門人

衛先生翼

衛翼字翼之句容人從湯靜一遊卽晦仲從兄弟也漫塘稱其有遠韻補

玉峯門人

知軍江先生塤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瓜山門人

山長黃德遠先生績

黃績字德遠莆田人初遊淮浙偏參諸老已而從陳師復潘謙之二子遊及二子卒同門友槃東湖書堂而請田于官以祀之

讀約聚講如二子規約由是學者皆就正于先生郡守推入尊
德堂以繼劉彌邵又辟充涵江書院山長先生以獨不懼名齋
所著有四書遺說近思錄義類

蘇先生國台

蘇國台仙遊人辰州守權子從潘柄講學補

溪齋門人

趙省之先生雷

趙雷字省之縉雲人滕溪齋弟子參儒林宗派

德章家學

縣令滕萬菊先生鉉

滕鉉字和叔婺源人合肥令德章之子爲安仁令所得所授學

洞源門人

黃先生輔別見勉齋學案

監稅李先生仁扈

李仁扈字載叔德興人也直煥章閣駿之子官鎮江都稅院監
稅胡伯量學二十八歲而卒漫塘劉文清公志其墓曰載叔來
金壇伯量與偕載叔出語稍易舉事稍偏伯量必正色折之載
叔欽衽謝惟謹卒生所見後生敬事師友未有如載叔者伯量

妻焉

至之門人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撝堂門人

王立齋先生侃

運使王敬巖先生佖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吉甫家學

侍郎孫先生願質附子璿

孫願質鄞縣人吉甫次子紹定五年進士第後中教官科終工

部侍郎子璿字壽朋知臨海縣奉母在官元兵至母子俱蹈難死丞相葉夢鼎尚書王應麟嘗以文章薦之 參至正四明志

履之家學

劉先生子玠 別見勉齋學案

克齋門人

忠愍徐先生元杰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子是家學

縣令葉先生采 見上果齋門人

尚質門人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 別爲雙峯學案

提舉李先生鑑 別見勉齋學案

晦翁再傳

簽判邛行可先生富國

邛富國字行可建安人受業朱子之門人簽判端陽所著有周易輯解十卷易學說約五篇經世遺書二卷 雲濠案道南源委云登亭祐進士又云著周易輯解經世補遺易學說約發明朱子宗旨宋亡先生高蹈不仕 修

唐齋家學 劉李四傳

知府趙氷壺先生汸

趙汸字元晉號氷壺葵之子也咸淳中嘗知建寧府著有養疴漫筆一卷 參四庫書目提要

葉氏門人

陳玉巖先生天澤

陳天澤字澤民一字玉巖昌化人葉采弟子

唐卿門人

石蟠松先生一鰲

石一鰲字晉卿義烏人祕書丞王世傑弟子 雲濠案黃晉卿表先生墓云少受業于王君若訥既又從祕丞遊 世傑則徐文清弟子也眞思于易所著有周易互言總論十卷 補

梓材謹案先生號蟠松見王海日許氏四傳堂記

靜齋家學

忠簡劉氷壺先生欽 別見九峯學案

主簿劉希泌先生應李

劉應李字希泌雲莊弟炳之孫也初名榮登咸淳進士調建陽主簿入元不仕退與熊勿軒胡庭芳講道于洪源山共居十有二年後建化龍書院于芭潭聚徒講授學者多集參姓譜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靜齋之門蓋以韜仲之孫而受學于靜齋者也

靜齋門人

熊竹谷先生慶胄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希泌講友

參軍熊勿軒先生禾 別見潛庵學案

鄉舉胡雙湖先生一桂 別見介軒學案

古心門人

州判趙元道先生介如

趙介如字元道浮梁人從江古心遊其學靜深有本登寶祐進

士通判饒州元起爲雙溪書院山長從者甚衆參江西人物志

月澗門人

著作歐陽巽齋先生守道別爲巽齋學案

小陽家學

陽以齋先生恪

陽格號以齋蜀人理宗三十九年爲蜀舉首其父存齋之學得之朱子高弟浩陵憂氏淵先生有春秋夏時考正一編凡三十四條其說謂是堯典定時成歲之後四時十二月之序一定不移虞夏商周皆因之春秋時皆夏正之時月皆夏正之月謂夏時冠周月之說非是參張氏春王正月考

梓材謹案先生爲小陽先生之子史靜清師之見宋史史獨鞏傳然向之道學派者皆以靜清爲大小陽之傳

小陽門人

教授史靜清先生蒙卿別爲靜清學案

禮部韓先生居仁

韓居仁字君奭本開封人也後居明州仕至禮部鄂中學于小陽先生記嘗官慶元經歷講學甚醇本堂謂其指易之全體大用以祛破碎脈詩之深源正流以洗浮薄又極稱儒術吏治有惠政于慶元嘗周視城渠水脈疏之淪之既西至它山于堰于閘完故立新迹無旱潦之患深寧王尚書序其事而尤與程敬叔相契補

德遠家學

參議黃四加先生仲元

黃仲元字善甫涵江山長續之子咸淳中登第陸秀夫薦充益王府撰述官除武學諭太常博士兼閩廣宣撫司機宜改國子主簿兼福建招捕司參議皆不赴宋亡改其名曰淵字天叟又改其四如之號而以韻鄉賢翁彥安爲稱窮居稽古深入理奧率以向上自處不忝其父年八十二卒有四如講稿經史辨疑四如文稿參姓譜

德遠門人

推官鄭先生獻翁

鄭獻翁字帝臣莆田人從黃德遠遊咸淳初登第仕至漳州推官元既改物與仲元諸人俱以宿儒爲郡人模範

參政趙格齋先生順孫

趙順孫字和仲籍寶人也韓王普之後父霈學于溪齋滕氏授以尊所聞集遂傳其子先生既長謂朱子之微言奧旨散出于門人所記錄者莫克互見乃采集以爲四書纂疏學者盛傳之淳祐十年進士自祕書郎五遷至侍御史皆兼講讀之職凡日食震電水火爲災必援據經傳及累朝故實爲危亡可畏之說隨時致戒時帑藏朽乏而人主不知汰侈日甚先生疏奏者八面奏者三謂周官九式冢宰實總之今大臣乃學陳平之不知錢穀非也眞宗常令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恕以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恕慮先朝知其有臣慮陛下不知其無也度宗不以爲忤令諸司條具以聞又言內廷之格

不可輕發恩賞之濫有所謂特除特轉特補特贈者不可輕徇
庶僚上殿專以瑣細對揚當申儆之以革習諛之風乞召洪天
錫陳宗禮陳宜中還言職薦湯漢李伯玉何基徐宗仁呂圻歐
陽守道呂大圭劾龔日升昏鄙美人楊氏父死甫踰旬進封淑
妃先生言當念其蓼莪之感請以期年雖不從而竟得過卒哭
者久之謝堂與其弟庠皆以戚畹驕橫先生力言之堂免侍從
皇以節度使罷奉朝請度宗雅重先生而貢似道方當國先生
累陳買田變楮之弊又劾罷其姪廣德守蕃世似道怒甚先生
丐去度宗不允又言新宮之建議毀民廬未知師臣相臣有諫
玉清昭應如王旦者否似道益怒上章乞骸先生亦丐去除吏
部侍郎兼祭酒同修國史仍兼侍讀先生猶不自安求去益力

遂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時以夏初即徵民
租先生爲設法糴二千萬斛以入庾而豫徵之法以免築學道
書院以講學復召爲吏部侍郎晉尚書兼侍讀請急援襄陽因
述許翰之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
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知危亡而不言則人主處危亡而
不知又曰端平失襄而卒復之今日之事與端平異不急援禍
至無日度宗爲愀然變色似道笑曰縱襄陽失守豈遽危亡此
書生腐語耳六年攝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兼權參政八年
同知院事兼參政馬丞相廷鸞去位度宗欲用先生爲右揆兼
元樞先生歎曰吾其爲張悌矣已降麻會病得辭以資政殿大
學士提舉洞霄宮舟次富陽歎曰一病足勝二十四考矣十年

起爲福建安撫使兼知福州爲州民代輸稅錢四十餘萬知時
事不可爲亟歸憂憤疾篤不復御藥而三宮北上矣又九浹旬
而卒所著自四書纂疏外有近思錄精義孝宗繫年錄中興名
臣言行錄格齋集學者稱爲格齋先生補

萬菊門人

黃草窗先生智孫

黃智孫字常甫休寧人稱草窗先生學于萬菊滕氏而定宇之
師也補

梓材謹案汪氏炎昶狀陳定宇行畧云後從鄉先生黃公
常甫遊黃公之學出于星溪萬菊滕先生滕之先璘琪二
伯仲皆爲朱子高弟是先生爲萬菊弟子之證亦可知萬
菊爲二滕後人蓋即安仁令云

草窗同調

陳復齋先生源長

陳源長字復之休寧人定宇之父也力學不倦以麟經教授師
之者眾有董生下帷之風參定宇集附錄

梓材謹案先生本名履長晚年更名源長從學者號之曰
復齋見定宇所述先世事畧

子善所傳

陳西山先生紹大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行可門人

翰林張先生諒

張先生貢合傳

張諒字子京建安人與弟貢學易于邱行可著經史事類書澤
三十卷後贈翰林應奉文字貢字壯夫

賢良鄭翠屏先生儀孫

鄭儀孫建安人號翠屏從邛行可學易咸淳中以賢良舉少帝北行先生退而著書作易說大學中庸章句史學蒙求箋註性理字訓郡守吳某率幕屬迎于學師事之

蟠松家學劉李五傳

孝子后先生定子

后定子字安叔義烏人一鰲子端敏純孝繼母朱性嚴毅先生奉養不倦無怛色者三十年參兩浙名賢錄

蟠松門人

國學陳牆翁先生取青

陳取青東陽人受學后一鰲慷慨有志節子樵百家記

雲濠謹案東陽縣志載先生云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中葉來徙邑之太平里先生國學進士與閻考亭之學自號閒牆翁

文獻黃文貞先生溍

黃溍字晉卿義烏人先生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于四方登延祐進士第累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交未始以師道自尊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于世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先生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以祕書少監致仕未幾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藪出金織紋段賜之陞轉至中奉大夫旋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追還京師復爲前官八之

始得謝南還卒年八十一累贈參知政事追封江夏郡公謚曰文獻先生天資介特在外唯以清白爲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氷壺三尺纖塵弗汙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眴如陽春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于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訓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讀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稾二十五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參史傳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以先生爲后氏門人宋潛溪狀先生行實言其常著書諸葛武侯辭太學內舍劉應龜見而歎之因留受業又從仙華山隱者方鳳遊是先生又爲劉氏方氏門人也楊鐵崖誌其墓云與其徒私謚曰文貞先生

幾翁同調

隱君李復庵先生直方

李直方字德方東陽人少以世業治尚書舉進士不第退治河洛之學宋末隱居教授其受業弟子陳樵與胡濙陳士允皆以文學知名晚歲家益貧與其弟子耦耕南山之麓人皆以龐德公擬之參金華先民傳

雲濠謹案隆慶東陽志載先生一名幼直字良佐爲人沈殺方介又言其所著書百餘篇皆未竟惟易象數解爲全書至元中錄故上書言宋丞相者至其家則焚且久矣金華府志云學者稱復庵先生

元道門人

隱君汪東山先生華別見雙峯學案

右丞燕先生公楠

燕公楠字國材建昌人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貢于鄉不第後以連帥辟五遷至通判贛州事元世祖既平江南詔訪遺逸公板授同知贛州事後召至上都奏對稱旨賜名賚因裹加帶命參大政辭乞補外累拜江浙湖廣行省右丞召還朝以卒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爲宋禮部侍郎巖七世孫與汪東山爲同門友亦趙氏弟子也著有五峯集十五卷見程雪樓所作神道碑

草廬門人

鄉舉陳定宇先生櫟

陳櫟字壽翁一字定宇晚稱東阜老人徽之休寧人學以朱子爲宗所著有百一易畧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時言躬行之士亦草廬弟子也補

復齋家學

鄉舉陳定宇先生櫟見上草廬門人

翠屏門人

知事張先生復

張復字伯陽建安人仕元爲建寧路知事師事鄭翠屏學易得邱氏之傳嘗輯諸儒論議編性理遺書十四卷

巖翁家學劉李六傳

隱君陳鹿皮先生樵

陳樵字君采取青之子好以鹿皮爲衣自號鹿皮子先生學于家庭又從李直方受五經大義性沈敏嗜學獨取遺經精思逾四十年心領神會自以聖賢大指可識乃入東白山大霞洞中著書其微詞奥義多前儒未經道庚伯生黃晉卿歐陽圭齋輩皆向慕以爲不可及宋潛溪志其墓稱爲東陽隱君子百家記

疑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本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壹是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樵不揆晚學三十年前嘗編書解折衷以羽翼蔡傳亡友胡庭芳見而許可又勉以卽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期與四方學者共之書傳纂疏序

程松谷先生顯道

程顯道號松谷婺源人也有孝經衍義嘗封股救親水漿不入口三日哭哀于墓書銜恤二字于扇疏食終三年定宇以爲不言躬行之士亦草廬弟子也補

文貞門人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忠文王華川先生禕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詩敏師事黃晉卿元政亂先生爲書數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嚴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明洪武初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遷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召修元史爲總裁官書成擢翰林侍制兼國史編修奉使雲南爲梁王把都所害其遺文有華川集玉堂雜著諸書正統間追贈翰林學士謚忠文 參人物考

提舉戴九靈先生良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陳夷白先生基

宋元學案卷七十 三三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也黃晉卿高弟學者稱夷白先生 補

隱君劉訒村先生涓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學正蔣先生允升

蔣允升字季高東陽人貞節先生元之子也幼穎異長益自力于學貞節性嚴毅教訓甚篤延方先生麟李先生亦于家爲之師凡天人性命之奧禮樂名物度數之詳悉得于耳提面命而會其指歸貞節與兩先生繼歿先生束書入懷歸山中博考而精思之所有既富發爲文章動合法度會黃侍講致政家居先生爰登其門嘗試有司不合遂棄其業弗爲部使者舉其茂材當得官未報而卒年二十九所著有時敏齋稿 參王忠文集

陳先生士允

陳士允東陽人從李直方遊爲人古樸迂遠不趨勢利閉戶讀書深明易旨尤慮學者未易讀程朱傳義迺輯諸家所著爲集

註同上

定宇門人

梓材謹案宋潛溪志貞節墓言先生嘗從黃文獻公遊右文獻蓋亦黃氏門人而瞻隆慶東陽志則稱其從烏傷黃文憲公遊也

梓材謹案宋潛溪志貞節墓言先生嘗從黃文獻公遊右文獻者授慶元路儒學正

隱君倪道川先生士毅

倪士毅字仲宏隱居徽州祁門山定宇陳氏弟子也學者稱爲道川先生生平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仁義道德之說素論定于郡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故夥入信其言而尊其行與趙東山汪璟谷朝夕講學時稱新安三有道嘗言朱子四書集註既行當時儒者懼後學誦習之難因各爲詮解于是勉齋有通釋而朱語錄附于大學章句之下始自西山眞氏名曰集義祝氏宗道四書附錄放而成之格齋趙氏有纂疏克齋吳氏有集成定宇陳氏有發明雲峯胡氏有四書通仁山金氏有指義由宋迄元不下數十家而義理未爲明備著四書輯釋三十六卷瑣處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爲教妙在一動一靜之間詩取先天八卦圓圖指其綱要景象而示人以履運易前圖說

案邵子此詩取先天八卦圓圖指其綱要景象而示人以履運

朱子綱目凡例序

朱子綱目之作權度精切而筆削謹嚴先輩論之詳矣贊不待贅惟凡例世尚罕傳學者于書法有未窺其要者至元後戊寅冬友人朱平仲晏歸自泗濱明年春出其所錄之本謂得于趙公繼清質翁之子嘉績疑始獲披閱遂節錄之暇日詳觀因轉相傳錄而不能無小誤惜未有他本以參校乃隨所可知正其錯簡二條漏誤衍文共三十餘字以寄建安劉叔簡錦文刊之坊中與四方學者共之又記昔受學于先師陳定宇先生時得李氏綱目論一篇實能發朱子此書之大旨而見者亦少今併錄以附于後蓋凡例當與綱目並行而李氏綱目論當與尹氏綱目發明並行若綱目及尹氏之書皆盛行矣故願以是二書

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謂天根者指坤震二卦之間而言坤震之間陰既極矣微陽將生將生之微陽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者指乾巽二卦之間而言乾巽之間陽既極矣微陰將生將生之微陰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非有二也動而陽靜而陰更相禪代無有窮已天之寒暑時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著者也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靜而陰也非全無陽陰漸盛則陽漸微盛之極者消則微之極者息矣知此則知坤震之間乃乾之靜專既極而動直之初也故曰天根乾巽之間乃坤之靜翕既極而動闢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草木之甲坼必先根而後萌坤震之間在圖之下方其象厚地之下天包地外地下有天凡根之所著愈深則萌之所發者

愈暢天根之名所以立也月之魄受日之光其無光處月之本體也乾巽之間在圖之上方其象中天之上月望而午盈極而虧而月之本體無光者始微出于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闔闢流行不息而人物生焉氣之流行其陰陽消長固不齊人物圓平其中其純駁美惡豈能齊乎以吾身而處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動靜之間如足之蹋天根上極乎動靜之間如手之採月窟眞有見乎氣機之消息流行者而後人物之生所以不齊者可得而喻矣見之明體之熟則其所以撫世酬物者必有其道矣所謂三十六宮指八卦之畫爲言剛畫奇一爲一宮柔畫耦一爲二宮八卦二十四畫共三十六宮陽宮十二陰宮二十四三十六宮不皆春也以耳目聰明之身而探月窟蹋天

根知物識人而灼見其不齊也而以無所繫累之閒心來往乎其閒酙對待之象以施泛應之用畫之對則皆一奇一耦也卦之對則皆三陽三陰也如是則泛而應曲而當三十六宮陽宮不暑陰宮不寒無適而非春也天根月窟三十六宮易之象也知物識人閒來往都是春則其占也此邵子胸中之全易而凡學者所當以爲己易者也昔人于此詩遇字遙字酙而未審訣位可指而不可以言納甲之理也參同契乃是整齊一歲一月一日之造化以明吾心之造化姑借易以言之大概約畧取象云爾而非以說易也

六宮圖說

按自甲至癸者十日之名也日有十而卦以八以八納十故乾坤二卦始終包羅之而納甲乙壬癸之四日甲壬陽日乾納之乙癸陰日坤納之也其閒六日二男納其陽三女納其陰六子之卦各得乾坤之一畫者也又艮納丙兌納丁者氣之方行者也少男女納之猶日之未午歲之方夏時也震納庚巽納辛者質之已凝者也長男女納之猶日之過午歲之既秋時也坎離中男女納戊己于正中有不待言者矣易家納甲意本如此其見于經則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與革之己日乃孚而己世言易卦納甲本于參同契今以其書考之則以月之明魄多少取象于卦畫而以所見方位爲所納之甲二者皆非也夫既以乾三畫純陽爲望以坤三畫純陰爲晦則其明魄消長當以五夜當一畫若是則震當爲初五夜之月而非生明兌當爲初十夜之月而非上弦也望後巽艮準此此月之明魄既與所

言卦畫不類矣又地之方位甲庚相對既以望夕之月爲乾而出甲則初生之月不見于庚矣上下弦之昏旦同見于南方之中亦初無上弦見丁下弦見丙之異也大抵月之行天一歲十二月閒其昏朏出見之地夜夜推移不襲其位惟有春秋二分黃道與赤道相踏又須氣朔分齊則其朔望昏朏出見乃有定位可指而不可以言納甲之理也參同契乃是整齊一歲一月一日之造化以明吾心之造化姑借易以言之大概約畧取象云爾而非以說易也

入卦納甲圖說

葉先生大有

葉大有字謙甫定宇之甥嘗稱其入有悟門其進有實地

吳梅子仲文定宇之甥其問答見定宇集補
則誠門人劉李七傳
處士李先生孝謙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獄麓諸儒學案表

胡大時
彭龜年——子欽——孫泓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子鉉
吳獵
游九言——劉宰——黃復
　　王遂——黃震別爲東發學案
　　竇從周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鄭節夫
游九功
周爽

趙善佐
簡克己
吳倫
蔣復
陳琦
鍾如愚
張巽父寓
王居仁
趙方——子范
　　子葵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梁子強
鍾炤之
蔣元夫
沈有開
曾撙　父信道
宋文仲
宋剛仲
吳儆
曹杲
蘇權——子國台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周去非——從子端朝
謝用賓
蕭佐
李壁——高崇　別見鶴山學案
李道
劉強學
宋牲——子自適
潘友端　並南軒門人
五峯劉氏王氏紫巖再傳
龜山和靖譙氏武夷得全三傳

二程元城子文四傳

宋元學案卷七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嶽麓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宣公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遊者然如彭忠肅公之節概吳文定公之勛名二游文清莊簡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崔嶽麓之巨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實齋誰謂張氏之後弱于朱乎述嶽麓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下卷則講學蜀中為異耳

南軒門人　胡劉再傳

胡季隨先生大時

胡大時字季隨崇安人五峯季子雲濠案序錄嶽麓曰子朗盤谷當即先生南軒從學于五峯先生從學于南軒南軒以女妻之湖湘學者以先生與吳畏齋爲第一南軒卒其弟子盡歸止齋先生亦受業焉又往來于朱子問難不遺餘力或說季隨才敏朱子曰須確實有志而才敏方可若小小聰悟亦徒然最後師象山象山作荊公祠記朱子譏之先生獨以爲荊公復生亦無以自解先生于象山最稱相得云

梓材謹案先生與周允升朱深之相聚從戴監廟遊見朱子答深之書是先生又及岷隱之門矣

湖南答問

學者問曰延平先生語錄有曰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進步須打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其泥滓漸漸消去又云靜坐時收拾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處著理會又云學者有未祛處只求諸心思索有窒礙處及于日用動靜之閒有咈戾處便于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又云大凡事必有根只于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爾又引上蔡語云凡事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又云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于進學有功兼亦是養心之要觀此數說眞得聖賢用功緊要處但其閒有一段云學者之病在于未有灑然氷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恐不足道也竊恐所謂灑然氷釋凍解處必于理皆透徹而所知極其精妙方能爾也學者既未能爾又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饜飫以俟其自得如能顯然免于尤悔其功力亦可進矣若直以爲不足道恐太甚也大時答曰所謂灑然氷釋凍解只是通透灑落之意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則讀書爲學皆通透灑落而道理易進持守亦有味矣若但能苟免顯然尤悔則途之人亦能之誠不足爲學者道也且其能苟免顯然尤悔則胸中之所潛藏隱伏者固不爲少而亦不足以言學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嘗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根腳方得恐大其心胸時卻無收斂縝密的意思則如何大時答曰心目不可不開闊工夫不可不縝密

學者問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緜謂學者之

于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從容到自然處恐寧過于矜持亦不妨也大時答曰頃年劉仲本亦曾舉此條以爲問蓋嘗答之曰敬是除病之大藥矜持是病之劵證藥力既到病勢既退則劵證亦除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有諸中必形諸外唯恐不直內直內則外必方至論釋氏之學則謂于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似以敬義內外爲兩事矣竊謂釋氏之學亦未有能敬以直內若有此則吾儒之所謂必有事焉者自不容去之也大時答曰前一段其意之所重在有諸中必形諸外上後一段其意之所重在義以方外上且謂其敬以直內上則有之味有之二字則非遽許之以爲與吾儒之學所謂敬者便可同日而語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釋氏無實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又卻有曰釋氏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竊謂既無實惟見一偏則其學皆憑虛鑿空無依據矣安可謂其到止處而責之以有用有禮義乎大時答曰釋氏曰止安知止乎此以吾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此止字就其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已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竊謂此段事釋氏固無之然所謂識心見性亦與孟子盡心知性不同盡心者物格知至積習貫通盡得此生生無窮之體故知性之稟于天者蓋無不具也釋氏不立文字一超直入恐未能盡其心而知其性之全也大時答曰釋氏云識心見性與孟子之盡心知性固是不同彼所謂識心見性之云蓋亦就其學而言之兩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之云所以甚言吾學與釋氏不同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蓋爲尋行數墨而無所發明者設而來諭之云謂必須深究乎此然後可以聞道則亦俱墮于一偏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竊謂學者必須先審其趨向而後根本可培壅不然恐無入頭處大時答曰必先培其根本然後審其趨向猶作室焉亦必先有基址然後可定所向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于敬而後能誠也大時答曰誠者天之道也而實然之理亦可以言誠敬道之成則聖人矣而整齊嚴肅亦可以言敬此兩事者皆學者所當用力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學者能日用閒常切操存則可漸無此患矣大時答曰其中充實則其外無罅隙

學者問曰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

五峯有曰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向來朋友中有疑此說
謂靜必有動然其動未有不感于物者所謂性之欲者恐指已
發而不可無者爲言若以爲人欲則性中無此五峯乃專以感
物而動爲言昧天性而歸于凡愚何也大時答曰按本語云知
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
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曰知曰察曰昧其辨了然矣今既不察乎
此而反其語而言乃以感物而動爲昧天性者失其旨矣學者
又曰曰知曰察曰昧其辨固了然但鄙意猶有未安者感物而
動兩棄記固止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初未嘗有聖人君子凡
愚之分通與節之說今五峯乃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
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是不

以感物而動爲有得也更請垂誨大時答曰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格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
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
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于物也人化于物者滅天理而窮
人欲者也觀其下文明白如此則知先賢之言爲不可易矣且
味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兩句亦有何好而必欲舍其正意而
曲爲之說以主張之乎程子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
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便感非自
外來也又曰寂然不動萬象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內
感不是外面將一箇物來感于此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又曰蓋
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
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則便自不出來也以此四條
之所論者而推之益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所謂感物而動性
之欲者不必曲爲之說以主張之矣湘山詩云聖人感物靜所
發無不正衆人感物動動與物欲競殆亦與聖賢之意相爲表
裏云爾

附錄

南軒答季隨書曰遺書所謂未容輕議者非是爲尊讓前輩蓋
未易明不應乘快便據目前斷殺若果下工夫方覺其未易也
只據前人所辨亦須自家胸中見得精神乃可不然只是隨人

贊歎而已頃年編希顏錄如莊子諸書所載顏子事多削去先
生云諸說亦須玩味于未精當中求精當不可便容易指以爲
非而削之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今十二年愈覺斯言
之有味願吾友篤沈潛之功以輕易爲戒補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彭龜年字子壽清江人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南軒質疑
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宜春尉安福丞用薦爲太學
博士累轉兼嘉王府直講除起居舍人寧宗立遷中書舍人尋
陞吏部侍郎兼侍讀慶元二年落職嘉泰初復官奉祠開禧二
年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謚忠肅先生言大學格物致知之外
非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疏于各

係之下者卽格物致知之事未嘗有闕文也又言大本者卽此理之存達道者卽此理之行未有極其中而不和者未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者不必分說時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而不中非是就時上取中也皆與集註不同（雲濠案先生著有止堂集二十卷）

文定吳畏齋先生獵

吳獵字德夫醴陵人也學者稱爲畏齋先生遷居善化年二十三見張宣公稱其宏裕疏暢曰吾道知不孤矣先生謂聖賢教人莫先于求仁乃以孔門問答及周程以來諸儒凡言仁者萃類疏析以請正宣公是之以進士主平南簿宣公帥廣西檄攝靜江教授劉焯代宣公辟爲司屬李接作亂連陷州縣先生以方畧復鬱林言于焯曰有罪不誅有勞不賞師所以久不克也

焯乃大會將士錄鬱林之功而誅南流尉等數人一軍皆用命不踰時禽接六州八縣盡平磔接于市脅其心肝以祭死事者南流尉者宰相王淮甥也初盜之起焯責刑獄司佚捕轉運司分餉二司懼且怨至是欲中先生以幷中焯且迎宰相意乃劾先生焯上疏爭之先生適以憂去焯亦改鎮湖北刑漕二司遂劾先生左遷幷及焯罷之焯亦尋卒先生服闋上書爲焯訟冤言六州之功犯不測者四爲其難者六且臣今不忍負劉焯乃不負陛下也不報先生時當赴溆浦令以焯冤未白不行趙雄林栗趣之乃赴明年調桂陽軍酒庫監賑荒有勞趙雄薦之紹熙四年知無錫縣陳文節公止齋言其平李接之功訟劉焯之義桂陽荒政之勤召赴都堂尋召試館職先生對曰大義不明

而委兵民于交病之地此今日所患也靖康之禍天地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使南渡以來君臣上下朝思夕勉如句踐之報吳田單之復齊則將必其將兵必其兵上無賄取倖得之門下無虛籍冗費之敝民力庶其有瘳而紹興以來厄于權臣之和議乾道以來格于幾會之未集馴至于今又非前比以偷安爲和平以不事事爲安靜天經地義陷溺而不知竭州縣之力以養不耕不戰之軍不惟不可用于外亦未保其恬然于內也除祕書省正字六月召姜特立先生率同列上封事命臨寢秋九月率三館之士請過重華宮不報冬十月與同列三上疏不報又自上疏諫不報又因慶節奏曰慈福有八十之太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不于此時問安上壽何以慰二宮之心五年春白

宰相乞召朱子楊誠齋夏四月又率同列上封事請過宮又自上疏極言之不報時止齋亦以爭過宮不從求去先生爲書詬之曰今天下安危之機已判然可見而未聞有叩頭流血牽裾折檻之士方且曰是不宜激激則已甚公不于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不欲歸過君父身雖退矣益止齋改容謝之寧宗卽位遷校書郎俄除御史其冬以災異陳五事一曰居喪次以答神人之心二曰審最殿以徵宗社之福三曰寢御札以專廟堂之責四曰體乾綱以强主德五曰建皇極以正人心是時韓侂胄已用事累以御批行故先生及之有詔侍從臺諫言事先生請廣之百執事悉許盡言上將移御大內先生上疏畧曰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爲高宗服三年之喪陛下

輕棄喪次無以慰在天之靈況大母春秋高壽成又當大變之後皆悲切而不自聊今陛下在行宮瞻前顧後猶有憑恃一旦舍之以去兩宮何以爲懷陛下即位以來未見上皇其間必有幾微曲折非外庭小臣所能盡言者陛下宜篤勵精神俟上皇和豫徐爲祗見之謀何苦爲是趣迫之舉而況行殿之次三年之喪所以祈天永命之意實肇基立本乎此其後御札日盛復上疏曰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其他令由中出不知其幾昨日又聞侍講朱熹以御札畀祠祿中外惶駭謂事不出于中書是謂亂政熹當世老儒清議所出陛下無謂天下爲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間輕易忤意尋駮公勉齋爲司屬先生念金人萬一窺襄陽則荆州爲天下劇方高氏有國嘗以三海爲水防乃大發緡錢首築金墽內湖通濟門東滙于沙市爲南海又于赤湖城西南邊走馬湖貯斗陂之水西北注孛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戎馬深可舟以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櫃以達于下海又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隄外歷南紀楚望諸侯安四櫃以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櫃以達于下海又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隄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滙于沙市爲南海又于赤湖城西南邊走馬湖貯斗陂之水西北注孛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戎馬深可舟淺不可揭隄上有路路端有隘而隄穴以相灌注其後金人東至竟陵北窺荆門而不敢窺江陵者以此又請募茶商水手調荆沮鼎澧義勇防城是冬金人犯棗陽先生謂棗失則郢重郢重則荆危請調兵援之未報金人已圍襄陽德安乃以二千八援郢以一千三百人會百頃義勇千人援襄陽有詔節制軍馬金人迫竟陵遣張榮以八百人援之又招神馬陂潰軍得萬人以三千人援襄陽以八百人援德安有詔除寶謨閣待制京湖銀一百萬兩爲軍費拔董逵孟宗政柴發等其後皆爲名將而襄安郢之圖卒賴儲峙之力人心不搖閏月召赴行在奏事尋除祕書少監對言臣所聞于師友者唯大義是究未嘗舍是而言他今縱未能一舉以大快神人之憤亦宜簡收人才蒐緝軍實使一日有一日之積一歲有一歲之功其次招勇敢葺險要廣召募明閒諜光鄂當經理江黃當增戍于貟家子中增爵賞以募閒探擇近臣授之節制視前請加贍又言恢復之計必先內後外日積月累使規模先全異論不搖佇胄方銳意剋期用兵弗善也乃以上流告饑除祕閣修撰知江陵理賑貸事辟黃公勉齋爲司屬先生念金人萬一窺襄陽則荆州爲天下劇方高氏有國嘗以三海爲水防乃大發緡錢首築金墽內湖通濟

生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者張浚一人而已孝宗皇帝規恢之念一飯不忘歷考相臣始終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靈亦惟張浚一人議不合求去外除江西運判半載罷歸于是學禁正興先生入慶元黨籍五年學禁稍弛復官奉祠嘉泰三年除廣西運判改知鄂州尋以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時則有開邊之議金人諜知增戍先生移書當路請號召沿邊忠義人以保疆場刺軍中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捍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貢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宜有儲峙乃并輸湖南米于襄陽得五十萬石芻豆倍且過之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又儲

宣撫使竟陵將魏友諒乞濟師以一千五百人應之又遣章彥珍金安世各將五百人駐龍浣灘又使馬瑾以一千四百人再援竟陵道應城將董達郝恩各將兵援郢陳椅以四千人守荊門張榮敗死于竟陵金人圍郢而吳曦反書至會魏公鶴山罷官歸道出江陵先生留爲參議官委以西事募死士入郢令王宗廉以死守而調諸軍分道夾擊始解郢州之圍乃督諸軍自京山進援德安而自黃陂約山砦諸軍進解襄陽之圍始爲西討之計以軍扼秭歸巫山立柵石門控均房之險轉夔峽之粟以待王師又募得衢士趙師濟令往說夔州僞帥祿禧于是寧可絕地遠者出夫庸是亦權時之宜然有令人寒心者臣始至巫山士民遮道謂巫山科夫五百每夫爲錢八十緡以鄙小之縣刀耕火種裁自給而輸緡四萬餘可類推方軍事之殷非財

豈徵先生支拄之事且殆寧宗乃復以手詔令先生諭蜀且商善後之事自夔趨沔與安丙定議區畫分屯首奏楊震仲死節李好義有大功皆應賜謚立祠劾蔣介不忠將歸報會除敷文閣直學士卽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生列上倡義之士十有五人去官二十三人受僞命九人又上人材五十二人請養成之以爲異日用又請蠲賦役以幸蜀民其畧曰竊惟蜀之利病莫甚于賦斂姑以養兵言之歲有二千萬之供取民百端未易毛舉鹽課之在建炎八十萬緡後改行引法遞增至四百萬今雖數數寬減尚存二百餘萬緡酒課在建炎一百四十萬緡後改場店法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今寬減之餘尚存四百餘萬茶產本無幾元豐紹興增倍以來今二百餘萬緡布估不過六州天聖時每正給以本錢而正二千今一百三十七萬緡以至二百萬緡畸零之錢與三十萬緡激賞之絹當時固云軍興暫科事已卽罷其後取之自如展轉滋甚異時養兵費二千萬緡今已增倍至五千萬矣不知何以爲繼兩界錢已五千萬緡今又添印五百萬且增一界又二千四百萬緡不知子母何以相權重以逆吳之變總取之積耗于妄賞關外轉輸焚毀殆盡今平賊之後諸軍累資俱高每歲俸給增添何啻二百萬緡軍興之際起夫運糧固不可絕地遠者出夫庸是亦權時之宜然有令人寒心者臣始至巫山士民遮道謂巫山科夫五百每夫爲錢八十緡以鄙小之縣刀耕火種裁自給而輸緡四萬餘可類推方軍事之殷非財

莫濟顧以蜀滅之議爲獻似不知時宜者願廟堂之上明詔侍從郎省之臣有懇惻愛民備諳蜀事者相與討論行下宣制總司斫窮節目條列利病凡無名之供煩重之賦一切蠲減庶幾與民更始咸被實德祈天永命無越于斯時不能行嘉定元年至成都祀周程于學宮配以朱張與士子講正學先生以蜀之楮幣舊號交子隨閩更易曰兌界役以二千五六百萬爲界惟兩界並行今增印至八千萬緡漸不可繼與宣撫使總領所共請以帑金三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更自朝廷賣僧牒收回增數未報而總領所忽下令于利州收兌人情皇駭先生截留九十三界新引五百萬就成都置局且諭民以收兌不盡之數行用如故浮議遂止然自是與餉臣不諧有詔召赴行在會羌人

寇邊尋請降先生謂但須增戍防守而安丙必欲擊之反敗自是與丙亦不諧矣年東歸荊之士民夾道迎拜像而祠之先生嘆曰吾昔守此正南圖未解西禍又作嘗指天誓心幸得濟事即幅巾歸里今又累年矣乃上疏請休徑歸長沙而臺臣乘閒論之落職尋奉祠矣年卒詔復學士謚文定恩卹如制先生聞言必復見義必爲勇不可奪而未嘗有盛氣矜色聞人之過曰此必非其本心也盍徐察之有善不翅己出其在荊南也外而幕府十餘人內而士友十餘人賓客之往來不絕每旦卽出見投獻利害者以大紫袋貯之歸輒以示人日又得一囊送之書院之士友令參攷之又會通以幕府之議論將晚士友及幕府各以所見來告初與和齊斟酌而求其當然後從而行之閒舉

酒一二觴夜漏數行而後退則以言語慰藉諸人察其有無而周卹之以是事無不知知無不行勉齋嘗曰近日圖維國事善資于人未有如吳公者也鶴山亦曰吳公之碩大寬深山嶽鎭而江河流也修

祖望謹案先生畏齋集六十卷今無存者宋史本傳甚畧不足以詳其本末如先生者有得于宣公求仁之學而施之于經綸之大者非區區迂儒章句之陋而其好用善人則宰相材也惜乎宋不能大受之以極其施焉

附錄

支清游默齋先生九言

游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十歲爲文詆秦檜及長銳志當世初筮古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視行在災傷歸臼都堂放苗入分以上張宣公帥廣西辟幕下宣公弟杓帥金陵復辟撫幹時禁方嚴先生記上元縣明道祠痛譏之謂全椒令開禧初爲淮西安撫機宜尋知光化軍充荊鄂宣撫參謀官卒贈直龍圖閣謚文清先生始學于宣公宣公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號默齋先生參閱書

梓材謹案南軒文集答先生問忠信謙倫先生自名九思朱子文集答先生三書荀注九言蓋一原名一改名爾雲濠謹案謝山跋默齋山游文稿公默齋題名云默齋兄弟並爲張氏湖湘高弟而授其學于漫塘劉公宋史不著漫塘之學所出非也

受齋先生寶祐中謚莊簡參姓譜

鄉舉周飲齋先生燾

周燾字允升湘鄉人乾道間鄉薦再舉不第南軒問天與太極何如先生曰天可言配太極不可言合天形體也太極性也惟聖人能盡性人極所以立南軒以爲然題其亭曰飲齋

杼材謹案先生又及戴岷隱之門說見胡季隨傳後

知州趙先生善佐

趙善佐字佐卿邵武人以宗室子授將樂丞累官知泰州常德府贛州卒官雲濠案先生別傳奉法愛民以勤儉自約飭不妄費公帑干請無所應在贛踰年卒民哀思之著易疑問答先生嘗受學于南軒亦嘗從朱子遊修

簡先生克己

簡克己南海人不求仕進

吳先生倫

吳倫字子常零陵人也南軒帥江陵以先生從臨終謂先生曰蟬蛻人欲之私春容天理之妙補

蔣淡巖先生復

蔣復字汝行零陵人隱居東山介然自守非其人不與交也所著有淡巖文集零陵之從南軒者先生與吳倫最有名修

機宜陳克齋先生琦

陳琦字擇之號克齋臨江人也乾道進士張于湖招入幕因從南軒遊進進日新南軒甚屬意焉主衡陽簿有殺人于野而主名不立提刑鄭丙責主者急吏迹一驛卒其襦有血掠訊誣伏

一銀之估則大安得龍州之半而過之乃有軍在某州反用他州之估者衛公憂之謀于先生杜交界之奸以信楮券平廣給之估以慰士心蜀人大說朝議欲用爲郡會病卒論者惜之先生負用世才遇事迎刃而解事至不拒事定亦不自有其功與人絕無崖岸而亦不詭從也修

附錄

祖望謹案南軒弟子多留心經濟之學其最顯者爲吳畏齋游默齋而克齋亦其流亞云

□□□曰陳擇之通曉民事但講論多有成說爲礙

山長鍾先生如愚

鍾如愚字師顏湘潭人南軒之弟子也年十六以書問仁因置

受業弱冠中進士科刻意學而不仕晚官嶺海引年而歸除南嶽書院山長監南嶽廟

張錦溪先生巽 名寓

張巽字子文泉州人父寓知臨江軍嘗與南軒共學遣先生從之遊時晦翁之學盛行惠安劉鏡晦翁之及門也先生數往問之未能釋然曰恐晦翁之教不止是也乃走武夷謁晦翁以所嘗與南軒講論中和之旨告之曰此某與南軒晚年晝一工夫臨別又請教晦翁曰南軒記嶽麓某記后數合而觀之知所用力矣先生退而喜曰吾謂其不止是也既歸日從事于涵養體察久益明淨或勸其著述曰于所聞所知尚未能加意安敢妄作有草堂在錦溪稱錦溪先生

進士王先生居仁 名居仁字習隱常寧人也嘗與襲蓋卿同學于南軒登進士補

忠肅趙先生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早從南軒學 梓材案李臨川先生數南軒弟子謂趙方未必可指為受業見謝山帖子二攷宋史本傳云父棠少從胡宏學嘗見張浚于督府浚奇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是明言忠肅為南軒弟子史傳又言其提舉京西常平時劉光祖以耆德為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是忠肅又以後浚為師矣淳熙中舉進士屢知青陽縣告其守臣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以為名言又知隨州江陵府寧宗時知襄陽府謀知金人謀犯境上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其後累敗金人進至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力疾

本心立先生服膺終身所至士民皆愛敬之補

蔣先生元夫

蔣元夫清湘人也從南軒遊亦嘗學于象山補

直閣沈先生有開

沈有開字應先常州人也少嗜學志其大者張宣公守嚴州士從之遊者尚少先生首執贄焉時呂成公亦仕嚴喜曰吾一日得二師已而二公入京先生又從之薛艮齋陳止齋至常先生又從之訪經制之學而歸宿于永仁遂謝去文字華藻渙然有得時人罕知之者而先生有以自樂不願也晚乃奏名上舍教授處州歷遷工部刑部架閣文字至太學博士與諸生講學罷杜門讀書為樞密院編修兼實錄院檢討進祕書丞先生不事

請謁丙衞公異之延之問當世事先生爲言淳熙末年知名之士多滯下僚當振拔之于是衞公令先生條具人才簡用之士氣頓奮衞公以此得人望然先生未嘗以之告人也久而稍稍知之而不悅者遂忌之以著作郎充嘉王府贊讀兼兵部郎先生進講反復于君子小人之際寧宗卽位先生與于趙忠定公之謀遷起居舍人起居郎皆兼侍講時嘉邸故宮僚多時時宣入禁中賜坐問國家大事及民閒疾苦于是忌者益恐以爲先生輩且大用乃合力相與謀所以排之者首以危語中之先是光宗不肯過宮中外洶洶或傳先生在忠定座云外閒傳嘉王出判福州許國公判明州王軍士庶已擁戴相公先生固未嘗與聞之所以能弭除宿負罷弛斜科不得罪于其民者文仲之助也事領使事訪以九郡利病無不周知前者倉司繩補諸郡米僅十萬斛今者漕司鑄殘亦數萬緡皆文仲發之臣以爲文仲雖

彭龜年徐誼會三聘與焉且將置獄治之直閣蔡瑊所爲也范仲藝等力解之乃已家居十年起知徽州奉使江東連疏求去復以知太平州遂乞致仕詔加直龍圖閣家居又十年而卒水心銘其墓謂先生之學不衒于繁而守其要可謂善言德行者矣補

撫幹曾先生撙父信道

會撙字節夫建昌人其父信道以學問識度爲呂紫微輩推重先生隆興元年進士從南軒遊補

附錄

南軒與會節夫撫幹書曰左右天資之美閒處正宜進步工夫不可悠悠且須察自家偏處自聲容氣色上細細檢察向在長沙或者多疑左右以爲簡忽此雖是愛憎不同要之致得人如此看亦是自家未盡涵養變化異日願有觀焉

縣令宋先生文仲

宋文仲字伯華安陸人也景文之後寓居衡陽南軒高弟其知長沙縣時止齋爲漕使將薦之曰具官有通務之才而發于謙和有及物之志而安于靜退蓋文仲雖生長南土其家學則中原文獻也頃丞萍鄉謁有名譽方臣假守桂陽得其爲人就訪之而文仲嘗爲桂陽錄事參軍授臣本軍會稽錄一卷臣遵行之所以能蠲除宿負罷弛斜科不得罪于其民者文仲之助也

衡陽人實國士也召赴都堂審察其後不知官位所至補

縣令宋先生剛仲

宋剛仲字仲潛文仲弟亦從南軒嘗知高安與兄齊名補

文肅吳竹洲先生儆

吳儆初名侗字益恭號竹洲休寧人紹興進士歷知泰州晦庵南軒東萊龍川梭山石湖止齋皆與之友善其倅邕也南軒以書告晦庵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歸而得對南軒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强三章以諗別既又以書相勞于中都先生以親老請祠餘閒與從遊窮經論史考德訂業分齋肄業如安定湖學之法以爲教卒謚文肅參竹洲集

雲濠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南軒門人程鉅夫序先生文集言其知邵州時南軒方經畧嶺右而先生猶受教焉

知軍曹先生集

曹巢不知何所人也其知南康軍時楊誠齋薦之曰具官曹出世家躬服寒素少從名儒張栻講道以爲士君子之學不過一實字再列朝班皆在六部不事干謁不肯附麗皆以爲迂及知南康其政一遵朱熹之舊如乞均減星子一縣豫賈如輟郡廩以教育白鹿書院生徒皆朱熹欲爲而未及盡行者南康地褊民貧每歲流徙不絕今皆安集無有愁嘆望賜旌擢以爲夏吏愛民之勸誠齋是疏所薦三人其一爲王道夫其一爲徐居厚而先生參之賢可知矣因嘆南軒弟子脫落者蓋不止十七也

補

知州蘇先生權

蘇權字元中仙遊人侍父洸官賓州因學于南軒淳熙中登第歷梧州推官調福州教授改秩知餘干縣終辰州守有春秋解三卷

補

通判周先生去非

周去非者永嘉人浮沚先生族孫也學于南軒嘗從之桂林有嶺外代答十卷所記皆桂林事也成隆興癸未進士通判紹興府

補

法曹謝先生用賓

謝用賓祁陽人也少跌宕負才氣嘗讀南軒晦顏錄而慕之造謁門下求一言可以行之終身者南軒曰其敬乎自是守之不

替以特奏名任橫州法曹

補

蕭定夫先生佐

蕭佐字定夫湘鄉人也其父爲黎才翁壻故從五峯胡氏學而于張宣公爲同門先生因受業于宣公授以居敬之旨朱子帥長沙先生以進德之說請益曰守先師之訓十五年矣今見先生如見先師也鶴山嘗爲作師友堂銘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李壁字季章自號雁湖居士眉之丹稜人文簡公燾第三子也先生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益公見而異之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文簡卿諸子孰可用文簡以先生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爲正字寧宗朝累遷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稱開禧初韓平原欲興兵遣張嗣古覘敵張還大拂韓旨復遣先生先生還與張異詞階是進政府云云是先生附和平原以致顯要令人歎文字之爲虛車然其爭邱宗卿之賢用張威以平寇亂雖功不足掩罪而知人之明則不容沒也嘉定時卒謚文懿先生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于典章制度尤綜練所著有雁湖集一百卷消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援毫錄八十卷臨汝閒書百五十卷先生父子與弟文肅皇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參史傳

雲濠謹案謝山劄記文懿有雁湖集消塵錄臨汝閒書百餘卷

梓材謹案吳西山跋劉靜春與南軒帖云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李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閫侍郎十有八耳靜春

皆以蜀中師表許之又屬宜公成就之侍郎文肅參政
郎先生也據此則在南軒門者不獨文肅矣

附錄

口口口曰大參薨背海內視氣方其壯年銳于立事議論豈無
少差要于大義無媿中閒維持善類破除姦黨厥功不細至于
淹貫古今臨事商推憂國憂君一飯不忘今世如斯人者幾希

補

文肅李悅齋先生埴

李埴字季允丹稜人文簡第七子也學者稱爲悅齋先生文簡
以史學傳家七子俱有文名而雁湖與先生最達受業于樓迂
齋劉靜春遂從張南軒遊時先生求道甚銳南軒戒以勿急于
求成自是循序而進紹熙庚戌進士聲華籍甚以召試爲館職
故得一字之典曰文或諸先生曰吾子卽他日之卯君也然先
生立朝始終一節不肯詭隨所以終不登二府者有得于伊洛
之正傳而其所至皆有吏聲要屬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
非迂談道學者比也所著有李文肅集蓋元祐有洛蜀之爭二

百年中其學終莫能合及後溪與先生兄弟出鶴山繼之遂合
其統焉時蜀有張福之亂逐制使戚總領劉綱縱橫吏或死或
逃無敢抗者已殘削且及潼先生疾馳至任提刑曹叔遠方謀
死守見先生至大喜亟集義壯治諸縣隍堞設木隔壍凡可以
壞賊之具無不集上下激厲賊覘知有備取他道去先生之兄
文懿守遂亦盛爲禦賊之計用是以困賊使自斃而戍都亦以
此得安城西牛頭山極險先生謂叔遠曰昔者相里貴據此山
以攻城幾爲所破今可委此山于城外邪乃跨山包之通西溪
之渠以達武江而天險爲城中所有遂恃之無恐　從蔣氏所藏
　　藁底錄入

附錄

□□□曰侍郎疇昔立朝稍稍附致則立致卿相在鄂渚日罷是非不問則亦可緩西歸而一節凜然可謂不媿出處之義者補

祖望謹案時季允以鄂州制置副使改知遂寧尋改四川制置遂寧張嚴所舊治也又案時漫堂薦荆門張元簡荆湖機幕羅愚文恭子

運判劉退庵先生強學

劉強學字行父衢之西安人也刑部侍郎穎之子侍郎受知張忠獻公令與其子宣公爲友其後獄麗之敎大興宣公帥泉州令彪先生德美掌書院事先生既納拜宣公授以伊洛源流而德美又爲言其詳甚悉以太學生奏補官累遷至知南康軍饑

民嘯聚爲亂向多以招安得官者姦宄益豔之至是復嘯聚先生大發粟賑之而儆其幸亂始禍者建祠以祀周程以近思錄敎士子擢爲廣東提刑改運判尋爲湖北提刑嘗曰今吏多飢法以活人此東坡所謂外邀雪冤之賞內希陰德之報者也豈辟以止辟之意故先生于獄事最盡心焉尋復改運判以卒先生學有原本嘗誦孟子求在我之言以之名齋又自署曰退庵其于仕宦泊如也補

鹽事宋西園先生甡附子自適

宋甡字茂叔金華人也初從呂成公學論通鑑貫穿不窮成公大奇之已而學子宣公卓然自立成紹熙進士主高安簿江西帥漕如王公蘭邛公容皆重之引爲上客邛公使金引

彭欽字仲恭一字仲敬忠肅公龜年子也以任入官忠肅作初筮箴勉之曰處事必公舉職必勤馭吏以正撫民以仁誠以事天和以接人惟儉與廉治家及身嘉定四年以忠肅恩擢軍器監主簿次年輪對其畧曰人才者治功之本學術者人才之本今貢舉奔競欺罔苟且爲害極矣古人幼學壯行本諸仁義忠信後世專以科目取士所學非所行所行非所學宜明示好惡風勵四方時于科舉之外表顯實行以激昂之孝乞外通判嘉興移潭州所至監司皆薦之而京西制使趙方九力差知峽州練軍實議閒諜戮盜魁正祀典卒爲忌者所中被劾奉祠鶴山魏文靖公深惜之先生嘗自書座右曰懲忿如推山窒欲如填壑遷善如風速改過如雷烈所著有澹齋自鏡一卷愛蓮堂官

寶濠謹案會稽縣志載先生淳熙甲辰進士爲太學博士

知州彭澹齋先生欽

彭氏家學胡劉三傳

學博潘先生友端

潘友端字端叔金華人年十七即從張呂補

直閣彭先生鉉

彭鉉字仲誠忠肅次子以父澤錄用嘗爲亳都幹辦累知贛州
編通賦二十萬擢直寶謨閣湖南漕所著臨川可否錄備蒭議
事錄參臨江府志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于南軒學案卷端尚記云廣東提刑彭鉉即仲誠否
彭先生汝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游氏門人

文清劉漫塘先生宰

劉宰字平國號漫塘金壇人也紹熙元年進士主江陵簿調眞州司法詔仕者非爲學不讀周程等書才得考試先生喟然歎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累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召奏事訖不爲起尋卒謚文清先生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猶坐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爲貴有漫塘集語錄行世參史傳

祖望謹案先生宋史有傳顧不詳其學術之源流潤州舊志則曰先生與王正肅遂同受學勉齋子考之乃默齋游氏弟子也先生少志伊洛之學其時丹陽有實文卿兄弟湯叔元皆嘗從晦翁遊從之講習顧未嘗稱弟子及與周南仲爲同年又從之問水心之學至于慈湖則雖未嘗登門而亦究心于其說最後尉江寧乃得默齋而師之然則先生當爲南軒再傳也先生文集序中俱是鵬寀說過不知何故觀先生于默齋稱夫子則稱丈則可見矣宋史又畧其諫史卿二相之大節而序其任卹之小事不知何以草率至此時朝臣喬行簡等皆薦之禮部侍郎袁燮又舉先生自代史彌堅奉祠家居亦薦之

祖望又案漫塘本有語錄十卷吳禮部師道嘗跋之而惜文集之不得見今子得見其前集而遍求語錄未有得也漫塘尙有後集并京口耆舊傳今亦亡

漫塘文集

勿止二字一是聖學之門一爲聖學堂奧止者至善之地不可有加勿之後工夫甚多方到得止地來諭所謂資勿之義以止其安竊謂未然人能止于至善則安去矣如何回滕主簿

世間無求于人亦有兩有可爲世用而不屑求者亦有自知其不可用而不敢求者若某眞是自知不可故甘心屛處回趙御幹

有身之窮達有道之窮達古人固有疏水終身而曳紫紆朱不能終日者窮達果安在哉回陳上舍

世道既降中行之士益少世間一種立仗馬鞍下駒置不足道東京諸賢視此身如秋葉而欲手援一世之溺斯亦奇矣然幸意行之少有長慮卻顧相與切磋如聖門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則後日之事亦非計之得也抑嘗讀黃叔度郭林宗傳有契焉欲學之未能也回友

前輩風流不可及然到叩門乞食處便覺氣象蕭索須要不到此地乃得回友

惟今之士巧于進而拙于退知所以奉其身而不知所以重其身 回袁大著甫

文以氣爲主年來士大夫苟于榮進冒于貨賄否則喔咿嚅唲如事婦人類皆奄奄無生氣文亦隨之 通徐申

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 贈王實齋

□□□馬而不□□□無謂去□□而不計後來 贈權深水張佳

史直翁錢師魏皆世所謂善官者直翁平生持殺人之戒必欲吾手不殺一人其鎮三山凡故殺謀殺劫殺一切求其說而出之三山之人至今傳以爲笑師魏以扶弱抑强爲事其守京口

小人識其意衣敝衣飾虛詞呻吟啼號以謁于郡郡不加詰信而行之善良驚懼有破家者此皆立說之過立說之過如緩催科非不美而小人乘之或因循于可以輸納之時而狼狽于杼柚既空之後輕刑罰非不美而或至于善無所伸惡無所懲吾泯泯于正名分彼則借名分以爲欺吾拳拳于別流品彼則冒流品以見惑若事至而應可緩可急或重或輕酌而行之則吏不能窺民不能乘 政說

古昔盛時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朝夕所講明皆五典之敘于天四端之根于心六德六行之施諸日用故平居則孝弟忠信和順睦姻有警則幼思衛長下思衛上其衆不約而同其令不嚴而治蓋發于天理之自然本于人心之至公故衛靈問陳孔子答以俎豆舉本以見末也獻賊必于泮宮報本而反始也或者謂夫子不答靈公之問過矣 梁縣學記

祭法有功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其生有是功故死不忘也今也生無其人而崇其祀死無所考而爲之辭則王制所謂假于鬼神以疑衆而可乞靈乎否也 新淦縣社壇記

附錄

辭通判建康謝史丞相書云宰荷大丞相特達之知而病蘗其

足惟大丞相曲貸之重受生成之賜抑聞施必有報物之常理竊有私憂過計或可裨議論之所未及欽惟大丞相于先越王秉國鈞軸其位遇同輔導先帝翼贊嗣皇其眷倚同先越王再處台司不俟温席晚歲爲安車策杖爲孝皇一出天下顯謂且留相天子會未幾時即榮衮繡之歸是以福祿壽考極于人臣德業勳勞傳于子嗣今大丞相弼亮兩朝十九年矣而不敢一日失此重負自同于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勛名已盛權勢已隆欲奉身而退不可得乎竊謂爲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爲身計者之謀非所以爲大丞相計也夫當上下未有厭斁之心一朝褰裳而去主上必曰是嘗建大功定大業禮不可以不隆公卿百執事亦曰是嘗持國家紀常守朝廷法度待士大夫以

至公無私禮不可以不厚恩誼終始身名兩全萬世之下欽豔嘆慕以爲不可及今議不出此而惟狃目前咈然忿異議之來而幸其同則止戚然慮事變之作而幸其平則止縻之以爵祿而恩意有時而窮壓之以刑威而勢力有時而屈防之以知術而事常出于意料之表當是時左右前後之人志得意滿皆將自擇其身之利而大丞相獨誰與同其憂乎宰病廢以來得自適其適雖無爵位之安而危不迫其身憂不入其心每欲持此以獻于有位者而無其階伏念左右前後之人希容悅者多能直致其辭者寡輒因敎謝裁具申獻儻幸致座側時一致思是大丞相拔士疏賤不爲無益宰受大丞相超擢之恩不爲無報不然異時追憾左右之不能盡言宰亦有悔不及矣大丞相果能從赤松之遊尋綠野之勝從容天台四明之閒以訪先越王經行之舊某雖衰疾不任衣冠猶冀幅巾裎拜謁道左以自附于賓客之下陳不勝愛助之至

祖望謹案彌遠遜詞答之

除太常丞謝鄭丞相云宰病乃棄官夫豈潔身而去少而不學亦非應變之長期不負于陶成惟少殫于忠告不可失者惟中原今日之機會不可搖者九南渡累朝之本根豈應恃一二才俊之人而輕用億萬生靈之命且空帑庾之陳積以供軍旅之急需已稟乎乏糧之憂兄遲之經久之給詖曰及此閒暇儲之會通或新敵捷出而因糧或姦民乘閒而投隙竊恐方來之患有非偷度可知宜敕臨邊之臣先爲固圉之計必我疆我理舉

附錄

劉漫塘送王穎叔官富陽曰穎叔何論古人今且親至坡仙眠石之地予欲以坡仙生平高節勁氣寧甘心困躓不一首肯奸

謨爲穎叔法以風流放逸不屑就繩墨未免小異于程門爲穎叔戒

寶先生從周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鄭先生節夫

鄭節夫嘗往從游默齋遊劉漫塘送之曰予尉江寧時建安游夫子寶在帥幕將別夫子蹙然曰世惟作好人難作凡人易予問其故夫子曰凡人世不之重亦不之責苟有一言一行則亟稱之曰是人乃能是故易好人則一言一動皆常中節曰是固應耳萬一涉于疑似之間則責備至矣故難如節夫者信爲好人而不爲游夫子之所憂者乎補

附錄

陳北溪與書曰知爲四明之行彼持敬苦行一節誠可欽美然所持者只是一箇死敬所苦者只是一箇死行只是禪家宗派己易數千言無一句是嚴陵詹郎中乃其朋儕九峯寺僧惠覺者詹郎中悟道時嘗造請證印得朝聞夕死一言不勝欣榮其平日從遊超向如此願三思焉

又答趙季仁書曰載伯話別道及節夫已求書爲四明之行可謂狂妄載伯又說袁侍郎欲著書尊其師全是禪宗假如推尊之極亦不過傳燈錄上添一位耳若說去聖千五百年得其傳者惟象山但見其無忌憚之甚一大笑也

趙氏家學

忠敏趙先生范

忠靖趙庸齋先生葵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蘇氏家學

蘇先生國台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周氏家學

忠文周先生端朝

周端朝字子靜永嘉人嘉定進士其學本出于仲父去非得南軒之傳已而學于蔡行之于百氏無不通尤熟于典故又學于葉水心又嘗學于劉後溪趙昌甫或以爲晦翁弟子者非也趙忠定公去國天爲雨血京師人以盆盎貯之殷然先生爲太學生帥其儕叩麗正門伾胄欲斬其爲首者寧宗不可但使聽讀而已是時爲首者六人而先生受禍尤酷初大理令聽讀于衛

州已交半道伾胄矯旨再入大理先生自分必死果百輩拷掠欲斃之然卒不死復聽讀于信州從章泉遊已而押歸本貫尋有詔聽自便伾胄終忌之先生避之入蜀從後溪遊蓋自上書後轉徙者十七年授徒自給伾胄誅有詔褒錄免解策進士爲國錄先生性介以女妻富陽令之子親迎之夕有持諸生刺以入者先生曰暮矣來朝于崇化堂當相見諸生曰我來爲國錄事非私也有書在此書入則述令爲史氏私人恐先生官職駸駸天下以爲出于姻亞之力先生愕然則已奏樂行酒亟告女以其故女素嫻禮教遽稱疾請展日行禮令子登車惘然已而先生以女廢疾請停昏令訴于臺罷先生所居官于是終彌遠之世二十三年浮沈下吏復入爲國博不十年至侍從端平開

盡力爭之于是丐去論者謂先生一不合于侂胄再不合于彌遠三不合于清之雖官至九列蕭然孤榻不營一椽有負郭田五十畝捐以與兄其卒也謚忠文　修

李氏門人

知州高先生崇　別見鶴山學案

劉氏門人　胡劉四傳

教授黃先生復

黃復官高郵教授嘗請學于漫塘劉先生漫塘答其書曰今人患在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口誦堯舜行如市人得喪分于目前而惑取舍定于俄頃而亂甚至奪攘而不忌相傾相詐而不知恥則雖曾從先生長者遊不過如先朝邢恕輩是亦小人而已執事有志斯道而例及于衰孱而求之有餘師僕方將觀焉　補

王氏門人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　別爲東發學案

二江諸儒學案表

宇文紹節—程公說
　程公頫
　程公許

陳櫟　附兄槃

楊知章—子子謨

李修己—子義山—彭汝

張仕佺

范仲黼—蘇在鎔

張鈞

師過

范子長—高載

范子該

魏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范氏所傳

范孫

宋德之—高崇　別見鶴山學案
並南軒門人
五峯劉氏王氏紫巖再傳
鶴山和靖遺

范大冶
范氏續傳

二江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宜公居長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山楊浩齋程滄洲胝杜岷峨蜀學之盛終出于宣公之緒臣范文叔陳平甫傳之入蜀二江之講舍不下長沙黃兼述二江諸儒學案梓材案蜀中之爲張學者謝山臺入是亦附焉其有本非蜀人而相與講學于蜀山中者

南軒門人　胡寅再傳

忠惠宇文顧齋先生紹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瑗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命先生以族子爲之後補官仕州縣既第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瀘州時韓侂胄方議用兵先生至郡議修築古城創造砦柵專爲固圍計淮西運判鄧友龍譖于侂胄謂先生但爲城守徒耗財力無益于事侂胄以書讓之先生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器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侂胄得書不樂乃以李爽代之召爲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吳曦據蜀趣先生赴闕任以西討之事先生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罹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聞隨軍轉運安

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誅曦權兵部尚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爲殺掠遠近苦之先生召寘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悅縱所部爲寇者先生杖殺之兵民皆歡陞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先生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搖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爲利今乃有他邪吾願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于蜀事多所咨訪先生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訃聞上嗟悼爲改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已而得見朱子學益進先生故與彭止堂爲同年相善因介紹之從南軒遊兩令寧鄉衡陽皆有聲當路多薦之將召以哭趙忠定公忤宰相通判成都府二江范月舟者南軒高弟也方聚同志講學先生與上下其議論時蜀中後進盛從事于南軒之教而先生與延平張仕佺子眞參焉尋知成州韓侂胄聞其名使人諷其附己先生笑而不答竟不得召先生居官一介不取而友愛任卹不計有無故歿無私蓄有李成州集十卷子義山志子聖賢之道子讀南軒集答平甫書及所作潔白堂記蓋友朋之列其時蜀士除宇文樞密外尚未有從南軒遊者平甫請益最先自是范文叔范季才始負笈從之則皆平甫倡導之功也而宋史竟以平甫爲南軒門人或者請益既久遂執弟子之禮乎平甫之官爵無從攷見而兼山黃氏之源流實出此出淳熙嘉定而後蜀士宦績燁爾聚笠以從事于南軒之書湖湘閩反不如也然則平甫之功大矣平甫嘗言于南軒欲自漢唐以來諸儒之嘉言懿行萃爲一編以明道統又欲訪周程張子之後人而周卹之惜其著述之無所傳也修

楊雲山先生知章

楊知章潼川人號雲山老人累舉不仕而得張宜公之學于廣漢歸而喜以授其子曰欲造聖門當從此入造深養熟內外合一治己治人之道備于此矣

知州李先生修己

李修己字思永豐城人也乾道進士參與國軍事陸復齋爲教授盡告以躬行之說謂當息其已學求所未學遂知聖賢源流已而得見朱子學益進先生故與彭止堂爲同年相善因介紹之從南軒遊兩令寧鄉衡陽皆有聲當路多薦之將召以哭趙忠定公忤宰相通判成都府二江范月舟者南軒高弟也方聚同志講學先生與上下其議論時蜀中後進盛從事于南軒之教而先生與延平張仕佺子眞參焉尋知成州韓侂胄聞其名使人諷其附己先生笑而不答竟不得召先生居官一介不取而友愛任卹不計有無故歿無私蓄有李成州集十卷子義山

進士陳平甫先生棨附兄栗

陳棨字平甫普城人也乾道進士對策慷慨魏良臞讀而奇之告以君鄉有張敬夫者醇儒也先生遂以書問學與兄栗同刻志子聖賢之道子讀南軒集答平甫書及所作潔白堂記蓋友朋之列其時蜀士除宇文樞密外尚未有從南軒遊者平甫請益最先自是范文叔范季才始負笈從之則皆平甫倡導之功也而宋史竟以平甫爲南軒門人或者請益既久遂執弟子之禮乎平甫之官爵無從攷見而兼山黃氏之源流實出此出淳熙嘉定而後蜀士宦績燁爾聚笠以從事于南軒之書湖湘閩反不如也然則平甫之功大矣平甫嘗言于南軒欲自漢唐以來諸儒之嘉言懿行萃爲一編以明道統又欲訪周程張子之後人而周卹之惜其著述之無所傳也修

楊雲山先生知章

楊知章潼川人號雲山老人累舉不仕而得張宜公之學于廣漢歸而喜以授其子曰欲造聖門當從此入造深養熟內外合一治己治人之道備于此矣

知州李先生修己

李修己字思永豐城人也乾道進士參與國軍事陸復齋爲教授盡告以躬行之說謂當息其已學求所未學遂知聖賢源流已而得見朱子學益進先生故與彭止堂爲同年相善因介紹之從南軒遊兩令寧鄉衡陽皆有聲當路多薦之將召以哭趙忠定公忤宰相通判成都府二江范月舟者南軒高弟也方聚同志講學先生與上下其議論時蜀中後進盛從事于南軒之教而先生與延平張仕佺子眞參焉尋知成州韓侂胄聞其名使人諷其附己先生笑而不答竟不得召先生居官一介不取而友愛任卹不計有無故歿無私蓄有李成州集十卷子義山

未甚通于蜀先生始從南軒學杜門十年不汲汲于進取鶴山
謂其剖析精微羅絡隱遁直接五峯之傳晦翁東萊皆推敬之
後以著作郎知彭州學者稱為月舟先生晚年講學二江之上
南軒之教遂大行于蜀中其時二江有九先生之目謂范孫范
子長范子該與先生皆成都人薛紱鄧諫從皆漢嘉人虞剛簡
程遇孫仁壽人宋德之唐安人或亦有未及事南軒者皆從先
生私淑得之而南昌李修己延平張仕佺亦同講習其間修
知州范雙流先生子長

梓材謹案此傳與陳先生平甫傳梨洲原本在南軒學案自謝山修改以入是卷

范先生子該合傳

范子長字少才成都人也二江先生從子與其弟子該字少約

同遊南軒之門以進士官太學有要人慕而候之先生避焉鶴
山魏文靖公嘗序其事所云閉千木之門或謂迫斯可見卻陽
貨之餽乃復拜以其亡是也嘉泰末北闕門鴟尾及省部相次
災先是赤眚為沴太陰犯權星天子避殿求言先生與李仲衍
趙全道魏鶴山皆上疏極陳韓侂胄之惡以為爵及輿隸權移
主上請退之侂胄大怒諸公相繼罷官吳曦告變上頗思諸正
人言有詔召蜀中三人時侂胄尚未死先生與鶴山皆謝不赴
惟李季允至已而更化又召蜀中三人先生亦與鶴山豫焉史
彌遠忌之先生至京不得入對以吏部郎知瀘州瀘為夷境酋
長楊粲請開白錦堡為錦州前帥許奕持之未得寢而奕去先
生力言其不可乃置平泉寨以鎮之夷人不敢妄動瀘以大治

貽吾黨小子之羞者也太府李蘩薦士于朝曰黃公裳李公舜
臣與先生由太府寺簿晉大理寺丞累官宗正寺丞知邛州

知州宋彭山先生德之

宋德之字正仲唐安人也慶元二年外省第一為山南道掌書
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陳本乎八卦皆動物
也奇正之變往來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樞密院編修
嘉泰末平原已有開邊之說而外人未之知也會赤眚見太陰
犯權星未浹旬而北門鴟尾災延及省部天子下詔求言于士
多指平原之橫以及時政諸弊而已先生謂離為火為日為甲
胄坎為水為月為盜為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濫炎起則憂
在戎兵之事水失其性太陰失度犯權則憂在隱伏之盜因陳

七事且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天象變臣竊危之是歲沿邊帥守始盡用武臣吳曦既久在蜀皇甫斌在襄陽郭倪李爽在兩淮先生又進言敵未動而輕變祖宗之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貽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將起又言蜀帥權重宜及今防微侂胄惡之先生請外有詣之者遷太常丞六年出知閬州吳曦變作託傷足以避事議誅始赴閬而楊后用事侂胄殛邊事大壞無不如先生之言者擢本路提刑安沂公丙素有不快于先生以不俟代者至輒用觀察使印泣事劾先生傲視君命詔降一官歷湖南湖北提刑入爲兵部郎時中朝頗疑沂公史彌遠以問先生對曰蜀無安丙朝廷已無蜀夫人有大功不敢以私嫌毀之執政不悅未幾罷官沂公嘆曰嗟乎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不負正仲正仲不負丙乃遣人請昏先生謝之論者益服其公已而起知眉州卒先生學于南軒之門少與范文叔輩講道故其風節凜然而所養極粹惜乎未竟其用云

南軒私淑

提刑虞滄江先生剛簡

虞剛簡字仲易一字子韶仁壽人忠肅公允文孫也爲趙文定公雄壻文定子昱志士也好讀周程張邵呂謝楊尹之書先生因知學統所在潛心體認以郊恩任官再舉禮部歷仕知華陽縣二江范教授仲黼者南軒先生高弟也方會文講學以明湖湘之緒先生因是得和齊斟酌盡聞胡文定公父子以至南軒所討論于嶽麓者而致精焉喟然嘆曰洙泗之學堯舜以來之學也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而乃以爲一家之言乎凡再知夙軍招諸生講學境爲大治以安撫使黃疇若薦召赴都堂不果奉祠未幾起用未上遭劾罷嘉定十一年詔知簡州金人犯邊制置使董居誼辟爲參議官先生經濟之畧得之家傳至是固辭不行或曰將王事何先生黽勉從之請收人才厚軍犒以結士心抽還忠義人之配內郡者以紓邊人之憤又請緩科三路饋夫之直皆得施行大散關陷東路帥李貴遁去天水一帶皆被兵西路帥莫宵行先生慨然請往次魚關遂自移金平督帥前進人心恟恟先生謂曰我師既出敵必不能越大安已而大安果以勦敵聞會居誼召還先生亦抵簡利州潰卒作亂由果閬以趨簡大書其幟曰破簡入西川時先生至任甫五日聲節上言剛簡係守一城遮蔽西川遂有夔州提刑之命兼提舉常平俄改利州先生召軍帥劉昌祖謀曰必復阜郊湫池然後敵氣可奪雖圖秦鞏可也昌祖曰諾遣人焚湫池之糧遂復之先生曰未也時樞府慮生事每以越境爲戒昌祖猶豫不敢行先生督之如南谷遣其親將進屯阜郊于是階鳳成和之民皆荷戈赴之得兵三十萬軍聲動天地內薄乘障虜其大將郭贇敵之壻也先生得阜郊之捷正欲擣秦州有以密劄勒昌祖遁者忠義人大憤散而爲盜阜郊復受兵先生夜出撫定士民復募軍擣鞏之青野原以牽制之敵師始退于是先生請集係甲

之民以為守禦三年之閒圍集三十九萬二千餘人自是閩蜀有備又請修屯田之利而墾田百餘萬遍儲以足魏文靖公除工部侍郎舉以自代不報先生與制置使鄭損不相得損小人也先生乃上歸休之請五上報可既歸而損竟誣劾先生罷祠先生罷之三年而損棄階成五州先生猶貽書諸司力言不可其始終憂國如此是年卒所著有易傳論語解詩說尤致精者易本邵子之學參以周程諸書及漢上朱氏說論著十有六年不以示人卜居成都之合江別傳云滄江先生滄江范季才槩梓材案槩當作森即華陽先生謝山稱有華陽高弟也為題曰滄江書院學者稱為滄江先生長沙吳制使德夫曰湖中親炙胡張者多而得其學如此者鮮矣魏文靖公稱其學以為由博致約浩然獨得云先

生以故相之孫著效危疆願未嘗得登朝一展其抱負君子于是知宋之終于不競也先生論學之大旨曰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而坤之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楊伯嵓閩之嘆服張亨泉先生方亦同學易于滄江

滄使程先生遇孫附兄壬孫

程遇孫字叔達仁壽人也累官太常寺丞潼川滄使少年雄于文已而折節為南軒之學范文叔居二江所謂九先生者先生其一也先生有兄壬孫官至雅州簽判亦躬行君子與先生最友愛及卒于官貽書以玉環為訣先生每見玉環則嗚咽流涕其至性如此

祕書薛符翁先生叔

通判鄧先生諫從合傳

薛叔字仲章龍游人也于書無所不讀嘗見朱子所注楚詞于黃棘之柱策以為策杖黃塵荊棘之閒笑曰楚王初盟秦于黃棘再盟于武關而被執故原其嚆始耳其知黎州州為羣蠻所居而能興起其民築玉洲書院以講學學者稱為符翁先生二江講學九子之一也史彌遠既死鶴山魏文靖公嘗以後進禮上之嘗曰如執事者在今寥寥嘗欲一拜下風因循不果起家為吏益遠聲華聖學不講士棄其德性之知以情于見聞之陋其酣身利祿者固無足言也稍知自好者亦以纂詞緝句為學

問之極功俗流世敗莫知正救乃至養疴枕席臥制四海舉朝蒼神之士奔走後先莫以為非今天去積年之疾是治亂安危之幾也或為地節之親或為天實之瞳亂皆未可知也而朝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則天下事誠未可知也某欲乞身以去卒酬讀書之願未知見日臨紙悄然鶴山又題其則堂詩云卓哉符翁老吾道吞鯨捍萬殊錯樑中獨識一理貫反躬事省察憤世與寤嘆揭堂謂斯則絕識陋秦漢以進士由成都教授召為祕書郎廷對極言韓侂胄之奸坐劾去所著有則書十卷皆談易理鶴山自以為不及同時有鄧諫從者字元卿亦漢嘉人亦豫二江九子之一嘗通判黎州見于周益公集不知其後官階所至

提刑張亨泉先生方

張方字義立資中人也一江范氏滄江虞氏講明南軒之學先生與焉以慶元進士官簡州教授爲諸生痛陳佛老之妄使不惑于趨向其于時學徇名失實好高忘本之弊尤痛切入膏肓歷知邛州眉州果州遷直祕閣四川制置使參議官充利夔成都路提刑勁去墨吏數人又開新渠以殺三江之怒疏條急務六事皆直陳時政之失又疏言大本大剛大勢大務聞者悚栗改帥漢中以兵復天漢武休虎頭之險蠲錢三十萬緡米二千斛給田以卹死節之家進尚書兵部郎以母老乞歸養用郊恩官其弟鶴山魏文靖公極重之學者稱爲亨泉先生有亨泉稿一百卷子讀鶴山祭先生文則先生以母喪哀毀不起者

平甫講友

忠文黃兼山先生裳

黃裳字文叔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第進士調閩州新井尉未赴權外艱邑子從受業先生語以經義又爲之講解其後學益詣悉焚其稿服闋授巴州通江尉三年杜門潛究經傳出入古今默而精思或達旦不寐人與語若無聞然于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達文譽日甚總領趙公公說聞其名俾諸子從之遊光宗即位制帥酉公正薦五士公爲之首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城不同因論大利害凡數千言上極異之除大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王府翊善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嘗作八圖以獻曰太極圖曰三才正性曰天文曰地理曰王霸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帝王

上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先生苦諫及壽皇不豫復抗聲切諫隨以號泣宮門閉掩涕而出自是先生瘡復作連章請外不報乃移疾闔外聞壽皇遺詔亟入臨瘡遂大作寧宗即位不能朝再除給事中改禮部尚書兼侍講入謝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反覆告誡一主此意蓋先生絕筆之作也先生三歲病瘡以國事積憂遂至不起年四十九贈資政殿學士謚忠文先生爲人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所爲文明白條達有王府講義及兼山集雲濠案宋志稱兼山集四十卷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甫兄弟講學

平甫南軒高弟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參攷攻媿集

雲濠謹案宋黃先生震有二一字晁仲南平人元豐五年進士第一累官禮部尚書所著有潁山集六十卷

胡劉三傳

字文門人

教授程克齋先生公說

程公說字伯剛眉山人積學苦志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爲年表世譜歷法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夷狄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成一家之學卒年三十七參直齋書錄解題

謝山程氏春秋分記序曰南軒先生講學湘中蜀人多從之而范文叔字文正甫最著眉人程克齋兄弟並遊于宇文之門而克齋之學最醇所著春秋分記九十卷左氏始

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又纂輯諸儒說爲春秋精義未成而卒別有詩古文詞二十卷語錄二卷士訓一卷程氏大宗譜十二卷弗盡傳也獨分記則其弟滄洲閭學上之祕府行于世克齋官邛州教授方爲此書未卒業聞吳曦以蜀叛毀車馬棄衣冠抱經逃歸奉其父入山時其犬弟仲遜亦掌教益昌誓不屈賊而克齋悒悒尤甚遂病病中急就其所著幸得成編而卒年尚未四十也

掌教程先生公頤

程公頤字仲遜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先生嘗掌教益昌同上

龍學程滄洲先生公許字季與一字希顏克齋先生之弟由進士積官至權刑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顏克齋先生之弟由進士積官至權刑部尚書生平沖澹寡欲人不得干以私與故相史嵩之不合鄭清之尤忌之所建多格不行其知袁州時新周茂权祠葺南軒書院聘宿儒胡安之爲諸生講說及婺州召還疏請復京學類申之法以養士氣清之嗾言者劾之出知隆興未拜命而卒贈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所著有麈缶集雲濠案四庫書目滄洲麈缶編十四卷內外制奏議奉常擬謚掖垣繳奏金革講義進故事行世參史傳

楊氏家學

祕閣楊浩齋先生子謨

楊子謨字伯昌潼川人也其父雲山老人得張宣公之學以授先生先生朝夕究圖凝然一室往往踰月不出戶自是默識聖賢下學上達之序動靜語默不違乎誠淳熙七年省試胡文靖

公晉臣得其文以爲有格君氣象列優等入對孝宗發策問之曰帝王躬行之學莫大于學學者政事之本也欲極乎學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何謂要行之以至誠要之以不息是也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乎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賢以至于來遠人皆不外乎至誠之一言臣不知陛下之躬行誠與未與試以天人之應而卜陛下之誠而知容有未至也又曰臣聞之道路謂陛下左右近習之人雖無顯然害治之迹而諂諛矯詐繁有徒故凡速于求售者率造宦寺之門珠玉錦繡以充苞苴絡繹于道而陛下有所不知此非細患也孝宗嘉其直擢置甲科第八累官通判成都府吏部侍郎李璧舉以自代權發遣黎州適有吳曦之亂誓以死守移書方請討賊願以義勇爲前驅無

應之者而曦所遣逆黨至成都分遣其將至黎先生以計遣之使又至先生與之文移遷延以待其變而曦已誅以薦召入對首論權臣誤國叛將干紀願鑒遣往之已事開維新之令圖其二論皇太子既正儲宮之統宜使親正人授正學王者之學果何學也大學之所謂正心中庸之所謂謹獨是也惟輔導得人而後有所受其三乞招撫黎州土軍分番上寨給綵糧粟以備緩急除吏部郎因轉對請于淮上荆襄關表漢中空閒之地招募軍民雜耕以省運餉節濫賜捐內帑以充糴糴以收末楮嚴責州郡實常平之儲歸廣惠倉以備凶歉罷軍興一切科斂之法復師旅饑荒之地以紓民力又曰民之困苦極矣易失者人心難諶者天意修人事以符天意其要在養民除軍器監復兼侍左郎官上言學術國家之壽脈公論天下之元氣所以扶持皇極主張國是者必歸諸此更化以來衆正之路方啟而羣枉之門漸開善類雖進而忠鯁之士有相繼引去者矣姦黨雖斥而貪緣勢要有拂拭斂用者矣君子小人猶薰蕕不可同器今顧欲調停參用之幾何不爲國家之禍寧宗嘗額領首者久之而小人側目矣先生知不容請補外除大理少卿有坐僞告者事連中官先生移文內省索賊小人忿恨除直華文閣提刑成都再兼知嘉定府皆有善政尋請老進直徽猷閣奉祠起知隆州不赴卧家十年召赴行在屯田郎度正貽書强起之力辭詔晉祕閣修撰致仕先生自奉祠講學于雲山書院與諸生敷陳論孟學庸大義平生不輕著述欲使人精體實踐以造于得其遺文有浩齋退稿四十卷

李氏家學

中正李後林先生義山

李義山字伯高豐城人知成州修己之子嘉定十三年進士授大宗正兼金部輸對言爲善不可有疑心去惡不可有悔心并陳進善不能無疑者三去惡不能無悔者三由是罷出知吉州後以湖南提舉攝帥漕楚俗尚鬼有妖覡譚法祖假禍福惑人先生曰此張角孫恩之漸也斬法祖燬其祠歷階至中正大夫所著有後林遺藁思過錄參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葛姓通譜以先生爲嘉魚人且言其師事朱仲晦張敬夫儒林宗派因之以列于朱張之門黎洲學案原本亦存其名于南軒門人攷先生爲嘉定庚辰進士魏鶴山誌其母蔣恭人墓言先生逾冠擢乙科當生于慶元間及事朱張明矣故爲易著于南軒再傳云

月舟門人

常幹蘇先生在鎔

蘇在鎔字和父鄞人受學范文叔之門淹貫諸書晚而斂華就實以主敬教學者其精神氣貌能使惰者肅薄不可同器今以進士官魏城縣丞縣民仇其長官鼓衆入城將爲亂先生聞變挺身出諭之民爲散去長官得免死顧反以是忌之先生即引去其後爲潼川常平司幹以白冤獄忤上官遂請致仕剛決不撓不媿其師友之敎者也退居七年益講學臨終以五峯遺書授其子曰此吾從范先生得之手自讎校汝可細觀當自得之題詩而逝補

提刑張先生鈞

張鈞字子和江源人也少膺名行一時鉅人元夫率從請益孫嚴老松壽嵎名儒也尤器之受業范文叔之門光宗初政以布衣上書論國家大恥列聖深仇踰六十年而未復其言沈痛又言古有四禍中宮外戚閹寺朋黨而夷狄不與焉紹熙四年大對首言舉朝克己而後可以論一人進德之機末謂皇子萬世攸繫豈可以世俗學者之事責之有司第爲舉首尋置乙科主西鄉簿調爲隆州教授已而知什邡縣大書堂上日奉公如上帝克己如勑敵愾民如赤子防吏如餓狼境內稱治通判遂州吳曦之亂守川陸以待王師開禧三年以李參政雁湖薦召對荆襄以及南淮無不可行其三曰天地之閒惟忠義二字以之經天文使三光不失其序以之緯地理使岳瀆不失其宗以之立人極使彝倫不失其道惟陛下力行君師之職于一身以起忠孝之心于天下苟欲更化莫此爲切不然何以謂之化也除太常寺簿遷國子監丞以旱求直言上書謂陛下當求之一己不可求之天地因條更化之說一更弊之說六遷太常丞嘉定三年輪對言仰觀俯察以見天心未復近采遠取而見民情不寧泝大計所自而貨源欲窮聽四方動息而寇憂難置皆人所難受者除祕書丞兼兵部郎以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爲上積言之然皆不能用也先生乃請外除潼川提刑力行常平以甦民困已而罷爲運判尋奉祠卒

孝子師先生遇

師遇字厚卿成都人也二江先生范文叔之壻有篤行紹定元

而曰當從原頭上理會大哉王言天下國家之大本也乃陛下所謂原者皆爲一權臣所湮而使天地人之憤塞乎天地之內今日之最急者莫如活百姓蜀中自紹興末年以來一塵不警百姓歲輸贍軍近二千萬緡泊權臣忽開邊于大儌之後用度繁興內郡廩庾取之無餘粒之積調夫繁夥倍于常賦激賞畸零既減又復陛下赤子或死于兵可謂已極若非陛下以愛肌膚之心愛百姓以畏夷狄之心畏百姓使此念充塞彌滿以起天地悔禍之心則國家豈不岌岌然今亦不過取之天取之人取之地以爲吾用而已取之天者欲使實德散爲雨暘雨暘結爲百穀取之人者當散權臣之家貲以拯百姓之窮困取之地者欲舉鄭渠中營田之法爲蜀民除對糴之害推之荆襄以及南淮無不可行其三曰天地之閒惟忠義二字以之經天文使三光不失其序以之緯地理使岳瀆不失其宗以之

不可求之天地因條更化之說一更弊之說六遷太常丞嘉定三年輪對言仰觀俯察以見天心未復近采遠取而見民情不寧泝大計所自而貨源欲窮聽四方動息而寇憂難置皆人所難受者除祕書丞兼兵部郎以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爲上積言之然皆不能用也先生乃請外除潼川提刑力行常平以甦民困已而罷爲運判尋奉祠卒

孝子師先生遇

師遇字厚卿成都人也二江先生范文叔之壻有篤行紹定元

年被貢以母疾不就嘗禱于上下神祇曰苟造物許一鹵名于進士籍則貤祿吾母俾壽且寧不願仕也已而母卒踰三年成進士以前誓不欲仕親黨强之乃受官歸而得疾嘆曰是蓋食言以干天怒也遂致仕生平守南軒之教至爲醇固

雙流門人

縣令高先生載 別見鶴山學案

范氏所傳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宋氏門人

知州高先生崇 別見鶴山學案

虞氏家學

虞先生犹 別見鶴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二　太

黃氏門人

大理楊克齋先生泰之 父虞仲

楊泰之字叔正青神人也祕閣修撰虞仲子世有家學少受業于黃兼山藏書數萬卷手自讐校卧不設榻者幾十年以躬行自矢舉世聲利無足動心初以郊恩補官已而奏名類省試吳曦叛先生方攝成都教授安撫使楊輔集議先生昌言今日之事當計順逆不當計禍福正名討罪曷爲不克不然願與閒下死此以報國輔不能用先生致其事而去曦誅其事上聞詔起入對謂去歲風雨爲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徵而臺臣諉故常心未失今民力已窮常心喪矣識者以爲笃論遷軍器監曰嘗川水患之慘桀之餘烈也嗚呼尙忍言哉又言疫氣僨作則紕政尙多何更之有又謂兵端作于開禧之初民力未困化則細故故君子退小人一掃賄賂貪墨之習而爲禮義廉恥之歸上首肯之除大理少卿先生遂申前說謂巴陵追降之命重于逢羣臣而輕于絕友愛不思天倫之至痛乃曰不當立後以貽他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于

宋元學案卷七十二　九

後固不若舉行于今也初先生三被召再申命四辭不得乃至甫三月卽求歸未得是日詔以直寶謨閣知重慶府先生遣書宰相謂呂夷簡末年孫河上書謂天下將有土崩瓦解之勢是張禹不獨生于漢李林甫且復見于今又引其先相國越王事勉之聞者爲之變色先生嘗以宰相生辰壽之詩有云潭潭伏台鼎既閱二十年治效何悠悠民瘼殊未痊近甸饑餒接三垂烽火連人意苦不紓生理絕可憐先生之得罪于權相者非一而獨免于禍則亦幸也其治重慶豈弟如普果二州時期年乞歸先生時已病道卒所著有克齋集百卷大易要言二十卷論語解三十卷老子解二卷雜著五卷類集經史百餘卷南軒私淑之傳以先生爲第一宋史列之儒林而不知其源流所自且于其大節亦尚未詳爲可惜也

胡劉四傳

伯高門人

彭先生汝

彭汝清江人忠肅孫李義山卽忠肅長子欽堉而先生又爲義山堉

范氏續傳

縣丞范先生大冶

范大冶者成都人也幼時常及從學滄江書塾官崇仁丞宋亡不仕與學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曆姓氏職官一問輒數千百言不止虞集猶及見之當是華陽之後人也

虞氏續傳

編修虞井齋先生汲別見首盧學案

葉邽——子榮發——孫霖——曾孫審言
徐僑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樓昉——李壁
李埴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王撝——子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子應鳳別見深寧學案
鄭清之——趙汝騰
趙葵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趙范
應鏞
附弟傳

樓昉
葛洪
喬行簡
李誠之
王介——子埜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喬夢符
王瀚——子柏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洽
石蕆
朱質
葉秀發

潘景憲
潘景愈
潘景夔
潘景尹
鄒補之
杜旗
戚如琥——孫紹——曾孫象祖——元孫崇僧
附師王元章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戚如圭
戚如玉
夏明誠
鄭宗强
汪淳
汪大度——孫開之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汪大章
汪大亨
汪大明
黃溍——父敦義
黃謙
陳鯯

詹儀之
邢世材
郭澄
胡子康
康文虎
康文豹
趙善談
趙彥秬
羊元德——子哲
李大同
時瀾——子少章

時澐
郭頤
聖豐
聖嵘
聖岘
周介
彭仲剛
盧汝琰
盧汝珣
樓孟愷
樓仲愷

樓叔愷
樓季愷
汪仲儀
郭粹中　父口
郭敏中
郭允中
郭時中
葉誕
徐文虎　父時久

陳錫
徐侃
徐倬
王深源——鄭閏　別見北溪學案

並東萊門人
白水玉山三山芮氏再傳
元城範山濮氏武夷紫微橫浦三傳
涑水二程榮陽了翁鹿山和靖四傳

麗澤諸儒學案

鄞縣全祖望補定

祖望謹案明招學者自成公下世忠公繼之由是遞傳不替其與嶽麓之澤並稱克世長沙之陷嶽麓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無攷而明招諸生歷元至明未絕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也述麗澤諸儒學案

梓材案東萊學派二支最盛一自徐文清再傳而至柳文肅宋文憲皆兼朱學為有明開一代學緒之傳而至黃文獻王忠文一自王文憲再傳而至黃文獻集末舉先生之字子應見吳正傳所云年文獻之所寄云

東萊門人　林汪再傳

主簿葉先生邽

葉邽字子應金華人大冶主簿受業呂成公之門以所得于成公者授徐文清公僑文清公僑又授柳貫文肅公高弟而于先生執弟子禮沒身不衰參黃文獻集

雲濠謹案文獻集末舉先生之字子應見吳正傳所云年文獻之所寄云

軍守樓迂齋先生昉

樓昉字暘叔號迂齋鄞縣人與弟昞俱以文名雲濠案先生弟字季文從東萊于婺嘗以其學教授鄉里從遊者數百人李悅齋學士王厚齋尚書其高弟也後守興化軍卒

樓先生昞合傳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從呂成公學登進士第歷官爲尚書員外郎上書言今之將帥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乞嚴飭將帥申儆軍實累遷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援王素諫仁宗卻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卒謚端獻杜清獻範稱其侃侃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二十四卷

文惠喬孔山先生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于呂成公之門登紹熙進士歷宗正少卿祕書監權工部侍郎兼國子司業兼史院兼侍講理宗卽位貽書丞相請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書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其所召者非久無官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廉介有守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端平二年朝議收復三京又上疏曰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憂深矣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內治其已卑乎其未卑乎不聽師果敗績進知樞密院事後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卒于家年八十六謚文惠先生歷練老成識量宏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

于衆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孔
山文集

正節李先生誠之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于東萊釋褐爲饒州教授歷知蘄
州金人犯淮南黃州不係力戰死之先生嘗謂眞西山曰篤信
好學守死善道吾輩八字箴也至是果不負所學贈朝散大夫
祕閣修撰封正節矣

謚忠簡子埜從眞西山遊

謝山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曰西河謂宋儒講學者無一
死節夫宋儒死節多矣蘄州死事李誠之最在理度二朝
忠臣之先東萊之高弟也歐陽巽齋爲朱門世嫡其弟子
爲文山徐徑畈爲陸氏世嫡其弟子爲疊山二公爲宋之

大忠其生平未嘗有語錄行世故莫知其爲朱陸之私淑
者文山九不羈留情聲色而孰知其遠有源流也是豈空
疏之徒所得語此兄朱子後人有浚南軒後人有唐而趙
艮淳者雙峯之高弟也許月卿者鶴山之高弟也其餘如
唐震呂大圭之徒不勝屈指而曰無一死節是夢中囈語
也潭州之陷嶽麓三舍諸生荷戈登陴死者九多史臣不
能博訪附之李芾傳後今乃反見誚纔于妄人可爲軒渠

忠簡王渾尺先生介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朱文公與呂成公遊紹熙元年廷對陳
時弊光宗嘉其直擢居第三人歷國子錄上久不朝重華宮先
生上疏極諫孝宗崩又力請過宮執喪言甚激切人歎其忠直

御史喬先生夢符

喬夢符字世用東陽人嘗從東萊學淳熙二年進士知歙縣有
大遠當水衝居民歲苦霖先生爲築堤鑿渠人免水患號喬公

街後除大理正奉旨鞫郭倬獄于宿州不畏權勢進監察御史
參金華先民傳

朝奉王定菴先生瀚

王瀚字伯海金華人龜山弟子師愈之子而文憲公柏之父也
師呂成公亦遯事朱文公仕至朝奉郎主管建昌軍倉都觀參
可言集考

梓材謹案先生號定菴金仁山題魯齋文集曰後云倦都
公早從麗澤又以通家子登滄洲之門朱子別集復賢廬
一題名有門人丁克王翰王瀚蓋即先生翰瀚古今字爾

縣令王先生洽

王洽字伯禮金華人侍講師愈之子天資粹雅操行潔修嘗知
當塗縣眞西山薦狀言其爲邑也心平愛人用刑督賦常有不

得已之意士民稱詡翕然一詞云參眞西山集

梓材謹案宋史道學王柏傳父翰兄弟皆及朱呂之門是先生爲東萊弟子之證

通判厄先生範

厄範字宗卿浦江人從東萊遊以進士尉奉化歲饑貧民將爲變先生賑之不誅一夫而定遷知婺源縣有月椿錢二萬皆取之民先生請蠲其十之二俄權通判袁州峒獠弄兵袁當其衝先生攝州事練軍旅廣儲蓄博訪守禦之策峒獠不敢近轉通判泉州卒參浦陽人物記

侍郎朱先生質

朱質字仲文義烏人受學于成公及唐說齋仲友中紹熙進士第二人累官至右正言左司諫兼侍讀權吏部侍郎著有易說

舉要

知軍葉南坡先生秀發

葉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東萊以進士爲慶元府教授著論語講義以訓諸弟子一時鉅儒皆相器重願與之交而楊慈湖簡問難尤詳謂得所啓發後知高郵軍

雲濠謹案宋景濂爲先生傳言其師事呂東萊唐說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爲文輒擢慶元丙辰進士第弟子慕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又言其教授慶元時與之交者慈湖而外則樓攻媿史獨善樓迂齋鄭安晚袁絜齋也又言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有易說周禮說及論語講義等書

梓材謹案宋世葉秀發有二其一仁和人名時字秀發官龍圖閣學士謚文康

教授潘先生景憲

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九歲以童子貢京師後入太學益自刻厲學官汪玉山芮國器王梅溪皆推重焉隆興元年進士請爲南嶽祠官秩滿力請太平教授遠次以歸始爲浮屠說既而學于東萊先生與東萊同年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棄所學學焉父喪服除不復仕日遊呂氏之門誦詩讀書旁貫史氏九盡心于程易朱晦翁子孰其壻也參朱子文集

太學潘先生景愈

潘景愈字叔昌叔度之弟嘗爲太學解魁年三十餘甚有志趣東萊稱其有意務實參東萊遺集

潘先生景夔

潘先生景尹合傳

潘景夔景尹松陽人其父朝散好謙篤于教子教子越數百里遣從

東萊遊且謀徙家于婺以便其學同上

府判鄒先生補之

鄒補之字公衮開化人受業朱呂之門淳熙初舉進士判江寧府著有春秋語孟注兵書解宋朝職畧等書參浙江通志

薦辟杜橋齋先生旗

杜旗字伯高金華人登成公之門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咸稱其文淳熙間兩以制科薦所著有橋齋集參姓譜

知州戚眞白先生如琥

戚如琥字少白金華人從呂東萊遊篤于修齊之道以進士授郴州教授遷國子博士出知台州尋改袁州政績大著甫受代

而卒門人私謚曰貞白先生從兄如圭如玉皆從東萊遊同上
雲濠謹案金華府志載先生云其學務以修身齊家見諸實用不爲空言東萊每歎異之

縣尉戚先生如圭

進士戚先生如玉合傳

戚如圭金華人以進士爲嵊縣尉弟如玉亦遊太學母周氏晚時觀書輒能舉大義嘗讀上蔡語錄顧諸子曰既不爲祿利復不求人知斯所謂問學者邪其期諸子如此參東萊遺集
梓材謹案黃文獻志道一山長戚君墓言二先生連起進士乾道淳熙間

推官夏先生明誠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其學本自呂東萊而自負甚高登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一爲安慶推官遂致仕嘗作八詠樓賦序直斥沈休文爲是樓之辱吳禮部敬卿特稱之百家記

朝請鄭坦溪先生宗強

鄭宗強字南夫金華人遊子東萊之門講貫理道篤志根源蔡久軒稱其學業精深履行純篤後以朝請大夫致仕著有坦溪集行世參金華府志

教授汪先生淳

汪淳金華人受業東萊勵志于學授吉州教授講學者咸歸重焉參浙江通志

汪獨善先生大度

汪約叟先生大章合傳

汪大度字時法金華人受業于呂東萊慶元初大愚觸權奸貶韶州先生往送之伴送者淩辱大愚先生以義折之直欲與之坐獄從至貶所久之乃遊經紀其家事甚至晦翁致書深加歎敬弟大章號約叟亦從東萊遊大愚之卒也約叟距秋試纔四日舍之就道護喪以歸參金華先民傳

梓材謹案時法號獨善吳禮部跋汪元思固窮集云大愚謫廬陵獨善裂裳裹足送之後徙本高安其弟約叟輟試往護其喪兄弟遂以義聞士大夫王忠文公跋大愚帖則謂時法人稱爲西山先生而儒林宗派又以西山屬之其兄大亨恐誤

梓材又案東萊爲汪灌慶衍墓志云男五大任大亨大度大明大聲大度大明久從子遊據此則約叟大章之于獨善蓋從弟也

汪先生大亨

汪先生大明合傳

汪大亨字時升汪大明字時晦西山先生大度之兄也皆成公門人參王忠文集

州守黃先生漢父敦義

黃先生謙合傳

黃漢字德亨光澤人父敦義以六經教子七子皆有成立先生志篤學博嘗從呂東萊遊淳熙戊戌南省第二人後守岳州罷歸傳蠲魚稅毀淫祠卒年八十兄謙字德柄亦遊朱呂之門補

著作陳先生黼

陳黼字斯士東陽人少從呂東萊遊孔康林大中聞其賢妻以女先生未嘗倚爲重也淳熙八年登進士不汲汲進取以恬靜自守林欲召爲樞密院先生力辭嘉定元年大中卒乃遷國子博士著作郎凡三十年僦屋宦途而不改其樂後丐祠歸貧無

室廬傚居孔康以終參東陽縣志

侍郎詹先生儀之

詹儀之字體仁遂安人也張宣公守嚴州東萊分教先生俱從之遊又嘗從朱文公問學累官吏部侍郎知靜江府已而以言語謫袁州光宗登極以其嘗為宮寮許自便時閒中有詹元善者亦朱氏弟子也而以體仁為名補

附錄

□□□曰詹體仁慤實肯講學不易得但未免弱蓋膽薄而少決今日善類多有此病每力振之以此思剛明之質誠不易得又曰舊在嚴陵體仁頗惑佛學今卻不然亦得伯恭之力又曰豈第愛民凡事可以商量趨向甚正□□□學並補

縣丞邢先生世材

邢世材字邦用其先自青州徙汴紹興間始家會稽先生既舉進士得官盡棄故學徧從長者遊深思力索有所未達憤悱見于辭色退則汲汲求踐其所聞于東萊有連從之講學非一日出為南康軍司戶參軍遷從政郎金華縣丞未上卒于家年三十七參東萊遺集

主簿郭先生澄

郭澄字伯清東陽人以父將仕郎貢臣紹興末軍興入貲佐縣官者賜爵視任子補將仕郎調南昌黃巖主簿皆不行先生少時將仕奇其敏悟為築西園舍爰延名士講授鄉之秀民願請業者悉聚而館焉先生既用力于學益知師友之可親辭氣恂

顙未嘗不以善其身迪其族衣被其鄉閭為主退而驗其語隨其力之所至皆有以自見云同上

梓材謹案說齋學案吳主簿傳云郭氏有西園南湖后澗三書院招延呂成公薛象先之徒教授子弟先生為西園學者是亦呂薛門人也

雲濠謹案葉水心誌先生父將仕墓言其嘗使先生出從大師歸而與其師學又言先生靜而敏所論質皆能記憶所舉發皆能推見所得非一師為之師者多自以為不及也又案陳龍川為郭德鄰哀詞云德鄰之子曰澄伯清歷從一世士君子遊德鄰先生父字惜先生所得諸師多不可考見云

胡先生子廉

胡子廉者淳安人博極羣籍不屑科舉之學從東萊先生遊終身不仕補

康先生文虎

康文虎字炳道與弟文豹字蔚道皆東萊弟子補

康先生文豹合傳

梓材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五引大愚遊候潯山記云康炳道兄弟會于王季和家謝山自注如是

安撫趙先生善談

趙善談東萊門人官安撫

通判趙先生彥秬

趙彥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東萊擢取應科授右選精春秋左氏傳作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旋借和州觀察使充接伴副使隆興元年登進士第換宣義郎終眉州通判

通判羊先生孔德

羊孔德縉雲人紹興進士官奉議郎徽州通判師事成公著春

秋發微子哲見括蒼彙紀

尚書李先生大同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學于成公與朱文公之門登嘉定進士第官至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有羣經講義

朝散時南堂先生澗

時先生溪合傳

時澗字子澗蘭溪人師呂東萊淳熙辛丑進士累官朝散郎通判台州東萊輯書說自秦誓泝洛誥未畢而卒先生補完之有南堂集若干卷兄溪字子雲亦師東萊著尚書周官餘論未成卒參金華賢達傳

監簿郭固齋先生頤

郭頤字養正嚴之壽昌人也進士從東萊先生遊官至軍器監主簿學者稱固齋先生補

提轄巩栗齋先生豐

巩豐字仲至號栗齋其先鄆州須城人渡江爲婺州武義人少遊成公之門淳熙進士嘗知臨安縣稍遷提轄左藏庫卒葉水心銘其墓

祖望謹案胡紘以高科求進不得怨忠定巩栗齋亦以舍選前列訴京鎰京之對之無異忠定而栗齋極歎鎰言之是反自引咎毫無怨尤

司封巩厚齋先生嶸

巩先生峴合傳

巩嶸字仲問梓材案水心爲仲至墓志云季氏仲同　栗齋弟也淳熙二年進士累官至太學博士大理寺丞上書言兵端不可開忤宰相出知嚴州陛辭力言外攘當先內修已而直祕閣歷遷司封郎奉祠致仕先生靜正夷博居官未嘗澤辭色貫聲光以媒進而儒術吏治所至皆有聲詳見洪平齋墓志所著有厚齋集八十卷先生之母楊氏通毛詩論語孝經知大義故自長子峴而下皆知師東萊傳正學有聞于時惟峴失其事而不別爲之傳補

梓材謹案水心文集楊夫人墓表云嫁東平巩君死夫人年二十六子長曰豐三歲幼嶸也始生是楊止二子所謂長子峴豈卽栗齋之改名耶然又謂峴失其事何也疑楊夫人爲巩君繼室長子峴當是前夫人之子故不之數耳

周先生介

周介字叔謹括蒼人也從東萊晦翁遊補

提舉彭先生仲剛

彭仲剛字子復平陽人也乾淳之際孔嘉儒者林立而平陽稍爲別派徐忠文公子宜以心學起其說合于金溪王信州道甫以事功之學起其說合于永康先生徧遊其門及以進士釋褐主金華簿始聞麗澤之教東萊謂其用力甚銳先生之學不事論說以實踐爲宗旨尤有吏才衢州大水憲司檄下金華令先生往覆視先生請曰衢水高者出屋垝殺稼溺人行道其知既再檢實矣猶往覆視者防吏之欺將使民實得食也然恐待覆視而民已死矣憲司感其言卽出米忩所賑移臨海令均其民之力役圖縣鄉之地幾都幾保合爲一圖而物數其地之所有

有以圖上者先生曰善猶有遺其人曰無先生捐曰某地方鎮有某某居之某地有松林水步今胡失之其人大驚不知先生何以得之也由是整廢墜甚多先生善聽訟然不自以爲明每諭之曰雖訟而直所屈多矣民愛信之訟爲衰止提刑薦其政召付都堂審察授兩浙運司均斛官以近臣薦召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遷國子監丞以試進士與知舉者忤罷官已而起知全州時陳公君舉詹公元善任漕使首爲減月樁錢十三四先生又減繁費以甦民力然後敢豫借寬省限商稅止取正錢帶納者蠲其大半輸租得自槩量吏胥不敢取斛面而擇其耆老之有學行者師長其子弟先生于聽政之暇親執經而教之以外艱歸凡先生所至去後無不思者紹熙五年明越大饑

特令先生爲常平提舉蓋且向用矣是年病卒葉水心曰子復之爲學以爲非同聲趨和所能至也故不敢以意之爲是而獨以力之能者試之常左經而右律目驗而耳聽考實以任重先難以致遠非其心之所通雖誠聞之不苟從也非其行之所至雖審知猶慙置之故其材爲實材德爲實德此先生之學之大致也先生不著書賴有水心之文得以見其本末云補

盧先生汝玠

盧先生汝弼合傳

盧汝玠汝弼淳安人子權大經之叔季子也東萊爲新定校官季子實綴弟子員後其叔介季以見東萊蓋叔季遊居數年參東萊遺集

樓先生孟愷

樓先生仲愷合傳

樓先生叔愷合傳

樓先生季愷合傳

樓孟愷仲愷叔愷季愷義烏人並從東萊遊父蘊卒東萊志其墓同上

汪先生仲儀

汪仲儀金華人嘗從東萊遊母卒請銘于東萊同上

縣尉郭先生粹中父口

主簿郭先生敏中合傳

鄉貢郭先生允中合傳

鄉貢郭先生時中合傳

郭粹中敏中允中時中武夷人朝散大夫戶部員外郎知常州總領湖廣京西財賦某之諸子也東萊與戶部遊再世諸子相從講學粹中嘗爲龍游尉敏中主江山簿允中時中皆應進士舉同上

縣令葉先生誕

葉誕字必大蘭溪人乾道進士從東萊遊嘗主清江簿其父卒東萊爲之志墓官至吳縣令同上

徐先生文虎父時父

徐文虎分水人從東萊遊相與居者數年其父時父趣之從師友講習甚篤同上

陳先生錫

陳錫烏傷人嘗執經于東萊同上

徐先生侃

徐先生倬合傳

徐侃徐倬義烏人文清公僑之兄也皆學于呂成公而文清師事朱子參王忠文集

王先生深源

王深源婺州人東萊之徒也鄭聞在呂氏家塾從先生爲學參陳北溪集

梓材謹案東萊學案監嶽祠秦傳語其友王深厚深厚嘗作深原原爲源之本字蓋因原而譌爲厚爾

葉氏家學林汪三傳

葉氏門人

文清徐毅齋先生僑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樓氏門人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文肅李悅齋先生埴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知州王先生撝

隱君葉先生榮發

教授葉先生霖合傳

葉榮發金華人其父邽爲徐文清公師先生深自韜晦罕與物接子霖始復以家學授徒端明殿學士王埜知南康軍葉閭咸敬禮焉官終蘭溪儒學教授

州同葉先生審言

葉審言字謹翁金華人蘭溪教授霖之子先生于書無所不讀卓然自立父子相爲師友嘗仕浦江義烏二縣教諭所至以興壞起廢爲務任衢州之明正書院山長復道流冒占之田二百餘畝及爲吉水教授士論翕然主晉江簿同寮有與之不合者力撝陷之使者得其冤狀而莫能直竟去官改婺州路司獄以

年請老詔晉秩同知瑞安州致仕先生學以冥欲爲宗治家有法吉凶諸禮一遵成公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室廬再厄于火僑寓唐氏說齋精舍久之乃得老屋數椽教子之餘日以種蒔爲事所入不足自給處之晏然卒之日有書數卷田數畝而已許文懿公謙柳待制貫吳禮部師道張修撰樞皆雅重之

葉氏門人

文清徐毅齋先生僑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樓氏門人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文肅李悅齋先生埴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知州王先生撝

王撝字謙父其先浚儀人徙居于鄞先生博學取介爲樓迂齋高弟復從史獨善遊文藝深醇善議論壯歲試詞學科不中輒棄去自誓曰他日必令二子業有成後登進士第同年余天錫參知政事屬教其子弟歲終致束脩以謝先生不受拱而言曰二兒習詞學鄉里無完書願從公求尺牘往借周益公傳內翰番陽三洪公暨往昔習詞學者凡二十餘家所藏書余欣然許之後二子果俱中詞科爲安吉丞攝令長興捐俸周水災再攝新城爲貧民完賦遷國子正將作監主簿通判婺州御史劉晉之誣衢州掾慮囚受賕先生得實力白其誣晉之不敢犯晉之壹史相黨人也後攝郡去日以羨財留于官改祕書丞守徽州遷吏部郎中兼崇政殿說書疏言羣臣遜志之言多逆耳矯拂

實未之見其議劉切深中時病後直祕閣知溫州淳祐十一年上書汲古傳忠又書竹林二字賜之明年卒年六十九子應麟應鳳參延祐四明志

忠定鄭安晚先生清之

鄞清之字德源雲濠案先生初名燮字文叔別號安晚　鄞縣人少從樓迂齋遊文聲日振嘉定文樓攻媿亟加稱賞登嘉泰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靳許可先生往白事爲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掖先生無答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遷國子學錄理宗卽位累官至參知政事史衛王卒先生爲右丞相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召還眞西山等十五人雲濠案十五人者眞文忠與魏文靖了翁崔清獻與之李文肅皇徐文清僑趙尚書汝談九尚書炳游覩文似洪忠文若蕭杜清獻範徐忠節清卑袁正肅甫李覩文韶也時號小元祐遺逸如劉漫塘趙章泉皆見旌異入洛師瀆乞罷不可拜左丞相丐去益力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封申國公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淳祐四年拜少保兼侍讀五年拜少傅進少師奉國軍節度使賜第于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爲英明孝宗之英明本于仁厚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之所以爲盛也六年拜太保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先生方放浪湖山每寓僧刹帝勉諭有加軍國事仍自先生決之十一年感疾乞罷政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謚忠定先生不好立異湯仲能巾嘗論事侵之及再相仲能求去先生曰己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先生乃引之共政先生與彌遠議立

理宗駸駸至宰輔然端平之閒召用正人先生之力也參史傳

參政應葵芷先生鑌附弟傑

應鑌字之道昌國人刻志于學嘗從樓迂齋遊文聲日振嘉定十六年試南省第一遂舉進士爲臨江軍教授應遷祕書郎請早建太子入對帝問星變先生請修實德以答天戒帝問藏書請訪先儒解經注史因及程迴張根書皆有益世教帝善之淳祐初遷宗正寺丞端平開邊兵敗先生預議邊事坐斥後復用以起居舍人權兵吏二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掌內制理宗一夕召之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帝奇其才翌日拜翰林學士八年授同知樞密院事九年拜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以疾乞歸卒于家弟傑字自得六歲能詩紹定四年進士調烏程尉議毀淫祠獨存徐孺子廟鄰邑有沈氏兄弟訟財郡檄自得案實自得委曲開諭適沈子魁鄉薦因賦詩儆之兄弟感悟爭遂息仕至文林郎參史傳寧波府志

謝山翁洲書院記曰應參政葺芷山昌國遷鄞其貴也建翁洲書院于故居以興起後進穆陵賜御書以楊之元時以昌國爲州書院置山長參政之孫全軒領之因祀葺芷于中而以其子蘭坡附焉其後又增祀全軒詳見應奎翁碑記中明時以倭難廢昌國隸定海書院亦圮今昌國復置縣改定海曰鎭海而以昌國稱定海于是復立翁洲書院奎翁曰鎭海外諸番所觀聽使爲彼之徒推其尊禮仙佛之念而知尊孔子之道廓其求聞清淨寂滅之念

而返諸六籍之學則其有補于聖教者固非淺也奎翁之言至矣予更何以益之但考穆陵之時甬東書院實與翁洲並置甬東出于安晚其與萇芷皆迂齋之徒也故二公並以文章名

忠簡家學

簽樞王潛齋先生埜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朝奉家學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羊氏家學

羊先生哲

羊哲乳德子師呂成公之子伯愚問學該博才思深遠著指南集 參括蒼彙紀

時氏家學

書記時所性先生少章

時少章字天彝號所性金華人父朝散郎瀾師事呂東萊先生天才絕出博極羣書談經多出新意而于史學尤精詩由盛唐而追漢魏文泝宋東都以前而逮古作者吳師道稱其峻潔精工豈惟雄視吾邦蓋一代之偉人也由鄉貢入太學年踰五十登寶祐進士由麗水主簿歷諸教授山長用薦擢史館檢閱有忌者改授侍寧節度掌書記所著有易詩書論孟大義六十卷雜詩文數千篇總名所性集 參金華先民傳

王氏門人

鄭先生聞 別見北溪學案

王氏家學 林汪四傳

尚書王厚齋先生應麟 別爲深寧學案

常博王默齋先生應鳳 別見深寧學案

鄭氏門人

忠敏趙先生范

忠靖趙庸齋先生葵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戚氏家學

隱君戚貞孝先生紹

戚紹婺州人知袁州如琥之孫也入元隱居不仕同志之士相與號爲貞孝先生 參黃文獻集

敎諭戚先生象祖 附師王元章

戚象祖字性傳貞孝先生之子少服家庭之訓弱冠師事王元章益達于命義年幾五十乃用舉者得東陽縣學敎諭遷紹興之和靖書院山長年未七十輒求致仕弗許復用爲信之道一書院山長訖辭不受僑居乳康之太平 同上

戚朝陽先生崇僧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汪氏家學

汪先生開之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三終

楊簡 子恪 老袟子 象山門人

袁甫 別見絜齋學案

馮興宗

馮國壽

史彌忠 父漸

史彌堅 子寶之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王撝 別見鹿澤諸儒學案

孫 蒙卿 別爲靜清學案

史彌鞏

史彌林 父涓

錢時 子橚 從子 允文

洪揚祖

夏希賢 子溥 鄭玉 別爲師山學案

趙汸 別見草廬學案

五世孫 芮

六世孫 伯純

七世孫 圭

洪夢炎

呂人龍

子清之 子潛之 吳畏 鄭玉 別爲師山學案

汪汝懋 見上大之門人

沈源

唐轅

洪震老 鄭玉 別爲師山

方道睿

陳苑 別爲靜明實舉學案 以下慈湖融堂續傳

宋夢鼎

曾淵子

洪源 子璵

張復 宋舒同調

族孫 暾 汪汝懋 見上

並大之同調學案

史守之
史定之
陳埴

子蒙
張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仝謙孫——從子耆
父汝梅
附兄鼎孫
弟陋孫

仝晉孫——子彥——黃潤玉詳見明儒學案
族子整

桂萬榮——從子錫孫

重居易
附師李聲
王休

子鍾——孫金
子鉉
曹漢炎
嚴畏
黃震別爲東發學案

四世孫同德
桂彥良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桂璵
並石坡銘傳

趙彥悊
曾燠
鄒近仁——子曾
鄒夢遇
葉祐之——張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徐鳳
曹夙
張渭
張汾
孫明仲

沈瑩
許孚
朱介
魏杞
沈民猷

劉厚南
舒鋭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方洧
王子庸

四世孫輝卿
五世孫源見上遊酉門人

馬樸
馬應之
馬雙　見上慈湖門人
王琦——鍾季正
舒鉉
洪儛
舒衍　別見絜齋學案
吳塤
吳埙
余元發
鍾宏

酉正
邵甲
王震——子大椿——鄭棠
鄭節夫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顧平甫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張端義
王晉老
何元壽
傅正夫
傅大原　別見說齋學案
薛毓之　子墩

夏希賢
洪揚祖　並見融堂門人
錢樸　見下融堂家學
趙與懃——孫偕　別為静明寶峯學案
私淑眞德秀　別為西山眞氏學案
劉宰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舒璘
沈煥　並為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　別為絜齋學案
韓宜卿　別見清江學案
蔣存誠

沈文彪——子民獻　見上慈湖門人
湯建　並慈湖講友
葉秀發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韓度　別見清江學案
並慈湖學侶

宋元學案卷七十四　後學慈谿黃雲濠校刊
餘姚黃宗羲原本　鄞縣王梓材重校
男百家纂輯　道州何紹基重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慈湖學案

祖望謹案象山之門必以甬上四先生爲首蓋本乾淳諸老一輩也而壞其教者實慈湖然慈湖之言不可盡從而行則可師黃勉齋曰楊敬仲集皆德人之言也而未聞道予因采其最粹且平易者以志去短集長之意則固有質之聖人而不謬者述慈湖學案

始別爲慈湖學案

梓材案慈湖學派黎洲原本附列金溪學案自謝山

象山門人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進士調富陽主簿嘗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陸象山至富陽夜集雙明閣象山數提本心二字先生問何謂本心象山曰君今日所聽扇訟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即決定爲某甲是某乙非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邪象山厲聲答曰更何有也先生退拱坐達旦質明納拜遂稱弟子已而沿檄宿山閒觀書有疑終夜不能寐暗嘿欲曉灑然如有物脫去此心益明淳熙元年母喪去官營葬車廄吏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疑洗思屢日一事偶觸始大悟變化云

其待僚屬方據案書判有啫于庭者無問誰何即釋筆拱答務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還方僻崎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也所著有甲棄乙棄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以德化感人民自悅服除駕部員外郎改工部除軍器監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丐祠而歸以寶謨閣學士慈溪縣男太中大夫致仕寶慶二年卒年八十六謚文元築室

慈湖己易

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

己不可得畫而爲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爲二一者吾之一也二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以加知也一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視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視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來面牆者比比而不如是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爲我者毋曰血氣形

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殊視一畫其指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即乾健者也天即己也天即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即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有形者也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一體也故夫乾象之言舉萬物之流行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倚于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

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坤者一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象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己也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爲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爲主陰入于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有陽而中虛爲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

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爲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是剖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于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于六尺七尺而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也坐血氣而觀己不知己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本無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殊爾人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貞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爲九指吾之柔爲六指吾之清濁爲天地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吾之坎離爲水火指吾之艮兌爲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

之照臨爲日月以吾之變通爲四時以吾之散殊于清濁之兩間者爲萬物以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之噬爲口以吾之握爲手以吾之行爲足以吾之思慮爲心言吾之變化云爲深不可測謂之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无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善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謂盡焉未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二謂之一今謂之己謂之己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己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梏也安得無私與梏者而告之姑即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爲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噬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

用止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噬非噬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噬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敝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無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卽

道天卽乾天卽易天卽人天與人亦名也大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非先聖之言也憂卽天萬物卽天孔門之徒聞聖人之言而差之以己意參其間而有是言也此非吾孔子之言也吾道一以貫之此孔子之言也其曰易與天地準此亦非孔子之言也何以明之天地卽易也幽明本無故不必曰仰觀俯察而後知其故也死生本無說不必原始要終而後知其說也是皆非吾孔子之言也其徒之已說也神卽易道卽善其曰繼之者善也離而二之也離道以善莊周陷溺乎虛無之學也非聖人之大道也孔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此孔子之言也聖人卽易也德業卽易也繼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又非孔子之言也何者離易與天地而二之也子曰之下其言多善聞有微凝者傳錄紀述者之差也其大旨則善也不繫之子曰者其言多不善非聖人之言故也乾卽易坤卽易其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非聖言斷斷如白黑如一二之易辨也凡如此類不可勝紀善學易者求諸己不求諸書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不求諸己而求諸書其不明古聖之所指也甚矣自古聖指東學者求西讀書者滿天下省己者千無一萬無一孔氏之門學者不知其幾而日至者無幾也三月不違者顏氏子一人而已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矣而況于不在孔門者乎幸有一曾子獨不然曰不可尙已此豈訓詁之所能解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

業弗敢怠也禹之克艱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其不善而復于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信吾信謹吾謹徹戒吾徹戒執吾執兢兢吾兢兢業業吾業業艱吾艱改吾改翼翼吾翼翼無二我也無二易也既曰天下何思何慮而又曰執曰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無思無慮者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似動而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賾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傚此者也非賾自賾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

也此非沈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爲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耳近取諸心即此心而已矣曾子傳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之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於戲此足以指明人心之本良矣而學者往往遂領孟子之意而不復疑其有他者千萬而不一二也故孟子言必稱堯舜于以知孟子之言雖諄諄而當時之聽之者多藐藐此道甚明甚易甚簡而人自疑自戕不信使當時聞言而遂信者眾必不至勞孟子諄諄如此也能識惻隱之眞心于孺子將入井之時則

何思何慮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純誠洞白之質人人之所自有也廣大無疆之體人人之所自有也此心常見于日用飲食之閒造次顚沛之閒而人不自省也孔子曰造次必于是顚沛必于是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非曰造次顚沛閒爲之無須臾而不爲也是心本一也無二也無嘗斷而復續也無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無鬱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強而衰老不弱也可強可弱者血氣也無強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吾心無強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爲心雖欲無斷續不可得矣以

血氣爲己雖欲無強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于是顚沛于是無須臾不于是勉強從事不須臾而罷矣況于造次乎況于顚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非誠也孔子曰主忠信忠信者誠實而已無他妙也而聖人以是爲主本或者過而索之外而求之必反失忠信之心即道心即仁義禮智之心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通于一萬事舉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遠復此心復也頻復頻放而頻反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无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無度他日之吉凶但觀一念慮之得失當敢之初而不肯潛此心放也當五而不能飛此心固也當三而不惕此心慢也當四而不疑此心止也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

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人之爲道也孔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非曰造次顚沛爲之無須臾而不爲也是心本一也無二也無嘗斷而復續也無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無鬱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強而衰老不弱也可強可弱者血氣也無強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爲心雖欲無斷續不可得矣以

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擬議而成其變化此非聖人之言也學者之臆說也孰知夫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于不息之貞而非升也震來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

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括囊无咎无譽非閉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于王庭非得志也介于石非止也出門同人非往也若終日閑之而鬼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況于他人乎如秋陽之暴至白而無瑕也如江漢之濯至潔而無滓也混混乎無涯無畔無始無終也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于淵非魚也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雷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我己之中而以爲他物也其日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也非過論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得而聞也哀樂必有形哭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未有知近而不知遠也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大無二體也閨門之內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大也即敬即愛無不通矣有倫有敘無不同矣放之東海之東而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準也不可思也不可遠也

絕四記

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凝塞始喪其明始失其靈

孔子曰與門弟子從容問答其諄諄告戒止絕學者之病大畧有四曰意曰必曰固曰我門弟子有一于此聖人必止絕之毋

上有下有體有用有本有末有此有彼有動有靜有今有古若此之類雖窮日之力窮年之力縱說橫說廣說備說不可得而盡然則心與意奚辨是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爲心二則爲意直則爲心支則爲意通則爲心阻則爲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變化云爲豈支豈離感通無窮匪思匪爲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毋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孔子不言心惟絕學者之意而猶曰予欲無言則知言亦起病言亦起意姑曰毋意聖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誠實無他道心獨妙匪學匪索匪粗匪精一猶贅辭二何足論十百千萬至于無窮無始無終非眾非寡姑假以言謂之一貫愈辭愈支愈說愈

離不說猶離況于費辭善說何辭實德何爲雖爲我自有之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此心之靈明瞰日月其照臨有甚于日月之照臨日月能照容光之地不能照部屋之下此心之神無所不通此心之明無所不照昭昭如鑑不假致察美惡自明洪纘自辨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夫不逆不億而自覺者光明之所照也無以逆億爲也嗚呼孔子亦可謂善于發明道心之妙矣亦大明白矣而能領吾孔子之旨者有幾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無美惡鑑未嘗有洪纘而亦未嘗無洪纘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

容豈與夫費思力索窮終身之力而茫然者同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彼必不欲如此大道無方矣可指定以爲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爲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孔子嘗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可不可尚無而況于固乎尚無所知而況于固乎何爲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墊我行墊牢堅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雖意念既作至于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雖意念既作至于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雖意念既作至于深切時

義爲無而獨歸之孔子先儒不自明己之心不自信己之心故亦不信學者之心吁賊天下萬世之亘心迷惑天下萬世至靈至明之心其罪爲大某大懼先聖朝夕諄諄告戒切至之本旨毋爲無者謂此非學者所及惟聖人可以當之故不得不改其隳沒而不白使後學意態滋蔓荊棘滋植塞萬世入道之門不得已故書

附錄

梓材謹案以上二篇黎洲原本謝山序錄云宋其最粹且平易者知此外尚多采錄蓋其稾未全

陳北溪答陳師復書曰浙閒年來象山之學甚旺由其門人有楊袁貴顯據要津唱之不讀書不窮理專做打坐工夫求形體之運動知覺者以爲妙訣又假託聖人之言牽就釋意以文蓋之慈湖纔見伊川語便怒形于色朋徒私相尊號爲祖師以爲

眞有得于千載不傳之正統嚴陵有厝喻輩護法其或讀書卻讀語孟精義而不肯讀集註讀中庸集解而不肯讀章句或問讀河南遺書而不肯讀近思錄讀通書而不肯讀太極圖而讀通書只讀白本不肯讀文公解本某極口爲之明白剖晰邦人始有知邪正所由分者異端曲學贓證暴露補

又答陳伯澡書曰楊敬仲持循篤而講貫畧補

袁蒙齋記樂平文元遺書閣曰慈湖先生平生履踐無一瑕玷處閨門如對大賓在閒室如臨上帝年登耆耋兢兢敬謹未嘗須臾放逸學先生者學此而已若夫掇拾遺論依放近似而實未有得乃先生之所深戒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敬之哉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慈湖謂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補

宋元學案卷七十四　　壬

宗羲案象山說顏子克己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念慾利害之私蓋欲于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故慈湖以不起意爲宗是師門之的傳也而考亭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畢竟欲除意見則所行之事皆不得已去做才做便忘所以目視霄漢悠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箇狂妄也案慈湖之告君曰此心卽道惟起于意則失之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于心焉皆差卽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然則不起意之旨亦畧可識矣又何曾若考亭之言耶但慈湖工夫入細不能如象山一切經傳有所未得處便頓說闊倒此又學象山而過者也

祖望謹案慈湖嘗改定太極圖以爲周子之說詳簡之說易蓋亦不取無極之說以爲道始于太極而已●

謝山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曰文元之學先儒論之多矣或疑發明本心陸氏但以爲入門而文元遂以爲究竟故文元爲陸氏功臣而失其傳者亦有之愚以爲未盡然夫論人之學當觀其行不徒以其言文元之齋明嚴恪其生平踐履蓋凍水橫渠一輩人曰誠曰明曰孝弟曰忠信聖學之全無以加矣特以當時學者沈溺于章句之學而不知所以自拔故爲本心之說以提醒之蓋誠欲導其迷途而使之悟而非謂此一悟之外更無餘也而不善學者乃憑此虛空之知覺欲以浴沂風雩之天機屏當一切是豈

宋元學案卷七十四　　士

文元之究竟哉

雲濠謹案謝山又爲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云慈湖齋明嚴恪非禮不動生平未嘗作一草字固非恃扇訟一悟以爲究竟也又云慈湖于諸經俱有所著垂老更欲修羣書以屏邪說而未就

慈湖講友

文蔚餘廣平先生璘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韓先生宜卿別見清江學案

太學蔣先生存誠

蔣存誠字秉信鄱縣人金紫少子琥之孫也爲慈湖先生講學之友閒歌有省德性清明其卒也慈湖爲誌其墓補

沈清遐先生文彪
沈文彪鄞縣人號清遐居士以奧學峻行與慈湖爲忘年交祠

湯藝堂先生建
湯建字達可樂清人不爲制舉業天文地理古今制度考覈精詳篤意兢省深造理窟學者稱藝堂先生夙與必齋沐讀易一卦鼓瑟自娛所著詩衍義論語老子二解藝堂文集修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列先生傳于陳止齋之門謝山修之並不明著其受學止齋溫州府志載先生以其學授徒又稱其遐與朋友商論欣欣自得年踰八十卒亦未詳其師承朱氏經義考引胡一桂說言先生交于楊慈湖著有周易筮傳則以爲慈湖講友可也故自止齋學案移列于此

慈湖學侶

知軍葉先生秀發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隱君韓翠山先生度別見滿江學案

慈湖家學象山再傳

承務楊磎齋先生恪

楊恪字叔謹慈湖長子慈湖爲作磎齋記官承務郎沿海制置司準備差遣錢融堂稱其克承家學勉進未艾云參慈湖遺書

慈湖門人

正肅袁蒙齋先生甫別見絜齋學案

堂長馮先生興宗

馮興宗字振甫慈溪人慈湖高弟于書無所不讀每聆誨言輒心領神會袁蒙齋甫持節江左延爲象山書院堂長羣士信嚮

蓋先生忠信篤敬毫髮無僞訓警懇至語自肺腑流出故人之感悟者亦倍深切慈湖誘掖後進許與固多至其稱先生謂于聖道獨有啟發晚益融貫表裏洞然殆知及而進於仁守者矣其卒也蒙齋爲誌其墓從弟國壽梓材案慈湖遺書有爲馮似宗壽樓文目詩未知即國壽否亦師事慈湖時號二馮未竟其學早卒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蒙齋言先生居慶元之慈溪七世矣蒙齋集又有先生言行記云築室金川之湖濱蓬戶甕牖氣浩如也

文靖史自齋先生彌忠父漸

史彌忠字良叔鄞縣人第進士初爲鄂州咸寧尉官滿歸里羣盜中裝視之官時良多其父漸慫先生懼召里人畢集悉發篋以示皆書帙也監文思院門以慈湖薦宰廬陵有能名後守南安會盜甫平爲政尙安輯蠲白撰錢以便民守吉州治如南安蠲田租十有八萬閩寇大作提舉福建常平鹽茶事薦陳韡爲招捕事定功賞一不受眞西山遺書美之時從弟彌遠久在相位數勸其歸年未七十首乞致仕以子爲丞相累除奉政殿學士贈少師謚文靖參延祐四明志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史彌堅字固叔忠定浩幼子文靖之從弟也與諸兄並學于慈湖以軍器監尹臨安兄彌遠入相以嫌出爲潭州湖南安撫使平湖寇羅孟傳守建寧行義倉法眞西山紀其政績守鎭江力薦劉漫塘于朝以兄久在相位數勸歸不聽遂食祠祿于家十六年以資政殿學士卒謚忠宣吳鶴林沉行詞有云在熙寧則不黨于熙寧如安國之于安石在元祐則不趨于元祐如大臨

之于大防 同上

附錄

口口口曰子嘉定初年官浙東幃幕時史丞相以禮部滄洲以浙漕同案視壽成山陵昆仲職位未至大相遠及丞相當國以尙書處滄洲誠未為過而滄洲憩辭十數不止丞相亦終不強之天下仰其高深水在太學以丞相故不得成校定者累年及既出官循序而進未嘗超躐在溧水為郡所抑自他人處之干造物求速化溧水終安之此某所以于二公願執鞭而不可得也 補

又曰滄洲以丞相親嫌卷懷而去海內觀望聞其當國勢危疑人心渙散之際有言人所難言者 補

之意 補

附錄

口口口曰溧水惠書敘述平生有擺脫世務退然以寒畯自處諸校謂曰汰不當許自陳敢譁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廩給亦大省召為司封郎中以兄子入相引嫌丐祠遂以直華文閣提舉崇禧觀里居絕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眞西山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袞之門者三十年未仕為其寄理己仕則為其排擯嗷嗷然不污有如此 參史傳

宋元學案卷七十四　九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彌鞏字南叔文靖從弟也從慈湖遊好學彊記入太學升上舍時衛王柄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始登進士第李悅齋鼐開鄂闈辟諮幕府事壽昌戍卒失律欲盡誅其亂者乃誅倡者一人軍心感服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護蜀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先生應詔上書謂天倫之變世孰無之洪容齋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霅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契聖心耳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于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出提點江東刑獄歲旱饒信南康三郡大祲俾釐戶為五甲乙以等第振糶丙為自給丁糴而戊濟仝活百餘萬口徵民操戈劫人財逮捕法司既而絕意科舉究竟理學江東提刑袁蒙齋甫建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大抵發明人心指擿痛快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薦之授祕閣校勘詔守臣以其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召入史館檢閱以江東帥屬歸所著書有周易釋傳尙書演義學詩四書管見春秋大旨兩漢筆記蜀阜集冠

宋元學案卷七十四　十

史彌林號和旨文惠同產弟刪定涓之子也文惠之存刪定獨能辭其官不拜而恬然用累舉恩致祿以終其身刪定沒授官者必欲以貤其子先生又辭不拜 參戴剡源集

梓材謹案和旨先生與饒州君定之皆楊袁門人之傑然者見謝山所作甬東靜清書院記文惠卽忠定之初諡也

帥屬錢融堂先生時

錢時字子是淳安人慈湖高弟讀書不為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而絕意科舉究竟理學江東提刑袁蒙齋甫建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大抵發明人心指擿痛快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薦之授祕閣校勘詔守臣以其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召入史館檢閱以江東帥屬歸所著書有周易釋傳尙書演義學詩四書管見春秋大旨兩漢筆記蜀阜集冠

昏記百行冠冕集人稱爲融堂先生

新安州學講義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洙泗問仁隨問而答縱橫參錯初無異旨然其地步各有淺深而所以教之者不容于躐等至此一章明白洞達精詳的切此先聖特以語顏氏子歟仁人心也此心卽仁虛明渾融本無虧闕爲意所動始失其所以爲仁爲物所遷始失其所以爲仁爲習所移始失其所以爲仁爲欲所縱始失其所以爲仁狂迷顚倒醉生夢死昏昏憒憒日用而不知皆己私爲之窟宅非本心

然也先聖曰改而止又曰過以改除去所謂用力于仁者果安所用其力哉用力于克己而己如月之明雲翳之卽昏如水之清泥滓之卽渾雲散天空淵澄海淨則其本清本明者固自無恙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一踰此則無非己私有一毫己私卽不足以爲禮有一毫非禮卽不足以爲仁先聖于此不曰克己爲仁而曰克己復禮爲仁非于禮之外而他有所謂仁也曰復禮爲仁者所以明復禮之卽仁也大哉禮乎分而爲天地者此也轉而爲陰陽者此也變而爲四時者此也列而爲鬼神者此也此也此卽本心之妙卽所謂仁也克己卽復禮矣復禮卽爲仁矣夫以天地之廣大陰陽之闔闢四時之運行鬼神之變化而此禮實爲之則一日克己豁然清明道心大同範圍無外謂之

天下歸仁良不爲過然而此事斷斷在我實非他人所能致力古訓每曰自強曰自修曰自成曰自牧曰自昭明德皆由己之謂若不由己其見必不決其進必不勇其發必不果其行必不力必搖于外誘必亂于意見必動于浮論虛說支離繳繞必不能斷割故態惡習必不能掃除倀倀然中無定守而欲倚人言爲之主宰必不能特達先聖既以克己答顏淵之問遂斷斷曰爲仁由己又斷斷曰而由人乎哉所以截外馳之路使之彷徨四顧罔無倚仗而斬截決裂一斷諸己也一斷諸己直心而用無所回撓安得受制于外物也哉顏子至此問言不疑卽求就實工夫而請問其目其爲問也密矣人之日用應酬萬端舉不外乎視聽言動之四者名四實一無非天則非禮則勿是之謂

克雖然不特接于目而後爲視也暗室屋漏一念之邪而不正之色已雜然乎在目知其非禮隨卽泯然則視無所蔽矣不特接于耳而後爲聽也暗室屋漏一念之妄而不正之聲已譁然乎在耳知其非禮隨卽泯然則聽無所蔽矣以至于言以至于動不特宣之于口發之于事而後見也念慮隱微之地大明燭照微過則改則言動無所蔽矣克己工夫全在一勿字上行之而熟守之而純變化虛明畧無所累則雖縱目而視縱耳而聽肆口而言隨感而動安往而非仁哉顏子方皇皇然欲從末由發鑽堅仰高之歎一聞斯語如旅而歸請事之言其應如響是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遷怒不貳過以至三月不違無往而非事斯語之時矣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附錄

趙寶峯示子弟曰錢某小人行己著書趨時悖道罔眾干名乃斯文中所當誅斥史臣乃贊某于道統之後未知其似是而非

補

梓材謹案是說與本傳相背謝山蓋以爲然故于后坡書院記亦有微辭云

司農洪默齋先生夢炎

洪夢炎字李思淳安人寶慶元年進士端平間禁軍搆逆命先生撫諭既受旨索飲至醉臥省無下徐以單騎入軍或引斧欣其導卒血濺衣而色不爲動曉以逆順皆安堵聽命會高沙軍變命先生殺之至雞揚間帥趙葵說以指日可破先生曰攻討者制閫之大義撫諭者天朝之至恩殊恩曲赦非愛閔卒愛百

姓也遂入城宣詔進牧會開以自新之路一軍以安尋以大宗丞贊浙幕召拜司農差知衢州卒于任著有文集二十四卷奏錄三卷高沙撫錄荊襄語稟各一卷參萬歷嚴州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默齋嘗以桃源酒官入郡幕爲本一族祖與融堂並登慈湖之門詳見本一傳先生父承務郎袁蒙齋誌其墓

朝奉史先生守之

史守之字子仁忠定之孫忠宣之從子也先生未嘗見陸子而從楊敬仲袁和叔遊得于私淑所聞仲父彌遠當國先生心弗善也作升聞錄以寓規諫退居月湖之陽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寧宗御書碧沚二字賜之彌遠甚畏之每有所作輒戒其家勿

補

雲濠案一作十二郎知之

使十一郎

祖望謹案史子仁居碧沚不與時詰以道自任所著書曰世學以闢異端爲第一義別署九六子

梓材謹案謝山答萬編修問史學士諸公遺事帖子云子仁方叔之子心非叔父所爲中年避世遠嫌退居月湖之松島杜門講學又學古文于樓攻媿方叔名彌大吏部侍郎忠定長子

知州史先生定之

史定之鄞縣人嘉定間知饒州廣濬城隍著鄉飲酒儀太極圖論易贊著說饒州志二卷參饒州府志

梓材謹案先生亦楊袁高弟忠定第二子彌正之子也

司業陳習庵先生埴

陳埴字和仲鄞縣人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行之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慈湖攻苦食淡晝夜

不怠再調處州教授累官至太常博士獨爲袁絜齋議諡餘皆閣筆論政切直史彌遠問之曰吾甥殆好名耶先生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出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密編修官尋守衢州監司閙浙者久之入爲國子司業知溫州未上而罷臥疾抽架上書占之得呂東萊文集其墓誌曰祖謙生于丁巳歲沒于辛丑歲先生曰異哉我生于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于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附錄

史彌遠爲先生母黨舅氏先生于轉運司及禮部兩試第一彌遠當國將爲先生謀加恩數先生卻之

教授處州理宗求直言先生上封事直聲聞天下為學錄為宗正寺簿俱奏對盡言切直貫貴妃入內先生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君德彌遠駭曰吾甥殆好名耶先生云云

為太常博士朱端常子乞謚先生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為潘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謚曰繆丑

先生嘗與御史蔣峴講中庸不合判福運為峴所劾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吾鄉前輩于朱呂陸三家之學並有傳者而陸學最先楊袁舒沈江右弟子莫之或京

楊袁尤多昌明之功顧其大弟子自袁正肅公而外陳侍郎習庵其最也

直閣桂石坡先生萬榮附從子錫孫

宋元學案卷七十四　圭

桂萬榮字夢協慈溪人以進士授餘干尉邑多豪右先生一以紀律繩之馭民則用慈愛子弟獲訓迪者恥為不善秩滿民乞留調建康司理參軍鄉人史彌遠為相欲招致之先生以分定固辭差主管戶部架閣除太學正輪對奏絕敵選將二事除武學博士改宗學出判平江府累官直祕閣遷尚書右郎除直寶章閣奉祠歸先生嘗問道慈湖慈湖告以心之精神是謂聖案是語本孔叢子遂築石坡書院讀書其中從子錫孫逼春秋十歲試童子科號為神童登紹定進士歷官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忤旨罷尋以集英殿修撰召不起參寧波府志

謝山石坡書院記曰慈湖弟子徧于大江以南宋史舉其都講為融堂錢氏予嘗攷之特以其著述耳若其最能昌

宋元學案卷七十四　圭

慈湖史氏累召不出石坡方鄉用力辭史氏之招丐祠終老方石坡之官平江也朱侍郎在知府事征輸鹽課急迫牽連拘繫甚繁石坡力言其無辜為請寬不得乃挾行牀至獄中願與所拘繫者同處侍郎不得已縱遣之論者以為石坡不愧其師而侍郎有慚其父其所請絕敵選將諸奏皆名言也嗚呼慈湖之心學初非驗之躬行誠無以審其實得焉否今觀石坡之造詣有為有守豈非真儒也哉

石坡晚年最為耆壽東浙推為楊門碩果並于蒙齋習庵

蓋其道之尊如此

郡守童杜洲先生居易附師李聾王休

童居易字行簡慈溪人也嘗從鄉先生李聾學古文又學小戴

禮于校書郎王休一日參楊敬仲與語大奇之遂舍所學學焉
登嘉定十六年進士鄭忠定清之柄國舉補登仕郎朝議欲使
諸路置買浮鹽司除擬已定先生詣執政歷陳利害命遂寢相
國趙忠靖葵問閫淮東以先生攝天長簿時諸路屯兵每棄熟
禁民採取民失其利先生上書乞弛其禁旁九郡皆獲免既而
元兵攻城急邑令與主將不協軍民疑阻先生力爲陳解遂協
力捍防城賴以全調諸暨簿惡少攻剽爲姦尉莫能致先生以
計悉擒之上績課最轉宣義郎知邵武之泰寧移判夔州遷太
學博士以身爲教學者仰之以言會子事忤上出判吉州未幾
遷本州同知陞中奉大夫知廣東德慶府蠻獠雜居民悍難化
先生撫以愷悌三載民樂耕桑門不夜閉獄囚屢空尋上章乞

歸居杜洲之濱學者從之稱杜洲先生參寧波府志

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慈溪縣鳴鶴鄉者杜洲童先
生居易家焉慈湖世嫡弟子后坡而外卽推童氏累代不
替諸家學錄中所未有也書院則先生之孫副尉金始肇
造之而得朝命于其子桂嘉興顧嵩之吾鄞孫元蒙俱來
爲山長其時甬上書院多設長者而以杜洲爲最盛有先
聖碑亭有禮殿有講堂有六齋曰志道曰尙德曰復禮曰
守約曰愼獨曰養浩其中爲慈湖祠旁爲六先生祠有書
庫有祭器門廊庖湢繼悉畢備有田租以資學者蓋彷彿
四大書院規制而爲之耳意良厚矣

尙書趙先生彥憖

趙彥憖字元道餘姚人累官吏部尙書兼給事中以華文閣直
學士知平江府卒先生言人疑象山爲禪是未之思也誠意正
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于致知二字禪矣乎其題己易曰聖人
之易不離先生此書不離斯人篤好欲刊之心不離刊者之手
不離觀者之目不離誦者之口不離聽者之耳又不離不刊不
觀不誦不聽者之耳目手口斯旨也先生實有覺于事親從兄
喜怒哀樂莜莜業業日用之閒

曾先生熠

曾熠字定遠廬陵人得慈湖己易閒居解二書刊之謂西銘之
意認天地爲一家己易一書悟天地爲一己其流行發見精粗
必備厥功益大然先生之意欲學者于艮知艮能苗裔之發見

體察而用力慈湖以爲才言體察是未信此心之卽道也先生
復問曰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汩沒野喪憧憧利欲之
塗須體察于膠擾之中而後能不失今懼其起意也不敢體察
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欲並行何以洞識乎慈湖答曰
定遠猶未覺未信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豈無膠擾膠
擾乃變化卽天地之風雨晦冥也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改
卽足矣故孔子曰改而止改而不止是謂正其心反成起意耳
先生乃喟然曰今而後知此心虛明萬理萬化盡在其中君子
所以用力于仁學而不厭者必有事焉初非臆度料想之謂也

縣丞鄒歸軒先生近仁　附子曾

鄒近仁字魯卿一字季友德興人以特恩爲靜江法曹再調龍

陽丞問學于慈湖與語從容良久卽了然無疑滯嘉定二年疾革語其子曾曰吾心甚明無事可言爾曹修身學道則爲孝矣言訖而瞑雲濠案先生子曾字伯傳慈湖云因元祥而亦覺所著有歸軒集先生一再語頓覺人告之過欲往受教所當爲不畏強禦非道非義一介不取修

附錄

先生父尉建德甫三歲生母去又五歲父卒嫡母董氏撫之先生思其生母不敢言又三十年董氏卒乃求之謂兄弟曰近仁方寸亂矣詣建德物色多端竟不獲時先生同母弟孔之出繼董氏宰濡須先生涉江訪之亦不知乃反建德私自念曰吾生母鄧宣教女也乃求戶籍閱之則尙有鄧宣教戶大喜及入鄧

鄉而鄧氏已無人矣兩足尪折肴皇不復能去一鄰婦聞而嘆然出謂先生曰妾亦鄧女也前此記有姑流離自外歸後適九華董氏儻斯人乎如其言求之果在焉先生相抱流涕留數日謀奉以歸其生母不可乃出金以奉母歸而問慈湖以處之之道慈湖曰歲時往省可矣補

鄉貢鄒艮齋先生夢遇

鄒夢遇字子祥雲濠案子祥一作元祥　樂平人也從祖近仁慈湖高弟故先生亦從學焉慈湖嘗曰自孔子沒學者陷溺于文詞論議喪本蠹而事意見寥寥二千載自知自信者少若夢遇者其庶幾乎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百姓日用而不知鄒氏二子其殆知之者乎一字艮齋慈湖知樂平先生以鄉貢生從容接論久之而有覺隔礙未除慈湖益導之遂徹底澄明其言曰事親從兄之閒不思不勉無非實地變化云爲張弛閒闢宇宙在吾手又曰渾然之中品節調理粲然以列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爲靜吾獨以步趨應酬爲動吾獨以兀坐端默爲動嘉定四年赴禮闈而疾作將卒歌曰嘉木扶疏兮鳥鳴關關暑風舒徐兮庭中閒閒起視天宇兮浩平虛澄修

鄉貢葉同庵先生祐之

葉祐之字元吉雲濠案一本名元吉字祐之　吳縣人弱冠鄉貢有志于學凡先儒所是者依而行而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終未相應得慈湖絕四記讀之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同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己不敢起意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

聲歎曰此非鼓聲皆本體光明變化而目前常若有一物慈湖至吳先生摳衣求教一聞慈湖言其物泯然不見慈湖之詩曰元古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聽驚鳴是同是異難聲說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煅熱天臆一點吐圓明起來又覩無窮景水檻澄光萬里清學者稱爲同庵先生忍窮四十年一日酣飲極醉而卒以手鈔詩一卷付其內弟張端彙且自爲跋引李長吉詩爲中表投刺中以諧之端義以師事先生不敢用中表禮也修

附錄

元吉儀矩峻潔癯然如玉樹家素貧典衣賣書潛心性理之學誦諸尊宿語錄先後次序數百言九工于詩其喜而作云木葉

臨風皆好色稻田流水亦新聲佳句也補

祕監徐先生鳳

徐鳳字子儀浦城人生四歲知讀書七歲能屬文十四五閱古今書畧徧二十第進士累得國子監書庫官始先生試博學宏辭亟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是再試又以一事疑而黜朝論雜然稱詘官至朝散大夫祕書少監直顯謨閣知贛州嘉定十七年卒年四十八其教授溫州溫多士爲東南最而好訾議難帖服先生年甫二十餘渾然端且重善開迪不嚴而威名卿大夫爭遣子弟從之遊至它郡縣士亦輻湊更三太守皆敬之慈湖謂可與語道著有內制十卷十箴一卷文集二十卷參眞西山文集

曹先生彜

曹彜字叔達餘干人見慈湖子縣庠聞其提唱晝忘食夜忘寢旬有四五日而忽覺

張先生渭

張先生汾合傳

張渭字渭叔張汾字清叔新昌人渭叔少有俊譽富戶欲妻以女笑不顧師事呂大愚及慈湖以爲學罷歸渭叔清叔皆不遠數百里問學慈湖告之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仁人心也人心卽道故舜曰道心曰用平常之心卽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于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渭叔領會無疑及歸而有覺嘉定元年辛年三十七

里正孫先生明仲

孫明仲富春人慈湖爲富陽簿先生從學問執事敬一言日夜從事至右手運用左手猶拱其專如此如此者閱兩旬時召爲里正公移方急而日出入阡陌奔走應辦憂勞辛苦則甚矣而實未嘗微動也紹熙三年卒

沈先生鞏

沈鞏字元吉嘉禾人也學于慈湖稱上弟與兄之葉元吉齊名補

徵君許止齋先生孚

進士朱先生介合傳

布衣魏先生杞合傳

許孚字口口號止齋昌國人也與徐都曹恭先爲同里受業楊文元公終身不仕以孝義倡鄉閭屢徵不赴其時昌國儒者尙有朱進士介魏布衣杞皆爲楊袁之學者補

沈先生民獻

沈民獻鄞縣人清遐居士文彪子清遐嘗別築亭館招慈湖講學其中命先生執經問難于其閒補

朝請劉寶山先生厚南

劉厚南字子固慈溪人沈清遐壻也與民獻皆事慈湖嘉定進士授瑞安尉邑瀕海多盜先生涖政慈惠盜遂息慈湖出守溫州以其勤于奉職奏之累階進秩皆有能聲以國子博士召館下喜得師會日食詔求直言上疏有云陛下自登大寶今將二

紀凡懼災罪己導人使諫不知幾詔叩閽投匭應詔來諫不知幾疏非言于今日人未必不指為玩獻言于今日人未必不視為常惟因言以見于用尊聞以行所知斯為得之言極剴切帝加奬諭遷著作郎轉朝散大夫知台州轉朝請大夫致仕卒參寧波府志

雲濠謹案先生號寶山見程撫州士龍所作行狀

舒先生鋭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方先生溥

方溥字成大樂平人慈湖有誠雁正直之舉補

王先生子庸

王子庸錢塘人慈湖為浙西撫屬先生問學自謂有疑慈湖告以不假更求本無可疑先生曰非不知之而疑自若也積十八九年淑景揚輝躍然加脫從此不復疑矣再見請益慈湖曰云何先生曰意猶有所未盡慈湖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絶也止絶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絶也即疑即意何思何慮縱心盡意匪動匪止孝于親友于兄弟信于友恂恂于鄉里自先聖曰吾無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子庸也

主簿馬先生樸

馬先生應之合傳

馬先生燮合傳

馬樸字孝文樂平人主廣昌簿猶子應之字定翁子燮字敬叔俱受學于慈湖許以有得且曰武城宰得人矣敬叔尤有得于持敬之說

學官王先生琦

王琦字表文與余乳之元發皆樂平人慈湖稱先生為直友而乳之亦有志者先生為學官乳之亦以薦入仕

舒先生益

舒益字裕父樂平人也慈湖嘗訓之曰孔子且發憤忘食況後學之昏能無隨物而遷其日夜思省己過兢兢而已其後慈湖稱之以為度越流輩補

縣令洪先生簡

洪簡字子斐雲濠案作子裴樂平人忠宣公皓會孫也以任子知茶陵縣慈湖先生稱之曰子斐于道有覺若在孔門會皙父子之儔也補

舒先生衍別見絜齋學案

吳先生埴

吳先生埴合傳

吳埴字仲和樂平人與弟坰俱學于慈湖嘗曰埴敏不踰月而至矣坰踰年亦當知德坰字仲郊補

庶官余先生元發

余元發字乳之樂平人也學于慈湖母卒不能舉葬洪文敏公贈之序曰乳之葬母求助而于士夫不仁之粟又以義不受以故僕僕經年子為之悲傷其意昔李方叔亦以葬親之故乞憐

于東坡東坡以一馬與之且爲立券曰如有好事能周君宥捐二十萬錢則幷券付之子老退無閑馬又不能虛立二十萬券坐視元發之急嘆息而已後以薦入仕補

學錄鍾了齋先生宏

鍾宏字遠之一字子虛樂平人慈湖爲邑宰從之遊嘉定進士官太學錄雲濠案江西人物志先生以進士主建德簿再任貴溪丞著惠政同門袁蒙齋表諸朝稱其學有淵源宜得故閩學楊簡之傳由兩浙漕屬入爲太學錄供職甫一月謁告省親累擢皆不起所著有論語約說了齋綴稾

縣尉曹先生正

曹正字性之樂平人鍾宏稱其寂靜弗忘酬應非擾亦慈湖高弟也官丞明尉補

邵先生甲

邵甲壽昌人也慈湖弟子嘗與陳北溪論學不合補

梓材謹案謝山所補棄底載先生號顧齋又言其門人曰鄭宋字景召明初尚存考嚴陵志顧齋乃先生子大椿之號鄭爲顧齋門人爲慈湖三傳弟子不得爲先生門人故別載之

附錄

北溪與之書曰賢者講鬼神之事偏執異端死而不亡之說滯而不化續出江西至言乃知賢者病根所在而于諸老先生之言枉用許多工夫補

王先生震

王震嚴陵人陳北溪稱其九歲已能文十二三已志道又言其學淵源祖象山北溪寓嚴陵郡學先生欲往四明求師北溪因作謹所之以贈之參北溪文集

附錄

北溪與之書曰四明持敬苦行一節爲可美而學術議論只是一老禪伯看之不破寧無潰亂極爲良資美質痛惜補

鄭先生節夫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顧先生平甫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

張端義字正夫鄭州人也居于吳卽朱長文樂圃故址少讀書兼習技擊嘗師項平齋于荊南一時耆艾如慈湖說齋鶴山菊坡習庵皆從之遊而尤服膺其中袁元吉亦慈湖高弟也愛作詩兼工詞其賦婕妤云不因花退妝必是夢殘時極爲時所傳

誦書其圖曰江湖且過用浮屠家所謂旦過寮也端平更化應詔上第一書次年再應詔上第二書三年明堂震應詔上第三書有詔龍州安置執政謂詔以直言罪以直言非祖制得免乃自笑曰故事宰執侍從用安置庶官用居住士子用聽讀軍將用自效子小臣而用大臣之法乎晚自號荃翁所著有荃翁集亡矣又有雜記曰貴耳集今存顧其論眞文忠公晚節不終失民望則有足與黃氏日鈔相證明者惜其亦戕于浮屠之言耳補

王先生晉老

王晉老字子康樂平人樞密剛中孫也以任子仕從慈湖遊

州守何先生元壽

何元壽補

謝山司馬溫公光州祠堂碑跋曰宋紹定中州守何元壽所建節推葉祐之爲之記祐之乃慈湖先生門人也元壽向但知其爲吳產而不知其淵源及讀祐之碑文有云蘇公烹嵩犖悋之論固也詩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祐之因是詩悟中庸之旨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慈湖夫子嘆以爲千古不傳之妙夫子沒絶口不敢道者五年于茲何侯亦夫子之門人也因公之祠敢復誦之乃知元壽亦出慈湖之門

傅先生正夫

傅正夫佚其名建昌人象山高弟子淵之從子也爲慈湖門人

慈湖卒將葬先生不遠千里訪眞西山于粤山之麓以銘爲請

參眞西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有所錄慈湖訓語西山跋云非正夫之心與先生之心通眞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眞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于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于先生者也是先生爲慈湖高弟又絜齋先生訓語亦先生所錄而西山跋之則先生又爲絜齋弟子矣絜齋集中有贈先生書勉其善學慈湖之學絜齋又跋子淵兄弟行實有子淵化行百里不勞施爲自然感動和父居官率由此道子野老于韋布其子正夫親炙慈湖有得于中氣脈相續無有閒隔云云

傅先生大原附見說齋學案

薛玉成先生疑之

薛疑之字季常號玉成乳嘉人薛氏世學蓋三百年先生學于慈湖刊誤據實猶程以緒餘僞學禁興隻手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爲譜傳又以弓冶授其子云參林霽山集

隱君夏自然先生希賢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並見融堂門人

錢誠甫先生橒見下融堂家學

少師趙節齋與懲

趙與懲字德淵湖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累官至觀文殿學士歷知七府景定元年卒贈少師嘗見慈湖而問曰某于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慈湖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德

淵奉敎終身

宗羲案慈湖所傳皆以明悟爲主故其言曰此一二十年以來覺者踰百人矣古未之見吾道其亨乎然考之自錢融堂陳和仲以外未必皆爲豪傑之士也而況于聖賢乎史所載趙與懲以稽欽稱而慈湖謂其已覺何也夫所謂覺者識得本體之謂也象山以是爲始功而慈湖以是爲究竟此慈湖之失其傳也

附錄

德淵知平湖嘉熙四年大饑分場設粥以寓公方萬里爲長者請董其役全活者數萬人寶祐三年再守修舉學校行飲射禮

尹臨安十三年城中見口計日食文思院米三千石嘗籍北關米船每日四千石入城則米價減二千石則價貴適入三千石則價不無不中者乃于鹽橋置平糴倉二十有八歲儲浙西米六十萬石皆精鑿視米價貴輒平糴之竟十三年中民食其惠

補

謝山奉臨川帖子四日讀陸子學諸至趙與懃袁韶傳心有疑焉四先生之講學吾甬句東無不從之遊者故其中不無非種之苗慈湖弟子則有史丞相彌遠及與懃絜齋弟子則有袁參政韶卽史嵩之亦嘗與和仲講學閣下學諸于史氏二相不錄而趙袁則裒然大書但與懃少年慈湖所以許可者甚備觀其因求師之故自茗雪還居從學是慕道誠勇矣自其尹臨安以後則大改素行而本傳紀之不詳又曰吾鄉自元延祐至正以至明成化舊志幷榮陽南山文獻諸錄皆不爲與懃作傳至嘉靖志始有之時則其裔孫有爲達官者故也與懃原籍青田孔樂處州府志有與懃傳亦言其善理財以佐國用而又言其尹京善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教也妙或昏參慈湖遺書

縣令錢竹閒先生允文

錢允文淳安人也融堂從子咸淳九年進士武岡令傳其家門之學學者稱爲竹閒先生修

融堂門人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洪揚祖字季揚嚴州人也編從慈湖楊齋遊而卒業于融堂累官至正字輪對者三以講學正心誠意爲啟沃學者稱爲錦溪先生有集漫塘雅稱之修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金溪學案附傳謂先生淳安人袁甫之門人也據此則先生當從袁氏父子遊也

隱君夏自然先生希賢

夏希賢字自然淳安人也融堂弟子雲濠案一本作慈湖弟子攷嚴陵志言先生之學嘗會其極于象山慈湖之要未言受學于慈湖究明性理洞見本原杜門不出者三十餘年家無隔宿之儲而泰然自如學者皆稱爲自然先生三子皆承其學而仲子溥最著補

庶官呂鳳山先生人龍

呂人龍字首之淳安人景定進士融堂之高弟也胸次灑落日與學者指點浴沂風雩之樂仕止小官學者稱爲鳳山先生有集修

習庵家學

侍郎陳先生蒙

陳蒙字□□和仲子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爲太府寺主簿入對言賈似道爲相時國政闕失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青瓚耳德祐初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參史傳

習庵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全眞志先生謙孫父汝梅附兄鼎孫弟頤孫

全本心先生晉孫合傳

全謙孫字眞志鄞縣人與弟晉孫字本心皆學于陳侍郎和仲之門爲陸文安公楊文元公私淑高弟其再傳爲黃南山明初大儒也自先生父菽和汝梅伯兄本然鼎孫以及季弟頤孫本然子耆三世置義田以贍其宗謂之義田六老補

杜洲家學

童松簷先生鐘

童聲伯先生鉞合傳

童鐘號松簷杜洲子也弟鉞號聲伯爲杜洲六先生之二參鮚埼亭集外編

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六先生者首杜洲次松簷蓋杜洲子鐘也次懋山曹山長漢炎則杜洲之徒最稱耆宿

會掌慈湖書院者也次東發黃提刑及與杜洲講道者也次草堂嚴高士畏亦杜洲之徒也次聲伯松簷弟鉞也曹黃嚴三氏其居在鳴鶴鄉中當日聚處于講堂最多故並祀之

副尉童先生金

童金字子丹慈溪人杜洲先生之孫也至元間以才能薦授進義副尉歲督海運秩滿扁所居曰一閒卽先廬側築室百餘楹爲義塾割腴田四頃延名師以淑來學參兩浙名賢錄

杜洲門人

堂長曹懋山先生漢炎

曹漢炎字久可慈溪人也慈湖杜洲二院堂長補

高士嚴草堂先生畏
嚴畏號草堂亦杜洲之徒也參鮚埼亭集外編
梓材謹案先生慈溪人紹熙年右榜進士謝山稱之曰高士

曹嚴講友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發學案

同庵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馬氏家學
馬先生燮見上慈湖門人

王氏門人
鍾先生季正

鍾季正者樂平人也從王琦遊嘗跋慈湖謝過遺墨云慈湖以訂頑二字用諸文告先生謂良知良能人皆可爲堯舜請無以頑斥慈湖亟改自謝不謹嗚呼今之令有慈湖否今之友有先生否補

邵氏家學
教諭邵顧齋先生大椿梓材案謝山原稟作顧齋

邵大椿字春曳壽昌人也號顧齋之子此從嚴陵志改正所著有四書講義官爲龍游教諭元初士子宗之補

玉成家學
鴈皐薛先生璩

薛璩字叔容平陽人也其父受業于慈湖而先生所著孔子集語二十卷又著宅揆成鑑嘗進之朝時人稱之補
雲濠謹案溫州府志先生名據淳祐閩臺省交薦賜出身嘗爲天保朵薇末議二卷

夏先生清之
夏先生潛之

夏清之潛之大之兄弟皆承家學參嚴陵志

大之同調
修撰吳朝陽先生暾

吳暾字朝陽淳安人也八歲能詩文留心性理之學嚴陵自融堂講學後弟子極盛入元則夏自然爲大師而先生接之而出乙春秋教授成泰定進士其官番陽也土貢皆以金然非浜中業金則不中格民苦之先生力言于朝始得以常金入貢陞鎮平尹兼知軍事轉峽州路經歷所至皆有聲未幾解印綬去授徒講學以終其身追贈翰林修撰先生弟子最盛鄭師山之待

其父于淳安也受業三年其後師山雖為朱子之學然追溯生平得力必曰自朝陽先生云所著有吳修撰集補

隱君洪復翁先生震老

洪震老字復翁淳安人也私淑慈湖之學延祐中以薦入上都與時相言陳時事鯁直不諱已而棄去隱居不仕講道授徒尤長于詩有曰白波九道自流雪青玉一峯長拄天世盛傳之所著有觀光集一卷鄭師山之學于淳安也嘗曰朝陽先生吾師之復翁大之二先生吾所資而事之本一吾友之補

楊鎡續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別為靜明實學案

知州宋先生夢鼎

宋夢鼎字翔仲淳安人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至順進士累官知奉化州補

提舉魯岐山先生淵

魯淵字道源淳安人也學者稱為岐山先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成至正進士出為華亭丞新安失守行省檄先生與監郡脫脫引兵而西焚賊壘六十餘遂會大軍于新安與富山巡檢邵仲華共守豪嶺賊再犯眾驚將潰先生以忠義相激始定已而終敗為賊所得守節不屈被羈于白石源先生吟訊自若豫作自祭文誓以必死其後賊敗先生得逃復歸華亭以春秋傳學者起為浙江儒學副提舉以疾歸洪武初累徵不起所著有春秋節傳策府樞要補

教授洪先生源附子興

洪源字子泉淳安人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洪武中以薦入太學授安仁教諭其謂諸生曰講學須明聞道須行無騖于外以叨虛名陞滁州邵武福州學者極盛侍郎璵其子也補

宋魯同調

司訓張書隱先生復

張復字明善淳安人也德性宏毅尤精春秋之學太守聘為學宮司訓學者稱為書隱先生所著有春秋中的一卷時與吳朝陽宋夢鼎魯道原齊名曰四先生補

默齋續傳

洪本一先生蹟

洪蹟字君實其後字本一淳安人也淳安自融堂為慈湖高弟而先生之族祖夢炎亦登其門故淳安之士皆為慈湖之學先生少肆力于羣書延祐中慕太史公之所為將北遊燕薊以求中原文獻之盛涉江抵維揚有感而止歸而遊于杭越之閒周仁榮杜本柯九思張翥皆名士也雅重先生柯公為文宗所向用以書招之欲以國子助教處之先生答曰嚴陵山水以子陵顯吾將買扁舟荷蓑笠以追其躅至正十二年平章以兵討紅巾于新安將校欲自淳安以西卽耀兵以樹威先生上謁為陳脅從罔治之說所以招徠人心平章是之欲留先生以自助力辭不得乃往甫一日竟以疾歸是冬元帥退軍新安先生上書謂自新安至淳安一卻二百里非古人退無疾走之謂幸而寇

不我追若乘勝而來我之退何時已又說以單車克復新安之策不能用也先生為學要于本領端厚不使支離曲碎破壞心術嘗語學者曰為學當以求仁為先聖人言仁雖多然皆因門弟子之問隨其淺深高下而答之獨里仁為美以下七章皆夫子之所自言門人以其序而記之知記言之有序則知求仁之有方矣其說甚長其所著曰庸言稟諸經皆有考釋鄭師山方遊淳安與先生善自謂得往復討論之功其後再見于錢唐師山已為朱子之學漸不同矣然師山銘先生之墓則曰是天下之公言不以此而廢彼也補

真志家學

全味道先生耆

全耆鄞縣人本然長子而真志先生之從子也受學于真志自署味道子補

本心家學

徵君全遜翁先生彥

全彥號遜翁本心先生子也本心傳慈湖之學以世其家先生為洪武中徵士辭不就而傳其學于南山黃氏南山嘗曰吾幸識理趣于稚年者皆吾師遜翁先生之教也補

隱君全修齋先生整

全整字修齋本然本心二先生族子也少受業于二先生修明慈湖之學而受詩于丁鶴年之門有明草昧初開士爭趨風雲之會而先生獨承先人之教不樂仕進其所居在剡源第五曲

日三石草堂孔樂初徵修孔樂大典不就年八十餘卒所著有三石山房集四卷補

顧齋門人

鄭先生棠

鄭棠字景召邵顧齋門人明初尚存補

節齋續傳

隱君趙寶峯先生偕別為寶峯學案

慈湖續傳

徵君楊小隱先生芮附子伯純孫圭

楊芮字大章慈溪人文元五世孫文行素優性尤坦易好施衣食僅自給少有餘則分賑其貧者非義不苟取與元學士危素授南康都昌縣丞孫圭知南陽郟縣世篤先訓不喪所守參成化四明志

御史余嘉賓交薦不起洪武初有司特起之以病不行子伯純梓材謹案先生號小隱見烏春草文集雲濠謹案寶雲堂集有寶峯先生送楊大章往江西詩因尋訪先世楊文元公遺書云

大之門人象山五傳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別為師山學案

隱君趙東山先生汸別見草廬學案

縣尹汪遜齋先生汝懋

汪汝懋字以敬本歙人後徙淳安其父斗建受業方蛟峯之門而先生從遊吳朝陽夏大之洪本一三君之門以鄉薦為推官

攝淳安縣事尋爲定海縣尹以慈恕簡靜稱而折獄如神明境內無冤此縣多虎或入市郭爲民害先生齋戒禱之社明日居民見虎浮江去嘗宿南鄉廣嚴寺夜聞虎聲衣冠起禱之詰朝有虎死山中張承旨翥記其事暇則與諸生講學在定海凡五年以老病請致仕不許先生一夕扁舟宵遁客于鄞之沈氏因講學焉所著有春秋大義百卷深衣圖攷三卷禮學幼範四卷善行啟蒙四卷歷代紀年四卷山居四要四卷遯齋稾三十卷其弟子日沈源唐轅皆鄞人補

朝陽門人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別爲師山學案

縣尹汪遯齋先生汝懋見上大之門人

員外方愚泉先生道叡

方道叡字以愚淳安人也蛟峯曾孫受學朝陽之門以春秋召成至順進士授翰林編修入史局出爲嘉興推官再調杭州判官以歸尋除江西行省員外郎明初再召不出所著有春秋集釋十卷愚泉詩稾十卷文說二卷詩說一卷補

復翁門人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別爲師山學案

本一門人

縣尹汪遯齋先生汝懋見上大之門人

遯翁門人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詳見明儒學案

石坡續傳

教授桂容齋先生同德

桂同德慈溪人石坡先生萬榮四世孫謹厚敦樸篤信好學閭于遠邇請益者無虛日教授郡庠以德行爲本懇懇言曰窮經窮史固學者事而入孝出弟九所當先今日之孝卽他日之忠孝兩全人道備矣故一時親炙其教者咸有成立所著有容齋集參前浙名賢錄

文裕桂清溪先生彥良別見實學案

桂古香先生璉

桂璉字懷英慈溪人倜儻不羣詩書充積方正學慕其名不遠數百里而至及與議論驚服旣卒學者尊之曰古香先生參慈谿縣志

清遐續傳

沈先生輝卿

沈輝卿字明大鄞縣人清遐居士五世孫而民獻之元孫也沈氏累世富饒至先生而家益落能削衣貶食以度艱虞俛設薄施以致充裕其子源將從祿薄闔先生斥之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棄儒而卽吏非吾志也立止之參戴九靈集

遯齋門人

沈先生源

沈先生源見下遯齋門人

唐先生轅合傳

沈源鄞縣人清遐居士六世孫明大之子唐轅明大壻皆事汪

遯齋補

梓材謹案戴九靈志明大墓云使其子源與其壻唐轅受業于定海尹汪汝懋以敬之門後又延致以教于家傳子若壻以卒業焉是先生之從遯齋非一時矣又案唐先生字伯度句章人嘗率其弟輪字仲規敬字叔直輻字季齊學于戴九靈九靈爲作唐氏四子字說其父復禮以順匿官雖事被陷執拘以歸京師伯度請代父楷叔直又奪而代之叔直抵京近臣奏其非罪免歸九靈又爲作唐二子傳

絜齋學案表

袁燮——子蘭

東萊復齋象子甫——孫俟——曾孫袁

山門人

白水玉山三山芮氏裏陵再傳

元城遯山譙氏武夷紫微橫浦三傳

洙水明道伊川滎陽了翁鳥山和靖四傳

朱元龍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洪揚祖別見慈湖學案

陳宗禮

眞志道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史守之

史定之並見慈湖學案

胡誼

胡謙

朱震

徐鹿

舒衍

孫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朱介

魏杞

洪揚祖

傅正夫 並見慈湖學案
鄭節夫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邵叔誼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袁韶——
私淑 眞德秀 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劉宰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曾孫 桱 別見深寧學案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舒璘
沈煥 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趙師淵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絜齋講友

宋元學案卷七十五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鄭沄濛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絜齋學案

祖望謹案慈湖之與絜齋不可連類而語慈湖泛濫夾雜而絜齋之言有繩矩東發先我言之矣述絜齋學案（梓材案絜齋學案又案絜齋一作潔齋潔經典多作絜省文爾）

呂陸門人 汪許再傳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知處州毅之元孫也先生生而端粹專靜乳媼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時陸復齋九齡爲學錄先生望其德容肅然亟親炙之同里沈叔晦楊敬仲舒元質皆聚于學朝夕相切磨登淳熙辛丑進士第授江陰尉寧宗卽位爲太學正是時黨禁興朱文公及趙忠定汝愚等相次去國先生亦以論去久之廵司封郎官因對言陛下追思彭龜年臨朝太息今正人端士不乏願常存此心急聞愷切崇奬樸直天下何憂不治爲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爲道本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聞者竦然有得士氣益振爲禮部侍郎史彌遠主和議先生與同鄉相好與力爭被論罷後知溫州進直學士奉祠卒疾

革猶著述非倦或勸之少休先生曰吾以此爲笙簧篪不知其勞也初先生遇象山于都城象山卽指本心洞徹通貫先生遂師事而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悟因筆于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道不在他慈湖與先生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先生之覺爲不可及學者稱之不以爵氏而曰絜齋先生賜謚正獻子甫雲濠案先生伯子喬嘗錄家庭所聞爲絜齋家塾書

鈔十卷四庫收入經部釐爲十四卷

十二卷又絜齋集二十四卷

梓材謹案眞西山爲先生行狀云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遊所得益富元嘉陳公傅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是先生嘗師東萊友止齋而究其所歸宿者則象山也先生訓語爲建昌傅正夫所錄見西山文集

絜齋粹言

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于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

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

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

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懈者懼其貳也

心本不偏制行而原于心斯不偏矣

道不遠人本心卽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爲一則猶有閒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謂其未能無閒則雖近猶遠爾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閒隔則善之至也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爲二也

人心至神翳之以欲則不神矣

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

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礪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于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觀內不如觀外觀物不如自觀補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遂終身無暴怒絜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己省察如此補

又曰絜齋先生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于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礪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于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補

百家謹案眞西山言絜齋之葬慈湖銘之其大節摹寫盡矣考之慈湖遺書無有也卽舒廣平墓誌亦慈湖所作廣平言行錄載之而遺書亦闕古來文集既多不傳傳者又

復不全若此可嘆哉

謝山城南書院記曰四先生之中長庚曉日最光顯于慕年者文元與正獻也而文元之教不如正獻之密蓋槐堂論學之宗旨以發明本心為入門而非其全力正獻之言有曰學貴自得心明則本立是其入門也又曰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說以為究竟是其稍有所見即以為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于狂禪以文元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豈謂于操持之功有闕而其教多以明心為言蓋有見于當時學者陷溺功利沈錮詞章極重難返之勢必以提醒為要故其說偏重而不自知其疏豈意諸弟子輩不善用之反謂其師嘗大悟幾十

小悟幾十泛濫洋溢直如異端而幷文元之學而誣之可為浩歎者也使其如正獻之教寧有是乎正獻之奉祠而歸日從事于著書或請小閒則曰吾以之為笙鏞筦磬不知其勞其答文靖諸子書惓惓以多識前言往行豈非與建安之教相脗合乎且夫有宋以來大儒林立其子弟能守其緒言者甚多而再世並為大儒則不概見蓋前惟武夷胡氏籍溪致堂五峯茅堂連枝接葉以大文定之傳其後惟袁氏實生正肅以為晚宋無先之者則書院之建也微特非袁氏之學統所得而私抑豈吾鄉之學統所得私哉

雲濠謹案謝山為四先生祠堂碑文云絜齋謂當通知古今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為害事又為碑陰文云絜齋之父通議公子曾見甕牖閒評一書特說部耳至其折節忘年問道于定川因使絜齋嚴事之則知其從事于躬行之實非徒洽聞者流也通議名文其所著又有名賢碑事手鈔三十巨帙無一字不揩見絜齋所作墓表

絜齋講友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別為止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　並為廣平定川學案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別為慈湖學案

常丞趙訥齋先生師淵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絜齋家學　汪許三傳

少卿袁晉齋先生肅

袁肅字□□絜齋之子也從廣平于新安其後知名于世

梓材謹案先生號晉齋慶元五年進士官至少卿嘗知江州蒙齋文集有和晉齋兄韻云晉齋作詩諄諄語勤劬觀詩末章荷兄警余又和晉齋兄韻三章其首章云不愛金章紫綬紆欣然玉局自安居其卒章云家塾提綱屬晉齋絜齋氣脈遠乎哉

正肅袁蒙齋先生甫

袁甫字廣微絜齋之子也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紹宦權兵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謚正肅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為貴又從慈湖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若有蒙齋中庸講義四卷所闡多陸氏宗旨陳宗禮洪揚祖其門人也修

經筵講義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臣聞欲善惡惡人人所同此上帝降衷之良心也今語人曰汝為天下之善人則莫不躍然而喜推己欲善之心人之有善則必喜談而樂道之又從而左右羽翼之惟恐其美之不成也又語人曰汝為天下之惡人則莫不拂然而怒推己惡惡之心人之有惡則必哀矜而憫念之又從而訓誨正救之惟恐其惡之終成也此其用心洞洞乎其公也休休乎其大也是真可以為君子人也乃若小人則反是人之有美惟恐其成也嫉之壞之而已耳人之有惡惟恐其不成也誤之陷之而已耳此其用心也嗚呼人主每病于君子小人之難察也豈知觀人之道不必觀諸他而當觀諸心人孰無善善惡惡之心哉能視人猶己者則為君子不能視人如己者則為小人此觀人之法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臣聞聖門所謂文者非詞華之謂也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顏淵曰博我以文所謂文者即道也彝倫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孔子振木鐸于衰周正將以續斯文之將墜耳一時以文會友莫盛于洙泗麗澤之兌何往而非斯文之講習哉既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曰文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名異而實同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聖人切切于求仁造次顛沛未嘗暫舍終食之閒未嘗或違孔子告顏淵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言為仁專在乎反己己不自力他人奚預焉今曾子取友以為仁亦曰輔之而已雖用力在己而又得良輔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而克己復禮之功亦多助矣噫後世師友之道不明學者但知雕蟲篆刻破碎經旨以是為文所謂輔仁者漠然不知為何事平居既無講貫之素一旦出而事君不仁而在高位斲喪國脈戕賊師友皆不仁者之為也為國家者果何賴于若人哉然則修明師友講習之學豈非人主之急務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案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夫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有此身此身本與天地相似與萬物一體如之何而克己曰己與天地萬物本無隔也而認八尺之軀為己則與天地萬物始隔矣故惟克己則洞然大公不見有己矣何謂克曰以艮卦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觀之則是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克己之義瞭然矣克己何以能復禮曰禮者周流貫通乎天地萬物之間無體無方無不周偏人惟恐八尺之軀為己于是去禮始遠苟不認己為己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禮也吾亦天地萬物中一物耳無往非禮而何有于己哉故不克己則禮失既克己則禮復又發明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玩一日字正所謂朝聞道也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凡人昏昏于物欲之中如醉如夢一日勇決無牽制無拘滯無二三此身與天地萬物了無阻隔人即己也己即人也天地萬

物皆非形軀之所能閒也故曰天下歸仁焉言天下皆在吾仁之內也禮之復也非是外復仁之歸也非是外歸本一而非二也又發明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前之己而曰克此之己而曰由豈有二己哉曰非有二己也塵去鑑明而卽此鑑也雲消月皎而卽此月也未克己之前雲也塵也皆蔽我累我者也烏可以不克既克己之後月也鑑也本如是光明本如是瑩潔動靜闔闢變化運用何所不可故曰由言爲仁在我而已豈由他人哉顏淵既領會夫子之大旨而猶問其目者蓋聖門師弟子之閒學聚問辨不造其極不止也克己復禮特大綱也又有條目焉所以再叩夫子夫子舉視聽言動四者告之蓋四者卽己內事也己視己聽己言己動皆己也然微有非禮則是爲己所蔽也爲己所累也夫惟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無斯須頃刻不在禮中則是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至此尙何己之足累哉顏淵卽慨然承當此任曰請事斯語事云者言從事于此也聞聖言而不能行者不足以言事矣嗚呼顏淵陋巷匹夫耳聖師勤勤啟發猶有天下歸仁之言況人主奄有四海必欲人人皆歸吾仁可不奮一日克己之勇置此身于禮度之中哉如曰此事由人而不由己則雖聖人亦無所用其力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觀夫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子之意一也說者但知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而不知告仲弓者亦克己復禮而初無異旨也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夫大祭之禮至于饗帝則無以復加此可以觀禮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夫大賓之禮至于兩君相見則無以復加此又可以觀禮矣此章所謂大祭大賓者皆禮之盛也一出門之閒而儼然如見大賓一使民之際而肅然如承大祭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瑩爲何如哉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而春秋左氏傳載臼季之言亦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由是言之仁禮本一源禮在是仁卽在是矣而人之所以不能動合乎禮者何也有我之私累之也人有不欲而施于我我必有所不平我有不欲而可施于人乎通人己爲一則己之所不欲人亦不欲也非人之所欲者斷斷乎不可施于人如是則此心洞然大公了無閒隔施之于家邦人人在春風和氣之內而又何怨之有然則勿施不欲卽克之謂大祭大賓卽復禮之謂而邦家無怨卽所謂天下歸仁夫子之告仲弓卽其告顏子之旨也回雍皆在德行之科足以傳夫子之道故雍也請事斯語亦奮然承當與顏淵一同熟誦此章深味厥旨于無怨一語尤當玩索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爲國家而使一夫有怨心則足以感傷和氣矣欲人之無怨惟仁者能之而爲仁之要不外乎克己復禮聖人垂訓

萬世其明白的切如此

蒙齋文集補

慈湖先生之訓曰舜曰道心明心卽道也何道也熙帝之載亮采惠疇凡流行乎事物之間理當如是而不容不如是者何往非帝載乎非道心乎從五典敘百揆穆四門納大麓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察璣衡覲羣后舉元凱去四凶是帝載也皆道心也舜命禹昌言禹自敘刊木濬川暨稷益播奏艱鮮與凡懋遷之事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嗚呼果可以有精粗本末論哉果可以無精粗本末論哉果可以置有無精粗本末之論哉 樂平楊文元公遺書閒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蒙齋文集二條其一條移入慈湖學案

雲濠謹案謝山輯二袁先生文鈔引曰二公之文頗相肖較之慈湖則平正而視廣平尤暢達焉其在南宋亦名家也清容居士在元文中爲眉目接劉源之文統然觀其集源流顏自二公而出清容之祖衛公絜齋之徒也衛公得師而不能傳其學而清容亦僅傳其文云

宋元學案卷七十五　十

附錄

蒙齋題慈雲閣詩曰不見慈湖二十年憂心如醉復如顛我來忽見慈雲閣恍若慈湖現我前補

絜齋門人

左司朱勵志先生元龍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清史自齋先生彌忠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和旨先生彌林

朝奉史先生守之

知州史先生定之並見慈湖學案

胡先生誼

胡先生謙合傳

胡誼字正之胡謙字牧之奉化人師事絜齋兄弟文學皆爲鄉黨表式

宗羲案眞西山言與袁肅同年視絜齋爲丈人行而于其德學則願師焉是絜門人之盛亦可知也而簡編殘缺安得起故老而問之梓材案黎洲原本惟二胡先生與朱左司袁彥淳爲絜齋門人故有是語

朱坦齋先生震

宋元學案卷七十五　十一

朱震字震之號坦齋安吉人也少從父宦青陽朱子一見奇之受業于絜齋袁氏嘗與友人論顏子一問未達曰以心體之其閒自見或論持敬先生以爲只須言存誠晚年嘯傲林泉讀書自樂義理精洽有益泉集二十卷補

都曹徐先生愿

徐愿字恭先昌國人也開禧進士受業袁正獻公之門爲高弟蒙齋昆友俱推服之故其學爲有本其任福建提舉勘定黃勇之難所至涖事精勤而操守介潔出其緒餘爲文辭亦超出流輩補

舒先生衍

舒衍原名沂字仲與鄞縣人初從袁正獻公遊氣貌清臞若不

勝衣而志念殊不碌碌習禮經作舉子業屬辭奔放不爲場屋程度所窘東正獻甚異之曰此子未易量也與之深語益知其勉自植立修身進德之要未嘗忘于心嘗登名禮部試輒不利發憤讀書青燈熒然夜分未寢正獻謂其非徒擷菁華膏筆端而止古人堂奥將策而進焉後親炙沈端憲楊文元二公又從東萊呂忠公子約質疑請益聞見日廣智識日明而踐履不倦色養以孝閒侍疾彌旬衣不解帶執喪哀毀寢處不離次蔬食三年兄弟自爲師友非義理不談論古人物分別邪正如辨黑白聞善人爲時用則喜苟非其人憂見于色表裏眞淳鄉黨信重之稱其賢無異辭參絜齋文集

監嶽孫先生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五　士三

進士朱先生介

布衣魏先生杞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傅先生正夫並見慈湖學案

鄭先生節夫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機宜邵先生叔詣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太師袁彥淳韶

袁韶字彥淳鄞縣人淳熙中進士官左司郎中常爲伴官使者不敢慢語後爲浙西制置使卒贈太師越國公

謝山跋宋史袁韶列傳曰袁越公韶爲執政世皆指爲史氏之私人而卒以史氏忌其逼己而去蓋嘗考其事而不得也延祐志云李全反山陽時相欲以靜鎮公言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崔福卞整皆可用適崔以閫命來樞府公夜與同見故事相府無幕謁者公力言崔可用相疑不悅卒罷政歸是傳出于越公曾孫清容之手宋史亦本此及讀清容集則公尹行都築射圃以馮將軍射法每旬校閱山陽弄兵公責時相不發兵坐視以至去國于時領兵殿嚴者幾欲承受風旨襲夏震事以報私恩然則史袁相逼果有不可言者讀宋史者所不知也越公少爲絜齋之徒不能承其師傳呈身史氏以登二府其晚節思扼其吭而代之進退無據雖所爭山陽事史屈袁申然以越公之本末言之要非君子也

宋元學案卷七十五　士四

絜齋私淑

文忠眞西山先生德秀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文清劉漫堂先生宰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蒙齋門人汪許五傳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別見慈湖學案

文定陳先生宗禮

陳宗禮字立之南豐人少貧力學從袁蒙齋游登淳祐進士積官至參知政事理宗時嘗言星變在修德布政以回天意度宗即位上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上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爲尤謹因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又言天命人心因其警戒而加敬畏

天命未有不可問因其未隆而加殺定人心未嘗不可回及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盱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寄懷斐棠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辨管見人物論參史傳監祝眞先生志道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蒙齋續傳

教授袁先生袁夬侯

袁袁字德平絜齋之曾孫蒙齋之孫也父侯通判潭州先生以安定書院山長授海鹽州儒學教授未拜而卒族子清容柄表其墓曰方至元十五六年閭故家猶亡恙時君年二十柄年十四五私相議曰宦族久當圮宜蚤爲傳遠計未幾正獻宅火甞城南遂各盡晝夜潛源鉤思探索幽隱以黼陳辭爲己任考閱

蜀東浙沅嘉湖南江西之儒先合其異同不在于貴耳雜書襲訛輯言行著尊之吾與子所當辨更二十年各宦遊四方君以憂窘困贖酒酣語豪卒不少貶折詩筆益溫雅簡潔察其學猶以昔所言自任參清容居士集

作材謹案謝山學案剳記云袁袁有贈仇仁近詩攻雨浙名賢錄仁近名遠號山村爲溧陽州教授江有文

彥淳續傳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別見探寧學案

廣平定川學案表

舒璘——子鈃　子鉦　子鍇　子鐊

德觀子　重持之壻　晦翁南軒東萊象山老楊門人　延平白水籍溪屏山五峯子　紫巖庭民息齋劉氏王氏玉山三山芮氏再傳　元城龜山和靖謝氏武夷得全紫微豫章橫浦三傳　涑水明道伊川榮陽了翁周山子文四傳

李元白——子以稱　子以制　安劉

從孫津——李淯孫　從孫湝

王艮學別見探寧學案

袁肅別見絜齋學案

羅子有

鄧夢貞

汪行簡

戴汎

舒琥

廣平兄

舒琪——諸葛生

廣平弟　並象山門人

沈煥——子傳會

公權子　子魯會
復齋門人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大涌襄陵再子　省曾　鄞縣王梓材重校
傳　子敏會
伊川三傳　道州何紹基重刊

沈炳
定川弟
象山門人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袁燮 別爲絜齋學案

呂祖儉 別見東萊學案
廣平定川講友

楊琛
廣平同調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也婦翁爲同里童大定楊文靖公弟子也故先生少得聞伊洛之說先生狀貌不踰中人而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何以爲人汲汲乎如飢者之索食遊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宣公官中都請益焉有所問警朱子與呂成公講學于婺徒步往從之以書告其家曰敏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又與其兄琥弟琪同受業陸子之門兄弟皆頓有省悟先生則曰吾非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吾惟朝夕于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于是躬行愈力德性益明其學以篤實不欺爲主成乾道八年進士爲江西轉運司幹官有忌之者望風心議及與之處了無疑閒教授徽州徽之士習久壞先生奮然曰士之

美惡獨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敎以日用常行之道諸生漸知所向方先生不憚勤勞日日詣講隆冬酷暑未嘗少怠築風雩亭以時會集暮夜亦閒往日有講求涌泓之功質有頑鈍不善者循循善誘不敢加忿疾端榘矱以感格之謂諸生曰某亦幼不知學及壯入成均藉師友發明以拯淪胥之患今欲以其所同然者公之君輩新安宿儒楚楮汪廷佑等先生以書幣延之爲學正有辭不至者卑詞宛轉託其親友以致之使學者知所矜式又著詩禮二解以授學者時沈公叔晦爲國錄先生日師道尊嚴吾不如叔晦若啟迪後進吾不敢多遜于是司業汪遠首欲薦先生或謂舉員已足遠曰吾職當舉敎官舍元質其誰先卒薦之留丞相正曰天下第一敎官也而徽人亦曰吾鄉學

問之途賴先生窒而復通先生素以天下爲己任雖居冷官未嘗忘世事時時爲徽之牧守言荒政茶鹽常平義倉役法皆鑿鑿可見之施行牧守雖不能盡用閒有所採尤留心中朝治亂之故模宣獻公授舍人先生貽之書曰十月震電甚異大防當思所以爲宗社久安計不致以賀詞進寧宗卽位先生貽徐忠文公書曰閒山陵地尙未定閒大安宮只就南內又聞新君猶未得躬問寢禮不審遑疑何故某憂國之念搖搖如懸旌又曰民命病極矣水災甚廣中朝曾作利害事拈出否又貽陳郎中莫仲書曰集賢總百官晦翁侍講席諸君子亦次第位乎朝矣而傳聞時政尙猶艸澒事固不可以驟然今日諸賢大約同護之功多而誠實之意少上焉者議論不切事情下焉者秖欲相安無事雖有憂國之心未有善後之機日復一日機不再來甚可憂也及聞諸公多求退先生又貽之書曰某不勝杞國野人之憂若皆相時深身以退殺急將誰任已而朱文公等相繼去國先生歎曰吾輩短氣矣呂忠公南窻先生貽之書曰所冀緝熙學力不磷不緇否泰循環吾道未必終窮也蓋先生之惓惓世道者如此初諸公欲薦先生皆力止之曰是非吾志也其後自禮部尙書九表以下推挽者衆不得已受之然不稱門生嘗答諸舉主書曰利欲之移人孔門自顏閔之外如仲弓子夏子路子張之徒皆未免厥後士益失己僥倖于富貴利達者衆而孟軻氏灼見義理之原欲挽其弊而返之于是有龍斷之喻增閉之喻鑽穴之喻所以起天下羞惡之心而世莫之聽上之所

謂爲求俊彥既喪下之所謂素位而行又乖故上則扶富貴以臨下下亦冒廉恥而干上薦之者旣自以爲恩于彼而受者亦以爲恩于我遂使聖人舉賢之公道一變而爲干祿之私情拜爵公朝謝恩私室門生恩府之稱自唐以來數百年名卿大夫亦未能變豈不曰人皆有欲貴之心人應有報德之事彼旣以知己遇我吾不委己而歸之非人情歟抑不知古人之事上苟理義相同則志意交孚其合也講道于一堂其暌也晤對于千里出處用舍禍福利害其關節脈理之相應雖無私情之感而斷金之利蓋有終其身而不忘者苟其舍是而必欲委己以露其感恩之狀所舉賢邪知己之報固當不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而亦何恩之有蓋勢利之交出乎情道誼之交出乎理情易

變理難忘也諸舉主得書亦雅重之遷平陽縣以太守政頗苛舉民病上告辭嚴義正太守爲之改容聽斷訟獄人服其平踰年自喜曰簿書鞅掌幸不至以勞勤喪本心蒙雜而著聖言豈欺我哉秩滿通判宜州未赴卒徽之士子祠之學宮楊文元公嘗曰元質孝友忠實道心融明袁正獻公則曰元質平生發于言語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所謂有孚盈缶者樓宣獻公亦曰元質如熙然之陽春所著有詩學發微詩禮講解廣平類稟雲濠案史傳詩禮講解作于教授淳祐中賜謚文靖先生新安時今佚文靖集二卷行世淳祐詔正文體特舉先生文稱其厚重質實以爲世鵠子求得其類稟殘本讀之則固德人之言也嘗自言樸拙不能文章然淳祐詔正文體特舉先生文稱其厚五子曰鉼鉅銑鍇鏞皆能傳其家學未嘗一毫苟求鉼爲沈端

憲壻銑爲楊文元壻修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袁楊以顯達其教大行然較其年齒資格則在舒沈之下宋史作舒沈傳寂寥短簡不足以見其底蘊梨洲始求得廣平類稟殘編其中有足資考證者子因據之別爲舒傳又近得定川言行錄因據之別爲沈傳微特學案所關他日有重修宋史者亦將有所采也夫

廣平類稟

成物之道咸在吾己我念無虧精神必契一或有欠無限格言總成虛語端知爲己之學誠不宜一毫有虧損也

持敬之說某素所不取我心不安強自體認強自束縛如篾箍桶如藤束新一旦斷決散漫不可收拾理所宜然夫子教人何嘗如是入孝出弟言忠信行篤敬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此等在孩提便可致力從事無歇則此心不放此理自明以上答葉養源

家庭鄰里蕩子弟耳目者不少所藉以浸灌者特指授開示之言行規矩俾觀感于精神之妙同上○補

此身不過天地間數十年之物而昭然理義萬千古不磨平時要著明處不可以數十年之物而失其所謂不磨者與呂子約本原既明是處流出以是裕身則寡過以是讀書則蓄德以是齊家則和以是處事則當答袁恭安

郡庠規模只如家塾日導其良心俾與聖賢不異就日用閒知簡易明白處與之講究勉焉孜孜不敢責效同上○補

平時以聖賢經書前輩議論粧裹作人自己良心先不明白一旦處外境不動難矣哉答劉淳之

書曰德惟純一動罔不吉純一是心乃克主善善爲吾主動稱皆應雖酬酢萬事罔有他適則向之所謂雜者自無所容立矣不然雖外境若相宜而失己殊甚欲其日新難矣答趙公夫

宗義案廣平之集久不傳矣近得之其子孫所論常平茶鹽係長義倉荒政皆鑿鑿可見之行事而言學者甚寡則其遺逸者尚多也今刪節一二亦可以知其大槩矣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廣平類稟入條今以其一條移附西美傳後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又謝山續錄二十一條今移附沈季文傳後一條又爲滏子有立傳一條又移入徐陳諸儒一條

象山行狀載有子伊川事部意謂此等未易輕以告人人情欺
蔽道心不著不知者徒生矛盾既知之彼自能辨此閒拿睡翁
學甚篤某不暇與議良心既明往往不告而知用是益知自反
不敢九人與楊敬仲○以下補
祖望謹案此條不無可議末二句則聖學之至醇者
某人去國彈章與所聞皆合不知此老何事至此隨物變遷學
問不見實地吾儕正自可畏相與勉進以堅己道為幸與袁和叔
吾友筆下取科第有餘然所歉不在此只大本未明故筆下多
□□□□□

耳根易熟要須成德為行乃為實地答楊叔中
與世不偶此不在他人更須自反使在我日用嚴密人當自信
若彼此立見非無我之道
六經旨趣深長平時學有根源發之自不可揜近人欲務新奇
巧于穿鑿輕躁浮露殊乏器識以上通答都憲
吳兄趨向甚佳更乞相與切磋毋逐外毋守氣反視內省以充
厥德與江司法
平生荷師友箴警至頑不入處雖叱詈亦欣受答徐主簿
人之良心本自明白特患無所感發一朝省悟那念釋除志慮
所關莫非至善
爵祿甚輕名義為重以上與樸大防
窮達外境無累厥心與黃子耕
良心之粹昭如日月無怠惰卤莽之念則聖賢可策而到與汪
清卿
人心易明亦易惰與徐子宜
朋友在利達者類不滿人意故口官不敢入都□□□□

沽名是乃從容而就義某質則甚陋學不自強尚論古人
雖信有為亦若是退省終日欲求寡過而未能一覘頹風
益乖雖志富貴是所欲亦何至求龍斷而登妻妾尚知羞
又豈可乞墦閒之祭方將辭尊居卑而辭富居貧敢意以
賢詔祿而以功詔爵忽蒙特達莫稱奬提所到未可量殆
使益堅其素履我心不可轉庶幾無負于殊知若乃私第
公朝古人至戒門生恩府叔世鄙辭既非先進所樂閒亦
豈後生之敢效先生不以文自命然如此駢語非浮溪野
處所能為也
謝山廣平先生類稟序曰舒文靖公之學得于其婦翁童
持之故楊文靖公高弟也文靖未成進士又受業于張公

南軒因徧求益于晦翁東萊而卒業于存齋四先生之中
莫若文靖之淵源爲最博其行亦最肫其生平所著詩說
禮說皆爲經學之宗廣平類稾則其文也寶慶志云嘉定
初朝廷革文弊選前輩之文以範後學舒文靖公實冠編
首世知文靖之理學而不知其文爲當時宗仰若此當文
靖時巨公元夫甚多乃以其文冠者蓋其心氣和平而議
論質實足以消詭誕之習俗嘗聞諸清容之言以爲淳熙
以後多竊取國策莊周之詞事遽起而輟語未畢而更斷
續鉤棘荒唐變幻淪胥而莫能以排斯其所以亟取于文
靖之文也夫行狀稱文靖于舉主無稱門生者今觀其謝
薦諸啟皆引古誼以相規大儒風節不肯少屈如此是豈
可以區區文字目之哉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廣平經術深于詩禮而尤爲吾鄉說詩大宗又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一曰舒公廣平之在陸氏猶朱子之有勉齋也閩人有詆朱子者廣平輒戒以不可輕議則必欲排朱以申陸者非眞有得于陸可知

象山門人

鄉貢舒先生琥

舒琥字西美文靖兄也鄉貢進士共學于陸子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罔有差別陸子稱其樸茂無他蹊徑云

附錄

廣平答劉淳之書曰西美先兄進學之初親庭甚喜先妣未能無疑一日問曰爲學儘好萬一飢餓如之何曰飢餓自當順受若不知學必須隕穫失措寡廉鮮恥惟知學乃能安于義命隨順區處終不至喪身失節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妣氏聞之乃釋然大喜補

舒先生琪

舒琪字元英文靖弟也共學于陸子家居教授鄉曲子弟稟稟可觀慈湖雅重之

復齋門人焦許再傳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也父鎭東簽判鉄嘗受業焦氏以私淑程子之學里中率爲人師先生少卽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未嘗務于末習頎而美髯偉儀觀尊臚視音吐鴻暢試入太學時師友

道喪學校絕無講磨之功先生始一振其弊臨川陸文達公九齡同在齋舍先生以師禮事之文達日叔晦挺然任道之資也益以取友爲急嘗曰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有初入學者告以同遊中可爲師爲友者甚悉時謂先生開師友講習之端得古人相勸爲善之義僉判每對客先生拱立其旁或侍酒則竟席不敢卻簽判性嚴不合意卽誨飭之先生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侍庭闈疾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婉容愉色數字于壁自觀省焉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啟告簡嚴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師道益尊授上虞尉府檄所委非其義不往帥亦不敢強未嘗遣吏輕至民家政聲以最著或傳參知龔茂良意令往見之卒

不赴調揚州教授未上除學錄先是教官不甚與諸生接先生以所躬行者淑諸人旦暮延見司業不樂也又言三舍取士當參以平日畧望不當秖決于一試司業不以爲然先生持之自如會充殿試考官序立庭下孝宗偉其貌遣內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盛稱先生居官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甚或謂先生姑營職道未可行也嘆曰道與職豈有二乎因發策試諸生引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報然愧于中者可無其人乎于是聞者俱恨嗾御史言先生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裁抑之以養其器他日更拔用之遂外補高郵軍教授居官僅八十日方會食監中夷然不驚敘別而去謂同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以取光寵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

初先生之與司業爭也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先生曰司業遇我厚豈敢逆詐設既得罪乃知下石者不獨一人也而司業與焉先生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充浙東安撫司幹官高宗山陵有司欠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先生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酒自如安乎亟言于安撫鄭汝諧卽屬先生條奏且薦爲修奉官先生移書御史謂當先治喪紀使貴戚公卿之心動則茭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自絕于是治吏之並緣爲奸者迫償率斂者歲旱分賑上廩餘姚無復流殍部使者與大帥交章薦侍從亦請召之孝宗猶記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用之而丞相趙雄已去小人百計思阻之乃作爲朋黨論列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于

行輩中無其匹閭者未信其後果有盛名所著有定川集五卷

寧宗官其子省曾理宗贈直華文閣賜諡端憲修

宗義案楊簡舒璘袁燮沈煥所謂明州四先生也慈湖每提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而絜齋之告君亦曰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此心之精神而已可以觀四先生學術之同矣文信國云廣平之學春風和平定川之學秋霜肅疑贍彼慈湖雲開月澄瞻彼絜齋玉澤冰瑩一時師友聚于東浙嗚呼盛哉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楊袁舒皆自文安而沈自文達宋史混而列之非也四先生之遺文亦惟沈集絕不可見惜夫

定川言行編袁正獻公所輯補

吾儕生長偏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甚可懼也

學者工夫當自閫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即湮沒者由其學無本不于閫房用力焉故曰工夫不實自謂見道秖是自欺

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

啜菽飲水貧寒所不免惟盡其歡則可盡歡二字學者當熟味之

嬰兒戲于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閒隔學者此心常存可謂孝矣

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李宰相絳之言也

吾儒急務立大本明大義耳本不立義不明雖討論時務條目何爲

學者無以精神焫喪于陋巷偏僻之習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定川說九條其末條移入聊翁學案

附錄

袁絜齋肅其行曰考君生平大節寧終身固窮獨善而不肯苟同于衆寧齟齬與時不合而不肯少更其守凜然清風振聳頹俗使時見用必能震朝廷之綱折奸回之萌屹立中流爲世底柱亦可爲難矣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于日進其德駸駸自期于純全博大者鮮能知之君雖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

荀自恕知非改過踐履篤實其始面目嚴冷清不容物久久寬平可敬可親而攻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磋如爭歡愛如媚古所謂直而溫毅而宏者殆庶幾乎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遊太學亦然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眞讀書者史籍傳記采取至約後與東萊呂公伯恭仲極辯古今始知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求日益深廣有足以開物成務者其可敬也夫

又編言行曰君天資高邁語勁而氣充足以祛人鄙吝之習養人正大之氣憂國發于至誠語及時事常頻蹙處心積慮未嘗不在斯世始子與君還往時方務記覽恥一不知日夜勞苦君

爲子言吾儒之學在植根本無妄徼其精神子恍然異之聽君議論宏大平直坦乎如九軌通衢而反視子所習者縈紆繚繞直荒蹊曲徑而已乃盡棄其舊業精思一意求所爲根本者君又爲子引之諸師友閒以恢廣其所未至君之成就友朋而大有功于吾道者若此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牌文云定川與東萊兄弟極辯古今閎覽博考晚年雖病中不廢觀書

象山門人

徽君沈先生炳

沈炳字季文端憲之弟也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事象山務窮性理趙忠定公以遺逸薦之不就固窮終身補

附錄

舒廣平答季文書曰所示太極說謂易之極卽心之極甚善人皆有此極而不自明無他私念障之也補

謝山竹洲三先生書院記曰竹洲在鄞西湖之南蓋十洲之一三先生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閣以題之卽所稱眞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于忠定觀中于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吾鄉倉監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爲製船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相與出竢于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或同泛湖上忠公爲詩以紀之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裘我欲從之恐淹留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來往倦則休是也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尙無恙相與極辯古今以求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攷攷講論日益深廣期于開物成務而後已則夫忠公之來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新得當不知其若何也端憲之父簽判故程門私淑弟子端憲則受陸文達公之傳而徵君師文安其兄弟分宗二陸朱史竟以端憲系之文安門下誤也端憲尤睦于成公及其家居忠公又宦于鄞

切屢倍篤故沈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

舒沈講友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別見東萊學案

廣平同調

博士楊先生琛

楊琛字獻子奉化人貢器識富文學紹熙四年進士賞爲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經學淵源鄱陽士多師事焉拜國子博士召試館職時韓侂胄專政遂拂袖歸杜口不言時事端平初特官其子斯立參寧波府志

廣平家學胡汪三傳

學士舒先生鈐

舒鈐字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袁正獻公嘗與先生書曰賢昆仲朝夕歡聚浸淫磨礪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爲友朋也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于書不敢廢況他人乎純仲近讀何書更在賢伯氏程督之耳補

祖望謹案正獻公與先生帖蓋在守江州之時帖尾諄諄勸讀書嘗見延祐慶元志中載正獻一帖亦答舒氏兄弟者大畧與此相同深戒學者騖高遠而不覽古今此是當

時為陸學者之習氣正獻及之不一而足可以知陸學本不如此及其流弊至于如此則是傅子淵包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袁不爾也故延祐志所載帖極稱慈湖之讀書此帖正可彼此互相證明陸學精處正在戒學者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學者可不戒乎

舒先生鉉

舒先生銑合傳

舒先生錯合傳

舒鉉舒銑舒錯舒鏞皆文靖子而和仲之弟文靖既沒諸子壹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中以為儀表云參袁絜齋集

梓材謹案文靖之子有字敬仲字純仲者未知于四先生何當也

舒先生鏞合傳

廣平門人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附子以稱以制

李元白字景平本奉化人遷居鄞之三江口其大父佾烈士也建炎之難張俊劉洪道棄郡走蔣安義迎降列城瓦解佾奮然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人乎因與董之邵任戡共起義兵于奉化之泉口女眞兵至三戰三卻之奉化以是得完事定不言功而恩賞亦弗及至先生始以儒術起初受業于蔡文懿公幼學傳其經制之學已而受業廣平文懿為舍人以先生上世起兵事聞進論其功有詔贈佾修武郎先生累官至國子博士深于詩禮其論荒政賑卹極有條理皆得之廣平者也三江舊有李

朝散祠蓋先生講學之地元時尚存鄭眞嘗言于當事重葺之

鄧夢眞汪行簡戴洙與羅子有皆廣平之徒也廣平在新安與慈湖書言與學中諸生自得羅子有鄧夢眞汪行簡戴洙皆有起發可進今皆不可考矣

元英門人象山再傳

諸葛先生口

梓材謹案謝山奉化川帖子五引呂大愚遊僊濟山記云舒元英亦與其徒諸葛生來元英廣平弟也攻諸葛氏為越中藏書三家之一後以其書入四明四明志紹熙元年進士諸葛安節貫紹興與豐宅之同楊宅之與元英為同門嘉定十三年進士諸葛十朋安節從子元英之徒當即其人

定川家學焦許三傳

沈先生傳會

迪功沈先生省會合傳

別駕沈先生省會合傳

沈先生敏會合傳

沈傳會晉會省會敏會並叔晦子皆業儒傳父業晉會改名木

山用本宗蔭爲迪功郎參周益公集

雲濠謹案省會爲端憲第三子字智甫官別駕袁蒙齋嘗贈以序爲言端憲之宏智淵識

定川門人

竺先生大年

竺大年字耕道奉化人性行嚴重長于說禮鄉人皆化之爲沈氏之入室也著有禮記訂義楊琪銘其墓

宗羲案竺氏先世服田大年之父竺頎始遣其子從師他日喜而語舒廣平曰諸子自得師粗厲之習變而爲儒雅矣慢之氣轉而爲溫厚非舉日比矣蓋頎之意亦潛鮮矣而豈知追源學脈者乃及大年哉然則人亦何必談夫貴仕也

舒先生鄂見上廣平家學

呂先生喬年別見東萊學案

舒氏續傳

郡守舒先生津

太學舒先生瀆合傳

舒津字通叟靖之從孫也登景定三年進士第遷太學博士知平江府弟瀆字平叟景定八年入太學通叟讀書續學平叟清苦獨立皆傳其家學者也補

三江門人象山三傳

吏部安先生劉

安劉氏人居鄞之小溪以詩義冠多士善清言三歷祕丞郎官嘗爲賈相客而以科名自持卒不得用按先生官至吏部其詩學得慶源輔氏之傳補

梓材謹案是傳本之袁清容師友淵源錄謝山詩話以先生爲廣平再傳弟子蓋三江門人也

王先生良學別見深寧學案

通叟門人胡江五傳

州判李霽峯先生洧孫

李洧孫字甫山寧海人師事舒通叟登宋咸淳甲戌進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戶參軍未上而宋亡大德六年爲杭州儒學教授以黃巖州判致仕人稱爲霽峯先生修

槐堂諸儒學案表

傅夢泉——從子道夫
　從子正夫別見慈湖學案

鄧約禮——子汎
　傅子雲見上象山門人

鄧遠

傅子雲——葉夢得

黃叔豐

張商佐

陳苑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曾潭續傳

熊鑑

黃裳

彭興宗——陸持之別見象山學案

詹阜民——喻仲可

顧平甫

利元吉

陳去華

諸葛千能——高公亮

諸葛受之

石斗文

石宗昭——鍾穎

石余亨
石氏續傳

孫應時——史彌堅別見慈湖學案
　胡衍見下祟禮家學

胡拱

胡撙——子衛
　子衍

陳剛

朱梓

朱泰卿

李伯敏

黃奇孫別見潛庵學案

符初

周清叟

嚴滋

林夢英

張孝直

饒延年

鄒斌——吳淵
　吳潛

趙師雍

趙師蒇

包揚——子恢

包約
包遜——羅必元見下羅塘門人
高商老
孟淏
李雲
豐有俊
潘友文
張明之
周良
董德修
危稹——羅必元

羅晉君
柴中守別見耶劉諸儒學案
歐陽鎮——羅晉君見上蠹塘門人
馮曾
並北谷講友
吳紹古
章節夫
游元
高宗商
李肅——子復見上象山門人
李復

徐子石——弟元德
晁百談
王允文
黃栟
父文晟
黃椿
黃棐
俞廷椿
邵叔誼——子晉子
繆文子
江泰之

徐仲誠
趙子新
邱元壽
口顯仲
劉堯夫
並象山門人
危和——羅必元
蠹塘學侶
羅晉君並見蠹塘門人

宋元學案卷七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鄞縣王梓材重校

槐堂諸儒學案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槐堂之學莫盛于吾甬上而江西反不逮如曾潭如琴山以及黃鄧之徒今其緒言渺矣甬上之西倘有嚴陵亦一大支也述槐堂諸儒學案（梓材案金溪學派自廣平定川而外謝山序錄盡歸槐堂諸儒吾鄉諸家慈湖絜齋一支自錢融堂而盛融堂爲慈湖高第故併入慈湖）

象山門人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傅夢泉字子淵號若水建昌南城人（雲濠案一本作盱江人）爲人機警敏悟疏通洞達學于象山（雲濠案南城志云嘗遊陸象山朱晦庵張南軒之門）自言少時知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後因困志知返適陳剛自槐堂歸因問象山所以教人者剛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辨志又言古者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日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可哀也已先生私心識之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豁然尚未知下手處及見象山始盡知入德之方謂剛曰陸先生教人辨志只在義利嘗謂人曰人生天地間自有卓卓不可磨滅者在果能于此涵養于此擴充良心善端交易橫發塞乎宇宙貫乎古今象山論及門之士以先生爲第一登淳熙二年進士分教衡陽士人歸之者眾太守亦加禮焉有一二同官頗與違言先生處之裕如也時陳止齋爲漕使先生與之講學止齋心折其言象山臨卒前數日或自衡陽來呈先生與周平園論道五書象山嘆曰子淵擒龍打鳳手也宰寧都邑號難治先生一化以道不踰年俗大變平園以爲有西漢循吏之風遷清江判卒于官所著有丘鼓文嘗講學曾潭之尉學者稱曾潭先生先生性地剛毅然多偏自言初見象山即聞良背行庭之教已而見張南軒于荊州見朱子于南康不安于象山之說者十年及在衡陽乃深信之先生于朱子九多相左象山言其疏節闊目佳處在此其病處亦在此及其卒也或言其以喪心而死然眞西山跋其行狀謂先生之卒縣大夫繪像祠于學而祝之其後四十餘年部使者以其學行聞于朝有詔建祠于邑之玉虛觀側則喪心之言不足信也（修）

附錄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澧州教授傅夢泉來相見乃是陸子靜上足剛介有立但所論學多類揚眉瞬目之機子靜此病曾磨切之否亦殊可懼（補）

又曰夢泉守師說甚力此人若肯聽人平章他日恐有可望（補）

宗羲案陸子之在象山五年門弟子屬籍者至數千人何其盛哉然其學脈流傳偏在浙東此外則傳夢泉而已故朱子日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然則此數千人者固多旅進旅退之徒耳今傳數十人于此其槩可睹矣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 附子泓

鄧先生遠 合傳

鄧約禮字文範本旰江人以增于李侍郎橘閩遂家臨川橘國于陸子爲前輩而論學最契故先生與其妻弟蕭皆師象山在槐堂中稱齋長有求見象山者象山令先從先生問學登淳熙五年進士官德化丞兼攝邑事甚理冤敝得民心象山貽書當路盛稱其治爲溫州教授與葉水心相得甚懽調常德府推官卒于官先生篤于屑行嘗謂人曰某得一官但能少濟諸貧困兄弟耳象山嘗稱夢泉宏大約禮細密學者稱直齋先生先生嘗與同門生利元吉彙建昌自有科舉以來進士爲題名碑而請朱子爲之記且言願發明國家所以教人取士之意有異文字之盛彼將有所不屑而況不義之富貴也說者但見朱子晚年多排象山然觀記中之語則其以公義相取者又未嘗不在也元吉紹熙元年進士先生次子泓字德裁嘉定十三年進士累官淮西帥幕措置江防佐大帥孟珙解齊安圍功第一歷遷刑部侍郎所至以廉見稱晚年坐累遷謫自號巽坡先生羣從有名遠者亦師陸子 修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

傅子雲字季魯號琴山金溪人成童登象山門以其少使先從

時槐堂高足惟先生在歸然上座所著有易傳論語集傳中庸大學解童子指義離騷經解撫州守葉夢得故先生弟子建三陸祠于金溪以先生配 修

黃先生叔豐

張先生商佐 合傳

熊先生鑑 合傳

黃叔豐字元吉金溪人象山仲兄九敘之壻師事象山最久象山詳其及門之士首傳子淵次鄧文範次卽先生善學不自發問每誘致諸生來授學令其各以疑義前請而從旁聽之象山知荊門軍先生從之記所答問之語題曰荊州日錄時陳止齋始以漕至貽書象山論學而傅子淵亦分教衡陽先生往焉止

齋初有疑于子淵之言及先生至始深信之象山嘗曰元吉相從一十五年最得老夫鍛鍊之力其前數年方逐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數年換入安樂窠窟去近年痛加鍛鍊始壁立無依傍而同門生嚴松直言先生之學當出子淵之上先生諸弟增張商佐字輔之尚清叟字廉夫熊鑑字口口俱師象山而廉夫所記陸子語錄最佳修

郡守黃先生裳

黃裳字元吉寧德人少有奇節師事象山應淳熙二年武舉魁南宮三歷郡守俸入多以給親舊任子恩必先其兄之子而後己子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此下有不自發問與陳止齋講學象山錄等語皆屬金溪黃元吉事蓋因其同字元吉而誤

彭世昌先生興宗

彭興宗字世昌金溪人受業槐堂文安令其教授諸子稱其有法淳熙十四年文安奉祠歸家先生登應天山樂之因爲建一精舍以居文安卽所謂象山者也文安旣卒先生以丙辰訪朱子于家問其何故而來先生以書院頗少書籍因購書故至此朱子曰緊要書亦不須幾卷某向來愛如此其後思聚者必散何必役于物自文安論心學以來議者多以爲不講讀書之功然朱子告先生語卻合文安之旨世人不盡知也先生之行朱子又贈之以詩曰象山間說是君問雲水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閒莫要下山來以時方嚴禁禁也修

祖望謹案劉季章嘗言告子是孟子弟子世昌曰孟子于

弟子皆姓名之告子獨稱子蓋同時著書之人象山于告子之說亦未嘗深非之而或有省處考亭謂其滿腔子是禪蓋以此則先生晚年亦爲朱學矣

知州詹默信先生阜民

詹阜民字子南梓材案先生號默信見其門人喻可中傳遂安人累官宗正寺丞兼鴈部郎中知徽州府先生初見象山象山言後世學者溺于文義知見紛繞蔽惑愈甚先生退而盡屏諸書後來疑其不可問之象山曰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他日侍坐象山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先生遂學靜坐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擬質象山象山曰子何以束縛如此乃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過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先生釋然

附錄

陳北溪答趙季仁書曰象山本得自光老道光號佛照今楊袁門下多是引接僧道等人來往以爲覺者甚多此間九峯僧覺惠者詹喻顧皆以其得道之故與之爲朋詹悟道時嘗謂他證印法門傳度從來如此然則此一家學問分明是空門宗派縱待說得精微玄妙不過是彌近理而大亂眞補

祖望謹案子南以淳熙六年侍學于陸子自言初見請教大旨以當識義利公私之辨又案子南嘗從張南軒遊以所類洙泗言仁者察之終不能仁及見陸子始解然子南所言漸近頓悟絕類慈湖遺書中語是乃陸子之學所以

招後人之議者

縣丞利先生元吉

利元吉字文伯盱江人文安高弟也梓材案先生紹熙元年進士互見鄧直齋傳佐邑金溪文安子伯微將師事之先生謝不敢參魏鶴山集

陳先生去華

陳去華廣中人象山問之尋常與點一段如何理會答以理會未得屢問屢答如前象山強之說曰三子只是事上著到會點卻在這裏著到象山詰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又卻理會得從此頓有省自敘聽話一月前十日聽得所言皆同後十日所言大異又後十日與前所言皆同因作十詩而別是時廣中皆得南軒之教謂之南方之學先生歸而變之學人謂之北方之學

進士諸葛誠之先生千能

諸葛受之先生口合傳

諸葛千能字誠之會稽人淳熙進士以乾道八年見陸子遂學業焉先生嘗以書貽朱子論曹立之墓表事欲解兩家之爭先生有兄字受之佚其名亦師陸子同邑胡達材亦以乾道八年侍陸子稱其資質甚美天常亦厚及其問學以爲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則陸子非之修

宗義案諸葛誠之問學于朱陸二家相難誠之以學徒競辯爲非言之于晦翁亦悵然其言也象山言誠之喈學甚篤又有筋力朋友間尤所賴者

附錄

口口口日誠之資質雖實有志世故心實受之但恐未免爲才使補

又曰誠之明決有力向來良得其助但義理儘少涌泓辭色閒多與人忤補

又曰誠之誠長進但向來相聚見其病多在矜之一字嘗力告之若不痛于此下工夫則恐慮雖親切終必失之補

知軍石天民先生斗文

石斗文字天民新昌人也隆興進士臨安府學教授史丞相薦其學行遷樞密院編修上書論曰朝事譬之千金之家必嚴大門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而掀開便門不知其私之滋甚于大門也知武岡軍補

侍從石應之先生宗昭

石宗昭字應之新昌人與兄斗文同問學于朱呂陸三氏之門初爲象山所喜復感于異說而祭東萊之文以爲石火電光是區區者之不足恃象山見之駭其迷繆尋先生異時書問一束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已而會于臨安以公案示之先生欲持去象山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不能辨此此書非吾相對剖決亦長物耳以進士第授無爲軍教授積官至侍從象山謂高宗商曰觀應之容貌言論與衆者判若二人今遂居臺閣益令人憐之耳

祖望謹案后應之由祕書正字直華文閣侍御史公撰孫
也公撰以劾秦檜廢然嘗攻伊川之道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也學者稱爲燭湖先生父介胡宗伋高
弟以古道者所稱雪齋先生者也先生八歲能文師事象山以
進士尉黃巖朱子持常平節一見卽與定交任滿士民欲置田
宅留居之辭不受邱忠定公帥蜀辟先生以行是時吳氏世將
蜀人畏之會吳挺疾忠定遣先生視之以覘其軍情挺盛有所
贈先生辭不受歸告忠定曰挺行且死然其子曦必叛宜因其
死遣統制權領其軍而檄總領楊輔兼利州安撫以節制之別
選將才以革其世將之弊忠定然之及挺死如其策知常熟縣

已代矣太守以私憾捃摭之謂其負倉粟三千斛其實前令積
逋也士民爭擔負爲償而太守愈不喜竟坐貶秩尋起判邵武
軍未赴卒其後吳曦復入蜀竟叛朝臣訟言先生問學深醇行
誼修飭見微慮遠能爲國家弭患請錄其後詔補其子下州文
學先生家門雍睦合膳同居所稱世友堂者也修

宗羲案季和問學于朱陸之間而所師者則陸也

附錄

季和收常熟令大興敎化立子游祠朱子記之以爲武城絃歌
之化復見于今

季和以乾道八年見陸子其後親詣槐堂受業亦嘗問學于朱
子

李杼字濟道金溪人與其弟亨道泰卿年皆長于象山而師事
朱先生杼

中散胡達材先生拱

胡拱字達材東浙人象山言其資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
用心多馳騖于外而未知自反

梓材謹案姚江胡氏譜載先生爲紹興壬午鄉舉贈中散
大夫

提舉胡崇禮先生撙

胡撙字崇禮達材之弟質性類于其兄孫燭湖稱其天資如古
人樂善急義若嗜欲官至浙西提舉茶鹽司幹辦二子衛衍修

敎授陳先生剛

陳剛字正己盱江人雲濠案一作建以進士官敎授初見象山
昌之歐江人
而歸傅子淵問之先生曰先生諄諄只言辨志象山言涵養是
主人翁省察是奴婢先生不以爲然象山曰足下才氣邁往而

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騖者皆適以病其心耳晦庵謂學者曰
象山之喜正己者何事葉賀孫曰喜其有才

祖望謹案正己早與劉淳叟同師陸子甚稱許之已而先
生遊浙中師同前又師東萊陸子始止齋書嘆其半塗異
志慕用才術者也朱子亦深不喜之言其輕薄資質本自
勞攘又爲同甫伯恭敎以權數其叛陸子于諸人爲最甚
其錄象山論學之語示人謂顏子悟道後于仲弓孟子無
如告子何易繫辭決非夫子作朱子謂正己甚乖蓋卽譏
其輕薄之習今觀陸子集中全無此等議論

李杼字濟道金溪人與其弟亨道泰卿年皆長于象山而師事

之先生言象山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不復以言語文字為意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矣一日問自見先生後臨事惟恐有失反不能如前之勇決象山曰子即今自立正坐拱手自作主宰萬物皆備于我有何歉闕先生嘗與象山亨道同與鵝湖之會亨道以元晦不能無我不能如伯恭之虛中也

附錄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象山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朱先生泰卿

朱泰卿字亨道金溪人與其兄濟道偕事象山先生嘗從鵝湖之會謂朱子欲人先博覽而後返之守約象山欲先發明其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以此不合然發明之說未可誣也元晦見二詩有不平語似未能無我又曰伯恭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于一其意甚善然伯恭蓋有志于此謂自得則未也先生之言在象山弟子中蓋亦錚錚者視濟道當過之然直言東萊未能自得亦似乎易其言先生之自得者其已足與東萊角乎象山弟子坐累在此修

李好古先生伯敏

符先生初合傳

李伯敏字敏求一字好古高安人也少時嘗與其宗人交訟于官劉靜春清之見之為說易之訟家人二卦先生瞿然即以訟賈市程傳歸遂為學者先生又嘗以書通問朱子朱子答云向來見陸刪定所問如何若以為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皇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先生得書遂終身為象山之學不復名他師同時有符初者字復仲蓋符敘之族人也亦師象山而以書問朱子答云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所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修

宗羲案敏求問下手工夫象山曰能知天地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于非僻敏求曰非僻未嘗敢為象山曰此是硬制將來甚費力敏求曰以今年較之去年殊無寸進象山曰當為者有時而不能為不當為者有時而為之此是不長進若泛然求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他日謂敏求曰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亹亹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今吾友守定如何得活敏求由是精進嘗有詩云紛紛枝葉漫推尋到底根株只在心莫笑無絃陶靖節箇中三嘆有遺音象山首肯之

附錄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于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日今未嘗敢

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檃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醒醒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卻便不是卻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礲處發光輝磨礲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吾兄中閒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原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長久上卻如

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卻常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當爲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底某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常語以求放心立志皆硬硬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卻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卻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學者爲己所以自昭其明德今之學者只用心于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卽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滕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適意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

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著便不是將來只是滕口說爲人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卽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脈只在仁義上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善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猷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害夜閒方得歇息若夜閒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遠惟旦晝所爲梏亡不止到後來夜閒亦不能得息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凝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

徑來唆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土聖賢急于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何樣是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刻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脈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脈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外面顧把提底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于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己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己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有才焉之類皆以爲才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著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爲斧斤所害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脈不明沈溺章句何益

伯敏云伯敏于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于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並象山語錄

周先生清叟

周清叟字廉夫尋淸案一作周廉夫字清叟黃元吉校補之儒增也同師象山所記象山語多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子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是事好心卻不好

祕丞林山房先生夢英

林夢英字叔虎一字子應大父自閩淸徙臨川先生與象山年相若而篤信其學遂師事之登淳熙二年進士授祁陽簿再調衡州法曹所至整飭嚴明爲部使者及郡守所知每遇改官五刻俱集知武陵縣大修學宮教士太守嘗延至郡庠講學誨諸生曰今之士涉獵以爲博組繪以爲工淪胥陷溺本心日喪何學之云問者感發通判靖州討平洞蠻知武岡軍未上退居城西金石臺建樓藏書徜徉其間薛叔似辟爲安撫司參議官甫六月隨司罷歸召除國子監丞遷宗正丞權工部郎又遷祕書丞權司封郎奉祠歸年踰八十學者稱山房先生修

張先生孝直

張孝直字英甫臨川人性孝友恬于利欲師事象山窮理最密其于先儒經學心有未安雖伊洛諸儒議論亦不肯爲苟同晚年與章節夫齊名蔡介軒亦重之梓材案蔡介軒疑是蔡久軒傳寫之譌卒年七十七所著有周易詩書語孟中庸口義五十餘篇又有要言渾象原意雜詩等藏于家修

隱君饒止翁先生延年

饒延年字伯孔號止翁崇仁彭原人家臨川魁岸倜儻初師文達公子壽繼師象山嘗稱其開豁有力量先生淹貫經學旁究律歷方輿技數之書眞西山極重之隱居不仕值歲歉穀價翔涌先生以錢米和糴指天自誓穀價定于此矣捧斗概量以米中錢數爲準時斗米百錢而先生所得僅六十五遂爲定價鄉人德之太守欲薦于朝固辭而止紹定三年以避寇難卒于金陵雲濠案黎洲原本云明炯案明炯香趺坐而逝年八十一訃至太守爲位于寺哭之魏華甫題其后曰有宋長者饒止翁之墓修

司戶鄒南堂先生斌

鄒斌字俊甫臨川人博記敏識初受學于李德章陸氏門牆之盛自德章師文達公復齋始而先生爲德章高弟尋得鄧名世春秋學嘗應省試士多未省汶陽田所由失先生曰陽虎居鄆入于讙以叛遄以奔喪經不書諱之也一日見象山問平日何學以求放心對一語契合鵝湖之會先生從行登嘉定四年進士授德安司戶黃幹守漢陽貽書叩所學答曰人能識孟子第一義然後可以死見象山而不辱其門制使使經理三關措置有方初開禧聞金犯應城進士陸桂迎降之邑免于屠會宣司補官事覺先生以春秋誅心之法定其罪至決杖湖訟平漢陽獄皆當人心制使欲薦之留于幕府辭曰制使性剛某亦性剛恐不相容遂使吳柔勝命二子淵潛往師之丞耒陽武岡有冤獄辭連州縣先生勘契咸服辜人稱神明袁蒙齋甫作象山書院欲延先生主其事以老病辭端平更化趙汝談薦之有旨都堂審察不赴除嶽祠致仕所居南堂藏書萬卷陸子之門稱多學者秖先生一人而已有南堂稟學者稱南堂先生修

直閣趙先生師雍

趙先生師蔵合傳

趙師雍字然道黃巖人淳熙十四年進士雲濠案台州府志然道官至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與弟師蔵字訒道俱師陸子亦兼學于朱子先生嘗言諸公傷于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意指朱子陸子聞而非之以爲必其心先有蔽而言之蔽因之故敢于著書豈可言因著書而反蔽其心陸子卒先生致書朱子言惜不及見兩家論辯有所底止朱子答之有蔽帚千金之語蓋亦諷之先生兄師淵字幾道即爲朱子修綱目者弟師夏字致道則朱子孫壻也近作考亭淵源錄者目先生爲钦徒據先生之學原是陸子分位多然其于朱子不過意見不盡合今置之胡紘傳伯壽之列則繆矣修

包克堂先生揚

包先生約合傳

包先生遜合傳

包揚字顯道號克堂南城人雲濠案一作建陽人兄約字詳道弟遜字敏道皆師象山初先生在南豐時嘗詆朱子有讀書講學充塞仁義之語朱子以告象山象山亦大駭咎以此公好立虛論須相見時稍減其怪後遇先生書責其怪及象山卒先生率其生徒詣朱子精舍中執弟子禮蔡季通之貶也朱子將為經營先生以禍禍已定不必徒加勞攘朱子善之然先生嘗葺朱子語為四卷今多載入語類中其間有先生平日之言託于朱子如所載胡子知言一章以書為溺心志之大穽者後黎靖德編朱子語始削去之象山嘗日某何嘗教人不讀書故一聞先生在南豐時之語斥之不遺餘力而先生少時之見埋藏八識田中且欲以誣朱子是真陸氏弟子之失傳者固宜後世之人直言文安師弟以讀書為大禁也敏道喜譚禪見劉後村集修

宗羲案包顯道詳道敏道同學于朱陸而趨向于陸者分數為多

州守高先生商老

高商老括蒼人登進士第歷官至撫州守刻象山集并其兄復齋集于郡學自言嘗從象山遊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初先生知宜興縣時朱子社倉之法新奉詔施行閒有應者莫能遠也先生實始為之而治故瀆疏積水以防水旱新縣中祀稷之位并作風雨雷師于其側以虔祀事又修學宮籍閒田以為廩斥長橋僦金以附益之朱子皆為之記又稱其能教人從事于為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鬬靡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資蓋亦深許其學也先生守撫州時嘗辟黃榦為清江令云修

通判孟先生溪

孟溪字濟父自澶淵徙臨川淳熙二年進士授徽州教授淮西總所幹官知華容縣通判陽州知荊門軍奏罷馬粱歷新店三稅務鐲削浮征人皆德之再知饒州除倉部員外郎不赴除廣東提舉遷運判調奏利民五事皆見施行官未滿乞納祿奉祠卒先生性孝友執喪三年雖有疾不敢飲酒食肉田廬遜諸弟外舅芮氏無嗣族人分其貲留以待先生先生曰此芮氏物吾楊方又學文于莆田劉夙兄弟長師象山補

李先生雲

李雲者興國人也將家子少時欲合數百人為盜一日見象山翻然自悔遂請業焉亦嘗往見朱子朱子以書告象山曰李子誠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玄說妙卻恐多無所成反壞其天性氣質卻未必如乃翁樸實頭地無有許多勞攘也先生復見用于畢再遇帳下稱良將其家祠祀象山以報其成就之恩補

軍帥豐先生有俊

豐有俊字宅之鄞縣人學于象山先生常遊酒家偶見小妓疑其爲故人女累目之酒罷女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先生曰子且需之先生與臨安尹有契明日以告之曰吾催有錢百千從公吏貸二百千以爲嫁費尹嘉其誼卽召入府厚賚具嫁尹卽王宣子佐也補

謝山跋豐宅之傳曰四明諸志俱不爲豐吏部立傳祇上虞志有之然不能具其顚末吏部爲槐堂高弟而傳不言其承學統其贖孤女事見行營雜錄而傳不言其篤行案後村哭吏部詩曰江表依公稍自強訃聞朝野共凄涼蠶移北府兵皆散殆返西州宅已荒又曰庚時才業未全伸晚建油幢白髮新奮土爲城塵滿面握拳猶戰膽通身則膽志有之然不能具其顚末吏部爲槐堂高弟而傳不言其篤行案

吏部由京朝官出守藩時蓋開禧嘉定之閒江淮方有兵事而吏部蓋有勛績者也其夢吏部詩曰老猶奮筆排和議病尙登陴募敢兵天奪偉人鬪氣數時無好漢共功名又曰朝給賻錢方掩骨家無餘帛可爲衾然則吏部之節壯矣其廉又可知也他日當博訪其事附之宋史

提舉潘先生友文

潘友文字文叔金華人德鄙時之從子象山稱其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嘉定中官至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先生亦嘗貽朱子書論學有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之語亦槐堂之敎也補

張先生明之

張明之字誠子貴溪人世居龍虎山中父瑰爲高宗扈從勞臣先生其四子也先生之母周氏爲陸氏中表兄弟故先生從象山先生有才氣象山嘗貽書謂其鄉人有斷斷不可志祿勳之意雖不必學爲鄉原而迫切糾急之失所當戒云補

進士周先生良

周良字元忠南城人嘉定七年進士其師象山最久象山謂其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絕行應天山書院旣成象山與彭興宗書曰世昌相信之意甚篤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就而取決焉世昌未易輕之也先生亦嘗問學于朱子朱子所謂把持此心一念忽生則此心反爲所引去者也平時尤與羅樞密點善補

隱君董心齋先生德修

董德修字仲修樂安人也三赴漕試不第遂絕意仕進曰吾族自有顯庸者矣何必入官隱居力學終日靜坐潛心理窟從之遊者多有成就學者稱曰心齋先生補

知州危巍塘先生稹

危稹字逢吉臨川人舊名科淳熙進士孝宗更名稹歷知湖州漳州卒學者稱爲巍塘先生嘗遊陸子之門陸子嘗問學者曰有自信處否對曰只是信幾箇子曰陸子徐語之曰漢儒幾个杜撰子曰足下信得過否學者不能對問曰先生所信者若何

曰九淵只是信此心驪塘嘆曰學子所對所問亦佳只是象山又高一著此老極是機辯然亦嫌其近于禪也補

祖望謹案驪塘此言則晚年非純為陸子者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以詩名著歷屯田郎官上言國家治亂之故忤用事者出知漳州後歸與鄉老為率真會所著有巽齋集蟾塘和其弟也又案謝山劄記有驪塘說一條今移入龍川學案

幹辦吳先生紹古

吳紹古字子嗣安仁人也從象山遊任茶鹽幹辦官補

梓材謹案先生撫齋象山與之書云草廬在二池之閒欲名以濯纓當為書之其一池日浸月見象山年譜

章從軒先生節夫

章節夫字仲制學者稱從軒先生臨川人從陸子在象山中終日不倦以衣纓之陸子嘗勉以顧賢眷梁深造遠到先生嘗取

朱陸辭異旨同之處集而疏之名曰修和管見晚年從學者益眾著書數十萬言皆發明諸經之旨蓋自朱陸爭辯以來陳止齋葉正則皆嘗欲調和之卒莫能得先生之書實為趙東山諸人之祖補

縣丞游先生元

游元字淳夫撫州人直祕閣經之曾孫為人外和易而中介特不受當事因以廉吏舉先生笑曰是足為廉乎監文思院中門調衡州教授訓士諄至齋舍無所容則問武侯祠以居之子復方勸始以周禮應試先生少讀史記至晏子御者曰以富貴驕人者雖妻子亦笑之耶人服其識登淳熙八年進士授漢州司戶攝理掾獄以平反稱調江西運使帳司秩滿例有送還錢卻

改知溧陽判光州薦統領爲文勝可用逆全寇淮欲窺浮光先生與太守嚴備賊不敢犯知賀州陛辭極言保邦防邊之要上首肯改幹辦諸司審計丐外得澧州而卒先生視貨利若有所浼不以窶貧少有所動其居室壁間無非前輩訓戒之詞所著有西銘章句雜著弟元德字靜甫學于其兄寶慶二年進士漢梁令　補

知軍晁先生百談

晁百談雲濠案西江人字元默臨川人太中大夫詠之曾孫深物志作伯談

于春秋登淳熙二年進士授吉州教授周平園稱其文主管官告院時權臣開邊先生輸對言內修不可忽大舉不可輕當舉剛正士以強本朝丐外知南康軍陛辭猶以除戎器飭邊備爲

言至郡適旱蝗後首罷科率之令貴粟薄征民無流徙會奉祠杖屨游廬阜賦詩集爲歸田雜著再起知道州嘆曰吾嘗慕元結爲春陵當使萬物吐氣惜老矣恐不能踐斯言也入仕籍四十年家無餘財有帶川集二十卷先生學于象山其授受言論不可考　補

進士王先生允文

王允文字文伯豐城人乾道中進士從象山遊尤爲彭子壽所知嘗介之于楊誠齋誠齋示以所作虞雍公碑有諒彼高宗之語先生引詩涼彼武王正之誠齋謝曰一字之師也子壽以論韓侂胄死貶所嘉定初先生袖諫章謁櫻攻魏于京師具劄顓冤攻魏爲請于上得遂贈卿時人義之有棲碧類稾　補

機宜邵先生叔詵

邵叔詵雲濠案朱子文集作叔義象山之徒也官機宜象山嘗與之書云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居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置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外也又云今謂之學問

思辨而于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光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為是沒世不復此其為罪淨于自棄自棄之人矣又與之書云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況大乖其實盡失其實耶又云茲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此乃向來不得眞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妄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誰得而蔽之又云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窘束或恐可療也參象山文集

繆先生文子

繆文子象山之徒也嘗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象山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于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于目亦然何獨于心而不由我乎

附錄

象山語錄曰繆文子資質亦費力慕外尤殢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羅網者天之所以于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顯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又曰人須是開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身立于其中須大做一箇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箇人豈可不為人卻為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只要大綱思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常思量得臨事時自省大不到得被陷溺了

江先生泰之

江泰之亦象山之徒嘗問某每懲忿窒慾未甚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象山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徐先生仲誠

徐仲誠口口人嘗請教于象山象山使思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看花答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眞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為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頃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象山答曰未知學博學箇什麼審問箇什麼愼思箇什麼明辨箇什麼篤行箇什麼

趙先生子新

趙子新亦象山之徒也象山稱歎其美質謂人莫不有能之心子新為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

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己之短子新惟恐人不以其失爲告羣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消夫氣習之漸溺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一瑞但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

也二十歲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車前不能令人軽何不發揚

令人軒車後不能進境可憂耳或云年亦未壯答云莫道未

邛先生元壽

邛元壽邛武人從象山聽語纔日自言少時獨喜看伊川語錄象山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問且從事伊川學者既好古如此居鄉與誰遊處元壽對以賦性冷淡與人寡合象山云莫有令嗣延師否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止是託之二子耳象山云既是如此平生懷抱欲說底話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

有時按視田園老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眞情四時之閒與之相酬酢居多耳象山顧學者笑曰以邛武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契心者乃出于農圃之人如此是士大夫儒者視農圃間人不能無愧矣象山因言世間一種忿情縱慾之人雖太狠狽其過易于拯救卻是好人劉地難理會嚴松云如邛丈之賢先生還有力及之否象山云元壽甚佳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爲堯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于此至是忽局蹐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敎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象山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

梓材謹案此從黎洲所節象山語錄移入爲傳語錄原本元壽默然愈惑退嚴松別之元壽自述自鄱敎于先生甚樂今胸中忽如有物以捜之者姑鈔先生文集歸而求之再參承教傳文未足備錄之

口先生顯仲

口顯仲佚其氏嘗問象山云某何故多昏象山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是宂養不逐物卽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睡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梓材謹案以上六先生並移象山語錄而爲之傳

通判劉淳叟壽夫

劉壽夫字淳叟金溪人年十七師象山第三兄肅齋壽師文達最後師文安甯好閉目靜坐乾道己丑入太學四試兩優遂釋

褐時號走馬上舍淳熙二年進士除國子正遷太博陛對極言時相之失以爲天子有私人則外廷有具位則公卿有他徑又口奏治天下在明辨乎邪正是非之大者退朝上目送之曰監司須得此人時楊誠齋薦士于王淮列朱子等六十人淳叟與焉謂其立朝敢言劉光祖亦極稱之言其排斥權倖甚勇通判隆興府已而淳叟忽背象山之學言其大謬朱子責之以爲子靜之學卽有未當堯夫不可如此詆之是其質薄淳叟尋學禪遂爲僧陸子深嘆惜之未幾卒所著有井翠齋集

補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撫州府志言淳叟以隆興通判卒官而或傳其晚年嘗爲僧觀陸子與止齋皆言其冒暑歸

自臨江病痢踰旬不起可哀此卽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某近抵城閘見其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然則府志卒官之說似諱其事而爲之辭者不然何以有歸病城閘之語也朱子謂淳叟不意變常至此某向往奏事時來相見極口說陸子靜之學大謬某因詰之云若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之諸君之以意見不同而更學于他人者不可同年而語何得如此說他此亦見他質薄然其初間深信之畢竟自家不知人然則淳叟先已叛陸子之學後乃歸佛乘耳攻淳叟年十七卽爲陸子弟子始師庸齋繼師復齋其于槐堂講席之誼最深故朱子責之以薄也朱子又言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某斥之曰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作怪愚嘗謂陸子之教學者諄諄以親師取友爲事且令人從事于九容而弟子輩多反之雖以高足若傅子淵俱有未免斯所以累與朱子相左要不可謂非弟子之失傳也陸子嘗論門下之士以爲淳叟知過最早今觀草廬所作井蕢齋集序稱淳叟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而深悲其早達不得久于親師有微詞焉則其叛教亦早也淳叟之判隆興事跡不著而朱子論治三吏事云淳叟太掀揭故生事是卽陸子所云淳叟事殊駭聽以爲後生客氣者也淳叟與陳教授正己爲莫逆交正己初學于陸子已而又學于東萊最後亦與淳叟同學佛然朱子謂當淳叟用功時過于正己故及其狠狽也甚于正己則以淳叟直爲僧而正己不過學其學也淳叟初爲誠齋所薦得預于六十人之列稱其立朝敢言風節固非苟然執意其末造之遷喬入谷一至于此是又與后應之曹立之諸君之以意見不同而更學于他人者不可同年而語

巍塘學侶

主簿危蠙塘先生和

危和字應祥臨川人巍堂之弟開禧乙丑進士主上元簿再調隆興之南昌未至官而卒年六十四先生與袁蒙齋善其在上元也簿舍爲明道舊遊大閱祠宇廣養士員眞西山爲記其事始築書堂于臨川取陶靖節語自號閒靜居士參袁蒙齋集

會渾家學象山再傳

傅先生道夫

傅道夫子淵從子正夫之兄也嘗問答于慈湖參魏鶴山集

附錄

慈湖道傅道夫書云濂溪明道康節所覺未全伊川未覺道夫昆仲皆覺補

傅先生正夫別見慈湖學案

直齋門人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見上象山門人

琴山門人

知州葉是齋先生夢得

葉夢得貴溪人號是齋琴山之徒也由進士授祕書丞建石林書院延盧玉溪陸梭山講學其中有著述行于世參江西人物志

梓材謹案先生與吳人字少蘊號石林者同姓名黃文潔云先生知撫州日嘗刻琴山文于郡齋

世昌門人

迪功陸先生持之別見象山學案

默信門人

喻先生仲可

喻仲可字可中嚴陵人陳北溪與黃寅仲書稱喻可中資質極是純粹惜乎學問一偏躐肌入骨無可轉回者初閒相訪開懷說其學問來歷及詹郎中悟道一段殊無隱情與他詳細剖析確然固執其祭詹文道孟子千五百年後得其傳者惟象山象山之傳惟默信末說默信未嘗死全用佛莊死而不忘底意更何暇責云默信卽詹也補

梓材謹案先生又爲趙復齋高第弟子復齋著易說先生爲之跋言復齋疾革時入省復齋謂曰余病中見處甚有進始知平時之言無一句用得亦無一句用不得

附錄

陳北溪答李公晦書曰浙閒年來象山之學甚旺以楊袁爲陸門上足嚴陵前輩有趙復齋詹郎中者爲此學種下種子趙詹雖已爲古人而中輩有喻顧二人者又繼之護衛少年多爲薰染大抵全用禪家意旨使人終日默坐以求本心更不讀書窮理

又答黃先之書曰嚴陵喻丈者舊雖造師門而後卻爲象山之學趙復齋者舊雖來往師門後亦從此學士之爲薰染者長者有顧平甫少者有邵甲王震

顧先生平甫

顧平甫喻可中之流也北溪與黃寅仲書云平甫資質亦莊靜叩其所學乃詹楊所傳授欲因其偏而爲之救絕口不出一言累叩但又手唱喏而已又不如可中之無隱其堅默如此補

誠之門人

高先生公亮

高公亮字和叔餘姚人也父國任篤學信道及登尹和靖高思齋之門力行所聞窮老不衰先生師事諸葛誠之從淳熙閒諸先生長者遊咸嘉其志業參孫燭湖集

應之門人

知軍鍾先生穎

鍾穎字元達丹陽人也后應之弟子從事于有用之學金人內犯豐有俊帥淮西薦其強敏廉白時先生通判濠州行守事招來山東策應之士資其策力預從餉司得十萬石米因修城練兵以待之食有餘而幣不足乃創憑由以待之俟道通易以官楮已而金人至內固城守外成曹莊之捷自是凡三至濠皆不得遥召赴都堂已而知建昌軍以疾不能赴詳見漫塘劉文清公所作墓志補

燭湖門人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別見慈湖學案

知軍胡先生衍　見下崇禮家學

崇禮家學

侍郎胡先生衛

知軍胡先生衍　合傳

胡衛字衛道累官禮部侍郎弟衍字衍道知溧陽軍皆胡撙子補

梓材謹案衛道一字晉遠孫燭湖先生之壻也蓋即受學于燭湖胡氏諸載其爲嘉定辛未進士知溧陽軍事但謂貽中散大夫拱之子云

南堂門人

參政吳退庵先生淵

吳淵字道夫宣城人祕閣修撰柔勝之子也幼端重力學五歲喪母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進士調建德簿丞相史彌遠與之語欲授以開化丞先生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彌遠改容不復強丁父憂詔起復力辭不許復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于事親事親莫大于送死冒哀求榮大節墝地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語得無嶷乎先生不顧服除差浙東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進權工部侍郎歷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使歲又大祲因先生全活者四十二萬餘人拜資政殿大學士封金陵侯賜袞繡堂

隄堰以備旱潦至今民食其利及知臨安府乃論糴屯塞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淳祐十一年由紹興府入爲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累章乞歸田里進封慶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士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許國公鄂州被兵疏劾丁大全等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由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收忠嘉絕譽諛佞成風時翠小侫日國事日非適將立度宗爲太子先生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先生以沈炎論劾落職責循州安置買似道使武人劉宗申毒之先生鑿井臥榻下毒無從入復開宴趣赴辭之

者再不數日移庖就先生遂得疾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靖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間之咨嗟悲慟德祐元年復官贈少師著有履齋遺集（案淳祐先生遺集四卷采入四庫集部）先生四籍郡組所至民不能忘其在政府時時以畜人材儲遏防為亟遺疏雖不盡傳然其與史彌遠諸書具載集中猶想見嶽嶽不撓之槩詩詞激昂悽切在南宋亦不失為佳手是固不但其人品足重矣（同上）

祖望謹案吳毅夫疏言徐庾金等事曰強敵入我堂與奸黨猶在衽席外廷紛紛蓋為社稷陛下若以正人不當收召則是君子不足恃六經不足信而孔孟之道可廢萬一宗社輕搖恐天下後世書之曰亡國自臣潛始上為之斂容而隙由此開

克堂家學

文肅包先生恢

包恢字宏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皆從朱陸二子學先生弱冠即聞心性之旨成嘉定十三年進士累以軍功擢知台州詠妖僧號活佛者及知建寧嚴禁淫祠民俗丕變數膺劇郡所至威豪猾去姦民治蠱獄課益鹽政聲赫然積官至刑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少保謚文肅先生在理宗時經筵奏對誠意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比先生為程頤程頤少時文舉藉甚既登仕籍轉為功業所掩史傳亦不及其著作元劉壎隱居通議

梅先生學為時師表為文下筆汪洋根據義理由其學力深厚不可涯涘故推重于後進如此著有周禮六官辭敘帝案各等書（參史傳）

敏道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見下驪塘門人）

羅必元字亨父進賢人嘉定中進士累官撫州司法眞西山入參大政先生移書謂老賢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通判贛州上疏論賈似道後以直寶章閣致仕（參姓譜）

驪塘門人

羅先生晉君

羅晉君字晉伯進賢人寶章必元從子也早從危驪塘稹蟠塘和柴蒙堂中守歐陽東谷鎮學所居東偏萬竹中作樓聚書萬卷扁曰經訓江古心萬里記之（參劉後村集）

北谷講友

柴蒙堂先生中守（別見耶劉諸儒學案）

歐陽東谷先生鎮

歐陽鎮字伯禹號東谷嘗遊陸伯微書自謂于象山之學有會

（雲溪謹案先生自號北谷山人劉後村大全集先生墓誌云公少師驪塘危公蟠塘危公壯為性理之學與柴中守歐陽鎮馮會講切是則先生之師友可見矣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卒年九十一且言先生嘗從危稹包遜學最為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至今人猶尊慕之則先生又為包氏門人也）

心處馮聖與吳規甫亦極稱之清修篤孝臨終翛然參袁蒙齋梓材謹案蒙齋文集止稱歐陽伯禹攷之劉後村集誌羅北谷文蓋即東谷先生鎮也又案蒙齋所稱馮聖與即後村集之馮曾爾

馮先生曾

馮曾字聖與

仲欽家學

李先生復見上象山門人

機宜家學

邵先生雍子

邵魯子其父從陸子袁絜齋遊劉漫塘送之序云今之學者喜立言以自見夫太極氣之始大衍洪範數之元不爲之圖未易曉而近世精一之傳有圖心性之分有圖皆爲蛇畫足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漫塘集此條而識云魯子恐是邵機宜之子故云其父從陸子袁絜齋遊當查今姑如其說補爲之傳以俟再攷

蟾塘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

羅先生晉君並見驪塘門人

東谷門人

羅先生晉君見上驪塘門人

會渾續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后氏續傳

州屬后遯翁先生余亨

后余亨字成己新昌人也后氏世爲講學家先生守先緒以咸淳進士官明衢二州見宋且亡棄去隱沃洲自號休休翁丙子之亂轉徙萬山嘆曰吾家累世傳正學雲豪案兩浙名賢錄作吾家更八九世皆不失素業至子身益窮然不死于盜賊得奉遺體以從先人于九原幸矣又號遯翁且爲銘曰膠膠平申平將久存以瘁子形平寧亟歸以全吾眞乎悲夫時以致曲先生並稱云補

遯翁門人

黃先生奇孫別見潛庵學案

張祝諸儒學案表
張行成　呂凝之
謚氏門人
王卿月
並百源續傳
祝泌——廖應淮見下杜氏門人
傅立——程迪方
祝氏續傳

朱元昇——子仕可
並鄒學之餘子仕立
杜可大——廖應淮——彭復初——傅立見上祝氏續傳

王氏續傳　附吳浚

荆口——李俊民別見明道學案
並鄒學別派

宋元學案卷七十八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張祝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康節之學不得其傳牛氏父子自謂有所授受世弗敢信也張行成疏通其紕繆遂成一家玉山汪文定公雅重之其後如祝子泌又稍不同至于廖應淮之徒則益誕矣康節本出于希夷其後卒流而爲應淮所謂必復其始者與述張祝諸儒學案（梓材案張呂二先生傳黃氏定爲張祝諸儒學案本附康節學案謝山序錄別）

百源續傳

郎中張觀物先生行成

張行成字文饒臨邛人乾道間由成都府路鈐轄司幹辦公事丐祠歸（梓材案下文云乾道二年表進其書中間著述十年則其丐祠當在紹興間）杜門十年著成述衍十八卷以明三聖之易翼玄十二卷以明楊氏之易元包數義三卷以明衛氏之易潛虛衍義十六卷以明司馬氏之易皇極經世索隱二卷觀物外篇衍義九卷以明邵氏之易先生之學歸宿在康節故又別著周易通變四十卷取自陳希夷至邵氏所傳先天卦數等四十圖敷演解釋以通諸易之變始若殊塗終歸一致其七種凡七十九卷先是康節之學有所傳十四圖者世莫之傳先生得于蜀中佑籍吏人之家因演解之以

爲象數之用皆起于交交則變故曰通變乾道二年六月表進其書詔奬之除直徽猷閣先生之自序曰康節先生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謂先天圖也先生之學祖于象數二圖象之變爲交泰圖體極于一十二萬九千六百而以八萬六千四百爲用在觀物爲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之數其要則總于四象運行之一圖數之變爲既濟圖體極于一十二萬二千八百八十而以三萬四千四十八爲用在觀物爲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聲音律呂倡和之數其要則總于八卦變化之八圖四象運行者天數也八卦變化者物數也處乎其間上以承天下以生物者地數也故二者之用全在卦氣之一圖以動植通數布爲九位中五斡旋卦乃生焉二百五十六卦會分十二位分十六具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之體九萬二千一百六十之用而天之運行物之變化自一至于八百萬之數皆在其中衍而伸之逐類而長之以至于坤之無極之數陰陽之消息運世之否泰人物之盛衰可得而攷矣夫天垂象河洛出圖書伏羲因之而畫卦伏羲之意傳天之意也先生之書盡寓乎十四圖先生之意推明伏羲之意也僕不自揆輒敷演解釋命曰通變庶幾學先天者得其門而入焉李氏心傳嘗曰行成謂三陳九卦者明天用二十七也序十三卦者明地用七十八也二十七者卦體也其爻用則百六十二者九九之合也七十八者爻用也其卦體則十三者閏歲之月也蓋亦牽合也祝泌亦爲康節之學者謂先生之書其發明固多其支蔓亦多獨魏文靖公則盛稱之而惜其書不盡傳嘗曰行成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以知理是則論易之名言也先生官至兵部郎中知潼川府汪文定應辰帥蜀薦其有捐軀殉國之忠而又善于理財梓材案玉山帥蜀在隆興二年學者稱爲觀物先生修

祖望謹案陳本堂云張文饒自謂精數及其立身行事則大悖于易與汪玉山之言異當云淳案謝山學案劄記有此條蓋案語而未及歸者特爲附入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譙天授之門蓋因譙先生傳云馮時行張行成得先生之餘意故與馮先生韋連及之則亦伊川私淑也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尚書王醒庵先生卿月

王卿月字清叔祥符人也南渡卜居天台累官至太府卿其提刑蜀中時從康節後人傳其易學論人窮達壽夭甚中及以吏部尚書充金國生辰使語家人曰今年吾當厄萬里之行其能免乎已而疽發于背或勸之辭曰君命也行次揚州卒先是取其所著書盡焚之遂無傳

雲濠謹案先生乾道進士樓攻媿誌其墓云隆興改元試入右庠乾道二年中其科官漢陽都巡檢非其志也益進于學五年遂登進士第梓材謹案先生號醒庵居士台州府志作臨海人

張氏門人

太府呂先生凝之

呂凝之字澤父蜀人也淳熙八年以知閬州入覲奏陳經世之學卓陵大喜以問周必大對曰此必從張行成講學者上曰行成所著頗略必大對曰凝之以卦爻配年所以加密酌爲太府丞其觀物篇隔眼大書云康節手筆也

邵學之餘

提幹祝子泌先生泌

祝泌字子泌德興人自稱觀物老人著有皇極經世書鈐袁蒙齋贈之以序曰康節觀物篇其學自老氏乎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斯道也豈獨老氏易繫辭曰設卦觀象物皆象也又曰聖人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物皆動也老氏守靜觀復乃動也易觀其動乃靜也何動非靜何靜非動陰陽剛柔互爲其根知此者可以觀矣祝君好康節書余大書觀物二字遺之非觀物也自觀也觀我生觀民也大觀在上何物何我無見而然也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河圖本天宜得奇數洛書本地宜得耦數此其據依以爲左驗者也由是因往順來逆之八卦推五行納音以明四十五數之爲河圖因起震終艮之八卦推五行生成以明五十五數之爲洛書而三易之大綱定矣連山夏易也貢公彥謂連山作于伏羲因于夏后氏夏易不可見即羲易可見矣連山易即春首純艮之義也說

傳亦何暇慮乎禍福之間哉

巡檢朱水簷先生元昇附子仕可仕立

朱元昇字日華號水簷平陽人所著三易備遺家鉉翁表進之別有邵易略例今不傳其言曰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闕子明諸儒皆謂自一至十爲河圖自一至九爲洛書惟劉牧反是牧非無見而然也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河圖本天宜得奇數洛書本地宜得耦數此其據依以爲左驗者也由是因往順來逆之八卦推五行納音以明四十五數之爲洛書而三易之大綱定矣連山夏易也貢公彥謂連山作于伏羲因于夏后氏夏易不可見即羲易可見矣連山易即春首純艮之義也說

參意蒙齋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一字涇南德興縣志載先生以進士授饒州路三司提幹傳邵氏皇極之學于廖應淮年老乞休御書觀物樓扁額賜之元世祖詔徵不赴是先生元初尚存然攷黃瑞節題蔡西山皇極經世書纂圖指要云邵子之書伯温略發其微至祝氏而其說詳其用異蔡氏蓋由博而約之也又云若夫以聲起數以數合卦則具祝氏鈐而邵子未言蔡氏未用云似先生與蔡氏及見然者其與袁蒙齋往來在紹定嘉熙閒如及元初則當百餘歲矣

卦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邵子雖以此一節爲明文王之卦要之首艮之祕已具此兩言是以述連山象數圖以備夏后氏易之遺歸藏黃帝易也商人用之黃帝命大撓作甲子使伶倫造律呂日辰有十幹十二枝而其相承之數究于六十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承之數亦究于六十乾之策三十六坤之策二十四此六十也震坎艮之策三十二巽離兌之策二十八亦六十也稽之以納音定之以策數已亥爲陰陽之終子午爲陰陽之始納音遇已亥子午之閒數必交音必藏交則生生之機不息藏則化化之迹不露一象一數莫不與圖書合大傳曰顯諸仁藏諸用說卦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是以道歸藏象數圖以備商

易之遺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此以六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此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其說尙矣未有究先天後天之體用因象數之合以驗義文之合者乾坤之體不互史姤剝復具乾坤之體不互既濟未濟具坎離之體不互其餘互卦五十六其說尙矣未有悉以卦爻象之辭證之者是以演反對互體圖例備周易之遺先生登右科官政和縣巡檢長子仕可字起予亦登右科次子仕立字起潛皆能卒業于其父之書

邵學別派

杜道士可大

杜可大蜀道士也廖應淮配漢陽軍抵漢江濱遇之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應淮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太虛一塵爾人生其閒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尙了然心目閒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于上官脫其籍盡敎以冢中書其算由聲音起應淮神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應淮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云參朱文憲文集

隱君訓先生

訓口

梓材謹案先生河南隱士嘗授皇極數學于李鶴鳴傳氏補本李鶴鳴見黃

祝氏門人

廖洺滓先生應淮見下杜氏門人

杜氏門人

廖洺滓先生應淮附吳浚

廖應淮字學海南城人也自號洺滓生抱負奇偉年三十遊杭上疏言丁大全亂政狀配漢陽軍先生荷校行歌出都見者壯之蜀人杜可大者客漢陽言之營將脫戍籍授以邵子先天易數其算由先天起數先生神警一授卽了自是能洞知未知乃坐臨安市樓賣大衍卜卜已輒閉樓危坐取一鏨拔劍自鍛之當火少休復危坐以爲常賈似道延之先生直言宋鼎將移語畢徑出常過曾淵子家索酒飲酣抵掌放歌有國子監簿吳浚

者以先天易箋陰符經注六花陳法欲上之朝先生擲之曰嗟詆天下國家者此書也浚請受易罵曰若黃口小兒耳若能此則人人安樂翁矣其後以所傳授進士彭復之再傳爲鄱陽傳立所著有歷髓星野指南象滋說會補畫前妙旨諸書先生數學雖近于方伎然亦畸士有不可泯滅者故附之康節弟子學案梓材案謝山始以是卷合王張云爾以存其別派

諸儒爲康節弟子學案故云爾以存其別派

雲濠謹案德興縣志言祝泌傳邵氏皇極之學于廖應淮是誤滓兼得祝氏之傳者也

荆氏門人

莊靖李鶴鳴先生俊民別見明道學案

廖氏門人杜氏再傳

進士彭先生復初

彭復初安福人精于易嘗本朱子邵子之說著易學源流參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廖滓滓傳所謂進士彭復之蓋即先生一名一字爾

祝氏續傳

文懿傳初庵先生立

傳立字權甫德興人也刻意經學先是祝氏有皇極元元集之作其說多與張氏異同而進士彭復之從滓滓生別有所得先生受之頗有與祝氏異同者遂通其學入元累官集賢院大學士謚文懿學者稱爲初庵先生而程直方其高弟乃有皇極繪元元集之作

雲濠謹案饒州府志言先生得里人祝泌皇極數學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六年遣使訪求通皇極數鄱陽祝泌子孫其傳又可見德興縣志所云詔徵不赴者謂泌後人也

彭氏門人杜氏三傳

文懿傳初庵先生立見上祝氏續傳

傅氏門人

程前村先生直方

程直方字道大婺源人讀書十年不下樓九深于易入元絕意仕進行部至者必造請或敦延至學宮執禮受教參安徽通志

梓材謹案經義考引董時父之說言先生號前村嘗閉書室日觀易堂與初庵傳先生爲莫逆交盡得邵氏不傳之祕又言其通諸經平生著述易則有程氏啓蒙翼傳四聖一心觀易堂隨筆書則有蔡傳辨疑詩則有學詩筆記春秋則有諸傳考正春秋劉通是先生所著不獨續元元之作其于初庵蓋在師友之間

邱劉諸儒學案表

邱宗——史寶之
南軒東萊同調

劉光祖——游似——子汝
晦翁同調　周端朝別見慈湖諸儒學案

樓鑰——孫枝別見淳洲諸儒學案
附師王默　李鴻漸　鄭鈞

史守之別見慈湖學案

柴中行——儆魯別爲雙峯學案
並晦翁私淑　湯千
湯巾

湯中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湯漢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崔與之——洪咨夔——程掌別見鶴山學案
父世明　攻媿講友

柴中守　羅晉君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柴元裕——儆魯別爲雙峯學案
並南溪學侶　湯漢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李伯玉

林大中

游仲鴻——子似見上後溪門人

趙汸

邛劉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自淳熙至嘉定疏附先後諸家者有若邛忠定公劉文節公樓宣獻公之徒雖不入諸先生之學派然皆能用先聖之道而柴獻肅公九醇述邛劉諸儒學案（祥材案是卷亦謝山所特立第其稿存者無幾多參史傳以足之）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張呂同調

忠定邛宗卿先生宓

邛宓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歷除國子博士孝宗諭虞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先生賜對遂言恢復須遵養十年乃可北向時方祈請陵寢先生言泛使無益孝宗怒先生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遷太常博士出知華亭縣修復海堰累遷至樞密院檢詳文字王抃爲樞密先生不少下之以迂客異議抃嘗先生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陞龍圖閣移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卽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擢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奏撤吳挺兵權革世將之患先生向主復讎韓侂胄與議北伐以圖功名先生曰中原淪陷且百年此必有奸誕貪進之人攘臂

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切齒君父之仇雖其忠義性然而先後迕議規切時勢器識宏遠非專恃血氣者比也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謚一作文定黃氏日鈔讀葉水心集云邛文定之父仁不忍校費幾盡產毋臧氏既寡力貧教子孫燭湖袁清容集亦俱作文定

附錄

葉水心祭先生文曰自古講學祖性宗命克己復禮終始篤敬惟公本原我則素知授之麈尾張呂同歸

晦翁同調

文節劉後溪先生光祖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人第進士除劍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爲法除

太學正召試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除右正言知果州以趙忠定薦召入光宗卽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又兼禮部時殿中侍御史閻上方嚴其選宰相留正舉先生上曰久在朕心矣先生入謝因論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成平景德以來至于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于熙豐之邪說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未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尙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之分逮臣復來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幼罷戶部尙書葉翥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搜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出知夔州時孝宗不豫上不過宮先生致書留公與忠定曰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孝宗崩又詒書忠定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寧宗卽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進起居舍人遷起居郎朱子議卜孝宗山陵子祠先生言漢武帝于沒黯唐太宗于魏徵仁宗于唐介皆塑怒旋悔嘉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先生出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旣而忠定罷相韓侂胄擅朝政遂目士大夫爲僞學禁錮之先生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

方今道學伊洛爲宗實非程氏之私言出于大學之紀載大學之教明明德爲先其間舉詩人之言遂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者又在于切磋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僞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遠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欺行之誠者足以爲君子矣行之僞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爲乎臣每因論學之開必有至平之說往往僞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一槩輕議而痛疾之也何況其率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又以僞黨若俱擯斥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

由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偏黨爲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方是時大臣無所異同紿舍無所封駁侍從無所論救竊歎而已委寄訶何所以斯論益熾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太苛自是太高則實將不副責人太苛則衆忿且怨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之可也朝廷之上賢才並川名利之途智愚交馳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倡爲鷹士之舉若區別而封域之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于至公迹已涉于朋黨訹毀先喧于衆口進退豈必于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賈今日之實禍彼既得志決不我容我于窮達進退之閒亦未有充實涵養之素

彼如議誚以修往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指爲沽名之舉至于潔身而退亦曰怨懟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加之以訐訕則事勢至此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廓然乳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

晦翁私淑

宜獻樓攻媿先生鑰　附師王默李鴻漸鄭鍔

樓鑰字大防雲濠案行狀先鄞縣人幼從鄉先生王默李鴻漸鄭鍔字啓伯　鄞縣人幼從鄉先生王默李鴻漸

爲嚴師既冠三山鄭屯田鍔寓館鄉鄰先生又師之隆興元年試南宮考官胡忠簡銓稱之曰此翰苑長才也歷知温州屬縣案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于郡先生嫉其爲首者而驅其從出境民言遂定丞相周益公必大心善之光宗嗣位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多所甄底先生盡革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日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聖政會要書成兼直學士院光宗内禪詔書先生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于宫中而禮文難示于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朱子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先生言鴻儒碩學陛下閔其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如畀之内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忠定謂人曰

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歎曰吾于是大過所望矣出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舊職韓侂胄嘗副先生爲館伴以先生不附己深嗾之侂胄誅詔起先生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先生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帝視先生曰久不見此官矣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卒年七十七贈少師謚宜獻先生文辭精博衰清容延祐四明志稱其于中原師友所傳悉窮淵奥孔嘉王和叔柯亦嘗以經世之學授之案行狀先生官孔嘉時聞寺正薛公季宣深于兵略屢請白號問焉每言儒不知兵無以應猝惟講之有素則緩急可用攻媿集載于攻媿主人著有攻媿集若干卷參史傳○雲濠案攻媿集載于諸家書目者或作百卷或作八

十五卷蓋流傳既久多所佚脫四庫書目稱兩淮鹽政進本作一百二十卷與宋志及陳直齋書錄解題卷帙相符惟中多殘闕並削青詞朱表重編爲百十二卷

攻媿文集

坤利牝馬之貞說者止謂取其順爾會不知聖人取象皆曲有妙理禽獸之牝者皆順惟牝馬之性最貞游牝率以一牡引十牝雖雜以千百苟非其偶他牡犯之則踶齧不可近坤之卦雖主乎順惟其能貞乃成地道故曰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妻道臣道豈曰順而已哉答楊敬仲論易

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讀者遂謂公作金縢之匱殊不知序書者蓋言金縢之篇爲公而作也古之卜筮非若後世之輕易記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北面蓋聖人齋戒以求蓍龜其求之天也可易乎哉此篇之說既不明似覺文義間斷又若非可以傳後世者間有不通先儒多略而不道余熟復之始得其意而後辭意聯屬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者要當先正金縢二字所謂金縢之匱者其中實藏占書自后稷之封于邰分茅胙土授之以龜占書至嚴子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啓也武王克商纔二年而疾弗豫召公太公曰我其爲王穆卜穆敬也二公欲卜之于天也周公曰未可不若以戚動我先王遂以告太王王季文王卜三龜而皆吉所謂啓籥見書者正啓先世金縢之匱也既觀占書亦曰吉公納冊于匱中不欲人之見之非聖人欲徼福于後也罪人期得之後又爲鴟鴞之詩以遺王其意切矣史臣書王亦未敢諉公言雖不諉公而不利孺子之讒王之心猶未釋然也雷電以風禾偃木拔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不知何爲而啓此書也以爲不知則天變于上何爲而啓此以爲知之則亦不必啓此書也蓋其時正以不知天之所以爲變故啓占書以卜天意及得公代武王之說至于執書以泣王心始大悟首曰其勿穆卜蓋本欲卜而今不必卜也始知天變之意欲彰公之勤勞爾出郊而迎雨反風而歲大熟而後一篇之義煥然孔子定書特存此篇以見周公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本于此也新莽以平帝有疾作策請命願以身代藏冊金縢奔之讒詐不足言漢去古未遠此說已不明直以金縢之匱爲周公所作而況于後世乎 跋金縢圖

歐陽公于燕兄弟之詩發不如友生之義高矣此詩方以兄弟爲急而毛鄭二氏失其本義得公之言詩意始明而末章猶未甚詳深哉詩人之旨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特一時之適耳使兄弟既具而無他則和樂至于且孺猶孺慕之孺此眞情也妻子人合也苟能好合猶如瑟琴兄弟天倫也如其既翕而無閒則其樂至于且湛猶湛酒之湛其樂尤深矣故又曰如此則可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所謂人不間于昆弟之言而家肥矣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而後篇終兄弟之道無餘蘊矣 跋周氏棣華編

附錄

中教官選調溫州教授範物以躬出入冠帶惟謹日與學者周旋講明爲學之要務在篤實毋溺浮華學者日益歸心爭執經席下里居賢士大夫稱美一辭相與定交公亦虛心叩擊甚于

飢渴于是學問之源委治道之綱目制度之沿革靡不研究胸中之蘊日富秩滿諸公餞送之公請益焉或告之曰前輩有云拆破瀋簏即大家君之瀋簏不憂不拆直恐過甚耳公正色曰某于無利害事則拆有利害事則否聞者悚服

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中祀與右學等公曰乘輿臨幸于先聖則拜武成惟蕭揖厥禮異矣祀可均敵乎遂得無變

還宗正丞對延和殿言天下之大患每起于細微漢之纂錮始于南北二部之諮庶之朋纂始于二三士大夫不得志之徒今朝廷清明豈復有此然端倪已見不敢不言夫道者天下之所通行學者士君子之所當務秦漢而下此道不明論說相夸去本遠遠國家累聖傳授不聞大原名儒開出究極微旨然後語

道者不涉于異端爲學者不至于無用陛下得執中之傳體克己之仁嚴謹獨之戒篤正心誠意之學躬行此道于上而士大夫諱言于下凡端謹好修談論經理者例指之爲僞學不謂聖世乃有此風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士大夫白相傾軋爲害最大惟人主能用中然後可以消弭謂宜明詔中外咸推無競之心勿徇偏曲之見精白一意以仰承人主之休德

會雷雪交作于仲春之月應詔條陳闕政言疏遠之臣惟願陛下之憂勤親密之臣惟願陛下之逸樂憂勤則幽枉必達下情得通而睿澤及民矣逸樂則伺候顏色于求恩澤而私意得行矣陛下自雷雪之變憂形玉色宵旰興歎度數日間干請必煮

以是推之聖心憂勤恐侈自遠誠能日謹一日宴禘泰然淵靜鑑明其視燕遊之惑豈不相千萬哉又曰今朝行不聞直聲而或以多言見黜士氣消沮無敢論事豈國家之福哉臣願陛下開忠直之路窒宜諭之門過災而懼不諱盡言力行消弭之道遷起居郎直前奏事言進德可以養生養生可以進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氣不可過盛亦不可過弱惟得其中則養生之要心廣體胖神氣舒暢雖有陰陽之寇豈能爲吾害哉

公夙昔誦顧愷之之言曰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傷雅道無關得喪每以此語爲持循之要掖垣瑣闥風節凜然所養者固矣洎爲執政不忘斯言終身途轍有一無二邁乎正道而已行險詭遇而他

岐是適公所不爲也

楊書齋以攻媿曰人患不知其過知之而不能改是無勇也自號爲攻媿主人小有過差不敢自恕期至于無媿之可攻銘諸座右曰逆境進德順境誤人

獻肅柴南溪先生中行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以儒學顯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僞學先生奮筆曰自幼習讀程氏易傳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調江州學教授廣西轉運司辟爲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先生先生正色曰身爲人師而稱人爲恩主恩帥心竊恥之毋汗我遷太學博士謂太學風化首童子科覆試胄子有挾勢者先生言于

長守法無秋毫私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治行爲淮右最遷西京轉運使兼提刑改直祕閣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漕事江陵戍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先生考覆軍實遷江東轉運司判官旋改湖南提刑貪吏豪家一繩以法入爲吏部郎官多所啓沃遇事持正不爲勢屈擢宗正少卿疏請收攬大權又言臣下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諍之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調祕書監崇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爲僞學者欲加遠竄杜絕言語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沮壞如此又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願明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進祕閣修撰知贛州軍事踰年請老以歸與弟中守中立講學南溪之上時從遊若東澗湯伯紀雙峯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之論謝山序錄作獻肅及言三湯源流又稱柴忠敏云三湯之學並出于憲敏同朱學也

攻媿講友

清獻崔菊坡先生與之父世明

崔與之字正之增城人父世明博學精于醫先生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中進士廣之士由太學取科第自先生始累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帥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蜀知名士若家大慶元之學

正惠林先生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孔厥人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金溪縣郡督輸賦急先生請寬其期不聽納告敕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寺簿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爲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于讎恥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于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先生極論其庸回亡識嘗表裏王淮拥爲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守侍御史兼侍講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先生上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上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與郡既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直寶謨閣初占星者謂朱晦庵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耶至是晦庵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于古人中求之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卽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尋兼侍講知閤門事韓侂胄來謁先生接之無他語陰請內交先生笑而卻之侂胄怨由此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及侂胄誅卽召見試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卒謚正惠

少力學趣向不凡所著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參史傳

忠公游先生仲鴻

游仲鴻字子正南充人淳熙初進士知中江縣制置使京鐘等薦之召赴闕宰相趙忠定甚重之時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先生遣忠定書陳宗社計及孝宗登遐遂贊定大策後知嘉定有政績卒謚曰忠參姓譜

修撰趙西林先生鼎

趙鼎字子固錢塘人乾道八年進士官祕閣修撰知揚州嘗奉使金金主問皇帝濟問下民賦非所作乎歎服其文學從遊者甚衆號西林先生慶元禁僞學入黨籍參咸淳臨安志

宗卿門人

通奉史先生寘之

史寘之鄞縣人忠定之孫而忠宣之子也朝議大夫直敷文閣制湖北路轉運副使少事邛文定公以政事稱亦爲郡太守贈通奉大夫參清容居士集

後溪門人

丞相游克齋先生似

游似字景仁南充人嘉定十四年進士累官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貞觀治效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已可王道易嘗不速淳祐中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南充伯進爵國公卒贈少師子汝

雲濠謹案先生號克齋見劉後村集詳薛氏孔子集評進狀

梓材謹案先生傳本在鶴山學案爲鶴山門人然攻先生乃慶元黨案忠公仲鴻之子鶴山序忠公鑑虛集言守潼川獲交公之子似除館舍之似先生特館于鶴山未必在弟子之列又案先生序鶴山師友雅言云尙憶嘉定十有四載余方家居公致之蓬川郡齋問諸友讀易編攷舊說切磋究之又云余困及往歲侍後溪先生先生謂劉侍郎招美勸閱注疏以爲不先此而立論恐徒高明而不實公深然之據此則先生本後溪門人而于鶴山特其學侶故于序尾亦末自稱門人也

忠文周先生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攻媿門人

監獄孫先生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朝奉史先生守之 別見慈湖學案

南溪門人

宋元學案卷七十九 十五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 別爲雙峯學案

通直湯存齋先生千

郡守湯晦靜先生巾

侍郎湯息庵先生中 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文清湯東澗先生漢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菊坡門人

忠文洪平齋先生咨夔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授如皐主簿尋試爲饒州教授作大冶賦樓攻媿賞識之授南外宗學教授以言去應博學宏詞科直院夏莊舉自代崔清獻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後通判成都府清獻爲制置使首檄先生自近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效忠蜀人高之遷爲祕書郎遷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擲于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言李全必爲國患于是臺諫交論鐫二秩讀書故山七年而彌遠死帝親政五日卽以禮部員外郎召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詢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堅疑翌日與王實齋遂並拜監察御史先生感激知遇疏言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改元端平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說書之選先生言聖學之實所當講明而推行者有六一親睦本支二正始閨門三警肅侍御四審正邪用舍五儲養文武之才六憂根本無生事邊功擢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尋兼權吏部侍郎與眞文忠德秀同知貢舉歷進刑部尙書加端明殿學士卒特贈兩官謚忠文其遺文有兩漢詔令擧鈔春秋說外內制奏議詩文行于世 參史傳

梓材謹案魏鶴山集洪氏天目山房記蓋爲先生而作

蒙堂門人

羅先生晉君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強恕門人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 別爲雙峯學案

文清湯東澗先生漢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尚書李舜峯先生伯玉

李伯玉字純甫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授觀察推官召試館職歷祕書郎改校書郎歷官至權禮部尚書兼侍讀賈似道專國柄度宗以先生舊學進之臥內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道忌之壽病卒所著有舜峯集參史傳

游氏家學

丞相游克齋先生似見上後溪門人

克齋家學後溪再傳

提刑游先生汝

游汝字魯望丞相似之子蜀亂後寓居德清累官江東江西提刑賈似道當國罷官家居入元有薦爲福建總管者不就書其

布袍之背曰前宋遺民無寒暑衣之

洪氏門人菊坡再傳

教授程先生掌別見鶴山學案

魏了翁——從弟文翁

游庵宏齋講子克愚

友范氏所脩

晦翁南軒私淑郭黃中

吳泝

游似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牟子才——子巘——孫應龍

趙范

趙葵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唐震——胡應之

毛振

王濤

屠高

王萬

程掌

史守道

蔣公順

稅與權

滕處厚

將重珍

虞斌

唐季乙

高載

范氏門人 南軒再傳 五峯紫巖三傳

高稼 子 斯得

高崇 宋氏李氏門人 南軒湍江迂齋再傳 五峯紫巖東萊三傳

高定子 並鶴山學侶

眞德秀 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輔廣 別爲潛庵學案

蔣山

許月卿 別見介軒學案

史純祖

葉元老

許玠

嚴植

張端義 別見慈湖學案

王炎 存齋同調 李芾

趙卯發

唐震 見上存齋門人

李燔

張洽 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李坤臣 魏文翁 見上鶴山家學 高斯得 見上緇齋家學 郭黃中 見上鶴山門人

譙仲午

李從周 並鶴山講友

魏天祐 別見介軒湍江迂齋兄天啓中父學侶

宋元學案卷八十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餘姚黃宗羲原本

鄞縣王梓材重校

男百家纂輯

道州何紹基重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鶴山學案

祖望謹案嘉定而後私淑朱張之學者曰鶴山魏文靖公兼有乳嘉經制之粹而去其駁世之稱之者以並之西山有如溫公蜀公不敢軒輊梁洲則曰鶴山之卓犖非西山之依門傍戶所能及子以為知言述鶴山學案（梓材案黃山修補甚備其稾具存朱張再傳范氏所傳）

宋元學案卷八十　一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授簽書劒南西川節度判官召為國子正以校書郎出知嘉定府在蜀十七年而後入進兵部郎中累官至權工部侍郎三官靖州居住史彌遠死以權禮部尚書還朝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六閱月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尋復召還遂知紹興府安撫使而出嘉熙元年卒贈太師謚文靖（雲濠案四庫書目有先生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鶴山全集一百九卷別有經外雜鈔古今考等書）

百家謹案宋史言鶴山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于是嘉與志輔漢卿傳遂謂鶴山是漢卿之門人然攷鶴山集言開禧中余始識漢卿于鄱城漢卿從朱文公最久盡得公平生言語文字每過余相與熟復誦昧輒移晷弗去余既補外漢卿悉舉以相畀又言亡友輔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所許與乃知友而非師也（梓材案二江諸儒學案范雙流先生子長傳云鶴山之初志學也由先生兄弟及薛符溪以得門戶及入中原始友李敬子輔潛庵案雙流弟名子該薛名紱）

鶴山師友雅言

博愛之謂仁似未盡次言行而宜之之謂義則非無差等矣某向來與李微之說六經語孟發多少義理不曾有體用二字逮後世方有此字先儒不以人廢言取之以明理而二百年來才說性理便欠此二字不得亦要別尋一字換卻終不得似此精密（以上黎洲原本）

宋元學案卷八十　二

（梓材謹案師友雅言黎洲原錄六條今移為鶴山文集者二條又移入五峰學案一條移入南軒學案一條）

湯以前未言仁與信字孔子以前未言恕字

乾坤後屯伏剝蒙伏復所謂雜物撰德

周禮女巫巫職須如國語楚昭王問觀射父謂民之精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其聰能聽徹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曰使先聖之後有光烈忠信而敬恭者為祝使名儒之後心率舊典者為宗巫亦皆抱道懷德之人故孔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作巫醫

周禮與左氏兩部字字謹嚴首尾如一更無疏漏處疑秦漢人

所作因聖賢遺言足成之

祧字以廟神之兆域爲義非謂祧其親盡之廟也康成以超然訓祧後世承誤不知冠于先君之祧而成公之廟止四世豈祧廟乎

周時天下諸侯無史及衰而齊魯有之故太史公謂史記獨藏周室

明堂無屋只以方明爲壇

離騷作而文辭興荃聖賢詩書皆實有之事雖比興亦無不實自莊周寓言而屈原始託卜者漁父等爲虛辭相如又託之亡是公等爲賦自是以來多設語

獻田宅者操右契古者鄉井受田有定法安得有獻田宅之理

吾嘗欲著禮記一部專破漢儒曲說

柏舟是傷宗國不容去之義

井田一變于宣王之料民再變于齊桓之丙收大壞于渠梁商鞅之決裂阡陌周人以厲宜幽平並稱其有以夫

左傳所載固未能全粹而格言精義賴此得存者居六七如劉子受中一節曉然爲聖賢相傳之要

講學須一字一義不放過則面前何限合理會處如先王禮樂刑政始變于厲宣幽平浸微于春秋戰國大壞于秦不能復于漢而盡亡于五胡之亂今從殘編中搜討于孔孟王鄭伏杜諸儒訓註中參求諸儒已是臆度無三代以前規模在胸中只在古者明王祭祀親行禮不會差人東漢有不行禮羣臣爭之只如講讀是早閒到晚要人主不敢自暇逸後世直是以位爲樂天子統天下而君之諸侯統一國而君之上下相維相親相敬故天子有迎送諸侯之禮有大饗于廟之禮有故使人致享致幣自秦罷侯置守尊君卑臣無復古意其亡宜矣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此二句全在醜夷不爭方是孝子之實妻子好合兄弟和樂而父母其順然則在醜夷而爭者父母心所不樂也

禮失則求諸野向見靖州祭鬼皆以人爲尸黃桷土鼓皆有存者喪戴斗白不茹葷腥二年

敖不可長四句非孔氏語敖不可有豈止不可長哉王肅本敖遊也平聲此義勝鄭

古人位天地育萬物把做己職事天地是我去做五行五氣都在我一念節宣之後世人自人天自天人失其人之職說修德只在于釋囚負等做去天當刑之人卻存之以是感格雨暘偏頗莫盛又甚則從事祈禱而已

陰不與陽對地不與天對

據荀悅漢紀田租行百一之稅雖武帝窮兵四夷榷鹽鐵算舟車無所不至有司欲加賦帝不從末年輪臺悔悟下詔而根本不搖皆民力不竭止拾工商之貲耳

禮記祭先脾許氏異義曰今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

水也許氏又謹案月令四時之祭與古尚書同鄭駁曰月令祭四時之物及其五臟之上下次之耳愚案以心爲土蓋漢以前大抵皆然考于五行傳以貌言視聽思于五行爲木火金水土于五常爲仁義禮智信思即心也論填星亦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思爲主故四星皆失填星爲之動徐鍇云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爲火藏鍇云心星爲大火然則屬火也案此則漢以來原有二說但以水火爲心腎未見所出禮記季夏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

素問人以爲黃帝書但其中云醉後入房汲非黃帝時語以六經考之有門有廬有唐有階有陳有瞽有堲有毗有廉其

中爲堂爲室堂室各半大率堂之向北一半爲室室之兩夾爲房乃祭祀享賓之所非人燕休之地謂房爲婦人所在後世語也

坎中一畫即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虛于坎可見然則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非深于易者不及此以上謝山補

梓材謹案謝山補錄師友雅言四十三條今移爲文集者二條移爲附錄者四條又移入盧陵學案一條移入涑水學案一條移入橫渠學案一條移入漢上學案一條移入五峰學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荊公新學略四條

鶴山大全集

某向來多作易與三禮工夫意欲似讀詩記之類爲一書比來山閒温尋舊讀益覺今是昨非安知數年後不又非今也以此多懼未易輕有著述

又見得向來多看先儒解說不如一一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眞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正緣不欲于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得活精神也以上答周子口○黎洲原本

某循環讀經亦以自明此心未敢便有著述來諭拈出禮注中太乙鬼神等說乃下與鄙見合中庸疏中已有氣稟之說亦與先儒相表裏惟所疑其誤以水屬信蓋古來原有二說師傳各異如乾鑿度與緯中皆謂水爲信土爲知故王制禮運等處注疏皆有水主信之說而五行傳許叔重說文之類又有肺火心

土等說然亦皆有理蓋水火相包火土同位各有所據以天文察之以一身驗之亦有合處惟以坎爲腎離爲心則聖賢書中未有明文特見之岐黃之說與眞西山

讀書雖不可無注然有不可盡從者只如鄭注三禮已各隨時爲義不能盡同禮與詩異詩與書異書與易異一事而自爲兩說三說者極多其改字處十有八九不可從最害義者以緯證經以莽制證周公之法答夔漕趙師恕

梓材謹案以上二條從謝山補錄師友雅言移入

洪範講義明白正大使學之者有所據依以求端用力私淑之功茂矣其間所謂由元妙而至親切由虛無而趨實用由沖漠而至明察區區者未能深曉尙俟面請所教聖人言語蓋欲使

人事事理會步步踏實只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日用飲食間作去答李侍郎堂

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此義極精聖學不傳人多以擊蹈拳曲正坐拱默之類爲敬周程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方得聖賢本旨來教所謂敬而未仁似以世俗之謬爲恭謹者爲敬蓋敬則仁矣敬而未仁亦未得爲敬答張大監忠恕

古人所志所學戰國以後無傳鶩于高遠者惟欲直指徑造以步步而行字字而講者爲卑近而安于卑近者又以區區記誦小小辭章爲學問之極功所謂合內外貫精粗者百數十年間始有人講尋以發漢唐之所未及又苦于實未有所見者勦說

雷同以爲斯道之病方欲通古今爲一書使後之有志正道者猶可以推源尋流而學未能信不敢輕易下筆也答袁衢州甫

古人格君事業全在觀摩麗習左右前後出入起居無非學也賈生所謂習與知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教于未濫禁于未發薰陶漸漬非一朝夕之功用能愈治愈明愈得愈警雖以九十之武王功成治盛召公猶有一簣之戒後世之君非無天資之美血氣之勇一旦發于憤悱如漢武宣如唐憲武赫然剛斷立底成績然而正本澄源之道未深終有作輟滿除之憂與鄭丞相

吾儒只說正心養心不說明心故于離不言心而于坎言心答蔣大著重珍

易中光明多爲艮發蓋人心遷于物則蔽閣止其所則光明是以大象申之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止非其所思出其位則志爲氣役物欲外遷光明內蝕送左輩

古來禱禳之典于郊于宮于方于社若久雨則有禜祭國門之禮後世乃舍所當事而奔走于浮屠老子之宮乞行禜祭禮

古者自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廟之子姓以昭穆爲序祭非正主則不厭不嘏不旅不酢非同姓同宗同族則不得與于祭大烝嘗宗雖有他姓之祀而不立同氣之尸與廟祀異自鯀祀于晉相祀于衛周公祀于鄭董安于祀于趙大非先王之舊展禽謂先王制祀有法施于民以勞定國禦災捍患之目然六經終無文漢諸葛公之卒巷祭野祀朝論猶能以禮止之即墓之近立

廟而斷其私祀其後所至郡國爲他人之親立廟不知始于何年非鬼之祭無所無之姑即夫禮之變而言則有功有德于其國而祠之尙人心之不可已也諸葛武侯廟碑

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在人則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二氣合則魂聚魄凝而生離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所謂精氣遊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若此古之聖賢知之故一死生通微顯昭昭于天地之間生爲賢知沒爲明神安有今昔存亡之間自義理不競于是鬼神之說不眩于怪則怵于畏禮壞樂廢浮僞日滋而人心之去本愈遠中江縣感應神廟基記

古者自入小學學幼儀既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其入大學也所以爲致之具非强其所無也凡以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萬物備具而作之君師者特因其固有而爲之品節以導迪之使明其仁義禮智之性以行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無不盡其分耳今之爲教者何如哉利祿之誘梏于其前務記覽爲辭章求合于有司之程爲規取利祿計自始童習以階成人耳目之所濡心志之所之隨事娓娓往而不返以是干澤不得不已幸而得之又以教人蓋不俟其入政而固可前知之石泉軍學記

老聃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無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世無得乎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

世矣意乎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于是神仙荒誕之說乘閒抵巇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未已開元觀者實始于唐之元宗其始初清明耆俊在服二氏之書數加擯抑河南參軍鄭訦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語涉道法以爲不切事情免所居官廢爲道士承平既久怠荒忽政乃始外事物棄倫理以委其心而方士之說入今日表莊列明日祠玄元崇信方術繕修宮庭若繩以老氏清虛澹泊之旨則此又習訛踵陋愈求而愈失之者而天下靡然向風以訖于今雖然有一于此異端之教揆之吾道皆弗合也而老氏緜緜若存之說蓋有近于大易生生之旨其所謂專氣致柔歸根復命視夫窮大而失居者則又有閒誠能守澹泊去健羨淪神澡慮如潔其庭宇修身謹行如固其垣墉則不惟可進于汝師之道而存體明用吾猶將有望焉尚庶幾歸儒之意漢州開元觀記

祖望謹案泉州金粟觀記略同

太祖嘗議武成廟之配享所退黜二十有二人陶侃李光弼且不得與嘗跡其事陶特緩于討賊李特稽于赴援一有瑕纇在所不錄節之難于始終也如此節齋記

房公三王並封之議謂足以襯祿山之氣然既爲之前必慮其後三王之封珙琦未出閤惟璘赴鎮而後五月以江淮判然則分封之策其然邪其不然邪當時如高適且盛言其不可則後日賀蘭之諮固有所入漢州房公樓記

祖望謹案鶴山謂房太尉三王出鎮之說豐盛二王年少未嘗出鎮也而孔王一出卽不靜幾誤大事太尉之言未見其有當也此說惜乎深宧未之見愚謂藩王屏翰王室固一定之大義然如梁之湘東能討賊而不勇于赴難竟與邵陵武陵骨肉相殘

帝王盛時其交鬼神有道自顓至舜咸命重黎絕地天通俾高卑小大各有分限毋相侵瀆以帥天地之度儀生物之則正人心防世變周官文史星歷卜筮之職領于春官者皆以大夫士爲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仕者亦皆綺爽不貳之民夫如是鬼神之與人分殊而情通也先事而禱以六祝之祠有事而禳以六祈之禮下逮鄉遂亦各有制水旱之不時則于黨鄙乎禜之而沍之以正師疾癘之不明則于鄰族乎酺之而沍之以師長交

神塞明蓋若有洋洋在上在左右者此惟上之人深知鬼神之情狀故能委曲綢繆于幽明之變雖巫覡之人亦皆不詔不誣爲神所依此帝王所以爲民立命立心者也自王政不修聖賢之學不講于是巍禱之事方社不舉而諂非其鬼雖經生學士往往安見聞之陋以疑陰陽之化惝利害之私以佛典則之經敬不以遠遠不必敬況泯泯棼棼之民乎 天慶觀記

古之人任大責重則心愈畏年高德劭則禮滋恭畢公剛亮四世而罔不惟師言之祗衛武公年過九十而惟懼交戒之不聞下逮秦穆困而後知其言之爲深切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此非以身體之不能及此蓋責人甚易受人之責則苟有一毫未克之私橫于其中縱變色受之然未能全無捍格如順流然則猶不受也穆公閱變既久故言之有味 敘州獨役記

地險則易明指其爲山川邱陵矣而獨不名天險爲何物王公所設之險爲何事愚謂盈天地閒截然有等級之辨不域而不可踰不兵而不可犯此天險也昔人以大師爲垣以得道爲助以在德爲險以禮義廉恥爲城皆王者所設之險也盛服以御盜幘坐以受使長嘯以徜胡單騎以見敵則是物之效也夫苟不明乎是而專以城郭兵粟爲山川邱陵之守則寧怪夫離合去來之無常也 海州太守題名壁記

近世士各挾其所以溺于人者溺人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道而雖刀毫末矣辭章技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陋矣此憂世之士所以慨然也 周元公祠堂記

人物之生有剛柔于是乎有善惡剛之善也其言直以暢惡也其言麤以厲柔之善也其言和以舒惡也其言闇以弱是則言也者命于氣稟之剛柔剛柔既分厚薄斷矣雖他日事業之廣狹時位之窮通亦未有不由之此誠非人力可以升沈者然則爲士者果無所用其力乎曰不然也志有所守而大本先立則氣得其養而生生不窮夫如是可以變化氣質愚明柔強雖引

聖賢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立欲達欲善莫非使人卽欲以求諸道至于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己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卽其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必至于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然後爲至會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今曰自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爲私欲故聖人雖使人卽欲以求道而于季康子于由求于申棖曷嘗以其欲爲可乎胡仁仲之言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以此求之則養心之說備矣 濂溪先生祠堂記

古者祀祭享之別不相僭瀆未有非鬼非族而可以言廟不厭不褻不殺不旅不繹而可以言享也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廟于故宅閱千餘載未嘗出闕里也漢儒所謂立學釋奠未知

先聖先師爲誰自戴記之外無聞焉迨魏齊王晉武帝釋奠于學雖昉見史冊而未有原廟也唐武德二年廟周孔于胄監迨貞觀定孔子爲先聖而黜周公于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益無異廟祧之祀古者弟子之于師子孫之于父祖尊之而無以加也則稱字以別之字之至貴也新莽不知仲尼之爲尊妄爲作諡然宣尼之云未敢削其字也至其興代增則以累諡爲重王封爲貴古者惟功臣與享大烝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自建武祠七十二子于孔廟然不出闕里也貞觀末加以左丘諸儒祀太學而武成王祠亦倣之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等之爵而州縣學宮咸有從祀夫是數者孰非致隆極美之事然則古禮非與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

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六德六行也其學則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焉不奪于奇器異物不撓于淫辭詖行不蕩于姦聲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雖以周之叔季而車軌書文行倫之所孜孜者則不惟實有以事乎此而又出是數者之下焉于是小有才則溺益深居近利則壞愈速蓋其說曰正學以言則有司之所必棄直道而行則斯世之所不容故雖心迹言行顯然不相顧而人不以爲怪以此胥告固已可鄙又有諱其名而踐其實者豈知非逢得喪有義有名況正學以言安知其不容

地山川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下至蟲魚草木皆爲宮室衣冠以肖人類府史胥徒以象官府以至民之日用飲食車服器皿亦無一而不改先王之舊舉世由之不以爲疑也于是時又不爲

自科舉取士讀聖賢之書者曷嘗不知辭華之喪志記問之溺心權利之倍誼姦邪之病正淫哇之亂雅慘刻之傷恩聚斂之妨民虛無之害道妖妄之疑衆相與辭而闢之而夷考其朝夕之所孜孜者則不惟實有以事乎此而又出是數者之下焉于是小有才則溺益深居近利則壞愈速蓋其說曰正學以言則有司之所必棄直道而行則斯世之所不容故雖心迹言行顯然不相顧而人不以爲怪以此胥告固已可鄙又有諱其名而踐其實者豈知非逢得喪有義有名況正學以言安知其不容直道而行安知其不

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其心之德蓋畜故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之多止于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新今學士大夫師傳友習晝誦夜講夫孰非前言往行然而實未能以止健之義畜德于其中是以聽其言則若有以事乎此見諸事則亦知所以尙乎此方其才壯氣新席天資之美挾口耳之知往往可以名于人歲月愒過志隨氣索則前日誦說之功浸非我有或反假其一工以飾辯言以濟私欲則反不若未嘗有口耳之知也　四先生祠堂記

古不以繪象事鬼神不以非族享鬼神戴記謂釋奠于其先師釋者曰如禮有高堂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公記謂釋奠者必有合釋者曰如唐虞有夷夔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若國無其人則與鄰國合夫三代之學者有專經授徒如漢儒者乎若有功烈如夷夔周公則祭于大烝又豈學者所得祠乎審如傳者之說此必爲秦漢以後之制而況古所謂庠序皆爲鄉民行射飲讀敎法之所事已則返于閭塾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亦未有越鄉遠家羣居聚食如漢中世以來之學校者故子于今之郡國祠先賢于學謂事雖甚美而古未有考惟是世亂民散猶有聖賢在下聚而敎之孔孟氏沒猶賴專門名家之儒聚而敎之故生則職敎于里閭沒則釋奠于學校習是經則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尙出泉輸租而重科覆折以相陳之吏利平人以爲軍而聽其坐食髡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蒙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衷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學者之耳目肺腸爲其所搖而不得以自信于是根本不立而異而民散者雖然比年以來不惟諸儒之祠布滿郡國而諸儒之

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于是有口六經而心佛老篤信而實踐者有輯爲文辭隨世以就功名者天目山房記
聖人之心如天之運純亦不已如川之逝不舍晝夜雖血氣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始終勿貳曷嘗以老少爲銳惰窮達爲榮悴文辭之士有虛憍恃氣之習方其年盛氣强位重志得往往以所能眩世歲慆月邁血氣隨之則不惟文辭衰颯不振雖建功立事蓄縮顧畏亦非盛年之比此無他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徒以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才驅氣駕而爲之耳夫才命于氣氣稟于志志立于學學夢筆山房記
有國故而祀之此禮之經人情之常也合他國之聖賢而祀之此禮之變而人情之義起者也出于義起固不必皆禮之所有古所謂七十而致仕蓋約言之豈必七十仕止久速皆惟其時何謂時止其所而不忘慊于中而無餒則時也敗江宗博致仕帖
常夷甫晚節鄙賤可笑其欲追帝孔子何但知聖人汙也敗李
言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也心遠堂記
辭章雖末技然根于性命于氣發于情止于道非無本者能之楊少逸不欺集序
書曰多而說曰明儁慧者勒說浮道可以欺世不必深體篤踐也故子不以喜而以憂朱文公五書序
人子不必曰踰禮佚義而後爲虧且辱也甘于中晝安于小成怠于爲人此皆自薄其身以忝所受敗史峴母墓志
古所謂七十而致仕蓋約言之豈必七十仕止久速皆惟其時何謂時止其所而不忘慊于中而無餒則時也敗江宗博致仕帖
常夷甫晚節鄙賤可笑其欲追帝孔子何但知聖人汙也敗李
言貴于有物無物非言也敗蘇文忠啓
心之神明則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則天理之所不可天豈屑屑然與人商校是非邪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渝違心所安是戲渝也敗師厚卿致仕詩
世多言學行之士辭章必迂吏事必疏故文士能吏雖不學無術無害也不知今之爲學與古異今之文古所謂事今之才則古所謂佞人王人也夫使學而眞知實踐則非今之所謂辭與政者魏嘉父墓志○以上謝山補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大全集四十三條今爲許先生玠立傳一條爲嚴先生植立傳一條又移附魏德先傳後一條又移附吳鶴林傳後一條又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新學略一條

鶴山奏劄　補

臣聞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爲天地之太極以主兩儀以命萬物不越諸此故天之神明爲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地載神氣爲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于人也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蓋貫通上下表裏民物自繼善以及于成性皆一本而分也而人心之靈則所以奠人極人極立而天地位焉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子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判然三才若不相接也而五行二氣自一而分故上下同流彼動此應行乎宮庭屋漏之閒爛然清明無少愧怍則仰觀俯察光潔昭著前參後倚流布充塞無非此心之發見一有不慊則視上帝而夢夢顧四方

而蹙蹙雖日星草木亦若隨人意而不舒者陛下謂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者乎抑天地神明不越乎此心也正月之朔風來自乾丁丑既望月蝕于翼占者以爲兵戈之應迫近之象而雷震先時而發雨雪繼雷而應劉向亦以爲陽不閉陰陰見閒而勝陽之應然此必有感而後爲應既應則復爲感不可以其變在外而忽之其事已應而幸焉側聞陛下謂講讀之臣夜來雪作朕終夜爲之不安當益恐懼修德大哉聖言此正求端用力之要也且陛下居深宮之中十手十目所不覩聞也而惕然終夜若有臨乎其前者以此見天非蒼蒼之謂也陛下之心與億兆人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不愧于人是不愧于天人貪前慮後者之所爲其心豈復以國事爲飢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祕朋友有不相知情態橫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不畏于人是不畏于天也臣願陛下卽此不安之心而益加

三王以建諸天地以質諸鬼神以施諸後世何往而不可不然庶民且勿信況其他乎　乙酉上殿劄子

今日風俗之弊莫不議其尙同也而臣則議其未嘗有同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挾其所嘗言以夸于人不成焉而託于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勘當掾屬之書擬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恩則斂而歸己怨則委之日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疆場之緩急言而得則矜以爲功否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益龍斷而望可左可右跨閭而語可出可入蓋嗜利無恥之人貪前慮後者之所爲其心豈復以國事爲飢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祕朋友有不相知情態橫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不畏于人是不畏于天也臣願陛下卽此不安之心而益加

日長月益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陛下又何賴于此也封章奏疏率循故事曰惡訐以成名惡激以敗事其號爲讜直者亦不過先爲稱贊之辭而後微致規切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得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爲此說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今之建言非如漢唐有駢頸刑戮之甚而知莫敢言言莫敢盡是謂吾君吾相不能行不能受也表順而裏藏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而臣見其未嘗同也至無禮也大不敬也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老師宿儒零替殆盡正人端士散沒不合習諛踵陋積久不知臣爲此懼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機拓開規模收拾人

物苟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知其無反復難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必疏遠而芟夷之若是則意嚮所形人心齊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必無乏才之憂論士大夫風俗疏

孽韓柄國學禁既密士習日浮嘉定以來雖曰更轍然後生晚學小慧纖能僅于經解語錄揣摩剽竊以應時用文辭剽淺名節墮頓蓋自始學父師所開導弟子所課習不過以譁衆取寵惟官資宮室妻妾是計及其從仕則上所以軒輊下所以喜悅亦不出諸此古人所謂爲己之學成物之本固不及知也一旦臨小小利害周章錯愕已昧所擇不幸而死生臨乎其前則全軀保妻子之是務雖亂常干紀有不遑恤平居無直諒多聞之

友臨難無仗義死節之臣雖利在盜賊利在夷狄亦委己聽命而已願陛下毋以書生爲迂腐毋以正論爲闊疏敷求碩儒開闡正學使人人知其有禮義廉恥之實知其有君臣父子之親知此身之靈于物而異于禽獸也則見得必思義見危必致命周敦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斷斷然如穀之可療飢也論敷求碩儒開闡正學疏

聞之道路陛下聽政之暇時以辭翰自娛非聖賢之學也必知聖賢相傳者何事朝夕所講者何學自修身齊家泝朝設官分士授田建學制賦其規模制度視秦漢以來率意更張之事精粗詳略爲何如既有所見必須審問明辨篤行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以與聖賢相周旋則持之不怠堯舜不難至也應詔封事貼黃

附錄

嘗曰某自遷渠陽山深日孔易詩三禮重下鈍工名物度數音訓偏旁字字看過益知義理無窮而歲月易失使非假以暇日將虛此生今未敢便有著述且温舊讀以發新知

又曰學規以謗訕朝政爲第一此規自蔡京胡爲之專以禁太學諸公議政此規當毀

曾見彌遠論諸賢士彌遠曰恐相激成朋黨鶴山答曰朋黨有君子有小人彌遠曰然鶴山曰不知誰認作小人彌遠應懋之問鬼神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此天之神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此地之神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山川之神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此人之神極其至以爲文武之德以上師友雅言

祖望謹案鶴山最喜禮記此一段以爲善言天人之道劉漫堂回魏侍郎書曰張朱呂三先生之亡學者倀倀然無所歸葉水心之博而未免誤學者于有楊慈湖之淳而未免誘學者于無非有大力量如侍郎者孰是正之並補

鶴山學侶

知縣高先生載

高載字東叔蒲江人也鶴山魏文靖同產長兄鶴山之大母爲高氏其兄黃中無子以其子孝琦後之孝琦有子六人而其魏氏之兄士行又無子故鶴山復歸于魏而高魏稱同產先生八歲能屬文嘗爲大噬作賦詈之有云逐利不顧則從跖而吠堯爲養所移則事齊而背漢識者奇之于書無所不讀以進士累仕攝丹稜令有兄弟搆訟者呼其父至則直其弟曰是能食我先生諭曰天倫所在麗于法則害于教儻以其不養而繩以令甲笑翅不祥之難姑令百拜以謝幸其翻然返于孝也若猶不悛以干于僇則縣令風之未至將無辭于責敢緩閉閣之思乎于是兄弟感泣而退敦睦如初丁艱去調補瀘州錄事范吏部子長適以帥至先生將歸矣吏部留之入幕府于是朝夕講學知蠹泉縣有聲會以母喪自傷不得侍養曰吾何以生爲也哀毀而卒先生嘗語學者曰人若斯須廢學則無所措其身以故孜孜無一日之念補

祖望謹案鶴山兄弟同時共學鶴山早達而閩道亦最早

東叔學于范氏西叔學于李宋之閒因以私淑于兄弟各有所成皆南軒之瓣香也而鶴山益旁搜諸家以大之盛矣

忠公高縮齋先生稼

高稼字南叔東叔弟博極羣書嘉定進士眞西山一見以國士期之歷官直祕閣知沔州利州提刑兼參議官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誓垂橐以入劒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來歸進三官爲朝請大夫兼關外四川安撫使公事措置西路屯田北兵至城陷死之詔進七官謚曰忠死之日聞者莫不於邑先生爲人慷慨有大志間人有善稱之不容口不善面折無所避推轂人士常恐不及著

有縮齋類稾三十卷參史傳

知州高先生崇

高崇字西叔蒲江人也鶴山魏文靖公同產叔兄與南叔同成進士時眞西山爲人言二高不首列是盲有司也會任伯起爲詳定官伯起故嘗從朱子至喪其師傳言政事與議論自是兩途不必以人言搖國是于是先生兄弟皆以伊洛之說被抑置下等釋褐眉山尉李雁湖方家居宋正仲爲太守從之講學崔公與之薦于朝知什邡縣有惠政通判黎州壽爲守兼管內安撫使黎爲夷壤先生信賞必罰以作士氣邊警以息先生嘗言潘福不可爲將制司不聽已而臺臣反以先生操大閫命帥之權劾之坐罷官先生笑曰是誣天也時已病亟歸壽卒先生兄

弟自相師友而淵源則出自南軒教人主于自得嘗因校士謂學者竄拾關洛方言以入舉文絕無領會此膏肓之病也其言深中南宋學者之謬吳侍郎長齋入蜀先生勸以立周程之祠配以朱張昌明正學以厲人心其在黎故有玉淵書院前守薛仲章所建也修復之以講學顧惜其與長兄東叔俱不孔年以歿云著有周官解十二卷補

忠襄高著齋先生定子

高定子字瞻叔忠公稼之弟博通六經嘉泰初進士授鄠縣簿吳曦叛解官歸養宇文公紹薦其忠孝兩全調中江縣丞父就養得疾先生衣不解帶六旬居喪哀毀骨立知夾江縣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先生先生察知僞爲質劑其人不伏先生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耶兩造遂決累官權禮部尚書升兼侍讀入奏言國無仁賢無禮義無政事有類叔世帝竦然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嘗以忤史嵩之謫官退居吳中深衣大帶日以著述自娛卒贈少保謚忠襄先生歷州縣所至以教化爲先務嘗作同人書院于夾江修長興學創六先生祠著有著齋文集北門類稾微垣類稾經說紹熙講義奏議歷官表奏行世參史傳

雲濠謹案謝山學案例記著齋高忠襄公當是高稼經義考引盧氏熊曰高瞻叔學者稱爲著齋先生則忠襄爲參政而非南叔之謚矣

鶴山講友

文忠眞西山先生德秀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朝奉輔傳貽先生黼別爲潛庵學案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教授李中父先生坤臣

李坤臣字中父臨邛人也大父母及其父普州教授相繼卒歎曰吾無意于斯世矣日夜哭泣遂喪明授徒自給出則門生入則子弟從肩代讀有問焉必答有目者所不如也嘗因痔痛賓心爲詩曰吾道由來貫古今纖毫不假外推尋只因疾病呻吟切識得平生第一心尤窒于易以周程子書參諸邵子每謂太極大衍相爲表裏象繫多遺先天心法而人罕知之于三禮最

該暢鶴山魏文靖家居讀禮邀之共相討論蓋嘗欲爲易禮二傳而未及也疾甚歎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鶴山嘗稱之曰中父遭家多難以有左卜之厄然因此動心忍性觸慮增知觀身于艮觀心于復悠然獨得于義理之奧蜀中賢士大夫自後溪劉文節公張東父子震張義立方虞仲易剛簡以至鶴山兄弟皆重之其門人曰魏文翁高斯得郭黃中補

教授譙說齋先生仲午

譙仲午字仲甫臨邛人以進士爲隆州教授鶴山魏文靖公居相鄰學相友鶴山早貴其帥潼川也以射洪尉授之將倚爲助辭不就書問往復有規警而無請寄及官隆州鶴山以書責隆守曰有賢寮而不舉何也守謝曰非敢遺之先生不欲也五十

七歲卽致仕其高致如此嘗論士習之敝不本之踐履不求之經史徒勦取伊洛開方言以用之科舉之文問之則曰先儒語錄也語錄一時門弟子所傳鈔非文也徒欲以乘有司之闇而給取之陸氏之學尤爲乖僻宜速止之其歸也監司太守皆言于朝請加旌異以激頹競詔晉一階時鶴山亦還靖以詩貽之喜其以罪行蓋其高節如此所著有孟子旨義漢書補注三國名臣諸論說齋集補

李先生從周

李從周字肩吾臨邛人也不詳其生平鶴山講學之友三禮多質之中父六書多質之先生嘗同在渠陽山中稱其強志精識所著字通能追原篆隸以來流別而惜乎今之不可得見也鶴山門人稅與權作雅言頗引先生之說皆考證經史語其謂古無四聲只共有九韻力糾吳才老之非云宋藝文志有其書補

中父學侶

魏先生天祐附兄天啓

魏天祐字德先蒲江人鶴山族昆也鶴山卯角時嘗欲從之遊既而偕試于春官益加敬焉先生少與兄天啓齊名年四十餘當以恩補官辭不受于是年七十矣益大肆力于學聖經賢傳歷覽博究又卽河洛正傳以上溯洙泗之源歷乎獨得而的然無所疑也每燕坐輒緩聲微吟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或問之則曰學者須是識得到此地位方是極至一日忽書紙曰生死事大能當澄心靜意等語凡數十言末及孟氏六

中父與之偕先生辭官侍焉學益進知新繁縣縣有祖宗原廟四每祭則用道流唱舞于庭祭品亦不經先生曰是褻神孰甚焉請于朝得如禮朔望與民講學通判成都政以最知敘州敘爲夷境橫江砦之諸峒其最蕃曰始鵝始鵝之諸族其最肆曰隔柱歲入爲患先生曰是守封者之恥也乃乞師于連帥躬率大軍問夷罪夷拒命先生分軍以入七戰殲其衆戮其渠夷勢蹙乃面縛軍門誓無反歸所侵四十八村地及民畜先生受降班師知安南堡狹厚叔者累有賣國誤師之罪是役也斬以徇捷聞詔增秩且令再任因請移安南堡于風洞市以控諸夷詔可于是帥府正倚先生爲助而以病卒先生以千載自期氣方而行和見義必爲雖不喜陸氏之學而是時其傳甚廣乃與新

都令郭黃中控于提學請有司無得以此取人曰科舉之取舍士風所係也所著有讀書日記二十卷中庸大學講義二卷雜稿十卷補

〝知州魏靖齋先生克愚

魏克愚號靖齋文靖子寶祐中知徽州爲政知先務開貢閘作橋梁政恬事熙民安其化參姓譜

鶴山門人

縣令郭先生黃中

郭黃中字方叔利州安撫正孫子也嘗往來鶴山之門安撫殉難一門遇害惟先生免爲新都令以學行著補

尚書吳鶴林先生泓

吳泓字叔孔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累官權刑部尚書出知寧國温州泉州而罷輪對嘗言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强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卹罷民移所省之浮費以養兵卒所著有鶴林集

梓材謹案勉齋學案吳季孔昌裔傳云與兄泓師事黃勉齋知先生本勉齋門人儒林宗派則列先生于鶴山之門

附錄

鶴山答吳寺丞書曰周程諸先生祠堂近世太泛古無此典先聖先師之祀只是漢儒之說先師之廟原不出閭里封謚之類尤不經不知何爲朱張諸先生亦皆謂當然益知讀書窮理夫無窮此不是矜奇衒博義理所係世變所關不容草草

丞相游克齋先生似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清忠牟存齋先生子才

牟子才字存奕井研人學于魏鶴山又從李公晦嘉定十六年進士累官權禮部尚書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清忠

宗羲案宋史文靖傳言游似吳泓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門受業

知府王淡齋先生萬

王萬字萬里蒲江人也于鶴山魏文靖公爲寮壻篤學通經術尤善戴氏禮鶴山每稱之曰眞吾徒也嘉定三年省試第一歷仕太常博士史彌遠當國應詔言三事其一曰厚風俗必本于明人倫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所以彌綸

天地扶植人極使不爲禽獸夷狄之歸者以有是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俗之不厚未之有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遂上所命從厥攸好今天下風俗可謂薄矣化薄即厚在陛下一轉移之頃陛下設廉恥以厲臣節明聽斷以强主威赫然如大明正中萬物畢照而君臣之義立矣以四海之歡心爲孝不以一己之服勞念遺大投艱之託思繼志述事之重而父子之恩隆矣致嚴喪紀不邇聲色俟三年終喪未婚士族禮備而後聘而夫婦之道正矣陛下之于兄弟不幸而居人道之變然友愛素深神人所共知也若垂念于死喪之戚致厚于卹終之典而兄弟之愛篤矣日御經幄親近友臣惟正人是親而朋友之化行矣凡此五者陛下既躬其厚誰忍復趨于薄二日奏朝

廷在于聚賢才漢梅福謂孝武時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者以眾賢聚于本朝也孝成時蜀郡山陽亡徒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賢才足爲國輕重者如此然所以聚之則必有道蓋天地沖和之氣鍾而爲人賢者尤其氣之清也利祿不能誘威勢不能壓惟虛心忘我用其人而行其言則賢者樂爲吾用自靖自獻之恐後寧復有遲回偃仰召而不至知而不言者三曰崇學校在于養士氣士者國之元氣而天下之精神也故可殺可貧而不可辱者謂之士京師者首善之地也太學者賢士之關也士聚其閒豈徒誦說詞章攫取聲利而已哉蓋將講明義理涵養氣質以成其材而待國家之用也上之

人宜嬰以廉恥不可恐以戮辱宜閑以禮義不可繩以刑辟今朝廷並建長貳所當專其職任勿煩以他職博士正錄不徒以課試爲事日進諸生相與講論經術陳說古今以作其氣如有俶達不檢則成規具在長貳以次舉而行之誰曰不然今乃郡吏得以繩之下走得以辱之殆非以章好示俗風厲四方也世之論治者鮮不以城郭甲兵田野貨財爲有國之先務而孟軻獨以禮壞樂廢爲憂非閑于事情也而況撰諸今日之事三過風寒赤子露立非無城郭不修之患客强主弱誨盜納侮非無兵甲不多之憂兵荒之餘屯墾未就非無田野不闢之慮幣輕物重十室九空非無貨財不聚之歎而臣區區惟前三者是急亦曰人倫薄則世道廢賢才散則主勢孤士氣索則邦家空匱

此孟軻所謂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者臣之所爲大懼也時有濟邸之獄有蜀邊之擾有山陽之變有郡吏卒繫捕弟子員之辱故先生及之所引蜀郡山陽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宰相已深惡之其秋輸對又上疏曰乃者中外之臣指陳得失願忠于陛下而在廷之臣已過憂其沽激逆慮其朋黨夫畜玭伏閤封章叩閽此在先朝常常見之今以降詔求言久而後應尙曰沽激乎內外小大之臣千數言者無幾尙云朋黨乎今天下議論大概有三勸陛下崇孝道厚天倫篤意儒學以養聖明之資親近正人以杜邪佞之口此愛君憂國之論也其言必懇惻憤主威之撓奪傷國體之搶攘疾貪暴如仇讎惡佞諛如惡臭此憤世嫉邪之論也其言必激切聽其言汪洋汗漫察其意

避就回曲此模棱兩可之論也其言必依違臣願陛下以懇惻者施行之激切者獎借之依違者斥絕之則朝廷之是非即天下之是非也何憂乎沽激何慮乎朋黨其二論蜀之利害謂任捆寄者聞命勇往慨然以功名自任然政令峻急人情惶駭任總餉者承命算寄奮然以了辦自居始謂不以累公上今乃有七百萬緡之請既上欺朝廷又苛取州縣陛下端拱穆清亦知數千里外有歎息愁恨之聲矣乎時鄭損制蜀李景翰司蜀餉故先生及之理宗反覆顧問先生隨事條析理宗領之而宰相益怒于是朱端常疏劾魏鶴山有不食周粟語并及眞希元與先生一時君子皆去國先生既忤柄臣又忤蜀之大吏人皆危之而先生浩然歸聖道遙若將終身焉又二年而起用然不得

入朝再分符知紹興府史彌遠歿始有起閫奏事之命而先生卒矣所著有心銘淡齋規約補

祖望謹案宋理宗朝有二王萬其一力排鄭清之者見東發先生杜範傳

教授程先生掌

程掌字叔運眉之丹稜人紹定二年進士授揚州觀察推官再調巴州教授嘗徒步杖策訪魏鶴山于山中曰嘗見洪公咨夔于於潛謁眞公德秀于浦城聿求當今名教宗主觀善而歸今見先生志願畢矣先生嗜關洛之書尤精通鑑平生爲人負氣不肯少屈鶴山嘗曰以子剛大之氣而加之直養無害之功則行行之由亦可爲聖門之高弟矣其後先生自贊曰粗厲猛起

頗欠時中强矯磨礱晚果有功鶴山喜曰叔運進矣不幸早卒

進士史傳齋先生守道

史守道字孟傳丹稜人讀書一覽不忘發之爲文援據詳明辭辯雄放當時學者託周程諸儒先語以自標楊先生爲詩曰但使躬行爲孔孟何憂吾道不周程每誦先儒語曰士不可多受恩亦不可多受知故所依惟鶴山而已後溪劉文節公雁湖李文蹊公皆恨相見之晚考試有欲爲之地者謝不可嘉定十三年將入對忽以疾卒詔附劉淸泂楊賜同進士出身迫授迪功郎所著有傳齋集十卷傳齋有用之學二十卷書略十卷詩略十卷周禮略十卷春秋統會十二卷國朝名賢年譜十卷

縣尉蔣一齋先生公順

蔣公順字成父淸湘人研精義理之學從鶴山遊者七年築室湘源命之曰一齋稅巽甫嘗謂易上經似指體下經似指用先生云經之有上下本謂造化互相終始于乾坤體用皆不可分如上經坤終于復下經乾終于姤上經坤盡于復又二卦而乾盡下經乾盡于姤又二卦而坤盡乾坤之畫盡于升遂繼以困則上下經不可分體用明矣此說甚精鶴山亦云成父從予渠陽山中所得甚多在別之傑幕以解安豐之圍補官監施州靜江稅再爲沅州黔陽尉辟桃源令未赴而卒

稅先生與權

稅與權字巽甫巴郡人受業鶴山之門精于經學其所著易學啓蒙小傳自序云文公以伏羲先天理數之原特于易學啓蒙而扶其祕圖象成本諸邵氏閒與袁機仲談後天易則謂嘗以卦畫縱橫反覆求之竟不得文王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未敢妄爲之說與權曩從先師鶴山魏文靖公講究邵氏諸書乃于觀物篇得後天易上下經序卦圖反覆觀之皆成十有八卦然後知乾坤坎離頤中孚大小過不易之八卦爲上下兩篇之幹其互易五十六卦爲上下兩篇之用自漢楊子雲謂文王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二爻而唐孔穎達亦謂驗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卽變孔子取上下經名而序其相次之義非邵氏此圖則後天之旨千載不明矣竊嘗因此圖推之上下經皆爲十八卦者始終不出九數而已九者究也萬物盈物于天地閒者究之象也是故易以十八變而起卦元以十八策而生日大抵

易六十四卦不越乾坤奇耦之九畫而乾坤奇耦之畫又重爲二九而窮窮則變故革在先天當十八二九之究也在後天當四十九蓍數之極也四十九而革去故五十而鼎取新開物于寅帝出乎震而循環無窮矣蓋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河圖洛書實互用之先天則河圖之九而分左右皆疊二九而周乎六十四後天衍洛書之九而分上下亦合二九而總乎三十六邵氏此圖豈非明羲文之易同中異異中同也與嗚呼孔子雜卦傳專以反對而發後天易互用兩卦十二爻之深旨也學者潛玩雜卦而參以子雲類達之說則于邵氏此圖信其爲寫出天地自然之法象矣文公殆亦蚤斯義以俟後人耶輒不自揆敬述而申之曰易學啓蒙小傳雲峯朱四庫書目易學啓蒙小傳一卷附古經傳一卷 先生又

嘗述鶴山講周禮語爲二卷曰周禮折衷補

附錄

史子蒙曰巽甫以後天以震兌爲用故孔子謂歸妹天地之大義子因謂艮巽者震兌之反也震東兌西乃天地生成之方日月出沒之位實備乾坤坎離而爲下經之用故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以互體有震兌耳然則巽甫得于邵子者固深雖然巽甫謂乾九能兼坤六坤不能包乾子謂六之中有一三五焉則九數固藏于六也巽甫以爲如何

帥幕滕先生處厚

滕處厚字謹仲清湘人鶴山稱爲通經窮理之士原本下有鶴山六字嘗答其論易書曰嚴節先天後天之說所以發明盡心踐形之義而人未盡知也先天之易乾坤以定上下離坎以列左右此天地陰陽之定位而人物之生必得是理必稟是氣是所謂性之體也後天以坎離居南北之正則所以位天地命萬物者莫不本諸此離之二爻自坤來變乾爲離蓋坤道之光而爲離故曰畜牝牛吉坎之二爻自乾來變坤爲坎蓋乾道之涵而爲坎故坎水內明以明根于中也元是乾體故曰有孚惟心亨乃以剛中也是所謂性之用也大抵陽居尊而陰居卑陰爲虛而陽爲實此性之體卽乾南坤北是也陽以剛實居中而陰以文明發外此不睹不聞之極功爲性之用卽離南坎北是也累官潭州帥幕守正不阿或笑其迂曰迂吾所自取但媿予之不迂耳有謂予迂者予披襟當之矣豈以彼易此哉易簀時賦詩談笑而逝

忠文蔣先生重珍

蔣重珍字艮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于庶人所當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火災應詔以親攬大柄盡破恩私爲言後又進爲君難六箴乞召眞西山魏鶴山用之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川手書削稟務積精神以庶上意後以刑部侍郎致仕謚忠文先生本鶴山校試禮部門下士也其後遂問業嘗有心授神子之語修

虞先生梵

虞梵字退夫仁壽人滄江先生從子也壻于鶴山傳其家學又

得婦翁之傳補

敎授唐先生季乙

唐季乙字述之崇慶之晉原人也與高西叔兄弟同居類試高等西叔因以女妻之鶴山與西叔爲同產兄弟先生遂從鶴山遊稱其體行醇固官緜州敎授不久卒補

蔣先生山

蔣山字得之靖州人也鶴山以言南遷先生從焉鶴山嘗答其論易之書曰朱子九圖十書之說引邵子以證之但邵子第言圖圓書方不言九十故僕未敢以爲證也得之斷然謂河圖則先天數也洛書則五行生成數也此不爲無見蓋九宮數見之乾鑿度與張平子傳自是太乙圖而長民取爲河圖誠可疑先

天乃天地自然之數必爲古書無疑得之定爲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心善之魏伯陽參同契所載月法乾坤坎離震巽艮兌二位相對卽先天圖也土王四季羅絡終始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又云太乙乃君移居中州則又似九宮圖矣至于上弦兌數八下弦亦如之則不惟九宮圖亦是後天圖也伯陽所取蓋非一圖故其後又云上察河圖文下序地形流中稽于人心參和考三才其意若取河圖數爲天五行數爲地後天卦爲人雖不明言而一書之中實兼舉錯用然參同之末云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則道家步斗法地九還七反八歸六居則道家還丹法步斗與還丹亦太乙下行九宮法乃知三圖二法起數雖異其論則一故朱子謂安知圖不爲書書不

葉元老吳門人鶴山送其歸浮光序曰元老識度器藻夐出儕類嘗受學于陸伯微具有師法所交多天下賢士子因陳正父識之傾蓋如舊交一旦匹馬數童來自浮光爲子數月留每日聚友讀書元老從容出一詞率中要會談古今治忽人物優劣山川險易下至甲兵艮嶽米粟多少之數皆探原索委蓋有志之士也參鶴山文集

梓材謹案滄洲諸儒學案實從周傳引劉漫塘云近世吳門葉元老忘其年之長往從鶴山于渠陽謝山原底標云葉元老陸伯微弟子伯微象山子也蓋卽據鶴山集言之又案先生逸其名元老其字也攷慈湖弟子葉同庵祐之——字元吉吳縣人內弟張荃翁師事之元吉元老其字相似且同爲吳人同爲陸學未知卽一人否也

許先生玠

許玠字介之鶴山嘗答其書云來翰葉山筆冢至老未衰駸駸

六十胡不深自收斂以趨于實而多求題識序引爲是無益介之儻以爲然涵泓而體習焉其得也不亦多乎補

嚴先生植

嚴植鶴山之徒也鶴山答其書曰師席易被人推許便少講摩須從朕己者交更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賢言語上作工夫補

張荃翁先生端義別見慈湖學案

存齋同調

少保王修齋先生爚

王爚字仲潛一字伯晦新昌人登嘉定進士咸淳八年爲左丞相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于是始降詔切責似道日食乞罷

黜以答天譴京學生上書詆陳宜中或謂先生實使之遂罷職奉祠初先生兼中書時請詔大臣哀恫警省修德行政摧抑陰邪之氣餘係諱微陽之根本時論壯之度宗詔充上蔡書院山主後進率多成就及登相位卒與宜中不協去生平清修剛勁李芾趙卯發唐震皆從之遊皆以節死忠義之士萃于一門可謂沆瀣相承千載猶勁者矣參史傳

縮齋家學

簽樞高恥堂先生斯得

高斯得字不妄南叔子少從李中父遊成紹定進士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樞兼參政因爭酭夢炎庇護賈似道遽罷去而宋亦亡著有易庴說儀禮合鈔增損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長編高孝

二宗繫年要錄恥堂文集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本名斯信嘗賦李秀巖斯得受業于門每念有以廣其傳者來守桐江首以詩易二書刻之與同志共故謝山學案倒記云高斯得李心傳弟子也是先生又爲微之門人

中父門人

知州魏果齋先生文翁見上鶴山家學

簽樞高恥堂先生斯得見上縮齋家學

縣令郭先生黃中見上鶴山門人

存齋家學朱張四傳

提刑牟陵陽先生巘

牟巘字獻甫一字獻之清忠公子才子也以父蔭累歷浙東提刑大理少卿以忤賈似道去官宋亡不出討論六經九雄于文爲陵陽先生理宗嘗曰汝名臣之子漢人所謂家之珍寶國之英俊者也以得罪時相幾得大禍國亡三十六年而卒得年八十五歲修

教授牟隆山先生應龍

牟應龍字成父一字隆山陵陽子也咸淳進士賈似道欲引之不受對策極言時弊官定城尉宋亡晝夢炎招之不出已而爲溧陽教授

存齋門人

忠敏趙先生范

忠靖趙庸齋先生葵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忠介唐先生震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者輒喜既登第歷官知饒州所至以神明稱先生爲書主簿時執弟子禮于牟存齋存齋以其用志堅苦必有所立甚敬之存齋之子陵陽忤權貴幾得大禍于越中先生以書勞之江上論甚偉明年元兵陷饒州死節謚忠介補

修齋門人

忠節李宵齋先生芾

李芾字叔章衡州人生而聰警少時卽自樹立名其齋曰無巢棄魏鶴山一見禮之謂有祖風蓋先生高祖升爲名進士金人破汴與父俱死因易其齋額曰宵齋先生嘗從王仲潛遊以蔭

補南安司戶後攝湘潭縣不避貴勢再知潭州敵兵已至城下先生誓以死守城破命帳下沈忠曰吾家人不可辱子俘汝盡殺之而後及我忠泣而徧刃之先生乃受刃忠亦自刎而死事聞謚忠節子裕孫孫輔叔先生初至潭卽遣他適未及于難參史傳

文節趙先生卯發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與唐忠介震師事王仲潛咸淳十年判池州攝州事元兵薄城與妻雍氏同縊從容堂先生始爲此堂至是指所題扁謂客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兆也事聞謚文節參史傳

忠介唐先生震見上存齋門人

唐氏門人朱張五傳

隱君胡先生應之

毛先生振合傳

王先生濤合傳

屠先生高合傳

胡應之字泰來嵊縣人也受業于唐忠介公以明善誠身爲本東發先生一見重之曰古君子也中表諸父爲王衞公煓兄弟亦與爲忘分交平居若與世忘及言天下事自了了宋亡隱居不仕忠介之弟子有名者曰毛振王濤屠高而先生尤爲之魁屠高字仰之王濤字東之本堂云不得其死毛振字翔父補

宋元學案卷八十終

西山眞氏學案表

眞德秀——子志道

詹氏門人

屏山晦翁再傳

王埜

馬光祖

金文剛

孔元龍

呂良才

呂敬伯

江塤

劉炎

陳均

王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宋元學案卷八十一　表　一

忠愍同調

陳策

王天與——子振

西山續傳

魏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李燔

張洽

李方子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並西山講友

宋元學案卷八十一　表　二

周天駿

徐元杰

劉克莊別見艾軒學案

王邁

程掌別見鶴山學案

熊慶胄

徐幾——王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湯千

湯巾

湯中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劉漢弼——弟漢傳別見九峯學案

宋元學案卷八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鄞縣王梓材重校

男百家纂輯

道州何紹基重刊

西山眞氏學案

祖望謹案西山之望直繼晦翁然晚節何其委蛇也東發著有西山甲乙稾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等書（雲濠案先生著述尚有四書集編二十六卷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俱內府藏本）百家謹案從來西山鶴山並稱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不獨舉也鶴山之誌西山亦以司馬文正范忠文之生同志死同傳相比後世亦無敢優劣之者然百家嘗聞先遺獻之言曰兩家學術雖同出于考亭而鶴山識力橫絕眞所謂卓犖觀羣書者西山則依門傍戶不敢自出一頭地蓋墨守之而已

宋元學案卷八十一　二

西山答問

問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德性謂得之于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收放心養德性雖曰二事其實一事蓋德性在人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自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卽是養其德性非有二事也

問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

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

問學問思辨乃窮理工夫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

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能致盡
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于
義理必無所得知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
又只是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于應事
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博
學審問謹思明辨以致其知則于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
其靜則湛然寂然而有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
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于此者自伊川發出而文公
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與大學此章皆同此意
也

問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省悟

正如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功如三省如問禮逐些逐小
做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吾道一以貫告之至此
方知從前所爲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著力
到此如炊之已熟釀之已就更不須著分毫之力

問大學只說格物不說窮理

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卽器器卽
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
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日月星辰風
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卽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
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于一物一器莫不皆
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牀桌

問主忠信章

論語止言主忠信不言誠至子思孟子然後言誠蓋誠指全體
而言忠信指用功處而言忠是盡于中者信是形于外者有忠
方有信不信則非所以爲忠二者表裏體用之謂如形之與影
也心無不盡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盡得忠與信卽是
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于忠信上著力忠信無不盡則誠
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知誠之本

非惡矣亦何以異于禽獸哉故曰善惡關大學雖有八條緊要
全在兩節若知已至意已誠則大本已立其他以序而進有用
力之地矣若知不至意不誠既無其本無往而可矣故朱子以
二關喻之言如行軍然必須過此二重關隘方可進兵故也

源子思孟子則併本源發出以示人其義一也

問非鬼而祭章

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亦鬼二字言之則天之神曰亓人之神曰鬼若以鬼神地之神曰鬼者氣之屈陽故爲神鬼者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游魄降寂然無形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

皆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于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卽所謂鬼神也今人只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跡之鬼神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卽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卽天地之氣易繫辭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爲人精卽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卽精之爲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爲者卽氣之所爲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强血氣强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旣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旣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祀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焄蒿之屬求之于陽灌鬯之屬求之于陰求之旣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問仁字

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幺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

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才種便生故也惟人受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爲心又最靈于物故其所蘊生意幾發出便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于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耳此仁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爲利欲所汨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爲殘忍爲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爲學之要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昏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之私此卽所謂本心卽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問敬字

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

謂一適往也主于此事則不移于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于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一卽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于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爲此心亦要主于一應事接物有所作爲此心亦要主于一此是靜時敬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爲學之要莫先于此當更以胡致堂一段參觀

問顏樂

集註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賤改其樂二曰蓋其自有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卻令學者于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程氏遺書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爲非由今觀之言豈不有理先生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從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于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此心與理爲一從容游泳于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于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文公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眞積既久自然有得至于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二先生之拳拳于學者可謂甚至不可不深玩其旨也

問語上語下

此章南軒先生之說至爲精密所當玩味所謂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者蓋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粗也然道德性命只在事親事長之中苟能盡其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皆人所易知也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于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

問不由戶章

舊說謂人之不能不由道如出之不能不由戶朱文公非之以爲世人之行不由道者多矣若如舊說則凡人所行不問是非善惡皆可以爲道矣且如事親事長人人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章蓋歎世人但知出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

又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章龜山先生謂寒而衣飢而食出而作入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有莘之野是已朱文公辨之曰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便指物爲道不惟昧于形而上下之別而墜于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爲道無不在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矣其害可勝言哉蓋龜山先生以物卽是道而文公以爲物之則方是道正與出不由戶章意同

又告子曰生之謂性蓋言人之能知覺運動者卽性也孟子不然之朱文公發其義曰能知覺運動者只是氣知覺運動之理

方是性告子誤認氣爲性又引龜山舉釋氏語云神通併妙用運水與搬柴以比徐行後長不知徐行後長方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爲不弟若謂運水搬柴便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是弟矣此亦與前章意同大抵皆謂人于日用事物間處處當理然後爲道不可以日用事物便爲道朱文公此說最有益于學者當參而味之

問太極中庸之義

下問太極中庸二條自顧淺陋何足以辱姑卽平日所讀朱文公先生之書及嘗見所窺者略陳一二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特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舉可貫孰有加于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爲天極屋脊爲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爲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于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而下則麗乎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先只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卽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豈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以是而言則思過半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卽寂然不動之時思慮一萌則已動矣故程子以思爲已發此至論也來諭謂思是已發則致知格物亦是已發此則未然蓋格物致知自屬窮理工夫大凡講論義理最忌交雜今方論喜怒哀樂之發未發而以格物致知雜之則愈渾雜而不明矣來諭又恐懸空無致力處此亦未然蓋未發之時則當戒謹恐懼其將發之時則當謹其獨遂時遂節皆有用功之地惟其未發也戒懼而不敢忘將發也謹獨而不敢肆則其發自然中節矣聖賢之學所以無弊者正緣句句著實未嘗說懸空道理且如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謹恐懼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于窈冥而不踐其實也太極圖說亦然首言無極太極次言陰陽五行亦可謂高且遠矣要其歸宿只在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語其于中庸戒懼謹獨之云若合符節總而言之惟敬之一字可以該也蓋戒懼謹獨者敬也主靜亦敬也學者儻能居敬以立其本而又窮理以致其知則學問之道無餘蘊矣大率此理

自文公盡發其祕已洞然無疑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于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沈潛反覆參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故區區常勸朋友閒且將文公四書朝夕涵泳既深達其旨矣然後以次及于太極西銘解近思錄諸書如此作數年工夫則夫義理之精微不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所知所行爲一致講貫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于空談無實之病庶乎其可矣此平生拙論如此故因垂問及之更望詳加鑑曉以補其昏愚之所不逮幸甚

大學衍義自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于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于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

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于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刻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于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皐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楊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爲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爲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覩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奸雄之辨曰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生靈向背之由曰田里休戚之實崇敬畏戒遜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接存省察之功曰規微箴誡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沈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遊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如丕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如丕顯內治之目有四曰賴規儆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謹選立之道曰謹之福曰內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曰有四曰謹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鑒敎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驕溢之禍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建立之計宜早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

可覩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
繙閱經傳彙而輯之獻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巾衍
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
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附錄

張荃翁貴耳集曰西山入朝都下歌曰若要百物賤須是眞直
院及至換得來攪做一鑽麪補

又曰南省士子爲文曰誤南省之多士眞西山之餓夫補
梓材謹案此二條謝山學案劄記有之蓋卽黃文潔所云州兵皆罔知貢舉以喧罵出院者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眞文忠公曰恃焉而弗修賊天者也安焉
而弗求樂天者也此聖狂所以異補

又曰善推其所爲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
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痾疾
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
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
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于違禽獸不遠
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閑則無閫不涵養則不能推廣補
梓材謹案此二條從深寧學案謝山所節錄移入深寧蓋私以西山者也故錄其總語如是

黃文潔兩朝政要曰理宗時天下所素望其爲相者眞德秀文
行聲迹獨重嘉定寶紹開僉謂用則卽日可太平端平親政趨
召至朝正當世道安危升降之機略無一語及之乃阿時相鄭
清之飾其輕舉敗事謂爲和扁代庸醫受責又以清之開邊建

訊日者戒其須忘富貴利達之心梓材案西山集堀慈湖行述云嘉定初元先生以祕書郎召某備數館職始獲從之遊似西山嘗爲慈湖門人然其辭爲墓銘云銘于體爲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弟不可則又自外于及門矣由今觀之西山未能終身踐此言也然則其不能攘斥佛老固其宜耳

西山講友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西山家學劉朱三傳

監稅眞先生志道

宋元學案卷八十一　圭

眞志道字仁夫西山之子也嘗請益于袁蒙齋甫蒙齋請以小字字先生曰實之而因爲之說以贈之參袁蒙齋集

雲濠謹案先生嘗監南劍州在城稅務見劉後村所撰西山行實與鶴山所作神道碑

西山門人

簽樞王潛齋先生埜

王埜字子文金華人嘉定十二年進士仕爲潭屬眞西山一見奇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西山授以辭學先生曰所爲學于先生者義理之奧也西山益奇之累官樞密院編修官兼檢討淳祐初爲兩浙轉運判官又以訪察使出視江防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與宰相不合罷提舉洞霄宮卒贈特進

雲濠謹案朱呂弟子介之子謝山劄記所云眞西山門人王潛齋官端明蓋卽先生西山爲作潛齋記

莊敏馬先生光祖

馬光祖字華父東陽人寶慶二年進士主新喻簿見眞西山講學悅之遂執弟子禮從馬積陞右曹郎官歷知處州建康臨安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進知樞密院事以光祿大夫致仕卒謚莊敏

龍圖金先生文剛

金文剛字子潛休寧人用遺恩補將仕郎調潭州司戶時眞西山帥潭得先生喜其端厚由是受知遂爲眞民門人歷知奉新縣通判興國軍監左藏及封椿庫出知臨江軍常德府遷太府丞浙江提舉將作監進直龍圖閣卒先生莊重修潔燕居如肅

宋元學案卷八十一　夫

賓莅官九嚴明求民利病爲兢兢老而制行尤篤實祐閒眞魏得罪去國門人或更名他師先生獨音問不絕舉步出言一以西山爲準

文介孔先生元龍

孔元龍字季凱衢州人先聖五十世孫也尚志篤學從西山遊主餘干簿後爲柯山精舍山長以宣教郎致仕年至九十手不釋卷贈太子少師所著有柯山講義論語集說魯樵斐棄奏議叢壁等書

雲濠謹案閩里志稱先生卒之日門弟子三百哭之私謚曰文介

縣尉呂先生眞才

呂眞才字賢甫從西山遊舉淳祐進士仕潭州善化尉改京秩

辭歸

呂先生敬伯

呂敬伯從學于西山西山稱其有求道之志因示以入道之要佩服仁誠敬三字終身不忘

梓材謹案先生名中初字仲甫敬伯西山所為改字也

知軍江先生塤

江塤字叔文崇安人嘉定元年進士尉古田縣歷武岡軍司法參軍提點刑獄檢法官知汜平通判靖州知南平軍而卒先生從西山遊最久貌肅而氣和孜孜然惟講學是崇

劉先生炎

劉炎字子宣括蒼人西山序其遷言曰子讀劉子遷言屢廢而歎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也子何歎之數乎子曰子以子為玩其文辭也邪若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帝亦察其孤忠起復之命遂寢明年以暴疾卒或以為嵩之毒之太學生相繼訟冤臺諫交疏論奏詔付臨安府逮醫者及常所給使鞫治獄迄無成證忠愍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別見艾軒學案

朝請王臞軒先生邁

王邁字實之仙遊人號臞軒從西山遊嘉定丁丑進士甲科端平中為祕書省正字史嵩之將復相極言嵩之姦憸刻薄不可用輪對論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厚權臣而薄同氣此欺天之大者理宗為動容出通判漳州禋祀雷雨應詔上言麴糵致疾妖治伐性道路憂疑綱渝法斁此天與宰考之所以怒也陛下方冊免三公乃遴相崔與之恐與之不至政柄必他有所屬于是言官李大同蔣峴希意論之補外徙知邵武軍亢旱應詔

驛奏七事以撤龍翔宮立濟王後爲先終朝請郎贈司農少卿
補

教授程先生掌　別見鶴山學案

熊竹谷先生慶胄

熊慶胄字竹谷建陽人少受業于蔡節齋後遊西山之門兼師劉厚所著有三禮通議　補

通判徐進齋先生幾

徐幾字子與號進齋崇安人通經尤精于易自朱眞後理學之傳先生稱得其妙景定開臣僚交薦與何北山基同以布衣召詔補迪功郎添差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有經義行世
補

劉氏家學

司農劉先生漢傳　別見九峰學案

劉氏門人

王徐門人　劉朱四傳

尙書王厚齋先生應麟　別爲深寧學案

陳策　參史傳

帥幕陳南墅先生策

陳策字次賈上虞人也受業于劉忠公漢弼累官帥幕欲以經世自任而不遂晚年自號南墅陳本堂銘其墓　補

西山續傳

教授王梅浦先生天與　附子振

王天與字立大別號梅浦吉安人初習舉子業諸生從遊者甚衆後乃研精覃思著尙書纂傳四十六卷先引漢唐二孔氏之說次收諸家傳註而一以晦庵朱子西山眞氏爲歸雖其說之散在文集語錄者靡不會萃于中反復考證十五年而後成其心似薄蔡氏而不攻其非閒亦采摭其說成宗大德三年憲使臧夢解上書于朝詔授臨江路儒學教授武宗至大中其子振

板行之 從黃氏補本錄入

尚書纂傳自序

晦庵先生于易于詩皆有訓傳獨于書晚年屬之蔡氏九峰二典禹謨親所訂定其貢舉私議則曰諸經皆以註疏爲本書則兼取劉王蘇程楊晁葉吳薛呂其與門人答問則如林如史如曾如李如陳各取其長西山先生讀書記纂三十餘篇大學衍義講數十餘條愚竊歎曰古今傳書者之是非至晦庵而遂定晦庵折衷傳書者之是非至西山而愈明學者不于二先生據將焉據積日累月而編始就乙亥冬求是正于集齋彭先生增廣校定凡若干條

梓材謹案柳浦傳及尚書纂傳序並從黃氏補本增之

北山四先生學案表

何基 父僑婺鬼齋門人晦翁清江再傳

子 欽

從子 夙

王柏

子 宗誠

子 宗映

子 宗瑞並見白雲門人

弟 相

族子 侃見上北山門人

族子 佖

從孫 珙

子 紹孫

孫 閉

孫 閏

孫 閭

金履祥見上北山門人

子 雲龍

王賁

車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周敬孫

子 仁榮

揚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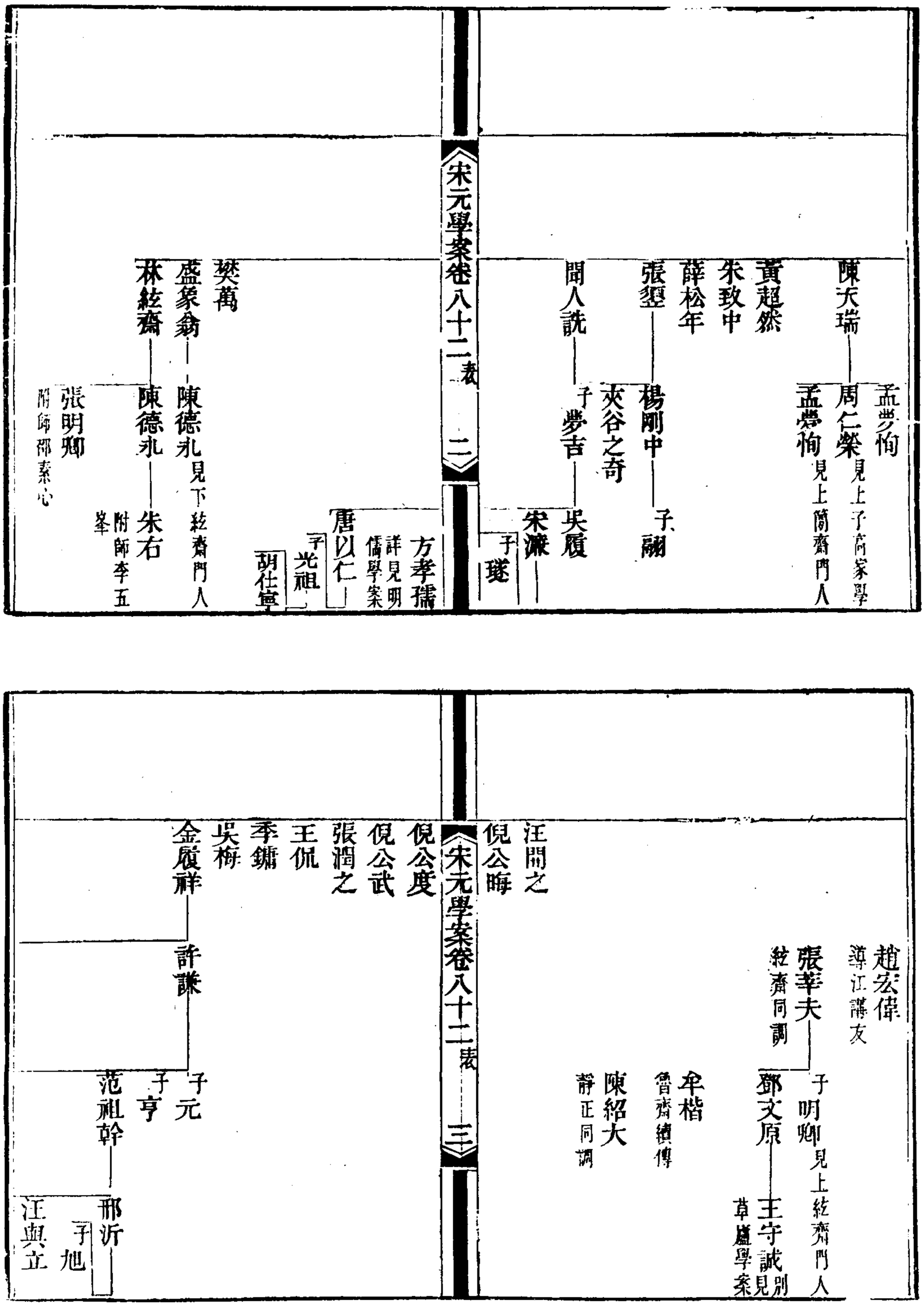
周仁榮見上子高家學

周潤祖

秦不華

朱嗣壽紫巖講友

陶凱


宋元學案卷八十二表 二
陳天瑞
孟夢恂
周仁榮 見上子高家學
孟夢恂 見上簡齋門人
黃超然
朱致中
薛松年
張璽
楊剛中
子翮
夾谷之奇
閻人詵
子夢吉
吳履
宋濂
子璲
樊萬
盛象翁
陳德永 見下絃齋門人
林絃齋
陳德永
朱右 附師李五峯
張明卿 附師鄧素心
方孝孺 詳見明儒學案
唐以仁
子光祖
胡仕寧
宋元學案卷八十二表 三
汪開之
倪公晦
倪公度
倪公武
張潤之
王侃
季鏞
吳梅
金履祥
許謙
子元
子亨
范祖幹
邢沂
子旭
汪與立
趙宏偉 導江講友
張莘夫
紱齋同調
子明卿 見上紱齋門人
鄧文原
王守誠 別見草廬學案
牟楷 魯齋續傳
陳紹大 靜正同調

劉名叔
李國鳳
葉儀——何諱朋
許元見上白雲家學
許亨見上白雲家學
敬儼從祖弦
唐懷德
揭傒斯別見雙峯學案
朱公遷別見雙峯學案
歐陽元門人張貫之
方用
蘇友龍——子伯衡
胡翰
朱震亨
王餘慶
呂洙
呂權
呂機

李唐——子希明
衛富益——沈夢麟
貢奎
鄭忠
戚崇僧
朱同孝
劉涓
李祁
李序
蔣元——子允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樓巨卿
趙子漸
張匡敬大父衍父主善
馬道貫
江孚
江起
王麟——子延齡
合剌不花
何宗誠
何宗映

何宗瑞
方麟——
李亦——蔣允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鄭謐 范葉學侶
郭子昭
柳貫——宋濂 見下凝熙門人
鄭濤
戴良——李孝謙 父仕開
楊瑮 附兄琰 弟珮
衛富益 見下白雲門人
唐良驥
張樞
吳師道——子沈 並白雲學侶
李悌謙
李忠謙
唐轂 別見慈湖學案

趙宏偉 白雲同調
金麟
張必大
董鼎
董俱
余澤
潘焯 魯齋學侶
諸葛伯衡
徐原

何南坡
葉由庚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北山學侶
方鎔 朱學續傳
子逢辰
魏新之
邵桂士
汪斗建——子汝懋 別見慈湖學案
孫潼發
袁易 並石川講友
元孫道軫 別見慈湖學案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修定
北山四先生學案
祖望謹案勉齋之傳得金華而益昌說者謂北山絕似和靖魯齋絕似上蔡而金文安公九爲明體達用之儒浙學之中興也述北山四先生學案
北山四先生學案又案方校舉父子亦講朱學者其派附此
勉齋門人朱劉再傳
文定何北山先生基父伯贛

子逢振
族孫一夔
蔣沐
校舉同訂
孫元見上白雲門人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贛丞臨川而黃勉齋榦知其縣事伯贛使二子師事之勉齋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先生悚惕受命于是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義理之自通未嘗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書朱墨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楊與立深推服之先生未嘗開門授徒聞而來學者亦未嘗立題目作話頭王魯齋柏登其門先生舉胡五峯之言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閒先生有文集三十卷其閒與魯齋問辯者十八卷蓋一事而至十餘往復先生終不變其說也景定五年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終不出卒年八十一謚

文定居金華山北人稱北山先生

何文定語

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

讀詩別是一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

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敬五事則明明德也厚八政則新民也建皇極則止至善也至于皇極有休徵而無咎徵有仁壽而無鄙殀則中和位育之應皇極之極功也

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沈深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究其義理

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議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

四書當以集註爲主而以語錄輔翼之語錄既出衆手不無失眞當以集註之精微折衷語錄之疏密以語錄之詳明發揮集註之曲折

宗義案北山之宗旨熟讀四書而已北山晚年之論曰集註義理自足若添入諸家語反覺緩散蓋自嘉定以來禁既開人各以朱子之學爲進取之具天樂淺而世好深所趨日下而剽掠見聞以欺世盜名者九不足數北山介然獨立于同門宿學猶不滿意曰恨某早衰不能如若人強健偏應聘講第恐無益于人而徒勤道路耳然則若人者皆不熟讀四書之故也北山確守師說可謂有漢儒之風焉

百家謹案勉齋之學既傳北山而廣信饒雙峯亦高弟也雙峯之後有吳中行朱公遷亦鈲鍔一時然再傳卽不振而北山一派魯齋仁山白雲旣純然得朱子之學體而柳道傳吳正傳以逮戴叔能宋潛溪一輩又得朱子之文瀾蔚乎盛哉是數紫陽之嫡子端在金華也

北山學侶

潛元何南坡先生㠯

何南坡北山先生之兄也嘗舉潛元與北山同師黃勉齋其卒也金仁山履祥偕張必大童偕金麟余澤童俱等祭之曰考亭洙泗勉齋會顏公與叔子俱親其傳始侍宦遊臨川之滸父師同寅伯仲步武終焉退老磐溪之濱頎頎兩公翼翼典刑勉齋

遺言被于後進實公始傳叔子訂定公舉計臺卒隱邛林叔子特詔亦辭執經叔子云亡公乃慟問曾是信宿相繼而殞執無兄弟惟公怡怡孰無生死惟公同歸師學匪殊塤篪一律清風不孤夷齊雙骨我銘北山道脈攸傳有公之兄允爲二難我登師門並獲趨拜教語溫良重重燕賚昔登公門乃玉乃金今登公堂乃聯銘旌令德壽終于公奚憾儀刑俱隔玆之訊歎參金仁山集

葉遁齋先生由庚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朱學續傳

奉直方先生鎔

方鎔字伯冶淳安人少以詞章名兩魁郡試後棄去盡心聖賢

知行之學每曰人與天地對立者文藝云乎哉日訓諸子所講明必以窮理盡性爲先至于應事接物則以持敬實踐爲功其教不言而躬行不見其有的然之迹而家庭日用起居無非六經之道暨二子逢辰逢振前後登第乃曰吾昔以爲不足爲者今吾兒爲之爾曹勿謂足也二子及第後授宣教郎歷官奉直大夫兩淮制置司參謀官參兩浙名賢錄

北山家學朱劉三傳

何先生欽

何欽文定公基之子也與王成齋以風流文雅相尚爲忘年交參王忠文集

何遜山先生鳳

何鳳字天儀號遜山翁文定公之羣從子也潛溪稱其言論風範可以冠冕風俗參宋文憲集

何先生宗誠

何先生宗昳

何先生宗瑞並見白雲門人

北山門人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雲濠案先生之祖師愈爲龜山弟子父瀚東萊弟子少慕諸葛孔明自號長嘯年踰三十與其友汪開之同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求朱子去取之意以黃勉齋遍釋尚缺答問乃約語錄精要足之名之曰通旨一日讀居處恭執事敬章惕然曰長嘯非持敬之道更以魯齋已退楊與立告以何北山基學于黃勉齋聚得朱氏之傳即往從之北山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自是發憤奮勵讀書精密標抹點檢旨趣自見謂古人左圖右書後世圖學幾絕作研幾七十餘圖又作敬齋箴圖以日用從事夙興見廟閉閤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來學者眾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杭楊棟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訓理宗朋率諸生製服踰于郡咸淳十年卒年七十有八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憲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先生書疑九卷詩疑二卷詩目四卷

魯齋要語

三代以下所甚急者富國強兵而已富國強兵必以理財爲本

而儒者不屑爲夫理財而不用儒者其害不可勝言矣

世衰道微學絕教舛士氣不振風俗不淑以士大夫體不立而急于用借濟時行道之言以蓋其富貴利欲之私心

梓材謹案此下有二條一移入濂溪學案一移入南湖學案

蘇氏以爲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亦過矣當是之時利欲汨沒人心已亡其所謂知亦即知得利欲一路而于天理民彝未嘗知也愚方病其不足安得謂之有餘

陳恢弒其君蘇氏謂齊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是以戰國縱橫之士待聖人也聖人以大義告其君豈以利害動其聽哉

尋樂之說似墜求上達之意多于下學之意少竊謂苟無下學

之功決無上達之理朱子于此一段公案固曰學者但當從事于博文約禮以至于欲罷不能而既竭吾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吁此千古不易之教而傳之無弊者也

孟子之所謂自得欲自然得于深造之餘而無強探力索之病非有脫落先儒之說必有超然獨立之見也舉世誤認自得之意紛紛新奇之論爲害不少且集註之書雖曰開示後學爲甚明其閉包含無窮之味蓋深求之于言意之內尙未能得其彷彿而欲求于言意之外乎修道指其當行之路也明誠指其當知之路也知而後能行行固不先于知也

原其繼善成性之初理與氣未嘗相離也推其極本窮源之義理與氣不可相雜也于不可相雜之中要見未嘗相離之實于未嘗相離之中要知其不可相雜之意方謂純粹峻潔不悖厥旨夫氣者性之所寄也性者氣之所體也舜之命禹曰人心曰道心此分理氣而並言湯誥曰降衷劉子曰受中此于性中獨提理言所謂性卽理也告子曰食色曰生之謂性此于性中獨提氣言故曰不識性也子思曰天命則理氣混然在中曰喜怒哀樂本乎氣者也特以其未發無所偏倚故謂之中此氣而合理也發而中節亦氣也有理以帥乎其中故發而能中節矣古今之遠四海之大人生消息變化之無窮推其所以相生相克者止于五行五行氣也五行之神則仁義禮智之性也性卽天賦之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常理也君子修之亦有時而不吉小人悖之亦有時而不凶此非常理也變也氣之不

齊也故有時而變理則一定而不可易學者當循其常而安其變秉其彝而御其氣使理常爲主而氣常聽命焉雖富貴貧賤夭壽之不同而仁義禮智之在我者皆不得而泯此自昔聖賢教人之要法

自伏羲則河圖推一陰一陽之義畫出奇耦皆因自然之勢而生八卦文王則河圖卻因已定之卦推其交合乃求未畫之圖而易位置河圖者先後天之宗祖乎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洛書之數四十有五而洪範之經推其事五十有五與河圖之數不期而暗合箕子之傳又推而倍大衍之數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

洛書之所以則河圖者何也洛書以河圖生成之數並位此其大意也以二四易置于東南以七九易置于西北此其妙機也惟如是而後縱橫相對皆十于是陽居正而陰居偏矣後天之所以則河圖者河圖是逐位奇耦之交後天是統體奇耦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則耦在上而奇在下矣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洪範也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皇極經也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洪範五皇極居中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相並有並義焉一九三七二八四六相對有對義焉箕子所陳事徵相感舉一隅也今三從一衡取義亦舉一隅焉

詩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漢初諸儒各出所記足之夫子刪容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者乃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

配退何彼穠矣甘棠于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鄭衛淫奔諸詩皆所當刪也

杜征南注隱公之元年周王之正月明白有典矣豈有魯國之史不用周正而用夏正是不奉正朔也聖人義精理明無其位而輒改正朔悖莫甚焉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四時之序宛違聖人欲行夏之時正以此也先儒謂周正非春是矣謂假天時以立義則非也謂以周正記事無位不敢自專是矣謂以夏時冠月爲垂法後世則非也

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而不可爲目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爲附錄于後

百家謹案魯齋之宗信紫陽可謂篤矣而于大學則以爲

格致之傳不亡無待于補于中庸則以爲漢志有中庸說二篇當分誠明以下別爲一篇于太極圖說則以爲無極一句當就圖上說不以無極爲無形太極爲有理也其于詩書莫不有所更定豈有心與紫陽異哉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傳之謬非一人之失刊正補緝非一人之能也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後世之宗紫陽者不能入鄒廬寧守注而背經而昧其所以爲說苟有一言之異則以爲攻紫陽矣然則魯齋亦攻紫陽者乎甚矣今人之不學也

朋友服議

咸淳戊辰臘月十有九夜承北山何先生之訃次早排閤往哭之既斂僕雖以深衣入哭隱之于心疑所服之未稱也自吾失子之喪門人不立正服乃以義起若喪父而爲心喪程子曰師可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若顏閔之于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若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僕于北山受教爲甚深豈可自同于流俗因思儀禮喪服有朋友麻三字豈非朋友之服乎鄭康成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加絰帶又曰士以緦麻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疑之爲言擬也緦麻之布十五升疑衰十四升郎白麻深衣擬于吉物也蓋緦衰服之至輕者也他無服矣止有弔服所以擬之注云弔服如麻其師與朋友同既葬除之疏云以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又尊卑未成服以前服之故庶人得爲弔服素冠吉履無絇其弔服圖云庶人弔服素委貌白布深衣士朋友相爲服弔服加麻加麻者卽加緦之絰帶是爲疑衰或曰深衣吉服也而可爲弔服乎僕曰注固已云擬于吉服也況非正爲弔服親疾病時男女改服注云庶人服深衣又曰子爲父斬衰尸旣襲衣十五升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哭是孝子未成服亦服深衣也或者又曰安知深衣爲弔服又爲麻純乎僕曰純之以采者曰深衣純之以素者曰庶衣純之以采緣之袖長在外則曰中衣又各自有名不可亂也或又曰子創爲此服豈不驚世駭俗人將指爲怪民矣僕曰以深衣爲弔服鄉閭亦行之但未有麻耳是服也勉齋黃先生考之爲至詳其書進之于朝藏于祕省板行天下非一家之私書也遵

而行之豈得爲過僕于北山成服日服深衣加絰帶冠加絲武
卽素委貌葢以白巾見者未嘗以爲怪越數日通齋葉仲成父
來弔僕問昔日毅齋之喪門人何服曰初遭喪時朋友以襯僕
加布帶其後共攻儀禮至葬時方以深衣加絰帶僕于是釋然
知其無戾于禮也故作朋友服議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嘗記有魯齋經說補五字蓋其稟未
全

附錄

理宗時講官徐僑請錫命論語爲魯經有詔奉行時議迂之而
止先生以爲聖人言行萬世大經曰語曰子顧不得與帝王之
書並可乎乃爲魯經章句以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

汪先生開之

汪開之字元思金華人東萊弟子獨善之孫也居貧力學與魯
齋爲友魯齋稱其堅確勇往能自拔于困苦之中子爲爲己之
學實開端于元思云先生嘗自著貧約曰不衣絹帛不食夜飯
不僱僕從不妄收貿不趍人情不作雜書不轉假借不轉恕事
不爲妄費不借人物凡十條其卒也魯齋率朋友斂之又請于
北山爲銘其墓參金華府志

梓材謹案吳禮部正傳跋固窮集云元思力學忍貧爲貧
約指心以誓其友胡潛類聚聖賢處貧言行爲固窮集贈
之元思以貧約附爲質于北山何先生愈勵其操據此則
先生嘗及北山之門矣

幹辦倪先生公晦

倪先生公度合傳

倪先生公武合傳

倪公晦字孟陽金華人魯齋稱其遷善改過專志于下學仕至
轉運司幹辦公事清廉介直所著有周易管窺先生之兄公度
字孟容公武字孟德皆受業何氏時稱箕谷三倪孟德有風雅
質疑六書本義修

張思誠先生濶之

張濶之字伯誠蘭溪人號思誠子從北山學餘三十年盡得其
要北山輯敬思錄發揮未就金仁山履祥續成之每條必質于
先生而後定北山之葬也先生爲定士禮不用品官之儀以成
其志仁山曰思誠子于朱門爲嫡孫行端平淳祐文獻靈光值
亂處約蔬薪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至或薪之不以爲涘
冰雪中孤松也許白雲謙亦曰先生天機駿利襟度融朗有浴

沂詠歸氣象先生長于仁山二十年與魯齋爲學侶仁山視以
前輩稱之爲丈而平居商畧討論情好最密他人不及魯齋爲
北山成服用古禮先生不以爲然獨不赴仁山曰張丈之言自
可以爲朋友之絀彈也

王立齋先生侃

王侃字剛仲金華人文定公淮之孫也初從舅堂劉氏卒業北
山與族父魯齋自爲師友有立齋集蔡樞密久軒其契友也補

知州季先生鏞

季鏞龍泉人嘗登北山之門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字伯韶括蒼人淳祐十三年
知睦州時歲饑先生既至虛己問俗首劾私荼十六力請
于朝寬京府權罹之令發廩分賑頓之四明觀民樂安生

縣尉吳先生梅

吳梅字仁伯麗水人從北山遊咸淳進士官浦江錢塘尉見括蒼彙記

文安金仁山先生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蘭溪人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厯之書靡不畢究已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魯齋從登何北山之門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勿受宋季國勢阽危任事者束手罔措先生獨進奇策請以舟師由海道直趨燕薊俾擣虛牽制以解襄樊之圍其敘洋島險易厯厯有據時不能用宋亡屏舍金華山中視世故泊如也北山魯齋之喪先生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

子之禮當時議者謂北山之淸介純實似和靖魯齋之高明剛正似上蔡先生則兼得之二氏而並充于一己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謚曰文安所著通鑑前編二十卷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修○雲濠案四庫書目稱先生尚書注十二卷今存二卷又仁山集六卷

百家謹案仁山有論孟考證發朱子之所未發多所牴牾其所以爲異以爲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造化之端生物之始也與故邵子冬至吟有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夫淡者味之本爲醪爲醴皆從此生希者聲之眞翕如純如皆從此變而又終之曰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犧愚謂此一爻象天地之心乃伏羲畫卦之始今人但見六十四卦更互交錯卻不知孔子獨于復之一陽

復其見天地之心講義

程子曰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萬類散殊品物形著聖人作易所以體天地之撰而夫子贊易獨于復之一卦繫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以卦而論則卦之六十有四爻之三百八十有奇天地之心夫豈有所寓也以時而論則春生夏長萬寶秋成形形色色生生性性皆天地之心所爲也而聖人謂天地之心獨于復有見焉蓋六十四卦固天地之用不難見也惟復乃見天地之心春敷夏長萬物生成皆天地之迹不難見也惟復乃見天地之心夫所謂天地之心者何也仁也生生之道也語其象則復

卦一爻是也夫當窮冬之時五陰在上天地閉塞寒氣用事風霜嚴凝雨雪交作萬物肅殺之極天地之閒若已絕無生息而一陽之仁乃已潛伏于地中吁此天地生生之所以爲化生萬物之初乎異時生氣磅礴品物流行皆從此中出故程子謂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蓋其仁意渾然而萬化之全美已具生氣闇然而一毫之形迹未呈此其所以爲天地之心而造化之端生物之始也與故邵子冬至吟有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夫淡者味之本爲醪爲醴皆從此生希者聲之眞翕如純如皆從此變而又終之曰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犧愚謂此一爻象天地之心乃伏羲畫卦之始今人但見六十四卦更互交錯卻不知孔子獨于復之一陽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有仁山先生經說補七字而稟亦未全姑錄講義數篇于左

贊之曰天地之心何也此一陽爻正是伏羲畫卦之始也周子見此意本于先天一圖所謂天根者也蓋有生生之心是以有天地生生之用伏羲畫卦先從天地之心畫起故先畫一陽爻以其相生于是而有耦又乘之而爲四象又乘之而爲八卦又乘之而爲六十四卦皆一畫之生而此心之用也此一道理直看則此一陽六十四卦之始是爲天地生生之心太極圖說見之橫看則卦氣剝爲純坤天地生物若已盡矣而一陽又復是爲天地不窮之心先天圖見之程子又曰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夫復卦一陽在下便是動之端先儒如王弼輩乃解爲動在于地是爲靜見天地之心蓋看卦象不明所以看道理不出大抵纔

說靜時便是死殺是固亦天地之迹如何見天地之心惟于極靜之中而乃有動之端焉是乃天地之心也然以理而論則靜不足以見天地之心而動之端乃見天地之心以人心而論則動不能見天地之心而靜可以見天地之心何則人之所以失其良心迷此仁性而終不能見天地之心者蓋其欲動情勝而常失之于動也夫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所存逐物而動則飛揚升降幻貿驅馳安能體認義理充養仁心其于天地之心悶然莫知也故學者亦須收視反聽澄心定慮然後可以玩索天理省察初心而有以見天地之心所以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記仲冬之月亦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凡此無非說靜之工夫雖曰古人如此凡以養此陽氣之微然古人所以見得道理分明係得人心全固亦是以此工夫得之故靜之工夫古人以此養陽氣之微學者當以此觀義理之妙則天地之心豈不躍然而可見哉故嘗謂有天道之復有吾心之復天道之復前所說是也吾心之復則凡善念之動是也蓋四端之心無時不發而就中惻隱之心最先且最多此正天地之心在吾心者大抵人雖日營營于人欲之中孰無一綫天理之萌此卽吾心之復也人自不察亦自不充耳所以不察不充正由汨于動而不能靜之故學者須是于此下耐靜工夫察此一念天理之復充此所復天理之正而敬以持之學以廣之力行以踐之古人求仁之功蓋得諸此然則茂對天時之復以反求吾心之復惟諸君勉

之是知復者特此心之初耳既復之後無以長養之則復失矣朱子所謂復而不固則屢失屢復者也自天地之有此復也日長日盛進而爲臨又進而爲泰又進而爲大壯又進而爲夬進而爲純乾矣人心之有是復也亦必日增日長進而爲泰大爲泰之通又進而大壯之動以天叚之剛決乾之不息而與天合德焉此又復之之後工夫也又況凡事莫不有復如學宮既廢而新則爲學校之復綱常既晦而明則爲世道之復國家既危而安則爲國勢之復賢卿帥出鎮大邦作興學校崇建明倫之堂此學校之復也綱常既廢而復明國勢阽危而復振在諸君子必有得于復之義而充復之功用者幸不廢焉

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有性焉之性是天地之性此固不待言惟二命字難分有命焉之命一節是氣之理命也之命一節是理之氣何以謂氣之理是就氣上說而理亦在于其中爲之品節限制何以謂理之氣是就理上說而氣卻在于其中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蓋理氣未始相離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然理則一而氣則有清濁厚薄之不同所以在人便有智愚賢否貴賤貧富之異而理固無一而不在焉此皆所謂命也但命也之命自其清濁厚薄者言之則全屬氣有命焉之命自其貧富貴賤之分限言之則便屬理命也之命在前有命焉之命在後然方其清濁厚薄便自有貧富貴賤纔有貧富貴賤便自有上下品節所以總謂之命但其上

一截清濁厚薄全屬氣到貧賤富貴各有品節則屬理此兩命字所以同所以異者如此

仁義五者非命也到得所值不同則命也故程子朱子當初于此五者之命見其說不去卻把命也推上去說清濁厚薄所值不同以補其語意此說盡之矣五者之命程子清濁厚薄之說盡之夫清濁厚薄氣也而清濁發于所知厚薄發于所值自其清者言之則仁之于父子也自至義之于君臣也自盡禮之于賓主也自節智自能辨賢否聖人自能脗合乎天道自其濁者言之則于父子而仁有所窒于君臣而義有未充于賓主而禮有未合于賢否而智有所昏于天道固不能如聖人之自然脗合此命之有清濁也自其厚者言之則爲父而得其子之孝爲子而得其父之慈爲君而得其臣之忠爲臣而遇其君之敬賓主之相得賢否之會避聖人而得位得祿得名得壽自其薄者言之則子孝而有瞽瞍之父父慈而有朱均之子君賢而有僭弒之臣忠而有龍逢比干之戮爲主而晉侯見弱于齊爲賓而魯君不禮于楚以言乎智則晏嬰而不知仲尼以言乎聖與天道而孔子不得位此命之厚薄也氣化流行紛綸錯糅化生人物隨處不同或清或濁或厚或薄四者相經相緯相糅相雜而發于心驗于身遇于事各有不同者清者生知安行而濁者則反是厚者氣數遇合而薄者則不同此所以謂之命也程子發此四字或問兼存兩說嘗以是質之何先生矣先生曰然故筆之目之于色也以下五句是氣質自然之欲故斷之曰性也

此是順結仁之于父子也以下五句此是人心自然之理乃結之曰命也此卻反結何耶曰目之于色五事是就人身言仁之于父子五事是就人事言則所處所遇自是有不同故曰命然人以前五者在人身爲性而求必得之故孟子指出天分謂各有限制之不同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故孟子指出人事爲命而不求盡故孟子指出源頭謂本有義理之不異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謂之君子不謂性則知一謂之命者亦世人之言也謂之君子不謂命則知一謂之性者世人之言也故朱子有世人之說履祥又問之王先生曰孟子後斷命也一句是

歐後語

金先生履祥

金麟
梓材謹案先生爲仁山先生弟見仁山文集縣學立純孝公祠子孫奉安祝文蓋皆純孝曾孫也

張必大

張先生必大

童先生偕

童先生俱

童偕童俱

余先生澤

余澤
梓材謹案以上五先生皆北山門人見金仁山所作北山與其兄南坡祭文

魯齋學侶

修撰金華人魯齋之學侶也嘗以李貫之所編朱子語類專取其論語語補其不備別爲論語語類行世官至祕書修撰補

奉直家學

尚書方蛟峯先生逢辰

方逢辰字君錫淳安人也學者稱爲蛟峯先生元名夢魁淳祐九年進士第一御筆特賜改名尚未授官適二御史以忤鄭清之去國已而雷震先生上書曰伏覩御筆以雷發非時避殿減膳恤刑而獨無求言一條天下怪之以廟堂爲監試所貫乎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嗣未定大臣不能贊之土木方新大臣不能爭之貨臣聚斂大臣不能禁之敵國佯遁大臣無以備之顯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矣聞大臣累疏乞閑而未可其請酋之益堅攻之愈眾乃所以招天下之議非所以愛之也疏上辠朝偉之釋褐平江簽判講學于和靖書院寶祐元年以正字召海州喪師制使賈似道以捷聞降詔獎諭先生上書海州之事三尺童子能言之而帥臣抗章來辯以一去恐朝廷較之楊國忠又甚焉萬事之議即未暇卹四鄰笑我何以立國于是似道之恨先生自此始二年除校書郎理宗信用宦豎儲君尚幼先生疏言大本猶豫之秋豈無覬覦蚍蜉之撼甫師之炎難度其心平勃之屹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貧州郡而無貧太守有貧國家而無貧邸第南司貧而北司之應奉不貧百姓貧而緡黃之窟宅不貧如此類者不可枚舉至于挾小材以濟大貪者于陛下之近親有依憑爲于陛下之宮中有承受爲于陛下之左右有游譽爲專伺陛下之好惡喜怒以媒其身陛下曰某人能某人廉或畀麾或投節曰吾自除吏也而不知西園之諧媚因有從菊而竊威福者矣又曰京師邦家之根本王畿四方之命脈此天下所恃以爲國者京有尹畿有漕所以使培護根本愛養命脈也豈願其撥而戕之以便吾之私哉邇年爲是官者不過爲奄豎輩一大承受耳無名宣頭員僞莫詰非時取索隱匿莫稽誰敢執拗以取禍者仇士良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閑暇莫若以財貨聲色蠹其心使不及他事今此曹皇皇汲汲前之藻梲未休後之丹臒又起陛下方以其勤

適吾意而不知此正士良之策也帥漕兩司疲于應奉之不給帑庫赤立廩如垂磬職此之由萬一戮匈之內有一旦警急不知何以趣辦何所倚仗乎如將救之願斷自今日掃除蠹穴然後可爲緩急之備也三年又上疏曰善處急者不以急而震天下亦不以暇而愚天下夫天下之勢固不可激尤不可偷勢急矣吾又示之以急則失之激故不容不暇以壓之此豈眞暇哉當爲皇皇之急不當爲悠悠之偷古之人有爲之者莫窘于淮泥而談笑于奕棋莫迫于新亭而從容于就席此之謂不以急而震天下然外示談笑內必有以神其指授之畧陽示從容陰必有以伐其壁後之謀此之謂不以暇而愚天下故處急必以暇處暇必以急不然天下之憂端未艾也又曰天下貴有以自

謀不可以鄰國之存亡爲安危貴有以自備不可以敵國之緩急爲喜懼善爲謀者不依于人善爲備者不制于人不然萬一鄰國陽示安枕以紿我而假敵以道臍可噬乎故不移其揣摩他人者而自謀自備乎湖山之役日盛又上疏曰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之所築土妖血山彼之所築金城鐵壁彼之所築奪我之地爲我之所築奪民之地爲之又疏云備邊之事必爭浮光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係長江必守襄樊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夫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有河也今彼涉河而築浮光乃吾戶內若其生釁教訓于斯日夜出騎以撓我淮東西俱不可耕矣故當盡力以爭浮光使彼不得以牢其巢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襄樊不守則江陵爲孤

博徐庚金等相繼上書乞誅以謝天下而上庇之宣諭丞相不當汲引庚金等議論紛紜丞相抗疏言之上自是怒先是鄂州危急似道提師江陵密奏欲請下流兵權上以問丞相丞相謂鄂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宜屬趙葵而上不從于是上與賈密相往復丞相不得與聞而反以丞相不知邊報爲罪夜半片紙中出與郡于是先生上疏曰天下所同好我獨惡之天下所同非我獨是之則爲人上者亦難知矣上易知則下畏下親則上安下畏則上孤窘急而求之一緩而遣之號呼而進之一睢而退之芻靈沮縮何以作用人任事之氣乎上問爲誰先生言臣不敢直指願陛下曲同天怒以安中外上首肯之然未幾似道入朝而丞相終不免有循州之行先生亦論罷

矣于是徐庾金招先生講學于金華適有詔以先生知婺州復爲似道之黨所論罷知瑞州又以論罷先生歸講學于淳安已而除知嘉興府以請以朝臣爲知縣如天聖紹興法用胡安國之言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弟訓士卒除盜賊爲考課法有詔從之而不行三遷以祕閣修撰提刑江東信州軍亂或語先生無往先生單騎入城密訪亂卒姓名調諸寨銳卒禽之一軍帖然晉集英殿修撰持江西漕節時欲以銅錢一當十令江西先行之疏陳其害得止凡所至輒與諸生講學于是歷權兵部侍郎兼侍讀遷吏部侍郎賜后峽書院額以丁艱歸自是凡四召至禮部尚書皆不赴而宋亡元人召之亦不赴至元二十八年卒

所著有孝經解一卷易外傳尚書釋傳中庸大學註釋若干卷格物入門一卷蛟峯集六卷先生之學以格物爲窮理之本以篤行爲修己之實終身顧未嘗有師承蓋淳安之學皆宗陸氏而先生獨爲別派也梓材案先生爲奉直長子自承家學別無他師故云爾○補

后峽書院講義

先儒論仁最善名狀者無如謝上蔡指草木之核種之卽生道理也雖然此物借草木之核而言耳人以爲仁其中一包皆生理之核安在曰人夫生生不息者天地之心也然其心不能直遂必以託諸人人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故萬物皆備于我而天地之所以生生者實寄吾性分之內天高地下一日無人則天地特塊然者耳故孟子

蛟峯文集

世有以頴悟爲道以南莽滅裂爲學者其說謂不由階級不假修爲以致知格物爲支離以蹴等淩節爲易簡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眞積力久爲鈍才匪徒誣人亦以自誣天下未有一超徑詣忽焉而爲聖賢者也勤有堂記

四書爲根本六經爲律令格物致知以窮此理誠意正心以體此理學之博以積之反之約以一之常州路重修儒學記

二程未嘗一語及太極或遂疑非元公之書不知所謂太極豈必盡在圖二程教人日用切近莫非太極也故曰道不離器整

州興國先賢祠記

諺曰一世識陰陽三世翁無壠墓場此爲不識陰陽之理者發

欲識其理則程子五患之外莫非佳山佳水 跋地理心機

府簿方山房先生逢振

方逢振字君玉蛟峯先生弟也景定三年進士官至太府寺簿宋亡蛟峯隱于鳳凰元人以淮西北道僉事起之不赴蛟峯卒先生嗣主石峽講席申明蛟峯之學學者稱爲山房先生配享書院中 補

隱君方富山先生一夔

方一夔字時佐蛟峯先生孫也隱居富山學者稱爲富山先生嘗主石峽講席所著有富山集 補

雲濠謹案蛟峯外集附先生賀山房入新居詩云吾宗紫陽民秀挺鳳凰骨家學印大程南北斗栖揭大程蓋指蛟峯顧稱山房爲吾宗集中又有先生挽蛟峯詩似非蛟峯之孫

蛟峯同調

主簿蔣先生沐

蔣沐字澤甫東陽人也築橫城精舍以延蛟峯其後子孫世講學多登許文懿黃文獻二公之門 補

梓材謹案金華先民傳載先生云橫城卽所居之西建義塾一區迎方蛟峯爲之師其教法一遵白鹿洞遺規喬見山陳齊月呂存齋繼主師席前後題名者六百八十有五人至元中薦授建昌縣主簿

魯齋家學 朱劉四傳

王先生相

王相字元葺魯齋之弟也幼爲童子科學問文章望于庠校金仁山吉父取友得之而先生亦深相器許仁山聞何北山得紫陽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爲之介乃卽先生而謀之將求書往謁

府君爲成齋先生雲卿當卽雲龍之字

梓材案柳待制送王雲卿教授赴官嚴陵序言其先文集

王敬嚴階之以踐北山之庭先生曰見敬嚴姪不如見魯齋兄仁山曰曩嘗獲覩王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爲令兄也先生卽爲書曰金吉父與相生同年而月長蘭溪學者莫或先焉今欲請敬于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以處吉父也仁山于是受業于魯齋 參柳待制集

王立齋先生侃 見上北山門人

運使王敬嚴先生柟

王柟號敬嚴金華人文定公淮之孫也學于撝堂雙峯而卒業于魯齋累官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嘗闢眞西山夜氣歌之說

宗羲案方虛谷云西山婦翁楊圭已以此箴爲不然

修職王成齋先生珙 附子紹孫雲龍孫

王珙字玉成金華人學者稱爲成齋先生幼穎悟資稟溫厚不樂華靡篤志問學不少懈從高叔祖師愈從潘待制良貴及楊龜山呂舍人遊其子瀚受業呂成公之門其孫文憲公柏傳道于何文定得于朱子門人黃文肅公先生于文憲爲諸孫又在弟子列未嘗輒去左右而曾叔祖丞相淮之孫敷文柟其學得于劉撝堂饒雙峯皆本于朱子先生于敷文爲從子又得朝夕承教而無間其學粹然一出于正補修職郎監建康酒稅院未及上而宋亡不復出子二紹孫雲龍梓材案柳待制送王雲卿教授赴官嚴陵序言其先府君爲成齋先生雲卿當卽雲龍之字孫四閑閩閩閩並以文學世其家參王忠文集

魯齋門人

文安金仁山先生履祥見上北山門人

堂長王后潭先生賁

王賁字蘊文號后潭天台人介特有守鄉俗化之不敢爲非王實翁創上蔡書院請魯齋爲堂長先生具古冠服來謁及魯齋歸乃敦請代理其事既卒無以斂門人爭經理其喪至于葬道有兩岐一大而遠一狹而近門人請于其婦婦曰先夫平日不會由徑不可以死而違其志聞者歎息曰有是夫宜有是婦參兩浙名賢錄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別見甬湖學案

太學周子高先生敬孫

周敬孫字子高臨海人太學生魯齋主台之上蔡書院受業爲所著有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修

機宜楊簡齋先生珏

楊珏字君實號簡齋臨海人也咸淳進士爲督府機宜官入元不仕補

縣令陳南村先生天瑞

陳天瑞字德修號南村臨海人咸淳進士知金華縣宋末隱遯林壑詩文高古效淵明書甲子有甲子集五十卷修

康敏黃壽雲先生超然

黃超然字立道黃巖人宋鄉貢進士精于易學所著有周易通義二十卷或問五卷發例三卷釋象五卷壽雲集自號壽雲至

治初卒謚康敏修

朱先生致中

薛先生松年合傳

朱致中薛松年並台州人魯齋以朱子之學主上蔡書院同郡周敬孫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與二先生師事之受性理之旨參史傳

教授張導江先生盥

張盥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僑寓江左魯齋講學于上蔡書院從而受業焉至元中中丞吳曼慶延至江寧學宮俾子弟受業時中州士大夫欲叔子弟以四書集註者皆遣從先生遊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稱曰導江先生朝命爲孔

顏孟三氏教授其所著書草廬吳氏澄以爲議論正援據博貫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

百家謹案吳正傳言導江學行于北方故魯齋之名因導江而盛著蓋是時北方盛行朱子之學然皆無師授導江以四傳世始起而乘之宜乎其從風而應也

閻人桂山先生詵

閻人詵雲濠案疑熙傳云詵老子詵老當是先生之字金華人號桂山翁嘗遊魯齋之門

提舉樊先生萬

樊萬字萬里稽雲人嘗執經魯齋之門元初爲滁州教授入爲應奉翰林文字終江浙儒學提舉參括君集記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祇存樊榭縉雲人五字

州判盛聖泉先生象翁

盛象翁字景則黃巖人也學于車玉峯文師王魯齋而與黃壽雲爲友累官昌國州判官學者稱爲聖泉先生所著有聖泉集

補

林紘齋先生口

林口號紘齋天台人爲鄉先生參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謝山補陳雨峯傳云有林紘齋者亦魯齋之徒也而宋潛溪銘張務光墓稱作弦齋林氏蓋本作紘故亦作弦其作紘者傳寫之譌也

導江講友

貞獻趙松澗先生宏偉

趙宏偉字子英甘陵人也金末避兵居潁昌其後卜居貞州豫于平宋之功官至衡州總管府治中解官一十五年延致導江先生張栻講明伊洛之學起爲浙西廉訪使飲事先是鎮江以旱免租九萬五千石已而以飛語復徵民無所出先生卒復之是秋大風海溢于潤于常居民不粒食先生欲發粟食之有司以未報不敢發先生曰民且死矣如以不待報得罪我當獨坐之不相及也于是全活者十七萬人而沈骸腐齒亦俱得掩時以爲汲黯復出遷江南行御史臺都事江南大儀猶徵積逋數百萬先生請弛之行省不可先生力爭之中丞廉公解之先生爭益力廉公不以爲忤退謂人曰賢佐也卒行之時兩賢之入爲內臺都事尋除浙東海右廉訪副使以許公白雲薦禁越人侍御史趙宏偉自金陵寓書願率子弟以事先生爲之強出踰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學者稱白雲先生長值宋亡家破力學不已僑寓借書分四部而讀之年踰三十開門授徒聞金仁山履祥講道蘭江乃往就爲弟子仁山謂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而鹹酸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先生聞之惕然仁山因揭爲學之要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致其辨于分之殊而要其歸于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居數年得其所傳油然融會嘗自謂吾無以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閒斷耳中外列薦皆不應屏迹東陽八華山中學者負笈重趼而至著錄者前後千餘人侍御史趙宏偉自金陵寓書願率子弟以事先生爲之強出踰

年卽歸其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立身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攝其粗疏入于微密隨其材分咸有所得以身任道者垂四十年先生雖身立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炎惑入南斗句已而行先生以爲變在吳楚窮深憂之是歲大祲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有不適邪答曰道蘧相望吾能獨飽邪嘗謂吾非必于隱以爲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爲上講學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徑入則閴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邪其習于靜定如此至元三年十月病革正衣冠而坐坐呼子元受遺戒元復請所未盡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而逝年六十八至正七年謚曰文懿其所論著于四書曰學以聖人爲準的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人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願其詞約義廣安可以之哉古之立言者誦于口而可以心存存于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人之道也今口誦之而不足明乎心降其心以識之而不可施于事是則佛老之流之說耳爲佛老之說者正其首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所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措之事固不能行于跬步而自理其身庸可以爲善人則好爲異說者其風又下于彼矣道在天地間宏博精微非可以躁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氣決眥售其說而競復思欲以厭今人有治忽幾微一書放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總其歲年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于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于大綱要旨錯綜衍文悉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吳師道得呂東萊點校儀禮以相參校所不同者十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脗合如此有許白雲集修○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先生讀書叢說六卷詩集傳名物鈔八卷讀四書叢說四卷白雲集四卷

白雲文集

夫聖人之道常道也不出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應事接物之閒致其極則中庸而已耳非有絕俗離倫幻視天地埃等世故如老佛氏之所云者其道雖存于方冊而不明于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世出而闢邪扶正破蒙儆愚秦漢以來千五百年英才多矣而有昧于是吾儕生于斯時未必能識于千五百年之才而獨有見于聖人之道如是其明也幸而生于諸子之後固當平氣虛心隨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于上顧實有益于己而止何用倔強自意摭奇務新力與作者爭衡又將轢而踐之哉古之立言者誦于口而可以心存存于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人之道也今口誦之而不足明乎心降其心以識之而不可施于事是則佛老之流之說耳爲佛老之說者措之事固不能行于跬步而自理其身庸可以爲善人則好爲異說者其風又下于彼矣道在天地間宏博精微非可以躁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氣決眥售其說而競復思欲以厭今人陵古人則吾未之信也古愚氣和心廣余嘗欲從容論之而以滿秩解去君采芹藻之英將以淑道諸人者也以余之說評之然與否與余非敢爲子勉也子固余所敬也　送胡古愚序

昔文公初登延平之門務爲儱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小延平皆不之許既而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于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書立言莫不由此足下所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兩言固學者求道之綱領然所謂致知當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謂知夫理之一而不必求之于分之殊也朱子所著書蓋數十萬言巨細精粗本末隱顯無所不備方將句而誦字而求竭吾之力惟恐其不至然則舉大綱棄萬目者幾何不爲釋氏之空談也近日學者蓋不免此失矣吾儕其可踵而爲之乎抑思又有所聞聖賢之學知與行兩事爾講問詰辯朋友之職也至于自得之

妙力行之功他人不得與焉非自勉無所得也某雖愚鈍然不可謂無志于此足下于斯兩者涵泳從容精修力踐旦旦有得幸明以告我賜中流之一壺則感責善之德深矣□□□□

宗義案理一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李延平之謂朱子也是時朱子好爲儱侗之言故延平因病發藥耳當仁山白雲之時浙河皆慈湖一派求爲本體便爲究竟更不理會事物不知本體未嘗離物以爲本體也故仁山重舉斯言以救時弊此五世之血脈也後之學者昧卻本體而求之一事一物閒零星補湊是謂無本之學因藥生病又未嘗不在斯言也

梓材謹案黎洲所錄白雲文集本三條今移一條于漁溪學案朱陸太極圖說辯後

臺掾郭先生子昭

郭子昭汝南人仕爲御史掾受業于仁山白雲謂師門數十人而恥小延平皆不之許既而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于異端者惟子昭與余合志以求道不泪流輩輩會無長語晝講肆有條夜則執經問難析理毫縷率下漏過半疲極抵足而卧覺復共索所未悟稍閒各言其志思苴漏易弊振奮以遵尋常若是者

文肅柳靜儉先生貫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受經于仁山究其旨趣又徧交故朱之遺老故學問皆有本末舉爲江山教諭遷昌國學正擢湖廣儒學副提舉未上改國子助教太常博士出提舉江西儒學秩滿歸杜門十餘年至元元年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在任

七月而卒年七十三門人私謚文肅其文與黃晉卿潛虞伯生揭曼碩侯斯齊名天下稱爲四先生

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　金石竹帛遺文十卷

正節衛耕讀先生富益　見下白雲門人

唐先生良驥

唐良驥蘭溪人

梓材謹案蘭溪唐氏譜載先生建齋芳書院延仁山金先生講道著書可以知其概矣儒林宗派亦列先生于仁山之門

白雲學侶

修撰張子長先生樞

張樞字子長金華人幼而夙慧外家蓄書萬卷悉取讀之過目

輒不忘宇宙之分合政治之得失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後先皆無脫誤每論及一人則其世系閥閱與材質之良窳施爲如指掌一日白雲漫叩以高帝取天下之故子長矢口而對出入紀傳語蟬聯不能休白雲大奇之既而以書上謁請就弟子列白雲不可以友待之由是斂華就實而其學益粹至正間脫脫修三史奏辟爲長史力辭不就再以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官召之行至武林驛以病辭歸而卒

郎中吳正傳先生師道

吳師道字正傳蘭溪人初工詞章及閱眞西山遺書幡然志于爲己之學嘗以持敬致知之學質之白雲白雲復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造詣益深元至治初登進士第授高郵丞調寧國錄

事遷池州蓮德尹召爲國子助教陞博士其教一遵許魯齋成法以毋憂去職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先生于白雲雖不稱弟子而其祭白雲之文曰小子託交殆三十年指聖途而誘掖極友道以磨鍊骨肉不足以儷其親金石不足以擬其堅比居閒而獨處益共究于遺編不鄙予以不肖將叩竭于師傳然則先生不可謂不與于授受之際者也子沈

百家譜案白雲高第弟子雖衆皆隱約自修非巖棲谷汲則浮沈庠序州邑耳如子長正傳文采足以動衆爲一世所指名者則又在師友之間非帖帖函丈之下者也然白雲非得子長正傳其道又未必光顯如是耳

白雲同調

貞獻趙松澗先生宏偉見上導江講友

蛟峯門人奉直再傳

教授魏石川先生新之

魏新之字德夫雲濠案先生號石川桐廬人也受業于蛟峯咸淳七年進士爲鄞教授宋亡隱居不出與同里孫潼發袁易稱爲三先生

補

邵先生桂士

邵桂士字古香淳安人也補

汪先生斗建

汪斗建淳安人梓材案先生歙人徙淳安倜儻有奇志在京學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攻賈似道誤國至元內附從蛟峯講道石峽書院參藏

石川講友

幹官孫盤峯先生潼發

孫潼發字帝錫一字君文別號盤峯桐廬人登咸淳進士調衢州軍事判官有廉能聲蜀名卿史繩祖僑寓是邦先生暇日輒相與研究先儒性理之學爲士往往聞其緒言有所開悟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未幾宋亡家亦燬先生避地萬山中久之乃歸稍復其故宇爲終焉之計元侍御史程鉅夫求遺逸以先生應詔先生固辭弗能强慨然以風節自期與鄉先生袁易魏新之爲三友袁魏云亡先生踦孤孑立如鼎一足意有不適咄咄書空而已參黃文獻集

山長袁靜春先生易

袁易字通甫平江人不樂仕進行中書省署爲石洞山長歸卒隱弗仕卽所居西爲堂曰靜春先生少敏于學蘊積之素一發于詩未始高談性命以師道自任其在石洞推明雙峯之說上及于考亭多諸生昔所未聞莫不敬服焉所爲詩有靜春堂集

同上

子高家學朱劉五傳

待制周先生仁榮

周仁榮字本心敬孫之子也承其家學又師楊珏陳天瑞因薦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不知學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爲變辟江浙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子博士遷翰林修撰陞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卒年六十有一　修

雲濠謹案黎洲原本傳尾有所著有易象占書補遺春秋類例十三字查浙江通志皆先生之父之書故謝山抹之

簡齋門人

待制周先生仁榮　見上子高家學

康靖孟森碧先生夢恂

孟夢恂字長文黃巖人與周仁榮同師事楊珏陳天瑞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諸行事四方從遊者服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至正十三年以禦寇功授常州宜興判官未上而卒年七十四賜謚號曰康靖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書五經辯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筆海雜錄　修

南村門人

待制周先生仁榮　見上子高家學

康靖孟森碧先生夢恂　見上簡齋門人

導江門人

待制楊通微先生剛中　附子翮

楊剛中字志行上元人爲文奇奧簡澀動法古人不屑爲世俗凡語元明善極歎異之仕元累官江浙提學以洛閩之說教學者至翰林待制卒子翮世其家學亦爲江浙提學有聲　修

梓材謹案先生稱通微先生見楊鐵崖所作楊文舉文集序金陵新志云其先松陽人徙居建康又云著有易通微說詩講義若干卷元史本傳云有霜月集行于世

桂山家學

提舉聞人疑熙先生夢吉

聞人夢吉字應之訥老先生之子訥老學于魯齋里中稱爲桂山先生受學家庭七經傳疏皆手鈔成集訓詁祗牾者別白是非使歸于一閒戶討論逾十年不出因薦起歷處州學錄西安

教諭昌國學正泉州教授至正戊戌授福建副提舉卒年七十

門人宋景濂等私謚凝熙先生 修

聖泉門人

提舉陳雨峯先生德永 見下絃齋門人

絃齋門人

提舉陳雨峯先生德永

陳德永字叔夏黃巖人也杜清碧稱其文章似歐陽子而尤長于理先生少從盛象翁又有林絃齋者亦魯齋之徒也亦從之遊造詣窅密學者稱爲兩峯先生所著有兩峯慤草 補

雲濠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臺省辟爲和靖書院山長歷官江浙儒學提舉

張務光先生明卿 附師邵素心

張明卿字子晦天台人學正莘夫之子也始成童而學正卒卽知家學是荷弦齋林氏素心邵氏皆鄉先生行先生執經往從之反覆詰難愈出愈新二氏方毅靳推與咸曰張氏有子矣至大開詔求直言先生慨然爲政事書一卷將渡大江凌黃河以獻于朝旣而歎曰吾爲生民計耳不知我者其以爲干祿乎盍止之于是南還而教授里中終日儼坐不窺戶庭鄉之人士至有父子執經于門者倚縣慕其爲人聘致爲子弟師亦不辭然天性嚴重有挾貴而驕及習鄙褻事者叱之不悛輒令束書以歸人曰先生不已甚乎先生曰我之道蓋如是也鄧文肅公爲廉訪使者屢遣使致書起之謝不往其學術一以考亭爲宗嘗分縷析洞見其肯綮著之事爲不易心于賤貧不屈節于名勢

行中書省辟爲杭州路儒學正繼召爲國子司業至官首建白更學校之政當路因循重于改作論不合移病去科舉制行先生校文江浙慮士守舊習大書朱子貢舉私議揭于門延祐四年陞翰林待制五年出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六年移江東道至治二年召爲集賢直學士明年兼國子祭酒泰定元年兼經筵官以疾乞致仕歸天曆元卒年七十一先生內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有文集內制集至順五年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謚文肅 參史傳

魯齋緝傳

隱君牟靜正先生楷

牟楷字仲裴黃巖人也學者稱爲靜正先生刻志正心誠意之

學以養母不仕時天台方行王魯齋之學先生不知師傳所出要亦其私淑也所著有九書辯疑河洛圖書說春秋建正辯深衣刊誤定武成錯簡管仲子糾辯致中和議桐葉封弟辯四書疑義門人稱曰牟氏理窟補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號九溪教授生徒至數百人

靜正同調

隱君陳西山先生紹大

陳紹大字成甫黃巖人也學者稱爲西山先生以聖學自任爲文必本經義所著有四書辯疑門徒與牟氏並盛補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云世以儒業名家其學出于業勝門人天台潘時舉又稱其從遊者以百計居斷江西山下躬耕樂道不求仕進云赤城新志則言其生徒二百餘人稱之曰西山夫子

白雲家學

祭酒許先生元

許元字存仁金華人父白雲先生雲濠案原作大父白雲攷諸家文集作父者是學于仁山金氏得朱子之傳明祖初起幸金華訪求其後乃驛赴金陵拜京學教授仍命入侍皇太子及諸王乙巳九月始置國子學命爲博士奉命進講經史極陳洪範休徵咎徵之應吳元年四月上至白虎殿問孟子何言爲要對曰勸國君以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罰薄稅斂乃其要也冬十月擢爲祭酒最見禮遇設立教國子條例數十事皆見施行既而浙江僉事程孔昭誣劾其過安置韶州遇赦還卒參儒林錄

梓材謹案白雲之歿以先生屬于張子長先生欲師事之則以白雲之待己者待焉見黃文獻所作子長遠表

教授許先生亨

許亨字存禮文懿之子學有淵源而工于文辭赴任北平教授宋潛溪作序以送之參宋文憲集

白雲門人

純孝范柏軒先生祖幹

劉先生名叔合傳

經畧李先生國鳳合傳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白雲嘗語人曰吾得劉名叔而學知進得李國鳳而學日彰得范景先而學有傳先生之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之以愼獨持守之功嘗曰爲學之本莫大乎正心修身欲修其身莫若理會君子之所謂道者三知斯三者則知所以

修身矣若切己之實歸而求之可也心不在焉而能自得其根本者吾未之聞也至正中爲西湖書院山長辭歸養親李文忠鎮嚴州修師資之敬郡守王宗顯上其孝行立純孝坊學者因稱純孝先生洪武十八年疾革召門人講學危坐而卒所著有羣經指要讀詩記大學中庸發微柏軒集修

雲濠謹案李先生字景儀山東人官亞中大夫治書侍御史兼經畧使

經師葉南陽先生儀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立志堅苦取四部書分程讀之義有未明質于白雲隨所咨叩咸爲之盡久之學業日進白雲命其子存仁存禮師之白雲歿先生率同門以義制服經紀其喪既而開門授徒東南之士多趨之洪武初郡守王宗顯起爲五經師學

者稱爲南陽先生卒年八十二所著有南陽雜稿修

文忠敬先生儼從祖鉉

敬儼字威卿易州人也其從大父鉉精于經學有春秋備忘金人稱爲大寧先生者也先生嘗爲浙東參政澈金華受業白雲而以張子長爲友白雲贈之詩曰皇皇駟馬車誤立門外雪者也補

梓材謹案謝山原稟作其大父鉉攷元史先生本傳祖鑑同知嵩州事鉉其叔祖也據以正之又案先生官至中書平章政事卒封魯國公謚文忠

學錄唐存齋先生懷德

唐懷德字思誠金華人梓材案先生號存齋受業白雲不出戶者十年六經百家之書無不研究余闕持節海右特容接之或請余書揚雄九州箴未知所出先生曰此出古文苑卽援筆寫之不遺一字嘗與宋景濂宿錢塘辯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交舉所疑以質宋推其博先生曰徒博則陸澄之書廚耳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用部使者薦擢金華教諭遷衢州學錄未上而卒所著有破萬總錄六經問答鉤玄集書學指南存齋集共百餘卷修

文安揭先生傒斯

教授宋明所先生公遷並見雙峯學案

文公歐陽圭齋先生元附陳張貫之

歐陽元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同所自出曾大父新始居瀏陽先生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卽知屬文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爲辭章下筆輒成章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先生以尚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調太平路蕪湖縣尹改武岡召爲國子博士初置藝文監文宗親署爲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陞太監檢校書籍事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錄兼國子祭酒重紀至元五年足患風痺乞歸不允拜翰林學士歸復起以疾未行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拜翰林學士承旨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浙西疾復作乃上休致之請作南山隱居優游山水間有終焉之志復拜承旨力辭不獲命奉敕定國律尋乞致仕將行帝復降旨不允進階光祿大夫十七年卒于崇教里之寓舍年八十五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曰文先生處己儉約爲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再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文章道德卓然名世有圭齋文集若干卷參史傳

方名谷先生用

方用字希才望江人少負逸才與揭傒斯朱公遷歐陽元同遊于許白雲之門以羽翼斯文相砥礪時稱許門四傑著有先儒宗旨若谷叢說諸書子三人以詩禮世其家參江南通志

都事蘇栗齋先生友龍

蘇友龍字伯夔金華人學經于白雲以才推擇爲吏擢令蕭山

轉行樞密院照磨歷行省都事多著能績入明而卒子伯衡修
雲濠謹案先生門下侍郎檄之脩宋文憲志其墓云伯夔字也入祠之日栗齋而不收字其先居徽州文定長子遜知婺州因家金華又言先生上距文定蓋九世矣然其子平仲爲待制遜八世孫則先生距文定祇八世耳

教授胡長山先生翰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從吳正傳師道受經吳立夫兼學古文詞又登白雲之門獲聞考亭相傳的緒嘗至京師徧交當世名士而于余闕貢師泰尤善避地南華山中著書入明除衢州教授聘修元史賜金繒而歸居長山之陽稱長山先生卒年七十五

仲子文集補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閉物之終消長得失

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爲否既交爲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是爲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爲震坤一索得女而爲巽震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成爲恆既交爲益乾再索得男而爲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爲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爲既濟既交爲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爲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爲兌兌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爲損既交爲咸始乎震訖乎咸十二卦統一千六百七十有六年是爲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于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大畜也遯也少男從父者也大過也頤也中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解也屯也中男從父者也夫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史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爲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以剛陽治政是爲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內外以陰柔爲治是爲羣愚位賢之運陰隨于陽爲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爲德義順命之運陽隨于陰爲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爲惑妒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爲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爲女之窮也于是中男與少男相搏焉蹇陽相搏之運陽之搏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爲寡陽相搏之運陽之搏

也陰必隨之于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爲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浸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霸之衰而不能爲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歿繼周者爲秦爲漢爲晉爲隋爲唐爲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芬芬天下之生欲望其爲王爲帝爲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余聞之廣陵秦曉山迺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霸之別定次

于篇衡運論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云長山載入衡運諸篇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爲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爲國人紀不正不足以爲天下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于天子天子受命于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舜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絕于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絕于天故武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爲篡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又可廢乎皆應數也虞夏商周之取與異道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爲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太華而北逾大河並太行抵恒山之右循鴈垣至于濊貊朝鮮是謂北紀胡門也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並商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于荆衡循嶺徼至于百粵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間包有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之地上黨天下之脊也宏農分陝兩河之會也其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處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仁從其族類可也而後世務勤遠畧欲以冠帶治之始失天下之大勢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汨天之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晉之後汨地之紀者莫劉淵若也魏晉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爲君而不能挈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取臨汾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威震海內與

漢何異哉漢王卽位氾水之上蕭王卽位鄗南君子與之唐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惡于唐也楊廣弑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與天下誅之天下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從事于繁文僞飾猶緇人之鍾自捻其耳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是以魏晉自處矣太宗承武德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突厥西通吐蕃回紇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衆警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顏師古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須臾之名忘將來之患卒從溫彥博之議虛漠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內地置其君長備吾屯衛而帝加號天可汗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爲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太華而北處者以魏晉與之春秋之義也蓋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

紀不正雖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者也當魏晉之初毛玠荀或雖以操之奉獻帝爲扶宏義示至公而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金禕耿紀之徒奮不與之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恂逆知其奸睦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不駢首接跡于當世鼎鑊在前而不辟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生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也哉故天下莫要于人紀莫嚴于地紀莫尊于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三者喪矣漢不亂則操固漢之征西也晉不殘則淵固晉之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紊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帝唐大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也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三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爲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正紀論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侔其勢也以富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縣也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而必有待于賢者知天下不可自用也雖聰明容知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之閒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況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代之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綏先祿或以幼沖而宏濟多難或負過人之才强力辯捷而遂亡國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沖不明者能勝之哉太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爲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

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爲官擇人而臣無擇官士患德不修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德修而業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衆庶者在閭其能舍乎與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達于諸侯貢于天子之廷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士則諸侯之責重矣賢者授之以官大賢授大官能者任之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合蓋如此周德既衰春秋戰國之際不能統一于是君擇臣而臣亦擇君以事之然猶以義相尚侯嬴魏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車騎虛左迎之毛遂趙下士也而楚烈王願奉社稷歃血聽之魯仲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秦人以爲天下士也譽然貿其高

世之志伸大義于諸侯之上漢唐數百年之盛未有肖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輟哺傾身散財從海內之士舉天下于反掌之閒傳世亂久當是時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士氣卑而主氣崇偽偽焉以權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矣如罾雨生野王二老世豈盡知之乎夫揭數尺之竿懸尋丈之緡鉤蟆爲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鱷鮒之屬耳吞舟之魚終不足致也其爲術亦疏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地相酬酢苟積至誠廓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寅亮天工孰不風動而應之于下天下至廣人才至衆其要莫先于論相相之賢否官之得失所繫也官之得失政之隆替所繫也由君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天下有本

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耳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夫之職有不稱耳未嘗知正天下之本也爲公卿大夫者亦以爲能寄郡國之政佐朝廷之治于職足矣未有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霸之習混聖賢之道塞非此其故乎蓋至趙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爲任者而其主不能擇也帝王之大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之時得君專且久者皆是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也易言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美田宅以爲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產畜牧高壞十倍上擬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人之難非獨難于君子而深難于小人至于君子之小人則又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此進其小人二者迭爲消長故知之爲役爲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驅致也故董仲舒言

于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戶調之制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起奸端矣民無恆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其間不勞民騷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幷之閑耳非有貴于畝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徑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

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慭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賣一夫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采地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

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閒田給授民不復獲其實徒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閒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盛其人戶猶不給授何加于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敝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閒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舉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卽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卽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畺地卽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

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采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爲掩爲司馬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堰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藪澤之阻無淳鹵疆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于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恆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

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貧者無以取贏紹兼幷四也取以什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邱甸革車長轂于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閒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僞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爲乎其謂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邱甸縣都其間萬井爲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數十年之久不克潰于成也非大有爲之君不能致其事

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僞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虛少儌倖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强猶行捐之者況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凡之者又況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于上奸興于下此不可爲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厄吾事乎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

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丁徵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啟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則取諸臣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爲之孰不響應于下也秦長城之役袤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遷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本也令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于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

井也事不勞者不亂逸欲長治久安而不于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有爲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爲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生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爲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井牧論

梓材謹案井田之制世儒多以爲不可復行然自橫渠謂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是後朱子井田譜夏氏井田譜程畏齋讀書工程並取之合之此論可以互相發明矣

天下之勢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愉人壞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轍者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貳後王詞之不雅蓋卿有以啟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烈也缺廢井田止秦之舊其恣睢之心而爲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缺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王爲皇帝舉天下以爲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銷

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于上而怨起于下計無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既極其習既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立紀以爲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嘗有一于此其後賈誼言之于文帝董仲舒言之于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爲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令度吾所能行爲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奈何帝之自畫如此而羣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文帝有卑之無甚高論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之故雜霸以爲治遠于申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爲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誖急過而恩意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緝熙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擾于前陳寵建輕刑之議于後建初之政所以濟元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爲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爲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爲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于所習者久矣辟之戎人生于戎夷少長所濡染者皆夷戎也中國之禮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夷狄之俗此豈其性殊哉習固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習者果孰禦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土托后跋之裔

也其人民被衽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宜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人民而居之均田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忻心焉獨排衆議而咨之王肅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爲冠帶絶北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亂而唐承之太宗卻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爲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賦以租庸調其爲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齎糧外戶不待閉方制四夷之外太平之效可謂盛矣故宋儒以爲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爲君方之于漢其寬仁孰與高帝其玄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于後世之論能自拔于秦漢之習也向使

孝文無卓然之見必爲之志雖得中國終于戎狄而止耳使太宗有躬行之實持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爲之志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惟聖爲能盡倫惟王爲能盡制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爲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之則小治苟以爲遠而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譏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好爲異哉懼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懼不勝況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勢必胥溺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況之法後王由其有以啟之也君子度己以繩接人用枘夫與世遷徙而偃仰者戰國之遺習也鄉

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爲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爲不可行也則秦人之倣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馮馮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睢睢盱盱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糅穴居野處雖蚊息蠕動

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墊毛食血飲雖鷙擊獷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朦朦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爲野痺以積薪而不以爲薄約以黏繩而不以爲愚其民安之免于飢寒而不及于災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歟宜于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于顓蒙倥侗之域累數十萬年同于禽犢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慎之也道本于三皇德著于五帝法備于三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德固道也而法亦道也所因者異耳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于道也包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

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不過網罟耒耜而佃漁農爻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闔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爲之爲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因時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足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于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爲堯帝堯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爲堯舜聖聖相承疇咨都俞南面以臨羣臣其治猶黃帝也而改教禮樂之在天下有皐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夔之屬以典之而又以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爲哉天下同歸于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之爲商霤變之爲風霆爲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毅之爲山

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彝倫攸敘三年而天下遂于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子啟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啟之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而父子相繼卒能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慙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爲有光焉則居之不疑矣無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爲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而反之正天下同歸于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也承平虞而不及虞者也文之興也承平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存乎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徵也淳厖者俗之判也理亂者治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進乎消息之候審乎淳厖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爲霸霸降而爲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爲其私智異說掎挈是非梟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爲諸子者亦病焉于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貴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朴于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爲有效而非五帝三王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爲日月潤之爲雨露變之爲風霆爲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毅之爲山

川微之爲草木爲昆蟲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爲朝廷之遜禪父子之繼立變之爲征討君臣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爲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庳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中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詘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于桴鼓念慮之孚堅于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焉蕩蕩乎平平乎

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而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爲皇猶當爲帝苟不爲帝猶當爲王降是而覇聖人之徒差稱之矣矧漢以下乎 皇初論

聘君朱丹溪先生震亨

朱震亨字彦修義烏人初爲聲律之文刻燭而成已棄去爲任俠既壯則又悔之遂往從白雲于八華山中白雲爲開明天命人心之祕內聖外王之微先生間之汗下由是挾冊坐至四鼓默察理欲之消長抑其粗豪歸于純粹數年而其學堅定以其所得者行之鄉黨州閭之間興利除害郡邑不能奪也又曰吾窮而在下澤不能及遠隨分可自致者其惟醫乎于是得羅知悌之傳遂以醫名醫家傳之爲丹溪先生其學以躬行爲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爲禮樂之原積卷之久內外一致曰聖賢一言終身行之不盡矣以多爲浮豔之詞尤不樂顧直以吾道蝨賊目之

御史王先生餘慶

王餘慶字叔善金華人受業白雲嘗遊京師番僧爲總統欲見之先生曰吾學將以明道寧有屈身異教而道可明耶至正初入經筵爲檢討官累拜監察御史

呂竹溪先生溥

呂溥字公甫孔康人從學白雲講究經旨爲文落落有奇氣詩動盪激烈可喜冠昏喪祭一依朱子所定禮行之所著有大學疑問史論竹溪集族子權亦許氏弟子早卒修

呂先生洙

呂洙字宗魯溥之兄也在白雲門服其精敏未究而卒石川易圖說太極圖說大學辭疑修

呂先生權

呂先生機合傳

呂權字子義孔康人從白雲竟夕不寐嘗自書其夢中之語曰青壁雖萬里白雲只三尋已而三十八歲病卒弟機字審言亦從白雲通春秋左氏九精于資治通鑑有篤行補修

教授李靜學先生唐

李唐字仲宏號靜學東陽人從白雲遊爲詩文以理勝一時名輩相推重之仕爲本郡儒學教授所著有靜學齋集尚絅齋集

正節衛耕讀先生富益

衛富益字口口崇德人也從金仁山遊深探易理而卒業于許白雲默識心融洞究性理閒崖山亡日夜悲泣設壇以祭文陸二丞相詞極哀慘歎曰夷齊何人耶馮道何人耶遂絕意進取隱居后人涇講學所謂白社書院者也先生立學規凡薦紳仕元者不許聽講爲人所恨至大中有司薦之不就遂遭搆毀其書院乃遷居湖之金蓋山授徒不輟所著書曰四書考證曰性理集義曰易說曰讀史纂要曰耕讀怡情錄至治中始還故里別署耕讀居士足不入市或有乞詩文者辭曰吾欲涌養德性何口說爲疾篤取所著書焚之曰玄奧處宋儒已盡之安用此

精粗為九十六歲而卒其門人曰沈夢麟曰黃彝曰鄭忠相率制服葬于金蓋私謚正節修

戚朝陽先生崇僧

戚崇僧字仲咸金華人貞孝先生紹之孫也家學出于呂氏先生年二十七始從白雲講道同門推為高第清苦自處不以時尚改度每謂人知富貴之可欲而不知貧賤之可樂也先生之父訪其壻呂汲于乳康太平山中愛之先生遂奉父居焉汲之子權亦白雲徒也其諸孫遂從先生學居常默坐一室環書數百卷非有故不出人稱朝陽先生所著有春秋纂例原旨三卷四書儀對二卷後復古編一卷昭穆圖一卷歷代指掌圖二卷先生精于象學嘗以象法籍寫易詩書禮春秋孝經論語學庸

孟子將獻之朝以儀禮一經未及竟不果上又嘗為書言時政將詣闕陳之亦不果行黃晉卿曰人見君高蹈物表目以為畸人靜者而不知其未始忘情斯世第不苟售耳修

朱裕軒先生同善

朱同善字聖與義烏人從白雲講究經旨學者師之稱曰裕軒先生

隱君劉青村先生涓

劉涓梓材案金華先民傳作金涓蓋與仁山先生同為項伯之後由項而賜姓為劉吳越時又由劉而改姓為金者故金涓即劉涓也字德源義烏人從白雲于八華山稱為高第弟子又從黃文獻潛學古文詞不樂仕進徙蜀山之青村朋舊叩門焚香淪茗對榻劇談去則閉門不出學者稱曰青村先生

推官李先生裕

李裕字公饒東陽人從白雲學嘗詣闕上至治聖德頌英宗召見至德殿中書奏補國子生登天歷閒進士第授陳州同知轉道州路總管府推官而卒

李先生序

李序字仲倫東陽人弱冠從白雲推為上第為文以左國史漢為標格唐宋以下勿論也宋褧按部以先生自隨危太樸素在史館時歌其詩以為入格臥東白山中與鹿皮子陳樵相倡和士類皆師表之

貞節蔣若晦先生元

蔣元梓材案先生姓原本作薛復抹去改作蔣攷先生之祖蔣沐築橫城精舍以延方校峯則以為蔣氏者是也薛陰薛

元字徵之號庸齋與辛愚姚樞等講貫古學者別一人　字子晦一字若晦東陽人從白雲遊不仕學者私謚貞節先生所著有中庸注補

雲濠謹案兩浙名賢錄載先生著有學則二十卷又謝山學案劄記云先生著有四書箋戴

樸先生巨卿

樸巨卿東陽青石渡人白雲高弟

趙先生子漸

趙子漸金華人

梓材謹案黃文獻誌退藏山人趙若磬墓言其先自開封從衢州又自衢徙蘭溪退藏僑居于郡城次子嗣鴻遣之受業于鄉先生許君嗣鴻蓋即先生之名子漸其字也

張先生匡敬

張匡敬字主一金華人也其大父曰頤齋先生衍父曰木齋先

生主善皆有學行而先生從白雲遊補

馬一得先生道貫

馬道貫字德珍東陽人白雲弟子自號一得叟恬退非公不入城府所著有尚書疏義六卷一得叟集補

鄉舉江先生孚

江先生起合傳

江孚江起常山人兄弟並從白雲補

雲濠謹案宏治衢州府志言先生兄弟與伯兄叔載齊名人號曰三江先生但載江孚受業于文懿之門以書經中至順壬申鄉第弟起詞氣雄辯云

教諭王先生麟附子延齡

王麟東平人也嘗自廣陵至婺學于白雲期年而歸白雲書學

箴以遺之仕終昌平教諭其居廣陵聞白雲歿為發喪悲不自勝其後凡遇白雲生辰忌日必設祭去酒肉不食又為白雲刻尚書大學諸書以傳蓋不負師門者也子延齡為明翰林補

縣官合刺不花先生

合刺不花蒙古人也官浙之台州達魯花赤已而移徽州嘗遊白雲之門其學以誠意不欺為主嘗喜挾方冊攜一羊皮坐于山頭水涯歌詠終日野老過者輒呼而問以民間疾苦以德為化嘗曰法所以防姦事苟集矣法不必盡用也二州之民化之幾于無訟考績為天下最元儒惟魯齋之門有以蒙古從學者此外惟白雲而已補

何先生宗誠

何先生宗映合傳

何先生宗瑞合傳

何宗誠字口口金華人也其父遯山先生鳳隱于醫道君子也三子曰宗誠曰宗映曰宗瑞白雲許文懿公方鞫孤時落落不偶莫從之遊遯山獨奇之館于家使先生兄弟師之而以世務機利迷罔他岐固勉以義令求其遠者大者文懿遂決意于學遯山悉出其藏書使觀之率其鄉之子弟以共師之而文懿名始盛終身嚴事遯山以為淵源之自也先生兄弟三人皆學于白雲而其詳不可考補

方先生麟

李先生亦合傳

方麟太末人李亦東陽人與蔣貞節元皆文懿弟子貞節延兩先生于家塾俾其子允升禮而師之參王忠文集

范葉學侶

鄭先生謹

鄭謹字彥淵范祖幹葉儀之學侶也所著心學圖說詳金華先賢傳補

靜儉門人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見下凝熙門人

博士鄭先生濤

鄭濤字仲舒浦江人受業柳道傳工于詞翰為丞相脫脫所知授經筵檢討轉國史院編修翰林應奉遷太常博士而罷

提舉戴九靈先生良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所居在九靈山下因以爲號好讀書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皆精究其旨棄舉子業學于柳道傳貫道傳之死心喪三年（雲濠案朱氏彝尊爲先生擬傳云父喑與柳貫交命良受學于貫并從黃溍吳萊遊）至正十年余闕僉浙東廉訪行部至浦江先生上謁與之談詩闕曰士不知詩久矣非子吾不敢語乃盡授以平日所得于師友者時以潛溪華川長山與叔能稱四先生起爲月泉書院山長婺越攻取不已避兵山中者久之張士誠用至正年號開藩于吳東南之名士多往依之先生受中順大夫淮南行省儒學提舉明伐吳先生從海道求救于山東擴廓帖木兒洪武元年山東降附先生附海舟還定海與東南失職之徒謝蕭揭汝丁鶴年歌哭于四明山中其子挽之還家不得也十五年徵至金陵明年欲授以官不可而自裁年六十七（修）

謝山九靈先生山房記曰九靈以不肯屈身而被繫願其死不甚明使其出于自裁固爲元畢命即令以狷死亦爲元也九靈之大節不必果出于自裁而要可信其爲元也

學官楊元度先生璉（附兄玖弟瑀）

楊璉字元度餘姚人師事柳待制貫與海內博洽者辭說數困之註詩傳名物類考侍御史姚燧劾文上之後以鄉貢歷寧海縉雲及本州學官兄玖弟瑀稱三楊

（雲濠謹案玖一作瑛黃氏補本爲元度傳云兄瑛慶元路學正弟瑀縉雲教諭並有文名）

正傳家學

閻學吳先生沈

吳沈字潛仲蘭溪人元國子博士正傳之子以學行聞太祖下婺州召先生及同郡許元葉瓊王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吳履孫震張起敬會食省中日令三人進講經史已命先生爲郡學訓導洪武初郡以儒士舉詢上其名曰信仲授翰林院待制先生謂修撰王禕曰名誤不更是欺罔也將白于朝禕言恐觸上怒先生不從牒請改正帝喜曰誠慤人也召侍左右以事降編修給事中鄭相同言故事啟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今一體稱臣于禮未安先生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尊東宮所以尊主上也相同言非是帝從之尋以奏劉失旨降翰林院典籍已擢東閣大學士初帝謂先生曰聖賢立教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故在經卷未易會其要領爾等以三事編輯至是書成賜名精誠錄命先生撰序後改國子博士以老歸先生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爲非禮後布政使夏寅祭酒邱濬皆沿其說至嘉靖九年更定祀典改稱至聖先師實自先生發之也

正傳門人

教授胡長山先生翰見上白雲門人

參議諸葛先生伯衡

諸葛伯衡蘭溪人也吳禮部門人見金華先賢傳補

（梓材謹案先生官至廣東參議卒金華杜桓爲作小傳稱爲清修直亮之士）

訓導徐先生原

徐原字均善蘭溪人也少從吳禮部遊與禮部子沈童稚為友博覽羣書以詩文名世所著有五經講義強學齋文集數卷明太祖取婺州與沈同命為訓導歷主福建江西考試或云太祖改婺州為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沈徐原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之聲參金華府志

汪氏家學

縣令汪遜齋先生汝懋別見慈湖學案

蔣氏家學

貞節蔣若晦先生元見上白雲門人

本心門人朱劉六傳

隱君周紫巖先生潤祖

周潤祖字彥德臨海人也學于周待制仁榮與達兼善為識學友梓材案達兼善蓋即泰不華隱居教授四十年至正中召之已卒鄉人即其所居稱之曰紫巖先生所著有紫巖集十卷補

忠介達先生泰不華

泰不華字兼善以父為台州錄事遂居于台家貧好讀書周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累官至禮部侍郎至正元年除紹興總管召入史館與修三史歷禮部尚書出為台州路達魯花赤方國珍作亂死之追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公謚忠介

紫巖講友

隱君朱翰隱先生嗣壽

朱嗣壽字得仁一字翰隱本台之臨海人徙仙居台學自魯齋而後生徒甚眾先生少以文雄于曹既而慨然曰學不為己雖多無益也乃益從事于性命之旨一切文詞必根柢于理紫巖周先生潤祖魯齋之嫡傳也少與同舍至是相見論學欽祉服日高見層出吾弗如也長潭陶凱以師禮嚴事之嘗言世俗為學不過資講說助佔畢求其躬行之實無有也故力修門內之仕泰不華欲薦于朝先生謝曰祿以逮親為榮親已歿矣不願遠親重遲其意而止晚治別業曰東園蒔菊甚盛學者不呼其姓但稱為翰隱先生補

凝熙門人

知州吳德基先生履

吳履字德基蘭溪人受學于聞人夢吉受春秋繼從柳貫黃晉卿游吳萊學古文詞年二十五明道著書義門鄭氏之東明山名震朝野元至正中有薦為翰林編修辭不赴明初定鼎金陵遣使奉書幣聘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召授皇太子經筵起居注總修元史陞翰林學士議封功臣勳爵遷國子司業三轉為翰林侍講學士總修大明日歷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

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賛善大夫寵遇隆渥欣忭多旣而念其
開國文臣之首侍從十有九年制度典章燦然大備詔以年老
致政還家以長孫愼坐法舉家遷謫茂州至夔門得疾不食者
三旬書觀化帖端坐而逝年七十有二正統中賜謚文憲先生
博極羣書孜孜聖學道德文章師表當世歿昭皇獻實翊治化
名徧寰宇文傳外夷而循循謙抑下士接引後進所著有潜
溪集翰苑集芝園集蘿山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合一百四十
餘卷子璲字仲珩以書法擅名當世朝野稱之參金華賢達傳

百家謹案金華之學自白雲一聾而下多流而爲文人夫
文與道不相離文顯而道薄耳雖然道之不亡也猶幸有
斯

謝山宋文憲公畫像記曰文憲之學受之其鄉黃文獻公
柳文肅公淵頼先生北萊凝熙先生聞人夢吉四家之學
並出于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遞傳上溯勉齋以爲徽公
世嫡予嘗謂婺中之學至白雲而所求于道者疑若稍淺
漸流于章句訓詁未有深造自得之語視仁山遠遜之逮
中學統之一變也義烏諸公師之遂成文章之士則再變
也至公而漸流于佞佛者流則三變也猶幸方文正公爲
公高弟一振而有光于西河幾幾乎可以復振徽公之緒
惜其以囚終未見其止而并不得其傳雖然吾讀文獻文
肅淵頼及公之文愛其雅馴不佻粹然有儒者氣象此則
究其所得于經苑之際言不可誣也詞章雖君子之餘事

然而心氣由之以傳雖欲粉飾而卒不可得公以開國巨
公首倡有明三百年鍾呂之音故尤有蒼渾穆之神有
魄于行墨之間其一代之元化所以鼓吹休明者與

唐先生以仁

唐以仁金華人從聞人夢吉學夢吉奇之妻以女元末奉夢吉
避地乳峯魁山下因家焉補

兩峯門人

長史朱白雲先生右附師李五峯

朱右字伯賢雲濠案儒林錄作序賢臨江人程門高弟光庭之後學于陳
兩峯又嘗受文法于李五峯明初徵赴史局累官至晉府右長
史所著有白雲稿春秋類編三史鉤元秦漢文衡深衣考談歷

代統紀要覽元史補遺先生在明初與潜溪子充輩皆朱門之
世嫡然漸趨于文章而心得則似少減矣

匪石門人

左丞王先生守誠別見草廬學案

柏軒門人

邢先生沂附子旭

邢沂雲濠案黃氏補本作邢所金華人也從范純孝祖幹遊以詞翰知名子
旭字景暘學于家庭登乳桑二年進士累官河南參政適歲旱
勞修舉荒政民賴以安奏免二程子孫徭役賜田土正統初陞
四川布政革弊去奸撫養軍民恩威並著土司王乳壽董敏失
和治兵交攻朝廷遣師討之景暘身詣其寨諭以禍福皆釋甲

待罪請道子入質進馬謝思尋致仕卒蜀人追思惠政立碑成都三公廟祀之所著有退省集

隱君汪先生與立

汪與立字師道金華人也雲濠案一作蘭溪人受業于范祖幹其德行與何壽朋齊名而文學稍優嘗謂學者當視古人爲不足毋視今人爲有餘人以爲名言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優游林泉以高壽終

南陽門人

隱君何先生壽朋

何壽朋字德齡金華人也雲濠案一作蘭溪人學于葉儀守道安貧不肯干人明洪武中舉孝廉父歿以所居易地而葬學者稱爲歸全先生補

祭酒許先生元

教授許先生亨並見白雲家學

槀齋家學

教授蘇先生伯衡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父友龍受業許白雲之門先生警敏絕倫博洽羣籍爲古文有聲元末貢于鄉明太祖置禮賢館先生與焉歲丙午用爲國子學錄遷學正被薦召見擢翰林編修力辭乞省覲歸洪武十年學士宋濂致仕太祖問誰可代者濂對曰伯衡臣鄉人學博行修文辭蔚贍有法太祖卽徵之入見復以疾辭賜衣鈔而還二十一年聘主會試事竣復辭還尋爲處州教授坐表箋誤下吏死

靜學家學

侍郎李先生希明

李希明字濬文白雲高弟唐之子也承其父之學洪武初以薦舉累官監察御史出爲江西參政陳友諒餘孽尙蠢動朝議出師勦之先生以爲不若招撫從之仕終刑部侍郎補正節門人

縣尹沈先生夢麟

沈夢麟字元昭歸安人少有詩名元時以乙科授婺州學正遷武康尹以疾辭洪武開五主文衡于閩浙年九十三卒著有花溪集參宏治湖州志

黃先生溍

黃溍

隱君鄭先生忠

鄭忠字原凱嘉興人閉門讀書無閒寒暑從衛富益講易一夕夢吞北斗自是時名大著志在恬淡雅好泉石終元世高蹈不仕參浙江通志

若晦家學

學正蔣先生允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方李門人

學正蔣先生允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九靈門人

處士李先生孝謙父仕開
李先生悌謙合傳
李先生忠謙合傳
李孝謙鄞縣人父仕開操履方正當元季四方羣騷閉門不妄交惟善武林楊舜台州陸德暘金華戴良孔嘉高明慈溪胡舜咨令子弟受學焉先生及弟悌謙忠謙皆孝友嗜學親療各求醫業選侍床下親食後食不食終弗御匕箸及明孔業中詔天下纂修圖志太守汪旭起先生總修郡乘書成而卒參寧波府志
謝山跋四明文獻錄題詞曰處士讀書歷嘗受業于胡舜咨戴九靈楊彥常吳主一揭伯防遠有端緒其生平所著尚有經書問難通鑑考證許心百忍箴註急就章解長律英華中林集而今不可得見矣是錄之後又別有四明名賢記今亦不可得
唐先生輗別見慈湖學案
蛟峯續傳
員外方愚泉先生道傳別見慈湖學案
鞠隱門人
尚書陶耐久先生凱
陶凱字中立樂清人洪武中薦舉授翰林應奉歷官國子祭酒自稱耐久道人先生應聘而起時國家稽古禮文事多先生裁定詔令封冊歌頌時命先生文章遂盛傳于世參姓譜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以先生爲臨海人官至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以旌其忠

潛溪門人朱劉七傳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詳見明儒學案
唐氏家學
唐委順先生光祖
唐光祖字仲邊金華人以仁子先生承其家傳授徒講學以師道自任所著有委順夫集修
委順門人朱劉八傳
胡先生仕寧
胡仕寧字口口元廉人也受業于唐仲邊有高節補

宋元學案卷八十二終

雙峰學案表

饒魯——陳大猷——黃勉齋李宏齋黃尚質柴南陔強恕門人晦翁清江再傳

吳中——朱以實——子公遷——洪初——王逢——何英——李仕魯

吳存——劉耳
梧岡同調

羅天酉
趙良淳
萬鎮

湯伯陽
魯士能
程若庸

金若洙
范奕
吳錫疇
程鉅夫——揭傒斯
趙孟頫
林夢正——徐一夔
曩願講友
周棨
婿豐講友

吳澄別爲草廬學案

許應庚
附弟應庭

王佖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饒應中——熊凱——熊良輔見下泉舉門人
龔煥——熊良輔

汪華——從子應昇——從孫克寬——從孫時中

汪相

吳迂——汪克寬見下東山再傳
鄭合生
戴璿

蔡汝揆
羅椅
史沆
李寘

徐道隆——子戴孫
景程同調

私淑袁易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吳存見下梧岡同調

方逵別見勉齋學案
雙峰講友

餘姚黃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修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雙峯學案

祖望謹案雙峯亦勉齋之一支也累傳而得草廬說者謂雙峯晚年多不同于朱子以此詆之予謂是未足以少雙峯也獨惜其書之不傳述雙峯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多仍黎洲原本之舊補山修補未完）

黃柴門人朱劉再傳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

饒魯字伯輿一字仲元餘干人髫齡有志于學稍長從黃勉齋幹李宏齋燔學勉齋問論語首論時習習是如何用功先生曰當兼二義繹之以思慮熟之以踐履勉齋大器之嘗以易赴棘試不遇遂歸專意聖賢之學以致知力行爲本中書舍人趙汝騰御史董槐左司諫湯中提刑蔡杭等皆相爲引薦召不起時理學大明師儒攸屬四方聘講無虛日作朋來館以居學者又作石洞書院前有兩峯因號雙峯門人私謚曰文元所著有五經講義語孟紀聞春秋節傳學庸纂述太極三圖庸學十二圖西銘圖近思錄註

百家謹案黃勉齋幹得朱子之正統其門人一傳于金華何北山基以遞傳于王魯齋柏金仁山履祥許白雲謙又于江右傳饒雙峯魯其後遂有吳草廬澄上接朱子之經學可謂盛矣

祖望謹案草廬嘗曰朱子中庸章句或問擇之精語之詳矣惟精也精之又精鄰于巧惟詳也詳之又詳流于多其渾然者巧則裂其粲然者多則惑澄少讀中庸不無一二與朱子異後觀饒伯輿父所見亦然恨生晚不獲就正之則雙峯蓋亦不盡同于朱子者

雙峯語錄

下學上達意在言表程子此語蓋爲讀書者言讀書是下學之一事蓋凡下學者皆可以上達但恐下學得不是則不能上達耳且如讀書則聖人所以作經之意是上面一層事其言語則

只是下面一層事所以謂之意在言表若讀書而能求其意則出辭以通理而可上達若但溺心于章句訓詁之閒不能玩其意之所以然則是徒事于言語文辭而已決不能通其理也程子曰玩其辭不得其意者有矣又曰前儒矢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此皆下學得不是而無由上達者也

問夫子所謂下學兼知行否曰夫子此章只說知惟程子引此以釋忠恕達道不遠曰斯下學上達之意卻是兼知行說

問或問云上達而與天爲一是知行都到能如此否曰與天爲一亦以知言方其未上達時與天隔幾重在及其既已上達則吾心卽天天卽吾心但聖人之上達與學者之上達有遲速之不同聖人才學便達學者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後方

貫通

問人門涵養之道須用敬否曰固是如此但工夫熟時亦不用說敬只是纔靜便存而今初學卻須把敬來作一件事常常持守久之而熟則忘其爲敬矣

問明道敎人且靜坐是如何曰此亦爲初學而言蓋他從紛擾中來此心不定如野馬然如何便做得工夫故敎他靜坐待此心寧後卻做工夫然亦非敎他終只靜坐也故下且字

因言調息歲亦不可無如釋氏之念佛號道家之數息皆是要收此心使之專一在此若此心不存則數珠之數數息之數皆差了調息亦然人心不定者其鼻息之噓氣常長吸氣常短故須有以調之息數停勻則心亦漸定調息又勝數息

須是靜方看得道理出廬山諸人如蔡元思胡伯量輩皆不肯于此著功見某有時靜坐諸公皆見攻以爲學禪雖宏齋亦不能不以爲慮也

看道理須是涵養若此心不得其正如何看得出調息歲亦不可無蓋心固氣之帥然亦當持其志無暴其氣也

賦詩有云三釜爲親今莫及萬鍾于我復何加遂不起所著有栢岡集修

栢岡先生天酉

縣令羅栢岡先生天酉

羅天酉字恭甫新昌人師事雙峯成開慶進士以格非心去非人對策丁大全擯外歷官知懷集縣不期年而治成父卒服除使者愕然歎服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于世

知州趙先生良淳

趙良淳字景程餘干人忠定公汝愚曾孫少學于其鄉饒雙峯知立身大節及仕所至以幹治稱以蔭三遷至淮西運轄改知分寧劇邑俗尙譁訐先生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孝者尊禮之其桀驁者乃繩以法俗爲少革秩滿知安吉州時

雙峯講友

處士方逵雲先生逵　別見勉齋學案

雙峯門人　朱劉三傳

州判陳東齋先生大猷

陳大猷字文獻號東齋都昌人師雙峯饒氏歷仕至從政郎改黃州軍判官著尙書集傳會通子淞

隱君吳準軒先生中

吳中字中行號準軒樂平人早慕伊洛之學聞雙峯饒魯得考亭朱子正緒往從之遊盡得其緒論體認精詳隱居不仕名藉藉當時部使者稅駕其門因質曰論語言心凡幾等卽應聲曰簡在帝心天地之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亞聖大賢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衆人之心也

元兵亟至知州李庚先遁百事隳廢先生至凡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飢歲盜起勸富人出粟賑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人民亦所不惜其言懇懇足以動人人皆倒囷以應且以義諭盜卒為良民及兵圍城率衆城守元將范文虎遣使招降先生焚書斬其使卒為吳國定所賣先降先生自縊死其妻雍氏同縊于郡治之集芳軒

參軍萬先生鎮

湯先生伯陽合傳

萬鎮字子靜平江人師方明甫饒雙峯而雙峯尤愛之嘗稱天下讀書湯伯陽第一子靜次之梓材案湯伯陽一統志作伯易鄱陽人亦雙峯弟子天下讀書云云雙峯謂魯時舉語

賈似道帥荆辟先生為公安竹口書院山長不赴

登淳祐庚戌第授澧州司戶參軍著有左傳十辯倣晦翁社倉率鄉人以為規矩魯士能嘗曰子靜言語懇懇極古今事情非老生常談也

宋元學案卷八十三　五

·錄事魯寶潭先生士能

魯士能字時舉平江人淳祐閒進士從饒雙峯學自號寶潭為監利令辟充沅州錄事兼倉事時呂帥政貪酷沅有叔訟姪分金者委先生勘帥意有所望而先生得誣狀據事申之呂大怒遣卒叢所掌軍餉積三十餘年至是啟之耗五十斤責先生償白于朝廷追毀出身文字羈流沅州六年呂死事得白先生受誣與得直並無喜憂色既歸講學道巖

山長程徽庵先生若庸

程若庸字逢原休寧人從雙峯及沈毅齋貫琦得朱子之學淳祐閒聘湖州安定書院山長馮去疾創臨汝書院于撫州復聘為山長咸淳閒登進士授武夷書院山長累主師席其從遊者最盛稱徽庵先生所著有性理字訓講義太極洪範圖說陳定字極稱其字訓雲濠案黃氏補本續云吳草廬澄其門人也

斛峯書院講義

龜山先生楊文靖公曰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于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其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

宋元學案卷八十三　六

何為準又嘗語羅公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大體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學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閒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閒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于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才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為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言道易知道之體用難言道之體用易知道之全體妙用難道者何陰陽五行萬物萬事之理初非有出于陰陽五行萬物萬事之外者以形器爲道而不知其有沖漠無朕之體者非也以空虛爲道而不知其有閎闢無窮之用者非也知其體之無朕而不知其有沖漠無朕之體者非也以貫通千古無頃刻之間斷則其體之全用之妙亦有知之而未盡焉者矣或問而知之或見而知之其知之而盡焉者乎生而知之不思而得安而行之不勉而中者聖人也學而知之思焉而無不得利而行之勉焉而無不中者賢人也皆知之而盡焉者也學者之學無他亦學乎聖賢所知之道而已學乎聖賢所知之道無他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矣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大學明明德之工夫也主敬以立其本則又小學之工夫而大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焉者也程朱子以來誰不知由小學而進于大學然少而習焉壯而勉焉老雖或知之往往未能盡焉何也文靖之言曰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于幽閒靜一之中而超然自得于書言象意之表此讀書之法也不以此爲法而徒于章句訓詁文墨議論之是尙則其于主敬也不過日有整齊嚴肅而無怠惰縱肆斯可矣其于窮理也不過曰有誦讀記問而無疏脫遺忘斯可矣其于反躬也不過曰有忠信愿慤而無私僞邪慝斯可矣嗚呼是豈知聖賢之學斯道之全體妙用有不但如是而已者乎聖賢之學斯道之全體妙用其何以言之道爲太極造化之樞紐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心爲太極品彙之根柢一物各統體一太極也萬化之流行由于元亨利貞之四德者天地之全體妙用也有人心之全體而後天地之全體始于是而立焉人心之全體少有或虧則天地之全體不能以自立矣有人心之妙用而後天地之妙用始于是而行焉人心之妙用少有或戾則天地之妙用不能以自行矣此參天地贊化育所以不可一日而無聖賢之道學聖賢之道者不以一身一家一時一世之心爲心而以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心爲心不以一身一家一時一世之道爲道而以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道爲道則此心之統宗會元渾乎大德之敦化此道之脈乎小德之川流其于主敬也必將如對日星如臨淵谷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而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心在其中矣其于窮理也必將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究事物之準則推造化之本原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而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道在其中矣其于反躬也必將以無欲爲一以無息爲誠以日新爲德以富有爲業以一民一物不被其澤爲己任以天下後世不傳此道爲己憂而此心此道之全體妙用皆在其中矣張子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去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子思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曾子所謂置之而塞天地之溥之而橫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是皆吾分之所當爲而吾力之所能爲者文靖所謂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者此也

所謂學聖賢之學也文靖曰學而不問道猶不學也若庸亦曰創書院以身從容默會而有深功驗之以心超然自得而有餘味者能之乎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過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是志也坐春立雪之時身體心驗之舊矣道南之教寧不以是爲先務乎由龜山豫章而延平逮吾朱子大成集焉推其說以教天下後世至明且備若庸嘗取其後集所答劉季章書畫爲四等之圖其一等曰聖賢之學其二等曰仁義名節之學其三等曰辭章之學其四等曰科舉之學有剽竊架漏而不入等者有志于第二等而未能篤實者有志于第一等而不能無過不及之偏者有在二三四等中不安于小成而能勇進于一等者大抵三四等識趣不高奪其舊習雖有甚難而其不變亦自不足爲世輕重惟第二等資質稍高一生謹畏循規守矩向仁慕義不爲不力惜其不知向上更有聖賢之學切于身心而爲事業之根本者焉今之收拾人才推廣聖賢學問血脈正須著力救拔此一等人而不可與其下二等概而視之也若夫聖賢之學無他始由此以爲士終即此以爲聖人始由此以修身終即此以平天下即知此道是天地間自然之理又知此學是吾人本分之事既能眞知而篤信之則其趣向自然正當其志氣自然勇決其工夫次第必能向上尋覓不待他人勸率而自不能已矣不幸而或不遇于世亦必有以自樂而無所怨悔焉嗚呼所以爲聞道之士也此所謂

聖賢之學也文靖曰學而不問道猶不學也若庸亦曰創書院而不講明此道與無書院等爾立軒大夫寧不謂然或問彌綸六合貫通千古其可汎然言之而無一定之義乎曰以此心言莫若一誠字誠者五常百行之根柢也以此理言莫若一中字中者應事接物之準則也對而言則此心此理不可偏廢單而言則心不外乎此理理不外乎此心誠可以兼中中亦可以兼誠堯舜禹湯言中誠固在其中中庸通書言誠中亦不在其外朱子謂理只是一箇理舉著全無欠缺且如說著誠則都在誠上說著仁則都在仁上說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只是這箇道理血脈自然貫通其此之謂歟

梓材謹案先生有增廣性理字訓若干條當爲補入

附錄

朱楓林書性理字訓後曰晦庵門人程正思字訓三十條勿齋增廣之爲六門百八十三條今增善字補以蒙齋之訓凡百八十四條德業盡性心正四條訓有未妥僭易數字餘皆元文程敬叔讀書日程八歲未入小學教之讀此甚善但此書四字成言其語既簡約而題目多涉命性其理又幽深若非根據出處本義而窃取世俗事物以開喻之未見其有益也試以開卷太極之訓言之孔子贊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今訓太極之字當原乎此其曰至理渾然沖漠無朕者理行乎事理之中如身體之脈理如枝幹之紋理徹上徹

無不至到所謂至理也脈理紋理皆不一也而皆必有統會之處今以八卦觀之乾兌二卦同生于太陽之象也離震二卦同生于少陰之象也巽坎二卦同生于少陽之象也艮坤二卦同生于太陰之象也又以四象觀之太陽少陰同生于陽儀也少陽太陰同生于陰儀也八卦四象各有統會既如此矣則兩儀豈無統會哉故孔子指其統會者而名之曰太極極者屋之脊棟中正高上衆材之所湊合者也太者大大之謂也太極者大大高上統會之稱而已易書之儀之象之卦兩而四四而八以至于無窮由本而末由原而流皆所謂至理也太極者至理之渾然者也渾然云者如水之渾濁然人之視之不見其中之所有蓋理之統會其胚胎融聚者固如此也泉之未發曰沖沙地

曠遠曰漠朕者目未開而有其罅隙也曰沖曰漠曰無朕皆以形容其渾然者也其曰造化樞紐品彙根柢者氣一噓而萬物盈所謂造也氣一吸而萬物虛所謂化也氣之造物化物猶戶之一闔一闢也究而言之則闔闢在乎樞樞必在乎容樞之紐易之儀象卦者造化也所謂太極者其樞紐物之異類曰品物之同類曰彙萬物並生于兩間而有同類異類者如花葉之在枝幹或同或異也究而言之則枝幹本于根根必附乎命根之柢易之儀象卦者品彙也所謂太極者其根柢也玩諸易以釋太極之本義本義既得則後世儒者所稱述可一見而決若異端之所言者固不足論也凡讀聖賢之書皆當如此考究令字字有著落非特此書也故舉此一條以見例云

進士許先生應庚附弟應庭

許應庚字春伯平江人遊李宏齋及雙峯之門與弟應庭並有時名俱登紹定二年進士先生尤以操行著張萬全守岳州以學行宜列鄉貢

運使王敬嚴先生柄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饒先生應中

饒應中

梓材謹案熊遜溪從先生以得雙峯之傳則先生雙峯之高弟也

隱君汪東山先生華

汪華字榮夫號東山祁門人與族兄相同事雙峯早歲又從學郡陽趙介如江古心高弟也與中書右丞燕公楠爲同門友至

元初公楠僉江浙行省事道祁門訪先生與論舊故將薦諸朝先生固辭而止從孫克寬知名于世雲濠案黃氏本云仲孫克寬字仁夫能嗣其傳仲孫當是從孫之譌

汪先生相

汪相字魏夫與弟榮夫皆學于雙峯兩人問難叩擊悉得其旨與祁邑理學之盛自二人發之

逸民吳可堂先生迂

吳迂字仲迂浮梁人從雙峯學嘗應科舉不上遂棄之辟兵橫塘講道不廢皇慶開浮梁牧郭郁延之爲師以訓學者時稱可堂先生汪克寬其門人也雲濠案黃氏本云同邑鄭合生戴璿皆師事之所著有四書語錄五經發明孔子世家先儒法言粹言重定綱目使者表其

所居曰逸民年九十卒

蔡愚泉先生汝揆

蔡汝揆字君審新昌人用之七世孫也師饒雙峯得道學之傳門人稱爲愚泉先生所著有希賢錄貫道集友議諸種修

縣令羅碉谷先生椅

羅椅字子遠號碉谷廬陵人也雙峯弟子寶祐進士以秉義郎爲江陵教授改潭州宰贛之信豐遷提轄榷貨補

史水東先生洎

李先生賁合傳

史洎字自亭餘干人嘗述雙峯之言曰人爲萬物之靈天地不足者亦能補故人當與天地配不當與萬物倫同門李賁嘗曰自亭問答出入微妙學者尊之爲水東先生

梓材謹案李先生賁與胡弋溪門人臨川李賁同名弋溪已在元之中葉其門人不得與水東同門蓋別一人也

景程同調

提刑徐先生道隆附子載孫

徐道隆字伯謙武義人以任入官爲浙西提刑元兵至臨平阜亭山令問道入援時水陸皆有屯軍道絕不通議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即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郡守趙良淳既經死德祐二年正月朔旦追兵及先生江陵親從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槍槊折一軍盡沒先生見執艦內閒守者少急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餘兵有脫歸者言于朝命贈官賜謚厚恤其家立廟安吉越三日宋亡參史傳

雙峯私淑

山長袁先生易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教授吳先生存見下梧岡同調

東齋家學朱劉四傳

經師陳雲莊先生澔

陳澔字可大號雲莊又號北山東齋先生大猷子于宋季不求聞達博學好古有禮記集說行于世學者稱爲雲莊先生年八十有二卒元奎章學士虞集題其墓曰西人物志作學者稱爲經歸先生

經師陳先生墓

雲濠謹案黎洲原本先生傳末云明成化七年禮部題請從祀學宮未報宏治十七年巡撫御史張本提學副使邵寶題準別爲祀之

準軒門人

朱梧岡先生以實

朱以實號梧岡樂平人也師事吳準軒以紹朱子子公遷

梧岡同調

教授吳先生存附門人劉耳

吳存字仲退鄱陽人私淑雙峯之學部使者爭勸以仕不答延祐元年設科總管史烜曰是不可無吳先生強起之選授本路學正不及代歸又調寧國教授未久引年七年聘主本省鄉試尋卒先生嘗語門人劉耳曰學非樂不足言學樂在心心誠則樂不然不樂故一言一動不可不誠所著有程朱傳義折衷月灣集補

祖望謹案先生當與朱梧岡父子同聲饒之志乘妄言先生爲王逢原之徒謬矣

徽庵門人

縣令金東園先生若洙

金若洙字子方休寧人受業于程徽庵寶祐間鄉舉官黔江縣令宋亡不仕歸築東園隱讀其間所著有東園集四訊吟編性理字訓集文

范先生奕

吳蘭皐先生錫疇入倪

范奕吳錫疇皆新安人程若庸高弟子

梓材謹案吳先生字元倫休寧人竹洲先生倣之從孫隱君屋之子也徽州府志載其研精理學所居藝蘭以自況

著有蘭皐集

文憲程雪樓先生鉅夫

程鉅夫名文海以行新建之吳城人叔父飛卿通判建昌以城內附先生入爲質子授管軍千戶召見應對詳明改直翰林授應奉翰林文字進修撰集賢直學士祕書少監翰林集賢學士至元二十四年以侍御史求賢于江南有宋遺老網羅殆盡仍拜集賢學士行御史臺事二十九年召對明年出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移江南湖北道大德八年召拜翰林學士至大三年廉訪山南江北明年召對留爲翰林學士承旨以病乞骸骨居五年而卒年七十贈大司徒追封楚國公謚文憲初先生讀書臨汝書院受學于族叔徽庵與吳草廬同門友人稱爲雪樓先生因其所居曰雪樓也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別爲草廬學案

應中門人

熊遜溪先生凱

熊凱字舜夫南昌人從饒應中得雙峯之傳以明經開塾四十餘年時稱遜溪先生門人同邑熊良輔最知名參南昌府志

龔泉峯先生煥

龔煥字幼文雲濠案一作右文進賢人通五經師饒應中以明體返躬爲務時科舉未行文章猶尚華靡先生獨與學者議曰苟以科舉必遵朱氏之學其程式皆預爲擬定先生歿而科目興一如其言居泉峯下人稱爲泉峯先生同上

東山家學

汪先生應昇

汪應昇

梓材謹案先生爲環谷之父東山先生從子也俟攷其事實

可堂門人

鄉舉汪環谷先生克寬見下東山再傳

鄭先生合生

鄭合生字子謙浮梁人

徽君戴先生璹

戴璹字仲才浮梁人學于吳仲迂元季避兵深山講道明初重定賦稅法浮梁頗重先生上書言之得減及累薦卒不起所著

有東山集
梧岡家學 朱劉五傳

教授朱明所先生公邁

朱公邁字克升梧岡子有家學歷婺處二州教授辟兵轉徙徽栝歙信之間已而以病歸里先生有篤行里人乘亂喜戕人者聞其來爲之止殺先生曰是可化也力疾訪之其人感悟然病遂以是篤五日而卒先生嘗題其室曰高明之所學者稱爲明所先生所著有四書通旨四書約說餘力稟詩經疏義其高弟曰洪初

雲濠謹案貢氏補本作其高弟曰洪初李士魯又案士魯過氏分省人物考作仕魯

雪樓門人

文安揭曼碩先生傒斯

揭傒斯字曼碩富州人早有文名大德間出遊湘漢程鉅夫爲湖南憲長特器重之妻以從妹與盧摯列薦于朝三入翰林仕至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卒官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先生狀

鉅夫謂獲出門下受知最深修

文敏趙松雪先生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湖州人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文敏追封魏國公程鉅夫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先生以之入見故終身以師事之修

梓材謹案朱氏經義考引姓譜言敖繼公寓居湖州鄱通經術趙孟頫師事之是文敏本敖氏門人

曼碩講友

敎授林古泉先生夢正

林夢正字古泉黃巖人生時宋已內附稍長無所干進去爲浮屠氏先生性聰敏凡六經百氏無不記覽成誦其爲文詞下筆輒千百言後歸于儒客吳楚間以授徒爲業人之去遊京師清河元公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先生皆與之遊而知先生者無如揭公賀丞相當國擢先生教授溧陽其州之人夙知先生爭遣弟子來學靳黃冠起且至先生避居巖疃守臣應敵死州人迎先生攝州事亦遇害參徐始豐稟

遙溪門人

鄉貢熊梅邉先生良輔

熊良輔字任重別號梅邉南昌人舉仁宗延祐鄉貢早師同邑遙溪熊凱學易復得易傳于凱友進賢龔熙試禮部不第歸訓徒鄉塾研究易旨先是朱子本義一遵呂成公所訂古文爲主以六十四卦象爻之辭爲上下經而孔子所釋彖象文言及上下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翼先生所著仍舊本上下經二卷謂之集成十翼十卷謂之附錄統名曰周易本義集成附錄其所採摭自唐迄元凡八十四家中與本義合者錄之即不合而有得于經旨者亦備錄以相發明末則折衷己意蓋本朱子之書而不泥焉者英宗至治二年錢諸梓所著又有風雅遺音小學入門等書從黃氏補本錄入

周易本義集成自序
六經皆聖人垂訓後世之書而易經四聖人之手乃成其爲書也大而天地性命之理無不包微而事物纖悉之情無不盡精入于無形粗及于有象人生日用一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易道之流行顧由而不知者多耳伏羲始畫卦無文字可傳大概以陽吉陰凶爲義文王周公繫之以辭象占其本旨也夫子贊易一以義理爲主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于是乎大備蓋象占固義理之所寓而以義理爲主象占亦在其中矣善學者于此先求易之本旨然後廣而充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之旨將不待卜筮而後見此又自然之妙也自後儒析經傳會之餘學者支離漫衍欲以明易而反以晦易至宋程子作易傳而義理之學大明然程子亦自謂其解易只說得七分朱子一以卜筮爲說然後作易之本旨益著朱子當曰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是則程子之傳孔子之易也朱子之本義文王周公之易也推本而論孔子之易即文王周公之易又嘗以周公建太平之基本稱之又嘗以周公之易即伏羲之易即天地自然之易也雖其旨意微有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要在善觀之耳良輔襲執經于遙溪熊先生已知好易大德壬寅泉峯龔先生授徒泉山之麓良輔分教小學因得肆意于易取諸說而涵泳之乃以己意採輯成編以朱子本義爲主如語錄如程傳以及諸家之說與本義意合者亦有與本義不合而似得其旨者倣錄以相發名曰集疏其後閒有鄙見一二附焉重念理義無窮學

無止法期有所得以卒初志于是繕寫成編凡一十二卷藏之以俟知者

東山再傳

鄉舉汪環谷先生克寬

汪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自歙還居祁門舉泰定三年浙江鄉試歸以經學教授宣歙閒雲濠棻過氏分省人物考云既謁吳仲迂先生而歸遂有志聖賢之學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閒數與師山鄭公講理論學意氣相得學者稱環谷先生著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經禮補逸二書行世有周易傳義音考詩傳音義會通藏于家補

經禮補逸後論

周禮一書果爲周公所爲乎漢武嘗謂周禮爲瀆亂不經之書何休又云六國陰謀之書歐陽文忠公謂周禮可疑者二蘇頴濱謂周禮不可信者三是皆論以爲非周公之遺制也然則周禮果非周公所作乎朱子蓋嘗以周家法度廣大精密言之嘗以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稱之張橫渠謂周公治周莫詳于周禮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又謂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是則又明爲周公所作也考西漢志于周禮未見東漢儒林傳乃謂周官經六篇本孔安國所獻隋經籍志乃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閒獻王獨缺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以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孝武時蓋有其書特未與五經例置博士爾西漢劉歆始置博士遂盛行于世後世因有周禮作于劉歆之說是則

周禮作于周公而非他人之作明矣然冬官何爲而缺也經罹
秦燄散佚之餘與漢儒編錄附麗之誤而始謂之缺也何以知
其然思因攷補散逸得之夫五官所掌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
刑而冬官則掌邦土或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或作而行之謂之
士大夫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
精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
之謂之婦功此冬官之大較也見考工記所載其屬二十有
九皆工之事而士與商農之職俱缺焉考之春官之中如世婦
內宗外宗皆宮中之職本屬天官而乃入之春官夏官之中如
司士諸子皆掌士之職本屬冬官而乃入之夏官地官之中如
司市質人廛人賈師司稽胥師肆長泉府此皆主于商土

均草人稻人場人司稼等職此皆主于農皆本屬冬官因其職
與大司徒掌土地人民者相類乃以入之地官若是者謂非編
錄附麗之誤不可也況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考之天官自
太宰以下六十二地官大司徒以下七十九春官大宗伯以下
七十一夏官大司馬以下六十九秋官大司寇以下六十五何
則冬官獨缺而爲數不及五官皆盈而餘數過之無是理也他
如儀禮有喬夫之官國語有司商之官皆不載諸周禮此亦冬
官之脫簡也要之見載于考工記者固爲冬官之屬然司空掌
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職不止此當自大司空小司空而下摭夏
官之中掌士者地官之中掌商農者與夫喬夫司商之數幷今
考工記所載之工總屬冬官則不惟合于周官司空之所職與

小宰六官六屬之目而且周公制作之盛粲然溢著于編使人
得以觀其會通而爲太平典禮之全書也克寬因幷錄卷末以
俟博古君子正焉

通鑑綱目凡例考異自序

綱目凡例與綱目之書皆子朱子手筆褒善貶惡明著義例悉
用春秋書法一字不苟然學者鈔錄書肆傳刊久而漏誤者多
尹氏發明乃或曲爲之說噫朱子論春秋變例謂門人曰此惡
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誤
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
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乃如此
乎竊詳此言則綱目之與凡例時或異同皆鈔錄傳刊之失也

況尹氏所紀綱目如秦王遷太后誤作秦人隋主堅弒介公闡
誤作殺慕容泓敗死作貶死徵士陶潛作處士之類訛舛尤甚
克寬自幼受讀嘗有所疑而未敢決其必然今僭躐謹撫刊本
綱目與子朱子凡例相戾者敬錄如左以俟有識者考焉

隱君汪查山先生時中

汪時中字天麟祁門人博學善吟不樂仕進元季隱查山築書
堂與兄環谷克寬講學學者稱查山先生所著有三分稟藏于
家參姓譜

明所門人朱劉六傳

縣令洪野谷先生初

洪初字義初樂平人明所朱氏高弟也明所纂詩義先生左右

之學者稱爲野谷先生明洪武初以薦知沂川縣

李先生仕魯

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聞朱公遷得晦翁之傳千里負笈從之盡傳其所學而歸參分省人物考

古泉門人

教授徐始豐先生一夔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初任杭州府儒學教授通經博古以詩文擅名于一時召入史館纂修元史自後言教授之賢者必推先生云參姓譜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徐一夔不知何師今查始豐稱善補

雲濠謹案先生與始豐俱爲白苧里詩人見禾錄

始豐講友

宋元學案卷八十三　圭

山長周先生桊

周桊字致堯四明人由鄞山書院山長移宣公書院與徐始豐

野谷門人朱劉七傳

徵君王松塢先生逢

王逢字原夫樂平人幼穎異不凡天性孝友比長默契義理之學師事野谷洪氏道脈所自先生以心會焉乃厭科舉業研精道理性命之懿淹貫經史宣德初薦授富陽訓不就退歸鄉塾日與門人何英等相討論道益明學益成復以明經辟及門强起召見極論禮樂二字日晡不徹明日復賜堅辭不就職歸即

杜門環堵足跡不入城市毅然以斯道爲己任著有言行志自書其廬曰松塢學者稱爲松塢先生

松塢門人朱劉八傳

徵君何梅谷先生英

何英字積中鄱陽人性警敏不事詞章學于王松塢之門造詣益深景薦不起建玉溪書院以納天下來學所著有四書釋要詩經增釋易經發明諸書初松塢嘗贈詩曰癯梅谷裏先春意先生因遂自署曰梅谷

宋元學案卷八十三終

宋元學案卷八十三　吉

存齋晦靜息庵學案表

湯干　又德威

湯巾
- 從子漢——危復之
- 徐霖——謝枋德——胡一桂　別見介軒學案
  - 徐炎午
  - 虞舜臣
  - 方南一
  - 李天男
  - 魏天應
  - 蔡正孫

徐直方
- 曾子良——吳定翁　附師甘泓
- 王濟淵

饒宗魯——子敬仲　附見草廬學案
- 胡志仁——李實　饒氏學侶
  - 王觀
  - 胡棣

程紹開——吳澄　別爲草廬學案　古爲同調

湯中　並柴南溪眞西山門人　詹氏再傳　屏山晦翁三傳

王應麟　別爲深寧學案　東嗣學侶

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祖望謹案鄱陽湯氏三先生導源于南溪傳宗于西山而入陸傳之東澗晦靜又傳之徑畈楊袁之後融會貫通卓然自有見處西山謂其用心于內而求踐其實者也有集二十卷洋宮講義二卷史漢雜考二卷記聞十卷楮幣彙言一卷弟巾字仲能嘉定進士中字季庸寶慶進士與先生並師柴憲敏公中行繼又並事西山仲能之主繁昌簿也西山作序以送之官至郡守季庸官司諫至工部侍郎其從子爲文清公漢參眞西山集

謝山答臨川序三湯學統源流札子曰陸文安弟子在江南西道中最大者有鄱陽湯氏而向來無知之者案三湯子並起至東澗先生文清公而益著東澗在宋史有傳而不詳其學術師友且誤志其世系三湯子者其長曰息庵先生千官郡守其次曰晦靜先生巾官提領其少曰存齋先生干官司諫乃東澗之從父也而宋史以爲兄謬矣梓材案蒙齋送林德甫教授序云德甫受知眞西山結交湯同年仲能及其弟伯紀兄曰仲而弟曰伯無是行次必有誤文又案晦靜官至郡守見蔡氏九儒書息庵當作存齋未官提領存齋改作息庵亦不止司諫也三湯子之學並出于柴憲敏公中行固朱學也其後又並事眞文忠公亦朱學乃晚年則息存二老仍主朱學稱大小湯而晦靜別主陸學東澗之學肩隨三從父而出師友皆同而晚亦獨得于晦靜是時朱陸二家之學並行而湯氏一門

四魁儒中分朱陸各得其二一方虛谷主張朱學力詆東澗以爲見包恢入政府方守陸學遂爲所劾舍而從之此乃門戶黨伐入主出奴之說不足信晦靜之以陸學名乃在包氏未登宰執之時不自東澗始也案袁清容集亦言晦靜始會同朱陸之說至東澗而益闡同之是二湯之書殆在趙東山之前而先儒皆未之及不可謂非一大罣漏也梓材案西山爲大湯升伯墓誌云初號隨適居士晚更號存齋是存齋乃升伯而非季庸也且升伯知武康未上而卒非卻守可知又案謝山奉臨川帖子引袁清容云陸子生同時仕同朝其辯爭者朋友雖澤之益書牘自餘年異黨之說與深文巧鬬淳祐中鄱陽湯中傳寫之譌然核之眞西山集似和合朱陸實大湯之事且云諸弟皆幼以養以教俾至有成又似仲能季庸皆承大

晦靜家學詹氏三傳

湯家學況大湯成歲元進士前西山三年其從西山亦稱講學之侶耳蔡氏九儒書載湯某贈蔡久軒提刑江東詩二首注云淳祐辛亥正月蔡久軒到弋陽訪湯而湯作詩以贈別又云湯弋陽人逸名號息庵工部侍郎者爲湯中則息庵志官至侍郎者乃李庸之號其非升伯明矣

文清湯東澗先生漢

湯漢字伯紀安仁人爲上饒縣主簿轉運使趙希墅言漢今海內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歷信州教授兼象山書院陞太學博士遷祕書郎輪對極言邊事以爲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乎人主清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盡用天下之人才以彊本庶幾尚有以亡爲存之理耳擢太常少卿後知隆興府度宗即位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先生嘗自

沅州敎授先生卽上疏言史嵩之姦深之狀見者吐舌先生亦由是著直聲擢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會大旱應詔上封事不報去國上遣姚希得留之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欺君父今爲高官而自昧于生平失其本心何以見其忠志尋以宣教郎主管雲臺觀乃拜受之十二年遷著作郎乞外知撫州幾一月而棄政以言去士民遮道至不得行又知汀州卒理宗賜田以旌其直衢守游鈞嘗築精舍聘請講學是日聽者數千人則其開講九大有名公皆不可考矣謝文節公疊山其門人也

謝山序三湯學統源流札子曰晦靜之學傳者其一爲東澗其一爲三衢徐公徑畈當咸淳之際開講九大有名而宋史本傳亦不詳其師友大抵宋史排陸學凡爲陸學皆

不詳故虛谷之力詆徑畈雖不足信然非虛谷集亦莫知其所自出也徑畈之弟子曰謝文節公疊山乃忠臣曰徐古爲乃遺民有詩見天地閒集而謝徐論學宗旨不可得而閒其一曰曾子良所謂平山先生者也著錄及門者頗多

東澗學侶

尙書王厚齋先生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東澗門人 唐氏四傳

太學危貞白先生復之

危復之字見心撫州人宋末太學生師事湯東澗博覽羣書好讀易九工于詩入元累徵不起隱崇霞山學者私謚曰貞白先生

徑畈門人

文節謝疊山先生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與人論古今治亂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徑畈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絷寶祐中舉進士對痕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吳潛宣撫江東西辟之先生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五年考試建康撓貢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槀于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之而北先生卽日食菜果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且訕謗貶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歸德祐初呂文煥導元兵東下屯建康先生與呂師夔善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任乞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賈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先生怒曰吾欲

死汝乃欲生我邪終不食而死參史傳
疊山文集

傳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于家而能盡忠于國者未之有也某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大元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急于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上程雪樓御史書

人可同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奪人之心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志之所在氣亦隨之氣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隨之願養吾益自珍重儒者常談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正與李養吾書

在我輩人承當不可使天下後世謂程朱之事皆大言無當也

賢者不得見得見其象者可以崇之矣古之人不得見得見其似者可以續之矣范文正公守嚴州求嚴子陵之後而免租稅奉祠事者四家黃子毗守台州求謝上蔡之後給以田宅者數人余景詹守南劒求楊龜山之後賜以室廬養以廩稍者十餘口皆明時士大夫盛德事也故家遺俗之昌微豈特與郡政有相關者斯文之興喪世道之汙隆君子亦相覘之爲蔡文節子孫免差科書

古之所謂經天緯地曰文者必非場屋無用之文也子既薄場屋之文而不爲文而經天緯地必有所傳矣安得借一席地相與講明之乎予方挾龜策坐卜肆豈得已哉是亦不願爲儒者以予所不願而願子爲之有愧于忠恕之道多矣雖然天地之大無儒道亦不能自立況國乎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不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能貢人吾視魏其侯翟廷尉悲之公卿求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貢人吾視楊雄班固蔡邕笑之士求公卿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汙人吾視楊雄班固蔡邕笑之契之教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交而信亦可以無悔矣同富貴相忘而有九官十臣同貧賤相疏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難相怨而有東漢黨此謂交此謂信此朋友得以

列于人倫也今人錄求交曰雲萍雲萍皆無情之物已不信交何能堅請名之曰交信錄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吾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間萬世之後儻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言交信矣交信錄序

古之大臣能以道覺其君臣者自伊尹始能以學勉其君民者自傅說始由伊傅至孔孟窮達雖不同其道皆有功于天地學孔孟者必自讀四書始意之誠家國天下與吾心爲一誠之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爲一夫人能言之手指目視常在于人所不見戒謹恐懼常在于己所獨知天下能幾人哉以上東山書院記

天地間一年之氣莫清于秋一日之氣莫清于旦人與天地相

似者血氣也有能反觀吾所性所樂于此時者幸以貌然之軀與天地並立爲三極可無愧矣冬之閉者春之發晦之息者明之見學之誠者動之神聖人合夜氣旦氣行啟我者昭昭君固不必問子亦不必辭秋且說

憲使徐古爲先生直方

徐直方字立大廣信人號古爲先生初補迪功郎咸淳三年進易解六卷後除正言官至江東憲

縣令曾平山先生子良

曾子良金溪人嘗從徐徑畈遊咸淳進士知淳安縣清愼自守時邊事已急多方保障民賴以安入元程鉅夫薦爲憲僉不赴扁其室曰節居學者稱平山先生 參江西通志

古爲同調

程月巖先生紹開

程紹開雲濠案一作曾紹開疑誤號月巖廣信人也嘗築道一書院以合朱陸兩家之說

梓材謹案謝山述草廬學案序錄云草廬出于雙峯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嘗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據此則先生本爲陸學而和合朱學者也

疊山門人傳

鄉舉胡雙湖先生一桂 附見介軒學案

通判徐先生炎午

徐炎午者永豐人疊山高弟也景定進士累官建寧通判稱循吏

魏天應號梅野蔡正孫號蒙齋王濟淵字道可俱疊山門人 補

梓材謹案魏先生建安人

梅野先生天應

蔡蒙齋先生正孫 合傳

王先生濟淵 合傳

平山門人

隱君吳北齋先生定翁 附師甘泓

吳定翁字仲谷一字北齋臨川人也早喪父鞠于伯氏其歿也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年宋亡隱居不出薦辟交至終身不動程鉅夫貽之書以招之竟不答故淳安令平山先生曾子良退居臨川先生從之遊其要以爲求孔顏樂處平山之學受之徑畈徑畈受之晦靜陸文安公一大支也文安壻于吳踰三世而先生復紹其傳崇仁甘泓中夫者工詩先生亦從之遊其言曰士無求用于世唯求無媿于世而已矣吳草廬極稱之

祖謹案道園銘仲谷墓但述其先世爲陸氏之姻以志淵源所自出又言其從平山學然似不知平山一支之出于陸子者何也道園雖兼宗朱陸然于其流派不甚了了其稱徑畈爲名士似不知其傳陸學也東發爲端嚴人似不知其傳朱學也

隱君饒先生宗魯

饒宗魯字心道臨川人性孝友五歲母歿事繼母孝養備至隱居不仕天歷二年大旱鄉人乏食死者相藉發廩賑之所活甚衆所著有易傳晉言等集參江西通志

雲濠謹案江西通志于先生傳後言其嘗輯所聞于曾子良語爲周易輯說是先生亦平山門人也

饒氏學侶

州判胡弋溪先生志仁附門人李寶王觀胡棣

胡志仁餘干人延祐戊午進士學有淵源與饒双峯遊博洽淹貫踐履純篤判樂平州致仕教授生徒臨川李寶上饒王觀進賢胡棣皆其門人世稱爲弋溪先生

梓材謹案是傳黎洲原本在雙峯學案列于雙峯門人且云與饒雙峯遊蓋本江西人物志然雙峯及從貞勉齋李宏齋爲朱子再傳弟子其門人許應庚紹定進士魯士能淳祐進士羅椅寶祐進士皆在宋世先生爲元延祐進士上距許魯諸子近者已六十年遠者幾至百年矣其不得與雙峯遊從明矣蓋由雙峯名齊與饒先生宗魯氏名相同先生殆與饒宗魯遊傳寫者帙去宗字因而誤爲雙峯峯爾茲據其年世正之移入于此萬氏儒林宗派亦列先生于雙峯之門猶仍學案原本之譌非也

月巖門人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別爲草廬學案

饒氏家學詹氏六傳

饒先生敬仲別見草廬學案

深寧學案表

王應麟——子良學
　謙父子
　王潛齋伯進
　齋門人

子昌世——孫厚孫
　孫寧孫

孫寅
　迂齋節齋眞西山再傳

胡三省——子幼文
　晦翁東萊慈湖詹氏蔡西山三傳

史蒙卿別爲靜清學案
　元城巖山譙氏武夷橫浦白水籍溪胡山延平王山三山芮氏象山四傳

戴表元——袁桷
　袁桷見下劉源門人

黃叔雅別見東發學案

鄭芳叔——子覺民——孫駒
　孫眞

王惟賢
　附弟惟義

王應鳳
韓性別見潛庵學案
董深寧學侶
黃震別爲東發學案
深寧同調

宋元學案卷八十五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深寧學案

祖望謹案四明之學多陸氏深寧之父亦師史獨善以接陸學而深寧紹其家訓又從王子文以接朱氏從樓迂齋以接呂氏又嘗與湯東澗遊東澗亦兼治朱呂陸之學者也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宋史但夸其辭業之盛子之微嫌于深寧者正以其辭科習氣未盡耳若區區以其玉海之少作爲足盡其底蘊陋矣述深寧學案

謝山始別立學案謝山文集以深寧爲呂學大宗故標以樓氏之傳而推原于呂氏

王徐門人　樓眞再傳

尙書王厚齋先生應麟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鄞縣人與弟應鳳同日生九歲通六經從王子文埜受學淳祐元年第進士先生曰今之事舉子業者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于通儒于是閉門發憤讀書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其弟應鳳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使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先生覆考帝欲易第七卷恨其首先生讀之乃頓首爲得士賀遂爲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歷太常寺主簿面對定修攘至計時丁大全諱言邊事于是先生罷

末幾起通判台州遷至著作佐郎守軍器少監又累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忤賈似道以祕閣修撰奉祠起知徽州召爲祕書監兼史職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時朝臣無以遏事言者先生指陳成敗順逆之說帝不懌似道復謀逐之適以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卽引疏陳十事進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詔論消弭及備禦之策皆不及用尋轉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丞相留夢炎用徐霖爲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先生繳奏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又不報遂東歸詔中使以翰林學士召力辭入元不出學者稱爲厚齋先生後二十年卒所著有深寧集困學紀聞玉海等書修○雲濠案宋史本傳先生著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卷詩攷五卷詩地理攷五卷漢藝文志攷證十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六卷補註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攷四卷小學諷誦四卷經天文編六卷小學諷誦四卷

百家謹案清江貝瓊言自厚齋尚書倡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說一時從之而變故今粹然皆出于正無陸氏偏駁之弊然則四明之學以朱而變陸者同時凡三人矣史果齋也黃東發也王伯厚也三人學術既同歸矣而其倡和之言不可得聞何也厚齋著書之法則在西山眞爲肖子矣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王尚書深寧獨得呂學之大宗或曰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埜徐氏鳳王徐得之西山眞氏實自詹公元善之門而又頗疑呂學未免和光同塵之失則子之推爲呂氏世嫡也何歟曰深寧論學蓋亦兼取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況深寧少師迂齋則固明招之傳也梓材案深寧少師迂齋嘉四溟州而譏說詳麗澤諸儒學案

困學紀聞 補

修辭立其誠修其內則爲誠修其外則爲巧言易以辭爲重上繫終于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于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于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冥于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于升而勉其不息冏進善之機也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孰之終日頑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剝

易于蠱終則有始于剝消息盈虛于復反復其道皆曰天行也然則無豫于人事與曰聖人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冏天運而天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于人而不可以欺于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俟而法不可變

龜靈而焦雉文而翳是以衣錦尚絅蘭蕙而摧玉剛而折是以危行言孫白賁素履所以无咎

知止而后有定故觀身于艮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心于復

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

與沖中況優游暇豫之時乎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

至求祿則辱來至哉斯言可書諸紳

充善端于蒙泉之始絕惡念于履霜之萌

大畜爲學貴爲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爲學文明以止而後可以爲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爲本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爲陽純坤稱龍

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以上易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易說十九條今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一條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兢業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一則字

不顯亦臨謹獨者齊家之本

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柔嘉維則衛武公無不柔嘉隨于周也

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弗失中夏雖亡而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

凡百君子各敬其身胡不相畏宗周既滅夏痛深矣猶以敬畏之言一爲聖人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書說十一條今移入滄洲諸儒學案一條移入西山眞氏一條

不悔于人不畏于天天人一也不悔則不畏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于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于幽隱

孝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孟子服堯之服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恭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

不顯亦臨謹獨者齊家之本

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柔嘉維則衛武公無不柔嘉隨

會柔而不犯以上詩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詩說七條今移入橫浦學案一條

禮學不可不講

曾子問子夏禮無不講天圓篇言天地萬物之理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

夏時坤乾何以見夏殷之禮易象魯春秋何以見周禮此三代損益大綱領也學者宜切磋究之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天地之心不立矣爲天地立心仁也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古人始仕已然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學記以發慮憲爲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于法式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一年者學之始分別其心所趨向也慮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趨必辨爲善不爲利爲己不爲人爲君子儒不爲小人儒此學之本也

天理二字始見于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所未發也

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于問舜冠則不對于問儒服則不知

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爲閭閭同一巷巷有門門有兩塾上老坐于右塾爲右師庶老坐于左塾爲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長幼揖遜之序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古道何時而復乎　以上禮

可以言王佐以上左氏傳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春秋傳說六條今移入紫微學案一條

思欲近則精慮欲遠則周

沮溺荷蓧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惟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污視世俗徇利亡恥饕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于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于樂王鮒也宗傅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詔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去惡不力則爲善不勇故克己改過皆斷以勿　以上論語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論語說六條今移入絜齋學案一條移入新學畧一條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

何德將歎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

夫道一而已矣爲善而雜于利者非善也爲儒而雜于異端者非儒也

楊眉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

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求在我者盡性于己求在外者聽命于天以上孟子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孟子說九條今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水心學案一條移入西山眞氏一條

虞溥屬學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

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說經

楊原注荀子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其說本于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天道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儒之教以萬事爲實釋之教以萬法爲空以上雜識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雜識八條今移入元城學案一條移入橫浦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止齋學案一條

世說其言淸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閎以實有天下將治之象

老晩飾庶幾踐斯言也已入三湯學案伯紀傳中刪之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斯言不可以韓非廢諸子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龐萌爲人遜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其惑于佞甚矣于陵所以鴻飛冥冥也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宜事長不肖不宜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灑埽于郭泰荀爽御于李膺殷陶黃穆侍衛于范滂閨里氣象不過是矣以上攷史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深寧攷史十二條今移入涑水學案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一條移入上蔡學案一條移入豫章學案一條移入紫微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移入勉齋學案一條移入趙張諸儒一條移入西山蔡氏一條又一條云李誡之語眞希元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已入龐澤諸儒學案李傳中刪之梓材又案謝山又錄評文二條今歸入慈湖學案一條絜齋學案一條又錄評詩五條今歸入范呂諸儒一條張祝諸儒一條爲學畧二條其一條曰湯伯紀自警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較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

王濱之曰乘車常以顚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于達者

尙志謂之士行己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興則凡民爾

萬古一道萬化一心仁人心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有四時風雨霜露地載神氣風霆流形無一物而非仁仁則清明虛靜與天地同流慈湖書院記

以仁存心以心合天醫學記

爲政之本自相在爾室始千室之邑易治也一室之自治爲難亦惟暗室之不欺而已堂上一笑嘽堂下萬休戚繫焉重修鄞縣治記

漢之經生守家法唐之世族重宗譜子弟彬彬三代之流風猶存然金甌之諺城南之詩識者謂誘以利祿非天爵之貴廣平書塾記

庸敬在心斯須之敬在祭奉化社稷壇記

三陳九卦此涉變處難之法履以澤爲德之基井以水爲德之地基者德之積地者德之厚積則涵養爲淵泉之溥厚則和順爲時雨之化德潤齋記

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魏絳之陳訓箴郯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言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睹故齊虞人能守官魯宗人能守禮而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皆能識其大者此三代之禮所以扶持子未墜豈一人之力哉漢制攷序

無所愧顧所當發明者有二其一則朱史之書法也先生于德祐之末拜疏出關此與曾淵子輩之潛竄者不同先生既不與軍師之任國事已去而所言不用不去何待必俟元師入城親見百官署名降表之辱乎試觀先生在兩制時晨夕所草辭命猶思挽既溘之人心讀之令人淚下則先生非苟恝然而去者今與淵子輩同書曰遁妄矣其一則明儒所議先生入元會爲山長一節也先生應元人山長之請史傳家傳志乘諸傳皆無之不知其所出然即令曾應之則山長非命官無所屈也箕子且應武王之訪而況山長乎予謂先生之拜疏而歸蓋與馬丞相碧梧同科即爲山長亦與家參政之教授同科而先生之大節如

附錄

咸淳元年七月除著作郎時湯文清公爲太常少卿與先生鄰牆居朝夕講道言閩洛濂閩江西之同異乳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剖析幽渺湯公曰吾閱士良廣惟伯厚乃眞儒也

謝山宋王尚書畫像記曰先生之學私淑東萊而兼綜建安江右永嘉之傳生平大節自擬于司空圖韓偓之間良

清天白日不可掩也嗚呼先生困學紀聞中有取于姚弋仲王猛之徒與楊盛之不改晉朔幷謝靈運臨難之詩其亦悲矣而謂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何其壯也罵李德林之以事周者事隋更足爲興王用人之戒今觀先生之像眉惆悵端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

深寧學侶

常博王默齋先生應鳳

王應鳳字仲儀深寧之弟相與講學砥礪忘寢食劇心文囿根柢左氏班馬實祐間登文文山榜進士廷對披腹盡言中甲科第九賜第或謂曰此麗澤先生名第也盍以異科自見開慶元年中博學宏辭科歷淮西制置司參議官未幾文山薦其學宜在翰墨之選除太常博士以終所著有默齋稾及訂正三輔黃圖諸書參成化四明志

莊節韓先生性別見潛庵學案

深寧同調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萊學案

深寧家學樓昊三傳

王先生良學

王良學厚齋尚書長子嘗從三江李氏遊

承務王靜學先生昌世

王昌世字昭甫深寧次子也恩補承務郎未及祿而宋社已墟成虛誕之風清容心折之以黃文獻潛薦爲郡學訓導後改授象山教諭調浦江市閭月卽解官歸李國鳳經畧江南以便宜舉用遣逸有司以先生名上李曰此危太樸所深敬者暑衡州儒學教授中書復有薦者除邵武路教授兩建分省又陞爲副提舉皆不赴嘗誡其子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其有同流合污爲通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也晚號遂初老人弟寧孫字叔遠初治詩後治春秋訂正各傳異同必格其終始而止其于文章制度尤致意焉未嘗一造場屋僉憲戴東皐按浙東民安其政適被誣叔遠奮然直之戴復職將薦剡謝不與通遂不仕而終參寧波府志

深寧門人

深寧杜門不出朝夕取經史諸書講解論辯先生甫十歲聽受無倦深寧所著述先生蒐輯考訂贊助爲多書萬餘卷燬于火露鈔雪纂至忘寢食書以復完尤精于易筮占驗如神參黃文獻集

教授王遂初先生厚孫

隱君王先生寧孫合傳

王厚孫字叔載深寧之孫少侍大父左右聞見尤積由是熟于職官典故世胄譜牒凡鄉里欲述其先世者多諮問之袁清容柄自翰林歸里問所學對曰世之學者涉獵朱子書自謂得其眞傳輒譏乾淳諸老不知諸老與朱子同時博聞實踧爲朱子所推許今人耳目有所不及乃藉口性理以自文其寡陋恐漸

朝奉胡梅磵先生三省

胡三省字身之天台人（出宋案一作寧海人）博學能文章尤篤于史學宋寶祐進士德祐元年以賈似道辟從軍蕪湖言輒不用及師潰間道歸宋亡隱居不仕著資治通鑑音注及釋文辯誤百餘卷史失其傳不知卒于何時據先生自序德祐丙子浙東始騷避地越之新昌遭亂失其書是年宋亡先生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注以乙酉徹編蓋至元二十二年也（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是傳從黃氏補本增入原列胡熊諸儒學案攷深寧年譜弟子著名者胡三省戴表元袁桷黃叔雅史屋卿史蒙卿趙孟傾楊淩王惟賢知先生爲王門首座云又案台州府志載先生終朝奉郎

通鑑注釋自序

古者國有史以紀年書事育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

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剌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紀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紀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牒紀猶存具有年數子長歷稽其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畧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沒家紀年出子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畧甚蓋其事分見

志傳紀宜畧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跡爲編年一書神宗以鑑于往事有資治道賜名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開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

爲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于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

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左邱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悉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偏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摘幽隱蒐萃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于目錄上

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郩先君素篤史學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衝吾無取焉徐無黨注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于蜀史炤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文大同小異公休于書局爲檢書官是其得溫公辟咡又敎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剌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乃大肆力于是書依陸德明經典釋文躔爲廣注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畧敘興亡大致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注焉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因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正之別著辯誤十二卷嗚呼注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虔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注則又議服虔之疏粲尚多蘇晉之剖斷蓋亦晉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悟自謂窮波討源搆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注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注博則博矣反之于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焫謝吾無從取正或勉以北學于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通鑑音注序

通鑑釋文行世有史炤本有公休本史炤本馮時行爲之序公休本刻于海陵郡齋前無序後無跋直署公休官位姓名于卷首而已又有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板行通鑑于正文下附注多本之史炤聞以己意附之世人以其有注遂謂之善本號曰龍爪通鑑要之海陵釋文龍爪注大同而小異皆蹈襲史炤者也僞謬相傳而海陵本乃託之公休以欺世適所以誣玷公休此不容不辯也觀海陵所刊公休釋文以烏桓爲烏丸按宋欽宗諱桓靖康之時公休歿已久安得豫爲欽宗諱桓字邪又謂南北史無地理志是止見李延壽南北史不知外七史宋書魏書蕭齊書皆有志而隋書五代志也溫公修通鑑公休爲檢閱文字官安得不見諸書邪海陵釋文費氏注雖眡史炤釋

文爲差畧至其同處則無一字異賛氏蜀中舊書家固宜用炤釋刊行若公休則在史炤前數十年炤書既不言祖述公休而公休書乃如剽竊史炤者又其書中多淺陋甚至不考通鑑上下本文而妄爲之說有不得其句者有不得其字者辯誤悉已疏之于前讀者詳之其眞僞可見矣又有通鑑前例者浙東提舉常平茶鹽司板本乃公休之孫伋所編亦言欲與音釋並行于世此吾先人所疑今人所依以爲信者考伋之所編溫公與范夢得論修書二帖則得之三衢學官劉道原十一帖則得之高文虎氏伋取以編于前例之後其網羅放失者僅如此蓋溫公之薨公休以毀卒通鑑之學其家無傳矣汴京破溫公之後曰朴者金故以其世而敬之盡徙其家而北後莫知其音問紹興兩國講和金使來問汝家復能用司馬溫公子孫否朝廷始訪溫公之後之在江南者得伋乃公之從曾孫也使奉公祀伋欲昌其家學凡言書出于司馬公者必鋟梓而行之而不審其爲時人附會也客齋隨筆曰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作中丞日彈王安石章九可笑溫公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季思爲妄人所誤不察耳季思伋字也以此證之則伋以音釋出于其先欲與所編前例並行亦爲妄人所誤也今時有寶應謝珏通鑑直音自燕板行而南又有廬陵郭仲山直音又有閩本直音直音者最害後學未暇問其考據其書更不論四聲翻切各自以土音爲之音率語轉而失其正音亦有因土音而失其本至于大相遠者不特語轉而已今辯誤

爲公休辯誣以公休本爲海陵本龍爪本爲賀氏本先舉史炤之誤二本與之同者則分注其下曰同然後辯其非而歸于是如直音之淺謬皆畧而不錄云通鑑釋文辯誤序

謝山胡梅磵藏書窖記曰宋之亡四方遺老避地來慶元者多而天台三宿儒預焉其一爲舒閬風嶽祥其一爲先生其一爲劉正仲莊孫皆館袁氏時奉化戴戶部剡源亦在其中與閬風正仲和詩最富而梅磵獨注通鑑宋梅磵注通鑑凡三十年其自記謂寶祐丙辰既成進士即從事于是書爲廣注九十七卷通論十篇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俾以授其子弟爲著讐校通鑑凡例廖薦之賈相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間道徒步歸里丙子避地浙之新昌師從之訖乙酉冬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注之克成編丙戌始作釋文辯誤梅磵以甲申至鄞清容謂其日手鈔定注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是時深寧方作通鑑答問及通鑑地理釋亦居南湖而清容其弟子也顧疑梅磵是書未嘗與深寧商榷此其故不可曉豈深寧方杜門而梅磵亦未嘗以質之邪

教授史果齋先生蒙卿別爲靜清學案

戶部戴剡源先生表元

戴表元字帥初奉化人咸淳中入太學升上舍登進士第教授建康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不就元大德八年以執政薦

起家信州教授遷婺州以疾辭初先生閔宋季文章萎薾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同郡王厚齋天台舒閬風並以文章師表一代先生皆受業焉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者唯先生而已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老疾不起其官建康教授同郡袁洪時通判建康朝夕互往還先生貧洪每周之轉國子主簿遭德祐之變避兵走鄰郡明年兵平歸里寓居于鄞授徒賣文以活老稚洪命其子柄師之 參寧波府志

處士黃先生叔雅 別見東發學案

訓導鄭先生芳叔

鄭芳叔字德仲鄞縣人本范氏子後于鄭宋亡逼從遺老遊博學廣記家貧無書嘗假與篇祕帙躬自繕寫積數十百卷爲文

絕去浮靡之習一根于理兩任郡學訓導敦厚嚴重以道自尊晚署郡學錄未上卒 參四明文獻錄

梓材謹案先生遍從宋之遺老遊深寧爲遺老鉅儒嘗必從之遊也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 見下劉源門人

王先生惟賢 附弟惟義

王惟賢字思齊鄞縣人與弟惟義皆以儒名著春秋指要本朱子直書善惡自見之說不用夏時冠周月以周末嘗改月數孔子初非改周制所書春王正月正用夏時云 補

梅磵家學 據眞四傳

胡先生幼文

胡幼文字德華天台人也制幕三省之子本堂塔 補

劉源門人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

袁桷字伯長鄞縣人越公韶之曾孫也爲童子時已著聲部使者舉茂才異等起爲麗澤書院山長大德初閒復程文海王構薦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時建南郊先生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于五經郊不見于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閒歲議燔柴見于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義各有指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

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乎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于三禮尊地而遠北郊鄭元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採用之陞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請購求遺金宋三史遺書遷待制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官後仍以直學士召入集賢改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家居四年卒年六十二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追封陳留郡公謚文清 參史傳

清容答問 高舜元問

問先儒謂春秋常事不書凡書者皆非常也非常者見其不正也又謂事之非常者誌于冊又謂有貶無褒邵子謂錄實

事而善惡形乎其中愚竊謂如桓公以管仲九合諸侯以奬王室孔子是之如許叔入于許又如葵邱之盟同盟于幽又如書有年書大有年公弟叔肸卒豈皆非不善歟若謂無褒舉錄而罪之者愚所未曉邵子之說是歟非歟

春秋書法惟吾邵子知之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者是也又曰五霸功過不相掩先褒其功後貶其罪夫是之謂褒貶其言得之獨所謂褒貶者是啟後世紛紛之疑也常事不書其說得之而謂非常者不正則非矣謂事之非常有貶而無褒亦非矣會稽□□曰無褒之義諸人皆知之無貶之義子何知之姑以隱桓之事言之桓之弑兄猶以公稱何取乎其貶也夫人姜氏入皆醜之會于禚夫子不削其夫人何言乎其貶此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許叔入許褒貶皆無之也許絕十有五年而直書之何褒何貶焉是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葵邱幽首止召陵之盟齊桓之尊王明矣謂之貶耶吾實不敢以子糾葵邱之說考之皆孔孟之言也貶何從而生與季子來歸吾不敢謂之貶也褒其可乎此皆書非常之例也有年大有年因桓宜之時而書之亦非褒貶此亦非常事也宜公之螽饑見于十五年螽見于六年大旱見于七年自文公時不雨之書不一則其十六年之大有年誠宜書何褒貶焉是非常而書無疑矣叔肸兄弟之義明矣書之亦非常也

問易有辭象變占太玄以方州部家擬辭象變占其太玄方州部家若無預者焉先儒嘗言太玄與卦氣圖偶合邵子亦言易之卦始于乾而終于未濟玄之首始于中而終于養中者法于中孚養者法于頤此始終之異自邵子溫公耑以公尊玄之後如二蘇譏玄之說遂棄不道然其中十有七卦分而為二義殊不可曉所謂卦氣圖公辟侯卿大夫之定卦亦不能通執事其詳思之

太玄以蓋天之法為之方州部家在上此地承天之說也起于牛宿隨天而左行也方州部家者以元而生三方方為三州州為三部部為三家其所謂八十一者則棄其方州部而言之也先儒多以辭象變占擬玄之方州部家僕獨以為非易成六十四卦之後一卦之內必有辭焉有象焉有變焉有占焉是四者缺一不可也楊氏之玄既棄其方州部而獨取家而為八十一復取八十一而為七百二十九以贊是方州部者緣三以起于家若無預者焉先儒嘗言太玄與卦氣圖偶合邵子亦言易之卦始于乾而終于未濟玄之首始于中而終于養中者法于中孚養者法于頤此始終之異自邵子溫公耑以公尊玄之後如二蘇譏玄之說遂棄不道然其中十有七卦分而為二義殊不可之

問易有起于中孚者未究其理

易起中孚先儒之說甚詳今錄其說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于甲子耳蓋由楊雄作太玄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為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于中孚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于乾坤終于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于咸恆終于既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于子坤配乙而起于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十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為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

一第了○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頁三百

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爲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爲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爲陽生于子而終于巳下經三十卦是爲陰生于午而終于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于子故亦爲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爲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爲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于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離互體爲六子少陽小陰六子之氣分布于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問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公伯寮其如命何又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其義同否

其如命何又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其義同否

命也者稟于有生之初也夫人之生天所與者有一定而不能移先儒雖有理氣之分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人受于天者理若仁義禮智則理也貧賤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哉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向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啟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有爲而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忘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言公伯寮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于此至若不係其身死于巖牆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通矣

問邵子謂數起子午

地上之數爲人之用

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圖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又曰先天圖者環中也方圓之圖九密所謂地上之數爲人之用方圖是也用九環中則依天而行圓圖是也合天而行附地而生故人爲萬物之靈而乾之九三九四其功用尤可見

祥材謹案此下有答邵子聲音之學及字母淵源條載入百源學案

鄭氏家學

教諭鄭求齋先生覺民

鄭覺民字以道號求齋鄞縣人芳叔之子積學累行承其家學郡舊有鄉飲酒禮守王元恭與程敬叔議復之屬其討論鄰郡咸取以爲法性至孝母嘗患目翳日以舌舐之卽愈後母病痱至剖股和肉以進父嘗葬適病疝甚劇人皆止其臨壙泣曰幸後先人訖大事卽道死無憾返而瘥人以爲孝感爲龍游教諭三月卽棄官歸經畧使徽遺逸署婺州學職後中書奏授處州教授命下已卒參四明文獻錄

教授鄭先生駒

鄭駒字千里求齋覺民之長子也持身修潔爲文溫潤縝密洪武初聘爲郡庠訓導陞義烏教諭皆能以道淑人宋潛溪自翰林歸里見卽推重以賓禮遇之弟眞鳳並以文學著名人目爲三鳳參成化四明志

教授鄭先生眞

鄭眞字千之求齋覺民之子研窮六籍尤長于春秋旁及百氏傳記靡不究心元季科舉中廢乃刻意古作臨川吳草廬策問治道十二事對者十不得一先生答之無疑滯明洪武四年鄉舉第一授臨淮教諭秩滿入見太祖賜之宴命賦菊綻西風霜脂楓葉詩稱旨陞廣信教授嘗采摭鄉先生言行文辭萃爲一編曰四明文獻錄又嘗類聚諸家格言著爲集傳集說集論參寧波府志

謝山榮陽外史題詞曰鄭氏自德仲求齋以來一門以文獻世其家其與深寧之孫遂初厥爲最切先生兄弟並能文而先生之文益篤其時楊維君廉夫以文章起越中先生從之學文然楊氏之文奇而葩先生之文質以厚其于師門稱爲轉手蓋先生最策心經學嘗及見草廬吳文正公問道其文平正通達而不求異于時此自宋乾淳而降儒者之文皆然而楊氏所傳反稱別派故先生雖討論其門而其文不甚肖

東發學案表

黃震　子夢斡——孫正孫——曾孫玠
王貫道王實子　叔雅
齊門人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默齋訥庵再子　叔英——
傳　道州何紹基重刊
南軒潛庵三
傳
五峯紫巖劉
氏王氏晦翁
東萊四傳

黃翔鳳——陳深見下本堂家學
陳著——子深

並東發學侶子　泌——孫桱
從子　洙
趙炎
吳漢
吳應奎
黃正孫見上東發家學
胡幼文別見深寧學案
安劉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東發同調

東發學案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四明之專宗朱氏者東發爲最日鈔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淵源出于輔氏晦翁生平不喜浙學而端平以後閩中江右諸弟子支離舛戾固陋無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師弟爲一支東發爲一支皆浙產也其亦足以報先正悛悛浙學之意也夫述東發學案梓材案是卷梨洲本稱四明朱門學案二謝山序錄始稱東發學案

二王門人　游余再傳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學者稱爲於越先生寶祐四年登第度宗時爲史館檢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卽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卽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先生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先生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僇之撫州饑起先生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陞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先

生謂收哺于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係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娩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賜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改提點刑獄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劾去遂奉雲臺祠買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並爲監察御史有內戚畏先生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先生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柰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嘗師王文貫其語人曰非聖賢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恆未明視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鈔一百卷宋亡餓于

寶幢而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先生本貫定海其後徙于慈溪晚年自官歸復居定海靈緒鄉之澤山楊其門曰澤山行館其室曰歸來之廬已而僑寓鄞之南湖已而遷寓桓溪自署杖錫山居士已而又避地同谷先生沒後其子孫多居澤山者澤山本名櫟山先生始改名焉元至正中學者建澤山書院以祀之修

百家謹案先遺獻曰嗟夫學問之道蓋難言哉無師授者則有多歧亡羊之歎非自得者則有買櫝還珠之誚所以哲人代興因時補救視其已甚者而爲之一變當宋季之時吾東浙狂瀾充斥慈湖之流弊極矣果齋文潔不得不起而救之然果齋之氣魄不能及于文潔而日鈔之作折衷諸儒即于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今但言文潔之上接考亭豈知言哉

謝山澤山書院記曰朱徽公之學統累傳至雙峯北溪諸子流入訓詁派迨至咸淳而後北山魯齋仁山起于婺先生起于明所造博大精深徽公瓣香爲之重振婺學出于長樂黃氏建安之心法所歸其淵源固極盛先生則獨得之遺籍默識而冥搜其功尤巨試讀其日鈔諸經說閒或不盡主建安舊講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斯其所以爲功臣也西山爲建安大宗先生獨深惜其晚節之玷其嚴密如此婺學由白雲以傳潛溪諸公以文章著故倍發揚其師說先生獨與其子弟唱歎于海隅傳之者少遂稍闇

澹予嘗謂婺中四先生從祀而獨遺東發儒林之月旦有未當者抑不獨從祀之典有闕宋史儒林所作傳本之剡源墓表其于先生之學無所發明清容則但稱先生之清節嗚呼聖人所以歎知德之鮮也

又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慈湖之學宗陸東發之學宗朱門戶截然故日鈔中頗不以心學爲是由今考之則東發嘗與杜洲之講會而其後別爲一家者也夫門戶之病最足錮人聖賢所重在實踐不在詞說故東發雖詆心學而所上史館劄子未嘗不服慈湖爲己之功然則杜洲祠祭其仍推東發者蓋亦以爲他山之石是可以見前輩之異而同也

東發講義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章教人爲學以躬行爲本躬行以孝弟爲先文則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反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遠反忘孝弟謹信之切近乎然嘗思之二者本無異旨也造化流行賦于萬物是之謂性而人得其至粹善性發見始于事親是之謂孝而推之爲百行是孝也者其體源于造化流行之粹其用達爲天下國家之仁本末一貫皆此物也故論語一書首章先言學次章卽言孝弟至于性與天道則未嘗輕發其祕豈非孝弟實行正從

性與天道中來聖門之學惟欲約之使歸于實行哉自夫性近習遠利欲易昏孟子不得已始教人知性知天周子不得已又始曉人以太極陰陽五行無非指示此性之所從來使人知心之所具者卽性性之所稟者卽天虛靈瑩徹超然物表塵視軒冕苟視珠玉則見于事父從兄推之躬行踐履自然無玷無缺純是本然天性凡言性天之妙者正爲孝弟之實也二程先生講明周子之說以達于孔孟之說由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說未嘗不兼舉後有學者宜已不待他求不幸有佛氏爲吾儒之異端莊列之戲誕遁入禪學又爲異端之異端雖其無父無君喪失本心正與孝弟相反柰何程門言心彼亦于此時指虛空而言心程門言性彼亦于此時指虛空而言性不惟大相反而適相亂彼之空虛反以高廣而易入此之切實反以平常而易厭故二程既沒門人弟子多潛移于禪學而不自知雖晦翁朱先生初年亦幾陷焉後始一切反而歸之平實平生用功多于論語平生說論語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太極性命等說乃因一時行輩儒先相與講論而發亦本非其得已文公既沒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于其切實而獨于其高遠講學舍論語不言而必先大易說論語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凡皆文公之所深戒學者乃自偏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無關躬行竊嘗譬之酌水者必浚其源浚其源爲酌水計也反舍其水而不酌何義也食實者必溉其根溉其根爲食實地也反棄其實而不食何見也正躬行者必精性理精性理爲正躬行設也反置躬行

于不問何爲也漢唐老師宿儒泥于訓詁多不精義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漢唐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當何如也竊意儒先講貫已精之餘正學者敬信服行之日由儒先之發明以反求乎孔子之大旨知性命之從來以歸宿于孝弟之實行守之以謹行之以信愛衆以推廣乎此親仁以增益乎此其本既立其用斯溥他日推之天下國家特舉而措之耳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恐必如此斯爲實學又何更求多于言語開哉子曰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孔子之教人拳拳于躬行者如此此晦翁先生所以終身常讀論語某嘗竊謂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長游戲徵逐往

往至于忘返與父母漸疏終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學知有論語而已及其既長博習討論往往至于忘返遂與論語日疏終身讀論語者古今一晦翁而已學者常能以孔子之教爲主以論語之說爲正庶幾不爲時尙所移蓋孔子之說萬世無弊自孟子而下之說皆隨時救弊者也吾徒尙當謹之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謹按聖門之指示要領在此一章異端之竊證空談亦在此一章故學者讀此章最不可不審夫萬事莫不有理學者當貫通之以理故夫子謂之一以貫然必先以學問之功而後能至于貫通之地故曾子釋之以忠與恕蓋理固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己私間之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能一以貫之者也夫子他日又嘗以告子貢曰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子一以貫之此以多學正所以求爲貫通不可止于務多而已也顏子得此意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則一以貫矣然非出于博文之外也孟子得此意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反說約則一以貫矣然皆自博學詳說中來也聖賢之學首尾該貫昭然甚明初未嘗單出而爲一貫之說崇何異端之學既興蕩空之說肆行盡論語二十篇無一可借爲蕩空之證者始節畧忠恕之說單摘一貫之語矯誣聖言竊

學校既廢上無興主張下無與講習士始分裂而四出得志于當世者外此道而爲功名則爲管晏之功利則爲蘇張之縱橫三綱五常細之爲萬事萬物無非此道而何有異說周室既衰則爲申韓之法術不得志于當世者外此道而爲橫議則爲老聃之清虛則爲莊列之寓言則爲騶衍之誕凡皆道之不明故也然得志于當世者其禍雖烈而禍猶止于一時不得志于當世者其說雖高而禍乃極于萬世凡今之削髮緇衣喝佛爲祖者自以爲深于禪學而不知皆戰國之士不得志于當世者戲劇之餘談也凡今之流于高虛求異一世者自以爲善談聖經而不知此卽禪學亦戰國之士不得志于當世者展轉之流毒也天生夫子不于他時而獨于春秋之世正使于衆說淆亂之餘立大中至正之極明日用常行之道爲天下萬世之師論

語二十篇拳拳訓詁惟以學問躬行惟以孝弟忠信獨于曾子之宏毅而告以一以貫之之說又獨于子貢之敏悟而啟以一以貫之之機以一而貫之是于功深力到之餘更求提綱挈領之要夫子教人意蓋出此後世學者于曾子子貢平日之功尚未必一日用其力反欲盡畧論語二十篇而獨取一以貫之之章又于此章節畧忠恕之語而徑為一貫之說且貫者串物之名而繩者所以串物者也必有物之可貫也然後得以繩而貫之必有積學之功講明之素也然後得以理而貫之故曰一以貫之以云者用此以貫之之名也今直曰一貫併與以之一辭而去之是自成一貫也所講求已大不可況可併去貫字單出言一論語本文何嘗如此而天下亦安有此理哉愚所謂讀論

語此章最不可不審者以此故也惟吾徒其深省而懋明之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古者舉古之人以警今之人也恥者謂言或過其行則古之人以為深恥也夫子此意正欲學者訥于言而敏于行耳蓋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四時行百物生天不待言而有自然之運化大之為三綱五常微之為蔬物細故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然之準則此夫子所以歎天何言哉而謂予欲無言其有不得已而見于問答者亦皆正為學者躬行而發凡今見于論語二十篇者往往不過片言而止言之非艱行之為艱聖門何嘗以能言為事自楊氏為我墨氏兼愛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孟子始不得已而詳于言老氏清淨佛氏寂滅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韓子始不得已而詳于言高者淪空虛卑者溺功利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周子程子始又不得已而詳于言周程既沒學者談虛借周程之說售佛老之私向也以異端而談禪世猶知禪學自為禪學及其以儒者而談禪世因誤認儒學自為儒學以偽易眞是非昏亂此而不闢其誤天下後世之躬行將又有大于楊墨以來之患者文公朱先生于是力主知行之說必使先明義理別白是非然後見之躬行可免陷入異端之弊此其救世之心甚切析理之說甚精學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所行為聖為賢何所不可顧乃掇拾緒餘增衍浮說徒有終身之議論竟無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姦轉以欺世風俗大壞甚不忍言文公所以講明之初意夫豈若是然則今日其將

何以救此亦在明吾夫子之訓而深以言之輕出為恥其形于言也常恐行有不類揚然愧恥而不敢輕于言其見于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愧恥而不敢不勉于行則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幾君子之歸而不至駸駸陷入虛誕欺罔之域則可無負于文公知行並進之訓矣君子小人之分決于言行之相顧與否言行之相顧不相顧又決于此心之知恥與否吾徒其可不加警省而徒以多言為能哉

東發日鈔

孝經視論語雖有衍文其每章引詩為斷雖與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文法相類而孝為百行之本孔門發明孝之為義自是萬世學者所當舉拳服膺他皆文義之細而不容不考至晦庵

疏剔瞭然矣嚴父配天一章晦庵謂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反陷于大不孝此非天下通訓而戒學者詳之其義爲尤精愚按中庸以追王大王王季爲達孝亦與此章嚴父配天之孝同旨古人發言義各有主學者宜審所躬行焉若夫推其事之至極至于非其分之當言如晦庵所云者則不可不知也　讀孝經

聖人言語簡易而義理淵蓄無窮凡人自通文義以上讀之無不犁然有當于心者讀之愈久則其味愈深程子所謂有不知手舞足蹈但以言語解者意便不足此說盡之矣故漢唐諸儒不過詁訓以釋文義而未嘗敢贊之辭自本朝講明理學脫去詁訓說雖遠過漢唐而不善學者求之過高從而增衍新說不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

特意味反淺而失之遠者或有矣至晦庵爲集註復祖詁訓先明字義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後擇先儒議論之精者一二語附之以發其指要諸說不同恐疑誤後學者又爲或問以辯之我誰何幸乃獲蒙成敬受熟誦體之躬行庶不負先儒拳拳之意

耳近世闕晦庵字義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慕之者又爭欲以註解名家浩浩長篇多自爲之辭于經漸相遠甚者或鑿爲新奇反欲求勝豈理固無窮耶　讀論語

梁惠王問利國孟子言利之害而進以仁義之效梁惠王問沼上之樂孟子言獨樂之患而進以與民同樂齊宣王問桓文則黜桓文之無足道而進以行王道齊宣王有不忍一牛之心則反覆言之而使推此心係四海及教齊梁以王道又皆歸之耕

桑孝弟之實無非因其機而誘進之晦庵集註已各發其旨趣之歸辭意瞭然熟誦足矣　讀孟子

毛詩註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于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詩之未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辭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記之法爲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爲詩緝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

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于茫冥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溱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謖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于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于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庵詩傳爲主至其改易古說閒有于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讀毛詩

易聖人之書也所以明斯道之變易無往不在也王弼開以老莊虛無之說參之誤矣我朝理學大明伊川程先生作易傳以

明聖人之道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于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故其爲傳專主于辭發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時則有若康節邵先生才奇學博探賾造化又別求易于辭之外謂今之易後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無不可以前知者自是二說並興言理學者宗伊川言數學者宗康節同名爲易而莫能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義作易啟蒙乃兼二說窮極古始謂易本爲卜筮而作謂康節先天圖得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甚備于象數猶有闕學之未至于此者遂亦翕然向往之揣摩圖象日演日高以先天爲先以後天爲次而易經之上晚添祖

父矣愚按易誠爲卜筮而作也考之經傳無有不合者也爻者誠爲卦之占吉凶悔吝者誠爲占之辭考之本文亦無有不合者也且其義精辭覈多足以發伊川之所未及易至晦庵信乎其復舊而明且備也然吉者必其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其違乎理因理爲訓使各知所趨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伊川嘗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卜者今無其法以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尚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于四者之中專主于辭以明理亦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康節所謂先天之說則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據其援易爲證者凡二章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于是盡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說與

文王演易重爲六十四卦之說而以六十四卦皆爲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耶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之卦位也于是盡變易中離南坎北之說與凡震東方卦兌西方卦之說而以乾南坤北爲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說以離爲東以坎爲西以兌巽爲東南西南以震艮爲東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平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爲火北方寒爲水亦未見離與坎之果屬東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耶且易之此二章果誰爲之也謂出于孔子孔子無先天之說也謂出于伏羲伏羲未有易之書也何從而知此二章爲先天者耶圖方畫于康節何以明其爲伏羲者耶然聞先天爲演數設也夫易于理與數固無所不包伊川康節皆本朝大儒晦庵集諸儒之大成其同其異豈後學所能知顧伊川與康節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伊川獨不與言易之數康節每欲以數學傳伊川而伊川終不欲康節既沒數學無傳今所存之空圖殆不能調絃者之琴譜晦庵雖爲之訓釋他日晦庵答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于附會穿鑿之疑則學者亦當兩酌其說而審所當務矣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犁然卽與妙合康節言數而數者康節之所獨今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明理

者雖不知敢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此宜審所當務者也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節之言數得之李挺之穆伯長陳希夷此宜審所當務者也窮理而精則可修己治人有補當世言數而精不過尋流逐末流爲技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故學必如康節而後可創言先天之易學必如晦庵而後可兼釋先天之圖易雖古以卜筮而未嘗聞以推步漢世納甲飛伏卦氣几推步之術無一不倚易爲說而易皆實無之康節大儒以易言數雖超出漢人之上然學者亦未易躐等若以易言理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讀易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于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爲志此其爲天子之事故春秋無出于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者矣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器之及有不合則又爲之遁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

孔子之言散見于經不獨論語也他如莊荀諸書以及諸子百家亦多傳述第記載不同辭氣頓異往往各肖所記者之口吻幾有毫釐千里之謬至家語莫考纂述何人相傳爲孔子遺書

讀周禮

末乃反得今所謂周禮六官之書故後世疑信相半如張橫渠則最尊敬之如胡五峯則最擯抑之至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說則意周公會立下規模而未及用近世趙汝騰按惟王建國以爲民極數語意周公作洛後所爲然亦不可考矣惟程子謂有關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爲于其本而言之學者明乎此則不必泥其紛紛者然編意周官法度在尚書周官一篇而未必在此書六典耳今以先儒考訂聊筆其一二云

覩相觀儒行及論禮樂等篇揆諸聖經若出一轍乃各篇中似尙有可疑處蓋傳聞異辭述所傳聞又異辭其間記載之不同亦無足怪或有竟疑是書爲漢人僞託此又不然然盡信爲聖人之言則亦泥古太甚去聖已遠何從質證千載而下儻有任道者出體任微言闡揚奧旨與莊荀及諸子百家所傳述節而彙錄之別爲一書其有功于聖門匪淺鮮矣 讀家語

本朝理學開幽于周子集成于晦翁太極之圖易通之書微晦翁萬世莫之能明也肅穆莊誦之爲快何啻蟬脫塵涴而鵬運焉上蔡才九高而躋九甚其于佛學殆不止雜而已蓋其所資者倡總老其後橫浦張氏又復資倡杲老一脈相承非復程學矣故以上蔡次龜山以明源流益別之自始焉和靖雖亦以毋命誦佛書而未嘗談禪能恪守其師說而不變且高宗中興崇

之所以正是乃動而合乎道曰正與動而正曰道又成一意恐因此而發明者耳又務實一章周子曰君子曰休小人曰憂晦翁釋之曰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竊恐小人未必知以無實爲憂果能憂其無實是卽君子之用心矣何名小人或者小人飾僞無實之心自宜崎嶇而多憂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周子之所謂憂恐類書之所謂勞者耳

孔子于性理舉其端而不盡言或言之必要之踐履之實固可垂萬世而無弊自心性天等說一詳于孟子至濂洛窮思力索極而至性以上不可說處其意固將指義理之所從來以歸之講學之實用適不幸與禪學之遁辭言識心而見性者雖所出

愚按程門高第如謝上蔡楊龜山未流皆不免畧染禪學惟尹和靖堅守不變其後龜山幸三傳而得朱文公始裒萃諸家而辨析之程門之學因以大明故愚所讀先儒諸書始于濂溪終

異源而同滿激之衝故二程甫沒門人高第多陷溺焉不有晦翁孰與救止故二程固大有功于聖門而晦翁尤大有功于程子

本朝理學發于周子盛于程子程子之門人以其學傳世者龜山楊氏上蔡謝氏和靖尹氏爲最顯龜山不免雜于佛幸而傳之羅仲素羅仲素傳之李愿中李愿中傳之朱晦翁晦翁遂能大明程子之學故以晦翁繼程子而次龜山于此以明其自來焉上蔡才九高而躋九甚其于佛學殆不止雜而已蓋其所資者倡總老其後橫浦張氏又復資倡杲老一脈相承非復程學矣故以上蔡次龜山以明源流益別之自始焉和靖雖亦以母命誦佛書而未嘗談禪能恪守其師說而不變且高宗中興崇

尙儒學之初程門弟子惟和靖在故以和靖次上蔡以明斯道之傾杲不食而程門之學固有不流于佛者焉和靖力辭程門之語錄爲非其後晦翁追編語錄又力辭和靖之說爲非然晦翁搜拾于散亡其功固大和靖親得于見聞其說尤的今觀程錄凡禪學之所有而孔門之所無者往往竄入其間安知非程氏旣沒楊謝諸人附益邪是雖晦翁不敢自保其于編錄猶深致其意謂失之毫釐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和靖力辭語錄之說其可廢也哉

于文公所傳之勉齋以究正學之終始焉文以龜山上蔡以見其流雖異而源則同焉又文以和靖以見源雖異而其流有不變者焉文以橫浦三陸以見其源流之益別焉然上蔡龜山雖卽爲異染禪學而龜山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亦主澄心靜坐乃反能救文公之幾陷禪學一轉爲大中至正之歸致知之學毫釐之辨不可不精蓋如此故又次延平于此以明心學雖易流于禪而自有心學之正者焉延平答問文公所親集延平之學以涵養爲工夫以常在心目之間爲效驗以脫然灑落處爲超詣之地文公之問多本論語多先孝弟此皆學者所當熟味

師道之廢正學之不明久矣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其學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繼而伊洛之學興矣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震旣讀伊洛書鈔其要繼及其流之或同或異而終之以徂徠安定篤實之學以推發源之自以示歸根復命之意使爲吾子孫毋蹈或者末流談虛之失而反之篤行之實以上讀本朝諸儒理學書

謝山東發先生史稟跋曰東發先生日鈔後一半卽其文集也別有理度二朝政要近又得其戊辰史稟乃其爲史館檢閱時所作列傳一杜範一眞德秀一洪咨夔一袁甫一徐元杰一李心傳凡六篇疑卽日鈔中所闕二卷是也

先生所極稱者杜丞相其于眞文忠公傳謂晚節阿附鄭

清之大有微辭與理度兩朝政要所言互相證明政要最推袁正肅公而傳中稍不滿其論學今宋史眞文忠公傳頗采公文以爲藍本

東發學侶

山長黃虛谷先生翔鳳

黃翔鳳字子羽慈溪人東發先生族弟也嘗爲山長本堂長子深乃其壻學者稱爲虛谷先生補

知州陳本堂先生著

陳著字本堂鄞縣人習庵姪也梓材案謝山甬上族望表習庵爲同谷陳氏本堂爲冥庵陳氏世系已遠當是族子然考謝山答萬編修府志雜問云滄容作陳觀墓誌謂陳氏自居奉化以來最著者爲本堂若習庵自是吾鄞忠諫里文介公禾之齋似非一族疑莫能定　文天祥楊進士賈似道當國諷其及門曰寧不登朝不可屈節授安福令改知嵊縣時嵊爲戍畹所居有司不得行其政閱之者十七年先生整葺之威令肅然及遷後令李興宗問政答曰義利明而取予當教化先而獄賦後識大體而用小心愛細民而化巨室如斯而已嵊民乞留不得祖帳塞路至城闉上因名曰陳公嶺後知台州補

梓材謹案本堂先生傳不言其師承謝山學案劄記云陳本堂當入習庵學案以其爲習庵姪也第考其集稱述輔潛庵先生之說蓋亦爲輔氏之學者其不合于賈相與東發同故列于東發之後云

本堂文集補

人之爲學莫病于過過則其歸爲老莊亦莫病于固固則其歸爲告子故君子必擇乎中庸而知性爲難知言爲尤難贈吳安仲夫人幸而儒其名必儒其實陷陷于中與俗俱流日蕩而薄于

本心何在至于朋呼儔引區區小技風月自命妄立標枝行行然無復餘事良可悲已 賜孫會叔

學無止法老當益懼書山房圖後

道天常也常之外安有道外常以求道妄而已矣其儒儒以身任道道與儒有二乎二儒與道白太史公始不知道而以家分之流弊之極至于謂可以乘雲御風騎鶴接鯉吁有是哉 題洞眞觀石後

人之所學何事亦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而忠信篤敬爲本虛則易放閒則易怠 參前亭記

風景已非月明猶在 與俞察院浙

連年奔走山林逃難以爲苟活先世一絲經脈凜乎莫續若曰

待天下事定然後爲計則水流已下蓬遂其曲何日可回 招單君範教子書

乾坤納納風雨蕭蕭習坎心亨遯世無悶于此可以觀人 答許宮講

人受血氣而生心統性情之妙心不能不感于物靜不能不動于感而性之欲出矣欲所當欲則亦天性也欲非所欲則血氣之私也欲其善惡之機乎 剡學講義

東發同調

東部安先生劉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本堂集十一條今以其一條爲陳先生朱立傳于後又移入潛庵學案一條

雲濠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范楷有蓬閭唱和集本堂爲之跋

東發家學 游余三傳

黃先生夢斡

黃夢斡字祖勉文潔之長子也沈潛汲古天性淡靜文潔峻肅于人少可而先生濟以和平同年丈人陳本堂見而謂文潔曰君家叔度之流也屈行輩與爲親家宋亡無仕進意文潔遯地寶幢其山北精舍且就荒先生重葺之欲奉其父歸講學未竟而病亟還寶幢竟卒是年文潔亦卒

處士黃先生叔雅

黃叔雅字仲正文潔次子事母孝居家無語笑聲待弟姪不使有忤意持敬讓以禮宗姻鄉黨長者洽之幼者慕之其學汪洋暢整經以載道必考其精微幽顯之委折于史辨疆理氏族制度官名之興廢旁搜博徵曲而通確而明故爲文辭纚屬不能以窮將臻乎極而始底于用欲以名世者不在仕進也有司三奉科舉令卒不應試而嘗以其說授于其徒延祐七年卒年五十有四 參清容居士集

梓材謹案黃晉卿誌先生弟叔英墓云文潔三子俱克紹家學而深寧年譜數弟子著名者先生與焉

教授黃慈庵先生叔英

黃叔英字彥實文潔之子也一以躬行爲本嘗爲晉陵宣城蕪湖三學教諭又爲和靖采石兩院山長以家學教授閭越間與韓性相友善受業其門者皆卓然有立學者稱爲慈庵先生有慈庵雜著二十卷慈庵暇筆三卷

隱君黃尚絅先生正孫

黃正孫字長孺祖勉子也本堂之壻有學行補
雲漾謹案黃文獻誌先生墓云年二十出爲贅壻居十有七年乃歸至正乙酉卒年八十一子二長卽隱君玠也又稱其雅志恬靜年十二而宋亡卽絕意于仕進晚自號尚翁以見其志

隱君黃先生玠

黃玠字孟成祖勉之孫也志尚卓然不隨流俗躬行力踐以古聖賢爲期隱居教授于書無不通曉以講學寓居弁山所著有弁山小隱集知非稾

虛谷門人

教授陳先生深見下本堂家學

本堂家學

教授陳先生深

教授陳先生泌合傳

陳深字汝資四明人本堂子弟泌字汝泉陳夷白跋先生書其弟詩後曰余年二十許時識汝泉翁翁時年已五十餘矣越二十有七年從其嗣子樫獲視翁兄教授君所書翁十八歲時侍其先公祕監府君中秋飲酒所賦五言三韻七篇蓋翁以學問文章世其家業而老蒼峻潔之氣已見于少年如此又言嗣子樫伯仲能以家學爲己任云參夷白齋集

主簿趙先生炎

趙炎字光叔嵊縣人也本堂稱其有學有識有才有骨官義烏簿時嘗薦之趙汝楳補

吳先生漢

吳先生應奎合傳

吳漢字叔度吳應奎字文可奉化人也二吳皆居白巖而學于本堂補

隱君黃尙絅先生正孫見上東發家學

胡先生幼文別見深寧學案

憩庵門人游余四傳

教授黃蒨東先生珏

求利其亡者則萬萬無此理若曰欲利其後則因父以求利是大不孝況必無是理補

學士陳先生樫

陳樫字子經本堂先生著之孫也本堂與東發善先承其家學而私淑黃氏之教九長于史學謂司馬文正公作通鑑斷自周威烈王訖于五代而金文安公作通鑑前編以紀其前事蓋用邵氏皇極經世應胡氏皇王大紀例其年始陶唐氏而唐之前五代之後咸未有論著乃以盤古至高辛宋至元爲二十四卷名曰續編又取金氏之書刪定爲通鑑前編舉要先生明初僑居白下爲翰林學士以非罪死

本堂門人

黃玨字玉合餘姚人從慈湖庵受蔡氏尚書既有所得郡邑爭致于師席教授者餘四十年九喜玩皇極經世書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帝王之道大蔡氏能解然非朱子訂定而發明之愚亦何能窺見其髣髴耶與太原王萬石上虞謝肅爲文字歡洪武三年卒年七十一自號菊東修

縣官岑楊峯先生士貴

岑士貴字尚周餘姚人也從黃彥實學得其先世日鈔之傳彥實負用世之志不遇一夕夢坐岑氏廳上甲乙設先生年最少前拜晚乃脫身所被綠衣衣之覺而先生至拜晚如夢彥實驚問先生對曰士貴幸不墜先生所教彥實益扶之然顏不樂因撰悲誦一篇自是日飲無何卒不起先生既得薦禮部任官等罪丹書之李憲亦以事中先生已而出巡遼以食遇毒死吳淵頴痛惜之爲作哀誄補

典史王東皐先生士毅

王士毅字子英本秀州人後爲餘姚人嘗任蘆花場典史非其志也棄去從事于正學黃勉庵講道于慈溪之杜洲書院遂往從之益知道德性命之奧自是所造愈粹而行愈高或有欲援之爲祿仕者不爲少動環堵蕭然妻子清坐相對終無戚容久而鄉里亦稍然異其爲人有岑楊峯者亦黃氏徒而先生之鄰也相與同游湖山間唱和甚樂嘗有句曰陶潛千載友相望老

東皐因自稱東皐處士戴九靈銘其墓補

東發續傳

縣尹楊鐵崖先生維楨別見艮齋學案

學士陳先生桱見上本堂家學

靜清學案表

史蒙卿
- 獨善孫
- 小陽深寧門人
- 蓮塘潛齋進
- 齋再傳
- 晦翁迂齋慈湖節齋眞西山二傳
- 白水籍溪屏山延平東萊象山詹氏蔡西山四傳

程端學

程端禮

蔣宗簡

樂良
- 附從弟衍復

張信

陳韶

戚秉肅

王楚釐
- 父起宗

徐仁

宋元學案卷八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理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靜清學案

祖望謹案四明史氏皆陸學至靜清始改而宗朱淵源出于蓮蕩晏氏然嘗聞深寧不喜靜清之說易以其嗜奇也則似乎未必盡同于朱其所傳爲程畏齋兄弟則純于朱者述靜清學案梓材案是卷梨洲本稱四明朱門學案一謝山序錄改爲靜清學案

陽王門人晏徐再傳

教授史果齋先生蒙卿

史蒙卿字景正號果齋鄞縣人獨善先生彌鞏之孫也年十二入國子學通春秋周官時江益公萬里爲祭酒甚器之咸淳元年進士授景陵主簿歷江陰平江教授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自黃東發與先生始黃氏主于躬行而先生務明體以達用著書立言一以朱子爲法宋亡不復仕自號靜清處士有靜清集修

百家謹案四明自楊袁舒沈從學于象山故陸氏之學甚盛其時傳朱子之學者有二派其一史果齋從晏氏入其一余正君從輔氏入故爲四明朱門一二兩案又王深寧從學于王埜埜從學于眞文忠公亦出自朱門詹體仁者也

果齋訓語

學問進修之大端其畧有四一曰尙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大抵爲士莫先于尙志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孟子曰士何事曰尙志仁義而已矣程子亦曰言學便當以道爲志言人便當以聖爲志苟此志不立而惟流俗之徇利欲之趨則終身墮于卑陋而不足與詣高明光大之域矣何足以爲士哉此志既立便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蓋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非自外而得之也苟能端莊靜一以涵養之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人欲自然退聽以此窮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誠乃學問之大原也夫既知涵養其本原則天理之全體固渾然于吾心矣然一心之中雖曰萬理咸具天敘天秩品節粲然苟非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則知有所蔽而行必有所差此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中庸之篤行所以必先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也既知所以窮理矣則必以其所窮之理反之于身以踐其實日用之閒微而念慮著而云爲其當然者天理之公其不當然者皆人欲之私也于此謹而察之果當然乎則充之惟恐其不廣行之惟恐其不至果不當然乎則改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從事于斯無少閒斷人欲日以銷泯天理日以純熟而聖賢之道忽不自知其實有于我矣窮則獨善其身可以繼往聖而開來學達則兼善天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其功用有不可勝窮者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不立持養疏畧而此心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閒而已矣幷惕同志勉之　此本雙峯饒氏之訓

附錄

果齋先生每教學者以朱子日用自警詩揭于座右其詩曰圓融無際大無餘卽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卻于何處味眞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莫放疏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祖望謹案蓮蕩晏氏之學傳于陽氏陽氏之學傳于吾鄉史氏卽靜清也梓材案宋史史南叔附先生傳云晏氏受業巴川陽恪號以齋爲小陽先生之子小陽則朱子再傳弟子也顧程畏齋親及先生之門其爲讀書分年日程識工程綱領後云果齋先生早師常德小陽先生大陽先生陽先生師浩陵晏先生晏先生師朱子未嘗言及以齋袁清容誌先生墓亦云太中在湖北時謁告歸省從巴川陽公弘學易春秋太中者先生之父名肯之黃文獻則云繼朱子之學者自晏氏淵大陽先生枋小陽先生弘以至于史氏是知先生所受業者小陽先生非小陽之子史傳蓋誤

謝山靜清書院記曰有元儒林世系魯齋白雲專主朱學靜修頗祖康節草廬兼主文安其足以輔翼二許者吾鄉程敬叔兄弟得之靜清史先生先是吾鄉學者楊袁之徒極盛史氏之賢詰如忠宣公文靖公獨善先生和旨先生鴻禧君饒州君皆楊袁門下傑然者也靜清爲獨善孫始由

巴陵陽氏以溯朱學當時隻輪孤翼莫之應和而黃提刑東發出焉遂稍稍盛朱學之行于吾鄉也自靜清始其功大矣江漢仁山皆已徂豆澤宮而靜清莫有擷溪毛以問之者後死之于斯文能無媿色清容作靜清墓志于其易代大節言之已悉而學統所在不甚了了清容文士其于儒苑奚奧宜其在所忽也然清容言靜清嘗與深寧說經每好奇以是多與深寧不合則又可知靜清雖宗主朱學而其獨探微言正非墨守集傳章句或問諸書以爲苟同者正如東發亦宗朱學而其于先後天圖說攻之甚力蓋必如是而始爲碩儒不善學者但據一先生之言窮老盡氣不敢少異而未嘗顧其心之安否是爲有信而無疑學

問之道未之有也清容以爲好奇是尤不知靜清者也

靜清門人　屡徐三傳

教授程畏齋先生端禮

程端禮字敬叔鄞縣人學者稱爲畏齋先生初用舉者爲建平建德兩縣教諭歷稼軒江東兩書院山長累考授鉛山州學教諭以台州教授致仕先生受學于史靜清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其弟端學剛明動有師法學者咸嚴憚之人以比河南兩程氏云修

百家謹案慶元自朱季皆傳陸子之學而朱學不行于慶元得史靜清而爲之一變蓋慈湖之下大抵盡入于禪士以不讀書爲學源遠流分其所以傳陸子者乃其所以失陸子也余觀畏齋讀書工程本末不遺工夫有序由是而之焉即謂陸子之功臣可也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端禮竊聞之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萃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取其要定爲讀書法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且所謂循序漸進者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

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疏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趲看了則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脚其循序漸進之說如此所謂熟讀精思者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徧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眞道學第一義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但百徧時自是强五十徧時二百徧時自是强一百徧時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學者親書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件發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

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非爲己之學也其熟讀精思之說如此所謂虛心涵泳者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稱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前賢與諸家說便了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箇意思了卻將聖賢言語來湊他底意思其有不合便穿鑿之使合有虛心涵泳之說如此所謂切己體察者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箇自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于身如克己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驗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體察之說如此所謂切己體察者朱子曰人道之門固多而急者與朱子曰約禮則只是博文各有次序當以大子責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可爲深戒豈非讀書爲博文之大而急者爲先蓋謂是也然則博文豈可不以讀書爲先而讀書又豈可不守朱子之法朱子平日教人千言萬語總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條而六條者總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讀精思切己體察之兩條蓋熟讀精思卽博文之功而切己體察卽約禮之事然則欲學顏子之學者豈可不由是而求之哉今幸其說具存學者讀書能循是六者以實用其力則何道之不可進何聖賢之不可爲使朱子復生身登其門耳聞其誨未必若是之詳且要也學者可不自知其幸與世之讀書其怠忽閒斷者固不足論其終日勤勞貪多務廣終身無得者蓋以讀之不知法故也惟精廬初建端禮荒陋匪材夫豈其任承乏之初敢以朱子讀書法首與同志講之期相與確守焉以求共學之益使他日義精仁熟賢才輩出則朱子之訓不爲虛語精廬不爲虛設願不奕哉

存存齋銘

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于易乃言成性存存惟性之成天子其尊如體畢具無異愚賢心統性情性體惟靜心乘氣機存之斯正曰惟存心所以存性其方伊何在乎主敬其效伊何動靜皆定無閒無雜始曰存存虛閒靜一細微糾紛弗謹弗養千里其奔勉强安行聖賢是分效天法地道義之門

讀書分年日程

八歲未入學之前

讀性理字訓程逢源增廣者○日讀字訓綱三五段此乃朱子以孫芝老能言作性理絶句百首教之之意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又以朱子童子須知貼壁于飯後使之記說一段自八歲入學之後

讀小學書正文○日止讀一書自幼至長皆然此朱子苦口教人之語隨日力性資自一二百字漸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長可近千字乃已每大段內必分作細段每細段必看讀百偏倍讀百偏又通倍讀二三十偏後凡讀經書放此自此說小學書即嚴幼儀大抵小兒終日讀誦不惟困其精神且致其習爲悠緩以待日暮法當畿辦偏數即暫歇少時復令入學如此可免二者之患

日程○一每夙興即先自倍讀已讀冊首書至昨日所讀書一偏內一日看讀內一日倍讀生處誤處記號以待夜閒補正偏數其閒日看讀本爲童幼文理未通誤不自知者設年十四五以上者只倍讀師標起止于日程空眼簿凡冊首書熟無一

細段隨文義可斷處多不過十句少約五六句大段約千字分作十段或十一二段用朱點記于簿還按每細段讀二百偏內一百偏看讀內一百偏倍讀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讀須聲實如講說然句盡字重道則句完不可添虛聲致句讀不明且難足偏數他日信口難舉須用數珠或記數板子記數每細段二百偏足即以墨銷朱點即換讀如前盡一日之力須足六七百字日永年長可近一千字寧賸段數不可省偏數仍通大段倍讀二三十偏或止通倍讀全章正經并註或問所盡亦可必待一書畢然後方換一書並不得兼讀他書及省偏數此以朱子讀書法小學書及所訂程董學則修○一師試說昨日已說書○一師授說本日已讀書不必多先說小學書畢次大學

畢次論語假如說小學書先令每句說通朱子本註及熊氏解及熊氏標題已通方令依傍所解字訓句意說正文字求其訓註中無者使簡韻會求之不可杜撰以誤人寧以俗說粗解卻不妨既通說每句大義又通說每段大義即令自反覆說通面試通乃已久之縱覺文義粗通能自說即使自看註沈潛玩索使來試說更詰難之以使之明透如說大學論語亦先令說註透然後依傍註意說正文○一小學習寫字必于四日內以一日令影寫智永千文楷字如童稚初寫者先以子昂所展千文大字爲格影寫一徧過卻用智永如錢眞字影寫每字本一紙影寫十紙止令影寫不得惜紙于空處令自寫以致走樣寧令翻紙以空處再影寫如此影寫千文足後歌讀書一二月以全

日之力通影寫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以全日之力如此寫一二月乃止必如此寫方能他日寫多運筆如飛乳不走樣又使自看寫一徧其所以用千文用智永楷字皆有深意此不暇論待他年有餘力自爲充廣可也蓋儒者別項工夫多故習字止如此用筆之法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口訣也欲考字看說文字林六書畧切韻指掌圖正始音韻會等書以求音義偏傍點畫六書之正每考三五字或十數字擇切用之字先考凡鈔書之字偏傍須依說文翻楷之體骨肉間架氣象用智永非寫詩帖不得全用智永也○一小學不得令日日作詩作對虛費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歲前不能讀記九經正文皆是此弊但令習字演文之日將已說小學畢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小學止令玩索小學經

書作口義以學演文每句先逐字訓之然後通解一句之意又通結一章之義相接續作去明理演文一舉兩得更令記對類單字使知虛實死活字更記類首長天乳日字但臨放學時面屬一對便行使畧知對偶輕重虛實足矣此正爲己爲人務內務外君子儒小人儒之所由分此心先入者爲主終此生不可奪不惟妨功最是奪志朱子諄諄言之切戒○一隻日之夜大學令玩索已讀大學字求其訓句求其義章求其旨每一節十數次涵泳思索以求其通又須虛心以爲之本每正文一節先考索章句明透然後摭章句之旨以說上正文每句要說得精確成文鈔記旨要又考索或問明透以參章句如遇說性理深奧精微處不計數看直要曉得記得爛熟乃止仍參看黃勉齋

眞西山集義通釋講義饒雙峯纂述輯講語錄金仁山大學疏義語孟考證何北山王魯齋張達善句讀批抹畫截表注音考胡雲峯四書通通證趙氏纂疏集成發明等書諸說有異處標貼以待思問如引用經史先儒語及性理制度治道故事相關處必須檢尋看過凡玩索一字一句一章分看合看要析之極其精合之無不貫去了本子信口分說得出合說得出于身心體認得出方爲爛熟朱子諄諄之訓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道是更須反覆玩味此之謂也不必多論語止看得一章二章三章足矣只要自得凡先說者要極其精通其後未說者一節易一節工夫不難矣只要記得大學畢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小學止令玩索小學燈火起中秋

止端午或生徒多參考之書難徧及則參差雙隻夜以便之○
一雙日之夜倍讀凡平日已讀書一徧倍讀一二卷或三四卷
隨力所至記號起止以待後夜續讀倍讀熟書必緩而又緩思
而又思詳見續冊首書條凡溫書必要倍讀纔放看讀孔無可
再倍之日前功廢矣切戒如防誤處寧以書安于案疑處正之
再倍讀倍讀熟書時必須先倍讀本章正文畢以目視本章正
文倍讀盡本章註文就思玩涵泳本章理趣此法不惟得所以
釋此章之深意且免經文註文混記無別之患如倍讀忘處急
用徧數補之凡已讀書一一整放在案周而復始以日程幷書
日揭之于壁夏夜浴後露坐無燈自可倍讀○一隨雙隻日之
夜附讀看玩索性理書性理畢次治道次制度如大學失時失

序當補小學書者先讀小學書數段仍詳看解字字句句自要
說得通透乃止小學書畢讀程氏增廣字訓網此書鈐定性理
醫家脈訣語約而義備如最便初學次看北溪字義續字義次讀太極圖通書西銘並看
朱子解及看何北山發揮次讀近思錄看葉氏編近思錄蘇氏解見性理
羣書次看讀書記大學衍義程子遺書外書經說文集周子文集
張子正蒙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或看或讀必詳玩潛思以求
透徹融會切己體察以求自得性理緊切書目通載于此讀書
者自循輕重先後之序有合記者仍分類節鈔若治道亦見西
山讀書記大學衍義○一以前日程依序分日定其節目寫作
空眼刊定印板使生徒每人各置一簿以憑用功次日早于師
前試驗親筆句銷師復親標所授起止于簿庶日有常守心力
整暇積日而月積月而歲師生兩盡皆可自見施之學校公教
尤便有司拘鈐考察小學讀經習字演文必須分日假如小學
以七十五張印讀書日程以二十五簿紙百張
張印習字讀文日程可用二百日　讀經必用三日習字演文
止用一日本未欲以此間讀書之日緣小學習字習演口義小
文辭欲使其學開筆路有不可後者故也至如大學惟印讀經
日程待四書本經傳註既畢作次卷工程時方印分日讀看史
日程畢印分日讀看文日程畢印分日作文日程其先後次序
分日輕重決不可紊人若依法讀得十餘箇簿則爲大儒也孰
禦他年亦須自填以自檢束則歲月不虛擲矣今將已刊定空
眼式連于次卷學者誠能刊印置簿日填功效自見也
小學書畢

次讀大學經傳正文○一讀書倍溫書說書習字演文如前法
次讀論語正文
次讀孟子正文
次讀中庸正文
次讀孝經刊誤○一讀書倍溫書說書習字演文並如前法
次讀易正文○六經正文依程子朱子胡氏蔡氏句讀參廖氏
及古註陸氏音義賈氏音辯牟氏音考○一讀書倍溫書說書
習字演文如前法
次讀書正文
次讀詩正文
次讀儀禮并禮記正文

次讀周禮正文
次讀春秋經幷三傳正文
前日八歲約用六七年之功則十五歲前小學書四書諸經正文可以盡畢既每細段看讀百徧倍讀百徧又通倍大段早倍溫冊首書夜以序通倍溫已讀書守此決無不熟之理
自十五志學之年卽當尙志爲學以道爲志爲人以聖爲志自此依朱子法讀四書註或十五歲前用功失時失序者止從此起便讀大學章句或問仍兼補小學書
讀大學章句或問○一讀書倍溫書所讀字數分段看讀百徧倍讀百徧並如前法○一夜閒玩索倍讀已讀書玩索讀看性理書並如前法

必確守朱子讀書法六條○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

不誠無物雖勤無益也朱子諭學者曰學者書不記熟讀可記必以身任道靜存動察敬義夾持知行並進始可言學不然則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眞是無著力處只如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其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逕遶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又如程子四箴朱子敬齋箴西山夜氣箴當熟玩體察外有天台南塘陳先生夙興夜寐箴曰鷄鳴而寤思慮漸馳盍于其間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旣立矣味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啟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于爲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旣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二勿三讀書之餘閒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正齊振拔精明夜久斯精齊手斂足不作思維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昔金華魯齋王先生以爲此箴甚切得受用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之人寫一本置坐右又云養以夜氣足以證西山之誤

大學章句或問畢
次讀論語集註
次讀孟子集註
次讀中庸章句或問
次鈔讀論語或問之合于集註者
次鈔讀孟子或問之合于集註者
次讀本經○治周易鈔法一依古易十二篇勿鈔彖傳象傳附每段經文之後先手鈔四聖經傳正文依古易讀之別用紙依次鈔每段正文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朱子本義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程子傳其連解彖傳象傳者須截在彖傳象傳正文後鈔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註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

鈔陸氏音義次節鈔胡庭芳所附朱子語錄文集何北山啟蒙
纂辭發揮朱子孫鑑所集易遺說去其重者次低正文二字節
鈔董氏所附程子語錄文集次低正文三字節鈔胡庭芳所纂
諸家解及胡雲峯易通及諸說精確而有裨朱子本義者其正
文分段以朱子本義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
續鈔其讀易綱領及先儒諸圖及說鈔于卷首圖在啟蒙者不
可移讀法其朱子本義程子傳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盡
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須令先讀五贊啟蒙及發揮次本義畢
然後讀程子傳畢然後讀所節古註疏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
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其程子傳古註疏與朱子本義訓詁指
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卦作一冊○

治尚書鈔法先手鈔全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正文一段次低
正文一字鈔所主蔡氏傳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註疏
次低正文二字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三字節鈔金氏表註及董氏所
纂諸儒之說及諸說精確而有裨蔡氏傳者其正文分段以蔡
氏傳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書序及
朱子所辯附鈔每篇之末其讀書綱領及先儒諸圖及楊氏
讀法其蔡氏傳及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
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須令
先讀蔡氏傳畢然後讀古註疏與蔡氏傳訓詁指義
同異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冊○治尚
詩鈔法先手鈔詩全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詩正文一章音義
協音並依朱子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朱子傳次低正文一字
節鈔所兼用古註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
文三字節鈔胡庭芳所纂諸家解及胡雲峯易通及諸說精確
而有裨朱子本義者其正文分段以朱子本義爲主每段正文
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詩小序及朱子傳
輔氏童子問及魯齋王氏詩疑辯及諸說精確而有裨朱子傳
者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詩小序及朱子
所辯附鈔每篇之末其讀詩綱領及先儒諸圖鈔于卷首讀法
其朱子傳及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
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須令先讀
朱子傳畢然後讀古註疏其古註疏及朱子傳訓詁指義同異
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冊○治禮記

鈔法先手鈔每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正文一段次低正文一
字節鈔所用古註次低正文一字節鈔疏次低正文一字附節
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相關
者次節鈔朱子語錄文集之及此段者次低正文二字節鈔黃
氏日鈔陳氏櫟詳解衛氏集解精確而有裨正經古註疏者其
正文分段以古註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
鈔蓋治禮必先讀儀禮經其讀禮記綱領及先儒諸圖及楊氏
儀禮圖鈔于首卷讀法其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
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
考其古註疏之所以合于經與否以玩索精熟爲度其未合者
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冊或二三冊○法春秋鈔法先手鈔

正經每一年作一段讀之讀全經畢別用紙鈔當年經文一段次低經文一字節鈔所許用三傳胡氏傳諸說之合于經之本義者次低經文一字節鈔所許用三傳胡氏傳諸說之合于經之本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經文二字鈔程端學所著辨疑或問凡諸說之有稗正經三傳胡氏傳者已詳見成書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讀春秋綱領及先儒諸圖鈔于首卷讀法凡所節三傳胡氏傳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其三傳胡氏之所以合于經與否以玩索精熟爲度其未合者以異色筆批抹每年作一卷每公作一冊或二三冊

前自十五歲讀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性理諸書確守讀書

法六條約用三四年之功晝夜專治無非爲己之實學而不以一毫計功謀利之心亂之則敬義立而存養省察之功密學者終身之大本植矣

四書本經既明之後自此日看史仍五日內專分二日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倍溫諸經正文夜閒讀看玩索溫看性理書並如前法四書既明胷中已有權作文然後以序明諸經覽者詳焉看性理書並如前法爲學之法自合接續明經今以其學文不可過遲遂讀史次讀韓文次讀離騷次學通鑑畢

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及諸經正文夜閒讀看玩索溫看性理書並如前法四書既明胷中已有權度自此何書不可看

次讀韓文。讀韓文先鈔讀西山文章正宗內韓文議論敘事兩體華實兼者七十餘篇要認此兩體分明後最得力正以朱子考異表以所廣謝疊山批點自熟讀一篇或兩篇亦須百徧成誦緣一生靠此爲作文骨子故也既讀之後須反覆詳看每篇先看主意以識一篇之綱領次看其序既于大段中看篇換演證開闔關鍵首腹結末詳畧淺深次序逆抑揚輕重運意轉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則作者之心不能逃矣譬之于樹通看則繇根至表幹生

枝枝生華葉大小次第相生而爲樹又折一幹一枝看則又皆各自有枝幹華葉猶一樹然未嘗毫髮雜亂此可以識文法矣看他文皆當如此看久之自會得法今日學文能如此看則他日作文能如此作亦自能如此改矣然又當知有法而無法無法而有法有法者篇篇皆有法也無法者篇篇法各不同也所以然者如化工賦物皆自然而然非區區模擬所致有意于爲文已落第二義在我經史熟析理精有學有識有才又能集義以養氣是皆有以爲文章之根本矣不作則已作則沛然矣第以欲求其言語之工不得不如此讀看耳非曰止步驟此而能作文也果能如此工程讀書將見突過退之何止肩之而已且如朱子或問及集中文字皆是用歐曾法試看歐曾有朱子議論否此非妄言若能如此讀書則是學天下第一等學作天下第一等文爲天下第一等人在我而已未易與俗子言也自此看他文欲識文體有許多樣耳此至末事一看足矣不必讀也其學作文次第詳見于後○一六日內分三日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及溫看史夜間讀看玩索溫看性理書如前法

韓文畢

次讀楚辭○讀楚辭正以朱子集註詳其音讀訓義須令成誦緣靠此作古賦骨子故也自此他賦止看不必讀也其學賦次第詳見于後○一分日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溫看史夜間讀看玩溫性理書如前法性理畢次考制度制度書多兼治道有不可分者詳見諸經註疏諸史志書通典續通典文獻通考鄭夾漈通志畧甄氏五經算術玉海山堂考索尚書中星閏法詳說林勳本政書朱子井田譜夏氏井田譜蘇氏地理指掌圖程氏禹貢圖鄒道元水經注張主一地里沿革漢官考職源陸農師禮書禮圖陳祥道禮書陳暘樂書蔡氏律呂新書及辯證律準禮典郊廟奉祀禮文呂氏兩漢精華唐氏漢精義唐精義陳氏漢博議唐律註疏宋刑統大元通制成憲綱要說文五音韻譜字林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戴氏六書考王氏正始音陸氏音義牟氏音考賈氏翌經音辯丁度集韻司馬公類篇切韻指掌圖吳氏詩補音及韻補四聲等子楊氏韻譜先擇制度之大者如律歷禮樂兵刑天文地理官職賦役

郊祀井田學校貢舉等分類如山堂考索所載歷代沿革考覈本末得失之後斷以朱子之意及後世大儒論議如朱子經濟文衡呂成公制度詳說每事類鈔仍留餘紙使可續添又自爲之著論此皆學者所當窮格之事以夫子之聖猶必問禮問樂而後能知豈可委之以爲名物度數之細而畧之平日誠能沈潛參伍以求其故一旦在朝庶免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之誚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不能相一之論可決蔀祫廟制可自我而定如韓子朱子矣豈特可放源流至論及呂成公錢學士百段錦作成策段爲舉業資而已○通鑑韓文楚辭既看既讀之後約纔二十歲或二十一二歲仍以每日早飯前循環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溫看史溫讀韓文楚

辭之外以二三年之功專力學文既有學識又知文體何文不可作

學作文○學文之法讀韓文法已見前既知篇法章法句法字法之正體矣然後更看全集及選看歐陽公曾南豐王臨川三家文體然後知展開閒架之法緣此三家俱是步驟韓文明暢平實學之則文體純一庶可望其成一大家數文字他如柳子厚文蘇明允文皆不可不看其餘諸家文不須雜看此是自韓學下來漸要展開之法看此要識文體之佳耳其短于理處極多亦可以爲理不明而不幸能文之戒如欲敘事雄深雅健可以當史筆之任當直學史記西漢書先讀眞西山文章正宗及湯東澗所選者然後熟看班馬全史此乃作紀載垂世之文不亦不得不畧放之也考試者是亦不思之甚也張庭堅體已具有以正之此私議之說也竊謂今之試中經義既用張庭堅體六百字以上至于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皆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只限五而以己意反覆辯析似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次又旁引他說以己意斷以己意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眾說而斷以己意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

可不學後生學文先能展開湯沛後欲收斂簡古甚易若一下便學簡古後欲展開作大篇難矣若未忘場屋欲學策以我平日得于四書者爲本更守平日所學文法更畧看漢唐策隨宜公奏議朱子封事書疏宋名臣奏議范文正公王臨川蘇東坡萬言書策畧策別等學陳利害則得矣況性理治道制度三者已下工夫亦不患于無以答所問矣雖今日事務得失亦須詳究欲學經問直以大學中庸或問爲法平日既讀四書註及讀看性理文字又不患于無本矣欲學經義亦放或問文體用朱子貢舉私議中作義法爲骨子方今科制明經以一家之說爲主兼用古註疏乃是用朱子貢舉私議之說按貢舉私議云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

者此皆考官不能推明設科初意預防末流輕淺虛衍之弊致使舉舉相承以中爲式今日鄉試經義欲如初舉方希慰禮記義者不可得矣科制明白不拘格律蓋欲學者直寫胷中所學耳奈何陰用冒原講證結格律死守而不變安得士務實學得實材爲國家用而爲科目增重哉因著私論于此以待能陳于上者取焉如自朝廷議修學校教法以輔賓興之側則此弊息矣假如書義放張體以蔡傳之說爲終篇主意如傳辭已精緊而括盡題意則就用之爲起或畧而泛則以其意自做次畧衍開次入題發明以結之次原題題下再提起前綱主意歷提上下經文而歸重此題次反覆敷演或正演或反演或正引事證或反引事證繳歸主意次結或入講腹提問逐節所主之說

以釋此章之意逐節發明其說援引以證之緻歸主意後節如前又總論以結之如易又有通所主次一家說又發明其異者而論斷之又援引以證之結之次兼用註疏論其得失而斷之證之結之平日既熟讀經傳又不患于無本矣此亦姑言其大畧耳在作者自有活法直寫平日所得經旨無不可者元設科條制既云作義不拘格律則自可依貢舉私議法此則最妙如不得已用張庭堅體亦須守傳註議論確實不鑿不浮可也欲學古賦讀離騷已見前更看讀楚辭後語並韓柳所作句法韻度則已得之欲得著題命意開架辭語縝密而有議論爲科舉用則當擇文選中漢魏諸賦七發及晉問熟看大率近世文章視古漸弱其運意則縝密于前但于文選文粹文鑑觀之便見

欲學古體制誥章表讀文章正宗辭命類及選看王臨川僧南豐蘇東坡汪龍溪周平園陸放翁劉後村及宏辭總類等體四六章表以王臨川鄧潤甫曾南豐蘇東坡汪龍溪周平園陸放翁劉後村及宏辭總類爲式其四六表體今縱未能盡見諸家全集選鈔亦須得舊本翰苑新書觀之則見諸家之體且幷得其編定事料爲用作科舉文字之法用西山法

讀看近經義文字九日作一日

讀看近經問文字九日作一日

讀看古賦九日作一日

讀看制誥章表九日作一日

讀看策九日作一日○作他文皆然文體既熟旋增作文日數大抵作文辦料識格在于平日及作文之日得題即放膽立定

主意便布置間架以平日所見一筆掃就卻旋改可也如此則筆力不餒作文以主意爲將軍轉換開闔如行軍之必由將軍號令句則其稗將字則其兵卒事料則其器械當使兵隨將轉所以東坡答江陰葛延之萬里徒步至僧耳求作文祕訣曰意而已作文事料散在經史子集惟意足以攝之正此之謂如通篇主意間架未定臨期逐旋摹擬用盡心力不成文矣切戒○一仍以每日早飯前倍溫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溫史夜間考索制度書溫看性理書如前法○專以二三年工學文之後纔二十二三歲或二十四五歲自此可以應舉矣三場既成卻旋明餘經及作古文餘經合讀合看諸書已見于前綱謂明四書本經必用朱子讀法必專用三年之功夜止兼看

性理書並不得雜以他書必以讀經空眼簿日填以自程看史及學文必在三年之外所作經義必盡依科制條畧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說而推明之又必擇友舉行藍田呂氏鄉約之目使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則學者平日皆知敦尚行實惟恐得罪于鄉評則讀書不爲空言而士習厚矣必若此然後可以仰稱科制經明行修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之實庶乎其賢才盛而治教興也豈曰小補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未有不教而可以賓興者方今聖朝科制明經一主程朱之說使經術理學舉業三者合一以問志道之士此誠今日學者之大幸豈漢唐宋科目所能企其萬一第因方今學校教法未立不過隨其師之所知所能以之爲教爲學凡讀書纔抉冊

開卷已準擬作程文用則是未明道已計功未正誼已謀利其始不過因循苟且失先後本末之宜而已豈知此實儒之君子小人所由以分其有害士習乃如此之大嗚呼先賢教人格言大訓何乃置之無用之地哉敢私著于此以待職教養者取焉右分年日程一用朱子之意修之如此讀書學文皆辦纔二十二三歲或二十四五歲若緊著課程又未必至此時也雖前所云失時失序者不過更增二三年耳大抵亦在三十歲前皆辦也世之欲速好徑失先後本末之序雖曰讀書作文而白首無成者可以觀矣此法似乎迂闊而收可必之功如種之穫云○前所云學文之後方再明一經出于不得已纔能作文之後便又名之以深其罪子獨何以知其不然邪曰此正一字褒貶賊經之弊惡得雷同而許之也況先儒亦有不同其說者乎呂樸補一經不可遲須是手自鈔讀其諸經鈔法讀法並已見前其宰爲太宰夫子責其奉命賄妾特貶冢宰于上士中士之例而者皆尊王之義愚故斷然以爲非孔子所加也曰張氏諸儒以不在加天于王上然後爲尊王也凡其所以譏諸侯大夫之僭王之稱其來舊矣諸侯國史稱天王無足怪者況春秋大義固因魯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周禮司服凡喪爲天王斬衰則天子所加子獨以爲魯史之舊亦有說乎曰吾聞諸程子曰春秋或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天王之天先儒以爲孔

餘經史子集音義旁證等書別見書目今不備載○讀經之後當看全史一過○看張子邵子二胡張南軒呂東萊眞西山魏鶴山程朱門人之書一過

編修程積齋先生端學

程端學字時叔號積齋畏齋弟泰定進士調仙居縣丞未行改授國子助教時隱士張臨愼爲司業先生與之論文不合未及考卽注代平章素聞其名留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學士虞集推服之出長筠州幕而卒先生與同里孫友仁慨春秋一經未有歸一之說徧索前代說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折衷異同湛思二十餘年作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辯疑二十卷或問十卷故

春秋或問

或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天王之天先儒以爲孔子所加子獨以爲魯史之舊亦有說乎曰吾聞諸程子曰春秋因魯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周禮司服凡喪爲天王斬衰則天王之稱其來舊矣諸侯國史稱天王無足怪者況春秋大義固不在加天于王上然後爲尊王也凡其所以譏諸侯大夫之僭者皆尊王之義愚故斷然以爲非孔子所加也曰張氏諸儒以宰爲太宰夫子責其奉命賄妾特貶冢宰于上士中士之例而又名之以深其罪子獨何以知其不然邪曰此正一字褒貶賊經之弊惡得雷同而許之也況先儒亦有不同其說者乎呂樸鄉有言曰春秋周大夫不名爵從其爵單伯劉子之類是也未爵稱字家父榮叔之類是也舍是無名道矣是故經書宰有三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書名道矣是故經書宰有三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書氏及字命大夫也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書官而不名氏者三公也始使士繼使大夫終使三公天子曰徵諸侯曰強矣此其旨不亦甚明白哉夫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妾母何必名其使而後知其非哉或問辛未取郜辛巳取防胡翼之曰書甚其惡也辛未至辛巳十一日之閒浹旬取其二邑故謹而日之也後之談春秋者盡不用日月且如取郜取防之義苟不用日月則其實何以明若但言以此月取郜取防必不能知一月之閒十一日內兩取其

梓材案黃氏本此下續云子徐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而全本

邑也其說然乎曰此論似是而實非也曰月者紀事自然之法也如曰月不可用六經諸史將廢之矣惟其有用也是以不得而廢也春秋非不欲盡書曰月也然舊史有詳畧焉有闕文焉其無曰月不可得而去也無曰月而益有曰月又不可得而去也則僞有曰月而去則亂故春秋紀事有有曰月者矣有無曰月者矣公穀見其有曰月與無曰月也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或牽彼以就此或例此以方彼自知不通則付之不言故曰月之例爲春秋纍矣今壬戌敗宋師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晉史紀事自然之法也得其日而事益詳晉隱之惡益彰若或不得其日既敗宋師又取郜取防其惡亦不得揜非聖人特書其日以甚其惡亦非謹其事而日之也苟謂聖人特書日以甚其惡

者皆無甚惡皆無甚謹乎此其不書日月之文爲後世訓也秀巖亦曰胡氏之說愈密而愈疏矣聖人作春秋固謂空言不如行事也使舊史果有夏五之文則亦削之而已存而不益于義何所當乎此必秦漢以後傳者有所脫遺如左氏傳成公二年夏有之比爾必爲之說則非矣

或問公及齊宋陳衞鄭許曹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子首止張氏諸儒謂再稱首止美之大者然乎曰不然也會王世子在夏又與世子爲會盟諸侯在秋又諸侯自爲盟會盟既異而又有二三月之差故不得不再言其地乃書法當然何大美之有

或問公及齊宋陳衞鄭許曹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子首止夫桓公知戴世子之爲義而不知要君之非義先儒知桓公之有功于王而不知假仁之非義正孟子所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者也吾何以知其假也古之眞有者躬自厚而薄責于人

或問曰夏五無月先儒有曰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愼也

桓多內嬖家嗣不立身死而公子作亂其所以正王之冢適者果自身而推之哉聖人安得而虛美之昔漢高帝愛趙王如意欲易太子張良造謀使四皓輔太子以朝朱子論之曰良之爲此不惟不暇爲高祖愛子計亦不暇爲漢家社稷計矣其事正相類而首止之事殆又甚焉嗚呼權謀術數之計起大人格君之道不復見此孔子所以惻然有隱而書與

或問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先儒謂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元咺立以爲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然乎曰不然也爲此說者惑于左氏云元咺歸立公子瑕之一語也劉氏固已辯其妄矣使公子瑕爲元咺所立而不辭惡得爲無罪哉惡得爲守節哉其曰不爲國人之所惡亦意之之辭爾瑕苟自立則既三年矣使其仁如堯舜孔子亦將正名其僭竊之號安得以不爲國人所惡而去其號特冠公子哉其稱及乃書法當然亦非無罪而書及也曰高氏謂經書于衛侯未歸之前若不罪衛侯者蓋以二子之禍皆晉文爲之者何也曰二子之禍固晉文之爲然孔子不過據舊史先後而錄之非衛侯既入而殺咺與瑕孔子特易其先後以歸晉文之罪也今觀經文事勢及左氏事跡乃衛侯殺咺與瑕而後入衛侯雖無大罪而義則未盡也曰葉氏又謂執衛侯稱人不以爲伯討爲定晉侯之罪復國加之名爲定衛侯之罪自晉歸以復書爲定元咺之罪立踰年不稱君爲定瑕之罪何也曰此惑于一字褒貶之失也有此說也嗚呼惜哉

或問楚子滅蕭先儒有曰假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

罪哉惡得爲守節哉其曰不爲國人之所惡亦意之之辭爾瑕苟自立則既三年矣使其仁如堯舜孔子亦將正名其僭竊之號安得以不爲國人所惡而去其號特冠公子哉其稱及乃書法當然亦非無罪而書及也曰高氏謂經書于衛侯未歸之前若不罪衛侯者蓋以二子之禍皆晉文爲之者何也曰二子之禍固晉文之爲然孔子不過據舊史先後而錄之非衛侯既入而殺咺與瑕孔子特易其先後以歸晉文之罪也今觀經文事勢及左氏事跡乃衛侯殺咺與瑕而後入衛侯雖無大罪而義則未盡也曰葉氏又謂執衛侯稱人不以爲伯討爲定晉侯之罪復國加之名爲定衛侯之罪自晉歸以復書爲定元咺之罪立踰年不稱君爲定瑕之罪何也曰此惑于一字褒貶之失也有此說也嗚呼惜哉

或問楚子滅蕭先儒有曰假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

甚者以示義其晉文召王以諸侯見之謂與此三傳之妄而先儒誤信之者也夫春秋一經皆非常之事苟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則將持害王法之輕且小者以示義此理之不然者也夫人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則未之辭也夫所謂削害王法之甚者莫如滅國取邑其次莫如專征伐生殺春秋皆一一書之何獨于召王諱之且後世儒者觀傳文而謂其削之也假令春秋而不有三傳則削之者不可得而知矣然則聖人豫知三傳之將作而先爲經以待之乎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三傳直其一助爾而其間晦盲旨意碎破文義者不可勝數學者不求之經而求之傳宜其

也未滅而書入惡貳己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是與人爲善之德至是滅無罪之國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其說然乎曰不然聖人未嘗誣人之惡亦未嘗妄稱人之善故曰吾之于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其于毀宵誣之哉楚之于陳入之而已實未嘗滅也何以知之楚既入陳而陳復見于春秋則非滅也審矣聖人安得誣楚以滅陳哉其于鄭也圍之而已實未嘗入也左氏之言違經違矣學春秋者不信經而信傳故有是言也今其滅蕭實夷其社稷取其土地春秋不書其滅而何哉左氏之言復與經違謂蕭潰楚怒而楚圍蕭蕭自潰黃氏論其爲楚人之言者得之學春秋者復信傳而疑經欲求其

說而不得故褒貶凡例之說紛然以興而春秋之本義晦矣

或問吳子使札來聘三傳賢之子既辭而有聞矣然泰山康侯張氏諸儒矯三傳之弊而以去札公子之稱爲貶得其說矣子又不然之何也曰書公子史氏有常法非孔子去之也三傳爲褒而札以名見則楚椒秦術亦以名見諸儒爲貶而札去其氏則楚椒秦術亦去其氏然則褒貶之說兩不可也且札讓國致亂在三十年之後孔子安得豫去公子而貶之乎春秋卽此事而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也甯喜弑其君者也春秋復書曰晉人執甯喜孫林父逐其君且叛者也春秋復書曰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皆未嘗去氏也楚公子嬰齊公子貞公子壬夫伐鄭猾夏者也春秋不去公子公子黑肱公子慶父弑君之賊也春秋書曰公子慶父奔莒亦不去公子季札不過因讓致亂春秋乃去公子以示貶何輕重之失宜乎朱子曰春秋正誼明道貴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類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夫朱子雖未暇及乎春秋而其正大之論亦可見矣張氏親承朱子之教以授春秋之託乃亦爲此穿鑿之說豈不悖其師哉

或問公侵齊張氏謂陽虎用事無軍政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然乎曰不然也侵曰侵伐曰伐隨事命辭豈以用兵無法而改伐爲侵乎使實侵者何以命辭乎使侵而有法可改書曰伐乎是皆抑揚子奪之弊學春秋者所當痛掃也

或問公至自夾谷任氏師氏諸儒謂不至以會而至以地爲孔子之會異乎常會以禮義勝而地名不可沒者然乎曰不然也桓二年公至自唐盟弑也文十七年公至自穀盟弑賊也定八年公至自瓦會晉師也未見其以禮義勝也何爲皆至以地乎

艮齋門人　夏徐四傳

蔣敬之先生宗簡

蔣宗簡字敬之明州人程艮齋歸自江東先生執禮爲弟子留其舍旁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參究遂棄科舉之學未幾卒

梓材謹案成化四明志先生爲宋尚書猷之受經于天台翁伯韋後師事程氏日與同里鄭覺民王厚孫講明正學

教諭樂仲本先生良 附從弟術復

樂良字仲本定海人少有大志究心聖賢之學師事程敬叔敬叔呼爲老友至正間以賢良徵至京與黃溍王禕揭傒斯遊講明道術相得歡甚見元政不綱歸隱于大浹小浹之間築室其上與從弟平江學正衍乳嘉承復讀書其中以山水自娛洪武初辟爲定海學教諭循循善誘課試有方一時英俊若張信陳韶輩咸出其門 參寧波府志

孝子戚礪齋先生秉肅 附

戚秉肅號礪齋嘉興人也少有氣節不伍鄉里其兄仕浙東因受學于程敬叔之門得其爲學程法家白紵溪上僻遠城市水竹幽茂甚樂之日攝敝衣冠灌蔬于畦緝魚于淵而戒其妻妾炊脫粟苤野藿以爲供或勸之仕曰爾非知我者日取古人書究其成敗得失有得于中則高歌以爲適事母至孝始豐徐大章嘗記其事 補

臺臣王先生楚釐 父起宗

王楚釐父起宗嘗尹建平爲程畏齋築室赤巖令先生受業焉先生出入臺閫卒爲時之名臣

徐先生仁

徐仁受業于程敬叔卒爲乞銘于黃文獻溍 補

仲本門人 晏徐五傳

待講張先生信

張信字誠甫定海人弱冠補諸生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三載遷侍講拾遺補闕直聲振朝寧 參寧波府志

陳先生韶

巽齋學案表

歐陽守道——文天祥——王炎午——劉省吾
劉氏門人　晦翁再傳　謝翱　梅邊同調

劉辰翁——子尚友
鄧光薦——張珪
羅開禮
張千載
並文山講友

歐陽新——子必泰
巽齋學侶　子逢泰——孫龍生——會孫元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尹穀
邢天榮
董貞舒
並忠叟講友

附師田口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巽齋學案

祖望謹案巽齋之宗晦翁不知所自放之滄洲弟子廬陵有歐陽謙之實嘗從遊巽齋其後人鄒其遺書宗旨不可考見然巽齋之門有文山徑畈之門有疊山可以見宋儒講學之無負于國矣述巽齋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序錄而補之然放巽齋爲劉月洞門人且特立黃氏補本亦因倡也而序錄疑其爲歐陽希逸後人以爲晦翁再傳可耳）

劉氏門人（晦翁再傳）

著作歐陽巽齋先生守道

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于學年未三十翁然以德行爲鄉郡儒宗淳祐元年第進士授雩都主簿調贛州司戶守江文忠公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先生爲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聘爲嶽麓書院副山長先生初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說學者悅服（梓材案此下有宗人仲齊至又薦必泰于當道九十餘字今改爲仲齊父子立傳于後）子良請先生復還吉州文忠入爲國子祭酒薦爲史館檢閱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歷遷祕書郎轉對言家給人足必使中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以言罷先生徒步出錢塘門惟書兩篋而已度宗立特旨與祠少傅呂文德詔舉賢凡九十六

人先生與馬添差通判建昌軍以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某何以得此于大將軍哉幸當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願仍賜祠祿足矣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有易故文集（從黃氏補本錄入）

附錄

文文山祭先生文曰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爲有益于世用而不爲高談虛語以自標榜于一時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與人臣言依于忠與人子言依于孝不爲蔓衍而支離先生之心其眞如赤子寧使人謂我迂寧使人謂我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飢而寧使我無卓

錐其與人也如和風之著物如醇醴之醉人及其義形于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爲性也如槃水之靜如佩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電風雨互發而交馳其持身也如履冰如奉盈如處子之自潔及其爲人也發于誠心摧山岳沮金石雖誇興毀來而不悔其所爲天子以爲賢搢紳以爲善類海內以爲名儒而學者以爲師鳳翔千仞遇增擊而去之奈何一歷而不復支以先生仁人之心而不及試一郡以行其惠愛以先生作者之文而不及登兩制以彷彿乎盤誥之遺以先生之論議而不及與聞國家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學術而不及朝夕左右獻納而論思抑竟而習之白首紛如也雖孔孟聖且賢猶不免與世而差池先生官二著不爲小年六十五不爲夭有子有孫

抄云

巽齋門人　晦翁三傳

忠烈文文山先生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年甫弱冠理宗親拔進士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后敢爲得人賀歷除直學士院累以臺論罷援錢若水例致仕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文忠公文忠奏奇先生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先生捧詔涕泣遂起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先生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

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德祐初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元兵至奉使軍前被拘亡入眞州泛海至溫州益王立拜右丞相以都督出兵江西兵敗被執囚于燕京四年不屈死柴市年四十七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從黃氏補本錄入

御試策

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溯其本源言之茫茫堪

輿坱圠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沖漠無眹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即人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即陰陽而道在陰陽即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費隱包小大通物我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

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

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立不息之體則寓于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于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開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于道其可以頃刻息邪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之道至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強不息中庸之道至于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久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

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即不息之天地也陛下臨政願治于茲厪年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强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閒我之所以擔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于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親之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之候也進于道者不可以中途而畫孜孜矻矻而不自已焉則適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爲至百里之階也不然自止于六七十里之閒則百里雖近焉能以一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

深爲迂道無速證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爲遑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于三極之間神采灌注于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遑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爲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祗勤抑畏慶歷之詔曰不敢荒寧皇祐之詔曰緬念爲君之難深惟履位之重慶歷不息之心即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即慶歷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祿勝人力國家紱靜邊鄙寧謐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三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變碎通天犀以救民生處貿吏銓之職擢公弼殿柱之名以厚人材以昌士習納景初減用之言聽范鎮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強兵力以至講周禮薄征緩刑而拳拳以益賦爲憂選將帥明紀律而汲汲以西戎北狄爲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

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斁皆是物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當是時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敘以道而敘也四夷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拜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于士階嚴廊之上夫誰曰不可而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法重于三歲無歲而敢息也授歷之命嚴于四時無月而敢息也凜凜乎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詞之執者戰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已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贅矣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閒則其戰兢保持之念又有甚于堯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于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驗于五十年祝堯之時讀萬世乳賴之語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閒天得以爲天地得以爲地人得以爲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證效抑何其遲歟降是而王非固勞于帝者也太樸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益巧世變之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爲不息焉俗非結繩之淳也治非畫象之古也師不得不誓侯不得不會民不得不疑之以政士不得不疑之以至六典建官其禮內外異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所以曰治曰政曰禮曰教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勞慄慄危懼不如非心黃屋者之爲適也始于憂勤不如恭己南面者之爲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卽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卽舜之業業湯之慄慄卽禹之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

貢成王之無逸何莫非兢兢業業孜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散于宇宙閎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尚可以帝者之爲逸而王者之爲勞耶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或可與帝王一視矣

臣聞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柰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爲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爲欲所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爲陰濁所勝是以勇于進道者少沮于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及三代也雖然是爲不知道者言也其閎亦有號爲知道

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議焉先儒嘗論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爲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純乎天不純乎人而出入乎天人之閒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閒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之閒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泰和之風然而尼之以黃老則鷹門上郡之警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過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雖足以開貞觀升平之治然而畫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會不足爲再世之憑藉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人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汙隆之分數亦係于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然臣嘗思之漢唐以來

一個于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于雜伯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爲雜伯所累而不能不累于異端是則重可惜已臣願陛下監漢唐之迹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將超漢唐數等矣

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爲喜怒者也愚亭閎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爲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爲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閒不容穉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爲今之民生何

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積于私貯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頻于營繕而民困自獻助疊見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糴不閒于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貪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尙可謂之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尙可謂之小乎生斯世爲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毋妻子之樂而操斧斤淬鋒鍔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脈者滔滔皆是然則臘雪斬瑞蟄雷愆期月犯于木星隕爲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怪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安民之道則民生既和天變或于是而弭矣何謂人才之乏士習蠹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修于家他日之行于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爲先務寧收落韻之李迪不取鑿說之賈邊寧收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怪之劉幾建學校則必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藝其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遺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之從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爲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于時好不足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歲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

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招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能免于貧者必不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幷荊兵以城襄則荊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于漢水冤血濺于寶峯而正軍忠義空于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荊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歲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

爲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于貧也陛下自口肝南近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一供軍此藝祖積緡帛以易賊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間風采立異前日之弱者可強矣然飛芻輓粟給餉餽糧費于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巵也列竈雲屯樵蘇後爨費于兵者幾何而覽裘羽衣靡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券月給衣糧費于兵者幾何而量珠輦玉倖寵希恩咸畹之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瓶罄而罍恥矣如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郎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于是而可強矣

何謂敵寇之警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閒楊么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瓊不能制時僞齊挾敵使李成寇襄漢么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么而荆湖平臣聞外之敵寇不能爲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爲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至于通敵寇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謂敵者固可畏矣然而逼我蜀則蜀帥策瀘水之勳窺我淮則淮帥奏維揚之凱狠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無得氣去則中國之技未爲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之有其人也獨惟舊海在天一隅逆雛穴之者數年于茲颶風瞬息一葦可杭彼未必不朝夕爲趨浙計然而未能焉短于舟疏于水懼吾唐島之有李寶在耳然洞

庭之湖煙水沈寂而浙右之湖濤澜沸驚區區妖孽且謂有楊么之漸矣得之京師之耆老皆以爲此寇出沒倏閃往來翕霍駕舟如飛運枹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兀朮于金山者以此我之斃逆亮于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或出于楊么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于荆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于浙也曩聞山東荐饑有司貪市權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易安知無爲其鄉道者一夫登岸萬事瓦裂又聞魏村江灣福山三寨水軍興販鹽課以資逆雛廷紳猶謂是以扞衛之師爲商賈之事以防抪之卒開鄉道之門憂時識治之見往往如此肘腋之蜂蠆懷袖之蛇蝎是其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

兼憲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爲滅此朝食之圖矣然屯海道者非無軍控海道者非無將徒有王瓊數年之勞未聞岳飛八日之捷子太叔平苻澤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懼爲李成開道地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弭寇之道則寇難一清邊備或于是而可寬矣

臣聞天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隕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久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卽所以爲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卽所以驗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固肇于不息者之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迹其心不息故其迹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內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造天

運無端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
息者爲之聖人之久于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
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嘗
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閒三君爲最久
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寧
也文王之心無淫于逸于游于田也是三君者皆無逸而已矣
彼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如此然則不息者
非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夕之暫矣寶紹以來則通
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熙以來則把握此道嘉熙而
淳祐淳祐而寶祐十餘年閒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下處此
也庭燎未輝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昃臣知其玉食弗遑夜

漏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人之運亦可謂不息矣然既往之
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
難昕臨大廷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暗室屋漏之
隱試一警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雲集陛下之心
此時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
息于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內不息于此者固不能保其不
息于彼乍勤乍怠乍作乍輟則不息之純心閒矣如此則陛下
雖欲久則微臣知中庸九經之治未可以歲月計也淵蜎蠖濩之中虛
久臣知槃辭十三卦之功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
明應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閒不繼則徵
久之功俱廢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臣聞公道在天地閒不可一日壅閼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
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
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
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于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敕非盛
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宮府
之事無一不統于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
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敕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
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

陛下之所以爲公道計者非不忘矣以貪緣戒外戚是以公道
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
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部星日燭幽天下于此咸服
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廷除授子義有所未安于法有
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上濵宸奎而統師躐
級閣職超遷亦以貪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贓湔洗上勞渙汗
而選人通籍姦宄逭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
之鬬訟皁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蟣蝨事
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于爲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于爲奉
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之公道自此壅矣景祐閥罷內降凡詔
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
猶以事當閥出睿斷爲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
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
者何說也柰何復以絳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

宣靖閒創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爲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臣聞直道在天地閒不可一日頹廢所以光明而張星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于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于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爲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鵲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于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殛守忠之奸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

擊龍大淵曾覿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給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汙山澤藏疾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于己有所未協于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子奪小小廢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于來和事之議臺吏至于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阻矣康定閒歐陽修以言事出未幾卽召以

諫院至和閒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卽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張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橫爲疑嗚呼玆非富弼忠于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閒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爲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矣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于霜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西澗書院釋菜講義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三者一道也夫所謂

德者忠信而已矣辭者德之表則立此忠信者修辭而已矣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德者統言一善固德也自其一善以至于無一之不善亦德也德有等級故曰進忠信者實心之謂一念之實固忠信也自一念之實以至于無一念之不實亦忠信也忠信之心愈持養則愈充實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修辭所以立其誠誠卽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之意蓋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閒之則吾之業頓隳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修以至于無一辭之不修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輟乃居業之義德業如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著于外者上言進下言修業之修所以爲德之表也上言修業下言修辭辭之修卽

業之修也以進德對修業則修是用力進是自然之進以進德對居業則進是未見其止居是守之不變惟其守之不變所以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于言則爲言辭發于文則爲文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歧爲四者然文行安有離乎忠信有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文能爲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修辭立誠之謂也未有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以語行之篤敬者也天地閒只一箇誠字更顯撲不破觀德者只觀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實便是德進而不可禦人之于其辭也其可不謹其口之所自出而苟爲之哉嗟乎聖學浸遠人僞交作而言之無稽甚矣誕謾而無當謂之大言

悠揚而不根謂之浮言浸潤而膚受謂之游言遁天而倍情謂之放言此數種人其言不本于其心而害于忠信不足論也最是號爲能言者卒與之語出入乎性命道德之奧宜若忠信人也夷考其私則固有行如狗彘而不掩焉者而其于文也亦然滔滔然寫出來無非貫串孔孟引接伊洛辭嚴義正使人讀之肅容斂衽之不暇然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實則是脫空誑謾先儒謂這樣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幅當雖好裏面卻踏空虛不足以爲善蓋由彼以聖賢法語止可借爲議論之助而使之實體之于其身則曰此迂闊也而何以便吾私是以心口相反所言與所行如出二人嗚呼聖賢千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所以存養此眞實也豈以資人之口講

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質實之道轉浮僞之意勝而風俗之不競從之其陷于惡而不知反者既以妄終其身而方來之秀習于其父兄之教良心善性亦漸漬汨沒而墮于不忠不信之歸昔人有言今天下溺矣吾黨之士猶幸而不盡溺于波頹瀾倒之衝纓冠束帶相與于此求夫救溺之策則如之何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豈卒然旦暮所及哉今有人焉平生無以議爲而一日警省欲于誠學旋生用工夫則前妄猶可贖乎曰無傷也溫公五六歲時一婢子以湯脫胡桃皮公給其女兄曰自脫也公父呵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公自是不敢謾語然則溫公腳踏實地做成九分人蓋自五六歲時一覺基之猶未免一語之疵也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

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入元城自謂子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曰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然則元城造成一箇言行一致表裏相應蓋自五年從遊之久七年持養之熟前乎此元城猶未免乎掣肘矛盾之媿也人患不知方耳有能一日渙然而悟盡改心志求爲不謾不妄曰積月累守之而不懈則凡所爲人僞者出而無所施于外入而無所藏于中自將消磨泯沒不得以爲吾之病而縱橫妙用莫非此誠乾之君子在是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直以忠信訓之反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爲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郎中所謂誠者天之道蓋指實理而言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郎中

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其意主于不欺詐無矯僞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言之也善學者其自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則由乾之君子以至于中庸之聖人若大路然夫何遠之有不敏何足以語誠抑不自省察則不覺而陷于人僞之惡是安得不與同志極論其所終以求自拔于流俗哉愚也請事斯語諸君其服之無斁

正氣歌幷序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閒短窄汙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潮蒸漚潤時則爲土氣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附錄

王炎午祭丞相文曰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

一傳三千年閒人不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簀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衆捐軀壯士暴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閒于茲二年矣審如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淸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大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淸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

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薄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聞鬼火春院閉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劉辰翁字會孟號須溪廬陵人也巽齋弟子以進士對策言濟邸無後可慟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賈似道惡之置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後以江文忠公萬里薦除太學博士固辭宋亡逃之方外子尚友世其學（從黃氏補本錄入）

侍郎鄧中齋先生光薦

鄧光薦字中父廬陵人文丞相門友也少負奇氣以詩名世登進士第江文忠履薦不就後客文氏贊募勤王挈家入閩一門十二口同時死賊火中乃隨駕厓山不數日厓山潰先生赴海者再輒踴不死敵人援出之元帥張宏範改容以待後同文丞相送燕京至建康囚丞相于驛中而寓先生于天慶觀得從黃冠歸丞相賦詩三章送別丞相嘗與其弟書曰鄧先生眞知吾心者吾銘當以屬之　參吉安府志

雲濠謹案吉州人文紀謂文宋瑞鄧中義劉會孟皆旧與齋之門文山須溪其名甚著中義當即中父中父訛爲义又訛爲義耳萬姓統譜又作中甫云累官禮部侍郎權直學士殆隨至厓山所授耶

文山講友

宋元學案卷八十八　三三

敎授羅水心先生開禮

羅開禮字正甫孔豐人袁州敎授江上兵起文丞相辟知孔豐倡義以仗大節連兵鄒漁駐師孔豐吉贛軍潰元兵追及空坑丞相幸脫大索先生坐匿嚴中執囚吉安不屈八日不食而死丞相爲制服慟哭祭之　同上

雲濠謹案解學士序羅氏族譜作用理字正甫是爲水心先生景定中舉于太學不屈時年已八十矣

張先生千載

張千載字毅甫廬陵人與文文山友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被執北上過吉州先生涕出相見曰丞相往千載亦往往即寓文山囚所近偶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櫝文山授命曰即藏其首須懷南歸付其家安葬　參輯耕錄

仲齊家學

學錄歐陽先生逢泰

歐陽逢泰字忠叟仲齊次子儒術行業師表一方從學者常數百人科第相屬薦爲潭州學錄安撫司檄履學田埋沒者登故額士廩以羨廬陵羅子遠在教授席賴其佐助爲多晚年究心太元作律歷統元圖書數十卷因得渴疾未脫稟卒元至元初以孫元官贈中順大夫追封渤海伯　參張文移文

忠叟講友

知州尹務實先生穀

尹穀字耕叟長沙人性剛直莊厲初處郡學士友皆嚴憚之中年登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居家敎

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朱氏四書士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爲參謀共畫備禦策芾率民死戰援兵不至先生知城危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己乃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閎門少長皆死焉芾聞之命酒酹之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務實先生自號也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爲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先生死諸生

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參史傳

邢先生天榮

董先生貞舒合傳

邢天榮董貞舒皆溫州人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二先生與同郡尹穀歐陽逢泰諸人爲賦體裁務爲典雅每出一篇士爭學之由是湖賦與閩浙頡頏同上

文山門人晦翁四傳

上舍王梅邊先生炎午

王炎午字鼎翁安福人爲上舍生會文山舉義兵乃杖策謁見尋以母憂家居而文山被執先生爲生祭文以速其死隱居不仕號梅邊先生所著有吾汶稾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生祭丞相文自稱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

梅邊同調

參軍謝晞髮先生翱別見龍川學案

鄧氏門人

承旨張澹庵先生珪

張珪字公瑞定興人淮陽獻武王宏範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薨以蔭授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府鎮撫二十年改宣武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二十二年改懷遠大將軍二十三年改武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中父光薦將赴水死獻武救而禮之爲修其祠卒年五十有七以子元爵追封渤海郡侯加封冀國公參張文穆文

文公歐陽圭齋先生元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氏門人晦翁五傳

劉先生省吾

劉省吾盧陵人王炎午門人歐陽元揭傒斯從之得吾汶稾參遺民錄

等以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又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卒嘗自號曰滑庵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劉記張珪功臣宏範子也中齋弟子中齋蓋即中父之號也

忠叟家學

教授歐陽先生龍生附師田口

歐陽龍生字成叔忠叟子從醴陵田氏受春秋三傳試國學以春秋中第二至元丙子侍其父還瀏陽左丞崔斌召之以親老辭居山十有七年瀏有文靖書院祠龜山楊時淪廢已久部使者至謀復其舊授先生爲山長升堂講孟子承三聖章言龜山傳周程學而及豫章延平紫陽朱子實承道統其功可配孟子山林老儒聞講道之復至爲出涕秩滿改本州教授遷道州路

教授朔望率諸生謁濂溪祠祠東爲西山精舍祠蔡元定先生爲修其祠卒年五十有七以子元爵追封渤海郡侯加封冀國公參張文穆文

文公歐陽圭齋先生元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氏門人晦翁五傳

劉先生省吾

劉省吾盧陵人王炎午門人歐陽元揭傒斯從之得吾汶稾參遺民錄

介軒學案表

董夢程 族弟 開 — 族子 眞卿見下雙湖門人
　樂溯從子 勉齋蒙齋門人 晦翁清江江氏再傳
　胡方平 見上介軒門人
　范啟
　程若庸 別見雙峯學案
　沈貴瑤 — 子一桂 — 董眞卿 — 子 異
　許月卿 — 江凱 附汪炎昶
　程榮秀
　齊省賢 山屋講友

董琮

程正則 — 程時登 並樂溯門人 晦翁再傳 — 許瑤
　余季芳 — 子芑舒 介軒同調 — 孫 濟 — 曾孫 仲敬
　　王希旦
　朱洪範 — 胡斗元 附師胡師夔 — 子 炳文 — 程仲文
　　附族子淀 陳廷玉
　　王俑 — 張以忠
　　鄭四表
　　趙謙 詳見明儒學案

曾涇 — 子希文 並晦翁續傳 馬端臨

宋元學案卷八十九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徐姚黃宗羲原本　鄞縣王梓材重校
男百家纂輯　道州何紹基重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介軒學案

祖望謹案勉齋之傳尚有自鄱陽流入新安者董介軒一派也鄱陽之學始于程蒙齋董槃澗王拙齋而多卒業于
案黎洲原本稱新安學派謂山始易爲介軒
貢程門人朱江再傳　材梓案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

董夢程字萬里號介軒鄱陽人槃澗先生鉌之從子也初學于槃澗與程正思其後學于勉齋開禧進士朝散郎欽州判所著詩書二經大爾雅通釋修
雲濠謹案梨洲原傳云官朝奉大夫知欽州著尚書毛詩訓釋謝山云按諸書皆云介軒學于勉齋兼得槃澗之傳

槃澗門人　晦翁再傳

董復齋先生琮

董琮字正振德興人也槃澗弟子學者稱爲復齋先生有書傳疏義復齋集補

程古山先生正則

程正則號古山槃澗徒也程時登師之補

介軒同調

司法余桃谷先生季芳

余季芳字子初德興人也少孤力學淳祐丁未進士言于吏部曰受訓慈幃願明家學欲榮干祿實非初心即竊收名志求歸養部臣以聞敕報曰謝名乞養臣子良心欲勵孝廉宜從所願特授九江司法以榮之先生歸講道授徒與董介軒昌明朱子之緒弟子稱爲桃谷先生所著有桃谷尚書義桃谷集補

晦翁續傳

朱小翁先生洪範　附師胡師夔

朱洪範號小翁朱子從孫胡孝善之父易簡居士師夔實授易學于先生　參戴剡源集

主簿曹宏齋先生涇　附子希文

曹涇字清甫休寧人八歲能通誦五經咸淳戊辰丙科授昌化簿博學知名馬端臨嘗師事之入元爲紫陽書院山長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有講義四卷書稟文稟韻稟儷稟各五卷餘如服膺錄讀書記管見泣血錄過庭錄課餘雜記曹氏家錄古文選等書藏于家子希文　梓材案安徽通志作仲埜當是其字能著書有詩文講義二卷通鑑日纂二十四卷　參姓譜

介軒家學　朱江三傳

董深山先生鼎

董鼎字季亨鄱陽人介軒之族弟也　雲濠案一作介軒徒其自序曰鼎生也晚于道未聞賴族兄介軒親受學于勉齋槃澗故再傳而聞猥私淑焉別號深山所著尚書輯錄纂註六卷草廬極稱之其

宋拾諸家極博不守一師之說有功于尚書者也雲濠案一本云有四書疏義詩二經訓釋考經大義深山書院祭祀之子眞卿

介軒門人

沈毅齋先生貴瑤

沈貴瑤字誠叔德興人也介軒高弟有正蒙疑解四書及諸經說學者稱為毅齋先生修

胡玉齋先生方平

胡方平號玉齋婺源人早受易于董介軒繼師沈貴瑤精研易旨沈潛反復二十餘年而後著書發明朱子之意其言曰朱子言易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而後易可讀啓蒙四篇其殆明象數以為讀本義而設者與象出于圖書而形于卦畫則上足以該太極之理而易非淪于無體數術于蓍策而達于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于無用于是本義一書如指諸掌也子一桂

提舉許山屋先生月卿

許月卿字太空婺源人初從董介軒遊已受學于魏鶴山登淳祐甲辰進士授濠州司戶參軍歷本州教授臨安府學教授幹辦江西提舉常平事召試館職罷歸未幾復召而元軍已下錢塘先生深居一室但書范粲寢所乘車數字五年不言而卒蓋至元二十三年也年七十謝疊山嘗書其門云要看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先生在朝當事有戒以和平勿過剛者先生曰大臣宰相以此取士特未之思耳夫和平以從人勿過剛以順我豈不能勿過剛以順人靖康士大夫率山此道許某只是一許某決不能枉道以事人也時人稱之曰山屋先生

宗羲案新安之學自山屋一變而為風節蓋朱子平日剛毅之氣稟不可犯則知斯之為嫡傳也彼以為風節者意氣之未融而以屈曲隨俗為得眞耶說之誣民者也先師嘗言東海之風節一變至道其有見于此乎

山屋講友

縣令齊先生魯嚞

齊魯嚞字與龍徽州人也成寶祐進士不知其官爵雲濠案饒州德興有齊興隆字昕翁景定進士蒲圻令元兵南下佩印以歸嘗與許山屋說易陳定宇稱之

古山門人 晦翁三傳

太學程先生時登

程時登字登庸樂平人也德興程正則從學董槃澗以私淑朱子先生從之遊雲濠案謝山劄記云時登與馬端臨善著周易啓蒙輯錄大學本末圖說中庸中和說太極通書西銘互解諸葛八陳圖通釋律呂新書贊述臣鑒圖孔子世系圖深衣翼感興詩講義古詩訂義閫法贊語文章原委咸淳中入太學宋亡不仕補

余氏家學

余息齋先生芑舒

余芑舒號息齋桃谷子也深山董氏父子與新安胡玉齋父子為朱子之學先生和之雲濠案黎洲原傳云息齋亦介軒深山之學俗也時稱宿儒四家曰雙湖胡一

桂定字陳櫟其一卽先生其一爲王炎初希旦每日讀書暇則整襟端坐謂弟子曰讀書須虛心熟讀其味無窮及早了悟身心閒事自有受用其詩曰何人解管身中事今我纔知學有源養得心原身事畢春花秋月共忘言辟補學錄不就臨卒口吟東坡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之句以告後人所著有讀蔡氏書傳疑書傳解易解讀孝經刊誤息齋集修

余谷雲先生濟

余濟字心淵息齋子也少承家學元初累辟不就嘗有詩曰白首黃塵送隙駒那知靜處有工夫幽人世念如秋葉萬樹西風一點無可以知其所存矣所著有谷雲集補

徵君余靜學先生仲敬

余仲敬號靜學息齋孫也世傳朱子之學絕意仕進以道自任江淮兵起里中豪傑亦欲舉事共諮之以爲不可乃止避亂深山流離顛沛講學不輟嘗遇山賊亦知爲賢者而舍之其于理學經濟之道靡不究竟而以主靜爲本嘗日未有憧憧往來而其中能存者也太守陶安重之入薦于朝累徵不起所著有讀書日錄靜學先生文集補

余氏門人

隱君王葵初先生希旦

王希旦號葵初德興人也隱居學道自以本宋人不欲仕嘗曰予生于宋不可忘所自長于元亦嘗蒙其恩非元非宋何去何從惟是飢則眠不飢不倦則讀古聖賢之書而箋釋之

先生師事桃谷余先生而與息齋爲同門友所著有易通解尚書通解五經日記補

小翁門人

孝善胡先生斗元

胡斗元字聲遠婺源人也受易學于朱子從孫洪範學者稱爲孝善先生嘗謂乾專言善性也坤兼言善不善情也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參姓譜

曹氏門人

教授馬竹洲先生端臨

馬端臨字貴與樂平人父廷鸞宋咸淳中官右丞相時休寧曹涇精詣朱子學先生從之遊師承有自以蔭補承事郎宋亡不

仕著文獻通考自唐虞至南宋補杜佑通典之闕二十餘年而成仁宗延祐四年遣眞人王壽衍尋訪有道之士至饒州路錄其書上進詔官爲鏤板以廣其傳仍令先生親齎所著稟本赴路校勘英宗至治二年始竣工先是留夢炎爲吏部尚書與先生之父在宋爲同相召致先生欲用之以親老辭及父卒稍起爲慈湖柯山二書院山長教授台州路三月引年終于家從黃氏補本錄入

文獻通考自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則于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慤章博問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

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書表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于理亂興衰而畧于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簡編浩如烟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豫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歛選舉之規以及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稾而未成書今行于世者獨杜氏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畧則夫節目之閒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雜之于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夫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氏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放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早歲蓋嘗有志綴緝顧百罹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邈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人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可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于文獻蓋庶幾焉常恐一旦散佚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肴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放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跡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采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以歷代會要及百家傳記之書

信而有徵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以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為門二十有四為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于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于典故者不能為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目鉥心亦何

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亡爾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畧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覆車之媿庶有志稽古者或可考焉

梓材謹案先生傳及自序黃氏補本列胡熊諸儒學案以其與程登庸友善而並為朱學也附入是卷

深山家學朱江四傳

董先生貞卿見下雙湖門人

毅齋門人

胡玉齋先生方平見上介軒門人

隱君范求邇先生啟

范啟字彌發一字求邇口口人博學窮理沈毅齋高弟也高尚不樂仕進理宗末嘗徵之不起所著有雞肋漫錄管錐志井觀雜說

山長程徽庵先生若庸別見雙峰學案

玉齋家學

鄉舉胡雙湖先生一桂

胡一桂字庭芳婺源人玉齋子生而穎悟好讀書九歲精于易年十八領景定甲子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得朱氏原委之正嘗入閩博訪諸名士建安熊禾去非方讀書武夷山中與之上下議論歸而著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百家記

周易本義附錄纂疏啟蒙翼傳序

朱子于易有本義有啟蒙其書則古經其訓解則主卜筮所以發明四聖人作經之初旨至于專論卦畫蓍策則本圖書以首

之考變占以終之所以開啟蒙昧而為讀本義之階梯大抵皆易經之傳也先君子懼愚不敏既為啟蒙通釋以誨之愚不量淺陋復為本義附錄纂疏以承先志今重加增纂之餘又成翼傳四篇者誠以去朱子纔百餘年而承學寖失其眞如岡昔已釐正矣復承劉牧之謬者有之本義已復古矣復循王弼之亂者有之卜筮之數灼如丹青矣復祖尚玄旨者又有之若是者詎容于得已也哉故日月圖書之象數明天地自然之易雖殊而卦爻十翼之經傳分義文周孔之易辨矣夏商周之易雖變而所主同于卜筮古易之變復雖艱而終不可遏于古傳授傳注雖紛紛不一而專主理義若卜筮上推理義之為實夫然後舉要以發其義而辭變象占凡所當講明筮以稽其法而左傳

諸書皆所當備辨疑以審其是而河圖洛書當務爲急凡此者
固將以羽翼朱子之易由朱子之易以參透乎羲文周孔之易
也若夫易緯京焦玄虛以至經世皇極內篇等作自邵子專用
先天卦外餘皆易之支流餘裔苟知其概則其列諸外篇固宜
而朱子之易卓然不可及者又可見矣抑又有說朱子嘗曰易
只是卜筮之書本非以設敎然今凡讀一卦一爻便如筮所得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理之所以然者而施之身心家
國天下皆有所用方爲善讀是故于乾坤當識君臣父子之分
于咸恆當識夫婦之別于震坎艮巽離兌當識長幼之序于麗
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謹言語節飲食當有得于頤懲忿
窒慾遷善改過當有得于損益不韜不濵以謹上下之交安其

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以爲全身之道當有
得于大傳卽此而推隨讀而受用焉是則君平依忠依孝之微
意也雖日端策而筮其根柢所在亦何以尙此

文王作易爻辭辭

馮厚齋解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云箕字蜀本作其字此繼統
而當明揚之時之象其指大君當明揚之時而傳之子則其子
亦爲明夷矣又謂文王作爻辭移置君象于上六以初登于天
後入于地況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明夷之主之子之象
也予繼明夷之治利在于貞明不可以復夷也後世以其爲箕
遂傳會于文王與紂事甚至以爻辭爲周公作而非文王蓋箕
子之囚奴在文王羑里之後方演易時箕子之明未夷也李隆

山深然其說謂班馬只言文王演卦又曰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止言包羲文王孔子未嘗及周公也馬融陸績王肅姚信始有
周公作爻辭之說絕不經見孔穎達始引韓宣子見易象與魯
春秋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爲周公爻辭之證審爾謂
周公作爻辭可也而春秋又將屬之周公乎此論確矣愚則謂
以爻辭爲文王作固自有據況夫子唯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
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未嘗及周公則所謂辭者安知非卦爻
之辭邪愚固已疑之矣然考箕子囚奴誠在文王羑里之後文
王決無豫言之理而隨之王用亨于西山升之王用亨于岐山
又誠類太王文王之事夏商之王未有亨于岐山者朱子解作
卜祭山川之義諸侯祭境內山川亦正二王爲侯時事以此觀

之則爻辭未必果文王所作而韓宣子見易象之言誠可證也
隆山辭魯春秋之說蓋自不曉其義耳宣子本意見易象則知
周公之德見魯春秋則知周之所以王也周之王猶能爲春秋
之時之主義甚昭然若厚齋因蜀本其字之誤盡疑天下之本
反改而從之尤有所未可前漢趙賓正蜀人解明夷六五箕子
爲荄茲則蜀本箕字初未嘗作其字況厚齋謂爻當時世而傳
子故其子亦爲明夷歷考前古惟堯舜老而舜禹攝此乃明德
相繼夏商之王未見父在而子立者惟桀紂可當明夷之主其
肯遽傳之子乎馮氏見後世北齊末主前宋徽欽而有是說謂
文王作爻辭乃取此義乎爻辭稱帝乙箕子曰是一例況明夷
箕子之稱又自有夫子象傳爲之證據象傳利艱貞箕子以之

之辭與爻辭箕子之明夷利貞之辭正相應烏可傅會爲本一字之誤以證爻辭爲非周公作哉愚故不能無辭以祛讀者之惑

易文言辭

或疑文言非夫子作蓋以第一節與穆姜之言不異本義以爲疑古有此語穆姜稱之夫子亦有取焉得之矣然猶以爲疑古有之初亦未嘗質言之者蓋嘗妄論之曰若果如或疑則何止文言雖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何者八卦取象雖多而其要則天地山澤雷木風水雲泉雨火電日今考文王彖辭自震雷之外離雖取象于日而未嘗象火周公爻辭自巽木離日之外雖三取雨象亦未嘗專取坎他則未之聞焉至夫子翼易始詳審遽以夫子所作之象爲夫子以前之人之辭也又如國語載司空季子爲晉文公占得國之辭又不特取諸八物且有及于坎勞卦之說如是則卦與說卦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乎大抵居今之世讀古聖人書只當以經證經若經有可疑他經無證闕之可也何況夫子十翼其目可數今乃因傳文反致疑于經可乎愚以是知文言大象眞夫子作而左氏所引不足爲惑故不得不辨

十七史纂首篇

列八卦之象而六十四卦大象于是乎始各有定屬如是則夫子以前凡引易者不當有同焉可也而左傳所載卜筮之辭多取八物之象此皆在夫子之前而引易以占者如此若然則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謂夫子以前原有可也謂夫子作者非也今欲知其果作于夫子而無疑其將何說以證嘗反覆思之而得其說春秋夫子筆削之經也左傳春秋經傳也夫子繫易實在作春秋之前絕筆于獲麟蓋不特春秋之絕筆亦諸經之絕筆也左氏生夫子之後尊信夫子春秋始爲之傳由此觀之謂易有取于左傳乎抑左傳有取于易也又況左傳所載當時語其事則髣髴其文多出于自爲如呂相絕秦書今觀其文法要皆左氏之筆而穆姜爲人洼隘迷亂安得自知其過而有

此正大之言如棄位而姣等語決知非出于其口如是則四德之說是左氏本文言語作爲穆姜之言明矣至若占辭多取諸八物亦非當時史氏語實左氏本夫子大象以文之一時不暇詳審遽以夫子所作之象爲夫子以前之人之辭也又如國語載司空季子爲晉文公占得國之辭又不特取諸八物且有及于坎勞卦之說如是則卦與說卦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乎大抵居今之世讀古聖人書只當以經證經若經有可疑他經無證闕之可也何況夫子十翼其目可數今乃因傳文反致疑于經可乎愚以是知文言大象眞夫子作而左氏所引不足爲惑故不得不辨

十七史纂首篇

三皇之號昉于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次則見于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此或庶幾焉漢孔安國序書乃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皞帝炎帝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

山屋門人

江雪阮先生凱　附汪炎昶

江凱字伯幾婺源人爲許月卿之壻不求仕進所居號雪阮有

溯泉林木之勝與其友汪炎昶賦詩飲酒上下古今以相娛樂蓋有宋遺民也

提舉程先生榮秀

程榮秀字孟敷休寧人少遊方回之門回以睦州內附將致之仕脈力辭而去乃從山屋許氏受周易學成而以講授爲事非程朱之書蓋不之好也延祐中起爲明道書院山長歷平江學錄嘉興教授以浙江儒學副提舉致仕

程氏門人 晦翁四傳

許先生瑤

許瑤時登之徒 補

孝善家學

山長胡雲峯先生炳文 附族子泓

胡炳文字仲虎婺源人父孝善先生斗元從朱子從孫小翁得書易之傳先生篤志家學又潛心朱子之學上溯伊洛以達洙泗淵源靡不推究雲濠案一本云凡諸子百氏陰陽醫卜星歷備數靡不推究仁宗延祐中以薦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調蘭溪學正不赴至大閒其族子淀爲建明經書院以處四方來學者儒風之盛甲東南所居面山世號雲峯先生著有易本義通釋書集解春秋集解禮書纂述四書通大學指掌圖五經會義爾雅韻語等書修

周易本義通釋序

宇宙間皆自然之易易皆自然之天天不能畫假伏羲以畫天之言曰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周公易自是文王周公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嗚呼此其所以爲羲文周孔之天也必欲比而同之非天也易解凡幾百家支離文義者不足道附會取象者尤失之蓋凡可見者皆謂之象其或巧或拙或密或疏皆天也易之取象壹是巧且密焉非天矣惟邵子先天而明其書程子于後天而演其辭朱子本義又合邵程而一之是于羲文周孔之易會其天者也學必有統道必有傳溯其傳義文周孔之易非朱子不能明要其統凡諸家講易非本義不能一然其統其傳非人之所能爲也亦天也予此書融諸家之格言釋本義之要旨後之學者或由是而有得于本義則亦將有得于羲

文周孔之天矣

四書通序

四書通何爲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所寄也其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奧而本之皆彝倫日用之懿也合之盡于至大而析之極于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泓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余老矣潛心于此者餘五十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乎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以決擇于取舍之際也此余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

百家謹案雲峯于朱子所注四書用力尤深僣雙峯從事朱學而爲說多與朱子牴牾雲峯因而深正其非作四書通悉取纂疏集成之反于朱子者刪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己說于其後

祖望謹案雲峯初年有二爻反對論二體相乆論二十四氣論晚年乃成通釋又精六書之學明儒趙古則之淵源蓋出于此

雙湖門人 朱江五傳

董先生眞卿

董眞卿字季眞鄱陽人深山先生旧之子也學于雙湖勿軒著有周易會通十四卷明楊士奇稱爲集大成之書子僎

雲峯門人 晦翁五傳

程先生仲文

程仲文者不知其爵里雲峯胡氏弟子也所著有大學釋旨

隱君陳先生廷玉

陳廷玉字伯圭德興人也從胡雲峯學元季不仕工詩

王先生倚

王倚字伯武口口人胡雲峯之高第弟子也 補

梓材謹案江南通志謂先生與雲峯同邑則亦婺源人也通志又載其著書極博朱楓林升素稱博洽凡有疑必曰以問伯武

季眞家學 朱江六傳

董先生僎

董僎季眞子季眞著易會通皆供檢閱參校之職參用易合通

王氏門人 晦翁六傳

張先生以忠

張以忠學于王伯武 補

張氏門人 晦翁七傳

鄭先生四表

鄭四表天台人學于張以忠 補

鄭氏門人 晦翁八傳

教諭趙考古先生謙 詳見明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八十九終

趙復 程學朱學續傳

許衡 江漢所傳

子師可
子師敬
姚燧——字端甫魯齋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郝律有尚
呂璹
劉宣
賀伯顏
徐毅

白棟
王都中
李文炳
王遵禮
趙矩
劉季偉
韓思永
高凝
蘇郁
姚燉
孫安

劉安中 字懌吉鄜 暢師文
王寬
王賓
姚樞——從子燧 從子燉並見魯齋門人
竇默 附師謝憲子 並魯齋講友
劉德淵——董朴 附師樂舜咨

張文謙 並魯齋同調
楊恆——郝經見上江漢學侶 雪齋學侶 姚燧見上魯齋門人
王粹
郝經——弟庸別見靜修學案 並江漢學侶 苟宗道
靚彌堅——子禹功 附師王登 子禹謨 劉仁卿 江漢同調 劉因別爲靜修學案
滕安上別見靜修學案

宋元學案卷九十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魯齋學案

祖望謹案河北之學傳自江漢先生曰姚樞曰竇默曰郝經而魯齋其大宗也元時實賴之迸魯齋學案梓材案是洲本稱北方學案謝山定序錄改稱魯齋學案而以江漢先之蓋于高平學案取例焉

程朱續傳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元師伐宋屠德安姚樞在軍前凡儒道釋醫卜占一藝者活之以歸先生在其中姚樞與之言奇之而先生不欲生月夜赴水自沈樞覺而追之方行積尸間見有解髮脫屨呼天而泣者則先生也亟挽之出至燕以所學教授學子從者百餘人當是時南北不通程朱之書不及于北自先生而發之樞與楊惟中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先生講授其中先生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樞退隱蘇門以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崇信之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世祖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

以屠父母者世祖義之不强也先生雖在燕常有江漢之思故學者因其所署稱之修

百家謹案自后晉燕雲十六州之割北方之爲異域也久矣雖有宋諸儒疊出聲教不通自趙江漢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得聞程朱之學以廣其傳由是北方之學鬱起如吳澄之經學姚燧之文學指不勝屈皆彬彬郁郁矣

江漢所傳

文正許魯齋先生衡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每受書卽問其旨義師詘而辭去

如是者三師流離世亂嗜學不輟人亦稍稍從之訪姚樞于蘇門得伊洛新安遺書乃還謂其徒曰昔者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率棄前日所學從事小學之灑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衆皆曰唯遂相與講誦諸生出入惟謹客至見之惻然動念皆漸濡而出世祖出王秦中召爲京兆提學世祖卽位召至京師授國子祭酒尋謝病歸至元二年以安童爲右丞相使先生輔之乃上書言立國規模四年又歸五年復召至七年又歸明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乃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尙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燧孫安劉安中十二人分處各齋爲齋長久之而歸十三年定授時新歷以原官領太史院事應成而還十八年卒年七十

三贈司徒謚文正皇慶二年從祀孔子廟庭學者因其所署稱魯齋先生先生嘗曰綱常不可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故亂離之中毅然以爲己任云

魯齋遺書

愼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愼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靑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柰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卽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橕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于可思慮處

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大直是有理心胸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敎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于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仁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敬大畧也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于悠

慾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小差不可不慎也

或問窮理至于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以然與所當然

天地間須大著心不可拘于氣質局于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隤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有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于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凡事理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底有不由自己底由自己底有義在不由自己底有命在歸于義命而已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謑然四端隨感而現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原有底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原無底强去安排與他後世卻將良知良能去斷喪了卻將人性上原無底强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卻天下人才及去做官于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

附錄

先生幼與羣兒嬉卽盡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兒莫敢犯凡三易師亂中皆遇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

稍長益嗜學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遊見尚書疏義請就宿手鈔以歸既避難徂徠山始得王弼易註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

嘗著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棃衆爭取啖先生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義或曰此無主曰棃無主吾心獨無主

乎轉營田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
家貧父令爲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嘆曰民不聊生矣遂棄去
凡喪祭嫁娶必徵諸古禮以倡其俗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有餘卽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非義弗受也姚樞嘗薦召入京師以其尚書省六部事大臣多阿附之先生每議必正色不少讓其子與于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朕意亦與衡合未幾阿合馬領商挺在樞密高鴞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稟因大言以動先生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且不測先生曰吾論國制耳何忽辛有同簽樞密院之請先生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先生宜在中書欲因事中之俄除中丞先生屢入辭帝命左右掖先生出及閱還奏曰陛下命臣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

庚申上卽位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見曰亦不睨視而去
虛名無實誤塵聖聽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留七月還燕

平章王文統以言利進姚許輩入侍每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竇默又曰于帝前排文統學術不正遂疑先生與默爲表裏乃奏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先生爲太子太保陽示尊禮內實擯使疏遠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以東宮避禍與樞同拜命將入謝先生曰此不安于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否則師道自我廢也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得免改先生國子祭酒明年謝病以歸

從幸上京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舉官自代先生奏曰用人天子大柄臣下泛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帝久欲開太學會先生求罷益力乃從其請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恂言歷家知數而不知理宜得衡專領乃以前官兼領太史院事召至京先生謂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遷至大都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十七年歷成上之賜名曰授時歷頒天下

帝以先生多病令五日一至省四年聽歸踰年復召赴闕與太丞相安童一見先生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什百與千萬也是豈知之可及卿王磐氣概一世少所與可獨見先常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常劉秉忠右丞張文謙定官制先生厘考古今分并統屬之序舉省部院臺差

生曰先生神明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附張忠宣傳後
先生入院恩眷遼隆上每北還必問安否病則賜藥賜杖至是入見皆跽奏上令先生起賜坐勞問
病甚醫者診之曰偏陰偏陽謂之疾今六脈皆平先生其稍瘳乎先生曰人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將不起矣適仲春祭祀力疾冀獻既徹曳杖于門曰予心怦怦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曰許文正公表章朱子之書天下樂爲簡易之說者知異人精神能有幾世事何時窮遂發嘆歌朱子所撰歌奄然而逝先生嘗語子師可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在京兆教學者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乃雜出衆手非完書也
先生自得小學則主此書以開導學者嘗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書雖他書不治可也
先生自詣學家事悉委其子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絶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荒日令家具早午膳以老疾日酉不復食
先生說書章數不務多唯懇欵周折見學者有疑問則喜溢眉宇又嘗曰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又言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于爲學之道有所妨彼務求妄進及作官謀利者殆亦窮于生理所致士君子當以務農爲生商賈雖逐末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
王鹿庵爲像贊曰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涼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尚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許文正公表章朱子之書天下樂爲簡易之說者知不足以及其高明姑緘其名以文其虛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補
祖望謹案道園送李彥方詩序曰許文正公表章程朱之學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係不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讀書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欺自棄至若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爲非此亦非有見于陸氏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祖望又案退齋記予固疑靜修譏魯齋而作也然未敢質言之觀道園作安敬仲默庵集序曰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薦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于誤國而害民然特立于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也觀其考察于幾微之辨其精如

此以道園之言考之其指許文正公無疑也殆指文正自請罷中書執政就國子而言耶

謝山題文正集後曰文正自請罷中書政事教國子故靜修以欺世自免詡之而亦可見其所得于江漢之傳者殆不盡與文正合也道園又曰文正遺書其于聖賢之道所志甚重遠其門人之得于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謂辨疑答問爲蹈等謂無猷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而謂文正之學果出于此乎是則又指當時學派之流弊要之文正與朱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幷諸經傳注以惠後學讀書鳴琴若將終身絕學于北方其功不可泯而生平所造詣則僅在善人有恆之閒讀其集可見也故數傳而易衰靜修所謂欺世自免者則自其辭就之閒有以窺見其微疵然後知君子用世之難

魯齋講友

文獻姚雪齋先生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雲濠案先生後徙洛陽故一本作洛陽人）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器後從中書楊惟中南伐得名儒趙氏復以傳程朱之學棄官居輝州時許魯齋在魏至輝就錄程朱所註書遂依先生以居焉世祖在潛邸召之待以客禮詢治道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稟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分條而陳之從征則以不殺一人爲規佐世祖以定天下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八卒謚文正公

梓林謹案先生號雪齋見程雪樓文集題跋

附錄

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河朔楊惟中用師于嶋湖京漢收集伊洛諸書載送京師還與姚樞講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超復爲師選俊秀有識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蒙古伊囉噶珠在燕唯事貨賂以樞爲幕官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辭職去揭家往輝州蘇門山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幷諸經傳注以惠後學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宋元學案卷九十 十一

宋元學案卷九十 十二

文正竇漢卿先生默 附師謝獻子

竇默字子聲廣平肥鄉人幼嗜書族祖旺爲郡功曹欲使習刀筆不肯就願卒儒業金末轉徙兵亂之中業醫以自給至德安孝感令謝獻子授以伊洛性理之書先生自以爲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中書楊惟中奉詔招集儒士先生甫北歸隱于大名與姚公樞許公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久之還肥鄉以經術教長諸生由是知名世祖在潛邸遣使召之問以治道首舉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後世祖即位以先生爲翰林侍講學士加昭文館大學士年八十五卒贈太師封魏國公謚文正修

梓材謹案元史先生本傳云初名傑字漢卿又云轉客蔡州遇名儒李治授以銅人針法又稱其爲人樂易在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云

魯齋同調

徵君劉道濟先生德淵

劉德淵字道濟內邱人生而貌古刻苦好學中統間三府累辟不就嘗著書數萬言敷析司馬溫公通鑑數百條悉與朱子綱目合許魯齋雅敬之參畿輔通志

忠宣張頤齋先生文謙

張文謙字仲謙沙河人蒙古以王文統爲中書平章事先生爲左丞文統素疾刻而先生獨以安國便民爲務思有以陷之先生遂求出宣撫大名抵任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後拜樞密副使卒年六十八追封魏國公謚忠宣參姓譜

梓材謹案元史先生本傳言其與太保劉秉忠同學又言參從劉秉忠祠宛衛數晚交許衡九梓于義理之學云雲濠謹案先生號頤齋見王秋澗集

附錄

魯齋先生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張仲謙山大名宦撫復入中書仍兒先生屢請執弟子禮拒而止仲謙數忤倖臣破產責至是追入求言先生貽書曰書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就義始若難終知甚易可委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有偶然合當前不移固爲行害助而報之其害愈大既德于色又發于言大道無他盡正汝成

雪齋學侶

文忠楊紫陽先生奐

楊奐字煥然奉天人登喪母哀毀如成人金末黨作萬言策指陳時病欲上不果元初隱居鄠縣講學授徒學者稱爲紫陽先生以郎律楚材薦爲河南廉訪使約束一以簡易在官十年請老于燕之行臺世祖在潛邸驛召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得請而歸卒謚文憲所著有還山集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爲姚牧庵妻父牧庵序先生文集云紫陽先生長先世父少師文獻公十有五年交友閣少師獨畏而不敢字者言必稱先生又云先生鄜國世家傳及平生嗜學述作之富與一世之士服爲關西夫子者有遺山江漢西庵三先生之碑銘之集序言又跋張夢卿所藏紫陽墨蹟云嘗聞其幼時文已奇古歌白水滿長干紫陽閒底清風細之句遂號紫陽初名煥更爲奐後受太宗簡文判誤奐爲英不敢私更始就名英云

江漢學侶

酒官王子正先生粹

王粹字子正右北平人楊中令當國議所以傳繼道學之緒必求人而爲之師聚書以求其學乃于燕都築院貯江淮書立周子祠刻太極圖及通書西銘等于壁請雲夢趙復爲師儒先生佐之選俊秀之有識度者爲道學生參邢陵川集

梓材謹案先生初名元亮改名元粹後止名粹系出遼世衣冠家中州集稱其年十八九作詩便有高趣性習專固世事不以累其業故時輩無能當之者又言正大末用門資敘爲南陽酒官流寓襄陽襄陽破雙身北歸寄食燕中云

文忠邢陵川先生經

邢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金末避地河南遭亂走匿窖中母許爲兵火熏灼而死時先生方九歲以蜜和寒菹汁涂母齒飲之

即蘇人以爲異後徙家順天守帥張柔延之家塾教諸子儲書萬卷恣其搜覽上溯洙泗下追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慨然以羽翼斯文爲己任自是藩帥交辟皆不就世祖以大弟開府金蓮川徵先生入咨以治國安民之道及卽位以先生爲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告卽位且尋盟或爲先生危之先生曰南北搆難兵連禍結久矣聖主一視同仁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于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遂行至則賈似道拘之眞州越十六年以禮送歸遂卒謚文忠有春秋外傳易外傳續後漢書陵川文集共數百卷皆拘幽時所著也補

梓材謹案先生誌元遺山墓云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又爲渾源劉先生哀辭謂嘗奉杖履則先生遜及元劉之門又閱其上紫陽先生論學書蓋嘗問學于楊氏又有與漢上先生論性書及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則復並接江漢之傳矣

江漢同調

司業靚鄖城先生彌堅 附師王登劉仁卿子禹功禹謨

靚彌堅字伯固應城人靚氏莫究其始所出其師初命其名曰彌堅其父止命堅故先生在官稱彌堅自稱曰堅蓋不忘父師之訓也生七年學于黃氏家塾十六從鄉先生王景宋學景宋名登以進士起家仕至京西路提刑京湖制置大使司參謀爲人卓犖奇偉先生學得其梗概慨然有志于事功年十八又從袁州劉仁卿學議論歲乙未元師徇地漢上先生與江漢先生趙復俱以名士爲大將招致而北戊戌詔試儒士先生試西京中選家貧定省備稽專以授徒爲業先生通諸經語講說士執經從而問疑者日盛先生告以聖賢之旨諄切明白不緻繞于章句容城劉因中山滕安上皆從之授經燕南宣閫及部使者嘉其行義又共薦之擢爲木部教授凡十餘年循循爲教始終不倦至元二十四年召爲國子司業律身嚴以有禮屢以陽城忠孝之說訓迪諸生居歲餘移疾歸先生問學淳正文章質實務明道術以救其敝自少至老清苦嚴重士咸服其學推其行有鄖城集十卷二十六年卒年七十有八子禹功禹謨皆明經學禹功冀州儒學教授參蘇滋溪集

江漢別傳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 附爲靜修學案

魯齋家學江漢再傳

文簡許先生師可

許師可字可臣魯齋長子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衛輝懷孟路總管終通議大夫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先生志趣端正未究其用有文集參魯齋遺書

承旨許先生師敬

許師敬字敬臣魯齋第四子官至參知政事翰林承旨先生明經務誠學尚節概克有父風同上

魯齋門人

文公姚牧庵先生燧

姚燧字端甫柳城人樞之從子也年十三見許魯齋于蘇門十

八始受學于長安爲文法昌黎魯齋戒之曰弓矢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以待主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魯齋累爲國子祭酒召弟子十二人先生自太原驛致館下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六卒謚曰文先生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至元以後三十年間名臣世勳顯行盛德必得先生文始可傳信先生亦慨然自任曰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然子觀先生之文類宋宣獻公耳則又何也自號牧庵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

卷修

文正邴律先生有尚

邴律有尚字伯强東平人受業許魯齋之門號稱高第弟子遂于性理儀容詞令動中規矩至元八年召爲太學齋長魯齋歸以先生爲助教嗣領其學事除祕書監丞出知鄆州自先生既去而國學事頗廢廷議爲非先生無足以繼魯齋者遂除國子司業陞國子祭酒前後五居國學爲師表者數十年海內宗之一如魯齋年八十五卒謚文正

文穆呂先生堅

呂堅字伯充河內人先生從魯齋學魯齋爲國子祭酒衆爲作讀輔成教養其功爲多至元十三年擢陝西道按察使知事未行改四川行樞密院都事陞奉訓大夫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

三十年知華州仁宗即位召拜翰林學士未幾致仕年七十八卒贈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穆

祖望謹案魯齋列傳所徵仲謨十二人者無先生名豈即

呂端善耶

忠憲劉先生宣

劉宣字伯宣太原人爲中書省掾暇則從國子祭酒許魯齋講明理學雲濠案謝山底本有云江西按察使劉伯宣河東人也魯齋高弟方正嚴重　累官吏部尚書諫伐交趾日本遷行臺御史中丞爲江浙行省丞相忙古台所陷自剄死追封彭城郡公謚忠憲

惠愍賀舉安先生伯顏

賀伯顏本名勝字貞卿一字舉安伯顏其小字也以小字行太

師上都留守仁傑之子幼從魯齋學仁傑守上都爲世祖所倚任先生初入宿衛有勞拜集賢學士領司天事力言桑哥之奸遷參知政事簽樞密院事大都護典屬國仁傑卒卽拜上都留守以嗣其任尋加左丞相仍留守奏丞相帖木迭兒之貪穢罷之英宗卽位帖木迭兒復相誣以罪而殺之帖木迭兒事敗冤始雪贈太傅秦國公謚惠愍補

文靖徐先生毅

徐毅字伯宏趙城人也雲濠案黎洲本傳云父受業于許文德舉提舉太原鹽鐵使少正公清方勁正辟爲同知檀州事有聲世祖擢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撫卹流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根本宜蠲除地稅以厚德意檢覆災傷宜以時而發倉廩之儲指山澤之利

申明酒禁以修荒政鰥寡孤獨宜有養民所疾苦宜遣使詢問方今庶政姑息中書親細務而宰相失體六部寮屬多非其人因陳省臺爲治之要及憲司事宜監治官吏當加儆戒不可因人之誣言而升降察官其行樞密院行大司農司行通政院及尚書省理算受賞進官者皆可罷又以日食地震乞罷諸行省又言四川安起邊釁交趾虛勞王師獻策以要功生事者宜勿聽官軍子弟以膏粱承襲未嘗知兵當別議立法增國子之員重教官之選以興學校治宗廟以崇祀典修國史以存故實設朝立班不可全無流品之分實封陳言無使苟爲進身之計他如選用官吏減錢糧之費理婚田之訟馬禁水利鹽鈔諸法其弊當改者前後七十餘疏世祖崩上封事于太皇太后皇太后

曰四海不可一日無君大行奄棄天下已五日非早定大策萬一啟奸覬竇可寒心皇孫撫軍朔漠伏願遣使奉迎歸正大統成宗即位首詔正東朝尊號因言陛下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宰相員太多論議不一宜亟用舊臣伯顏爲治不在高遠但當尊守舊制其要有四親賢遠佞信賞必罰而已又請建儲貳睦宗藩選臺諫敬習親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北邊赦不可數凡二十餘疏累遷至河東山西廉訪僉事閱所部獄囚得其冤狀所釋五百餘人召爲徽政院長史舊例臺察于徽政之事一無所問先生言其非有詔之者即謝去已而累除治書侍御史大臣搆害御史郭章先生爲之辯有沮之者又謝去召還授陝西漢中道廉訪使入爲刑部尚書改授河北河南道廉訪使後入爲刑部尚書簽樞密院事仁宗即位授燕南河北道廉訪使召入參議中書省事頃之拜陝西行臺御史中丞辭歸卒追贈中書右丞平陽郡公謚文靖所著有奏議五卷詩文三卷修

副使白先生棟

白棟字彥隆太原人許文正敎國子時伴讀也官至按察副使見道園集補

濟獻王本齋先生都中

王都中字邦翰雲濠案先生後居蘇州姑蘇志云字元翁父積翁初仕宋爲福建制置使元兵入閩積翁以八郡圖籍獻世祖授中奉大夫累官遷刑部尚書轉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奉使日本至其境遇害武宗

時追封閩國公謚忠愍先生以父功授平江路治中其時年十七遇事剖析動中肯綮僚吏皆瞷眙不敢欺累拜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卒謚清獻先生歷仕五十餘年所至政譽暴著而治郡之績雖古循吏無以尚之當世南人以政事之名聞天下而位登臺憲者惟先生一人而已幼留京師及拜許魯齋即知所趨向中年致力于根本之學自號本齋有詩集三卷補

一李先生文炳

李文炳口口人其死也魯齋哭之慟有喪子之嘆

齋長王先生遵禮

王遵禮字安卿魯齋爲之名字說曰王氏子昔嘗從子遊曾未閱歲乃遷居燕然于今蓋八數年矣頃來復過吾門狀貌加偉

而其禮節恭謹無異平時子嘉其處心近厚也思有以教之因其求更前名遂爲說以命之又曰誠能因其所已知而擴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能而推其所未能則他日修身事親之際將不止如今日之王生也參魯齋遺書

梓材謹案先生改名遵禮且云遷居燕然蓋卽沛人王梓魯齋兼祭酒時徵爲齋長者而學案原表與萬氏儒林宗派皆分而列之誤也

縣尹趙先生矩

趙矩字義臣大都人也魯齋弟子南樂縣尹勸農養士稱循吏補

憲副劉存齋先生季偉

劉季偉泰人號存齋官四川憲副與牧庵爲同門人參姚牧庵集

齋長韓先生思永

韓思永大名人

學士高先生凝

高凝字道凝河內人官至翰林侍讀學士參姚牧庵集

附錄

魯齋爲字說曰尊君以古自立又以古道教生其命生之名取易卦鼎象凝命之凝欲生之以厚自成也以正自守也猶鼎之峙焉雖然此體也未適乎用欲生之博文約禮日篤于人道之常猶鼎之享帝養人之用不爲法器而已也夫父子君臣者天之命也人之道也去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趨于薄風靡波蕩一往而不可復其間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爲流俗所移況又益

資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卓也不爲徒厚其正也不爲徒正體其用行而千出處漸遠無施而不當其亦賢乎

齋長蘇先生郁

蘇郁大名人

僉事姚先生燧

姚燧河內人亦文獻之從子也常僉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司事參詩主塘集

齋長孫先生安

孫安河內人

齋長劉先生安中

劉安中泰人

梓材謹案以上七先生皆魯齋兼祭酒時所徵弟子分處各齋以爲齋長者

郡王孛憐吉觧先生

河南王孛憐吉觧管受業魯齋

文肅暢先生師文

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也師魯齋而友牧庵至元中陳時政十六策官至翰林學士追封魏郡公謚文肅補

知州王先生寬

祕監王先生賓合傳

王寬王賓唐縣人文肅公恂之子皆從魯齋遊補

梓材謹案元史文肅本傳稱先生兄弟得星歷之傳于家學一由保章正歷兵部郎中知蕪州一由保章副監書監雲臺謹案祕監字子正見蘇滋溪集累遷祕

魯齋家學

文公姚牧庵先生燧　參事姚先生燧並見魯齋門人

道濟門人

修撰董龍岡先生朴　附師樂舜咨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幡然有求道之志世祖至元十六年以薦爲陝西知法官尋召爲太史院主事辭不赴仁宗皇慶初年踰八十以翰林修撰致仕卒年八十五其爲學自孔孟微言以及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中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家近龍岡學者因稱龍岡先生　從黃氏補本

錄人

紫陽門人

文忠郝陵川先生經　見上江漢學侶

文公姚牧庵先生燧　見上魯齋門人

陵川家學

郡守郝先生庸　別見靜修學案

陵川門人

祭酒苟先生宗道

苟宗道字正甫係定人郝伯常門人也伯常使宋先生翰冠從往爲書佐及歸竟以儒名官至國子祭酒　補

鄖城門人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　別爲靜修學案

文穆滕東庵先生安上　別見靜修學案

牧庵門人

文靖字市魯先生翀　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靜修學案

祖望謹案靜修先生亦出江漢之傳又別爲一派蔵山先生嘗曰靜修頗近乎康節述靜修學案梓材案靜修傳黎谢山序錄始別洲本附北方學案爲靜修學案

江漢別傳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

劉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初從國子司業硯彌堅視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至此後于趙江漢復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始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至元十九年詔徵爲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教近侍子弟未幾以母疾辭歸二十八年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召固辭不就帝曰古所謂不召之臣者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卒年四十五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學者稱爲靜修先生

百家謹案有元之學者魯齋靜修草廬三人耳草廬後至魯齋靜修蓋元之所藉以立國者也二子之中魯齋之功甚大數十年彬彬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于是國人始知有聖賢之學靜修享年不永所及不遠然是時虞邵庵之論曰文正沒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辭申義爲玩

劉因 烏沖 靜修門人 江漢別傳 郝庸 李道恆 劉君舉 李天麓 林起宗 杜蕭 私淑 安熙 弟 煦 李士興 蘇天爵

滕安上 靜修講友 王文淵 子 構 楊俊民 子 復 孫 秉鈞 孫 秉彝

物而苟且于文章謂辨疑答問爲識等而姑困其師長謂無所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暨暫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雖其流弊使然亦是魯齋所見只具粗迹故一世靡然而從之也若靜修者天分儘高居然曾點氣象固未可以功效輕優劣也

靜修文集

因自幼讀書接問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所賜也是以凡吾有生之民而無北鄙鼓瑟之聲于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咨而遇不能致之兩生鳴呼麒麟鳳凰固宇宙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

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尙敢偃蹇不出貪高尙之名以自媚而得罪于聖門中庸之敎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雖皆知因之心者也但或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于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隱士高人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偕行再奉旨令敎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溯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嘗有意于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時新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耶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而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竊謂供職雖

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

陶宗儀輟耕錄曰初許衡之應召也道過眞定因謂曰公一聘而起無乃速乎衡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及先生不受集賢之命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謝山書文靖退齋記後曰許文正劉文靖元北方兩大儒者皆此遠矣文正從祀而文靖則否誠不可謂非屈也然文靖無害然以元開揅規模言之其不足有爲可知則不仕也文正仕元而文靖則否以予考之兩先生皆非宋人仕元北方兩大儒者皆此遠矣文正從祀而文靖則否誠不可謂非屈也然文靖無害然以元開揅規模言之其不足有爲可知則不仕也文正仕元而文靖則否以予考之兩先生皆非宋人仕元北方兩大儒者皆此遠矣文正從祀而文靖則否誠不可謂非屈也然文靖無害然以元開揅規模言之其不足有爲可知則不仕也文正仕元而文靖則否以予考之兩先生皆非宋人仕元北方兩大儒者皆此遠矣文正從祀而文靖則否誠不可謂非屈也然文靖無害然以元開揅規模言之其不足有爲可知則不仕也文正仕元而文靖則否以予考之兩先生皆非宋人仕

梓材謹案梁洲所錄靜修文集二條今移入濂溪學案一條

立于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是乃以術欺世而即以術自免斯其言未知其所指也及讀楊僉事俊民爲作祠記則曰先正得時行道大闡文風啟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術也以祠記之言合之則所指者即文正也豈當日文正辭左轄居祭酒蓋有見于道之難行而姑思以儒官自安故公以是詆之歟要其在當日必實有所見而今不可考矣文正之仕元世多遭議子蓋不盡以爲然由文靖之言觀之則知苟非行道之時必不當出亦不當擇地而居之蓋立人之朝即當行道不僅以明道止不能行道而思明道不如居田閒而明道之爲愈也斯其文靖之意而非後世之論也然則文靖高矣孫徵君奇逢最爲表章文靖之學而未及此適校元儒學案因表此案附之于後以存先儒異同之故焉

又書文靖渡江賦後曰劉文靖渡江賦前人論之者多矣瓊山以爲幸宋之亡翻其從祀後渠則以爲欲存宋夏峯力主後渠而論者終未釋然于瓊山之說子以爲兩家皆非也諸公蓋但讀其賦而未嘗取其集考之故不能定其案明儒讀書之疏大率如此許文正與文靖皆元人也其仕元又何害論者乃以夷夏之說繩之是不知天作之君之義也豈有身爲元人而自附于宋者眞妄言也文正仕元文靖則否何也文靖蓋知元之不足有爲也其建國規模無可取者故潔身而退不然文靖已受集賢之命非竟不欲出者渡江之舉宋曲而元直文靖傷宋之爲奸臣所誤而行人以挑師釁耳蘇天爵以爲哀宋是也哀宋則固非幸其亡而亦非有意于存之所謂置身事外而言者也吾詩徵之于其詩其憶郝伯常曰一檄期分兩國憂長綴不到越王頭末曰飛書寄與平南將早遣樓船下益州此其罪宋之無故而執使臣也但據此而言其詞頗厲幾幾乎若幸其亡者而正不然其題理宗南樓風月圖曰試聽陰山敕勒歌朝風悲壯動山河南樓每從氣韻見文章誰知吟杏酣何又曰物理興衰不可常無人萬古中天月只辦南樓一夜涼理宗自題有併作南樓一夜涼之句才到天中萬國

明則勢祖詩也其題理宗詩卷曰己未天王自出師眼前興廢想當時臨江釃酒男兒事誰向深宮正賦詩是三詩者皆以痛晚宋之君不恤國事自取夷滅而非幸之之詞其題理宗熙殿觀詩曰使君持送緝熙觀捷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三年如電抹此觀曾經秋復春題度宗熙明殿古墨詩曰松風含哀生觀滴似訴優游解亡國只今惟有哀江南寶氣不受驚溪縑書事詩曰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采菱秋風葉落踏歌起已覺江南席卷來此其哀之至矣豈幸之乎至其書事詩又曰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此則尙論陳橋之事之非而傷天道之好還其與伯顏得國小兒失國小兒之語正自不同故過東安趙

氏先塋云今古區區等如此五陵哀雁入秋雲至曰張宋遺學有經綸不是清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儒冠爭看宋師臣此似美家鉉翁之徒而作又曰風節南朝苦不伸泝流直欲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見此是黃河最上津此似斥留夢炎之徒而作其詠海南鳥曰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津聲聲解墮金銅淚未信吳兒是木人凡此皆文靖留身事外平情論事之作存之幸之俱無預也至其不肯仕元之意亦皆見之于詩其詠四皓詩曰智脫身秦網義動英主顏卻說山林槁搏也或可班安得六黃鵠五老相追攀四皓固嘗入漢廷希夷亦朝宋祖而皆不仕文靖以之自況也又曰孺子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託興于四皓之輔漢惠而終不能安漢以見己之不當留也故題嚴光詩曰為陵成高節此亦天子恩中庸久無沒矯激非天民其言皆和平中正以求出處之宜然其傷時之意則累見之和歸園居詩曰人生喪亂世無君欲誰仕滄海一橫流瓢蕩豈由己和擬古詩曰詩曰忍饑待竹實淡蕩今何之歌以靈鳳謠亂以猛虎詩和維詩曰太玄豈無知不賢世運迫為問莽大夫何如成都陌又曰西山霍原宅古跡猶可稽重吟豆田謠愁雲落崩崖則視時政之謬而思晦迹以自保明矣然其和歸園居詩又曰乾坤固未壞杞人已哀鳴雖知無所適安敢遂忘情和擬古詩又曰客從關洛來高論聽未終連聊古英傑秉國或從戎生世此不惡君何守賤窮急呼酌醇酒延客無何中則文靖豈忘世者特厄于其時耳其和訒貧士曰淵明老解事撫世如素琴豈有江州牧既來不同斟是則戒心于霍原之禍而所以勉受徵書者也蓋文靖之不仕于元本不因宋雖亦嘗譏楊雄羨管寧陶潛而與諸人有故國故君之分者不同況文靖先世皆仕金故哀金之詩亦多和歸園居詩曰陵谷變浮雲家世如殘局區區寸草心依然抱朝旭題金太子墨竹曰策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哀歌對此吟雙蓬早發濡上曰別家忘再宿桑海問何年過奉先曰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宋道人詩卷曰知音有銅狄逸史訪金源上家曰故國無家仍是客病軀未老錯呼翁登中山城曰陵遷谷變橫流地卵覆巢傾死節臣耄老諸孫生氣在九原精爽凜猶新謂其從伯祖死貞祐事也雄州詩曰灑落規模餘顯德承平文物記金源又題金太子墨竹曰手澤明昌祕閣收當年緹襲為誰留露盤流盡金人淚應笑翔鸞不解愁跋遺山墨蹟曰遺墨數篇君惜取注家參校有他年此皆其哀金之作味之似過于哀宋者蓋其先世所嘗臣事也文靖生于元代見宋金相繼而亡而元又不足為輔故南悲臨安北悵蔡州集賢雖勉受命終歛屣去之此其實也瓊山後渠所云不皆成讖語哉

文穆豚東庵先生安上

豚安上字仲禮中山人年少孤立克自砥礪治性理之學被薦除中山教授召爲國子丞陞太常丞拜監察御史頃因京師地震上疏累數百言反覆深切以疾辭去尋爲國子司業未幾卒贈昭文館大學士謚文穆有東庵稾行于世參姓譜

梓材謹案姚牧庵爲先生墓碣云妣李夫人撫君誨曰爾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嶷雜孫不可以貧廢學因師西巖云所著又有易解洗心管見靜修嘗爲作退齋記則先生又號退齋也

靜修門人趙㫤再傳

祕書烏存齋先生沖

烏沖字叔倫其先大寧人先生從親官汴家焉明經勵行高蹈深隱年五十二卒贈承事郎祕書監祕書郎初靜修以高明之

資躬聖賢之學從者日衆先生年出二十以公卿之子執經趨席廩若寒士爲學清苦聞師之言晝誦夜思至忘寢食父亡能行古喪禮母亡哀踰前喪其家日貧日晏食或不充意泊如也

煽所居室曰存齋杜門授徒講說經訓諄諄不倦遠近學者爭歸之眞定安敬仲欲謁靜修不果先生盡以所聞告之參蘇滋溪集

郡守郝先生庸

郝庸字季常澤州人文忠公經之弟也從劉靜修受書詩文忠拘于宋先生入宋問罪而還終潁川守補

李先生道恆

李道恆口口人靜修之更召令先生入京納上鋪馬聖旨補

劉先生君舉

劉君舉字季賢南豐人博學修行以堯舜君民爲己任初受舉于廣平王公磐後磐應詔直翰林即勸以詩云節義高千古功名重一時繼聞靜修講學容城盡棄所學學之三年于誠僞之辨確有定見及歸靜修送之有伊洛于今道亦高之句

李先生天筦

李天筦吉水人得劉靜修道學之傳有詩書經疏行于世

隱君林魯庵先生起宗

林起宗內邱人也靜修弟子隱居教授所著有志學指南心學淵源二圖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詞發明魯庵家說補

靜修私淑

隱君安默庵先生熙

安熙字敬仲藁城人聞劉靜修之學心向慕焉將造其門而靜修已歿乃從靜修門人烏叔倫問其緒說簡靜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家居教授垂數十年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立祠于城西祀之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伯生序之曰使先生得見劉氏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于時矣修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烏氏之門然觀其與烏叔倫書僅稱叔倫爲尊兄蓋其自居靜修私淑弟子其于烏

氏特學侶爾不得徑謂烏氏門人也

東庵門人 鄖城再傳

隱君王貞孝先生文淵附子復構孫秉鈞秉彝

王文淵字巨卿安喜人幼失其父能自樹立家貧從府尹推撙為吏持法廉平从之攝府尹棄吏去滕司業安上家居教授先生折節往從焉司業嘉其志告以古人為學之方先生益自刻勵尊聞行知聲聞日隆司業卒卽杜門不出稽經訂史夜以繼晝于是每年高先生奉之彌謹與弟貞盡友愛訓子孫甚嚴家庭之間肅如也喜作詩紆餘沖澹得韋柳體當代公卿聞其名而重之道出中山或過其廬聞其言而察其心不敢以其名薦卒不仕終其身年六十鄉人誄曰貞孝先生子復構孫秉鈞秉彝俱世其學 參滋溪文集

默庵家學 趙覎三傳

隱君安素庵先生照

安照棗城人默庵之弟其家父子伯仲自為師友宗濂洛性理之學讀書必涵泳浸沈以求其義默庵卒事父甚得歡心撫其孤如己所出凡受學質疑于門者隨材立教人咸有得聖人有患惡疾者謂先生曰死不火吾軀幸托君以全先人遺體先生許之既死其家人欲火之先生勸諭百端繼之以泣令得禮葬退曰吾負人所托何以見之于地下其篤于言行類此時山陝憲府交辟皆不起自號素庵有文一卷藏于家 修

默庵門人

隱君李先生士興

李士興棗城人幼從默庵遊弟子中獨早受知與同門楊俊民蘇天爵博求深造汲汲不倦先生道講五倫心存三畏甘隱遯而不樂仕進居鄉里多有訓彝人爭師之後天爵大顯于時默庵已卒天爵貽書先生使建鄉賢祠先生擇地立祠歲時致祭焉

參政蘇滋溪先生天爵

蘇天爵字伯修眞定人累官吏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終于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前輩凋謝先生獨自任一代文獻之寄常集一代之文選成元文類一書晚歲復以釋經為己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為滋溪先生

僉事楊先生俊民

楊俊民字士傑眞定人學于其鄉之隱君子安敬仲安氏之學祖建安而宗魏國者也先生明于易篤守師說嘗得何北山王魯齋之書與其句讀音訓之法為博士與吳正傳師道同僚為莫逆既而去為御史正傳為作靜思齋記 參吳禮部集

雲濠謹案先生官河東廉訪僉事時作靜修祠堂記稱默庵曰先師子安子自稱曰滹川學者

草廬學案表
吳澄——孫當
程徽庵鐵泉
程月巖門元明善
人
雙峯再傳
勉齋宏齋南
溪三傳
晦翁清江四
傳
象山私淑

虞集——陳旅
附師傅古直
王守誠
蘇天爵別見靜修學案
劉霖
李擴見上草廬門人
陳伯柔見上草廬門人
熊本見上草廬門人

貢師泰——鮑恂
盛光
夏友蘭
袁明善
貢楚——李本
祖梁
父伯源
從父李淵

鄭桓別見師山學案

烏本良別見靜明實舉學案
祝仲溝友

子貢

李棟
朱及
黎仲基
王彰
王梁
楊準
李心原
皮清
解觀
黃盅
潘音

趙宏教——子恭
王祁
李擴
陳伯柔
黃哥
危素別見靜明實舉學案
包希魯
熊本
父郁
丁儼
許晉孫

饒敬仲
鄭眞別見深寧學案
杜本——張理
道園講友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王科——子梁見上草廬門人
虞汲——子集見上草廬門人
並草廬講友　鄞縣王梓材重校
字市卿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歐陽元別見上草廬門人
貢奎——子師泰見上草廬門人
父士瞻
黃澤——趙汸——倪尚誼
附李覯之
武恪
並草廬同調

草廬學案

徐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草廬出于雙峯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常築道一書院思和合兩家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述草廬學案梓材案是卷多仍九江學派黃氏之舊今併入

程戴門人雙峯再傳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年二十應鄉試中選春省下第越五載而元革命程鉅夫求賢江南起先生至京師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先生所著書于國子監左丞董士選薦授應奉翰林文字至官而去除江西提學副提舉居三月又以疾去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陞司業爲學者言朱子于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于德性則其蔽必偏于語言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崇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先生一日謝去未幾以集賢直學士召不果行英宗卽位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泰定元年爲經筵講官至治末請老而歸先生嘗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

而下道之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其自任如此元統元年卒年八十五追封邵川郡公謚文正初先生所居草屋數間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爲草廬先生

百家謹案幼清從學于程若庸爲朱子之四傳考朱子門人多習成說深通經術者甚少草廬五經纂言有功經術接武建陽非北溪諸人可及也

草廬精語

所謂性理之學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理即當用功以知

其性以養其性能認得四端之發見謂之知既認得日用之間隨其所發見係護持守不可戕賊之謂養仁之發見莫切于愛其父母愛其兄弟于此擴充則爲能孝能弟之人是謂不戕賊其仁義禮智皆然有一件不當爲之事而爲之是謂戕賊其義于所當敬讓而不敬讓是戕賊其禮知得某事之爲是某事之爲非而不討分曉仍舊糊塗是戕賊其智今不就身上實學卻就文字上鎖刺言某人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學者也

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如欲去燕京者觀其行程節次即日雇船買馬起程兩月之間可到燕京則見其宮闕是如何街道是如何風沙如何習俗如何並見了然不待問人今不求到燕京卻但將曾到人所記錄逐一去挨究參互比較見他人所記錄

者有不同愈添惑亂蓋不親到其地而但憑人之言則愈求而愈不得其眞矣

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後只是陰陽二氣而已本只是一氣分而言之則曰陰陽又就陰陽中細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即二氣二氣即一氣氣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爲之主宰也理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只是爲氣之主宰者即是無理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爲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即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成質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清質之極美者爲上聖蓋此理在清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眞無所汙壞

此堯舜之聖所以爲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之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爲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而質愚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會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汙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同不曾論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說得一邊不完備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若荀楊以性爲惡以性爲善惡混與夫

世俗言人性寬性褊性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爲性而不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爲其不曉得性字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此指荀楊世俗之說性者言也程子性卽理也一語正是鉄版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爲有大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爲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汙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功反之之如湯武反之也反之于身而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清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于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能學者氣質可變而不能汙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復如前汙壞于氣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欲下工夫惟敬之一字爲要法

學者工夫則當先于用處著力凡所應接皆當主于一主于一則此心有主而暗室屋漏之處自無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積久無一事而不主一則應接之處心專無二能如此則事物未接之時把捉得住心能無適矣若先于動處不能養其性則于靜時豈能存其心哉

知者心之靈而智之用也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曰德性之知曰聞見之知然則知有二乎哉夫聞見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于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于外而無事于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于內而無事于外也今立眞知多知之目而外聞見之知于德性之知是欲矯記誦者務外之失而不自知其流入于異端也聖門一則曰多學二則曰多識鄙孤陋寡聞而賢以多問寡爲嘗不欲多知哉記誦之徒則雖有聞有見而實未嘗有知也昔朱子于大學或問嘗言之矣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踐其表裏眞妄之實然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

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

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于此而見太極之用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靜也于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用動靜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體用動靜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動靜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其動靜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靜少或靜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

動靜有常度也
太極本無動靜體用也然言太極則該動用靜體在其中陰陽之動而指其動中之理爲太極之用耳因陰之靜而指其靜中之理爲太極之體耳太極實無體用之分也
若曰徒求之五經而不反之吾心是買櫝而棄珠也此則至論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其墮此窠臼學者來此講問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後令其讀書窮理以道問學有數條自警省之語又揀擇數件書以開學者格致之端是蓋欲先反之吾心而後求之五經也
百家謹案草廬嘗謂學必以德性爲本故其序陸子靜語錄曰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當反之于身不待外求也先生之教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己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大惧也議者遂以草廬爲陸氏之學云

先儒云道亦器器亦道是道器雖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然合一無閒未始相離也
理在氣中原不相離老子以爲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于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爲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百家謹案理在氣中一語亦須善看一氣流行往來過復有條不紊從其流行之體謂之氣從其有條不紊謂之理非別有一理在氣中也
仁人心也敬則存不敬則亡
聖人與天爲一
夫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之一心敬爲之主主于敬則心常虛虛則物不入也主于敬則心常實實則我不出也
百家謹案虛實之言本于程子
我之所以爲身豈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之謂哉身非身也其所主者心也心非心也其所具者性也性非性也其所原者天也天之所以爲天我之所以爲身也然則我之身非人也天也
庸者常而不易之理然不可以一定求也庸因中以爲體中因時以爲用昔之過也今爲不及彼之不及也此爲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之常而不易正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

一定則惡能常而不易哉銖兩不易衡之常也膠其權則奚取然則權之前卻無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謂庸蓋如此
或問立之義曰定腳之謂立動腳則非立矣此一義也可與立者謂行到此處立定腳跟更不移動故先儒以守之固釋之三十而立立于禮之立並同堅起之謂立放倒則非立矣此又一義也孝經所謂立身行道名立于後世左傳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臧文仲其言立之立並同
敬者心之一
主于天理則堅徇于人欲則柔堅者凡世間利害禍福貧富貴賤舉不足以移易其心柔則外物之誘僅加毫毛而心已爲之動矣

百家謹案所謂水不能濡火不能熯天理是也非特堅而已

夫學孰爲要孰爲至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爲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聖門之教各因其人各隨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爲太極周子曰純心要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敬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此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

子觀四子言志而聖人獨與曾點何哉三子皆言他日之所能爲而曾點但言今日之所得爲期所期于後不若安所安于今庶其得于心而不失矣乎

昔趙清獻公日中所爲夜必告天司馬文正公平生所爲皆可語人如欲自新乎每日省之事之可以告天可以語人者爲是

其不可告天不可語人者爲非非則速改昨日之非今日不復爲也日日而省之日日而改之是之謂日日新又日新

純乎天理之實爲誠徇乎人欲之妄爲不誠惟能以天理勝人欲一念不妄思一事不妄行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庶幾其誠乎

窮物理者多不切于人倫日用析經義者亦無關于身心性情如此而博文非復如夫子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者矣

孔門弟子問夫子所志曰老安少懷而信朋友是使之一皆得其所也三者之人欲其無一之不得其所故曰聖人之心猶天也若夫自處其身于無過之地而視人之得其所不得其所若無與于吾事然是則楊朱爲我之學而聖賢之所深闢也

聖不傳之祕至汝南周氏直指思爲聖功之本有以上接孟氏之傳而關西之張河南之程其學不約而同可見其眞得孔聖傳心之印

而已

棒村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仁人心也然體事而無不在專求于心而不務周于事則無所執著而或流于空虛聖賢教人使其隨事用力及其至也無一事之非仁而本心之全德在是矣

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耳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

三綱二紀人之大倫也五常之道也君爲臣之綱其有分者義也父爲子之綱其有親者仁也夫爲妻之綱其有別者智也長幼之紀其序爲禮朋友之紀其任爲信之二紀者亦不出乎三綱之外何也因有父子也而有兄弟以至于宗族其先後以齒者一家之長幼也因有君臣也而有上下以至于僚侶其尊卑以等者一國之長幼也因有兄弟也而自同室以至于宗族其互相助益者同姓之朋友也因有上下也而自同僚以至于僚侶其互相規正者異姓之朋友也舉三綱而二紀在其中故總謂之綱常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于物者以其有此綱常之道也夫道也者天之所以與我已所固有也不待求諸外有志而進焉有見有得可立而俟

讀四書有法必究竟其理而有實悟非徒誦習文句而已必敦謹其行而有實踐非徒出入口耳而已朱子嘗謂大學有二關

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者人獸之關實悟爲格實踐爲誠物既格者醒夢而爲覺否則雖當覺時猶夢也意既誠者轉獸而爲人否則雖列人羣亦獸也號爲讀四書而未離乎夢未免乎獸者蓋不鮮可不懼哉物之格在研精意之誠在愼獨苟能是始可爲眞儒可以範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師也

朱陸二師之爲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于今學者猶惑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爲人子孫者思自立而已矣族姓之或微或著何算焉能自立歟雖微而浸著不能自立歟雖著而浸微盛衰興替亦何常之有惟自立之爲貴

不以外物易天性之愛

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氣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畀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郛郭也此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于孔子孔子其道同道之爲道具于心豈有外心而求道者哉而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于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見于論語之所記而得于孟子之傳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與言而言之有所未及耳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患學者之失其本心也于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至矣此

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言心而謂之本心者以爲萬理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子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爲學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以爲學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夫陸子之學非可以言傳也況可以名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卽此而是以心而學非特陸子爲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逮周程張邵諸子莫不皆然故獨指陸子之學爲本心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于此而見天理之當然是之謂不失其本心以能不動心大學之教窮理知言則知止集義養氣則有定所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而已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二條其一移入濂溪學案其一移入伊川學案

以能靜也能靜者雖應接萬變而此心常如止水周子所謂動而無動是也安則素其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之意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濂溪學案太極圖說後

所貴乎讀書者欲其因古聖賢之言以明此理存此心而已此心之不存此理之不明而口聖賢之言其與街談巷議塗歌里謠等之爲無益

讀書當知書之所以爲書知之必好好之必樂既樂則書在我可見而疑于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日送形而往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于其不可見而疑于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于其不也故于其可見而疑于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于其不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于親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于墓葬之後迎精而反于家也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爲數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喪而遷于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于家不于墓也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時展省焉展省之禮非祭也

諸經序說

易羲皇之易昔在羲皇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羲皇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羲皇之圖鮮獲傳授而淪沒于方技家雖其說具見于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于是人乃知有羲皇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于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于經端以爲羲皇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

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爲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象辭象辭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孔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于今宋東萊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闕衍謬誤未悉正也今重加修訂視舊本爲精善雖于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于羽翼遺經亦不無小補云凡十三卷今存以上易序例錄

謝山讀草廬易纂言曰草廬著易纂言畀脫稾而始就其自言曰吾于易書用功至久下語尤精其象例皆自得于心庶乎文周繫辭之意又曰吾于書有功于世爲猶小吾于易有功于世爲最大及愚諦觀其書如以大傳所釋諸卦爻辭爲文言傳之錯簡合作一篇茂震彖辭震來虩虩八字爲爻辭所重出增履者禮也一句于序卦傳俱未免武斷之失而坤之二以大不習句師之初以以律不臧句小畜之四以去惕出句履之上以考祥其旋句皆未見其有所據也若改屯初之磐桓爲盤桓師象之丈人爲大人否二之包承爲包羞而以億喪貝爲後世意錢之戲則經師家亦豈有信之者然則草廬之所以爲自得者殆其所以爲自用也世所傳朱楓林卦變圖以十辟六子爲例實則本諸草廬云

又答董映泉問草廬易纂言外翼書曰草廬于諸經中自負其易纂言之精而外翼則罕及之所以揭曼碩奉詔撰神道碑不列是書而元史本傳俱失載焉考草廬年譜至治二年壬戌如建康定王氏義塾規制十月還家易纂言成二年己巳江西省請考校鄉試辭疾不赴易纂言外翼成草廬于易自云累脫稾而始就而猶有未盡于是有外翼之作又考草廬行狀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流則是書之卷

第也姚江黃梨洲徵君著學易象數論中引草廬先天五體圖圖在纂言中無之當即係十二篇之一徵君于書無所不窺及見是書而引之耶抑展轉出于諸家之所援據耶草廬之易愚所不喜至于先天五體之例用圓圖掛作隔八縮四諸法以六十四卦五成十六卦以十六卦互成四卦而止爲漢魏諸儒所未有然實支離不可信總之宋人誤信先後天方圖諸圖以爲出自羲文之手而不知其爲陳邵之學故也而行狀謂草廬于易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窺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皆于外翼具之此固出于弟子推其先師之語然惜其完書不得見于今以一一爲之辭正也草廬行狀虞學士道園作年譜危學

士雲林作

雲濠薩案草廬易纂言外翼謝山以不見完書爲憾朱竹垞檢討經義考云見崑山葉氏而亦未詳篇目惟四庫書目經部易類載有易纂言外翼八卷下注孔檗大興本

尚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從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于齊魯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鼂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時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罅以其意屬讀而己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鼂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缺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耳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孔氏壁中古文鄭沖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賾賾遂奏上其書今考傳記所引古書見于二十五篇之內者鄭元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爲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尚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鼂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眞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卽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兩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于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于理比張霸僞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幷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眞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

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于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畧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能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何疑之甚

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是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于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帙以別于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置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兩凡四卷今存以上書序錄

謝山讀草廬書纂言曰宋人多疑古文尚書者其專主今文則自草廬始是書出世人始詆言古文爲僞而欲廢之不可謂非草廬之過也近世詆古文者日甚遂謂當取草廬之書列學宮以取士亦甚乎其言之矣竹垞亦不信古文不敢昌言而謂草廬之作尚出權辭噫權辭也而輕以之訓後世哉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採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于燕饗朝會享祀焉用

之因是樂之施于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于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臆說詩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于何人後人從而增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置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序自詩序序之非經本旨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置篇之首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而作于是讀者必索詩于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于序之外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斷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洗千載之謬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

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强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于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于詩爲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爲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閒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據不敢輒更至若變風强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爲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詩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爲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繫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　詩序錄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各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于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于公穀釋經則公穀精于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于義確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于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于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缺不合不分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雜卦諸傳其爲十翼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爲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

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手奪未能悉當聞嘗再爲審訂以成其美其閒不繫乎大義者趙氏于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爲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今欲因啖趙陸三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爲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其講焉　春秋序錄

謝山讀草廬春秋纂言曰草廬諸經以春秋纂言爲最惜其開卷解春王正月尙沿陳止齋項平甫二家之謬蓋稍立異于胡傳而仍失之者

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爲優故鄭氏用之今行于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文公尙苦難讀況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敘正晚年欲成其書于此至悗悗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稾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爲萬世缺典每伏讀而爲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經僅存五易之象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爲十翼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爲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

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晉後註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于文義多所梗礙歷千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于易始因晁氏本定爲經二篇傳十篇朱子于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爲一以置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服詳校而亦剔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于是易詩書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爲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八九矣朱子補其遺缺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爲綱而各疏其下脫棄之後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棄本而已若執棄本爲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傳分隸于其左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于其閒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逍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望于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于今將百年以予之不肖猶幸得私淑其書用是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經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悉如鄭氏本更不閱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

鄭所引逸中霤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會不以爲意遂至于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奔喪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于三十九篇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經之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于記故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見于註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

而不敢道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按儀禮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鈔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萃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如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于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關于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于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見于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搜博採勦取殘篇斷簡會萃成編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于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于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見于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于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魏文侯時老樂工至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閒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錄畧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受業于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今行于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安石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詆詆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于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麤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于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于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芻搜博採勦取殘篇斷簡會萃成編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于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于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見于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

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厠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于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日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

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雖馴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于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于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于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為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謝山讀草廬禮記纂言曰禮記為草廬晚年所成之書蓋本朱子未竟之緒而申之用功最勤然愚嘗閒之王震澤謂四十九篇雖出漢儒戴吾而就流傳既久不宜擅為割裂顛倒有心哉斯言朱子可作亦不能不心折者也草廬所纂以衛正叔集說為底本予少嘗校訂正叔之言已及過半後取纂言對之則已有先我者矣古人之著書各有淵源如此

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閒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及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萃此記多為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奢華而此其澄淬爾然尚或閒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燕禮鄉飲酒鄉射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于彼宜存于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傅等書相出入非專為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以上三禮序錄

漢藝文志孝經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隋經籍志孝經河閒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為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于梁至隋祕書監王劭訪得孔傳河閒劉炫因序其得喪講于人閒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逈于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閒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閒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偽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部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為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朱子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閒

儒纂取左氏諸書語說爲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澄按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眞僞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爲書肇自孔會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于漢初謂悉會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于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爲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嘗手校魏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閒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實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氏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末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爲僞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爲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孝經序述

草廬講友

太學王先生科

王科字子純樂安人宋末貢補國學草廬嘗曰耆儒宿學如吾子純者寥寥若晨星

編修虞井齋先生汲

虞汲蜀人邵庵之父也嘗爲黃岡尉宋亡自海上還隱于臨川之崇仁禮義忠信鄉里信之與吳伯清爲友伯清稱其文清而醇晚稍起家教授有知人之鑒于諸生中識魯參政子翬歐陽

承旨原功而深期之以國史院編修致仕參趙東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後贍四川參政滄江先生剛簡之後也滄江二子伯禮部尚書珏仲兵部侍郎楨子三人伯卽先生尚書無子以先生繼從祖者道園行狀稱滄江爲曾祖實則滄江乃先生之曾祖也

雲濠謹案趙東山爲雍公行狀以先生爲尚書之孫歐陽圭齋爲雍公神道碑則云尚書無子而從祖渠州有子六人長兵部直寶文閣言三子仲子朝請郎通判惠州從龍子汲長而賢乃以爲後是爲井齋先生是卽先生也

草廬同調

文靖貢雲林先生奎父士瞻

貢奎字仲章宣城人父士瞻梓材案萬姓統譜作士濬今據馬石田集正之力學砥節宋亡遂不仕當作義塾以待四方學者鄉人甚尊敬之晚而生先生天資穎敏容儀端重一歲便能屬文長益博綜經史仕元

爲齊山書院山長歷授江西儒學提舉敷明性理之學諸生皆肅聽不懈遷集賢直學士卒謚文靖參姓譜

山長黃資中先生澤附李祁之

黃澤字楚望其先資州內江人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先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苦思屢致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仰高鑽堅論以自廣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先生于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三禮祭祀通畧成宗大德中署江州景星書院山長已移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眾初先生屢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旣而夢夫子手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曩昔所解多徇舊說爲非是乃作思古

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文王周公秩滿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仕嘗謂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附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窺見聖人之本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得之幽閒寂寞疾病無聊之際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窒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羲農以來下及春秋之末帝德王道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于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誚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氷釋各就條理近代覃思之學推爲第一吳草廬嘗觀其書以爲生平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然先生雅自愼重未嘗輕與人言學士李淑之奉使過九江願執弟子禮受一經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輟期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不過筆授其義已耳若余則當百艱萬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淑之歎息去或問先生自祕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致耶初先生在家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先生者待以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千蓋國初賢守設此以奉前代寓公之無歸者先生敬共奉持菽水歡然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先生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大祲家人採木實草根療飢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學糧之籍謂先生一耆儒耳月廩倒其三之二先生晏然曾不動其

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己有罪爲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從黃氏補本錄入

九江經說

易起于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爲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掇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與至邵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忘象辯

象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爲象者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想所能及矣而況于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

緝于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可易東牖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象辯

象學既明則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定之幾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爲易不期于異而自異辨同論○以上易說

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元年春王正月辯

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疑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

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為學家自為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筆削本旨

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辭之說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為錄實而已者則春秋乃一古史可修亦未為知聖人也以上春秋說

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畧相似苟遍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類物取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為也文王周公作易特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筮之法亡凡筮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為百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

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于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為不知孰為聖人所筆孰為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為歷世不通之義矣易象春秋說

六官所掌皆修唐虞夏商已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密而大體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為之制也古今風俗之事體不同學者不深考世變而輒指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為非聖人之書此不難辨獨其封國之制與孟子不合則所當論蓋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計武王興周殷諸侯尚千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地此當仍其舊封百里之下為三等如孟子之說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勳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

與夫並建宗親以為藩屏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白當用周制耳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之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周禮說

祭法虞夏商周皆以禘郊祖宗為四重祭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嚳配郊圜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于四郊以迎氣也祖禘嚳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其後則祖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宗武王于明堂以配五帝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圜丘方澤宗廟為三禘蓋天神地祇并始祖之所自出為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圜丘社次方澤宗次祖廟

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遷土蹙財匱大禮遂廢所修惟郊社二祭故圜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淺聞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于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肅欲以圜丘為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曰亦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肅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肅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亦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神于二處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于彼亦求之于此也康成

以方澤主崑崙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見于經諜分爲二王氏因此幷崑崙神州爲一祭而遂以北郊爲方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之祭爲禘而不言及譽又以爲禘小于祫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幷方圓二丘而祀南郊歷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極盛之祭遂爲古今不決之疑矣　辯王肅說

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爲立廟而祭謂之閟宮君子以爲聖人之生異于常人無異義也況乎生民之初氣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爲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爲之說也且河圖洛書蓍策之數皆緯文也其可廢乎　辯感生帝

二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句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羣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義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示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孚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孚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則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于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兆于郊又與祀地同玉又與山川同祭服則

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示祭地之禮不止于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圜丘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示以蒼璧禮天對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禮專圜丘方澤徧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遠分爲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元遠大神大示不可煩瀆故歲事祈之于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于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學不信周禮故專意立說如此　辯胡仁仲說

趙東山曰先生之意以爲聖人制禮遠近親疏高下貴賤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本源而後禮意可得蓋圜丘所祭者全體圓轉之天總南北極黃赤道日月星辰所麗者而言故主

北郊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者高高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爲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體承天之地總山林川澤極天所覆者而言故主崑崙而曰地示皆出是總祀地示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曰望五嶽四瀆之祀曰山川川澤山林邱陵墳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示之分祀者也所謂自然之序蓋如此

大傳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善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以禘與祫對言則禘祫皆合祭通上下文見之也蓋諸侯之祫猶天子之禘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廟無廟之主皆在而又上及其太

祖高祖故謂之祫天子則于七廟及祧廟之上更及其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寂寥簡短非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書訓釋曰禘者諦也審諦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蓋后稷有廟郊既配帝嚳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于嚳所以使子孫皆得見于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爲尤盛也況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之主皆藏焉豈可當享嚳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乆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禘禘必有配則固宜于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趙氏則嚳本無文王廟止于周公廟祭文王臨期立文王主與尸以享之此于禮意實不相似若以爲有文王廟則是自文王主與尸迎尸以入周公廟以父就子以尊臨卑必不然也嚳之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以得郊祀蒼帝而三望雖僭而猶未敢盡同于

子之禘禮必兼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率子孫以共尊一祖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則是天子祫祭隨時皆用也 辯通伯循說

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爲天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歿而王與伯禽躬爲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騂剛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禮周公宋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祫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騂剛者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于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于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歲之祀成王群臣的禮意蓋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爲所自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于羣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晉亦有禘蓋文公有勳勞于王室欲效魯禘祭而請于天子故得之主寂寥簡短非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書訓釋曰禘者諦也審諦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蓋后稷有廟郊既配帝嚳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于嚳所以使子孫皆得見于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爲尤盛也況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之主皆藏焉豈可當享嚳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乆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禘禘必有配則固宜于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趙氏則嚳本無文王廟止于周公廟祭文王臨期立文王主與尸以享之此于禮意實不相似若以爲有文王廟則是自文王主與尸迎尸以入周公廟以父就子以尊臨卑必不然也嚳之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以得郊祀蒼帝而三望雖僭而猶未敢盡同于

王室也 辯成王賜魯天子禮樂○以上禴記說

古者重聲教故采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于太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于史官而非太師所采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以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紀錄方周之盛美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是見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于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無與于周故不以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于二南而各自爲風也周禮王巡狩則太史太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奠繫之說方采詩之時太師掌其事而大史錄其時世及巡狩禮廢太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其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于高克之事則曰鄭

人爲之賦清人莊美之事則曰衛人爲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辨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爲國風此時王澤猶未竭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聽者既玩而言者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契以來文治之迹始剗絶矣以時考之國風止于澤陂在頌王之世當魯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詩者尚論其世也詩說

梓材謹案楚望及東山黃氏補本附爲九江學案而謝山序錄無之以楚望爲草廬最所推重併入于此

典簿武先生恪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草廬爲江西儒

學副提舉薦入國學明宗在潛邸選爲說書秀才及出鎮雲南先生在行明宗欲起兵陝西先生諫曰太子此行于國爲君命于家爲叔父命何可違也此行未必非福若向京師發一矢史必書太子反不可悔矣左右惡其言遣之歸居陋巷教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祕書監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就人或勸之仕先生曰向爲親屈今親已死何以仕爲至正開朝廷重選守令浙帥泰不華舉爲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赴近臣又薦爲授經郎先生遂陽爲瘖瘂不與人接生平好讀周易終日堅坐或問先生之學以何爲本曰以敬爲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先生傳黃氏補本列李翕諸儒學案今以草廬弟子禮終其身

學士虞邵庵先生集

虞集字伯生蜀人僑寓崇仁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至正八年卒年七十七先生文章爲一代所宗而其學術源委則自父汲與草廬爲友先生以契家子從之遊故得其傳云

道園文集

許文正公遺書于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于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辭申義爲玩物謂辨疑答問爲蹤等謂無猷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聲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上負國家下負天下而謂文正之學果出于此乎

送李擴序

雲濠謹案先生自題其稾曰道園學古錄蓋其門人類而輯之得應制稾十二卷在朝稾二十四卷歸田稾三十六卷方外稾八卷又案先生亦號邵庵袁清容爲作邵庵記見清容居士集

參政貢玩齋先生師泰

貢師泰字泰甫宣城人文靖公奎之子肄業國子學爲諸生泰定四年釋褐擢應奉翰林文字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治行爲諸郡第一復入翰林累除吏部侍郎禮部尚書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改除戶部尚書分部閩中召爲祕書卿行至浙之海寧得疾而卒先生性倜儻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于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暴著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咸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號玩齋萬姓統譜載其官浙江參知政事移家烏程四庫書目著錄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提要稱其本以政事傳而少承其父家學又從草廬受業與虞揭諸公遊故文章亦具有源本云

學士鮑西溪先生恂

鮑恂字仲孚崇德人嘗受易于草廬洪武初以明經召除文華殿大學士輔導東宮固辭歸里學者稱爲西溪先生

都事藍先生光

藍光字仲晦江西人受業于草廬之門初爲安南路主事江西陷先生入閩轉行省照磨尋陞檢校改都事時八郡騷擾陳參政方事興役先生一言不合遂拂衣而去全閩內附先生深衣幅巾隱居教授越三十二年而卒善詩文考古制度尤加精密

州同夏先生友蘭

夏友蘭字幼安樂安人事母以孝謹聞從草廬先生學大德中建鰲溪書院捐田五百畝以贍學者行省薦于朝三覲仁宗于

潛邸賜書院額授會昌州同知辭

袁樸山先生明善

袁明善字誠夫臨川人師事吳文正公晚年教授于鄱庵之門自號樸山所著有征賦定考援引經傳言井田水利之法甚備經世之書也鄱庵爲之序又有文集藏于家

徵君黃西齋先生極附子寶

黃極字建可樂安人師事草廬元統中南臺薦其窮極義理之學恪守貧素之風廉介不阿不求聞達徵之不起所著有西齋集子寶字仲瑤淹洽經史與何淑張潔王翊稱樂安四傑明刓遺使徵之亦不起

李先生本　祖榮父伯源從父季淵

李先生棟合傳

李本字伯宗臨川人從學于草廬祖榮至元初爲行軍令史宜黃南坑盜起調兵捕治議畱地以兵殲之榮抗議不可時內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眾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計皆出此聞榮言變色主兵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以活萬命可也兵官愧悟納矢服中曰今當何如榮曰盜烏合不能持久若良民豈不知逃死拔兵勿動以誠意諭之盜可擒矣主兵者從之獲盜首四人餘散去鄉民遂爻孫澹軒表其墓父伯源爲寧都學正草廬歿就學者皆依李氏先生與從弟棟講明濂洛之學所居有環翠亭君子堂虎邵庵皆爲之記棟父季淵嘗三制股癒母疾輒愈郡人以孝稱之

徵君朱先生夏

朱夏字元會雲濠案謝山底本劉記云字好謙見姓譜金溪人早遊草廬先生門杜門究心經史草廬稱其爲文不及于古不止濟南張起巖在江南行臺辟憲司掾京兆賀某在相位欲薦入史館皆未就至正中鄉寇起竟憚其禍所著有鳴陽集

教授黎先生仲基

黎仲基名載以字行臨川人家三世治喪不用僧道先生性增重嘗謁草廬喜曰期年所接無如君者郡以明經博學薦湖廣左丞章伯顏徵爲太平路儒學教授靳黃盜起常以奇策佐伯顏取勝江上歸築室瓜園洪武初再薦不起卒有瓜園集十卷語錄八卷

國博王先生彰

王彰字伯遠雲濠案江西林志作黃伯遠金溪人少從草廬先生學登進士除國子博士元亡歸隱故山王英嘗作六賢訊謂葛元喆劉傑朱夏陳介黃尋及先生也

王西齋先生梁

王梁樂安人子純子師事草廬嘗築汪陂溉田千頃邑長燮理薄化郡守楊友直皆加禮敬有西齋稾藏于家

楊玉華先生準

楊準字公平泰和人履行修潔嘗從學于吳文正公文章高古甚爲虞集揭徯斯所推許危素尤敬服之號玉華居士

李先生心原

李心原吉水人師事草廬通五經確守朱子之學尤善推演其說

通判皮先生潛

皮潛字昭德清江人嘗從草廬先生遊得其領要以父南雄總管蔭補邵陽丞廉潔有惠政秩滿歸家三召始起爲平江路通判流通泉貨公私便之

鄉舉解先生觀

解觀吉水人天歷鄉舉預修宋史有四書大義行于世

梓材謹案春雨堂集載先生初名子尚字觀我入試名觀吳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稱其著宋書一千卷天文星歷一卷地理若干卷衍八陣圖注武經刑書攷一卷又稱其作萬分歷推步如神又作儒家博要周易義疑通釋又案先生深于易經義考述草廬易纂言有觀生攷言其著是書幾四十年壬戌秋書成明年春觀生請錢諸梓又言寫

未及半適特旨遣使召入翰林觀生隨侍至郡城集同志分帙畢寫觀生恐亦先生之名也

教諭黃先生盍

黃盍字子中萬載人受學臨川吳草廬草廬奇其篤志以子妻之至正丁卯舉于鄉授龍泉縣學教諭嘗題其讀書堂曰大本有虞道園記

隱君潘待清先生音

潘音字聲甫新昌人生甫十歲而宋亡見長老談崖山事卽潸然涕下及長讀夷齊傳擊節憤嘆從吳草廬學草廬以薦召欲行先生勸止之不從遂歸築室南洲山中自名其軒曰待清隱居

編修趙先生宏毅附子恭

趙宏毅字仁卿晉州人好學嘗從吳草廬遊爲國史編修官元運已終明兵入城先生嘆曰我今但有一死以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爲中書管句亦與妻訣曰吾父母已死尙敢愛生乎遂公服向闕拜而縊死

王先生祁

王祁棗城人早受學于臨川吳草廬先生既有得仍東歸教授鄉里士多賴以成就

李先生攜

李攜歸德人受業于草廬又從道園爲文補

陳先生伯柔

陳伯柔崇仁人吳文正公慶文靖公之講學也先生以里中子弟之一時名士如孫濬軒敬熊天傭朋來龍麟洲仁夫揭文安侯生著有點四書凡例及卒門人私謚之曰文忠補

文忠包先生希魯

包希魯字魯伯進賢人從學草廬其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雲濠案先

熊萬初先生本父紹

熊本字萬卿一字萬初臨川人父紹進士先生幼穎悟經史一覽輒成誦父子自爲師友年十八卽下帷講授郡之俊乂多從斯皆交相推磨或折輩行爲忘年交吳文正公倡道于崇仁山中先生負笈徒步往從摘經中所疑七十二條反覆詰難文正一一答之中其肯綮先生爲之喜而不寐問論古文尙書壹壹

數千言援據精切文正器之宋季劉須溪以文辭名一代人爭
慕效先生獨疑其怪僻因究極原委貿于虞文靖公文靖亦器
之先生自此以講學摛文爲務至正癸巳卒年六十六著有讀
書記二十五卷經問四十卷讀史衍義若干卷舊雨集五十卷
外有朝野詩集五百餘卷吳山錄三十卷仁壽錄一百卷吳山
卽記吳門問難所得者仁壽則手錄文靖之文也參宋文憲集

酒務丁先生儼

丁儼字主敬新建人遊吳草廬之門草廬禮之爲製主敬字說
范梈嘗拊其背曰有美君子如金如玉吾不及也母病侍湯藥
不解帶者兩月及喪哀毀幾絕手編金閨彝訓八卷及著小溪
集四卷寓興十卷授龍興酒務大使值兵變未任卒于家參南

州判許先生晉孫

許晉孫字伯昭建昌人也延祐二年進士釋褐後從草廬遊每
以及門晚爲憾累官茶陵州判官有善政詳見黃晉卿所爲墓
銘將卒之前一月夢爲詩云至道難聞歲年晚聖賢不作後世
亂旦語人曰吾詩辭意甚悲未幾而病補

饒先生敬仲

饒敬仲草廬弟子補
梓材謹案草廬爲周氏墓誌云饒宗魯臨川士之好修者
又言其子約從子在京師聞喪乃歸蓋卽先生而敬仲其
字也

教授鄭先生眞別見深寧學案

道園講友

待制杜清碧先生本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博學善屬文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
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名及卽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
年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召爲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
編修官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于丞相曰以萬事合爲一理
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
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先生湛靜寡欲無疾
言遽色與人交九篤于義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歷
度數靡不通究尤工于篆隸所著有詩經表義六書通編學者
稱爲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年七十有五參史傳

雲濠謹案虞道園爲先生作思學齋記云子始識杜伯原
甫于京師也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閒從之遊沛乎其應
之無窮也又云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
之益得肆志于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
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皇極經書之旨
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
是先生爲道園講友亦可見其嘗事邵子之學矣又案先
生其先自京兆徙天台

王氏家學

王西齋先生梁見上草廬門人

虞氏家學

學士虞邵庵先生集見上草廬門人

虞氏門人

文靖李市魯先生翀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文公歐陽圭齋先生元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貢氏家學

參政貢玩齋先生師泰　見上草廬門人

資中門人

隱君趙東山先生汸

趙汸字子常休寧人常受業于九江黃楚望先生究心春秋楚望告以窮經之要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請問致思之道楚望曰當以一事爲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註曰無所受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于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偏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先

生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疾之子同棄于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耳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主之矣嘗以質于楚望楚望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善而愼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先生思之經歲不得其說楚望爲易置其說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先生蓋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議也孔子魯司寇也一旦與春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霸寖廢春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未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功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之凡嘗以質于

有見于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于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常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無所師承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于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至孔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義公穀所謂常事不書乃筆削之一義不可通于全經陳氏于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每斷以常事不書之法且或以爲夫子所

削其不合于聖經者亦多矣由不考孟氏而昧乎制作之原也蓋嘗論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四曰君見弒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公子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弒則諱而書薨不成喪不書葬不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夫妻則止書來逆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乖賦改作踰制亦書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薨不赴則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九曰雖霸主之役令不及尊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于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止書其事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尊師眾稱某帥師君自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大體曰天道曰王命曰民力曰公即位曰逆夫人曰夫人至曰世子生曰公夫人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曰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類之書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體

吾不與易焉以爲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于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畧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畧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明變稱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畧是以著非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畧輕以明重非關于天下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畧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于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即其文之異同詳畧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裔雖大皆稱子此

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霸者興中國無霸而荊楚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于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霸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霸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畧其恒稱則稱人五日讜華夏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僭王猾夏故霸者之興以卻攘爲功自晉霸中衰楚益侵陵中國甚至假討賊之義以號令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一不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于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雖變文猶不足盡義而後聖人加之以特筆所以正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恒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爲先于是思之十有餘載卒有得于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

三傳及諸家陳氏書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乃輯錄爲書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慮學者溺于所聞未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微博諸同志焉

春秋左氏傳補註自序

春秋魯史記事之書也聖人就加筆削以寓褒貶亂之權惟孟子爲能識其意自三傳失其旨而春秋之義不明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變畧具始終而赴告之情策書之體亦一二有見焉則其事與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筆削見義公穀以書不書發義不可謂無所受者然不知其文之則史也故三傳得失雖殊而學春秋者必自左氏始然自唐啖趙以來說者莫不曰兼取三傳而于左氏取舍尤詳則宜有所發明矣而春秋之千萬世人心之公也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是故知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恒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辭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辯急之說皆不攻自破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于千百年之上哉汸自早歲獲聞資中黃先生論五經旨要于春秋以求書法爲先于是思之十有餘載卒有得于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

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慮學者溺于所聞未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微博諸同志焉

春秋左氏傳補註自序

春秋魯史記事之書也聖人就加筆削以寓褒貶亂之權惟孟子爲能識其意自三傳失其旨而春秋之義不明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變畧具始終而赴告之情策書之體亦一二有見焉則其事與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筆削見義公穀以書不書發義不可謂無所受者然不知其文之則史也故三傳得失雖殊而學春秋者必自左氏始然自唐啖趙以來說者莫不曰兼取三傳而于左氏取舍尤詳則宜有所發明矣而春秋之

義愈晦何也凡春秋之作以諸侯無王大夫無君也故上不可
論于三代盛事而下與秦漢以來畢天下制于一人者亦異其
禮失樂流寖微漸靡之故皆不可以後世一切之法繩之而近
代說者類皆概以後世之事則其取諸左氏者亦皖矣況其說
經大旨不出褒貶實錄二端然尚褒貶者文詩例密出入無準
既非所以論聖人其以爲實錄者僅史氏之事亦豈所以言春
秋哉是以爲說雖多而家異人殊其失視三傳滋甚未有能因
孟子之言而反求之者至資中黃先生之教乃謂春秋有魯史
書法有聖人書法必先考史法而後聖人之法可求若其本原
脈絡則盡在左傳蓋因孟子之言而致其思亦已精矣汸自始
受學則取左氏傳註諸書伏讀之數年然後知魯史舊章猶賴

左氏存其梗概既反覆乎二傳出入乎百家者十餘年又知三
傳而後說春秋者惟杜元凱陳君舉爲有據依然杜氏序所若
書自知不能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其專修左氏傳以釋經乃
姑以盡一家之言陳氏通二傳于左氏以其所書證其所不書
庶幾善求筆削之旨然不知聖人之法與史法不同則猶未免
于二傳之蔽也第左氏傳經唐宋諸儒詆毀之餘幾無一言可
信欲人潛心于此而無惑難矣間嘗究其得失且取陳氏章指
附于杜註之下去短集長而補其所不及庶幾史文經義互見
端緒有志者得由是以窺見聖人述作之原凡傳所序事多列
國簡牘之遺名卿才大夫良史所記其微辭奧旨註有未備者
頗采孔氏疏暢而通之諸家合猥陋有不逃後儒之議者亦具

見其說以極乎是非之公焉若夫不得于經則致疑于傳務爲
一切之說以釋經而無所據依以持其說則豈杜氏陳氏比乎
故三傳之外不可無辭證者二家他說固不暇及也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標題有東山學案之目序錄無之而并失其葉茲從姚江補本增入

邵庵門人　雙峯四傳

監丞陳先生旅　附師傅古直

陳旅字衆仲莆田人初從鄉先生傅古直遊出爲閩海儒學官
至京師虞伯生見所爲文歎曰我老將休付子斯文朝夕以道
義學問相講習薦授國子助教歷江浙儒學副提舉應奉翰林
文字國子監丞而卒年五十六

祖望謹案陳衆仲之學乃其先世所得于趙南塘

左丞王先生守誠

王守誠字君實陽曲人從鄧文原虞伯生遊泰定元年進士累
官參議中書省事出爲河南行省參知政事進左丞

參政蘇滋溪先生天爵　別見靜修學案

鄉舉劉先生霖

劉霖安福人從邵庵學至正丙申舉于鄉不仕　補

李先生擴

陳先生伯柔

熊萬初先生本　並見草廬門人

衆仲講友

烏春風先生本良　別見靜明實峯學案

參政鄭先生桓別見師山學案

提舉張先生理

張理字仲純清江人舉茂才異等歷任泰寧教諭勉齋書院山長終福建儒學副提舉著易象圖說三卷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後至元二十四年貢師泰序其書傳世 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是傳黃氏補本列李俞諸儒學案閻書載先生嘗從杜清碧于武夷盡得其學以其所得于易者演爲十有五圖以發明天道自然之象故入于此

易象圖說自序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者天地陰陽之象也易者

聖人以寫天地陰陽之神也故一動一靜形而爲一一一一奇耦生生動靜互變四象上下左右相交而易卦盡矣三以畫天三以畫地二以畫水二以畫火三以畫澤三以畫山風因于澤雷因于山卦以表象象以命名名以顯義義以正辭辭達而易書作矣將以順性命之理究禮樂之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要皆不出乎圖書之象與數而已圖之天○者一也圖之地・者一也圖之中※者四象乂古五字行也陽數一三乂參天也三謂之參陰數二四兩地也二謂之兩參天數九陽之用也兩地數六陰之用也書之衡三卦之體也書之井九卦之位也書之縱橫十乂卦之合也乾九坤六合十乂坎七離八合十乂震七巽八合十乂艮七兌八合十乂河圖洛書相爲經緯乂十者圖書之樞紐也以乂重十✠則左右前後者河圖四正之體也以乂交十米則四正四隅者洛書九宮之文也順而左還者天之圖渾儀歷象之所由制逆而右布者地之方封建井牧之所由啓也以圓函方◎以方局圓回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矣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乂行之秀氣也身半以上同乎天身半以下同乎地頭圓足方腹陰背陽離目外明坎耳內聰口鼻有肖乎山澤聲氣有象乎雷風故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是知易即我心我心即易故推而圖之章之爲六位而三極備敘之爲六節而四時行合之爲六體而身形具經之爲六脈而神氣完表之爲六經而治教立協之爲六律而音聲均官之爲六典而政令修統之爲六師而邦國平是故因位以明道因節以敘德因體以原性因脈以凝命因經以考禮因律以正樂因典以平政因師以愼刑而大易八卦之體用備矣已上八圖今附外篇八卦相錯相摩相盪因而重之變而通之推而行之而六十四卦圓方變用之圖出矣圖者以效天方者以法地變者以從道用者以和義然後蓍策以綜其數變占以明其筮分掛揲歸奇交重反變悉爲圖以顯其象爲說以敷其意雖其言不本于先儒傳註之旨或者庶幾乎聖人作易之大意改而正之諗而訂之是蓋深有望于同志趙氏門人 資中再傳

倪先生尚誼

倪尚誼趙東山門人東山春秋屬辭成書復改集傳使歸于一至昭二十七年而齎志以歿先生證以屬辭義例質以平日所

聞于東山者參互考據足成之參東山行狀
雲濠謹案先生有春秋集傳後序

靜明寶峯學案表

陳苑——祝蕃——危素
慈湖曾澤續傳　李存——何琛
象山四傳

張翥
涂幾　附鄒柂
張宰
王逌
徐震
上官品
李絅

劉禮
危素見上蕃遠門人

舒衍
吳謙
曾振宗
閔甲

趙偕——陳麟
節齋孫　慈湖三傳　象山四傳

桂彥良——從子宗儒
從子宗蕃

烏本良

烏斯道——子熙

向壽子樸
李善
羅拱
方原
王桓
葉心
李恒
鄭原殷
馮文榮
王眞
顧寧
羅木
翁旭
洪璋
徐君道
方觀
裘善緝
翁昉
岑仁
王愼
董惠
王藩

時觀
王約
並寶峯講友
楊芮別見慈湖學案
寶峯學侶
高克柔
顧勳
王直
裘重
周士樞
鄭愼
茅甫生
胡舜谷——李孝謙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桂鳥講友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男百家纂輯

道州何紹基重刊

靜明寶峯學案

祖望謹案徑畈攷而陸學衰石塘胡氏雖由朱而入陸未能振也中興之者江西有靜明浙東有寶峯述靜明寶峯學案

梓材案是卷序錄原底作陳趙二先生學案又案黃氏本金溪續傳靜明與門人祔李二先生並附金溪學案自謝山始以靜明寶峯別爲學案

楊傅續傳 象山四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

陳苑字立大江西上饒人也人稱爲靜明先生幼業儒不隨世碌碌嘗有授以金丹術者弗之信既得陸象山書讀之喜曰此豈不足以致吾知邪又豈不足以力吾行邪而他求邪于是盡求其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微錢子是陳和仲周可象所著經學等書讀之益喜雲濠案案梨洲原傅作所著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等書益知益行或病其違世所尚答曰理則然耳是時科舉方用朱子之學問先生說者譏非之毀短之又甚者求欲中之而先生誓以死不悔一洗訓詁支離之習從之遊者往往有省由是人始知陸氏學生平剛方正大于人情物理靡不通練強禦無所畏妍慝無所逃浮沈里巷之間而教然以昌明古道爲己任困苦終其身而拳拳于學術異同之辨無十金之產一命之貴而有憂天下後世之心人之所是不苟是也人之所非不苟非也其高弟子曰祝蕃李存舒衍吳謙所稱江東四先生者也先生之卒祝蕃狀其行甚詳今不傳雲濠案原傳六至十五元儒如草廬元年卒年七十調停朱陸之閒后塘田朱入陸師山由陸入朱若篤信而固守以嗣槐堂之緒靜明寶峯而已修

宗羲案陸氏之學流于浙東而江右反衰矣至于有元許衡趙復以朱氏學倡于北方故士人但知有朱氏耳然實非能知朱氏也不過以科目爲資不得不從事焉則無肯道陸學者亦復何怪陳靜明乃能獨得于殘編斷簡之中興起斯人豈非豪傑之士哉

節齋續傳 慈湖三傳

隱君趙寶峯先生偕

趙偕字子永忠惠公與籌後慈溪人也學者稱爲寶峯先生志尚敦實不事矯飾嘗習舉業曰是富貴之梯非身心之益也棄不治及讀慈湖遺書恭默自省有見于萬象森羅渾爲一體吾道一貫之意曰道在是矣何他求爲乃廓然自信三代之治可復而百家之說可一也遂隱于大寶山之麓其鄉之秀烏本良輩皆從之日舉遺經之言以裁狂簡或勸之仕曰吾故宋宗子也非不欲仕但不可仕且今亦非行道之時也然嘗謂孔子以道設教而未嘗一日心忘天下故雖處山林時有憂世之色慈令陳文昭執經請業行弟子禮先生以治民事宜告之文昭以是得慈民心嘗因馬易之入大都寄聲危素曰疇昔所言聖賢

治務可行否郤元之亂也方國珍據浙東逼先生仕不起道文有寶雲堂集以兵火不完嘉靖閒其後人文華集爲二卷先生之學以靜虛爲宗然其隱于禪門者則固慈湖之餘習要其立身行己自可師也補

梓材謹案謝山與鄭南谿論明儒學案事曰云楊文元公之學明初傳之者尚盛其在吾鄉桂文裕公彥良烏先生春風向獻縣樸其著也是爲慈湖四傳之世嫡宜補入遜志學案之前蓋謝山又有意修補明儒而未暇每于宋元儒之末補而附之且所謂四傳世嫡皆在寶峯之門亦可見寶峯之爲三傳矣

寶雲堂集

凡日夜云爲若恐迷復則于夙興入夜之時宜靜坐以凝神

祖望謹案靜坐本于延平而寶峯尤主之然近于禪非延平宗旨

凡日夜靜坐之後若即寢席無非此道若非此道不即寢席庶不失雖寢而不寢之妙

凡得此道融化之後不可放逸所寶者清泰之妙猶恐散失宜靜坐以安之

凡除合應用之事外必入齋莊之所靜坐

凡行住坐臥雖未能精一亦必有事焉雖應酬交錯之閒未能無間斷勿忘可也以上示葉伯奇

人苟不大明堯舜之道即百姓日用之心豈能深信唐虞三代之政可以行于今日代李元善贈友

萬物有存亡道心無生死題修孔齋

人無問必自然安有意于安便不安人無動靜自然閒有意于閒便不閒安閒吟

祖望謹案無動靜之說陷于異端不如無固必之爲粹也

治縣權宜爲陳令文昭作

末世處至難仕之時爲至難治之事不勝掣肘上下左右無非陷吾于不義者所幸山林閒通今達古者不少宜每日平明到縣治事畢抽暇時往學宮會集賢士從容講明政事得失人物善惡及將諸簿所書討論是否從公議定庶幾學校有資于政事政事實出于學校不致虛文且親君子之時多親小人之時少雖不長坐縣廷其功多矣

言路不開由于不喜聞過則吏民之諛佞者得以肆其奸邪豈惟絕君子之來路且爲小人匿過之窟果喜聞過則納忠者衆

非惟事之錯者得以改正其奸吏邪民罔我之罪亦不可匿孔壬不足畏矣今宜置一簿記己過詢同寮及吏貼乃至鄉都里正儒釋道人有公論者用木櫃封固置學堂俾進言者實封投于櫃五日一啟請至公無私之人共爲考校吾過果實勇改不吝對衆責己謝過然後究問吏貼之罪

今各房司吏俸祿甚薄不足以養廉各房貼書全無俸祿以代其耕不得不行詐徇私以爲生計夫以吾塊然一君子處于羣小人之中無所見聞何以行事宜訪求忠直之士以爲耳目但忠直之士或有避嫌疑利害不敢盡言者故必稽于衆使不出于一人之口嫌疑不生則忠直者可以盡言矣

寮佐洎各吏吾股肱也而今無非聲吾肘者是用禮請各都閘

知禮識字里正每半月輪流在縣潔一舍致敬以延之每日所行公事咨之以行如其所未通未知則俾轉問高見之人然各里正既無祿養又有奔走之費凡有科差宜量優恤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惟吏卒恭謹不敢放逸抑且此心靜則可燭是非從上隨俗則道廢違上戾俗則身危不忠而佞固不可不敬而傲亦不可

御吏民以禮必使整而不譁各吏進退有規矩止立必端方民之詞訴者亦然各吏有失禮節者以簿書之半月一考違者罰責庶幾公庭嚴肅諸事井井抑且吾心靜正可燭是非于其言不可有枉

各房事各道一節責有所歸

學校以明人倫今之學校雖尚虛文然天秩天敘人心所不磨滅而學校非能家至戶到宜先體察各都隅某人于人倫正某人于人倫未正悉知其姓名各以一簿書之雖不能如古者彰善癉惡之意官其善以化其惡而竊取其意以施行善者以禮奬之或有過誤及有官事量情優恤有不然者責任各主社俾逐一教訓果能改過不吝亦書于彰善簿如不從者里正諭以利害或俾到學校聽提調學校官教戒再三猶未率化則俾執役以恥之更或怙終以嚴其刑罰懲一戒百誠能使其天爵之愛頓興良心所本何止一縣四方有興起者此謂要道且足使無訟若待其有訟縱斷之不失已乖和氣不教而刑何以感動人心乎

凡行刑罰不作好惡惟義所在

考貧富以均賦役

置句銷簿以憑檢閱不致忘失

聽言信行古人所戒今庶人在官者無厚祿以代耕不得不外假公論內懷私欲以為生計又況吾未免有好惡之偏未能全無玩人之病難憑一時辭色處決宜置一簿勤察其所行而書之以貢去取

今有司凡有所告不實者惟不受其狀而不究治其誣官之罪以致妄告甚多此風甚不可長各都體勘公事里正不畏罪責不行從實回報而有司于發落各都體勘之事竟不問其回報

結絕有始無終反為吏貼及里正循私賣弄以致妄告者日甚一日今凡有告訴除所告至明至實者即與受狀外立一杜妄告簿凡疑似者盡入之以備吾靜中參詳責令近上里正正身多方體勘從實回報如虛重治誣官之罪里正不從實體勘者同罪自然可息

以上各項權宜合用十簿書其名有十一日願聞過二曰採公論三曰謹禮節四曰彰善五曰癉惡六曰均賦役七曰考吏行入曰考卒行九曰杜妄告十曰謹句銷夫拘于今世之選法窮行上古之遺意豈不難哉既限資格又無久任又不俾各辟其屬況無重祿以勸士及庶人在官者無足以代其耕乃欲行所不可行責人于所不可貸雖竭力從事小有可觀然豈足以展

盛德之治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君子必有定見矣

祖望謹案先生有與許尹書大意畧同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寶雲堂集治縣權宜外凡十一條今以其識李可道事一條移入可道傳後又示子弟二條其一移入慈湖學案

寶峯講友

時是齋先生覩

時觀字子中慈溪人至正二十六年與王子復祭寶峯文曰子復王約先妣之姪也時觀髫年同窗之友也又言翱翔乎山水之間而同登楊夫子之門牆獲覽聖書忽覩自己光明正大咸自知其非云參寶雲堂集附錄

梓材謹案先生號是齋見烏春草文集

布衣王相山先生約

王約字子復慈溪人也于寶峯為中表兄弟同事慈湖之學以布衣終其緒言畧見于祭寶峯文補

寶峯學侶

徵君楊小隱先生芮別見慈湖學案

靜明門人象山五傳

經歷祝蕃遠先生莽

祝蕃字蕃遠玉山人也又徙貴溪從遊靜明最早稍長頗不羈已而感悔復從焉痛自刻厲久而有省大喜大信曰吾無隱乎爾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自是斯須不廢內觀篤于陸氏本心之學凡江西之士有志者先生即引而登之雲濠案黎洲原傳云

李存字明遠一字仲公安仁人也學者稱為侯庵先生生有異稟弱冠冠慕古人謂無所不通之為大儒者慨然于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道家法家浮屠諸名家之書皆致心焉又學為古文詞事親以孝撫其亡兄之子以慈貧其孀妹以及其孤一日友舒衍語以所聞于靜明者未之信也衍固要之乃往請益靜明告曰無多言心虛而口恆實耳未契復往請之靜明告曰無多言心恆虛而口恆實耳于是夙夜省察始信力行之難惟日孜孜究明本心焚其所著書內外十一篇曰無使誤天下後世也當一應科舉不利即為隱居計從遊者滿齋舍守令禮為經師且主試事三以高蹈邛園薦中丞御史等交章請召之著作郎李孝光舉以自代宰相將處以翰林不果葢講堂曰竹莊恆語學者

曰聖賢之立言垂訓以先覺覺後覺此豈口耳句讀之事正學不明人心日入于偷甚可懼也微陳子吾其終爲小人之歸矣

或請學文則曰唐虞所有之言三代可以不言三代所有之言六經此理無隱前聖特形容之而已惡能漢唐可以不言未有六經此理無隱前聖特形容之而已惡能有所增損昧于理道而聲光晃炫尚得謂之文乎先生神古顔淸衣冠言笑不苟憂世之意見諸眉睫謙恭和易與物無競雖童竪皆望而敬之危素嘗問心之官則思何思也曰思其本無俟于思者爾俄而兵起門人何琛迎之臨川二年而卒所著有俟庵集修○雲濠案俟庵集詩十一卷文十九卷合三十卷先生子卓所編

俟庵文集補

人心積衰風俗大壞父詐其子夫欺其妻藻飾筆舌者謂之多

才紐鞿術數者謂之適用分章釋句者謂之至敎密文深察者謂之至治嗚呼尚志之士欲堯舜吾君民者亦烏得無情哉且

猷烏而不失其良能者馬之乘牛之服犬之守猫之捕也至偶有失其性而嚬嚬者則皆知乘之然亦千萬中無一二者人亦失其所以爲人舉安之而弗悟其非則是猷之弗若也不亦重可悲乎

理之根夫人心者亦何嘗一日泯絶而非學則不能以自明學之不絶如綫者賴遺經而經之義無乎訓詁近世尤盛比得純庵周先生論語解始知有簡易之學然卒不得其要領者十餘年今方稍有自得之實無所可疑敢天厥地有死無二心以上

上陳先生書

無自暴自棄縱彼不信不聰而吾之誠不改不移人心皆靈夫豈無萬一感悟

任他千思百怪我只是一箇至誠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能爲能不能爲不能莫相陵駕莫相欺詐亦是心逸日休古今天下惟至誠感人深咸卦六爻皆無大吉以此見感人之難纔有一毫私意便不足以感人上事天子下接威猷臨難死生之際皆當如此以上與危太樸

士逾月而葬喪禮稱家有無遊貧賤求富貴此後世術家之說

與張孟術

舒先生衍

舒衍字仲昌安仁人也不詳其顚末李仲公曰存生三十有三

年雖稍涉古經史傳記而未知所以道夫人者果何爲徒竊取糟粕以修飾其淺陋妄誕之言侈然而談譁然而居弗之省也戊申友人舒衍謂存曰吾疇昔是子之學近以祝蕃之言從陳先生遊而後知子之所學未屑也焦心竭神敝亦甚矣若不改圖則將誤惑其身不惟誤惑其身必將誤惑于天下後世之人存心竊笑之他日復言復笑之累數十不已雖疑焉然朝諾而夕忘之既而共宿擁寢衣言曰相人者謂子不年苟無間以死傷哉至道所在人固未易信也然譬之涉吾嘗先之矣遂大疑早夜以思至感泣然終恥下于人壬子之夏始登先生之門然猶以欲遂所請跪起揖拜慙且忿焉雖語之弗領秋復來始稍知所致力明年遂大信覩仲公之自述而知先生間道之早矣

補

吳先生謙

吳謙字尊光安仁人也不詳其顚末而與祝李齊名簞瓢陋巷以道自安其母故文安四世孫女先生可謂克紹外家之學者矣補

宗羲案祝蕃李存舒衍吳尊光志同而行合人號江東四先生皆出于陳氏金溪之道爲之一光是故學術之在今古患其未醇不患其不傳苟醇矣雖昏蝕壞爛之久一人提唱皦然便如青天白日所謂此心此理之同也

曾先生振宗

曾振宗字子翬安仁人也善治家里中伯學舒衍吳謙皆在其賓席先生因之以登靜明之門嘗攜僕取貨于市歸至中途僕告以誤多得貨卽詬而還之或有留貨而去者偶遺其貨于道先生復與之貨而不取直莊戶輸租已去會其數有贏呼而還之嘗手書易經一卷佩之山厓水涯休息之際必出而誦夜則孤燈危坐揭卦畫于前而觀象玩辭焉一日忽告同志者曰予于易頗有得應事接物一本于此又曰萬物皆備之旨今渙然矣其屢疾也拱手而臥舒衍過問之曰吾心淡然無異平時次日盥洗而逝補

學長閔先生甲

閔甲字仲叡廣信人也遊于靜明之門後居揚州仲公稱其神清以夷質方以正談經率詳明敷暢使聽者鄙吝俱消云金陵帥聘之主學宮從遊者甚衆補

寶峯門人　慈湖四傳

祕監陳文昭先生麟

陳麟字文昭溫州人也以進士爲慈溪縣尹慈有趙寶峯者私淑楊文元公之學講道山中先生從之北面問難九遂于易其爲吏善通下情自薦紳先生寓公以至父老時時咨訪因以得境內一切隱伏事以相參考又放古爲鈲筩虛中而穴其上置諸庭令民有所欲言投書其中而削其主名由是縣大小事無不周知而胥吏輩不敢逞其奸大嵐三女峯歲貢茶所謂十二雷者也有司緣爲蠹先生計其常額平價市之山中之民以蘇鳴鶴鄉有界塘與姚江接每霖潦江水大至塘輒潰鳴鶴爲壑

先生于塘五尺外楗木籠竹加之土而登以戶自是無水患轉運司禁浙海之私鬻鹽者杖而鈦足以徙先生言于司聽民相貿易高士大隱楊先生墓在南山歲久夷其封先生正其塋域植碣表之元以教化爲重慈溪之民漸至有恥且格說者以爲自來慈溪第一循吏于是沿海被吳山澤之間亦縞起先生與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邁里古思同知餘姚州事禿堅皆練民爲兵以保障境內凡盜起輒誅之民賴以安有詔陞權浙東副元帥仍領慈溪而方國珍已盡破昌國奉化入鄞使人要先生相見先生欲拒之歎曰吾不忍危其民單騎入謁勸以勤王國珍留之不遣或說先生潛歸自守先生念力不能抗卽散其兵國珍意欲臣之以兵脅之先生正色責曰吾不欲以兩虎相

鬬使民塗炭故隻身來殺我非勇也國珍媿謝過然終畏之置之海上之岱山先生卽自稱足疾扶杖著道士冠服治田葺園種牧自給國珍時時遣人餽之以爲眞廢乃不復加害海上故有岱山書院先生重興之與山中子弟講學行鄉飲酒禮父老因名其臺曰陳公臺沿海諸山曾長劫掠獨相戒曰勿登此山恐驚陳公朝廷方以尙書貢師泰督理閩中鹽賦以先生爲戶部主事副之尋命知瑞安州國珍留之不遣擯廊亦閩先生名承制授祕書監丞參其軍亦不赴也凡拘海上者十年移入鄞又三年而國珍亡乃南遊閩中竟卒于閩君子哀之補

文裕桂清溪先生彥良

桂彥良名德稱以字行號清溪慈溪人梓材案儒林錄先生故慶元府判葉同子也生

之夕火光如流星毋謂不祥棄勿育桂氏鞠而子之故從桂姓元鄉貢進士爲包山書院山長改平江路學教授罷歸張士誠方國珍交辟不就洪武開徵詣公車奏對授太子正字帝嘗出御製詩先生就帝前誦聲徹殿外左右驚愕帝嘉其樸誠因從容奏曰帝王之學具載于經典誤訓詁願留聖意詩非所急也帝深然之帝嘗從容問曰人有過如何先生對曰過雖聖賢不能免勿憚改者君子之道也又問仁者有惡乎先生對曰孔子言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之心無私故好惡得其正帝大喜時選國子生蔣學等爲給事中舉人張唯等爲編修肄業文華堂命先生及宋濂孔克表爲之師先生荷帝知過知無不言每侍帝必以二帝三王爲本而折衷于孔孟要以明聖學格君心爲務至于歷代治忽啟迪不

倦誠意懇至凡所言無一不當帝心至書其語揭便殿復謂諸大臣曰此彥良與朕論至于此汝等宜親炙儒者遷晉王府右傅帝親爲文賜之先生入謝帝曰江南儒者惟卿一人對曰臣不如宋濂劉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陘不如卿也先生至晉製格心圖獻王後更王府官制改左長史朝京師上萬世太平治要十二策帝曰彥良所陳通鑒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既而請告歸卒追謚文裕梓材案前明有應謚名臣錄先生與焉文裕疑是私謚先生在鄉里與王子復論學以存心養性爲本教子弟必先以孝弟忠信與人交久而益敬所著有清節集清溪集山西集拄笏集老拙集參慈溪舊志

雲濠謹案謝山橫溪南山書院記曰吾鄉之學朱陸二派並行而明初如桂王傅清溪烏高士春風向歇縣遵博皆出寶峯趙氏之傳宗主慈湖是先生爲趙氏門人之證

烏春風先生本艮

烏本艮字性善慈溪人少好學與弟斯道自相師友窮經博史精詩詞及書法隱然爲一邑望父沒家貧無以養母時斯道方弱冠季弟二女弟二俱髫齔仰給先生乃去而授徒錢塘日與秋雲徐先生講磨今古業日益廣時杭之大家願以女妻之先生曰吾本爲母與弟衣食之謀未遂何暇及婚事後俟二弟稍長遣嫁二女弟畢始婚人用是高之邑有王相山趙寶峯時子中三先生得慈湖遺書究明心學先生與其弟從而講貫毀盡棄舉子業學焉謂如在春風中卽以春風名其齋人稱爲春風先生參天啟慈溪志

縣令烏春草先生斯道附子熙

烏斯道字繼善春風之弟號春草齋文尙體要尤長于詩興寄高遠而清瀟出塵一掃元人過巧之弊宋景濂題之曰春草之作俊潔如明月珠洞澈如春江濤與兄齊名故時稱二烏先生書法明初用薦起爲永新令有惠政所著有秋吟稾有春草集行世子熙字緝之亦以詩文擅名同上

隱君向樂齋先生壽

隱君向樂齋先生生而靜慤八歲喪母向壽字樂中慈溪人學者稱爲樂齋先生哀痛劇深稍長精思力學至忘寢食宗慈湖爲趙寶峯門人與同邑王相山時子中講學湖上攻治身明道之學絕意仕進嘗稱先文簡以來家世宋臣恥事元有張子房不忍忘韓之意尤惟明學士宋景濂講論治道踰年授國子學正未幾知河南盧氏縣先生感上知遇殫心厥職臨政無怠惰日常至閭閻閒敎多所著述每論爲政之要則畧漢唐而本三代有從政章十一篇行于世年八十忽遘疾易簀起坐進子樸命之曰丈夫仕不忠君危不授命所學何事也言畢而逝後樸靖難就義皆先生有以啟之同上

李先生善

李善字元善東平人也遊慈溪講學寶峯之門遭亂遂不歸雲濠吾邑天啟志先生父源仕元爲三山巡檢遂家焉先生著有榮陽稾人雖侮之不怨也每言三代之政可以施于今日絕無高遠難行補

祖望謹案寶峯嘗謂元善因大士觀音解脫之訓如脫桎梏見聞圓融無有分隔不勝悅懌則其爲異學甚矣何以行三代之政乎

羅常明先生拱

羅拱字彥威慈之杜湖人也寶峯爲作常明齋銘因稱常明子補

方先生原

方原字景淵慈之杜湖人也其母翁氏苦節學于寶峯之門與羅彥威齊名補

縣令王明白先生桓

王桓字彥貞慈溪人從寶峯遊洪武中以通經學古薦于朝太祖召見便殿問先生處鄉里善惡何如對曰臣處鄉里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一言稱旨上呼爲老學士命與尙書魏杞山錢惟明學士宋景濂講論治道踰年授國子學正未幾知河南盧氏縣先生感上知遇殫心厥職臨政無怠惰日常至閭閻閒敎

耕勸織相語如家人父子民有兄弟相鬩而訟者先生自責曰教化不明彝倫斁壞長民者之過也民何罪焉遂連日不坐堂事民乃自悔求責兄弟遂相和合民益信之上方向用而先生已有退志遂致仕歸先是先生家居鄉人有不平事無大小咸取決于先生遂稱爲明白先生所著有明白先生集藏于家參天啟慈溪志

葉先生心

葉心字伯奇慈溪人寶峯教以靜坐補雲濠謹案寶雲堂集有送葉伯奇入官詩

李先生恒

李恒字可道慈溪人寶峯謂其聞蛙聲而悟補

附錄

寶峯識李可道事曰可道日間靜觀已見虛明之妙但閉目及夜間則不如是終二而不一忽夜悟蛙聲無際皆在目中前後晝夜虛明混融自然而然非意識所能及

祖望謹案此純乎禪矣

鄭先生原殷

馮先生文榮

王先生眞

馮文榮

王先生眞

王眞

顧先生寧

顧寧

羅先生本

羅本

梓材謹案戴九靈集書畫譜集詩序言沈師程之友羅彥直氏羅先生拱字彥威則彥直蓋先生之字也

翁先生旭

翁旭

洪先生璿

洪璿

徐先生君道

徐君道

方先生觀

方觀

裘先生善緝

裘善緝

翁先生昉

翁昉

岑先生仁

岑仁

王先生愼

王愼

童先生惠

童惠
王先生權
王權
高先生克柔
高克柔
顧先生勳
顧勳
雲豪謹案寶雲堂集有贈顧宏可梅花詩疑是先生

裘重
裘先生重
周先生士樞
周士樞
鄭先生愼
鄭愼
茅先生甫生
茅甫生
梓材謹案寶雲堂集附載門人祭寶峯先生文自烏春風本良以至先生共三十一人謝山學案標目並列之大約慈溪居多
桂鳥講友
縣令胡仲子先生舜咨
胡舜咨字仲子會稽人嘗隨父宦遊于慈以邑名三孝鄉又有倡道者楊文元公遂定居靈山之曲水先生學博才贍工于詩所與遊者金華戴良蛟川丁鶴年邑人烏斯道桂彥良率皆諸名士洪武初與彥良並以賢良文學徵拜燕王傅尋除儀眞令歸而教授子弟與賓客酌酒賦詩閒挾二三子憩山石間參寧波府志
蕃遠門人象山六傳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
危素字太樸一字雲林金溪人也學于祝蕃遠之門稱高座其詩業而退也蕃遠必目送之謂侍者曰他日能傳吾道而行之者其斯人也夫亦學于李仲公所以待之者如蕃遠先生在元

累官承旨國亡將殉難不果入仕于明亦官學士謫居和陽以卒君子惜之補
謝山跋危學士雲林集曰竹垞據貢清江集頗疑學士晚年未嘗銜命守祠特以其子於憲敎授安慶好事者遂附會之案潛溪銘學士墓稱洪武三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卒當時北平故官豈止學士一人在朝臺臣何以獨見掊擊其爲仰體當宁之旨明矣學士以國史不死固昧于輕重之義然其出累朝實錄于刀劒倉皇之下功亦不小乃史局既開並未聞有一人過而問者可以想見是時當宁眷睞之衰黯然無色所以潛溪又有春秋既高雅志不仕之語

敎授名仇亦見潛溪銘中清江集作於幼謙或是其字再昉
曰學士自受業于草廬及于讀胡仲子集乃知其又爲祝
先生蕃遠高弟則學士之于槐堂其統緒固不自一家也
仲子稱蕃遠遇事不顧利害與人開心見誠所至以講學
爲己任指授有師法九屬意學士與之語或終夕不寐去
輒目送之以爲興吾敎者必若人也蓋學士爲其師友所
期如此予又見學士操李先生仲公集序亦稱學生鳴呼
學士編詩業于其鄉之碩儒而大節卒不克自持得無言
有餘而行不足乎蕃遠之所期于學士者虛矣

侯庵門人

承旨張蛻庵先生翥

張翥字仲舉晉人也少時負其才傷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
樂不以家業屑意其父以爲憂先生一旦翻然曰大人勿娶兒
易業矣因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倦受業于江東大儒李存先
生得其道德性命之說薄遊揚州學者及門甚衆至元末以隱
逸薦至正初召爲國子助敎分敎上都尋追居淮東起爲翰林
編修與于宋遼金三史累遷至侍講學士以侍講兼祭酒勤于
誘掖後進絕去厓岸不徒以師道自尊學者樂從之有以經義
請問者必歷舉衆說爲之折衷厥其所得而後已俄以翰林學
士承旨致仕孛羅帖木兒之入京也以先生草詔削奪擴廓帖
木兒官爵且討之先生不從左右或以爲懼答曰吾膏可斷筆
不可操也乃命他學士爲之孛羅既誅詔以先生爲河南平章
仍以承旨致仕俸終身先生嘗學詩于仇遠其近體長短句尤
工及卒國亦遠亡無子其集不傳但存詩三卷嘗集兵興以來
殉節死事之人爲書曰忠義錄補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蛻庵集四卷收入四庫集部又案金
明昌承安間亦有張翥字仲揚劉祁歸潛志稱其詩多浮
豔諸書援引爲一人非也

涂先生幾附鄒柅

涂幾字守約宜黃人也工于詞賦得騷些之遺音學于李仲公
之門爲言乾坤易簡之旨有省歎曰先生之道吾不得而知也
渾渾乎千古之在吾前也浩浩乎萬古之存吾後也而先生以
一心貫之吳文正公所謂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皦然不可昧
者至先生而益光乎洪武初嘗擬進時事策十九篇以疾不果
所著有東遊集涂子類稾其里人曰鄒柅字元方與先生齊名
亦由先生以傳李氏之學明初官南城訓導有集

張先生翥

張翥字孟揆安仁人也師事李仲公嘗語之曰朋友講習且宜
痛改舊習爲第一義求欲速成非善學者也胸襟苟未正嘗而
遽有見解眞所謂假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稅使王先生埜

王埜字景達本蜀之涪城人後居安仁端愿靜慤寡言笑喜怒
不外見官道州孔明稅大使其疾也仲公累視之卒之夜仲公
勉以毋芥蒂先生欣然領之而逝

徐先生霆

徐霆字伯輈上饒人也仲公稱其疑重而不浮詳默而有幹亦嘗見知于道園云

上官先生㫤

上官㫤字伯升上饒人也仲公嘗教以先靜其心心靜則視聽言動皆得其正靜心在于寡欲

李先生絢

李絢字伯尚臨川人也仲公嘗教以先本後末先內後外不容有毫髮求知之心

劉先生禮

劉禮字孟中臨川人也學于仲公以上並補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詳上蕃遠門人

同知桂先生宗儒

文學桂先生宗蕃 合傳

桂宗儒字文藪慈溪人長史從子也嘗躬修孔樂大典書成授靳州同知弟宗蕃亦贍文學偕修大典將成授官以病告歸參慈溪縣志

梓材謹案謝山石坡書院記文修之伉直文修疑卽文藪傳寫之異

縣令向先生樸

向樸字遵博慈溪人樂齋之子宗慈湖之學行務實踐力學養親不求聞達洪武二十五年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江南人材以先生應詔授獻縣令時值兵燹之餘爲之闢荊榛奠瓦礫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復業靖難兵起獻當兵衝無城郭先生集民兵激以勇義思爲保障竟歿于難獻民哀之參大啟慈溪縣志

仲子門人

處士李先生孝謙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師山學案表

鄭玉——弟 瑾
夏大之 吳朝 族孫 忠
陽洪復翁門人
融堂三傳
慈湖四傳
象山五傳
晦翁續傳

鮑浚
鮑淮
鮑頌

鮑元康
鄭潛——子 桓
鮑深——子 頤
子 蓀 並見師山門人

鮑觀
鮑侶
鮑蓀
汪自明
王友直
洪斌
洪杰
洪宅
吳虎臣

鮑同仁——子 深
子 浚

鮑棄——子 觀
子 侶 並見師山門人
危素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並師山講友
唐仲實 附師錢水村
師山學侶
王廷珍
胡默——鮑頌
洪斌 並見師山門人
程文——王友直 見上師山門人
子 淮 並見師山門人

並師山同調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師山學案

祖望謹案繼草廬而和會朱陸之學者鄭師山也草廬多山所特立其業具存融堂三傳而師山則右朱斯其所以不同述師山學案梓材案是卷謝

夏氏門人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既長覃思六經九窾于

春秋絕意仕進而勤于教學者門人受業者眾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即其地搆師山書院以處焉先生爲文章不事雕刻鍛煉流傳京師揭侯斯歐陽元咸加稱賞至正十四年朝廷除先生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先生辭疾不起而爲表以進曰名器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與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先生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爲事所著有周易纂註十七年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先生曰吾豈事二姓者邪因被拘囚久之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然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使謂

師山文集

曩歲憒然日用心于句讀文辭之間而無有得其後優游厭飫爲日既久若有所獲以前所問者雖之往往不合乃知道理在天地間非眞積力久心融意會不可恍惚想像遽爲去取自孟子沒詩書出秦火中殘壞斷缺無一完備重以漢儒章句之習破碎支離唐人文章之弊浮夸委靡雖有董仲舒韓愈之徒或知理之當然而終莫知道之所以然故二氏之學得以乘

隙出入其間以似是而實非之言飾空虛無爲之說誘吾民上焉者落明心見性之場下焉者落禍福報應之末而吾儒無復古人爲己之學徒以口舌辯給卒不能勝使天下如飲而醉病而狂者千四百年貞元會合之氣散而復聚于是汝南周夫子出焉河南兩程夫子接跡而起相與昌明之而益大至吾新安朱子盡取羣賢之書析其異同歸之至當集其大成使吾道如青天白日康衢砥道千門萬戶無不可見而天地之祕聖賢之妙發揮無餘蘊矣然自是以來三尺之童即談忠恕目未識丁亦問性與天道一變而爲口耳之弊蓋古人之學是以所到之淺深爲所見之高下所言皆實事今人之學是遊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原不離家所見雖遠而皆空言此豈朱子敎世之意其

得罪于聖門而負朱子也深矣

吾黨今日但當潛心聖賢之書進退俯仰一隨其節久而吾心與之爲一自有得焉不可先立一說積于胸中主爲己見而使私意得以積起庶幾防邪存誠雖有小失隨時救正不致大繆如此死而後已以冀于道可入

近時學者未知本領所在先立異同宗朱則毀陸黨陸則非朱此等皆是學術風俗之壞殊非好氣象也陸子靜高明不及明道縝密不及晦庵然其簡易光明之說亦未始爲無見之言也故其徒傳之久遠施于政事卓然可觀而無頹墮不振之習但其教盡是畧下工夫而無先後之序而其所見又不免有知者過之之失故以之自修雖有餘而學之者有弊學者自當學朱

子之學然亦不必詆象山也

以敬爲主以謹獨爲要則工夫無間斷而自强不息雖聖人之純亦不已皆由此進以上與汪眞卿

天地一易也古今一易也吾身亦一易也以吾身而論之心者易之太極也血氣者易之陰陽也四體者易之四象也進退出處之正與不正吉凶存亡之所由應者易之用也近取諸身易無不盡雖無書可也周易大傳附註序

春秋損益四代之制爲百王不刊之典所以著聖人之大用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功足以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明之者帝王之治可復六經無春秋殆皆空言而已春秋經傳闕疑序

孟軻死千載無眞儒何也不知用力于此而溺于訓詁詞章之習故雖專門名家而不足以爲學皓首窮經而不足以知道僭竊之罪人耳近世學者忠恕之旨不待呼而後唯性與天道豈必老而始聞然出口入耳其弊益滋則又秦漢以來諸儒之罪人王居敬字序

爲學之道用心于支流餘裔而不知大本大原之所在吾見其

無弊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工于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子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于頹惰委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垂教之罪哉蓋學者之流弊耳送葛子熙序

程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秦漢以來非無學者而曰

能造道者鮮矣太極圖說西銘其斯道之本原與太極之說是
即理以明氣西銘是即氣以明理太極之生陰陽陰陽之
生五行豈有理外之氣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豈
有氣外之理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氣之外哉二書
之言雖約而天地萬物無不備矣 跋大極圖西銘
方今之吏強者不過生事以立聲名弱者不免廢事以市恩惠
也先脫囚牌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爲王處士立傳于後

附錄

先生嘗請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文字之間而具于性分
之內不在高虛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

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庶乎無媿于古之人矣 行狀

師山講友

州同鮑先生同仁

鮑同仁字國良歙縣人歷官會昌州同知所至皆有治績先生
性慧巧殆通鍼砭之術 參姑蘇

雲濠謹案江南通志載先生著有通元指要賦注二卷經
驗鍼法一卷

鮑先生葉

鮑葉字君茂見師山所作亦政堂記 參師山文集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師山學侶

徽君唐白雲先生仲實 附師錢水村

唐仲實名桂芳歙之槐塘人教授元第五子也生有夙慧年十
五受詩錢水村盡得其學時危太樸鄭師山皆負人倫鑒咸折
節與交薦除崇文學諭南雄學正皆不就戊戌明太祖幸欽延
訪耆碩守臣鄧愈以其名聞召見首問平天下要道對以不嗜
殺人語太祖大喜因力陳築城之苦立爲罷役賜尊酒粟帛撫
慰而去事載御製五倫書所著有武夷小稾白雲集畧行于世
學者稱爲白雲先生 參歙縣志

梓材謹案歙縣志古蹟三峯精舍在槐塘唐白雲所築常
與危大樸鄭師山講論此堂前對三峯峯秀故名

師山同調

處士王先生廷珍

王廷珍字子貞祁門處士師山誌其墓云子貞讀書見大意謂

聖賢作經意在言表豈拘拘注腳者所可得其本旨要當眞體
實認見之日用常行間

胡石耶先生默

胡默字孟成婺源人號石耶生師山序其文集云孟成文奇蠭
而有氣詩深遠而無瑕善于學古者也但奇蠭者宜變而平易
深遠者當使之明白是又在孟成種積之久時至而骨自換也
子嘗以是語孟成他日其徒洪生斌手鈔孟成所爲詩文若干
篇因以語孟成者語之是亦朋友忠告之道也 參師山遺文

禮部程黟南先生文

程文字以文婺源人自幼事父母以孝聞家貧勤苦自勵比壯
束書遊學四閱寒暑研窮六經博考諸子百氏學業日進遂挾

策入京師平章巙公翰林虞公歐公揭公皆推許然安分恬退不務進取受知虞揭尤深預修經世大典書成例授各路儒學教授借注黃竹嶺巡檢任滿調懷孟教授丁內艱廬于墓側辛已科舉復興浙省以掌卷官召比還丁外艱復廬墓側終喪未嘗御酒肉再為臨清漕運萬戶教授考滿御史臺翰林院交舉任編修官云家學得程朱之旨文章有史漢之風再投助教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與待制余公闕為忘年友丞相賀公欲不次用之以年老乞身授禮部員外郎奉命齎賜江浙省丞相達公時浙東所屬郡邑半歸方氏浙省屬張氏徽饒衢信江西咸非元土遂寓居紹興錢清僧舍一日張氏遣使致禮堅臥不顧既而兵四集乃之杭主貢憲使師泰所遂臥疾張氏之為平章者就謁擁衾面內臥不回視復遷寓西山僧舍疾遂篤謂師泰曰吾以死累子卒年七十一有文集刊之西湖書院云參新安文獻志

師山家學融堂四傳

縣尹鄭先生璉

鄭璉字希貢師山弟也慷慨有志畧自遭喪亂追隨師山于患難不避艱險鮑仲安之起義兵先生與焉鄧愈購師山先生自先赴難既不能脫師山挺身出謂先生曰汝當屈身以保家先生泣應之然且終其身不仕

梓材謹案先生在元仕至歙縣尹潘從善誌其墓云至正十三年以復婺源州功受太白渡巡司十六年克復鄱郡二縣元帥李誠以其功呈樞密院陞充行軍都鎮撫是年子轉浙任邑乏撫字官元帥八爾思公薦公為歙縣尹

訓導鄭溪西先生忠

鄭忠字以孝師山之族孫也少隨師山戊戌之難師山以遺戒與之曰我之死也所以為天下立節義為萬世立綱常其在汝輩所宜自勉為臣盡忠為子盡孝以不辱為親為族足矣何必區區悲慕那先生後以薦為歙學訓導自號溪西漁

州同鄭楝庵先生潛

鄭潛字彥昭歙縣人也于師山不同譜而以叔父事之師山嘗稱其敏悟堅篤吾鄉子弟之千里駒也又曰吾嘗有後生無可語之歎得潛而釋然官至監察御史泉州總管入明同知口州所著有白沙稟楝庵集于相官至河南參政亦有時名

師山門人

鮑先生元康

鮑元康字仲安歙縣人也少喜讀書自經籍外諸史諸子以及山經地志岐黃醫書孫吳兵法道藏佛典無所不究而尤以修飭行義為先已而學于師山則曰前所學者皆誤也吾今知之矣乃日從事于六經四書而尤盡心于易日讀一卦周而復始有得即筆記之且曰程朱之說謹嚴簡畧蓋引而不發學者宜盡心玩味使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相出入字字有所歸宿方為有得嘗語人曰自吾見鄭先生于體認道理識所謂活潑潑地者于應事得經權之道焉先是其父晉卿善治生仲安之承家曰先人將積有餘以及人元康敢不善迪之乃以其歲所入為十分其三以為家用其三以供貢賦及官府公用其

二貯之以防水旱其一以賑族黨鄰鄉各有差等其一以待親友之有患難者立社倉而不取其息休寧有務官以負課粥二女爲倡百計贖之朱子祭田百畝爲族人所盜賣以中統鈔一萬五千餘貫復之其他不能枚舉也紅巾兵至饒州集鄉勇以捍州里已而官軍棄城走乃籍鄉里之貧者計口給粟使盡擊老幼入山避之時師山正當厄先生謀于諸生曰家破可以再營師死不可再得傾家救之得出是年官軍來復新安先生與其從子深師山之弟璉皆起義兵應之出入山谷積勞成疾轉語諄諄猶曰殺賊竟卒甫三日紅巾復至先生之家遂破初師山門下弟子日盛先生爲築書院以處之師山曰繼我主講席者子也及先生卒師山哭之慟

附錄

新安再陷元軍復至伯原被執其師欲殺之伯原從容言曰山林遺民捍禦鄉井將軍奈何不撫綏之而反殘之乎帥乃釋之

鮑先生覲

鮑先生淮　合傳

鮑先生浚　合傳

鮑先生深

山長鮑先生深

梓材謹案謝山于是卷劄記云尙有鮑安然查師山文集及諸書無及鮑安者蓋卽鮑仲安也

鮑深字伯原仲安之從子也其父同仁與師山爲學侶官至同知會昌州先生與弟浚淮並學于師山行業與仲安等師山之被購也仲安爲行賕先生冒死入城自任其事遂得免師山被召先生攝行師山書院山長以教諸生師山至四明而返道出淳安將留焉先生迎之而還元兵復新安先生與仲安以義兵應之時人稱爲鄭門二鮑仲安死于行閒先生爲主其喪出其柩于兵革之中而葬之明師下徽州鄧愈復購師山先生先令道去而使己子頴代入獄楊掾百輩度不可免師山乃挺身出先生朝夕在獄視其飲食師山自磬先生辟踊號哭如喪父母痛無以救其師也頴字尙褧少隨其父講學師山兼遊石耶先生胡獸之門洪武初以薦起歷官翰林修撰同知耀州非罪而死時先生尙在堂論者以爲天道之難諶也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載尙褧云從學鄉先生張子經胡孟成鄭彥昭諸先生輩是其從遊者不獨師山石耶也

鮑先生覲

鮑先生偕　合傳

鮑覲字以仁仲安之從子也其父葉亦師山老友先生與其弟偕並學于師山孝友稱于鄉里嘗築堂以奉親師山名之曰亦政師山將死先生流涕而言曰覲願得一言以自警則尊所聞行所知猶侍左右也不然死且不瞑先生幸哀之師山援筆書曰子之以亦政名子堂也其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刑于家化于鄉是亦爲政而已矣奚必食君之祿治民之事而後爲政子兄弟其勉之師山之死先生周旋最力

鮑先生森

鮑森亦伯原子也師山被囚日侍側一日請曰先生素愛廬山之秀近得西山釣石極佳當候先生事定後築草堂以講學師

山歎曰吾且死矣子好爲之嘗考乾淳之際東陽郭氏吳氏何氏皆以富家子興起于學徧遊東萊同甫說齋止齋水心諸公之門父子兄弟交馳講舍可謂一時之盛師山之講學亦貧飽氏之力顧東陽諸子尚在承平之時而鮑氏當喪亂其崎嶇百死以衛其師蓋有古人之風後世之泊然于師友之際者足以感媿也夫

汪先生自明

汪自明字俊德歙縣人也師山之死以孤逢辰託之

王先生友直

王友直字季温婺源人也初師黟南已而黟南令助教于師山出則講授諸生入見則執弟子禮相隨六年師山愛之如骨肉

鮑先生珊

師山蒙難自始囚至就死未嘗一日舍去時黟南避地越中師山以所著春秋闕疑屬之使歸請序于黟南而傳之顧新安文獻志不載其人

洪先生斌

洪先生杰合傳

洪先生宅合傳

洪斌字節夫歙縣人也師其弟曰杰字仲德曰宅字季安並學于師山師山嘗登天目宿獅子寺盤桓玉立亭上睹雲海之奇見城南覆船山窈深險易爲一郡最勝處自是每夏攜書避暑山中先生因爲搆招隱草堂于眠雲石下師山偕黟南諸公賦詩焉先生亦嘗師石邨先生胡默

吳先生虎臣

吳虎臣字道威歙縣人也師山先生之妹夫因從學焉家于縣南其地曰富登有一石巖然出江上勢若飛入江中師山每過之輒坐釣其上徘徊不能去人因稱爲鄭公釣臺淮陰余闕問之以篆書鄭公釣臺寄之鮑以仁輩乃建草堂以爲講學之地

國良家學

山長鮑先生深

鮑先生沒

鮑先生淮並見師山門人

君茂家學

鮑先生觀

鮑先生倩並見師山門人

石邨門人

修撰鮑先生頊

洪先生斌並見師山門人

黟南門人

王先生友直見上師山門人

樗庵家學融堂五傳

參政鄭先生桓

鄭桓字居貞歙縣人同知潛子先生從父官閩中從貢泰甫遊明初以碩儒與唐仲實等召對官終河南布政司左參政後坐方正學黨死參姓譜

樗庵門人
修撰鮑先生𤦲見上師山門人
伯原家學
修撰鮑先生𤦲
鮑先生菉並見師山門人

蕭同諸儒學案表

蕭𣂏——李市魯翁——子遠
附師蕭克翁 寶伯輝
呂思誠——和希文
附翟彝
第五居仁
賈仲元並見槩庵門人
同恕——第五居仁
並晦翁續傳 賈仲元——石伯元
韓擇
侯均
並勤齋同調
趙世延
槩庵同調

蕭同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有元立國無可稱者惟學術尚未替上雖賤之下自趙之是則洛閩之沾溉者宏也如蕭勤齋同榘庵輩其亦許劉之徒乎述蕭同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亦謝山之未詳師承者所特立所以歸元儒）

晦翁續傳

貞敏蕭勤齋先生斗

蕭斗字惟斗陝西奉元人自兒時性至孝初出爲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榻玩誦不少置學者及其門請業日衆世祖分王秦辟先生與韓擇同侍秦邸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使從史先詣先生舍時先生方汲水灌園從史固不識也使飲馬姑應之自若少頃冠帶出迎客從史懼伏地謝罪亦殊不屑意後累以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集賢侍讀學士徵皆不起武宗嗣位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入覲東宮書酒話爲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解去或問其故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再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疾作固辭歸卒年七十八賜謚貞敏先生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意精深言近旨遠侯均嘗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世從黃氏補本錄入

文貞同榘庵先生恕

同恕字寬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居奉元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閒言先生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世祖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先生貢禮曹辭不行仁宗踐阼即其家拜國子司業使三召不起西臺侍御史趙世延即奉元置礿齋書院以先生領教事先後來學者以千計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召爲左贊善大夫明年移疾歸文宗天歷初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辭其學由程朱溯孔孟務

貫涉事理以利于行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帶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追罪乎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榘庵時蕭惟斗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必主先生家士論稱之曰蕭同卒年七十八追封京兆郡侯謚文貞所著榘庵集二十卷同上

勤齋同調

徵君韓先生擇

韓擇字從善與蕭惟斗同邑其教人雖中歲後必使自小學始或疑爲陵節勤苦先生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世祖嘗召之赴京不起其卒也門人服總麻者百餘人同上

博士侯先生均

侯均字伯仁亦與惟斗同邑少孤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及千徧終于己無益名震關中用薦起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即歸同上

集庵同調

文忠趙先生世延

趙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居雲中北遷祖按竺邇幼孤鞠于外大父忠要申謁爲趙家因氏爲趙後家成都先生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院御史臺肄習官政歷拜平章政事至順元年詔與虞集等纂修皇

朝經世大典至元改元除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魯國公明年卒年七十七謚文忠先生歷事九朝歷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資而將之以忠義守之以清介飾之以文學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知無不言而于儒者名教尤拳拳焉參史傳

勤齋門人

文靖李市魯菊潭先生翀　附師蕭克翁子遠

李市魯翀字子翬順陽人狀貌魁梧不妄言笑父居謙辟掾江西先生稍長即勤學從新喻蕭克翁學已復從蕭貞敏遊梓材案以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先生至皆使就試而官之卒封南陽郡公謚文靖有文集六十卷子遠字明道以蔭調祕書郎轉襄陽縣尹未行南陽賊起明道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遂被害

梓材謹案先生傳向列北方學案魯齋門人中而不詳師承黃氏補本則詳之故合訂之以入是卷

忠蕭呂先生思誠　附翟彝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母馮氏夢文昌星而生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及長從蕭勤齋學治經已而入國子學爲陪堂生擢泰定元年進士授同知遼州事改景州脩縣尹刻孔子冢令社學祀事有翟彝者自其大父因河南亂被掠爲人奴歲納丁粟以免作先生知彝力學召其主與之約終彝身粟三十石仍代之

輸彝得爲良民累擢國子監丞陞司業拜監察御史大夫出僉廣西廉訪司事移浙西達識帖睦爾時爲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嗾先生劾之先生曰吾爲天子耳目不爲臺臣鷹犬也不聽已而聞行省平章應吉貪墨浙民多怨之先生奏疏其罪流之海南復召爲國子司業歷遷河東廉訪使未幾召爲集賢侍讀學士兼國子祭酒官至光祿大夫大司農卒年六十五先生三爲祭酒一法許文正之舊諸生從化後多爲名士嘗病古注疏太繁魏鶴山刪之太簡將約其中以成書不果有文集若干卷兩漢通紀若干卷謚忠肅參史傳

靜安第五先生居仁

賈先生仲元並見槃庵門人

榘庵門人

靜安第五先生居仁

第五居仁字士安口口人幼師蕭惟斗弱冠從同氏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力農學徒滿門嘗行田閒遇有竊其桑者先生輒避之鄉里高其行誼率多化服遊其門者皆學明行修卒之日門人私謚靜安先生從黃氏補本錄入

賈先生仲元

賈仲元口口人學于蕭貞敏公同文貞公一出于正者也參王忠文集

菊潭門人　勤齋再傳

博士竇先生伯輝

竇伯輝中山人師國子祭酒李冏先生有讀書之堂名曰醉經實祭酒所命年既艾而學不倦累官郡博士所至以經術教授子弟同上

忠肅門人

侍郎和先生希文

和希文平定人學行過人洪武中擢用涖職勤能官至刑部侍郎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為贊善時北歸養母宋景濂送之以序言先生呂忠肅公之高第弟子也在勝國時肆業成均通詩之傳疏積試八分丁外艱而去養母太行山中飲水著書以為樂又言徐魏公聞其名薦而起之擢為刑部郎中未幾遷太子贊善大夫

賈氏門人　榘庵再傳

鄉貢石先生伯元

石伯元京兆人嘗舉鄉貢進士為陝西第一已而隱不仕其學受于賈仲元氏所著周易演說謂易道不可以傳注求求易傳于傳注則其道愈不明于是諸儒之說悉棄弗省獨取河洛二圖以玩索之一旦恍然若心領其義而神會其旨者乃筆而為書每卦有說專以明象為要非苟為空言而已至于河圖洛書之數重卦變卦揲卦之法又為十二圖以發揮其要指云參王忠文集

元祐黨案表

曾任宰相者曾任執政者曾任待制以上者三十五人內除楊畏一人鄭雍李清臣二人又侍從官十六人內除上官均一人又曾任待制以上者三十九人內除范祖禹一人二人

司馬光 別爲涑水學案 梁燾 別見泰山學案 蘇軾 別見蘇氏蜀學 秦觀 別見蘇氏蜀學 李象求

文彥博 別見諸儒學案 王巖叟 別見范呂 上官均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呂公著 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傅堯俞 別見涑水學案 王存

呂大防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趙瞻 別見水學案 顧臨 別見涑水學案 王欽臣

韓維 別見呂諸儒學案 宋保國 別見荊公新學略 江公望 又曾任執政一人 姚勔

劉摯 別見泰山學案 范柔中 鄧考甫 司馬康 別見涑水學案

范純仁

韓忠彥 並見高平學案

孫固 別見涑水學案 馬默 別見泰山學案 吳安詩 蔣之奇 別見盧陵學案

范百祿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孔武仲 別見濂溪學案 張耒 別見蘇氏蜀學略 歐陽棐 別見盧陵學案 龔原 別見荊公新學略

胡宗愈 別見盧陵學案 王汾 孔文仲 別見濂溪學案 呂希哲 別爲又餘官九榮陽人 鄧忠臣

蘇轍 別見蘇氏蜀學略 朱光庭 別見學案 劉唐老 馬涓 別見范呂

劉奉世 別見盧陵諸儒學案 吳安持 晁補之 別見諸儒學案蘇氏蜀學略 錢勰 尹材 別見涑水學案

范純禮 別見高平學案 李之純 別見蘇氏學案 黃庭堅 別見學案范呂

陸佃 別見荊蜀學略 孫覺 別見安定學案 晁說之 別爲景迂學案 李深 別見范呂

安燾 別見安定學案 鮮于侁 常安民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畢仲游 附弟仲愈 李之儀

趙彥若 趙卨 孫升 李周 別見涑水學案 孔平仲 別見濂溪學案 王鞏 別見蘇氏蜀學略 蘇昞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范正平 並見

劉安世 別爲元城學案 韓川 賈易 張保源

又不在碑目三人

呂希純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汪衍 余爽 李昭玘 別見安定學案 周鍔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

曾肇 別見盧陵學案 鄭俠 別見荊公新學略

王覿 范純粹 高平 別見學案 常立

程頤 別爲伊川學案 家愿 別見蘇氏蜀學略

呂陶 別見蘇氏蜀學略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別見蘇氏蜀學略

王古 陳次升 豐稷 別見范呂諸儒 商倚

學案

諸儒學案

謝文瓘　張堅別見范呂

鄒浩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李祉

陳祐

張舜民別見呂范　任伯雨別見蘇氏蜀學畧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陳瓘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龔夬

呂希績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歐陽中立別見涞水學案

吳儔

宋元學案卷九十六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元祐黨案

祖望謹案元祐之學二蔡二惇禁之中興而豐國趙公弛之和議起秦檜又禁之紹興之末又弛之鄭丙陳賈忌晦翁又啓之而一變爲慶元之錮籍矣此兩宋治亂存亡之所關嘉定而後陽崇之而陰摧之而儒術亦漸衰矣其事跡已散見諸公傳又放大事表之意述元祐慶元黨案以至晚宋如周密之徒凡詆詈諸儒者皆附之

宋元學案卷九十六　十

謝山所特立其黨無存今照序錄完葺傳暨道學之興廢所由是卷先譜元祐黨籍以紹興攻專門之學者附之

元豐八年乙丑　元祐元年丙寅

三月神宗崩哲宗卽位宣仁太后臨朝聽政

五月時相王珪卒蔡卽確韓縝相起司馬溫公光知陳州

以宗正丞召程明道察確罷以未行而卒

七月以呂申公公著三月韋惇罷以范純仁爲尚書左丞

温公申公韓康公絳命韓維呂大防孫固等薦程伊川頤十一范純仁詳定役法月除伊川汝州團練詔伊川爲通直郎充推官西京國子監教崇政殿說書

四月韓縝罷

元祐二年丁卯

宣仁太后臨朝

潞公申公並相

議事都堂

四月詔潞公十日一

孔文仲劾伊川

劉攽編次神

御製

月伊川差權同管

西京國子監伊川

歸田里

十二月開經筵

元祐三年戊辰

宣仁太后臨朝
二月伊川又乞致仕
章五上不得命
四月申公懇乞辭位
孔文仲卒
呂汲公大防范許公

元祐四年己巳

宣仁太后臨朝
潞公申公汲公許公並相
伊川以父喪去官
二月潞公致仕
四月詔講讀官御經筵

元祐五年庚午

宣仁太后臨朝
潞公汲公並相
二月申公卒
三月趙樞密瞻卒
四月孫樞密固卒

紹聖元年甲戌

二月以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尚書右丞
三月來之邵疏罷汲公
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尹和靖焞不對而出自是紹述之論大興范淳夫乞復召伊川

紹聖二年乙亥

章惇專政
先帝御集
十一月貶故相許公

紹聖三年丙子

章惇專政
二月罷富鄭公溫公配享

元祐六年辛未

宣仁太后臨朝
二月劉忠肅摯相
三月汲公上神宗眞錄
十一月忠肅罷行元祐觀天歷
是年賜進士馬涓第

元祐七年壬申

宣仁太后臨朝
三月除伊川直祕閣西京國子監
六月蘇子容頌相
七月詔修神宗史

元祐八年癸酉

宣仁太后臨朝
正月范祖禹上仁皇訓典
三月蘇頌罷
六月中書省上元祐在京通用條貫
七月許公復相

純仁並相
轉孫固劉摯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時元祐之治比隆嘉祐無何黨議復興宗愈進君子無黨論
十二月須元祐敕令式
范蜀公鎮卒

五月蔡確安置新州
六月許公出知潁昌
是年李端伯籲卒

自溫公卒後王安石之徒多爲飛語以搖動在位汲公許公畏之欲參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
十一月傅侍郎堯俞卒

還經筵
四月章惇相以曾布爲翰林學士張商英爲右正言布請改元以順天意明紹述許公非罷以蔡卞爲園史修撰
是月章惇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追復蔡確原官重修神宗實錄
五月從張商英言編類元祐羣臣章疏及更改事條
鄧潤甫死
七月奪溫公申公贈謚王巖叟鄧官貶呂汲公劉忠肅蘇轍梁燾等
十二月安置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與汲公等

紹聖四年丁丑　元符元年戊寅

章惇專政

哲宗心惡元祐宰執三月同文館獄起蔡
二月命追貶溫公申京與安惇同訊極意
公王巖叟趙瞻傅堯俞羅織遠鋼宰執劉摯
俞韓維孫固范百祿梁燾子孫重徙諫官
胡宗愈安置汝州許范祖禹劉安世殺內
公劉摯蘇轍梁燾于侍陳衍停王巖叟朱
循雷化孔新五州又光庭諸子不敘
安置劉奉世柳州韓維再謫均州安置王元祐流人
覿韓川孫升呂陶范四月梁況之竄卒于
純禮趙君錫馬默顧化州
臨范純粹孔武仲王七月復館鄭俠除秦
欽臣呂希哲希純希觀名編管雷州重得
續姚勔吳安詩秦觀黜者八百三十家
十七人通隨峽衡蔡范淳大甫禹卒于化
亳單饒均池信和金州
光衛連橫等州居住十一月除元祐餘黨
王汾孔平仲洛職張及特旨行遣者並與
未晁補之賈易並監量移

元符二年己卯

章惇專政

元符三年庚辰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崇寧元年壬午

正月哲宗崩徽宗卽正月許公卒趙挺之三月儀公罷
位　建議紹述復攻元祐五月溫公以下四十
二月進章惇特進封　舊臣罷范純禮豐稷四人復行追降伊川
申國公　任伯雨陳瓘江公望追所復官依舊致仕
以韓儀公忠彥爲門　傅楫出呂希純晁補令三省籍記貶降人
下侍郎黃履爲尚書之　四十四人姓名更不
右丞敘復黨人范許二月章惇貶雷州司　敕榜朝堂并籍元祐
公以下劉奉世呂希哲參軍　得與在京差遣　元符黨人新舊合五
純王覿吳安詩韓川五月蘇子容卒
唐義問並分司鄧光十一月復召蔡京爲十餘人
唐和澧隨安州呂希轍林學士承旨　閏六月會布出知潤
哲希績呂陶陳祐並十二月詔復邢恕呂州
宮觀蘇軾蘇轍劉安嘉問路昌衡安惇蔡七月蔡京相禁元祐
世秦觀程頤移廉衡序辰宮觀　法創講議司京自領之
黃隱黃庭堅賈易王　九月詔中書籍元符
同並與監當差鄭俠
任便居住
四月伊川復宣德郎
任便居住
儀公相許公等十九
人再敘
曾布相
五月上從儀公言元
祐臣僚生者蒙恩宜
甄死者詔復文潞公
王岐公司馬溫公呂
申公汲公劉忠肅韓
維梁燾孫固傅堯俞
趙鼎鄒浩王巖叟范
祖禹趙彥若錢勰顧
臨楨君錫李之純呂
大忠鮮于侁孔文仲
武仲姚勔盛陶趙卨

三年臣僚章疏姓名
分正邪各爲三等中
書奏正上鍾世美等
六人正中耿毅等十
三人正下許奉世等
三十二人邪上九甚
范柔中等三十九人
邪上梁寬等四十一
人邪中趙越等一百
五十人邪下王鞏等
三百十二人立黨人
碑于端禮門文臣任
宰執文潞公等二十
四人任待制以上蘇
文忠等三十五人餘
官秦觀以下四十八
人內臣張士良等八
人武臣王獻可等四
人皆御書深刻具罪
狀列爲姦黨
十月追貶李清臣黃
履竇會鞏以下十七

編管
十二月劉忠肅卒于
新州

元符三年庚辰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崇寧元年壬午

正月哲宗崩徽宗卽正月許公卒趙挺之三月儀公罷
位　建議紹述復攻元祐五月溫公以下四十
二月進章惇特進封　舊臣罷范純禮豐稷四人復行追降伊川
申國公　任伯雨陳瓘江公望追所復官依舊致仕
以韓儀公忠彥爲門　傅楫出呂希純晁補令三省籍記貶降人
下侍郎黃履爲尚書之　四十四人姓名更不
右丞敘復黨人范許二月章惇貶雷州司　敕榜朝堂并籍元祐
公以下劉奉世呂希哲參軍　得與在京差遣　元符黨人新舊合五
純王覿吳安詩韓川五月蘇子容卒
唐義問並分司鄧光十一月復召蔡京爲十餘人
唐和澧隨安州呂希轍林學士承旨　閏六月會布出知潤
哲希績呂陶陳祐並十二月詔復邢恕呂州
宮觀蘇軾蘇轍劉安嘉問路昌衡安惇蔡七月蔡京相禁元祐
世秦觀程頤移廉衡序辰宮觀　法創講議司京自領之
黃隱黃庭堅賈易王　九月詔中書籍元符
同並與監當差鄭俠
任便居住
四月伊川復宣德郎
任便居住
儀公相許公等十九
人再敘
曾布相
五月上從儀公言元
祐臣僚生者蒙恩宜
甄死者詔復文潞公
王岐公司馬溫公呂
申公汲公劉忠肅韓
維梁燾孫固傅堯俞
趙鼎鄒浩王巖叟范
祖禹趙彥若錢勰顧
臨楨君錫李之純呂
大忠鮮于侁孔文仲
武仲姚勔盛陶趙卨

三年臣僚章疏姓名
分正邪各爲三等中
書奏正上鍾世美等
六人正中耿毅等十
三人正下許奉世等
三十二人邪上九甚
范柔中等三十九人
邪上梁寬等四十一
人邪中趙越等一百
五十人邪下王鞏等
三百十二人立黨人
碑于端禮門文臣任
宰執文潞公等二十
四人任待制以上蘇
文忠等三十五人餘
官秦觀以下四十八
人內臣張士良等八
人武臣王獻可等四
人皆御書深刻具罪
狀列爲姦黨
十月追貶李清臣黃
履竇會鞏以下十七

孫覺杜純朱光庭李周張茂則高士奇孫升凡生前官爵致仕遺表恩澤皆追還之貶邢恕均州安惇袁序辰除名放歸十二月復伊川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方提舉宮請還先年所奪伊川田土未行

崇寧二年癸未

蔡京專政
正月竄任伯雨等九人
四月范致明論伊川入山著書覺察三十日伊川追毀出身以壁又命蔡京書而頒之天下
八月頒黨人姓名下監司長吏廳刻石凡十二月安惇死

崇寧三年甲申

蔡京專政
六月丁巳詔元符姦正月蔡卞出知河南通爲元祐姦黨凡府
三百有九人上親書三月趙挺之相
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
六月挺之罷
九月還流人貶謫者以次徙近地
十一月韋惇死

崇寧四年乙酉

蔡京專政

人于遠州貶韓儀公忠彥梁燾曾布范純禮

十一月言者論伊川聚徒傳授乞禁絕依之
是年有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凡二十有四年至金人圍京師乃罷

崇寧五年丙戌

正月以星變毀元祐正
黨人碑劉忠肅摯以五
下二百有七人欲復
有差
伊川復承務郎依舊
致仕
二月蔡京罷
三月詔黨人許到闕伊川于餘官爲第二等二十三人尋以通直郎致仕

大觀元年丁亥

正月蔡京復相
五月詔自今凡總一路及監司之任勿以詔除孫固安燾賈易元祐學術及異議人充選
七月伊川卒
八月曾布死

大觀二年戊子

三月依詳赦文看詳到孫固等四十五人外餘並出籍又看詳不到葉祖洽等六人詔並出籍
六月復依赦看詳韓維等九十五人詔並出籍

大觀三年己丑

六月蔡京罷
七月詔謫錯人除元祐姦黨及得罪宗廟復改官升任並免檢試外餘並錄用

大觀四年庚寅

三月詔上書邪等十一月以上書邪等七月可依無過人例今及曾經入籍人並不

政和元年辛卯

閏八月詔戒朋黨

政和二年壬辰

蔡京復相
正月制上書邪等人並不除監司
十二月蘇子由卒

政和三年癸巳

政和四年甲午

政和五年乙未

政和六年丙申

政和七年丁酉

重和元年戊戌

正月應元符末上書邪中等人依無過人例九月禁羣臣朋黨

宣和元年己亥

王黼自中書侍郎加太保進少宰兼中書侍郎
十二月召龜山爲祕書郎
六月蔡京罷

宣和二年庚子

宣和三年辛丑

王黼專政
正月鄧洵武死

宣和四年壬寅

王黼專政
二月陳了齋瓘卒于楚州
十一月上書邪上等人特與磨勘

宣和五年癸卯

王黼專政
五月楊龜山爲崇政殿說書
七月禁元祐學術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

宣和六年甲辰

四月蔡京罷
十一月王黼罷
十二月蔡京依前太傅領三省事

宣和七年乙巳

十二月欽宗即位

靖康元年丙午

正月金人犯邊以龜山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張邦昌相
二月詔元祐學術政事及元祐黨籍指揮更不施行
龜山兼祭酒

謝山宋元祐黨籍碑跋曰元祐黨人碑記世所見者皆西
粵重勒本是刻爲故相梁公燾曾孫律所重勒而吉州儀
祖堯跋之其中注已故者六十餘人則西粵本所無也內
臣之後別書王珪之名而繼之曰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章
惇亦與西粵本不同王丞相雖具臣故不應與章同列當
以梁碑爲是也
又跋元祐黨人碑曰張章簡公綱在紹興中奉詔看詳元

祐黨人名籍狀云臣等看詳黨人碑刻共有二本一本計
九十八人一本計三百九人雖皆出于蔡京私意而九十
八者係是崇寧初年所定多得其眞其後蔡京再將上書
人及己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黨籍凡雜至三百九人
看詳九十八人內除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
多是名德之臣曾任宰相者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
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七人曾任執政者梁燾王巖叟王
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
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安燾十六人曾任待制以上者蘇
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
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覿鮮于侁趙彥若

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种師道爲尹焞學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焞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
蔡京死于漳州十月种師道卒

卤孫升李周劉安世鞏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
楊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瑞鄒浩張舜民三十五
人庶官秦觀湯岐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耒歐陽
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孔
平仲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
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陳瓘朱光裔蘇嘉
陳瑾龔夬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三十九人所有三百九
人豁除九十七人其餘更有侍從官上官均岑象求及餘
官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等六人名德亦顯然可見
此外二百餘人姓名有不顯者及當時議論是非年遠別
無文字考究難以雷同開具是後推恩指揮止此一百三
家以章簡之奏也子讀元城語錄云元祐黨人只七十八
人則所謂九十七人者已附益十九人矣其中以予所知
如李清臣豈應在元祐之內鄭雍亦附章惇而陸佃雖在
荊公弟子中爲較勝然要不得云元祐之人也楊畏之巽
當駕李清臣而上之至庶官中亦多庸人廁其閒然則章
簡以前碑爲定者亦非不易之論也後碑正自多賢人特
混入者亦不可不考耳

元祐黨籍
曾任宰相者七人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　別爲涑水學案
忠烈文寬夫先生彥博　別見泰山學案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正愍呂微仲先生大防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忠肅劉莘老先生摯別見泰山學案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僕射韓先生忠彥並見高平學案
曾任執政者十六人內除鄭雍李清臣二人別見泰山學案
左丞梁況之先生燾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端明王彥霖先生巖叟
尙書王先生存
王存字正仲丹陽人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五年始歸時學者方尙雕篆獨爲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自以爲不及慶歷六年登進士第調嘉興主簿累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爲歐陽文忠公呂正獻公趙康靖公所知治平中入爲國子監直講歷知太常禮院先生故與王荊公厚荊公執政數引與論事不合卽謝不往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爲國史編修官修起居注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尙書轉戶部神宗崩哲宗立元祐陵財賞不論時告備宰相乘閒復徙之兵部元祐初還戶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尙書右丞三年遷左丞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召爲吏部尙書時在廷

朋黨之論寖熾先生爲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旣而降通議大夫先生嘗悼近世學者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庶人之制及歸老桑居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先生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其所守雍不可奪云參史傳

獻簡傅先生堯俞
懿簡趙先生瞻並見凍水學案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溫靖孫先生固別見凍水學案
資政范先生百祿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尙書胡先生宗愈別見鹿陵學案
文定蘇潁濱先生轍別見蘇氏蜀學案
端明劉先生奉世別見鹿陵學案
恭獻范先生純禮別見高平學案
石丞陸陶山先生佃別見荊公新學略
樞密安先生燾別見安定學案
曾任待制以上者三十五人內除楊畏一人
文忠蘇東坡先生軾別見蘇氏蜀學略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別爲華陽學案
待制王先生欽臣

王欽臣字仲至宋城人文公洙之子清亮有志操以文贊歐陽
文公公器重之用蔭入官文潞公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
歷陝西轉運副使元祐初爲工部員外郎奉使高麗還進太僕
少卿遷秘書少監開封尹錢勰入對哲宗言比閱書詔殊不滿
人意誰可爲學士者勰以先生對哲宗曰竟惇不喜乃以勰爲
學士先生領開封改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斥提舉太平
觀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年六十七先生平生爲文至多
所交盡名士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讎正世稱善本參史傳

祭酒姚先生勔

姚勔字輝中山陰人舉進士歷乳康令元祐初召爲左正言奏
御史中丞趙君錫雷同倪仰無所建明遷起居郎改國子祭酒

紹聖初言者論其阿附呂大防范純仁謫知信州再貶水部員
外郎分司南京參嘉泰會稽志

吳潛謹案先生名一作繩紹聖四年衢州居住

學士顧先生臨別見安定學案

徽猷趙無愧先生君錫別見高平學案

轉運馬先生默別見泰山學案

待制孔先生武仲別見濂溪學案

侍郎汪先生汾

王汾字口口鉅野人翰林學士禹偁會孫舉進士甲科仕至工
部侍郎入元祐黨籍參史傳

舍人孔先生文仲別見濂溪學案

學士朱先生光庭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待制吳先生安持

吳安持字口口浦城人同平章事充次子元祐時爲都水使者
遷工部侍郎仕終天章閣待制參史傳

龍圖錢先生勰

錢勰字穆父吳越王之後知諫院彥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千
言十三歲制舉之業成熙寧三年試應舉中祕閣選廷對入等
矣會王荊公惡孔文仲策遷怒罷其科遂不得第以蔭知尉氏
縣授流內銓主簿判銓陳古靈襄嘗登進班簿神宗稱之古靈
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爲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荊
公使弟和甫來見許用御史先生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爲萬里
計日授之奉使弔高麗還拜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以龍
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宗室貴戚爲之斂手雖丞相
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積爲衆所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工
部戶部侍郎進尚書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臨事益精哲
宗沍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林希帝以命先生仍兼侍讀以
啓行惇謫辭懼而求去帝曰豈非鞅鞅非少主之臣經經無大
臣之節者乎朕固知之毋庸避也嘗侍經幄帝雷與之語曰臺
臣論徐邸事其辭及鄭雍小人離閒骨肉如此若雍有請當付
卿以美詔慰安之既而雍至先生答詔帝見之謂能道所欲

言者惇因是極意排詆諷全臺攻之言不已罷知池州卒于官
年六十四訃未至帝猶卽其從弟景臻問安否元符末追復龍
圖學士同上

尚書李先生之純別見蘇氏蜀學畧

龍圖孫莘老先生覺別見安定學案

修撰鮮于先生侁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唐劒南節度使叔明裔孫也性莊重力
學舉進士爲江陵石司理參軍慶歷中天下旱詔求言先生推
災變所由興又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切調夔令通判綿州
簽書軍判官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初王介甫居金陵有重
名士大夫期以爲相先生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

壞亂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
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介甫介甫怒毀短
之神宗曰侁有文學可用介甫曰陛下何以知之神宗曰有章
奏在介甫乃不敢言凡居郡九年治所去閭中近姻戚忘午待
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文忠稱其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
傷民以爲三難徙京東西路後兩路合爲一以先生爲轉運使
時王呂當路正人多不容先生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
得賢之盛未有如今日者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長而
恥也故几所薦皆守道背時之士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文
忠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過揚先生往見爲衆吏所累罷主
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念東國困于役吳居厚掊斂虐害甿之
復以先生使京東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爲太常少卿
拜左諫議大夫見哲宗幼沖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在
職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詔滿歲進待制居無
何卒年六十九先生刻意經術著詩傳易斷爲范景仁孫之翰
推許孫泰山與論春秋謂今學者不能如之作詩平澹淵粹尤
長于楚辭蘇文忠讀九誦謂近于屈原宋玉自以爲不可及也
參史傳

學士趙先生彥若

趙彥若宗室子官翰林學士紹聖初章惇當國惡元祐黨人以
先生預修神宗實錄謫涇州參明一秩志

梓材謹案先生臨涸人宋史附其父師民傳僅云試中書舍人

端明趙先生鬲

宋元學案卷九十六　圭

趙鬲字公才邛州人第進士爲汾州司法參軍元祐初累遷至
樞密直學士五年拜端明殿學士遷太中大夫卒贈右光祿大
夫紹聖四年以其與元祐棄地議係其名于黨籍參史傳

待制孫先生升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哲宗立爲監察御
史朝廷更法度逐姦邪多所建明嘗上疏曰自二聖臨御登用
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材俱收並用近世
得賢之盛未有如今日者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長而
邪慝日消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效也願于耳
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疑閒一開則言者
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熾而壅蔽之患生非

朝廷之福也遷殿中待御史出知濟州踰年提點京西刑獄召爲金部員外郎尋拜殿中侍御史進侍御史由起居郎擢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黃廷基摭其過改集賢院學士給聖初翟思張商英又劾之削職知房州歸州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又貶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其在元祐初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爲戒世譏其失言　同上

修撰李先生周　別見涞水學案

忠定劉元城先生安世　別爲元城學案

宋元學案卷九十六　六

待制韓先生川

韓川字元伯陜人進士上第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用劉忠肅之薦爲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遷殿中侍御史張舜民論西夏事乞停封冊朝廷以爲開邊隙罷其御史梁燾及舜民爭之先生與呂陶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燾等去先生亦改太常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潁州進爲侍御史樞密都承旨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守潁徙虢州與孫君孚升同受責由坊州鄜州貶屯田員外郎分司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得故官知青襄二州卒　參史傳

待制賈先生易

賈易字明叔無爲人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與十錢使

宋元學案卷九十六　七

從學先生不忍使一錢每浹旬輒歸之年踰冠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閑法令歲議獄惟求合于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中稱平元祐初爲太常丞兵部員外郎遷左司諫宜仁后怒其訐欲謫之呂申公救之力出知懷州御史言其謝表文過徙廣德軍明年提點江東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改度支員外郎孫升以爲左遷又改國子司業不拜提點淮東刑獄復入爲侍御史上書言天下大勢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而毀譽不得其眞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四曰人材廢闕而教養不以其方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其言頗切直然志于抵阨時事無他奇畫出知宣州除京西轉運副使徙蘇州徐州加直祕閣元符中累謫保靜軍行軍司馬邵州安置徽宗立召爲太常少卿進右諫議大夫陳次升論其爲曾布客改權刑部侍郎歷工部吏部未滿歲爲眞以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尋入黨籍卒年七十三　同上

待制呂先生希純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文昭曾曲阜先生肇　別見盧陵學案

學士王先生覿

王覿字明叔如皐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編修三司令式刪定官不樂久居職求潤州推官除司農寺主簿轉爲丞司農時爲要官進用者多出此選先生拜命一日即求外韓絳高其節留檢詳三司會計絳出潁昌辟簽書判官坐在潤公關免屏居累年

起爲太僕丞徙太常哲宗立擢右正言進司諫先生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說朱公掞光庭許東坡試館職策問呂陶辯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說先生言蘇某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耳若悉攻同異深究嫌疑則兩歧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尙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尋改右司員外郎未幾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出知潤州蘇州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紹聖初知成都府徙河陽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卽位還故職知亂與軍過闕留爲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主管太平觀遂安置臨江軍先生清修簡潛人莫見其喜愠持正論始終再罹譴逐不少變無疾而卒年六十八紹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參史傳

安撫范先生純粹別見高平學案

修撰呂先生陶別見蘇氏蜀學案

尙書王先生古

王古字敏仲莘縣人文正公旦曾孫太常少卿靖之子也第進士熙寧中爲司農主簿使行淮浙賑旱苗還提舉四路常平王和甫安禮欲用爲太常丞神宗謂其好異論止以爲博士出爲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淮東刑獄歷工部吏部右司員外郎太府少卿紹聖初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與尙書蔡京不合詔徙兵部尙書爲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袁州徽宗立復拜戶部侍郎遷尙書與御史中丞趙挺之偕領放欠挺之言其除太多欲盡傾天下之財不可用遂改刑部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壅崇寧黨籍責衡州別駕安置溫州復朝散郎卒參史傳

梓材謹案黨籍碑之爲三百九人者有兩王古其一在餘官宋史無傳茅山志所云崇寧五年爲朝散郎簽書樂州軍州事判官廳公事者當是也

待制陳先生次升

陳次升字當時仙遊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介甫字說招諸生訓之先生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爲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屛斥既而第進士知安邱縣御史中丞黃履薦爲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提點淮南刑獄紹聖中復爲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爲姦乞收還威福之

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搢紳先生言陛下初卽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敕牓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于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敕牓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惇卞乘閒白爲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呂升卿察訪廣南先生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遂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先生累章劾章惇皆留中蔡卞誣其毀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爲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召爲侍御史極論惇卞會布蔡京之惡竄惇于雷居卞于池出京于江寧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潁昌府降集賢

殿修撰又落修撰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皆以論京卞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先生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元城安世稱其有功于元祐人謂能過呂升卿之行也同上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修撰謝先生文瓘

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進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哲宗時御史中丞黃履薦為主簿三年不詣執政府召對除祕書省正字考功右司員外郎徽宗立擢起居舍人給事中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黨事坐元豐上疏及嘗貽呂申公書再謫邵武軍移處州帝赦黨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適以為集英殿修撰知濟州卒參史傳

忠公鄉道鄉先生浩別為陳鄉諸儒學案

待制張浮休先生舜民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餘官三十九人

宣德秦太虛先生觀別見蘇氏蜀學略

庶官湯先生鼓

湯鼓

梓材謹案先生宋史無傳

侍郎杜先生純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諫議司馬先生康別見涑水學案

庶官宋先生保國別見荊公新學略

諫官吳先生安詩

吳安詩字傳正浦城人同平章事充長子在元祐時為諫官起居郎參史傳

龍圖張先生耒別見蘇氏蜀學略

直閣歐陽先生棐別見廬陵學案

侍講呂滎陽先生希哲別為滎陽學案

校理劉先生唐老

劉唐老官祕閣校理紹聖四年落職監桂陽鹽稅務以其為元祐姦黨故也參續資治通鑑

梓材謹案先生宋史附見陳忠肅傳

知州晁濟北先生補之別見蘇氏蜀學略

文節黃浩翁先生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司業黃先生隱別見涑水學案

郎中畢先生仲游附弟仲愈

畢仲游字公叔鄭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士安曾孫與兄仲衍同登第調壽邱梁城主簿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元祐初為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晁東坡為考官異其文擢為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召拜職方司勳二員外郎改祕閣校理知耀州徽宗時知鄭鄆二州京南淮南轉運副使入為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顏子以降皆爵命于朝冠冕居正而伯魚子思乃野服幅巾以祭為不稱詔皆追侯之先生早受知于司馬溫公呂申公不及用范堯夫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母喪故

未嘗得尺寸進然亦墮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年七十五弟仲愈
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崇政殿說書召對以爲諫
宗曰畢仲衍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爲都官郎中擢祕書少監
卒 參史傳

諫議常先生安民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郎中孔先生平仲 別見濂溪學案

宗丞王先生鞏 別見蘇氏蜀學畧

庶官張先生舜源

張舜源字澄之口口人元符三省言其與王定國輩累上
書議論朝政詔特勒停峽州居住 參續資治通鑑

朝散汪先生衍

汪衍口口人官朝散郎元符元年詔除官勒停永不收敘送昭
州編管 同上

校書余先生爽

余爽字荀龍分宜人知宣州良肱子與兄卞皆以任子恩試校
書郎先生尚氣自信不少貶以合世應元豐詔上便宜十五事
言過剴切元祐末復極言請太皇太后還政章惇憾其不附己
乃摘其言爲訕訕以瀘州防禦推官除名竄封州久之起知明
州未行以言者罷監東嶽崇寧中與卞俱入黨籍 參史傳

朝奉鄭一拂先生俠 別見荊公新學畧

諫官常先生立

常立字口口汝陰人秩之子始爲天平推官校書崇文院紹聖
中參卞薦爲祕書正字諸王府侍講崇政殿說書召對以爲諫
官會布欲傾卞貶監酒稅而卒 參宋簡錄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 別爲伊川學案

修撰唐先生義問

唐義問字士宜江陵人質肅公介之次子善文辭試禮部用舉
者召試祕閣質肅引嫌罷之熙寧中辟京西轉運司管句文字
累擢湖南轉運判官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
北轉運副使用文潞公薦加集賢修撰帥荊南請廢渠陽諸砦
蠻楊晟秀斷之以釱即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砦爲州進直
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棄渠陽罪貶舒州
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潁昌府卒 參史傳

奉議余先生卞

余卞字洪範分宜人校書爽之兄也博學多大畧累爲屠州判
官湖北安撫使司句當機宜文字討釱蠻有功知沅州蠻叛沿
邊巡檢設方畧復平之五溪蠻釱斷渠陽道先生適使湖北節
制諸將伐山開道入渠陽蠻遂降壽有詔廢渠陽軍爲砦盡拔
居人謢出之紹聖初治棄渠陽罪免歸徽宗即位復奉議郎管
句玉隆觀未幾復渠陽爲靖州又論前事免終于家崇寧中入
黨籍 同上

員外李先生格非 別見蘇氏蜀學畧

博士商先生倚

商倚字口口淄川人官太學博士入元祐黨籍有詩見同文館

集參宋詩紀事

正言張先生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庶官李先生祉

梓材謹案先生宋史無傳

正言陳先生祜

陳祜雲濠案碑刻祜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彥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岑象求豐稷張耒黃庭堅龔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分別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于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又論竇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卞乞貶伯雨等先生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參史傳

忠敏任先生伯雨別見蘇氏蜀學畧

朝請陳先生郛

陳郛字彥聖建陽人第進士知崑山縣歲饑屬邑希部使者意不敢蠲賦先生曰歲歉而賦不蠲饑卒滿壑何以奉公竟蠲之後爲司農丞未嘗謁政府遷太府丞請外除閩漕以元祐黨坐廢復朝請大夫卒先生性清鯁歷官五十年猶爲寒士參姓譜

通判朱先生光裔

朱光裔字公遠河南人紹聖二年通判府事參草堂寺題名

梓材謹案先生疑是公掞光庭兄弟行

庶官蘇先生嘉

蘇嘉

梓材謹案先生宋史無傳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別爲陳鄂諸儒學案

諫議龍先生吏

庶官呂先生希績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節孝歐陽先生中立別見涑水學案

承議吳先生儔

吳儔建安人正肅公育之孫官承議郎名在黨籍紹興五年贈

直祕閣官其家一人參續資治通鑑

又侍從官二人

待制岑先生象求

岑象求字巖起梓州人終寶文閣待制入黨籍參朱詩紀事

待制上官先生均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又餘官四人

司諫孫先生諤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父文用以信厚稱鄉里歿謚慈靜居士少挺特不羣爲張文定方平所器重登進士第調哲信主簿選爲國子直講陷虞蕃獄免元祐初起爲太常博士遷丞出爲利梓路轉運判官召拜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先生言漢唐朋黨之

禍其監不遠蹇序辰編類章疏先生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請如前詔書一切勿問章惇惡其拂己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爲右司諫遷左司諫俄以疾卒參史傳

博士范先生柔中

范柔中字元翼南城人舉進士官至宣德郎太學博士其學長于春秋著春秋見微十卷行于世折衷三傳去取諸家深得聖人之意元祐開上書言事後被禁錮遷謫死紹興初朝廷崇尚節義追贈直祕閣得官一子參江西人物志

提點鄧先生考甫

鄧考甫雲濠案碑刻作考甫史作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積官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元符末詔求直言先生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末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云蔡京嫉之謂爲詆訕宗廟削籍羈鎖鈞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八得歸惟先生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否遂卒于鈞參史傳

諫議江先生公望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家卒建炎末與陳了翁瓘同贈右諫議大夫同上

又曾任執政一人

文穆蔣穎叔之奇別見廬陵學案

又曾任待制以上一人

侍郎龔先生原別見制公新學畧

又庶官九人

考功鄧玉池先生忠臣

鄧忠臣字謹思長沙人熙寧二年進士仕至考功郎坐元祐黨參宋詩紀事

梓材謹案范忠宣文集補編載先生覆忠宣謚議跋云因覆謚忠宣遂入黨籍出守彭門改汝海以宮祠罷歸終于家後贈直祕閣所居玉池峯自號玉池先生

臺諫馬先生涓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學官尹先生材別見涑水學案

朝散李先生深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博士蘇先生昞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銀青周鄱江先生鍔別見士劉諸儒學案

舍人李先生昭玘別見安定學案

又不在碑目三人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縣令李先生勉附見范呂諸儒學案

知州家先生愿別見蘇氏蜀學畧

附攻元祐之學者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左僕射專以紹述爲事

安惇字處厚廣安人
同知樞密院事　議閱訴理書贖
蔡京字元長浦城人
左僕射　等元祐黨籍自書其碑
蔡卞字元度京弟
知樞密院事　韋惇引居要地
鄧慥字和叔陽武人
待制　與惇卞謀陷元祐舊臣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
右僕射　贊韋惇紹述
鄭雍字公蘧襄邑人
尚書左丞　附韋惇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
中書侍郎　發策絀元祐之政
楊畏字子安洛陽人
禮部侍郎　陰結韋惇
趙挺之字正夫諸城人
右僕射　建議紹述復排擊元祐諸人
黃履字安中邵武人
尚書右丞　附韋惇排擊元祐之臣
張商英字天覺新津人
右僕射　力攻元祐大臣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
同知樞密院事
來之邵字子才德延平人
御史
周秩字□□泰州人
京西轉運使
翟思字□□□□人
□□□□以上四人韋惇引居要地
蹇序辰字授之雙流人
蘇州守　議閱訴理書贖
吳材字聖取處州人
□□□
王能甫字□□□人
□□□以上二人排斥元祐諸賢
強浚明字□□錢塘人
□□□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
戶部尚書　以上二人爲蔡京客與定黨籍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
參知政事　阿附新法攻擊善類

宋元學案卷九十六　未

建炎元年丁未　建炎二年戊申　建炎三年己酉

四月欽宗北歸　十二月黃潛善汪伯彥並相
五月高宗卽位改元
十二月擢楊龜山時工部侍郎兼內殿侍講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座右正誣謂宣仁太后之罪追貶蔡確蔡卞鄧慥等官子孫不許入朝仕宦

建炎四年庚戌

五月范宗尹相
十一月詔追封贈故相呂汲公申公范許畢程預任伯雨襲吏部侍郎　張舜民四人名德尤著宜卽褒贈
八月秦檜相
贈伊川直龍圖閣召其孫將仕郎晟赴行在

紹興元年辛亥

七月高宗諭張守秦檜籍至今追贈未九成第一
八月秦檜罷
九月朱勝非復相

紹興二年壬子

四月賜進士張橫浦
三月朱勝非相
四月呂頤浩相

宋元學案卷九十六　申

紹興三年癸丑

四月朱勝非以母憂去位
七月勝非復相
九月呂頤浩罷

紹興四年甲寅

四月范元長沖直史館
五月元長薦尹和靖右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
九月趙豐公鼎相
十一月卻伯溫卒

紹興五年乙卯

二月張魏公浚相
四月魏公出行邊
和靖楊龜山卒
九月賜進士汪玉山應辰第一

紹興六年丙辰

魏公豐公並相
朱內翰震論孔孟之學傳于二程
五月謝上蔡良佐子集賢殿修撰提舉江克念特補右迪功郎州太平觀
十二月豐公免相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中庸

紹興七年丁巳

魏公豐公並相
正月周秘勁董弁沮格詔令九日董弁除三月秦檜復相
呂祉論君子小人之惑亂天下乞屏絕
三月胡文定安國乞自崇寧後伊川之學封爵邵張二程列于爲世大禁者二十有餘年
十一月和議起直學士院會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杞李彌

紹興八年戊午

二月除和靖祕書少監進除太常少卿
格詔令九日董弁除三月秦檜復相
呂祉論君子小人之
十月豐公免相秦檜專政
直學士院
六月以呂東萊本中

五年靖康初乃罷之陳公輔周秘厉公揆邁尹焞梁汝嘉樓炤至是僅十年而復禁共勃文定學術頗醇蘇符薛徽言御史方行義不修改文定提廷實館職胡珵朱松舉太平觀四月和靖以師程子如主馮時中趙雍皆之久月朱漢上震卒書郎兼說書力辭詔不受魏公罷請居亂州豐公復相

紹興九年己未　紹興十年庚申　紹興十一年辛酉

秦檜專政　秦檜專政　秦檜專政

正月和靖辭免待制四月綠用伊川孫暘　八月貶梗和議者張待講差提舉江州太平觀補將仕郎　九月成知邵州喻樗知平待制如故　八月貶梗和議者張九成知邵州喻樗知四月呂頤浩卒　饒宰陳剛中知安遠閻州教授毛叔度安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閻州教授毛叔度

紹興十二年壬戌　紹興十三年癸亥　紹興十四年甲子

秦檜專政　秦檜專政　秦檜專政

十一月和靖卒　五月張橫浦坐貶南安軍居住　四月秦檜請禁野史八月汪勃乞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說十月何若乞申戒師儒融伊川橫渠之學自是又設專門之禁者十有餘年逮檜死乃已　十一月朱勝非死

紹興十五年乙丑　紹興十六年丙寅　紹興十七年丁卯

秦檜專政　秦檜專政　秦檜專政

四月秦檜入居賜第是夜封出東方乃封天下敕書內一項云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禁雖　八月豐公卒于吉陽軍

紹興十八年戊辰　紹興十九年己巳　紹興二十年庚午

秦檜專政　秦檜專政　秦檜專政

四月賜進士得朱晦九月劉白水勉之卒正月竄胡致堂寅于新州庵裏　十一月竄胡忠簡于海南　潘舍人良貴卒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

秦檜專政　秦檜專政　秦檜專政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

秦檜專政　秦檜專政　秦檜專政

鄭仲熊復論　十月張震乞申勃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秦檜死士大夫之攻伊川者自是少息　十一月鄭仲熊論豐公立專門之學可為國家慮　九月曹筠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　六月葉伯羣謙論程氏之學不當一切擯棄詔取士毋拘程頤王安石一家之說自檜專國柄程學為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　十月安置魏公于吉州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

秦檜專政　秦檜專政

三月賜進士王梅溪十爵第一

附攻專門之學者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　左僕射　首唱和議

陳公輔字國佐臨海人　吏部員外郎　乞屏程學

謝山跋宋史陳公輔傳後曰玉山汪憨文定公會孫也其

慶元黨案表

曾任宰執者曾任待制以餘官三十一　武臣三人　四人

上者十三人　八人

趙汝愚別見玉山學案　朱熹別爲晦翁學案　劉光祖別爲徐諸儒學案　邱劉爲陳諸儒學案　皇甫斌　范仲壬　呂祖儉別見東萊學案　張致遠

周必大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彭龜年別爲嶽麓學案　王藺

陳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楊方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葉適別爲水心學案

薛叔似別見艮齋學案　項安世別見平齋學案

章穎別見玉山學案　李燾

鄭湜　沈有開並見嶽麓　會三聘別見滄洲

林大中別見諸儒學案　樓鑰別見鄮峰諸儒學案

游仲鴻別見諸儒學案　黃由

黃補別見慈湖學案　吳猊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何異

孫逢吉　李祥　楊簡別爲慈湖學案

士八人　八人

楊宏中　周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林仲麟　蔣傳　徐範　蔡元定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張衛　呂祖泰別見東萊學案

趙汝譜別見水心學案
趙汝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陳峴別見玉山學案
范仲黼別爲二江諸儒學案
汪逵別見玉山學案
袁燮別爲絜齋學案
陳武別見止齋學案
孫元卿
田潛
黃度別見止齋學案
詹體仁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蔡幼學別見止齋學案
黃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周南別見水心學案
吳柔勝別見晦翁學案

王厚之別見象山學案
孟浩
趙鑒別見邶劉諸儒學案
白炎震

宋元學案卷九十七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慶元黨案

梓材謹案是卷序錄統兄上卷元祐黨案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紹興三十年庚辰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八月陳魯公康伯言魯公相　魯公相

朱晦庵熹之賢召赴行在晦庵辭不出

九月魯公相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隆興元年癸未　隆興二年甲申

魯公相　正月史忠定浩相　十一月魯公復相

六月高宗內禪孝宗以魯公言再召晦庵

卽位　晦庵既見首論講學

十二月胡籍溪憲卒　復讎二事不合意除

武學博士待次

四月賜進士得呂東萊祖謙

五月忠定罷

十二月張魏公浚相　魏公薨

陳龍川亮上中興論　魯公罷

乾道元年乙酉　乾道二年丙戌　乾道三年丁亥

二月魯公卒　十二月魏文節杞相　陳正獻俊卿劉忠肅珙初秉政

促晦庵就職又以執政錢端禮等議論不合引歸　晦庵差充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修宮九月丁母憂

乾道四年戊子　乾道五年己丑　乾道六年庚寅

十月陳正獻相　春釋奠先聖太學錄　五月正獻罷

魏元履找之白宰相請罷王安石父子從祀而追爵二程宰相　八月王魯公淮相　是年賜進士黃由第

不可　八月虞雍公允文相　是年賜進士鄭僑第

乾道七年辛卯　乾道八年壬辰

雍公獨相　八月梁儀公克家相　五月晦庵主管台州崇道觀

九月雍公罷

淳熙元年甲午　淳熙二年乙未

二月雍公卒　葉衡獨相

十一月葉衡相

淳熙四年丁酉　淳熙五年戊戌

六月龔莊敏罷　三月史忠定復相　乾道九年癸巳

趙侍郎粹中奏乞去　召晦庵東萊張南軒不至

王霖而擇本朝名儒柱及曾逢南軒不至

列于從祀孝宗諭以趙衛公雄執政

淳熙六年己亥

范司馬二文正歐陽忠定薦晦庵差知南

蘇二文忠從祀趙衛公獨相

公欲置范歐而升司十一月忠定罷

馬蘇于堂上參政龔衛公相

茂良李彥穎不以爲

可乃不行

秋去王霖畫像

淳熙七年庚子　淳熙八年辛丑　淳熙九年壬寅

衛公獨相　二月象山訪晦庵于　魯公獨相

二月南軒卒　南康　正月除象山國子學

晦庵除提舉江西常　五月以史忠定爲少　正

平茶鹽待四年闕　師　八月晦庵以浙東賑

七月除直祕閣改除　六月忠定薦薛象先　濟有勞進徽猷閣

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楊慈湖陸象山陳益

九月陸復齋九齡調之石應之宗昭葉水

全州教授未上卒　心袁絜齋趙靜之善

十二月胡忠簡卒　署張子智等十五人

七月東萊卒

八月王魯公淮相

淳熙十年癸卯
魯公獨相
正月晦庵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杜門不出作武夷精舍居之
六月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時鄭丙爲吏部尚書亦上言近世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遂有道學之目
十二月象山遞赦令所刪定官

淳熙十一年甲辰
魯公獨相
十一月令峽州歲時存問郭白雲雍

淳熙十二年乙巳
魯公獨相

淳熙十三年丙午
魯公獨相
十一月除象山將作

淳熙十四年丁未
二月周益公必大相
六月案儀公本

淳熙十五年戊申
五月魯公罷
詔晦庵主管西太乙

監丞王紹事信論駁
改主管台州崇道觀
十二月陳魏公卒

淳熙十六年己酉
正月留魏公正相擢
何澹爲諫官攻益公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
卽位
五月益公罷
八月王淮死

七月晦庵除江西提宮並崇政殿說書除祕閣修撰依舊主管
魯公秉政日久士多崇褊宮辭職依舊直
失職益公相拱默無寶文閣
所預屬元善體仁準八月晦庵除兵部郎
同志者請于益公反官未供職林栗劾晦
庵極論貴以變通之庵奏狀彙水心適爲
理因疏納知名士廢晦庵辭誣及論陳賈
不叫者陳君舉傅良封事
而下三十三人益公晦庵除江東轉運副
雖不能叫然其後亦使辭十月差知漳州
多所收擢
十二月郭白雲卒

紹熙元年庚戌
魏公獨相
正月起陳止齋爲吏
部員外郎
二月劉文節光祖論
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入對復論前諫議大
夫上奏論學術不
可偏尚
羅椿密點卒
十月辛卯晦庵入見
又約彭子壽龜年同
請對白發侂胄之奸
黃正言度欲請侂胄
謀泄以內批斥去
閏十月晦庵除宮觀
忠定獨袖內批還上
樓宣獻繳封還錄黃
鄧舍人駁面奏乞留
上許除京祠已而不
下劉文節光祖又言
之陳文節傅良再封
還錄黃除晦庵寶文
閣待制與郡劉文節
再上疏留行不報樓
宣獻再封還錄黃有
旨依已降指揮孫侍
郎逢吉上疏留晦庵

紹熙二年辛亥
魏公獨相
正月留魏公正相擢
何澹爲諫官攻益公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
卽位
五月益公罷
八月王淮死

紹熙三年壬子
魏公獨相
十一月羅尚書點九
給事袁黃舍人裳黃第一
御史度葉郎官適等至卒
請光宗朝重華宮不六月胡簽樞晉臣卒
從

紹熙四年癸丑
三月葛丞相
五月賜進士陳龍川
七月寧宗卽位尊光
授黃直卿幹爲迪功
郎
八月晦庵除煥章閣
待制侍講
魏公罷
趙忠定如愚相
擢徐子宜誼中書門
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韓侂胄用事

紹熙五年甲寅
六月孝宗崩
九月劉子澄清之卒夫陳賈今右正言黃疑畏得疾于是過重
太學博士沈應元有掄檢點佞柔清議所
開力勸魏公以拔用非出貢與祠掄補郡
知名之士魏公從之二人皆攻道學者也
白是一時善類多聚
于朝
十二月詔起象山主
荊門軍

慶元元年乙卯
侫胄用事
三月忠定以右正言李沐論其擅權求勝知樞密院事自是主蔿舉改官並于奏牘而罷章茂獻穎上疏侫學之禁者凡六年前辭說不是侫學如蕾之李沐劾其附下忠定至衡州服藥而是侫學甘伏朝典
閏上疏請蕾之子宜罷劉李元德祥楊敬仲簡侫學之稱自此始
復疏蕾忠定沐又劾侫學甘卒
之元德敬仲俱罷

慶元二年丙辰
侫胄用事
正月京鏜相何澹同先是有詔監司帥守毋得以侫學之禁者凡六年前辭說不是侫學如蕾之李沐劾其附下忠定至衡州服藥而是侫學甘伏朝典
二月邵褒請自今權要不當立侫學之禁送連州拘管又配欽州牢城收管
十二月言者乞盧侫

慶元三年丁巳
侫胄用事
侫胄用事
是有詔監司帥守
自是主蔿舉改官並于奏牘
劉文節谷先後斥去
十一月晦庵罷知江陵府再辭提舉鴻慶宮
是年黃尚書裳亦卒

四月呂子約疏蕾忠定併晦庵彭子壽等不當去語侵孟中庸大學之書黨變而為逆黨防之侫胄子約送部州居住
安置鄧舍人馳封還州
七月呂子約卒于筠蕾魏公送邵州
六月言者楊寅論廷
胡紘論侫學猖獗魁兩優釋褐皆侫
不軌豈可容其徒不可輕召
十二月王沇乞置侫
沈繼祖以胡紘棄劾學之籍于是著籍者
送晦庵
十二月蔡西山元定四人待制以上則有
朱晦庵等十三人餘
官則有劉文節光祖
等三十一人武臣則
有皇甫斌等三人士
人則有楊宏中等八
人共五十九人
是年蔡西山卒于春
陵

六月詔宏中等各送
五百里外軍州編管十
劉德秀又劾孫東伯編
元卿袁和叔變陳蕃
吏武皆罷去汪季路
逢人劉子翬之亦罷
德秀上疏乞考覈其
偽而辨邪正
七月何澹論專門之
學知拙姦詐宜錄其
去偽詔楊朝堂于是
忠定引用之人一網
盡矣

十一月貴忠定元州
安置徐子宜南安軍
安置
十二月晦庵罷待制
仍舊宮觀

慶元四年戊午
侫胄用事
四月姚愈論姦偽之徒益名欺世乞定國是
五月命高文虎草詔二月詔劉文節落職
諭告偽邪之徒改視
回戀
十二月晦庵乞致仕

慶元五年己未
侫胄用事
正月詔彭子壽追三、
閏二月謝深甫相
三月晦庵卒于考亭
八月京鏜死
言者施康年論偽徒
會送偽師朱某之葬
乞嚴行約束

嘉泰元年辛酉
侫胄用事
二月議者又言偽學
之徒未能盡革願于
用人聽言之際防微
杜漸
貶益公為少保
八月李肅簡祥卒

嘉泰二年壬戌
侫胄用事
正月言者論習偽之
徒唱為攻偽之說乞
禁止
二月朔以張孝伯陳
景思言追復趙忠定
賛政殿大學士黨八
之見在者徐子宜誼
劉德秀光祖陳止齋
傅良章茂獻穎薛象
先叔似葉水心適林
正甫大中詹元善體
仁蔡行之幼學會無
逸三聘項平甫安世
范文叔仲黼黃商伯
顯游子正仲鴻之流

嘉泰三年癸亥
侫胄用事
五月陳自強相

嘉泰四年甲子
侂胄用事
十二月益公卒

開禧三年丁卯
侂胄專政
十一月三日定計侂胄伏誅
十二月錢象祖相

嘉定元年戊辰
二月詔趙忠定盡復史彌遠獨相
原官賜謚

嘉定二年己巳
正月以樓攻媿鑰參

開禧元年乙丑
侂胄用事
七月晉魏公卒
侂胄以太師弘興軍
節度使平原郡王平
章軍國事

開禧二年丙寅
侂胄專政
七月楊誠齋萬里卒
十二月吳曦受金命
稱王
彭子壽龜年卒

嘉定三年庚午
彌遠獨相
五月追贈晦庵中大
夫賜謚曰文
十二月李仲賈道傳
乞下除學禁之詔頒語孟集註列于學官
朱子四書定周程從之
張五先生從祀未行
是年呂奉然卒

嘉定四年辛未
彌遠獨相
六月林正惠大中卒知政事
七月邱忠定密卒
十月史彌遠相
晦庵有旨賜謚
詔裒錄上書六士
趙忠定轉贈太師追
封沂國公
十二月象祖罷
是年號為更化

嘉定五年壬申
彌遠獨相
十二月晦庵賜謚文
公博士章穎議謚文
忠劉考功彌正去忠
存文于是彭龜年孫
逐吉呂祖儉以大賜
謚
蔡西山特贈迪功郎

嘉定六年癸酉
彌遠獨相

嘉定七年甲戌
彌遠獨相
八月衛涇奏為
六月邱餘州壽隱奏

嘉定八年乙亥
彌遠獨相

嘉定九年丙子
彌遠獨相
正月賜東萊謚孔煒魏鶴山為周二程張
魏公了翁為周濂溪文安
十一月任伯起希夷
為二程請謚

嘉定十年丁丑
彌遠獨相
張南軒請謚

嘉定十一年戊寅
彌遠獨相
為呂東萊請謚
八月賜南軒謚博士
孔煒議謚曰宣揚考
功汝明覆議從之

嘉定十二年己卯
彌遠獨相

嘉定十三年庚辰
彌遠獨相
六月赦太常格議謚
濂溪曰元明道曰純節
伊川曰正樓考功觀十二月魏鶴山再為
橫渠請謚

嘉定十四年辛巳
彌遠獨相
三月李靳州誠之死

嘉定十五年壬午
彌遠獨相
五月賜進士蔣重珍
第一
博士議謚橫渠曰達仕郎
禮部侍郎議謚于明六月詔補伊川元孫
誠中三字取一字用源迪功郎
之鶴山擬用誠字議八月寧宗崩理宗即
者以為不可○雲濠位
來道命錄自註云國
史本傳稱謚曰明熊
氏去非性理羣書稱
謚曰獻未知孰是○
梓材案鶴山入為太
常少卿定謚曰明然
最後定謚曰獻

嘉定十六年癸未
彌遠獨相

嘉定十七年甲申
彌遠獨相

慶元黨禁
曾任宰執者四人

忠定趙子直先生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忠宣留仲至先生正

留正字仲至泉州晉江人鄂國公從效六世孫紹興十三年第進士孝宗朝除給事中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計時相不樂出知紹興府後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以簡素化民除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同知樞密事孝宗密諭內禪意拜右丞相光宗受禪姜特立擢知閤門事聲勢浸盛乞斥逐上意猶未決特立謁之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選左相葉翥張枸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先生奏之上大怒詔特立提舉興國宮孝宗聞之曰眞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丞相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之共政用黃裳爲皇子嘉王翊善世號得人拜少傅封魯國公力辭孝宗疾篤數請車駕過宮先生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適進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率同列乞早正嘉王儲位不報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寧宗即位遣使召還進少保封衛國公積數事失上意韓侂胄從而間之詔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又以張叔椿言落職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明年令自便量移南劍州詔復元官職致仕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開禧元年七月卒年七十八贈太師賜慶三年賜謚忠宣 參史傳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 別見泥許諸儒學案

獻肅王軒山先生蘭

王蘭字謙仲廬江人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爲信州上饒簿累除武學諭孝宗幸學先生迎法駕立道周上目而異之命小黃門問知姓名由是簡記遷樞密院編修官轉對奏五事讀未竟上喜見顏色明日諭輔臣曰王蘭敢言宜加奬擢除宗正丞出守舒州壽出手詔王蘭鯁直敢言除監察御史遷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輒諫不悉舉職給舍始屢繳駁內官醫官藥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警懼而正之平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扁扁落落惟卿一人除禮部侍郎兼吏部會以母憂去服除召還爲禮部尚書進參知政事光宗卽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政拜樞密使光宗精厲初政先生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輒留之納諸御坐或議建里居家廟力爭以爲不可因應詔上疏願陛下先定聖志條列八事疏入不報中丞何澹論之以罷去起卽關易鎭蜀皆不就後領祠卽江陵寧宗卽位改卽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七年卒先生晝言無隱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世 參史傳

採材謹案直齋書錄解題軒山集十卷言先生官僚攀附而登輔佐道誤濟私陳義棄然嘉定以來子孫不敢求仕亦不敢請謚至端平乃得謚獻肅云

會任待制以上者十三人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別爲晦翁學案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正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別爲嶽麓諸儒學案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文節薛象先先生叔似 別見艮齋學案
文肅章先生潁 別見玉山學案

文肅鄭襄之先生湜

鄭湜字溥之福州人光宗即位爲祕書郎因轉對首乞盡事親之道以全帝王之大孝慶元初權直學士院時趙忠定汝愚罷相去知福州先生草制坐無貶辭免 參姓譜

謝山答臨川論慶元黨籍鄭湜帖曰昨問慶元黨籍鄭湜帖曰昨問慶元黨籍之第七人鄭湜宋史無傳最爲愚攷福建通志湜字溥之一字蒲之閩縣人也乾道中成進士光宗時官祕書郎所陳皆讜論慶元初以起居郎權直學士院趙忠定公罷相湜草制有持危定傾任忠竭節語韓侂胄以其爲褒詞大怒出知本州後稍人陳蕃叟即陳武乃止齋從弟亦黨籍中人也其頗末具有別紙詳之而俱非陸子之徒所云別紙即此帖也

宋元學案卷九十七　士

爲刑部侍郎隸名黨籍卒詮文肅按李杼嘗問朱子曰溥之草趙丞相罷相詞固好以某觀之當時不做便乞出九爲奇特朱子以爲不必如此但後來既遷之後便出亦自好溥之卻不肯出所以可疑若不做而遽出亦無此例杼曰如富鄭公繳遂國夫人之封以前亦何曾有此朱子笑而不答然則溥之草制之後當遷一官其後始被外轉耳

溥之又有與朱子論戢盜法亦載語錄宋史寧宗本紀紹熙五年七月遣鄭湜至金告禪位金史交聘表明昌五年閏十月宋翰林學士鄭湜來攷之宋制翰林學士承旨之下爲直學士院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爲之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溥之本直院便金時暫假學士銜以行耳若陸文安公之卒溥之祭文以江淮總領署銜然則以祕書出爲總領以總領入爲直院也忠定罷相在慶元元年三月次年即有僞學之禁溥之既斥知外郡何以得遽入爲侍郎既召用何以又遭禁錮愚意或即草制時所遷之官而後人誤記之者溥之干黨籍列在高等其生平歷官之詳必尚有見于他書宋史自荒陋耳梓材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三云鄭溥之即鄭湜閩人慶元黨籍之魁諸葛誠之名千能會稽人陳蕃叟即陳武乃止齋從弟亦黨籍中人也其頗末具有別紙詳之而俱非陸子之徒所云別紙即此帖也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

正惠林先生大中 並見邛劉諸儒學案

少師黃先生由

宋元學案卷九十七　士

黃由字子由平江人舉進士第一累官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侍御史張巖奏其植僞黨與遂奉祠嘉定間起爲浙東安撫使仍官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卒贈少師 參姓譜

侍郎黃先生黼 別見涑水學案

尚書何月湖先生異

何異字同叔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石城主簿歷兩任知萍鄉縣丞相周必大參政留正以院轄擬之孝宗問有無列薦正等以萍鄉政績對迺遷國子監主簿遷丞轉對所言帝喜之曰君臣一體初不在事形迹有所見聞于銀臺司繳奏擢監察御史先生奏與丞相留正舊同官不敢供職御札不許引嫌遂拜命遷右正言累權禮部侍郎太常寺太廟芝草生韓侂胄

幸百官觀焉先生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胄不悅又以劉光祖于先生交密言者遂以先生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劾罷之久乃子祠起知夔州兼本路安撫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先生曰戊日酉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爲天狗蜀其將有兵乎丐祠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後四年吳曦果叛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明年擢工部尚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年八十一先生高自標致有詩名所著月湖詩集行世參史傳

獻簡孫先生逢吉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人也隆興元年進士第授郴縣司戶乾道七年太常黃鈞薦于丞相虞允文梁克家將處以學官先生竟就常德教授以歸紹熙元年遷祕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春二月雷雪之診交作詔求直言疏八事去蔽訣親講讀伸親駿崇氣節省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備擢爲右正言在諫垣七十日章二十上詞旨剴切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求去爲湖南提刑以祕書監召兼吏部侍郎俄爲孝宗攢宮按行使朱元晦辭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共不便潛激上怒中批與祠劉後溪光祖與先生同在講筵吏請曰今日某侍郎輪講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先生曰常所講論語今安得卽有講義已而問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論權與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逐元晦事相類先生欣然代之講因于上

前爭論甚苦上曰朱熹言多不可用先生曰熹議祧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其不可用寖失上意會彭忠諸遘年論韓侂胄專僭出補郡先生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遘年熹既以論侂胄紬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侂胄見而惡之趙丞相旣罷侂胄專國出知太平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謚獻簡

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同上

餘官三十一人

文節劉後溪先生光祖別爲邛劉諸儒學案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別見東萊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別爲水心學案

提刑楊淡軒先生方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別見晦翁學案

文肅李悅齋先生壁

龍圖沈先生有開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忠節曾先生三聘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忠公游先生仲鴻別見邛劉諸儒學案

文定吳畏齋先生猉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肅簡李先生祥

李祥字元德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爲錢塘縣主簿調濠州錄事參軍累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趙丞相以言去國

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秉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柰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拂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運副言者劾罷之于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沖祐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謚肅簡參史傳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知州趙嬾庵先生汝譜別見水心學案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宣奉陳東齋先生峴別見玉山學案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別爲二江諸儒學案

尙書汪先生達別見玉山學案

國博孫先生元卿

孫元卿字東伯口口人國子博士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知州陳先生武別見止齋學案

宗丞田先生滂

田滂字口口南劒人官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

宣獻黃文叔先生度別見止齋學案

龍圖詹先生體仁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懿蔡先生幼學別見止齋學案

提舉黃西坡先生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別見水心學案

正肅吳先生柔勝別見晦翁學案

寶文王先生厚之別見象山學案

直閣孟先生浩

孟浩字養直宜春人乾道進士知武寧縣有聲累遷知湖州以忤權貴罷後復起官至直祕閣爲人廉介一毫不妄取與爲文章有法度所著有鼇技集參姓譜

修撰趙西林先生聳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通判白先生炎震

白炎震字口口普州人成都府通判

武臣三人

統制皇甫先生斌

皇甫斌字文仲華山人官池州都統制

鈐轄范先生仲壬

范仲壬蜀人贍太保琮之弟璨四世孫寥徽宗時有功避不以自名官至右武大夫先生其從孫也武舉中第裁八年出知金州後爲利路鈐轄嫌尙使氣鄉里敬服故其後以武聞云參氏族譜

鈐轄張先生致遠

張致遠字口口南劒人江南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知軍楊先生宏中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時趙忠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迎立寧宗于嘉邸以成喪禮朝野晏然遂命忠定爲右丞相登進耆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慶厯元祐之治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沐爲右正言首論罷忠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忠定孔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採爭俱被斥先生曰師儒之去于誼安乎衆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衛蔣傅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疏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社稷邪枉要其歸心實在于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于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

黨錮徹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聞也臣竊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于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爲父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于此竟頴力辭其非首遭斥逐聞者已駭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詆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爲之憤悒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議之不可泯也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于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于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于今日邪陛下厲精圖政方將正

三綱以維人心采羣議以定國是遽聽奸回梟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寄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繳副封于臺諫侍從侂胄大怒坐以不合上書之罪六人皆編置以先生爲首將竄之嶺南中書舍人鄧馹上書救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拜于榻前至數十丐免遠徙上惻然許之乃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爲六君子明年移福州聽讀嘉泰三年寧宗幸學特旨放還開禧元年登進士第教授南劍州侂胄誅先以言得罪者悉加褒錄嘉定元年特遷先生一秩亦不拜累改宣教郎通判潭州以親老請祠差知武岡軍未受卒年五十三　參史傳

忠文周先生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縣令張先生衛

張衛字用叟侯官人官終泰和令嘗同楊宏中上書參福建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之名福建通志作道與衛古今字爾宋史忠義傳稱先生以父任補官有二子與周端朝同登進士第

太學林先生仲麟

林仲麟字景仲寧德人倜儻有大志淳熙五年試太學第一慶元中與楊宏中等六人上疏救趙忠定韓侂胄怒送毘陵編管先生毅然不少詘時有慶元六君子之稱參姓請

太學蔣先生傳

蔣傳字象夫信州人先生久居太學忠鯁有聞叩閽之事皆其屬稟云參宋元通鑑

朝奉徐先生範

徐範字彝父侯官人少孤刻苦授徒以養母與兄同舉于鄉入太學未嘗以疾言遽色先人趙丞相去位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論救之俱被斥逐同舍生議叩閽上書書已具有閩士亦署名忽夜傳韓侂胄將竄言者重辟閩士怖請削名其友亦勸止之先生曰業已書名矣尚何變書奏侂胄果大怒謂其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編管先生諭臨海與兄歸同往禁錮十餘年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授清江縣尉歷知邵武軍遷國子監丞徒太常丞權都官郎官改祕書丞著作郎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

討以朝奉大夫致仕卒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參史傳

文節蔡西山先生元定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監獄呂先生祖泰別見東萊學案

附攻慶元僞學者

韓侂胄字節夫安陽人平章軍國事力攻僞學

京鏜字仲遠洪州人右丞相實發僞學之名

何澹字自然處州人樞密主僞學之禁者六年

劉德秀字仲洪洪州人諫議大夫首論留忠宜引僞學之罪

胡紘字□□處州人御史論僞學猖獗圖爲不軌

李沐字□□湖州人正言論罷趙忠定又劾留忠宣

劉三傑字□□婺州人正言論僞學黨變爲逆黨

施康年字□□通州人正言乞嚴行約束僞徒送葬

姚愈字次愈平江人大諫論姦僞之徒盜名欺世

陳賈字□□舒州人兵部侍郎乞擯斥道學

楊大法字元範婺州人侍御

張釜字□□鎮江人大諫指劉文節涪州學記爲詬訕

錢象祖字□□錢塘人參政

葉翥字□□處州人尚書奏禁語孟學庸等書

許及之字深甫溫州人樞密

張巖字□□揚州人侍御奏黃少師由檜僞黨

陳謙字□□興化人侍御

傅伯壽字□□泉州人侍郎

汪義端字子充黟縣人勃瑯中書舍人

高文虎字炳如明州人直院草僞徒改視同聽語

張伯垓字□□秀州人察院

廉師旦字周卿平江人吏部侍郎

趙善堅字德固宜春人發州簽判

林采字□□□人監察御史

沈繼祖字□□興國人監察御史以胡紘奏稟刻晦庵

丁逢字□□常州人川秦都大

邵褒字□□秀州人司直請僞學不得除在內差遣

王沇字□□□人衡州守乞著僞學籍

錢鎡字□□□人衡州守

余嘉　字□□漳州人
新州教授　上書乞斬晦庵

趙師召　字□□□□人
迪功郎

張貴謨　字子智處州人

黃掄　字□□□□人
右正言

鄭丙　字少融福州人
淳熙閒吏部尚書　言僞學不宜信用

林栗　字黃中福州人
淳熙閒兵部尚書　劾晦庵不供職

王淮　字季海金華人
淳熙閒右丞相　實始慶元僞學之禁

趙彥逾　字德老明州人
資政殿大學士

謝山跋趙彥逾傳曰深寧先生所著四明七觀甚稱彥逾之清節不意大儒立言亦尚有阿私也彥逾之爲人尚足道乎案彥逾晚與樓林二參政並召右司諫王居安言樓

紹定元年戊子
彌遠專政

紹定二年己丑
彌遠專政
九月晦庵改封徽國五月蔡九峯沈卒

紹定四年辛卯
彌遠專政

紹定五年壬辰
彌遠專政
是年賜進士徐元杰第一

紹定六年癸巳
十月鄭忠定清之相
彌遠卒
十一月召陳和仲塤爲樞密院編修官

端平元年甲午
忠定獨相
五月召徐文清儀爲泰山邵康節歐陽永叔周濂溪司馬溫公太常少卿
九月召眞西山爲翰苑張橫渠程明道伊川等十人從祀孔子廟庭
林學士魏鶴山直學士院

端平二年乙未
正月詔議胡安定孫復石介

端平三年丙申
九月崔與之相

三月眞西山參知政事
五月西山卒
六月喬文惠行簡相
八月詔趙忠定配享孔子廟庭
十二月知泂州高稼死節

嘉熙元年丁酉
八月詔趙忠定追封福王

嘉熙二年戊戌
正月喬文惠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史嵩之相
十二月崔清獻與之卒
以陳和仲爲國子司業

嘉熙三年己亥

嘉熙四年庚子
閏月李文清宗勉卒　史嵩之專政

淳祐元年辛丑
正月周二程張朱列

淳祐二年壬寅
嵩之專政

寶慶元年乙酉
史彌遠專政
八月賜張橫浦謚曰文忠

寶慶二年丙戌
彌遠專政
正月賜陸復齋九齡謚曰文達沈定川煥謚曰端憲

寶慶三年丁亥
正月賜晦庵太師追封信國公

淳祐三年癸卯
嵩之專政

淳祐六年丙午

淳祐九年己酉
正月范文肅卒
閏二月趙葵相

淳祐十二年壬子
方叔獨相

寶祐三年乙卯

寶祐六年戊午
四月丁大全相

景定二年辛酉
似道專政
正月加封張南軒華陽伯呂東萊開封伯于從祀孔子廟庭

景定五年甲子

咸淳元年乙丑

于從祀濂溪封汝南伯明道封河南伯伊川封伊陽伯橫渠封郿伯
二月喬文惠卒
五月賜進士得王厚齋應麟

淳祐四年甲辰
嵩之專政
九月嵩之去位
十二月范文肅鍾杜卒
清獻範相

淳祐七年丁未
四月鄭忠定復相

淳祐十年庚戌
是年賜進士方逢辰第一

淳祐十一年辛亥
十一月謝方叔吳潛相

寶祐二年甲寅
八月董槐相

寶祐四年丙辰
十月程元鳳相
五月賜進士文文山八月訟之死
天祥第一

寶祐五年丁巳
元鳳獨相

開慶元年己未
十月吳潛復相
買似道相

景定元年庚申
四月吳潛罷

景定三年壬戌
似道專政
六月吳教夫潛墓卒
陽伯呂東萊開封伯于祔州

景定四年癸亥
似道專政
五月癸州布衣何基建寧布衣徐幾並授迪功郎

咸淳元年乙丑

淳祐五年乙巳
嵩之專政
九月嵩之去位
十二月范文肅鍾杜卒
清獻範相

淳祐八年戊申
四月鄭忠定復相

淳祐十年庚戌
是年賜進士方逢辰第一

淳祐十一年辛亥
十一月謝方叔吳潛相

寶祐二年甲寅
八月董槐相

寶祐四年丙辰
十月程元鳳相
五月賜進士文文山八月訟之死
天祥第一

寶祐五年丁巳
元鳳獨相

開慶元年己未
十月吳潛復相
買似道相

景定元年庚申
四月吳潛罷

景定三年壬戌
似道專政
六月吳教夫潛墓卒
陽伯呂東萊開封伯于祔州

景定四年癸亥
似道專政
五月癸州布衣何基建寧布衣徐幾並授迪功郎

咸淳元年乙丑

似道專政
九月竄建寧教授謝枋得于興國軍
十月度宗即位

咸淳三年丁卯
似道專政
三月程元鳳復相
八月葉夢鼎相

咸淳六年庚午
似道專政
正月江萬里罷

咸淳九年癸酉
似道專政

德祐二年丙子
正月吳堅文天祥相
李芾死節
趙良淳死節

咸淳元年乙丑
似道專政

咸淳四年戊辰
似道專政
十二月程元鳳卒

咸淳七年辛未
似道專政

咸淳十年甲戌
似道專政
七月瀛國公即位
十一月王爚相
十二月章鑑相

德祐元年乙亥
二月似道罷
四月陳宜中留夢炎相
五月賜癸州處士何基謚文定王柏承事郎
九月似道拉殺于南劍州
十一月以謝疊山爲江西招諭使

咸淳二年丙寅
似道專政

咸淳五年己巳
似道專政
三月江萬里馬廷鸞相

咸淳八年壬申
似道專政

附晚宋詆詈諸儒者

周密字公謹吳興人
義烏令白號弁陽老人又號四水潛夫
梓材謹案周公謹先爲齊人後徙湖洛之學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遍流徂源論著講解卓然自爲一家者惟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朱元晦而已此外有橫浦張子韶象山陸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參呂宗杲薛陸又參呂宗杲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于異端而不自知至于孔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語也又云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

名衷衣博帶危坐闊步或鈔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爲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于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于養利無所分別此聖人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爲僞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由前之說尚爲平允之論由後之說不無有所詆詈故其癸辛雜識後集謂饒雙峯自詭爲黃勉齋門人雜識別集目王厚齋爲形拘言徐徑畈沾激太過且謂其無忌憚云至其浩然齋雅談有云朱之文治雖盛然諸公幸崇性理卑藝文朱氏主程而抑蘇呂氏文鑑去取多朱意故文字多遺落者極可惜且引葉水心洛學興而文字壞爲至言意欲伸文詞以抑道學與野語前說不自相矛盾邪

宋元學案卷九十七終

荆公新學略表

王安石——子雱

盧陵門人　龔原——鄒浩別爲陳鄔諸儒學案

沈躬行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王無咎

晏防

陸佃——子宰——孫游

呂希哲別爲蔡陽學案

汪澥

鄭俠

蔡肇

陳祥道——弟暘

許允成

別附呂惠卿

蔡京

蔡卞

林希

蹇序辰父周輔

馬希孟

方慤

孟厚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安禮
王安國
並荊公弟

王昭禹
鄭宗顏
耿南仲
王安中
並爲新學者

曾鞏 別見廬陵學案

孫侔
並荊公講友

宋保國
荊公學侶

元孫厚之 別見象山學案

李純甫 別爲屏山鳴道集說畧 王學餘派

荊公新學畧

廬陵門人

文公王臨川先生安石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鄞縣全祖望補本

祖望謹案荊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爲荀子已而聚訟大起三經新義纍數十年而始廢而蜀學亦遂爲敵國上下學案者不可不窮其本末也且荊公欲明聖學而雜于禪蘇氏出于縱橫之學而亦雜于禪甚矣西竺之能張其軍也述荊公新學畧及蜀學畧

梓材案是條序錄兼蜀學而言之謝山以其並爲雜學故列之學案之後別開之學畧云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登有盛名舉進士高第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召試館職固辭知鄞縣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仲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以文潞公薦再召試爲萃收判官出知常州提點江東刑獄入爲三司度支判官獻書萬餘言極陳當世之務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除同修起居注固辭遂除知制誥神宗即位除知江寧府召爲翰林學士未幾參知政事先生既執政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繼興矣自變法以來御史中丞呂誨等力請罷

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莘老覺李公擇常胡完夫宗愨御史張天祺戩王子韶陳古靈襄程明道顥皆論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前宰相韓魏公琦亦上疏論青苗之害先生稱疾求分司不許三年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知制誥其徒呂惠卿修撰經義先生提舉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先生率羣臣入賀神宗解玉帶賜之以旌其功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閎見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亂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先生裁損之先生重爲解乃已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遂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呂惠卿爲先生所知驟引至執政洎先生再相苟可以中先生無不爲也會

先生子雱卒先生丐奉祠以使相爲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又辭使相乃以左僕射爲觀文殿大學士元豐三年改封荆國公退居金陵始悔恨爲惠卿所誤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卒贈太傅紹聖初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二年配享文宣王廟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于從祀後又罷配享神宗廟而尊其封爵初先生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雲濠案制公著有臨川集一百卷後集入十卷易義二十卷詩經新義三十卷左氏解一卷禮記要義二卷孝經義一卷洪範傳一卷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注二卷　晚歲爲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且以經試于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生性强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先生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八年不復召而恩顧不久衰云參東都事畧

祖望謹案靖康閒以龜山言不當配享乃降安石于從祀紹興六年張魏公獨相以陳公輔言禁臨川學乾道五年魏元履請去荆公父子不果淳熙四年趙粹中又言之上以輔臣之言謂前後毀譽雖不同其文章終不可掩但去王雱而議升范歐馬蘇亦不果

臨川文集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爲之于此不知求之于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于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于是示之以義其于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窮者之心爲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劫于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

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于民者也凡所爲仁義禮亦無以異于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于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而莫知其爲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于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爲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饑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于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王霸論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于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于外而見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于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于惡而不知七者之出于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後動焉動而當于理則聖也賢也不當于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于情之發于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于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于情之發于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于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所不能亦歸于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爲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是過于義也爲行而過于義宜乎孔子之無取于其材也勇過于義猶且不可況小人耳自其求性于君子求情于小人耳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于君子求情于小人耳自其

于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于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
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于義無
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
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愼處于善耳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
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
蓋亦勿思而已矣 勇惠論

仁者聖之次也知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知者也未有知而
不仁者也然則何知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
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于事而無不當于仁也此
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爲仁也臨行而思臨言
而擇發之于事而無不當于仁也此知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

則異矣及其爲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知者動何也曰譬今
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
舟折車無事于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
仁知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
沛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
能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沛溢乎四夷而吾
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知者之所以必動也
故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
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知者樂然則仁者
不樂知者不壽乎曰知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
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

而曰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
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冉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
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仁知論

君子所求于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予曰于
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于聖人
若當絕也及爲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于宰予有辨
命之善則取之于冉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
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于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
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問其餘則未爲好
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
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于人者薄所

以取人者厚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
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眾矣惡足以取人善
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
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
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取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
由可知已故薄于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于論人所以求其全
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于是哉 中論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于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
矣孔子之始也食于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己則反而食
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
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于是之衛衛靈

公不可與處也于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于賢人其不足與有爲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爲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于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于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與命也道之將廢與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行道

或曰孟荀楊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爲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

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于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知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于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爲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于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爲善者僞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

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僞也爲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爲烏在其爲僞也且諸子之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楊子之言爲似矣猶未出乎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愛惡慾情者乎喜怒愛惡慾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愛惡慾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知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知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于善也爲之則是愚者之于知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蓋伏羲之知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知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況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有意于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原性

善教者滅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致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于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于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于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

制煩爲之防劬劬于法令誥戒之閒藏于府憲于市屬民于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幸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鄰之長疏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于是嘉石以慙之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于市朝放之于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于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強之爲言其猶圉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

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原教

天有過乎有之陵厲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閒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于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聞始漸有畏懼作前後元豐行以諛上蓋求係全也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幸天下而先是安石作詩義序極諛上神宗卻之令別撰

安石與呂惠卿一帖無令上知惠卿既叛安石以帖上之上問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于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于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原過

附錄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何如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明道嘗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以上程氏遺書

溫公戒金陵用小人金陵曰法行即逐之溫公曰誤矣小人得路豈可去也他日將悔之元城語錄

稀材謹案元城語移此者五條其四條見後

韓絳自請前日謬于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歎曰卿不遂非甚好若王安石則言宰臣之道矣

元豐末不得已創爲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乎媿文彥博矣王珪問故上曰彥博嘗爭國馬奏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珪曰國馬是王安石堅請本非聖意上復歎曰安石誤朕豈止一事

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官制行變色曰許大事安石竟畧不得與聞始漸有畏懼作前後元豐行以諛上蓋求係全也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幸天下而先是安石作詩義序極諛上神宗卻之令別撰

安石與呂惠卿一帖無令上知惠卿既叛安石以帖上之上問

熙河歲費之實于安石安石諭王韶不必以盡數對韶牧安石亦以其言上之

神宗一日盡釋市易務禁錮保人在京師者無慮千人遠近驩喜神宗歎曰百姓富家猶不肯圖小利國家何必屑屑如此若更在位數年則躬自除之不使後日讓者紛紛

梓材謹案以上諸條皆晁景迂初見欽宗之言其全文載邵氏聞見後錄邵氏云亦陳瑩中尊堯之意也今所錄者字句似微有不同

口口曰本朝因楊炎之稅法租庸調已幷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常役則調春夫非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再三調也而又爲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鹽錢曰過月錢其餘尚有難以條舉者廟

堂之所謨謀者錢也刑罰之所重而不赦者錢也文移之所急者錢也能催科者爲賢不能者爲不賢廉恥盡矣

劉元城曰漢大臣于人主前說人長短各以其實如匡衡謂朱雲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也金陵亦非常人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爵爲意與溫公同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而諸人輒溢惡謂其爲盧杞李林甫王莽故人主不信此進言之過

又曰五帝之法尚不同金陵乃欲以成周之法行之今祖宗所以不多爲法令者正恐官吏緣此擾民也金陵欲行新法恐州縣慢易故擢用新進少年至于特旨御前處分金字牌子一時指揮之類紛紛而出其枋必爲奸臣所竊天下欲不亂得乎

又曰金陵三不足之說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爲萬世禍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人臣欲問之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攬之今乃教之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事不可爲也

又曰祖宗以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似乎舒緩不振故神廟必欲變法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又有虛名實行強辯堅志不可動反覆詰難使人主從之乃已曰及元豐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寧比矣

呂滎陽曰王介甫解經皆隨文生義更無含蓄學者讀之更無可以消詳處更無可以致思量處

晁景迂上封事曰三經之學義理必爲一說辭章必爲一體以

爲一道德道德如是其多忌乎古人謂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正今日之患也援釋老誕慢之說以爲高挾申韓刻覈之說以爲理使斯士浮僞慘薄古人謂王衍清談之害甚于桀紂致今日之害者其罪又甚于王衍也其尚書之說如老不可敬禍不足畏之類誣經害教陰貽天下之禍王安禮爲臣言神宗皇帝天度高遠常患三經義未副其意宜諭異日當別刊修則今之承學之士兢兢三經惟謹者未必當神宗之意也若其字說則神宗本留中不以列學官近乃列之厥律亂常尤甚果何等書也

又答袁季皐曰荊公戲明道曰伯純縱高不過至十三級而止明道謝曰公自十三級而出上據相輪恐難久以安也

楊龜山曰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己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賕不受賕豈分外事乎

陳右司曰陰陽災異之說雖儒者不可泥亦不可全廢王介甫不用若爲政依之是不畏天者也

又曰學者非特習于誦數發于文章而已將以學古人之所爲也自荆公之學興此道壞矣

吳叔揚曰字說詩字從言從寺謂法度之言也詩本不可以法度拘若必以法度言然則待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又曰荆公嘗以道揆自居而不聽道與法不可離如舜爲法于

法度之病也不知此乃詩本于道何足以爲法道而劉靜春曰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于己者反不逮舊故上誤裕陵以至于今後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學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則人材自出治道自舉

祖望謹案此條最精

倪氏經鉏堂雜志曰荆公字說以轉注假借皆爲象形象意此周禮一部教忠教孝道正寓于法中後世以刑法爲法故流于申商以漢制沒入家財爲奪以馭貧尤害理三代安得有沒入人臣家財之法古者臣下去國待放于郊然猶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此所謂馭

又跋了齋日錄辯曰古人自格物致知以至平治天下初無二本自本身徵民以至考建質俟初無二理今曰不通政事御深

于經術又曰其人節行過人甚多審如其說是能格致誠正而不能行之天下國家本諸身矣而庶民且不合他可知也此理曉然易知而能惑世誣民于十九年間以養成亂本又能使紹聖以後守其說而莫之改也嗚呼

林竹溪虙齋學記曰和靖曰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爲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之子宗文字求仁嘗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于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介甫亦有易解其辭甚簡疑處甚缺後來有印行者名曰易義非介甫之書和靖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甚公今人皆以斷爛朝報爲荊公罪冤矣然亦荊公有以招之

又曰鄭漊西曰半山字說不足爲穿鑿許愼識文識字而求義太　是可謂之穿鑿半山未能別文字也某有三語曰無義之理理之眞有義之理理之失多義之理理之妄此言高矣哉

祖望謹案此說似未可據

謝山荊公周禮新義題詞曰三經新義盡出于荊公子元澤所述而荊公門人輩皆分纂之獨周禮則親出于荊公之筆蓋荊公生平用功此書最深所自負以爲致君堯舜者俱出于此是固熙豐新法之淵源也故鄭重而爲之蔡絛以爲政和祕閣所藏其書法如斜風細雨定爲荊公手蹟其後國學頒行之板爲國子司業莆田黃隱所毀世間流傳遂少僅見王氏訂義所引而已荊公解經最有孔鄭諸公家法言簡意核惟其牽纏于字說者不無穿鑿是固荊公一生學術之祕不自知其爲累也蓋嘗統荊公之經學而言之易傳不在三經之內說者謂荊公不愜意而置之然伊川獨令學者習其書容齋記毛詩八月剝棗荊公一聞野老之言輒改其說則亦非任情難挽者朱子于尚書推四家荊公與焉且謂其不强作解事而禮記之方馬數家亦稟荊公之意而爲之者至今禮記注中不能廢兩雅成于陸氏而以其餘爲埤雅既博且精彼其門人所著尚有不可掩者如此至若春秋之不立學官則公亦以其難解而置之而並無斷爛朝報之說見于和靖語錄中所辯尹覲宋志荊公嘗作左氏解一卷則非不欲立明矣荊公又嘗與陳用之許允成解論孟然則去其字說之支離而存其菁華所謂六藝不朽之妙良不可雷同而詆也而況是書又荊公所最屬意者乎

又記荊公三經新義事曰荊公三經新義至南渡而廢秉元祐時不過曰經義兼用註疏及諸家不得專主王氏之解所禁者字說耳獨莆田黃隱作司業竟焚其書當時在經筵諸公不以爲然彈章屢上案山堂考索所載元祐元年十月癸丑劉摯言國子司業黃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衆故相王安石經訓視諸儒義說得聖賢之意爲多故先帝立之于學程式多士而安石晚年字說溺于釋典是以近制禁學者無習而已至其經義蓋與先儒之說並

存未嘗禁也隱猥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妄意迎合欲廢其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輒加排斥何以勸率學校同時呂陶亦言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註未必盡是王氏之解未必盡非隱之誦記王氏新義推尊久矣一旦聞朝廷議科舉則語大學諸生不可復從王氏或引用者類多黜降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忿怒欲繩以法尤可鄙也于是上官均等皆乞罷隱慰公論由此觀之元祐諸賢平心亦已至矣嗟乎蔡京之欲毀通鑑蓋隱有以啟之韓忠獻所云鬼怪輩塚事也

附傳

左丞王先生安禮

王安禮字和甫荆公之弟早登科辟河東幕職轉運使呂公弼薦于朝召對適荆公當國除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破例特賜之坐遷直集賢院歷知潤與湖州爲開封判官嘗偕尹奏事既退獨留訪天下事帝甚向納俄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言自古大度之主不可以言語罪人蘇軾以才自奮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貰之尋進知制誥帝數失皇子用太史言欲徙民墓迫京城者無慮數萬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于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家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徐禧兵樂之敗帝始悟歎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久之御

史張汝賢論其過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江寧紹聖初遥職知亦興軍二年知太原卒年六十二贈銀青光禄大夫爲人偉風儀論議明辯常以經綸自任而闊畧細謹以故數詒口語云參史傳

祕閣王先生安國

王安國字平甫亦荆公弟自丱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文語皆驚人神宗卽位近臣薦其才行爲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監召對神宗問安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神宗默然久之除崇文院校書故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初呂惠卿諂事荆公先生惡之一日荆公與惠卿論新法于其第先生好吹笛荆公諭之曰宜放鄭聲先生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深銜之乃因鄭俠獄陷先生坐非毀其兄放歸田里歲餘而卒年四十七有文集六十卷元祐中復祕閣校理參東都事畧

荆公講友

文定曾南豐先生鞏別見廬陵學案

縣令孫正之先生侔

孫侔字少述吳興人四歲而孤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多自得之文甚奇古內行孤峻少許可非其所善雖鄉不與通也慶歷皇祐中與王介甫曾子固名聞江淮母病革義不得仕客居吳門吳興丹陽揚子聞士大夫敬畏之劉原父知揚州薦其居則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扶世詔試祕書省校書郎揚州州學教授不赴英宗卽位沈遘王陶薦其可備侍從以忠武軍節度

推官知來安縣熙寧三年韓維復薦之以爲常州團練推官省
不受介甫少與友善兄事之介甫爲宰相道過眞州先生待之
如布衣時參哲宗實錄

梓材謹案劉公忠傳云處士之有道者孫侔常秩王令侔揚州人好爲古文章九方廉不能與俗浮沈而接物則恭以和實錄謂其晚年卞急至于罵坐怒鄰異矣朱子爲劉子和傳言子和之父娶長垣趙氏實吳興孫侔先生外孫女讀書能文實生子和云又案林希爲先生傳云從其母家揚州母親教之又云慶曆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于江淮間侔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有賢人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則正之即先生矣

荊公學侶

庶官宋先生保國

宋保國不知何許人荊公嘗答其書曰使人之至示以經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豈敢鹵莽以虛來旨所示極好尙有少疑想榮從非久淹于符離冀異時肯顧我可以究懷未爾參臨川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蓋荊公學侶後入元祐黨籍宋史無傳

荊公家學盧陵再傳

龍圖王元澤雱

王雱字元澤荊公之子也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强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荊公力主其議蓋兆于此舉進士調旌德尉元澤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二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荊公執政所用多少年元澤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不用詔以爲國子直講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參史傳

縣丞晏先生防

晏防字宗武臨川人丞相殊之姪雲凌案謝溪堂誌先生墓云大丞相元獻公宗武叔祖也則當爲姪孫　幼學于王荊公主崇仁簿萬載丞行李蕭然遣家奴致米乃得歸赴調卒于京先生寬厚好學安于義命不可榮辱所著有侯門集十卷俱甌脫集一卷　同上

石丞陸陶山先生佃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讀書躡屩從師不遠千里受經于王荊公入京適荊公當國首問新政先生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召補國子監直講荊公子雱用事好進者坌集其門先生待之如常同王子韶修定說文入見神宗問大裘冕裘先生敷奏詳明神宗反覆觀圖翌日又下詔賚粟求言越三日大雨輔臣入賀帝示以先生所進圖狀翠流民塞道先生悉給所見爲圖上之神宗嘆曰法論之亦不報監安上門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所聞先生因爲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荊公不答又數以書姦切齒荊公去呂惠卿執政先生又上疏論之惠卿奏爲詆訕

生致禮以對神宗悅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去荊公之黨荊公卒先生率諸生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徽宗即位召爲禮部侍郎拜尚書右丞議者詆先生名在黨籍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先生著書二百四十二卷于禮家名數之說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于世　同上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榮陽學案

司成汪先生澥

汪澥字仲容宣州人少從胡安定學又學于荊公熙寧太學成分錄學正復第進士異選大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

知婺州改頴昌諸州後徙應天府予祠卒贈宣奉大夫先生自布衣錄太學主爲正爲司業祭酒迄于司成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然惜其守安定之學不終而染于新經之說

梓材謹案是傳本在安定學案以其卒染新學故移入是卷

朝奉鄭一拂先生俠

鄭俠字介夫福清人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荊公秉政問以所聞先生因爲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荊公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監安上門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流民塞道先生悉給所見爲圖上之神宗反覆觀圖翌日又下詔賚粟求言越三日大雨輔臣入賀帝示以先生所進圖狀嘆姦切齒荊公去呂惠卿執政先生又上疏論之惠卿奏爲詆訕公坊州縣皆祀之于學紹熙初詔贈朝奉郎　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言行錄云王荊公居憂金陵時嘗從學是先生家在荊公之門而能遵其師者陸放翁書其逸事謂先生晚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

待制蔡先生肇

蔡肇字天啓丹陽人能爲文最長歌詩初事于荊公見器重又從蘇東坡遊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戶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爲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爲衛尉寺丞提舉孔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爲戶部員外郎兼編修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當國引爲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人

前此試三題卒以宰相上馬爲之候先生援筆立就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嘆賞月以草御史辛義責詞不稱罷爲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包藏異意非議辟雍以爲不臣奪職提舉洞霄宮會赦復之卒　同上

雲濠謹案劉氏明本釋言王荊公云呂惠卿蔡京蔡卞林希蹇序辰楊畏蔡嶷皆門人之違者也

正字陳先生祥道

陳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祕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　同上

謝山陳用之論語解序曰荊公六藝之學各有傳者攷之諸家著錄中耿南仲龔深父之易陸佃之尚書陳祥道之論語解有知者但之詩王昭禹鄭宗顏之周禮馬希孟方慤陸佃之禮記許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公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荊公爲政吉甫方編校集賢書籍荊公言于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

師之作存于今者稀矣雖或不醇要當力爲存之

許先生允成

許允成王荊公門人著有孟子新義十四卷荊公喜孟子自爲之解其子雱與先生皆有注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　參晁氏郡齋讀書志

別附

參政呂吉甫惠卿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起進士爲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荊公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荊公爲政吉甫方編校集賢書籍荊公言于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

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溫公諫帝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詬于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溫公曰惠卿誠文學辯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溫公又貽書荊公曰詔諛之士于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荊公不悅會吉甫以父喪去服除召爲天章閣待制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荊公子雱同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爲翰林學士荊公力薦吉甫爲參知政事鄭俠疏吉甫朋姦壅蔽敢吉甫怒

又惡馮京異己而荊公弟安國惡吉甫姦諂面辱之于是乘勢
并陷三人皆獲罪荊公以安國之故始有隙吉甫既叛荊公凡
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御史蔡承禧論其惡出知陳州久之以
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斥知單州
明年復知太原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乃貶為光祿卿分司南
京再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紹聖中知大名府延州拜
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易節鎮南徙為杭州復知大名
致仕崇寧五年起知杭州坐其子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
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為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
司參史傳

僕射蔡元長京

蔡京字元長仙遊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錢塘尉累遷起居
郎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時弟卞已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為
序卞乞班其下兄弟同掌書命朝廷榮之元豐末知開封府司
馬溫公復差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太迫元長獨如約溫公喜
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為臺諫言其挾耶壞法
出知成德軍歷知成都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
置司講議久不決元長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兩何以講
為雇役遂定差雇兩法不同十年閒元長再泣其事成于反掌
識者有以見其姦卞拜右丞以元長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
史元長覬執政曾布忌之但進承旨徽宗即位罷為端明龍圖
兩學士知太原皇太后命帝臨之畢史事諫官陳瓘論其奏

耶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
甸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改封魏國倡為豐享
豫大之說視官錢財物如糞土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
帝以言者毀黨牌凡其所建置一切罷之元長免為開府儀同
三司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土躐拜太尉三年
臺諫交論其惡遂致仕改封楚國朝朝望四年五月彗復出奎
婁閒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徙封魯
國二日一至都堂治事元長患言者議己故作御筆密進而丐
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
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羣下皆莫敢言既又更定官名以僕
射為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攸皆為王省

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勔爲地再起三省元長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于季子條未幾穢條侍讀而元長亦致仕欽宗即位遽遽日急元長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罪元長爲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覿等始極疏其姦惡乃以祕書分司西京連貶崇信慶遠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云同上

文正蔡元度下

蔡卞字元度京弟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荊公妻以女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璪薦爲國子直講歷同知諫院侍御史居職不久皆以荊公執政親嫌辭拜中書舍人兼侍講進給事中

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遼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兼國史修撰初荊公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詭以他書代至是元度卽防家取以上因爻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所修實錄正史于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彦若黃庭堅皆獲深譴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卽位任伯甫言卞之惡有過于惇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幾踰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擢知樞密院時京居

相位元度禮辭不許一意以婦公王氏所行爲至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于帝前詆元度元度求去以天章閣待制知河南坐妖人張懷素降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爲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鎭東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死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正高宗卽位追責爲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練副使同上

文節林子中希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遣使高麗聞命懼形于色辭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元祐初歷

祕書少監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詭浮僞士論羞薄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紹聖初知成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子中遂留行復爲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錄兼侍讀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子中皆密豫其議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罷知亳州移杭州旋知太原府徽宗立徙大名府奉職知揚州徙舒州未幾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學士謚曰文節同上

州守蹇授之序辰父周輔

蹇序辰字授之雙流人父周輔字商翁少與范鎭何郯爲布衣交再舉進士知宜賓石門二縣累改刑部侍郎知利州廉州

卒强學善屬文神宗常命作答高麗書屢稱善爲吏深文刻覈故老而獲戾授之登第後數年以泗州推官主管江西常平改京西累除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徽宗立中書言其類元祐章牘傅致語言指爲詆訕詔與安惇並除名勒停放歸田里蔡京爲相復拜禮部刑部侍郎爲翰林學士進承旨有言其在先帝時過密中以音樂自娛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蘇州諷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移亂州會赦復官中奉大夫遂卒授之亦有文善傅會深文刻覈似其父云同上

侍郎楊子安畏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徙洛陽子安累提點夔州路刑獄元祐初請祠歸洛恐得罪司馬溫公稱其盛德溫公卒復言其不文公嘗曰方氏禮記解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新學而輒之

孟先生厚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先生昭禹

王昭禹字光遠著有周禮詳解用荆公而加詳參周禮司義謝山題王昭禹周禮詳解跋曰荆公三經當時以之取士而祖述其說以成書者耿南仲龔深父之易方性夫陸農師之禮于今皆無完書其散見諸書中皆其醇者也獨王光遠周禮至今無恙因得備見荆公以字說解經之畧荆公周禮存于今者五官缺地夏二種得光遠之書足以補之嘗笑孔穎達于康成依阿過甚今觀此書亦然

鄭先生宗顏

鄭宗顏著有考工記注一卷參萬歷內閣書目

門下耿希道南仲

耿南仲字希道開封府人與余深同年登第提舉兩浙常平歷

制卒同上

一萬一〇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8　反文內

試太子詹事欽宗卽位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
免簽書以東宮舊臣賜宅一區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
舉鄉京師李綱等謂不可和力沮之爲主和議故戰守之備皆
龍慶王起兵入衛京師二帝北行乃與文武官吏勸進高宗旣
卽位薄其爲人龍知宣州已而言者論其主和誤國罪責臨江
軍居住降授別駕安遣南雄行至吉州卒建炎四年復觀文殿
大學士參史傳

太保王初寮安中

王安中字履道號初寮曲陽人進士及第宣和中累官翰林學
士尙書左丞金人來歸燕以初寮爲燕王府路宣撫使以郭藥
師將叛力求龍靖康初貶官初寮爲文豐潤敏拔有初寮集七

十六卷參姓譜

梓材謹案初寮官至太保本從新學者其爲人詳見景迂
學案

龔氏門人盧陵三傳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太學沈石經先生躬行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陸氏家學

陸元鈞先生宰

陸宰字元鈞農師佃之子放翁游之父農師撰春秋後傳補遺
者先生所作也參直齋書錄解題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載農師春秋後傳二十卷又載先
生春秋後傳補遺一卷朱氏經義考並云未見——

陳氏家學

侍郎陳先生暘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祥道弟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
徽宗初進迓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禮部
侍郎趙挺之言其所著樂書二百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進禮
書故事給札旣上遷太常丞累官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
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參史傳

元鈞家學　廬陵四傳

中大陸放翁先生游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農師佃之孫也母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
字爲名而字其名紹興間已爲浙漕鎖廳第一有司竟首秦熺
寅先生于末及南宮一人又以秦檜所諷見黜蓋疾其喜論恢

復也紹興末賜第學詩于曾茶山又嘗從張紫巖遊具知西北
事官至中大夫遂致仕晉不復出後韓侂胄固欲其出慈福賜
韓以南園先生爲之記云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
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公之自處與上之倚公本自不相侔
蓋寓微詞云參四朝聞見錄

陸務觀語

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
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梓材謹案此從謝山節錄王氏困學紀聞移入

和甫續傳

寶文王復齋先生厚之別見象山學案

王學餘派

瑜林李屏山先生純甫別爲屏山鳴道集說畧

蘇氏蜀學畧表

蘇洵——子軾——孫邁　孫迨　孫過　從孫元老——黃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晁補之——李植　父中行　秦觀　張耒　李廌

廬陵學侶

子轍——張浚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子轍——王鞏　李之儀別見高平學案　孫龜別見高平學案　孫勰別見高平學案　蔡肇別見荊公新學畧　李格非

子轍——孫遲　孫適　孫遜

蘇友龍別見北山四先生學

鍾棐
鍾槩

張耒 見上東坡門人

家勃國——子愿
附師劉巨
家安國
家定國

呂陶
東坡同調

李之純——從弟之儀 別見高平學案
頻濱同調

任孜——子伯雨——孫象先——曾孫盡言
附見質言

任汲——孫申先

五世孫希夷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純甫 別爲屏山鳴道集說畧 蘇學餘派

紫柏濱續傳

並老泉講友

宋元學案卷九十九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蘇氏蜀學略
梓材謹案是卷序錄統見上卷荊公新學略

廬陵學侶

文公蘇老泉先生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嘉祐時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

歐陽公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大愛其文辭以爲賈誼劉向不過也書既出公卿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以其父子俱知名號爲老蘇召試不就除試校書郎是時王荊公名始盛克公勸先生與之遊而荊公亦願交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乃作辨姦論後十年荊公用事其言乃信先生既命以官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文安簿與項城令姚闢同修太常因革禮仁宗山陵事從其厚公私騷然先生言于韓魏公曰昔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曷若遂先帝恭儉之德紓百姓目前之患魏公謝之爲省其過盛者禮書既成未報而先生卒年五十八特贈光祿寺丞先生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

會之說亂之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著有謚法文集若干卷參史傳○雲濠案先生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梓材謹案張樂全文集載先生墓志題曰文安先生文安其爲主簿縣名也其謚曰文見宋文憲文集

老泉文集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眾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

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烏獸之肉不蠶而衣烏獸之皮是烏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烏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于逸而惡死也甚于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于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于亂也然後則易觀天地之象以爲卦攷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

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于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于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鼂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于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于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于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于不窮也易論

夫人之情安于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于我于是坐其君父以及其兄而己立于其肅且倭首屈膝于其前以爲禮而爲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咄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于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法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使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于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于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于世吾與之皆坐于此皆立于此比肩而行于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何則不見其異于吾也聖人知人之安于逸而苦于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于上而使之立且拜于下明日彼將有怒作于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儕之所坐而拜之且立于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于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

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敎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敎也 楊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

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

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于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敢以苦曰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于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于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欿欿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于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樂論

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于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死生之地而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于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爾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弒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于天下聖人之

曰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忠生于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于禮而通于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爾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于淫怨爾君父兄而無至于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于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謔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于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于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于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

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于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于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于易達而有易焉窮于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于强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詩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于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于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于詩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于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

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嚣嚣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千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于自疏其非篡

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夫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書諸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己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

而道之權不過于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不以曰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

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讀經而書孔某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某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

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下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而自興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邪僭邪散邪春秋論

附錄

林竹溪虙齋學記曰老泉上歐公書如曰近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可以復見于當世賢人君子又曰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又曰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又曰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愚嘗以爲已爲人之訓參之無乃不可

老泉講友

寺丞任先生孜

知州任先生汲合傳

任孜字道聖眉山人以問學氣節推重鄉里與蘇明允埒累官至光祿寺丞與弟汲知名于蜀東坡時稱爲大任小任汲字師中通判黃州郡人爲作師中庵任公亭後知瀘州不主開邊之議參姓譜

梓材謹案泰淮海爲瀘州墓表云與兄號二任而蘇先生洵九與厚善是先生兄弟皆老蘇友也

老泉家學

文忠蘇東坡先生軾

蘇軾字子瞻老泉長子生十年老泉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先生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主司歐陽公得先生刑賞忠厚論疑其客曾子固所爲但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授福昌簿充公以才識兼茂薦之祕閣制策入三等英宗在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魏公曰軾之才遠大器也要在朝廷培養之今若驟用天下士未必以爲然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王荊公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荊公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先生議上有曰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眞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于放而樂于誕耳陛下亦安用之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召問何以助朕先生言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時荊公創行新法先生上書論條例司青苗等法不便于民且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彊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荊公怒嗾御史誣奏其過窮治無所得先生請外判杭州徙知密州再徙徐州河決曹村先生築隄障之又徙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以詩託諷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

並媒孽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神宗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先生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哲宗立累除翰林學士旋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讀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先生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積以論事為當軸者所恨先生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潁湖治井民受其利召為翰林承旨復以讒請外出知潁州徙揚州俄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尋兼端

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為禮部尚書宜仁后崩哲宗親政先生乞補外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先生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姦進好利之臣輕有變改願虛心循理區別邪正紹聖初御史論先生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芥介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著書以為樂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弘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有六先生與弟轍夙承家學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老泉作易傳未成命述其志先生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雲濠案郡齋讀書志別增應詔集一卷合稱東坡七集）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先生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為小人擠排不得安于朝廷鬱悰無聊之甚轉而逃入于禪斯亦通人之蔽也畏贈太師謚文忠三子邁迨過俱善為文（參史傳）

蘇氏易解

朱子曰乾之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烝民維天之命）書（湯誥太誓中庸）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說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為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為閃倏滉瀁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所措其辯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為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為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然道衰學絕世頗惑之故為之辯以待後之君子而其他言死生鬼神之不合者亦幷附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論元也元之為德不可見也所可見者萬物資始而已天之德不可勝言也惟是為能統之朱子曰四德之元猶四時之春五常之仁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萬物之所從出故曰萬物資始言取其始于是也存而察之心目之間體段昭然未嘗不可見也然惟知道者乃能

識之是以蘇氏未之見耳不知病此頓以己之不見爲當然而謂眞無可見之理不亦惑之甚與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　此所以爲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此所以爲利也

朱子曰此言聖人體元亨之用非言利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此所以爲貞也

朱子曰此兼言利貞而下句結之也

乃利貞　并言之也

朱子曰此結上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文與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不相蒙蘇氏之說亦誤矣

正直也方其變化各之于情無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至于命此所以爲貞也

朱子曰品物流行莫非乾道之變化而于其中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合其太和焉此乾之所以爲利且貞也以乃天地化育之源不知更欲反之于何地而又何性之可直何命之可至乎若如其說則保合太和一句無所用矣

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

朱子曰古之君子盡其心則知其性矣未嘗患其難見也其言性也亦未嘗不指而言之非但言其似而已也且夫性者又豈有一物似之而可取此以況彼邪然則蘇氏所見殆徒見其似者而未知夫性之未嘗有所似也

君子曰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曰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逃焉是則性之所在也又曰性之所在庶幾知之而性卒不可得而言也

朱子曰蘇氏此言最近于理前章所謂性之所似殆謂是邪夫謂不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本然之至善矣謂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良心之萌糞矣以是爲性之所在則似矣而蘇氏初不知性之所自來善之所從立則其意似不謂是也特假于浮屠非幻不滅得无所還者而爲是說以幸其萬一之或中耳是將不察乎繼善成性之所由梏亡反覆之所害而謂人與犬羊之性無以異也而可乎夫其所以重歎性之不可言蓋未嘗見所謂性

者是以不得而言之也

聖人以爲猶有性者存乎吾心則是猶有是心也有是心也僞之始也于是又推其至者而假之曰命命令也君之命曰令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耳

朱子曰蘇氏以性存于吾心則爲僞之始是不知此則是人以性之至者非命而假名之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是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僞之本聖人又爲之計度隱諱僞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蓋未嘗深攷夫大傳詩書中庸孟子之說以明此章之義而溺于釋氏未有天地已有此性之言欲語性于天地生物之前而思夫命者之無所寄于是爲說

說以處之使兩不相病焉耳使其誠知性命之說矣而欲語之于天地生物之前蓋亦有道必不爲是支離淫遁之辭也死生壽夭无非命者未嘗去我也而我未嘗覺知焉聖人之于性也至焉則亦不自覺知而已矣此以爲命也又曰命之與性非有天人之辨也于其不自覺知則謂之命

朱子曰如蘇氏之說則命无所容命无所容則聖人所謂至命者益無地以處之故爲是說以自迷罔又以罔夫世之不知者而已豈有命在我而不自覺知而可謂之聖人哉蘇氏又引文言利貞性情之文傅會其說皆非經之本旨今不復辯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至于此則无爲而物自安矣

朱子曰此言聖人體利貞之德也蘇氏說无病然其于章句有未盡其說者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陰陽果何物哉

雖有聰明未有能得其髣髴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爲無有可乎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无有皆惑也

朱子曰陰陽盈天地之間其消息闔闢終始萬物觸目之間有形无形无非是也而蘇氏以爲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失其理矣達陰陽之本者固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于物象見聞之外也

以爲道也今曰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廓然无一物不可謂之无有者道之似也然則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爲道而欲以虛无寂滅之學揣摹而言之故其說如此

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知者見道而謂之知夫仁知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謂道則不可令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謂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而成之則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道者固自若也故率性而

行則無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无二道幽明无二理而一以貫之也而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善者道之繼而已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何其言之繆邪且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今曰道與物接則是道與物爲二截然各居一方至是而始相接則不亦繆乎

昔于孟子以爲性善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于性蓋見其繼者而已矣夫善性之效也孟子未及見性而見其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爲性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爲火夫熟物則火之效也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蓋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未始有毫

髮之異非但言性之效而已也蘇氏急于立說非特不察于易又不及詳于孟子故其言之悖如此

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聞邪有聞而後聲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所以爲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

朱子曰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與大傳此章之旨相爲終始言性與道未有若此言之著者也

蘇氏之言曲譬巧喻欲言其似而不可得豈若聖賢之言直示而無隱邪昔孔子順謂公孫龍之辯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兩耳者甚易而實是也謂三耳者甚難而實非也將從其

易而是者乎將從其難而非者乎此言似之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屬目于无形者或見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爲仁意存乎仁也知者以道爲知意存乎知也賢者存意而妄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

朱子曰蘇氏不知仁知之根于性顧以仁知爲妄見乃釋老之說聖人之言豈嘗有是哉謂之不見其全則或可矣又曰

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文義亦非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駁之耳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朱子曰人不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說不知死生之說故不能

不駭于死生之變蘇氏反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說失其指矣

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于歸則知其所以死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蓋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爲奇哉蘇氏于原始反終言之甚略無以知其所謂然以不駭云者驗之知其溺于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說以爲奇而于聖人之意則昧矣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故禮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眾人之志不出于飲

食男女之閒與凡養生之資其氣厚者其資厚其氣强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爲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氣志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爲魂衆人之死爲鬼而聖人爲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在者異也

朱子曰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爲人物之體至于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至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遊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孔子答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不攷諸此而失之子產之言是或一道而非此之謂也

梓材謹案東坡易解與頴濱老子解卽謝山序錄所謂蘇氏之學雜于禪者故特爲著錄朱子以是二解與張無垢中庸解呂氏大學解並駁之謂之雜學辨而友人臺溪何鎬爲之跋云

附錄

汪玉山答李仲信曰文章于事必求其實于理必求其正東坡可以攻玉

又曰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文定蘇頴濱先生轍

蘇轍字子由文忠弟也年十九與文忠同登進士又同策制舉因極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爲尤切授商州軍事推官時老泉方修禮書先生乞養親京師既爲大名推官神宗立先生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荊公執政呂惠卿附荊公先生與論多相牾荊公出青苗書使先生議曰有不便以告先生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荊公曰君言有理自此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言與荊公合青苗法遂行荊公召用謝卿材等訪求四方遺利先生力陳其不可荊公怒奏除河南推官改著作佐郎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祕書省校書郎召未至除右司諫温公以荊公私設詩書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別爲新格先生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至于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急難

施行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己見不專川王氏學
仍罷律義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
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遷起居郎中書舍人呂汲公
爲相先生條論部事多所建白代兄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
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其父兄之文及先生
茆屋賦恨不得見全集使還爲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
至是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
執政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先生疏斥其非宣仁
后命宰執讀于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調
停之說遂已又奏導河築堡雇役差役四弊六年拜尚書右丞
進門下侍郎紹聖初起李清臣爲中書鄧潤甫爲左丞二人久

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
細元祐政先生諫曰先帝之睿算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
墜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
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疏中引漢武事不悅落職知
汝州再責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
居住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卽位徙永州岳州
已而復太中大夫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居許州再復太中
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潁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
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平
殿學士謚文定先生性沈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而
秀傑之氣終不可掩王俾稱其心閒神王學道有得又曰年益

加而道益窒道益窒而世事愈淡蓋其名迹與兄東坡相上下
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樂城文集並行于世參史傳○
生著又有龍川略
志十卷別志八卷　雲濠案先

蘇黃門老子解

朱子曰蘇侍郎晚爲是書合吾儒于老子以爲未足又并釋
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
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
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因爲之辯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
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失又有甚
焉不但此書爲可辯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
流于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于文義也其不得已而論

此豈好辯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耳若求諸
彼而不得其說則予又何暇知焉
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朱子曰道器之名雖異然其實一物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此聖人之道所以爲大中至正之極亙萬世而無弊者也蘇
氏誦其言不得其意故其爲說無一辭之合學者于此先以
子說非之使聖人之意曉然無疑然後以次讀蘇氏之言其
得失判然矣
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
朱子曰道器一也示人以器則道在其中聖人安得而晦之

孔子曰吾無隱乎爾然則晦其道者又豈聖人之心哉大抵
蘇氏所謂道者皆離器而言不知其指何物而名之也
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
朱子曰如蘇氏此言是以道爲能眩人而使之不爲君子也
則道之在天下適所以爲斯人之禍矣
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
朱子曰聖人所謂達兼本末精粗而一以貫之也蘇氏之所
謂達則舍器而入道矣
老子則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開人心
朱子曰老子之學以無爲爲宗果如此言乃是急急有爲惟
恐其緩而失之也然則老子之意蘇氏亦有所不能窺者矣
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
義棄禮樂以明道

朱子曰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而仁義禮樂皆道之體用也
聖人之修仁義制禮樂凡以明道故也今曰絕仁義棄禮樂
以明道則是舍二五而求十也豈不悖哉
天道不可言可言者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眞而昧者執
似以陷于僞
朱子曰聖人之言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
之交也不知此言道邪抑言其似者而已邪執此而行亦有
所陷者邪然則道豈眞不可言但人自不識道與器之未嘗
相離也而反求之于昏默無形之中所以爲是言耳
故後世執老子之說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
朱子曰善學老子者如漢文景曹參則亦不至亂天下如蘇
氏之說則其亂天下也必矣學孔子者所得亦有淺深有過
無過未可槩論且如蘇氏非不讀孔子之書而其著書立言
以惑誤天下後世如此謂之無過其可得乎
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嘗苦其無所從
朱子曰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不知指謂何人如何其
達而所達者何道也且曰不少則非一二人而已達道者果
如是之衆耶孔子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入德之途坦然明白
而曰常苦其無所從入則其未嘗一日從事于此不得其門
而入可知矣宜其析道與器而以仁義禮樂爲無與于道也

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
朱子曰以孔子老聃並稱聖人可乎世人譏太史公先黃老
後六經然太史公列孔子于世家而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豈
不有微意焉其賢于蘇氏遠矣
全于此必略于彼矣
朱子曰有彼有此則天下當有二道也
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卽喜怒哀樂之未發也
朱子曰聖賢雖言未發然其善者固存但無惡耳佛者之言
似同而實異不可不察

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

朱子曰喜怒哀樂而皆中節謂之和而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六度萬行吾不知其所謂然毀君臣絕父子以人道之端爲大禁所謂達道固如是邪

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閒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

朱子曰天下無二道而又有至道世法之殊則是有二道矣然則道何所用于世而世何所資于道邪王氏有高明處已得其論集諸生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時年十三一坐皆驚由中庸處人之論而龜山楊公以爲如此則是道常無用于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愚于蘇氏亦云

老泉門人

鍾先生棐

鍾先生檠 合傳

鍾棐字子翼虔州人博學篤行爲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歿蘇明允歸自江南南遊至虔先生與其弟檠從之遊時明允未爲時所知放遊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先生獨知敬異之 參東坡文集

二蘇講友

家先生勤國 附師劉巨

監郡家先生安國 合傳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蔣侍郎堂守蜀延多士入學親程其文嘗得其論集諸生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時年十三一坐皆驚由是禮諸賓筵一日同遊僧舍共讀寺碑酒闌侍郎索筆書碑十紙行斷句闕以示之曰老夫不能盡憶子爲我具之遂書以獻不繆一字第進士知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每服日促膝晤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以介薦應熙寧制科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獻邪正之辨曰君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可成雜處于朝則政體不純今察確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裏爲賊民害物之政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爲異時子孫之計安熹李清臣又依阿其閒以伺勢之所在而歸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加斥逐以清朝廷于是數人相繼罷去先生謁告歸還奏十事皆利害切于蜀者蘇東坡軾策館職爲朱光庭所論軾亦乞補郡爭辨

司法家先生定國 合傳

家勤國眉山人慶歷嘉祐閒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遊與東坡兄弟爲同門友王荊公廢春秋學先生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人紛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先生憂之爲築室作室喻二蘇讀之驚歎云 參史傳

梓材謹案舊姓統譜載安國字復禮初任教授曉監郡定國官夙慶司法參軍宋史著錄家安國春秋通義二十四卷

東坡同調

修撰呂先生陶

不已先生言臺諫當殉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皆
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爲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
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爲譏謗恐朋黨之做自此起矣由是兩置
之後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奪職再貶庫部員外
郎分司徽宗立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同上
梓材謹案先生嘗入元祐黨籍以其爲川黨羽翼則亦蜀
學之魁也黃司業隱欲火王氏三經板而先生攻之其持
平又如是

潁濱同調

尚書李先生之純

李之純字端伯無棣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度支判官江西轉
運副使徙成都路轉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
者謂惠民損上詔下其議先生曰蜀郡人恃此爲生百年柰何
一旦奪之事遂已秩滿復留凡數歲始還朝神宗勞之曰遐方
不欲數易大吏使劒外安靖年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汝
知之乎以爲右司郎中轉太僕卿元祐初三遷御史中丞董敦
逸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蘇轍以名器私所親皆以
監司罷先生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
拯劾其阿附蘇轍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端叔之儀其從弟也
亦與黨籍同上

任氏家學

忠敏任先生伯雨

任伯雨字德翁眉山人寺丞孜子舉擢右正言徽宗初政納用

謙論先生首擊章惇繼論蔡京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
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爲名先生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
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唐德宗坐此致播遷
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先生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
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徙度支員外郎知虢州崇寧
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爲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
三人皆南遷獨先生徙昌化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紹興
初贈直龍圖閣加諫議大夫淳熙中謚忠敏同上

東坡家學老泉再傳

員外蘇先生邁

蘇邁字伯達東坡長子知仁化縣文章政事綽有父風以政最
遷雄州防禦推官終鴈部員外郎參姓譜

承務蘇先生迨

蘇迨東坡中子官承務郎與弟過俱善爲文同上

承務蘇斜川先生過

蘇過字叔黨東坡季子也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任右承務
郎東坡累遭貶謫獨先生侍以往來其初爲嶺外之役時先生
居母喪有以動塗人涕泣者先生于東坡飲食服用凡生理盡
夜寒者之所須者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翁版則兒築之翁樵
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初之海上爲文一篇
曰志隱東坡嘗命作孔子弟子別傳家于潁昌自號斜川居士
卒年五十有二叔父樂城每稱其孝以訓宗族參晁景迂集

少卿蘇先生元老

蘇元老字在廷東坡從孫幼力學善屬文黃山谷奇之舉進士累官太常少卿時禁元祐學術東坡方在窮禁先生亦罷提點明道宮先生歎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元老以家世坐豈不榮哉有詩文行世參姓譜

東坡門人

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知州晁濟北先生補之

晁補之字無咎鉅野人景迂先生說之從兄也聰明強記自幼即善屬文王安國一見奇之十七歲從父端友官杭州倅見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判蘇文忠東坡文忠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偉絕人遠甚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于經術者可革浮薄官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為太學正李清臣薦堪館閣召試累除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羣盜斂迹坐修神宗實錄失實降秩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晉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議論起為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象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忘情仕進慕陶靖節為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先生才氣俊逸嗜學不倦文章溫潤典縟其淩厲奇卓出于天得九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為五官郡守及修海上諸郡武備議者以為通達世務云參史傳○雲濠案先生著有雞肋集七十卷

宣德秦太虛先生觀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于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喜讀兵家書嘗介其詩于王荊公荊公謂其清新似鮑謝又見東坡于徐為賦黃樓東坡謂有屈宋才勉以應舉養親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東坡以賢良方正薦于朝累除國史院編修紹聖初坐黨籍出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為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滕州出游華光亭為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先生長于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東坡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同上

龍圖張先生耒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幼穎異十三能為文十七作函關賦習傳人口遊學于陳學官蘇潁濱愛之東坡稱其文汪洋沖澹有一倡三歎之聲先生感切知己因從之遊由進士歷官太學錄以范忠宣薦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判黃州知兗州召為太常少卿甫數月出知潁州

洺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先生在潁聞東坡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于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先生儀觀甚偉有雄才筆力絶健于騷辭尤長時二蘇及黃魯直晁无咎輩相繼歿先生獨存士人就學者衆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年務平淡效長慶體而樂府得盛唐之髓投閒困苦口不言貧晚節愈厲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賢殿修撰 同上

鄉舉李先生廌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鄭徙華先生六歲而孤能自奮立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文忠東坡于黃州贄文求知東坡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先生再拜受教家素貧三世未葬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學而親未葬何以學爲旦而別東坡將客遊四方以葳其事東坡解衣爲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于是不數年盡累世之喪二十餘柩歸葬華山下范蜀公爲表墓以美之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東坡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東坡與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呂汲公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耶東坡與范正獻謀曰廌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于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

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東坡卒先生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于事師之勤詎敢以生死爲閒卽走許汝聞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遣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爲悚中年絶進取意謂頴爲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卒年五十一先生喜論古今治亂條暢曲折辯而中理當喧溷倉卒閒如不經意睥睨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末言上忠諫書忠厚論井獻兵鑒二萬言論西事朝廷擒羌酋鬼章將致法先生深論利害以爲殺之無益願加寬大蓋先生經濟博通言達于行不得僅以經生目之矣 同上

宗丞王先生鞏

王鞏字定國莘縣人文正公旦之孫工部尚書素之子也長于詩從東坡遊東坡守滁州先生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魁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東坡待之于黃樓上謂先生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東坡得罪先生亦竄賓州數月得還後屢宗正丞每除官輒爲言者所讒故終不顯 同上

附錄

劉元城談錄曰王定國多識前言往行乃服林靈素丹藥得疾焚死

朝請李姑溪先生之儀

知州孫先生勰

孫先生勰 並見高平學案

待制蔡先生肇 別見荊公新學略

員外李先生格非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俊警異甚有司方以詩賦取士先生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遂登進士第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召爲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先生工于辭章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 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嘗以文章受知于東坡娶王氏宣徽使哲辰孫女女婿照自號易安居士皆能文並見宋史本傳

頴濱家學

直閣蘇先生遲

蘇遲字伯克文定長子建炎二年以右朝請大夫直祕閣知婺州奏減稅額父老爲立生祠因家焉卒葬蘭溪靈洞後贈少傅婺之蘇氏始此 參金華耆舊傳

蘇先生适

蘇适

蘇先生遜

蘇遜頴濱之子頴濱改定春秋集解顧謂之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嚮之在前忽焉在後此孔子之不可及而顏子之所太息也而況子予哉安知後世不復有能規予過者其于昔之諸儒或庶幾焉耳汝能傳予說使後生有聞焉者千載之後學傳在于是也 參春秋集解自序

頴濱門人

司戶任先生象先

舍人任先生申先 令傳

任象先忠敏長子登世科又中詞學兼茂舉有司啓封見爲黨人子不奏名調秦州戶曹掾閭父謫棄官歸養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勉應之道引疾還終身不復仕弟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 參史傳

少卿門人 老泉三傳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 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晁氏門人

忠襄李先生植 父中行

李植字元直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于鄉從父中行客東坡

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女妻焉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盜起絕使檄師卒以計達高宗大悅授承直郎三上表勸進為汪黃所忌出知湘陰縣歷尚書戶部員外郎秦檜當國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杜門不仕十九年檜死子諲以戶部尚書居邇列語及龍飛舊事識先生姓名除戶部郎中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每辭願便養除知淮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鶴朱草之祥劉錡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乾道二年以江南東路轉運使兼知建康府本路安撫使以寶文閣學士致仕還湘時胡文定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為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胡銓為之序謚忠襄參史傳

司戶家學

庶官任先生盡言附兄質言

任盡言字元受華亭人象先之子與兄質言同舉進士居下僚論事慷慨秦檜死朝廷召湯鵬舉為臺官先生授啓賀之云每愧朱雲之請劍未聞林甫之斷棺上聞始黜檜朋黨釋趙豐公子沛罪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蓋自眉山徙華亭者著有小醜毀

蘇學餘派

翰林李屏山先生純甫別為屏山鳴道集說畧

舍人續傳

宣獻任斯庵先生希夷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潁濱續傳

都事蘇先生友龍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屏山鳴道集說畧表

李純甫——雷淵——子膚

王學蘇學餘派 宋九嘉

張毅

李經

王權

張穀英

周嗣明——王德元——劉世安

雷宋同調

張居禮

郝守寧

趙秉文——張邦直

屏山講友

劉從益——子祁——郝經 別見魯齋學案

李純學侶 子郁

張邦直 見上涇水門人

王鬱

董文甫——子安仁

涇水同調

王蘇學派

翰林李屏山先生純甫

李純甫字之純別自號屏山居士宏州襄陰人祖安上嘗慰西京進士父宋卒于益都府治中屏山幼穎悟異常初業辭賦愛左氏春秋更爲經學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爲文師法莊列左氏戰國策且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章宗南征兩上疏策其勝負咸送軍中後多如所料宰執奇其文薦入翰林值元兵北復上萬言書援宋爲證甚切時事當路者以迂闊見抑故不報宣宗遷汴時相高琪擅權擢爲左司都事屏山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既而琪誅復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以取人踰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汴年四十七屏山幼自負其

材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佐略自期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及考卽歸隱日與禪僧士子遊梓材案先生嘗自作屏山居士傳有云雅喜推借後進如周嗣明張敦李經王權雷淵劉從益宋九嘉皆以兄呼之嘯歌徂羲出禮法外然未嘗廢書晚年喜佛力探奧義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槀其餘應物文字爲外槀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爲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參史傳

謝山跋鳴道集說曰屏山鳴道集說純翁跋之詳矣雲濠案汪云其說根柢性命而加之以變幻文武之後道術將裂故奉老聃孔堯峯文鈔鳴道集說序云其說恢恑大略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後道術將裂故奉老聃孔子孟子莊周泊佛如來爲五聖人而推老莊浮屠之言以爲能合于吾孔孟又推唐之李習之宋之王介甫父子蘇子瞻兄弟以爲能陰引老莊浮屠之言以證明吾孔孟諸書于是發爲雄辭怪辯委曲疏通其所見而極其旨趣則

往往歸之于佛凡宋儒之闢佛者大肆掊擊自司馬文正公而下詆于程朱無得免者又云蓋自唐宋以來士大夫沒溺釋氏之學借以附會經傳粉飾儒術者固亦有之然未有縱橫捭闔敢于倡聖人之規矩如屏山者一何衛浮屠之羽翼如是之甚且力辭迹其流弊視荀卿氏之言性惡墨翟之論短喪殆加甚焉偶閱湛然居士所爲序言其二十九歲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年二十九歲參藥山而退因發憤參萬松師著此書嘻屏山歷詆諸儒以恣其說自我成佛足矣何必援昔人以自重習之斷非佞佛者卽或其言間爲未純不過學之小疵耳淨居輩迨爲此說以誣之而屏山援之以爲例可爲一笑

又跋雪庭西舍記曰屏山爲金代文章大家著述多于滏水而今不傳唯孔槃大典中有其集屏山援儒入釋推釋

附儒既已決波排瀾不足爲怪其所著鳴道集說一書源洛以來無不遵其掊擊近見其爲雪庭西舍記后本猶此說也其引致堂讀史管見以爲致堂崇正辯之作滿紙罵咸戒之說而實未嘗不心折于老佛嘻屏山佞佛已耳亦何用取古人而周內之

鳴道集說

學者內有三疵外有四擘何謂三疵識鑿之而賊氣惑之而亢才蕩之而浮何謂四擘學封之而塞辯諱之而疑文甘之而狂名錮之而死

雲濠謹案汪鈍翁云此則深中學者之病故錄之

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或談儒釋異同環而攻之莫

能屈

中國之書不及西方之書

學至于佛則無所學伊川諸儒雖號深明性理發揚六經聖人心學然皆竊吾佛書者也

梓材謹案劉京叔歸潛志云屏山因此大爲諸儒所攻又案屏山作重修面壁記言佛教云其著而成書者清涼得之以疏華嚴圭峯得之以鈔圓覺無盡得之以演楞伽得之以釋老子吉甫得之以註莊子李翺得之以訓詩書東萊得之以議左氏無垢得之以說語孟使聖人之道不墮于寂滅不死于虛無不縛于形器相爲表裏如符券然觀此則屏山之所爲內槀可以槩見眞所謂無忌憚之說也

屏山講友

資善趙滏水先生秉文

趙秉文字周臣自號閑閑老人滏陽人幼穎悟弱冠登進士第

調安塞主簿歷官至同知制誥以言事坐免起爲北京路轉運判官泰和初改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出爲寧遏刺史改平定州所至有治聲入爲兵部郎兼太常少卿上封事言天變當固者怒爲妖言章不得達貞祐初請守殘破一州上以先生宿儒當在左右不許乃除侍講轉侍讀與定中拜禮部尙書知集賢院致仕雖已家居朝廷思遇如故先生亦願開忠讜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天興改元京師戒嚴上命先生爲露布士氣爲振是年夏以疾卒年七十有四（雲濠案史傳與墓誌合歸潛志作七十三誤）積官資善大夫封天水郡開國公元遺山誌其墓稱其不汨于利欲不溺于流俗慨然以仁義道德性命自任故其文辨析義理極所欲言者而止不以繩墨自拘喜觀佛老之說以窮其指歸然晚年

自編詩文凡涉二家者槩不存錄而以中和諫諍說冠之集首以擬退之明道則猶有扶教傳古之意焉所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刪集論孟解各十卷楊子發微一卷太玄贊六卷文中子類總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註一卷資暇錄十五卷詩文號滋水集者前後三十卷（參元遺山集○雲濠案滋水集卷序錄集之蓋已歸併屏山之後矣）

（梓材謹案盧氏所藏原底謝山本爲滋水別立學案而百

滋水文集

夫道何謂者也總妙體而爲言者也教者何所以示道也傳道之謂教教有方內有方外道不可以內外言之也言內外者人情之私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體窮理盡性語夫形而上者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用開物成務語夫形而下者也是故語夫

道也無彼無此無小無大備萬物通百氏聖人不私道道私聖人乎哉語夫教也有正有偏有大有小開百聖通萬世聖人不外乎大中大中外聖人乎哉吾聖人之所獨也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誠此者也天下之達道五此之謂也五常之目何謂也是非孔子之言也孟子言四端而不及信雖兼言五者之實主仁義而言之于時未有五常之目也漢儒以天下之達道莫大于五者天下從而是之楊子五事繫諸道德仁義信關老氏而言也韓子以仁義爲定名以道德爲虛位闢佛氏而言也言各有當而已矣然自韓子言仁義而不及道德王氏所以有道德性命之說也然學韓而不至不失爲儒者學王而不至其蔽必至于佛老流而爲申韓申韓何則道德性命之說固聖人罕言之也求其說而不得失之緩而不切則督責之術行矣此老莊之後所以流爲申韓也與過于仁佛老之教也過于義申韓之術也仁義合而爲孔子孟子守先王荀卿法後王荀孟合而爲孔子（原教）

祖望謹案總妙體三字便夾雜佛老家矣

性之說難言也何以明之上焉者雜佛老而言下焉者兼情與才而言之也佛則滅情以歸性老則歸根以復命非吾所謂性之中也荀卿曰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言其情也韓子曰性有上中下言其才也非性之本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此指性之本體也方其喜怒哀樂未發之際無一毫人欲之私純是天理而已故曰天命之謂性孟

子又于中形出性善之說曰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孟子學于子思者也其亦異于會子子思之所傳乎曰否不然也此四端含藏而未發者也發則見矣譬之草木萌芽其苗然出者必直開有不直物礙之耳惟大人爲能不失其赤子之心此率性而行之者也故謂之道人欲之勝久矣一旦非復其天理之眞不亦難乎固當務學以致其知先明乎義理之辨使一字一物了然吾胸中習察既久天理日明人僞日消庶幾可以造聖賢之域故聖人修道以教天下使之過人欲存天理此修道之謂教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獨周程二夫子紹千古之絶學發前聖之祕奥教人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以戒愼恐懼于不見于不聞爲入道之要此前聖之所未到其最優乎其徒遂以韓歐諸儒爲不知道此好大人之言也後儒之扶教得聖賢之一體者多矣使董子楊子文中子之徒遊于聖人之門則游夏矣使諸儒不見傳註之學豈能遽先毛鄭哉聞道有淺深乘時有先後耳或曰韓歐之學失之淺蘇氏之學失之雜如其不純何曰歐蘇長于經濟之變如其常自當歸周程或曰中庸之學孔子傳之子思而後成書不以明告羣弟子何也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猶言素所言耳至于天道性命聖所難言且易之一經夫子晚而喜之蓋愼言之也孟子不言易荀卿曰始乎爲士終乎讀禮于時未嘗言易後世猶曰孟子不言易所以深言之也聖人于尋常日用之中所語無非性與天道故曰吾無隱乎爾但門弟子有不知者迫子貢曰夫

不動中也赤子之心中也伊川又云性與天道中也若如所論和固可位天地育萬物矣只如不思善不思惡寂然不動赤子之心謂之中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乎又言性與天道中也何不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性與道耶或者謂物物皆中且不可溟涬其說請指眼前一物明之何者爲中（只如權衡亦中之類）如何得雜佛老之說而言之而明聖人所謂中也或云無過與不及之謂中此四者已發而中節者也言中庸之道則可言大中則未可若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皆中正也非耶

試論之曰不偏之謂中不倚之謂中中者天下之正理夫不偏不倚正理似涉乎喜怒哀樂已發而中節者也然未發之前亦豈外是哉學者固不可求之于氣形質未分之前（老胞胎未具

之際佛只于尋常日用中試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際果是何物耶此心未形不可謂有必有事焉不可謂無果喜與果怒與喜怒且不可得何何過與不及之有耶亭亭當當至公至正無一毫之私意不偏倚于一物當如是不謂之中將何以形容此理哉及其發之于人倫事物之閒喜無過喜喜所當喜怒無過怒怒所當怒只是循其性固有之中也其閒不中節者人欲雜之也然則中者和之未發和者中之已發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非有二物也純是天理而已矣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和之謂也所以不謂之性與道者蓋中者因無過與不及而立名所言中以形道與性也言各有當云耳何以知其爲天理今夫天地之化日月之運陰陽寒暑之變四時不相貸五行不相讓無適而非中也大夏極暑至于鑠金而夏至一陰已生隆冬祁寒至于凍海而冬至一陽已萌庸非中乎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經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不亦和乎由是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聖人致中和之道也曰然則中固天道和人道與曰天人交有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中也保合太和乃利貞和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能者養之以福和也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非中與曰皆是也方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不偏不倚非寂然不動而何純一無爲非赤子之心而何直所從言之異耳但蘇黃門言不思善不思惡與夫李習之滅情以歸性近乎寒灰槁木雜佛而言也佛老之說皆非與曰非此之謂也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殊塗同歸世皆知之一致百慮未之思也夫道一而已而教有別焉有虛無之道有大中之道不斷不常不有不無釋氏之所謂中也中論有五百問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乎環中以應無窮老莊之所謂中也非吾聖人所謂大中之道也其所謂大中之道者何也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書曰執厥中傳曰易有太極極中也非向所謂佛老之中也且雖聖人喜怒哀樂亦有所不免中節而已非滅情之謂也位天地育萬物非外化育離人倫之謂也然則聖人所謂中者將以有爲也以言乎體則謂之不動以言純一則謂之赤子以言稟受則謂之性以言共由則謂之道以言其修則謂之教以言不易則謂之庸以言無妄則謂之誠中則和也和則中也其究一而已矣以夫道何謂者也非太高難行之道也今夫清虛寂滅之道絕世離倫非切于日用或行焉或否焉自若也至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可一日離乎故曰可離非道其所以行之者一曰誠也誠自不欺入固當戒愼恐懼于不見不聞之際所以養夫誠也而誠由學始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所以學夫誠也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聖人又懼夫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指而示之近曰不欺自妻子始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自身行家自家行國由近以及遠由淺以至深無駭于高無眩于奇無精粗大小之殊一于不欺而已所以致夫誠也不欺盡誠乎曰未也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今夫雷始發聲蟄

者奮萌者達蟄猶啐啄相感無有先後及乎十月而雷物不與之矣故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使伏羲垂唐虞之衣裳文王制周公之禮樂亦妄矣無妄盡誠乎曰亦未也無息之謂誠天一日一夜運周三百六十五度自古及今未嘗少息也天未嘗一歲誤萬物聖人未嘗一息非天道若顏子三月不違仁其與文王純亦不已則有閒斷矣天其有閒乎無息盡誠乎曰亦未也贊化育之謂誠聖人盡其心以知性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德至乎天則鳶飛戾天德至乎地則魚躍于淵上際下蟠無一物不得其所此成己成物合內外之道也可以盡誠乎曰至矣未盡也抑見而敬言而信動而變行而成猶有言動之道在至于不動而變不行而成不怒而威神也不言而信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文王之德孔子之所以為大也　誠說

易稱天尊地卑書稱天秩天敘春秋書天王詩稱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明此道出于天皆中庸所謂庸也孟子言經正則庶民興此孟子所傳于子思子者也經即庸也百世常行之道也親親長長尊賢貴貴而已而有親親之等尊賢之差又在夫時中而已此權所以應時變也呂氏論之詳矣見中庸解譬猶五穀必可以療飢藥石必可以治病今夫玉山之禾八瓊之丹則美矣果可以療飢乎果可以治病乎則太高難行之論其不可經世也亦明矣其不及者猶食糲糠而不美五穀之味也故夫接輿之狂沮溺之狷仲子之廉師商過不及高柴之過哀宰我之短喪管仲之奢晏嬰之儉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陬與不恭皆非

亞也皆附見之聊爲晦冥中存一綫耳

李趙學侶

御史劉蓬門先生從益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也以進士累官御史坐言事去金南渡後寓居淮陽最爲滏水屏山所重工詩文滏水尋薦之入翰林曰吾將老而得此公有代興之寄矣然尤喜其政事曰官業當爲本朝第一滏水頗欲挽先生學佛先生不可嘗以詩諧屏山曰談言正自伯陽孫佞佛眞成次律身畢竟諸儒攀不去可憐饒舌費精神屏山笑而不忤也所著有蓬門集子祁

滏水同調

治中董無事先生文甫　附子安仁

董文甫字國華滄州人也以進士累官司直後爲河南府治中醇謹篤實循循當道不喜高遠奇異其于六經語孟之書一章一句皆深思而有得必以力行爲事不徒誦說而已其所爲文亦皆論道者居多晚年自稱無事老人然稍參老佛二家臨終豫知死期齋沐而逝時人異之子安仁傳其學

屏山門人

御史雷季默先生淵

雷淵字希顏渾源人幼喪父以孤童入太學讀書晝夜不休雖貧甚不以介意從李屏山遊遂知名俄中高第官至監察御史彈劾不避貴臣　參歸潛志

雲濠謹案先生別字季默

翰林宋先生九嘉

宋九嘉字飛卿夏津人也　雲濠案歸潛志云從屏山遊元氏屏山傳亦云李經宋九嘉皆從之遊文章有奇氣學宋郘與雷淵李經坰以進士累官右巡院使入翰林先生所履甚著風采以不能事權要累歐晚得風疾遭亂北歸道病卒猶未五十性不喜佛雖與屏山以文相契而時與之爭在關中有楊奐者赴舉貽書屏山薦之曰楊郎佳士往見吾兄愼無以佛老嫂之　雲濠案知不足齋校歸潛志云二句似有脫誤屏山出其書示人以爲笑以爲挺特守道不同之士

梓材謹案金史先生本傳云少遊太學有能賦聲長從李純甫讀書又言其汲于契已之難

太學張先生穀

張穀字伯玉許州人運使伯英弟也初入太學有聲從李屏山遊雅尚氣任俠不肯下人再舉不中遂輟科舉　參歸潛志

梓材謹案金史先生本傳云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

王先生權

王權字士衡眞定人又名之奇從屏山遊屏山稱之爲人跌宕不羈博學無所不覽　同上

司直張無著先生穀英

張穀英字仲傑趙州人擢經義高第從屏山諸公遊爲文以多爲勝嘗爲南頓令從軍數年入爲省掾大理司直自號無著道

人同上

雷宋同調

主簿周放翁先生嗣明

周嗣明字晦之眞定人名士德卿從子先生爲人有學長于議論自號放翁屏山嘗爲作眞贊與雷宋張李輩頡頏同上

梓材謹案先生嘗主滦水簿

滦水門人

翰林張先生邦直

張邦直字子忠河南人少工詞賦嘗魁進士平陽南渡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在館五六年從趙閑閑遊性樸澹好學尤善談論人多愛之閒閑本注太玄先生嘗言親受于關

中羅子明因相與講辯甚久俄丁母艱出館居南京從學者甚衆束脩惟以市書惡衣糲食雖仕宦如貧士也同年如雷宋諸人皆以聲名意氣相豪先生獨恬退以學自樂正大初劉蓬門入翰林先生從之遊後蓬門下世有挽詩爲諸公所稱同上

蓬門家學

進士劉神川先生祁

劉祁字京叔御史從益子以文與元裕之齊名亦見賞于滦水諸公傳其父學終身不談佛歸潛志其所作也

雲溪謹案歸潛志十四卷以所居之堂爲名謝山鮚埼亭集外編有讀歸潛志語論其與元遺山互委撰崔立碑事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又有神川遯士集二十二卷處言四十三篇少舉進士不第復魁南京卒年四十入見王秋澗集

御史劉歸愚先生郁

劉郁字文季御史從益次子亦名士中統元年擧建中省辟左右司都事出尹新河召拜監察御史能文工書翰別號歸愚卒年六十一參王秋澗集

蓬門門人

翰林張先生邦直見上滦水門人

隱君王先生鬱

王鬱字飛伯初名青雄大興府人也少居鈞臺家素富貲累千金遭亂蕩散無幾先生殊不以爲意發憤讀書是時學者惟事科舉時文先生爲文一掃積弊專法古人最早爲廉徵君九疇所賞其後潛心述作未嘗輕求人知去鈞臺放遊四方又移隱

陘山覃思古學正大五年遊京師明年以兩科舉進士不中西遊洛陽放懷詩酒盡山水之歡先生平日好議論尚氣自以爲儒中俠其論學孔氏能兼佛老佛老爲世害然有從事于孔氏之心學者徒能言而不能行縱欲行之又皆執于一隅不能周徧故嘗欲著書推明孔氏之心學又別言之行之二者之不同以去學者之蔽其論經學以爲宋儒見解最高雖皆笑東漢之傳注今人惟知蹈襲前人不敢誰何使天然之智識不具而經世實用不宏視東漢傳注尤爲甚亦欲著書專與宋儒商訂其陋非有絕世之人奮然以古作者自任不能唱起斯文故嘗欲爲文取韓柳論爲文以爲近代文章爲習俗所蠹不能遽洗其陋非有絕世之辭程張之理合而爲一方盡天下之妙其論詩以爲世人皆

知作詩而未嘗有知學詩者故其詩皆不足觀詩學當自三百篇始其次離騷漢魏六朝唐人過此皆置之不論蓋以尖慢浮雜無復古體故先生之詩必求盡古人之所長削去後人之所短其論出處以爲仕宦本求得志行其所知以濟斯民其或進而不能行不若居高養蒙行道自適不爲世網所羈頗以李白爲則先生受知最深者曰樗軒完顏璹閒閒趙秉文劉從益李獻能王若虛麻九疇史學優稈震宋九嘉其遊從最久者李汾元好問杜仁傑雷琯劉源楊奐劉郁諸公至于心交者惟李冶劉祁二人而已八年先生復至京師十二月遇兵難京城被圍先生上書言事不報明年四月圍稍解五月先生挺身獨出遠隱名山不知所終參歸潛志

梓材謹案神川歸潛志又云正大初余先子令葉飛伯指諸公書來投先子異其文置門下遂與余定交是先生可稱劉氏門人也又案金史先生本傳言其挺身突出爲兵士所得又言其徑行無機防爲其下所忌見殺云

雷氏家學　肅山再傳

文穆雷先生膺

雷膺字彥正修撰淵子幼孤篤學以文章稱中統初爲監察御史首以正君心正朝廷百官爲言累遷至江南浙西道按察使致仕徵拜集賢學士卒謚文穆　參姓譜

周氏門人

庶官王先生德元

王德元字仲元邢臺人金大安中舉經童第二人既受官又從常山周晦之先生學歲壬辰避兵至許許人以爲師出其門者